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〇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1399/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〇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7.62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一〇三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一百二十卷(四)

〔明〕焦竑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徐象檣曼山館刻本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一

百二十卷(四)

〔明〕焦竑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

徐象檣曼山館刻本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四目錄

都察院一

御史中丞

章溢

御史大夫

陳寧

安然

都御史

袁泰

練子寧

景清

陳瑛

劉觀

陳德文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王彰

熊檠

顧佐

陳鎰

羅通

洪英

寇深

李賓

朱英

戴珊

張敷華

馬中錫

王鼎

俞諫

陳金

王璟

張瀚

邊憲

宋景

屠僞

周延

張永明

潘恩

葛守禮

李世達

刻行

目錄終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錄

二

焦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四

都察院一

御史中丞

資善大夫御史中丞章公濫神道碑銘

宋 濂

公諱濂字三益姓章氏處之龍泉人遠祖有曰嚴者仕宋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始家於南安至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修修生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西北行營招討制置等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十有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製

五人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獻誠生文錫仕宋為秘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遷於龍泉子孫遂為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順生公琛公琛生世安世安生聚聚生宗宗生鄉貢進士輔輔生文義文義生用之用之生強宗強宗生煥文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斯立祖諱松父諱遇孫母某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鐘父母疑為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疑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繇頗為僇類所侵苦公忿曰彼徒謂我弱爾吾不自厲豈為男子耶乃往授事將官即有曲

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愧服比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修身之學既又聞金華爲文獻之邦問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虎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爲純孝所感至壬辰斬黃妖寇自闔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存仁爲寇所執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購以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脅曰不降者且死公曰食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爲不義屈賊愈益怒曰汝誠不畏死耶公曰死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給守者乘間既脫歸乃集里民爲兵不旬日擊却之處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註誤者石抹將軍宜孫實總兵政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公曰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挺而從盜誠得一循吏招輯之民即貧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殆揚湯以止沸也石抹將軍曰善徵先生言事幾敗即檄判官毋擅殺石抹將軍服公器識

留幕下與議軍事其平屬縣慶元及建寧之浦城公溪羣盜公有力焉上其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授公將仕郎龍泉縣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巖掠沿海郡縣行省命石抹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爲變攻圍台城急石抹將軍飛檄召公爲援公方退居田里得將軍檄即起曰吾邦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爲枯骨今一旦有急正我報德之秋也集趨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潰海寇亦遁法寧海大饑豪民吳甲蔣乙積谷不糶公言于石抹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賑之公至縣即抵二豪罪發其粟賑饑夫其尤困者俾僧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儉大家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分之政民受其惠爲多鄰邑青田潘惟賢爲盜而龍泉監縣寶忽丁貪虐無狀民因導潘攻縣治寶忽丁棄印走公同其師王剛叔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爲賞寶忽丁懼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元帥黑的兒開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問寶忽丁罪遂結季溪惡少拒命首害剛叔于家府帥檄兵襲擊之寶忽丁遁去於是處之七縣盜皆蠶起行省移石抹將

軍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處州公謂石抹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養成患耶將軍曰唯君處之公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略一戰盡降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陞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葉君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爲所敗分院調公及樞密院都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浮雲賊衆來逆戰並山爲長陣兵旣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直擣其巢穴賊望見公來拜乞曰我非爲寇者待我殲此海蠻卽降矣海蠻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他特捕反者爾賊爲內外二砦公麾兵踰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四

曼山館

外砦立壁或疑壁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爾輩所知我旣踰外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計其疑已二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公麾奇兵橫擊賊奔北卽移兵圍內砦數重下令急攻遂陷之執鄭寘諸法外砦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尋又改除奉訓大夫處州路總督府判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錢士烈恩分臺于婺長餘軍叛迫其城治書遣從事楊迪徵師於公公勒所部軍就道長鎗聞公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於朝除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爲要

五

名公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弗忍爲也青田賊吳英掠婺之金華永康東陽諸縣聚衆猖獗公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蹙縛其黨張貴李興甫等出降遂昌凶右戶閉糴土豪周天覺嘯聚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公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已而天覺果以復叛誅始天覺之未降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胡君欲盡坑之公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自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五

曼山館

曰兵將至矣汝曹其保障州里乎已亥冬王師克處州公又避地入閩中今上皇帝遣使以束帛召公公乃幡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璩金華宋濂同召至建業入見上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亡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及耕墾者皆分籍之差稅賴之以便公以疾在身者久上時遣使存問及疾小愈卽入謁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上忽念公詢於中

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強否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上卽命公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于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卽擢公僉其司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胡君入朝而爲存厚娶胡君女賜賞優渥且俾存厚入侍皇太子以示親信胡君出師溫州復詔公還守處州饋餉供億規措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卽日以總制事付胡君而還其部王師平荆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遷公僉司事公入見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公旣至觀荆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計爲便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省鎮撫回回怙勢作威輕重入罪以爲常公廉得狀坐以法曾未幾河內道按察司宋思顏以浙東憲吏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穉亦以事被逮辭或連公公憂懼不知所爲上遣太史令劉君基喻公曰子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旣而胡君以兵入閩陷沒處州之境皆動搖上命陞公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等事皆隸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寬

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公宣布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帖帖青田夏清聞胡君敗與福建參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爲屯勢相聯絡別命元帥祁興李汶卽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公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旨命存道提兵爲遊擊而公卽處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爲病上以屬公泊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文忠李公欲運處州糧餉公以爲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食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白乙匿官課乙旣誅死而甲恣爲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辯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奈何欲以口舌撓法乎其辭遂屈上知爲公所鞠當不寬命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爲詐公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爲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部命比下德柔果爲友定所

并令留其使而存鄆之溫州若洋周遂卿恃山陰
常爲所困邑皆患之而鄆傳之通平陽瑞安者亦爲
所要適公命存道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擒斬遂卿
中書命處州造海舟若干艘并僉溪船戶爲水軍其
戶凡一千既有領之者而又隸于軍府役繁而事擾
公上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
恒不足胡君爲奏免唯諭疏黃白藤於朝而行省復
有勅利屢以爲言罷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
戍古田會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
故以公斬惟淵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
乃胡君之所任信也既伏誅部曲莫不服票浙江行
省參政朱亮祖總兵取溫州公調何世明以軍從溫
州平公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微之各部送還
其家海隅既寧公請朝京師上報曰吾知卿在邊
艱苦俟平吳當即召卿爾及浙西諸郡皆平上遣
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有道守處州公既入見
上嘉獎甚至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
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
當明日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
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

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
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
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畸後以軍
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
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溫州黃宗雲朱君達
來附各授以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溫失利
輒叛去溫既平君達又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
降納之是無法矣奏戮之浙江行省承詔作大舟入
海徵輸巨材檄處州與諸府同公曰處婺之交限以
峻險縱有水道何從出且凋敝之民曷以勝此公力
言於帝曰此等事非李文忠不能辦帝曰卿言有理
於太廟公與執事畢越翌日召公及劉君基入見
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 上歷陳其功並拜御史中
丞公辭不允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
屑屑於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
職者當先養人以廉耻使人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
爲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
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
兄怪者雜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精誠自足以格神
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爲之霽威 上愛公甚嘗語

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同耄恐感霜露致疾善自攝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上不懌而罷公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爲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公受詔遂行北至處州母夫人已歿公馳還舍援例乞丁憂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貽書道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家公灑泣而出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十一

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既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上覽之爲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但朕憲臺缺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毗山走京師聽進止上諭之曰汝父事朕宣勞爲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尚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予汝嘉因授以處州衛指揮副使戍於上黨尋移平陽公自喪母夫人悲戚過度居常忽忽若無以自存者及營兆它親負土石而感疾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愴曰勿憂也吾父母幸以安厝祖宗丘墓幸粗整飭歲時薦饗幸有條序吾庶

幾無憾第荷國厚恩未能報効此爲歎耳臨終親友何濟來候曰當收斂此心無有所執滯公曰吾久已知之遂薨于龍淵之私第實洪武二年夏日也享年五十又六訃聞上甚憫悼乃親撰文卽其家祭之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十一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陳寧傳

廖道南

陳寧初名亮長沙茶陵人元末爲鎮江小吏從軍
金陵代諸將言事英辯疊出 高皇帝異之賜名寧
授江南行省掾吏歷中書省參議凡朝廷制度咸預
稽詳吳元年出知廣德歲大旱奏免租弗允寧躬赴
闕上言天災民饑催租太急是爲張士誠驅民也

上曰爾乃膽大敢爲此言耶竟從之遷浙江按察使
適見隸小毛訟其隱過逮繫應天獄久乃釋之降太
倉市舶提舉洪武元年召入爲司農卿遷兵部尚書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十二

二年出知江府復拜中書省右丞三年又出知蘇
州府遷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復召爲御史中丞六年
正月丙午同宋濂拜甘露一日率侍御史商嵩入奏
上御東閣免冠而櫛遣人止之移入便殿櫛已正冠
方召見其以嚴見憚如此九年八月同汪廣洋糾奏
韓國公李善長略曰善長位爲太師爵以上公禮命
之榮冠乎文武子拱復尚公主願乃佯爲愚戇孤思
失禮請置刑典以致厥罪於是善長父子徒跣待罪
上命釋之尋加寧爲榮祿大夫晉御史大夫學士
宋濂撰其母誄曰有子曰寧賦資穎拔稟賦剛毅宿

寐經欲明體以適用參錯諸務思致君以澤民

之季迄四海興戎乃嶠嶠於兵間尋盤旋於江表適
值 聖主龍飛羣雄川赴慶風雲之嘉會喜魚水之

相逢試以樞文辭意雄偉聽其談辯籌策深弘遂署
爲東曹掾當大將四往之日正羽書交馳之時酬答

整暇事無凝滯會淮安納款奉命徵兵甫高郵之斯
屆俄僞吳之見繫抗論弗屈陳義益高因誓服其強

椒獲遣還於朝署由是入贊省垣出掌邦憲協恭而
庶政惟和震盪而百任自避其出守劇府也刻累政

之極弊登難集之積賦攻令所及精采一新其參預
機務也立經陳紀期底隆平之治獻可贊否益盡匡

衡之忠泊乎執法中臺澄清諸道白簡糾劾物無遁
情赤墀敷奏廷無留議蓋持己清白潔如冰雪遇事

果決捷如風雨所以姓名達於寰宇政事書於竹帛
信無愧古之名臣者矣先是兵燹方張母子睽隔

皇上錄賢念功俾從間道迎養賜之以金縉居之以
室廬恩寵便蕃焜煌無比動薦紳之慕豔形騷人之

歌咏會謂母氏德積於躬祿被嗣續身具膺於五福
養不減於三牲安享尊榮以及考終衣食賻槨之厚

棺槨宅兆之佳亦云云 御史中丞寧也仲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十二

竟季克復竊聞人才固因山川而生山川必藉人才
而顯曉此茶陵舊稱良郡得名聲於漢侯高隱聞於
唐哲年祀雖遐簡冊靡載終無宏偉之才符此高深
之氣惟中丞公生逢景運謀猷才畧以佐興王之業
忠貞鯁亮上結萬乘之知勳伐炳朗聲華赫奕理應
有符名始不誣庸因造銘以紀嘉勛云耳十三年正
月甲午御史徐節告變謂寧附和丞相胡惟庸坐省
中閱天下軍馬圖籍其在蘇州督催糧餉燒鐵烙人
其子孟麟泣諫杖之至死上曰寧於其子如此奚
有於君父耶遂賜死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十四

御史臺右御史大夫祥符安公然傳

黃金

安然開封祥符人徙居潁州元季為山東行省左丞
守萊州大軍下山東然率眾歸附洪武元年授起居
注轉給事中尋擢山東行省參政立心平正撫綏勤
勞祿止養身餘以給公用二年召還為工部尚書五
年除河南參政九年改行省為布政使司陞浙江布
政使十二年陞御史臺右大夫十三年改左中丞夏
五月癸巳坐事免官還鄉未幾復召為四輔官每論
事賜坐多所裨益十四年秋八月庚申以疾卒年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十四

爾中土之士當元季從事義旅致力於元及元運既
終我師長驅齊魯是以棄歸歸我其來甚誠朕用爾
嘉數授重位嘗于於法以特釋之昨為朝無舊臣復
召爾來所望加誠事朕何遽以疾終朕思初歸之
義以性醴致奠爾其享之

都御史

袁泰傳

李邦典

范浚

廖道南

泰其先夷陵州人徙山西蒲州之萬泉洪武四年

科登進士初授鄆縣丞泰自陳祖貫改隸山陰

十八年正月擢都察院試僉都御史二十三年閏四

月遷左副都御史二十四年十二月拜右都御史為

人才辯明於律法有能名然頗深刻嘗鞠經歷王爵

鍛成其獄爵屬史薛希勝當連坐詣大理白其枉泰

欲掩其失噉河南道御史寘之法上召廷臣會審

爵寃始雪於是御史夏長文等劾泰面欺其彈文乃

錄卷之五十四

緝所草也上責泰曰國家治在法而持法平者

御史也今若此欲無寃得乎二十五年八月庚戌卒

李邦典字邦人洪武中貢入胄監拜北平道監察御

史歷陞僉都御史獨秉風裁權貴斂跡時有范浚艾

良范浚大冶人以貢拜監察御史歷陞僉都御史

艾良監利人洪武乙卯鄉薦歷官大理寺丞

史南曰夫御史之職壹其典柄以治邦國成其叙計

以正百官參其則兩以平萬民而都御史之職則又

兼大夫中丞其權益重內則頒命受令以贊君出治

外則惺紀銜憲以國貞度我皇祖初設御史

後改都察院列諸道以總十三省權既重矣責不食

難乎贊曰袁泰過刻起家萬泉與邦持紀權右避焉

范浚艾良搏空思審見無禮者為爵鷹蛇

錄

卷之五十四

七

都御史練公子寧傳

鄭曉

練公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遷臨江鎮安二府通判公初從鄉長者傅先生游命賦水竹村居詩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籜長龍稍長與金少保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廷對言近日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劉切不顧忌諱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內艱杜門屏跡力行喪禮服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獻徵錄卷五十四十九
建文初卽位改吏部與蹇義爲左右侍郎又改御史大夫李景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公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靖難兵既渡淮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詬者愧而止
文皇卽位縛公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公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戍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

未及逮爲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楊榮榮乘間以聞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常用之況習禮乎公所著詩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爲金川書院祠公刊其集行於世

獻徵錄

卷五十四

十九

都御史景公清傳

鄭曉

景公清本姓耿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
個儻尚大節領鄉薦游國學時同舍生有私書公求
而不與固請約明日即還書生旦往索曰吾不知何
書亦未假書於汝生忿訟於祭酒公即持所假書往
見曰此清燈窗所業書即誦徹卷祭酒問生生不能
誦一詞祭酒叱生退公出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
秘大甚特以相戲耳初公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
為妖所憑公宿共家是夜妖不至去却復來女詰之
曰避景秀才且日女以告其父父追及公語之故公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書景公在此四字令父歸結於戶妖遂絕不至公試
禮部第三錄詩書二經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三
十年春召見嘉其才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與實
俸是夏臺臣鄧文鑑劉觀及公奏事罷以疏事記懷
印入刑科更疏為給事中劾下詔獄尋宥之出川陝
巡察私茶建文即位擢左都御史大夫 文皇繼統
方孝孺練子寧等死而公獨委蛇侍朝人頗疑之一
日早朝公緋衣入先是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 文
皇因疑公及朝公獨著緋遂置之得所帶劔詰責不
屈 加死是夕情狀遂見 公前時入殿廷為問
屈 又命詣 公前時入殿廷為問

都御史陳瑛傳

雷禮

陳瑛直隸涿州人少穎悟有才識洪武中以人才
入太學未幾擢監察御史二十八年陞山東按察
華除元年調北平按察使坐通濬邸謫廣右壬午年
成祖入正大統召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院事為
人殘忍刻薄十一月瑛言 皇上順天應人以有天
下四方萬姓莫不率服然 車駕初至京師有不順
命而效死於建文者如禮部侍郎黃觀太常寺少卿
廖昇翰林院修撰王叔英衡府紀善周是修浙江按
察使王良沛縣知縣顏伯偉等計其存心與叛逆同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宜追戮之 上曰朕初舉義兵誅奸臣不過齊黃數
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統王純鄭錫黃福尹昌
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况又不與二十九人
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無間蓋 上初入京
城昇及是修自經死觀時安慶投江死英守廣德自
經死良在官閭家自焚先是 上兵至沛縣伯偉不
肯下與其子俱死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遂簿錄觀
叔英家妻女皆將給配觀妻出通濟門先擣其女于
河遂自溺叔英二女皆就錦衣衛獄俱赴井死人皆
掌院事八月瑛劾歷

侯盛庸口出怨詈心懷異圖請重典以儆餘儆

之再三 上命削其爵九月 上諭瑛等曰朝廷

風憲為國家耳目糾察百寮綱維庶政比來有司奸

弊生民疾苦豈無可言而因循玩愒畧無建明爾其

申明憲章在內令監察御史在外令按察司各舉其

職庶幾朕之委任不能舉職者有罪十年輔 皇太

子監國四月丁憂監生夏宗泰計縣吏時貴違法害

民 皇太子命瑛委御史同按察使究治仍令宗復

監待罪十九年 上定鼎北京值三殿災詔求直言

言者多云建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

怒詆之時科道亦多云不當輕去金陵 上曰方遷

都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言者因劾大臣 上命

言者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瑛言科道皆白而書

生不知大計 上命左右至午門前問眾皆呼罵言

官戶書夏原吉獨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

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 議臣等之罪也

上悅兩宥之瑛尤其背初議 曰不然 天威嚴

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 言官得罪所

不小 刻薄未

都御史劉觀傳

雷禮

劉觀直隸保定府雄縣人洪武乙丑進士授大谷縣

丞有治才以薦舉權監察御史三十年陞署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革除二年調嘉興知府尊禮賢士修舉

學政興利去害郡中肅然尋丁父憂永樂元年起復

擢雲南 察使未行拜戶部右侍郎二年調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時左都陳瑛尚刻右都吳中尚寬觀善

處二人各無阻忤四年肇建北京宮殿諸役並與命

採木浙江既至飭有司率吏民歷谿谷險絕之地凡

材之美者悉取之輸北六年陞禮部尚書尋以典章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三

故實非其所請改刑部尚書七年 車駕北狩命扈

行八年涼州羌寇起督將出征羌寇遠遁九年回部

十三年改都察院左都御史理院事十五年命提督

漕河浚壅淤以便糧艘令行禁止而漕行不滯尋回

院管事 九年定鼎北京命巡撫陝西地方考察官

吏安輯軍民事竣還院值左都御史陳瑛以苛刻去

位持掌院事二十二年 仁廟嗣位命兼太子賓客

本年加太子少保 上自臨御以來大理少卿戈謙

數言事 上厭其繁瑣觀與書 震吳中飾靡吳

廷用等交奏其賣道治名 清議少之又 本

初不禁官妓惟挾娼飲宿者有律耳至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著相尚歌妓滿前觀價甚不飾善以智籠人私納賄賂紀綱為之不振御史亦貪縱無忌三年六月中一日早朝罷上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至文華門諭曰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年以後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臣放肆無顧請託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俱未舉發仁宗嘗謂臣言初到北京上問獻徵錄卷之五十四

兩京臣僚有能守廉者否對曰無敢不守上曰扈從來此者賄賂競行其能守廉惟吏部侍郎師達一人汝當知之榮曰是時賄貪方賓最甚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仕御史及按察使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

賜茶而退數日有旨令觀巡閱河道觀既去數日陞顧佐右都御史賜璽書令考察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屬官不肖者三十餘人罪甚者發遼東於是御史張循理等連章劾奏觀貪賊狼籍并奏其子輻脅制諸道騁私滅公皆明著實跡上大怒逮觀父子皆至出御史章示之既承伏法司坐觀重法以輻同犯免科具奏次年四月上召榮及士奇以奏示之且曰觀貪朝廷重處非過士奇對曰觀誠有罪但經事四朝數任顯仕願姑屈法全其生榮亦乞貸之上曰為汝二人曲貸其死發為邊吏曰辱之獻徵錄卷之五十四

過甚與死等耳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曰子發戍邊而令觀隨居恩與法兩盡矣遂命法司發遼東天下聳然改觀至七年楊士奇言田里小民之不安皆由於有司之貪汚暴虐請令風憲官考察奏罷上曰然向使不罷劉觀風憲亦未得清爾此言是蓋深燭其奸云

都御史陳德文傳

雷禮

陳德文一名登中，字文石，廣東南海府保昌縣人。洪武中，舉文學，授台州府通判。越二年，左遷松江令。又遷緬甸監稅所，至有稱以兵部尚書唐鐸薦。拜北平道監察御史。明年，擢按察使。三十年，使西番，撤馬兒罕等國，開通西域。居十有二年，克舉使職，不辱君命。永樂五年，回京。凡所歷之國，采訪風俗，作爲詩歌歸日進呈。成祖嘉之，擢僉都御史，令內閣修西域志。多案其言。八年二月，隨駕征遼。北十月，進北平。上念久勞王事，進右都御史，賜衣十襲，名馬二匹。及獻徵錄。卷之五十四

五十六

校尉四名還鄉省墓。九年六月，復詔回京。十二年三月，卒于位。進左都御史階，諭賜。

右都御史王公彰傳

朱睦㮮

王彰，字文昭，鄭州人也。洪武二十年，舉于鄉。明年，國子生使山東。平糴以益軍儲，同行者受賄慢事，彰數讓之，不從。竟坐彰遂以此知名。擢爲吏科源士，踰年，革源士改給事中。陞都給事中，再陞刑部員外郎。執法嚴明，人不敢干。以私居永義，出補山西左叅政。永樂改元，召爲刑部右侍郎，以憂歸。服闋，改戶部。命祀西嶽，還上疏言陝州及新安民有鬻子女償負租者，遂下詔蠲負租官爲贖所。鬻子女十一，年彰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從上北狩時，母年八十，特命歸。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五十七

省且諭之曰：君子居官，不忘親居家，不忘君。凡所過民之安否，吏之賢不肖，汝宜用意咨訪歸悉以聞。旣還奏，上嘉悅。陞右都御史。十九年春，有誣蟻我周不法者，復命巡撫河南以察之。以二御史從行。彰至，跡其事無有。乃上疏辯，且曰：臣以百口保王無他。上疑乃釋。是歲，河南大水，民多流亡，而長吏不恤，滋奏黜其貪尅者九百餘人。罷不急之徵十餘事，招徠流移幾五萬家。發廩賑貸，賴全活者不可勝紀。先是，賊張大聚亡命，嗟峨山行劫商賈爲之不通。妖尼守繼善與其徒數百人，扇聚作亂。彰悉捕斬之，事聞省。

母母具食頃有西者至母以餒與之明日至府御史
以餒獻即丐者也其伺察之密類此 昭皇嗣位彰
進資政大夫推恩封贈三代如其官宣德初或言邊
備不謹命彰按問自山海至居庸還奏各關指揮而
下擅離所守之地若干人 上令械至訊鞫仍命兵
部三月一遣御史給事中點視遂著為令明年四月
彰以疾卒 上賜棺且命兵部給舟車歸其喪有司
營治葬域彰性至孝以父早世事母甚謹在京師所
得四方珍味必遣人馳獻然後敢嘗所人俸祿必分
其族人嚴於家訓子弟有違禮者必痛責之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三九

悟乃已 論曰余聞王震澤云鄭州公為人恂恂而

謙恭莊重至於臨訟雖親故不貸善同察當彼河南
時嘗令其屬為微行郡縣吏有姦狀者置以重辟
人情震懼於戲今安得若人而一洗濁穢之風乎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熊公傑神道碑銘

楊榮

公諱槃字元節自幼聰慧務學其父授以春秋業大
進領永樂戊子鄉薦辛卯會試登進士第濯監察御
史容貌豐偉 仁廟在東宮時器愛之命署刑部事
未幾被薦拜廣西按察使調廣東俱著能聲 今皇
帝嗣位召拜大理卿命治水于蘇松經畫得宜民不
知勞而水患息所至輒勸率郡縣修葺學舍督勵師
生講習新胡安定范文正魏于翁三陸祠復文正了
翁義田墳地禮諸賢之後聲譽赫然時吳浙諸郡軍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三九
民有豪橫者繼承 命撫視威風凜凜察其素為民
蠹者數十人械至京師寘于法扶植寡弱俱令得所
於是奸頑斂迹間里獲安間有誣訴公賍弊者 上
不之聽益隆信任特降勅獎勵有潔已奉公為國為
民之語追還特陞今職 命蒞南京公益勤慎務辨
誣理枉既而母歿哀毀過情奉 命歸葬即起復視
事宣德癸丑北京都御史顧公感疾 上命驛召公
來任其事至則一循舊規用法益平恕凡有所陳
上皆容納是以憲紀肅然 上嘗幸近郊命侯伯都
督尚書同公居守益克小心祇慎今年秋 車駕巡

還復命居守兼掌刑部事以勞感疾逾數日 上還
輿公猶勉強進見是而疾劇語家人曰吾其殆乎越
六日 上賜諸大臣鹿脯及內醢公獨拜受於家曰
臣愧無以為報明日遂不起實宣德九年冬十月十
一日也計間 上命官賜祭給舟歸其喪為造墳塋
公能詩文所著有芝山藁公餘藁藏於家尤善草書
凡果者輒書與之不吝其為人大率賦性淳實內剛
而外和居家則孝友篤至蒞官則寬猛適宜及總憲
紀益存寬厚不事苛刻至於論議施設待人接物綽
有大臣之體云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三十

左都御史顧公佐傳

京學志

公名佐字禮卿河南太康人建文庚辰進士釋褐註
浪知縣午節守將集寮屬會射以公文士易之公三
發皆中且進止安閑觀者驚服拜御史巡廣西四川
遷江西按察副使再陞應天尹公廉有威重剛稜不
撓吏民畏服一時勦貴豪猾無不斂手眾稱昔之包
孝肅不過也改通政使宣德初士大夫奢縱成風紀
綱不立 上患之問東西楊誰可使掌憲者榮曰顧
佐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佐乃能
如此即拜左都御史賜璽書令前滌積弊覈賢不肖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三十
而黜陟之公於是奏知縣孔文英等千四人教諭楊
禧等二十四人材堪風憲御史嚴曉等三十人淫貪
不律請黜為吏倉官宋忠侵盜官糧萬四千石有奇
戶部郎中黃紀受賂不舉法當重擬邇來廷臣不修
職業請謁公行倡樂滿前朋淫比暱上下觀效法紀
蕩廢甚非濟朝之所宜有也願一切禁止 詔皆從
之自此人心聳然舊習一變四年吏有被笞者据撫
公過謂受祿金放歸悉具姓名以聞 上以示士奇
對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隸
得歸耕官得佐費實爾便自永以來皆然 先帝

知之令增朝臣俸以此 上怒曰朝廷用一人輒爲
小人所排乃以吏狀付公自治之公退召吏二小之狀
吏悉甚公曰 上命我治汝汝第改行吾貸汝 上
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居亡何有囚告公數枉人重
罪 上大怒曰必重囚教之排佐命三法司鞠之則
千戶臧清所使也清時殺一家無罪三人當坐重辟
上立命磔清于市六年上言項進士觀政各衙門
不命署文案漸成虛文永樂中進士於刑部都察院
理刑今欲仍命與御史郎中主事分鞠獄囚庶幾諸
練爲異日之用正統初以疾乞歸家居十餘年卒公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三十一

性嚴重守正嫉邪人人敬憚之旦晚候朝至阿藤戶
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
戎政不與諸司羣坐時稱爲顧獨坐云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
謚僖敏陳公謚墓碣銘 商 輅

公姓陳氏諱謚字有戒別號介菴蘇之吳縣人起家
進士積階至榮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
六十五致仕六十八以疾卒其子偉仲奉父執太子
太保大司寇俞公所爲狀謁予乞銘按狀公先世居
汴宋南渡始家于吳高祖古溪妣鄭氏曾祖德卿妣
蔡氏祖均錫妣徐氏考璿字孟玉妣高氏繼翁氏陳
世以醫名家公舉明經登永樂壬辰進士擢監察御
史歷湖廣按察司副使丁翁夫人洎孟玉甫憂起復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三十一

朝廷方垂意邊事歲乙卯升公右副都御史鎮守陝
西 太上皇帝卽位賜白金二十兩鈔千貫詔公兼
提督寧夏延綏等處邊備三年竣事還論軍民利病
凡一十八疏悉賜施行未幾赴鎮瀕行賜宴賜鈔千
貫三年代還踰年復來又三年陞右都御史詔同靖
遠伯王驥整飭延寧甘肅沿邊軍務就緒還鎮守如
初給誥贈公祖考皆右都御史妣及配皆夫人歲乙
丑 太上皇帝念公久勞於外命他官往代公還俾
專掌院事弗復煩以邊事已巳 大駕幸大師巡邊
留公居守已而邊境近駭匿羣小不逞乘時

攘竊爲寇盜弗靖陞公左都御史撫安近畿軍民及
安插口外之來避寇者 皇上改元賜公織金大紅
羅衣一襲紗帽金帶各一明年陝西旱甚陝人欲得
公急卽連章以聞 皇上重違民欲因慰諭遣公出
居一年還朝旣還進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左都御史
掌院事如故賜玉帶白金綵段羊酒給誥贈公三代
公性寬恕疑重豐髯而偉容在官持大體略細故風
裁儼然在陝西撫安禁戢威惠並著督輪運精選練
修城池興水利處畫政務曲盡事情雖北虜黠詐邊
城數警公常先事爲備弗爲患公於延綏要害處奏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置靖虜衛設河橋巡檢司以寧夏甘肅邊境增立堡
堡千餘所至今賴之公在邊十餘年所下八十餘勅
皆以公爲心腹安民安邊重務悉聽便宜處置公亦
竭誠殫力知無不爲凡所施設咸稱 上旨陝西屢
旱公力爲拯拯奏減徭役蠲逋負發倉廩賑貸人以
勿困衆因德公爲立生祠里巷相與語及公必舉手
加額曰黑髯翁真慈父真慈父至則闔境出迎拜伏
驩呼去則攀轅臥轍弗得行公之得人於關陝如此
在都察院務爲經國深遠之計一切苛急之習皆裁
抑之

以疾弗良於行懇乞致仕 上勉從其請猶念公弗
已命給驛遣醫護視以歸居三年而疾增劇遂卒實
丙子三月二十七日也訃聞 上嗟悼內出祭文遣
行人卽其家致奠命有司營塋如制

尺敘錄

卷之五十四

三五

都御史羅公通傳

羅氏家乘

都御史羅通字學古吉水周橋人也曾祖仲淵元亂民多失業仲淵獨修行讀古書性儻好施 明興挾貲游巴蜀泰隴江漢間致數千金客淮楊結客皆俠士縱酒自放喜爲俠日甚季父聞之亟往索分其貲仲淵盡出橐中金恣取其半還復以所留悉分諸弟走閩廣復致數千金久之洪武戊辰應 詔實京師占籍江寧守令知仲淵長者皆賓之市里爭訟求平於仲淵者盈門而仲淵益以俠自負永樂初上書言便宜十事 文皇帝方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察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五十六 民隱求直言覽仲淵所上書甚嘉之由是仲淵名傾京師 仁廟監國江寧令王凱上元令魏鑑造戰車不如法繫御史獄仲淵憐凱鑑廉吏倡兩縣父老白其枉狀後父老悔懼各息風散仲淵獨詣 東官廳二縣令之賢御史折之曰兩縣父老不至若以一人白兩縣長吏公耶私耶仲淵對曰公私不在人之少多誠公一人可也 仁廟召仲淵與語曰縣官誠賢職重事而誤之何仲淵頓首曰人安能每事盡善 仁廟喜曰長者之言卽釋兩縣官亡何應天府丞

曰兩縣官誤公事臣故得公言之今府丞被私

敢面謾臣與府丞俱族矣執中銜之因盜官錢籍家不足償乃誣寄鈔十五萬仲淵所連逮獄長子三錫皇恐傾貲晨夜携千五百金償所誣鈔得釋仲淵雖以直受誣然其自負益甚諸學士如解胡金楊輩皆忌勢與仲淵交還以老乞歸故里卒仲淵生子三人三錫歿錫永錫三錫能承文志以孝友著聞生子四人長卽通生有異志童時侍大父仲淵居金陵受書博士黃彥清慨然有將相之志學士楊士奇胡廣過仲淵見通資度異常謂仲淵口此兒當是國器不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五十七 獨亢羅世宗也年二十舉永樂戊子應天鄉試第二壬辰會試登進士授監察御史扈從行在十七年營造工程急軍夫運磚不辦通建言免天下徒流以下罪囚運磚不五月通州潞河數百里累積十餘年磚石轉徙殆盡後法司以爲例奉 璽書按蜀持風裁制之一日王過御史臺公突使人收王所僭鹵簿蜀王氣沮藩臬俱來見通問儀從不當屬有司若候聞報則王罪且不測今宜何所置通曰誠然公等試思之詰旦見報司曰其日無漢通曰易耳宜移

文與王但謂黃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廟中器今復
之耳玄元皇帝廟唐玄宗幸蜀建祀老子者也通始
至蜀中士大夫易通少年至是始驚服於是壹川璽
書治蜀蜀人震恐仲淵貽書戒通曰文翁治蜀以寬
武侯治蜀以嚴爾尚遠師二賢寬猛相濟通受戒爲
齊威嚴事竣報命永樂十九年詔求直言通應詔
言上巡遊亡度有龍不可離淵虎不可離穴之喻

上怒詰問通通引易文言雲龍風虎以對上意

釋與六科官並謫邊州通出知交趾清化州至南海
遇異人授以兵書曰已巳之難需公大用交趾新屬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主人

明風俗言語不通中國通至簡條教寬賦役省刑獄
與清化更始州故有妖社能殺人通計除之民大畏
服逾二年上計對復還州中朝士大夫皆有詩調贈
送少師楊士奇綴以文二十二年交趾黎利叛宣德
元年三月陳智方政兵敗於茶龍諸郡震動上命
擇將往討大臣咸薦成山侯王通通師無紀律既至
交趾賊易之數挑戰王通乘醉帥兵渡江遂大敗死
者萬八千餘人參贊軍務尚書陳洽死於軍王通身
被數創奔入城中賊圍城急王通懼割七城求解徵
所訓城守將下賊賊據城無少長皆殲之檄至清化

公說守將指揮打忠曰吾與若受天子命守城豈
以王通一女人言遂棄城委賊耶今守者賊盡屠
之與其委城就死孰若死守之等死曰猶有令名况
吾拊摩清化人六年清化人皆信我可用城萬有一
得全乎忠爲感動是時簡鍊城中士卒可用者千人
爲設方略晝夜環甲登城督兵防守七月癸巳黎利
卒來攻城城堅不可拔賊於城東南西門外囊土爲
山一夕而成與城埒將士皆危懼通謀曰賊衆我寡
難以力勝今詒約日出降賊必少乘其怠襲攻之
可破也衆從計是夜擇敢死士百人秉火突開城南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廿九

門鼓譟而出衆皆隨之直搗土山斬其梟勇數十百
人賊敗盡焚其飛樓雲梯賊無所據勢益阻士民氣
大振十二月庚申王通自交趾城特貽書令清化下
黎利通拒不納二年正月朔又安降將都督蔡福來
說通通曰吾以若來助我殺賊乃爲賊作說客耶吾
卽斬汝矣福皇恐而退賊又遣土官參政梁汝笏密
說打忠通引張巡許遠激厲忠忠曰忠死生惟君賊
自是不敢復嚮清化朝廷聞王通敗命安遠侯柳
升往援之升至又敗王通惶怖不知所爲十二月丁
卯王通與內監山壽馬麒布攻戈謙等以交趾全城

并諸屬郡悉降黎利黎利送王通與官軍還通與打
忠聞之亦懷印歸賊不敢追是時交趾反中國士大
失盡沒惟諒江府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死之力戰
全城唯羅通打忠二人通道上言王通蔡福等罪狀
表劉子輔何忠死節事三年王通等下詔獄籍其家
蔡福伏誅褒贈安南死事文武諸臣擢通行在戶部
員外郎總督口北開平一路邊儲 朝廷議竟棄交
趾遣工部侍郎羅汝敬封陳氏後汝敬通同鄉人洪
武中弘文館學士羅輔仁使安南定陳氏輔仁即汝
敬宗人宣德九年秋 上親巡邊通督餉千餘里未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四十一

帝叩關京師急廷臣薦通智勇剛方可任大事八月
二十五日復通兵部員外郎守居庸關給事中孫祥
守紫荆關令諭通近因虜寇犯邊邊關守備最急今
特命爾通往居庸關鎮守官處協同守備凡彼一應
操練調度軍馬備禦方略爾須與鎮守官長計如軍
馬急瞭望疎禦守不嚴城壘圯缺不治盜甲兵矢不
精百夫長千夫長唆削士衆爾亦與鎮守官時巡督
其不逮爾被 朝廷委用務自持廉秉公作率軍吏
以副任使故諭二十八日令諭鎮守居庸關內官潘
成都指揮孫斌員外郎羅通今得大同鎮守等官報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四十一

管之絕正統初改兵部武選司郎中從尚書王驥都
督蔣貴甘肅征阿台朵兒只怕至兀魯遇虜戰我師
知通立斬都指揮安遠以殉衆軍勢復振大敗虜人
奪還永樂所封和寧王詰勅王歸因論功忤驥被
誣謫廣西梧州府北流縣容山衛官九年調廣東東
莞縣河泊又三年爲正統十四年已巳通憶所受異
人言又聞關宦王振擅權寵翫兵北虜數寇邊豫策
有變乃以河泊功次入京亡何 帝北狩土木遇難
而通適至京八月十七日土木報至十八日 皇太
后詔 郕王監國侍郎于謙爲兵部尚書虜數擁

虜寇圍擁一人到彼城下稱是 至尊都出朝見及
與銀兩段匹賞衆等因此等無謀無知之人聽其詐
誘已令人去責他不許再蹈前失諭至爾等只依前
諭不可如彼輕信中國惟知 社稷爲重爾等將等
只知爲國守關爲重今後若有此等不分真偽決不
可聽虜詐誘慎之慎之故諭九月初二日令諭內官
潘成都指揮孫斌郎中羅通今特命都指揮趙致往
代爾斌鎮守諭至爾斌所管事悉交付致掌管爾斌
星馳回京聽用爾成及通須與趙致同心協謀鎮守
關隘毋得自分彼此有事從長計議而行不許偏私

執拘致誤事機特諭爾等知之爾成仍提督內使陳
簡包劉安掌管神銃與居庸關及各關口應用毋致
違誤故諭初五日令諭都指揮楊俊茲虜寇在邊其
居庸關一帶隘口尤爲至緊今特命爾楊俊齋諭前
往彼處會同郎中羅通內官潘成都指揮趙致將爾
所部并各邊回還聽候官軍盡數存留在關分營列
守務令聲勢相接有警互爲應援仍將大小關口但
係可通人馬經行之處不分遠近關隘爾通與俊提
督協同各隘口內外官員撥軍盡行堅厚砌塞令可
經久酌量分兵防守瞭望遇有賊寇聲息即便相機
獻衛錄 卷之五十四

拒殺至於設法用謀一從爾通便宜處置務使關隘
守禦嚴密虜寇不得乘間邊境無虞京城有託如或
軍有未敷計議啓來裁處爾等皆爲 朝廷信用之
臣正宜晝夜用心不可頃刻怠忽以副委任爾俊所
有神銃悉付內使陳簡包劉安領收應用爾等其慎
之慎之故諭前諭皆自紙壁用郎王之寶印位後初
五日勅始如制通才警敏守關有方略屢奉令諭晝
夜精勤不懈 郎王卽皇帝位尊 上爲太上皇初
七日勅守備居庸關兵部郎中羅通都指揮趙致楊
俊近得工部右侍郎陳恭御史劉訓題各關守備尚

疎勒 等卽將該管一帶分撥官軍盡日夜
磚石砌塞關口挑濬壕梁使賊無可通之路官軍
固守之心輒以圖上於是通上言該總兵官楊洪差
凡衆都指揮報說虜使至懷來供張甚具將至居庸
待虜使宜如懷來言虜先遣使臣通後送 駕回京
臣聞之度其必有大計切觀猾虜詭詐百端恐名送
帝實圖大衆窺燕居庸關雖可守然湯衛口疏林
口北關口方良口近因土木潰散軍士蹂躪道路深
有可憂臣切見前代鄧艾取蜀蜀人却守成都備艾
艾從劔關緣厓而入蜀已破矣而成都守者猶不知

劉裕取秦秦守潼關備裕王鎮惡乘舟遡渭至咸陽
秦已破而潼關守者猶不知居庸固京師後門相去
百里而遙一失守則虜入京師在旦夕耳臣遍閱諸
阨塞有口可通人馬者七十所可通人不通馬者一
百三十所須多方固守防虜窺伺之釁臣職卑權輕
於總督不稱乞 上命大臣一員委以生殺予奪之
權總督軍務然後關可守關門固則京師亦固惟
上則察於是 上俞廷議卽以通陞右副都御史總
督軍務便宜行事二十日勅右副都御史羅通與內
官潘成都指揮趙致楊俊召募地方精壯民夫舍八

條丁編甲操練遇警悉聽調度敢勇當先生獲賊二
名或斬首一級軍民官總小旗甲軍人陞一級舍人
民人二級各賞銀五兩人民願得爵者授總旗不欲
爵加賞銀伍兩首功三級以上生獲三人以上者俱
爵二級舍人人民人試百戶各賞銀十兩功多者俱照
例第陞賞諸如巡軍逃囚等有功者亦以功論若能
設計用間襲劫殺虜及舉旗斬將退走虜者功不次
所掠獲百姓被虜者發寧家達賊人口頭畜就便給
賞有功之人不入幕府通言榆林土木二處草場俱
有樵採及遺下草束田禾草稿欲盡行燒燬使虜至
無所掠二十八日勅報可但係近關糧草多差軍馬
搬取入關備用其餘不分官私草束田禾差夜不收
往彼盡行燒絕尚書于謙因通言虜至將通州天津
衛近京積芻悉燔之同日勅命內官黃車令長隨內
史王春代往奉御陳簡包劉安管領神統仍聽右少
監潘成提督遇警聽爾通相機取用十月初一日勅
右副都御史通都指揮趙致楊俊虜必窺關爾等守
禦不可無備無方禦敵莫如守關塞隘守關莫如果
斷使寇至爾等宜自巡視何為最險可據須鋒利
使寇至莫能逃爾等最高且要可乘須廣積木

石使寇來莫能度古人有言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爾等擁千萬之眾而又據險乘高若措置得宜調
有方虜眾豈能飛度勉之慎之初二日勅右副都御
史羅通都指揮趙致楊俊得爾題口外各處立功官
軍遇赦自行回還及報效等項軍民人等先因達賊
驚散在於各山潛躲見今到于上關具悉勅至爾等
即會同右少監潘成將前項人口逐一審勘果係先
前報効人數已經奏准取回并立功官軍例應回還原
衛復還職役不係姦細之人就便放入差人管送赴京
若係宣府等處衛所軍餘人等應該在彼守城及軍職
為事發充軍役遇例該降原職就註原發充軍衛所若
差操之人畏懼報難帶領家小逃走回還者仍令送回
原衛收管俟開關後隨住不許一槩放入若或虛
詐及別有違礙者自具奏處置爾等其慎之慎之是時
虜巢先據上皇入塞初九日至廣昌破紫荊關總
都孫祥走死京師戒嚴于謙條上禦虜方略交趾敗將
王通復出為都督十一日虜至都城掠西北于郊諫等
營德勝門禦之勅通與致俊選居庸關精軍健馬五千
統領取便來京接應十四日又勅通與俊虜寇俱入在
關南攻圍京師甚急前勅取軍馬五千接應今虜少

物予但係爾攻與俊所領軍馬自關外入者盡數不帶盛甲器械付通與俊就領星馳赴京調度殺賊攻仍率原守關卒及京軍固守居庸遇楊洪等軍到關輒入之催速赴京先是楊俊聞虜大至惴恐使所忠旗牌官吳良密言通欲以本軍六千人通通縛良斬之殉軍中曰敢有復言退軍者如良乃自至龍虎臺說俊曰紫荆失守京師孤懸旦暮望我援爾軍若遁則居庸不能守京師聞之士卒寒心而虜勢益張此社稷安危之機也若第毋動我保為若破賊俊始覩服通并俊所領兵將之方提兵赴援會德勝戰捷虜聞勤王兵且至也先與伯顏帖木兒謀曰聞中國精兵獨恃居庸今居庸入援與大城兵合而大同諸將遇吾歸路城外空無所掠我必坐困且我等以送駕為名壹敗則天子且為所獲戰而獲天子於我無功於彼不見德今計惟紫荆關兵皆遁爾奉天子出紫荆關我以鐵騎攻居庸居庸不守我復與不遑嚮大城居庸不可勝且奉天子出塞然後議和送天子歸縱無大功尚可市恩於南朝也十五日虜去伯顏帖木兒奉上皇出紫荆也先出居庸攻關共五萬餘人通用水灌城冰厚堅虜不能進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十七

與潘成趙攻謀曰虜所恃者鐵騎夜環以為營衝敵吾與若等所將大半召募客兵不足恃若驅當虜是何異驅羣羊當猛虎須以計襲敗其鐵騎而後虜可破也衆皆曰善虜人臥用兩馬相比二人共宿一革囊橫置馬上鐵騎外繞每鐵騎隨一犬有驚以大吠為號公多用雌藥糲投虜騎中犬啗羊肉甘飽以石使夜不收持雌藥糲投虜騎中大啗羊肉甘飽以石試投之不吠隨以油索連套鐵騎馬足夜過半開城門出軍繞虜營鼓譟舉火炮四面擊之虜驚鐵騎駭絡砲聲跳躍而縛益急營內虜騎盡驚又為鐵騎所制不能砲擊殺鐵騎人馬自相蹂踐死者數千遂大潰敗三戰三捷擒虜酋那吉帖木兒斬奪人馬盈甲弓箭以千計盡奪回所掠都城人口虜遂遁捷聞十九日勅右副都御史羅通得奏虜寇連日來攻居庸關內外爾與右少監潘成都指揮同知趙致調度官軍設計奮勇殺敗賊衆保全關隘使賊不得為患具見爾等運謀克盡心力所致茲特降勅褒獎爾尚益懋乃勲毋或自滿而有怠志大抵虜寇諂詐去來無定尤須嚴謹提防常如寇在目前以防不虞慎之慎之爾仍取勸其餘為首殺賊官軍功次奏來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十七

處置故勅於是虜轉寇紫河關 京師懼虜再至

二十四日 勅副都御史羅通即將原領口外官軍

五千員名統率來京策應潘成趙玟仍行整飭其餘

軍馬固守居庸關隘其昌平伯楊洪所領軍馬即便

放入赴京毋致稽違如勅奉行通提兵直走紫荆與

虜遇戰敗之又戰於完縣五狼河拗羊嶺敗之所斬

獲功多名入叅贊軍務理院事景泰元年省臣言通

本曉暢兵法參理軍務今更兼院事妨誤戎機不便

通疏乞 勅石亨楊洪各率精銳馬步軍亨自紫荆

出大同洪自居庸出宣府沿途巡哨提督官軍堵塞

關口修理牆柵勦除賊寇防護耕種又言邊軍妄報

首功虛張虜勢德勝之戰近在都門斬虜幾何而陞

級六萬六千有奇又言拖玉珥貂者皆苟全性命忌

能憎言無奉公報國之忠于謙不悅上言德勝當先

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陳亡三千一百一十

八人陞二級餘皆給賞且乞罷兵柄六府部院翰林

臺省議疏留謙亦言通志在滅賊爲國家計長久無

他謙亦宜同心協力勿互猜嫌是年通乞下 令擒

斬也先伯顏帖木兒喜寧者賞萬金封侯會宣府總

兵朱謙言有達賊二萬餘人攻圍宣府一路城池及

四散擄掠人畜于是于謙上言口外軍民連歲被兵

不能種藝恐虜至無所掠一旦擁衆以送 駕爲名

突至大原則山西搖動而河南淮甸之間亦可憂矣

宜選有謀略文職大臣往鎮山西昌平侯楊洪亦乞

差文職大臣率兵出屬門用鹿角臺營護山西餽運

大同意俱屬通兵部請通往通言謙洪建此策乞令

與臣同行于謙言曰國家多事之秋非臣子辭勝之

日臣謙詣熟山西事謙宜去 上仍以命通二月初

十日 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通與都督同知充

總兵官范廣內官弓勝張溫管領神銳率領五軍營

官軍一萬員名神機營官軍七千員名三千營官軍

四千員名共二萬一千人駐劄居庸差夜不收分投

哨探聲息緩急賊衆多寡近遠前進懷來駐劄與楊

能揚信等相機乘勢殺賊通提兵至懷來逐虜出長

安嶺外執獲大有功時龍門鵬鵠諸城殘破守將撤

兵內徙遺芻糧數萬公言虜來有鄉導欲奪芻糧守

則軍力不足遲則民財不足焚則國用不足乞廷議

戶部尚書金濂奏下通及督餉侍郎劉璉總兵朱謙

共計上已而虜退數使人來議和通請班師還京協

贊京營軍務八月右都御史楊善等迎 上皇至京

帥從東安門入居南宮三年轉左副都晉階通議大夫曰年上將傳要略 詔以訓練將士六年加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晉階資政大夫祖仲淵父三錫俱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祖母胡氏贈夫人母李氏妻王氏俱封夫人八年正月十四日 皇帝不豫羣臣請立東宮不允有 旨候十七日御朝是時外朝聞有請名立 襄王世子者得金牌未發通與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軫同行二人密語通曰 上皇居南宮無過而佞臣欲別求君公意若何通曰吾觀天象 上皇必復位諸公勿憂

康徵練 卷之五十四 五十一

也亨曰政如公言顧公計將安出通曰吾老不能謀亨曰事不可過三日久則洩矣遂與徐有貞謀已定至十六日暮亨使人密言於通曰舉大事在今夕公幸從通曰侯舉事必濟此社稷之功也侯努力通老不能從亨去其諸子問曰 上皇可使乎通曰天意人心必復曰既復大人何不從通曰亨軫等不可與共功且吾出萬死一生賴 社稷神靈所戰幸有功天子返駕金甌不缺得保首領死於牖下足矣天功不可屢徵兒輩勿復言十七日亨有員等迎 上皇卽位二十二日通母李氏訃聞遂歸天順三年起復

右都御史通赴命卽以老乞骸骨進榮祿大夫致仕賜乘傳歸通弱冠登第開闢南北五十年持危定傾完名全身老而致政朝紳榮之家居十年不治生產親友過從賦詩飲酒爲樂自號迂齋一日偶不懌命焚香沐浴更衣出家人進藥搖首曰學古生死豈在草木嘿然久之適風雷交作有二白鶴翔舞於庭遂卒鶴亦遠舉享年八十一成化六年九月 皇帝遣官致祭諭曰卿以純明之學剛正之氣累 朝簡畀資兼文武謀謨左右竭乃忠貞當天下紛擾驅馳多難戮力忘身其將略兵機動能制敵抗虜俾 國家

康徵練 卷之五十四 五十一

寧謐今中原大定西北無內顧之憂卿功居多功成告休進顯爵歸桑梓以承天年深得明哲保身之義名在 王室紀於大常將垂之千萬年而不朽何期一疾不起訃音遠來良用悼痛朕重念卿之勞遣官致祭昭殊勲錫 特恩也卿靈不昧庶幾來享弘治十八年隆慶州父老奏已巳之變通守關有功宜表忠良以勵臣節 勅祠居庸關屢 朝按邊御史修飭至今邊人以通爲神水旱疾疫必禱焉

都察院右都御史洪英傳

實錄

英字實夫福建懷安縣人永樂乙未會試第一遂登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擢禮部主客主事歷吏部文選考功主事兩爲會試同考官進考功郎中陞山東左布政使正統己巳胡寇犯順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督役夫城臨清築運河堤景泰壬申進陟英惑於左右之言去取有未當者因恨乞致仕歸至是卒英爲人端重詳雅在官無赫赫之舉而亦不失爲善人長者云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五十二

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諡莊愍

公深墓表

彭時

公姓寇諱深字文淵保定唐縣人其先世居大同渾源州族大以蕃代有顯官曾祖廣仕元爲提舉入國朝始徙唐縣之連順庄居焉祖考彥和累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祖批宋氏累贈夫人父禮封承德郎刑部主事累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母李氏累封太淑人贈夫人公天性凝重機警有奇志永樂間補郡庠弟子員因陳言時務文廟奇之特命爲國子生公入國學友四方士志業益有造就歲庚寅出使山東積正儲積欺隱之弊能聲津津著聞宣德初拜刑部主事尋遷員外郎操執堅確決獄明敏甚爲尚書魏公所嘉重正統甲子陞山西按察副使至則訪民隱清吏故繩頑剔蠹不與強禦俄奉命行縣錄囚察其情可矜疑者悉平反之凡活五十餘人條上邊務數十事多見施行在官未三載會四川邊夷弗靖頃才臣以制之衆謂公宜上即日名拜都察院僉都御史俾鎮松潘撫治苗夷公至嚴號令信賞罰激勵士卒修築關隘城堡哨臺四百餘所以固邊防平治前道開鑿山泉以便利人且躬詣賊寨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五十三

搜擒首惡數十人歸之京師其餘款服者諭以禍福俾皆向化苗夷相戒曰公神人也吾屬慎毋犯焉自是歛跡業生屢以方物進獻邊境爲之晏然以功最陞左副都御史食二品祿兼賜銀幣甚厚景泰辛未代歸理院事番人老稚泣送于道不忍舍廷見慰勞以羊酒未幾命提督遼東軍務許便宜處置有銀幣寶楮之賜比至調畫邊備甚悉軍中號令煥然一新初遼東鎮守中貴暨總戎者聞公且至畏懼不安語諸屬曰公廉宜自慎毋觸愆公之鋒也及見行事寬和有禮衆乃悅服遼海妖賊李福惠挾術誘民謀作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五十五

亂旬日間聚衆萬餘公聞之親率數百騎馳赴海州審察事宜遣都指揮周英授以方略俾擒之凡獲千餘人公詰問情實檻送元惡二十餘人至京師餘釋歸農左右咸曰此反賊也縱之不可公曰彼皆脇從殺之何辜不聽諸被釋者無不歡呼感悅北虜數犯邊公部分將士追剿擒斬七十餘人獲馬六百餘匹衆以爲賀公愕曰此將士効力我何與焉聞者服其得體天順紀元今上復辟陞公都御史公率勵臺屬振肅憲綱風采爲之一變然蒞政以敏用法嚴而恕恒語其屬曰焦涸之地非雨露不濡寒沍之谷非

陽春不渙常於明慎中存矜惻之意可也每戒典者潔獄具時食飲而額卹之俾不庾死外臺以重獄呈詳公必注意其間直枉辨疑克協衆心五年之間凡活死囚三百餘人蒙賜金帶繡衣銀幣等物者屢或召見便殿恒以姓呼之而不名當是時公盡心所職頗爲勢要所忌有武臣曹欽者驕縱越法公率臺屬劾正之見忌滋甚既而欽反先令人執公公罵賊不屈遂遇害實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也事聞上悼惜不已追贈少保謚莊愍命有司厚賻并給祭公平居喜觀書史於古人行事歷歷能記尤熟先朝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五十五

典故廷議大政大事衆方致思公輒引故事一言以決之確乎不易然氣貌剛毅每謙抑自將人猶望而畏之不敢近雖年鈞官埒者亦避遜焉其以嚴見懼若此識敏才高人所不能言者已敢言之人所難爲者已易爲之以故歷官餘三十年所至克樹聲績卓然一代之大臣宜也年六十有九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公賓傳

李賓字廷用號敬菴由正統乙丑科進士授御史

卯巡按浙江已巳八月大駕北狩景帝監國特

命河南等處募兵庚午陞太僕寺卿癸酉冬陞右副

都御史提督永平山海等處軍務兼理糧餉丁丑

英廟復辟首召為大理卿已卯丁內艱詔奪情視事

庚辰丁外艱詔又特起之是年七月初五日吉祥講

逆焚長安左門眾官驚散賓獨率子弟家人挺身奮

擊賊平上大喜本月十二日詔陞都察院左都御

史甲申詔進階資政大夫及其二代是年南都大饑

江中盜起憲宗詔陞南京兵部尚書賊平賜璽書

獎諭復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未幾上疏乞休不

允己丑滿考來朝命留京掌都察院事首言荆襄

流民嘯聚恐為深患請命都御史原潔清理戶口

設立鄖陽府縣又奉命進太子少保丁酉復以哀

老懇辭蒙允時年方六十有乙丑五月十六日

以病卒於正寢壽七十計聞上震悼輟朝七月初

九日命禮部尚書周洪謨諭祭贈太子太保八月

十二日又遣順天府通判張壽諭祭命右司營繕事

仍命禮部左侍郎徐溥諭祭賜諡襄敏據侍講商輅

行狀賓為人沉毅簡默毋議國家事神閑氣定動中
事機凡一再臨邊兩瀆延試卷方錦衣衛指揮門達
有罪上令多官雜訊達皆強詞抗辨至賓則曰惟
公宜訊我遂服辜且未老引年不殆不辱始終無毫
髮玷缺可稱一代鉅人矣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五十七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英傳

實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英成化中總督兩廣軍務以
恩威著名專事蓄積在鎮數年積金數萬計流移賜
從賴以復業全活不可勝紀子孫有勸自陳年勞及
軍功者則曰食報如是足矣歷官四十餘年清白之
操如一日廣人思之與葉盛韓雍陳選並祠學宮子
刑部郎中守李請謚已得旨後以病卒不果正德十
三年御史范輅為之申請追謚曰恭簡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贈榮祿大夫太子

太保朱公英神道碑

劉珮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五十八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朱公卒 上悼惜之遣
中使賜楮鏐萬緡追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命禮官
諭祭總部營葬域惟朱氏自廣州節度使世為名家
其後以難徙郴州至公凡幾世公少孤嗜學喜談易
資志曠遠以明經領鄉薦與族兄克寬同登正統乙
丑進士第授監察御史閩浙亂 上簡才御史
員分守州縣公得處州比之郡大軍尚駐金華公欲
徑趨處州守鎮危之遣人遮留不聽竟冒險抵其所
公乃取道慶元榜示賊眾曉以禍福即時被虜老小
皆出附擒賊首周明公等千人賊平召還京公條

處中民情五事皆報可外或
善增德慶特寵暴橫時林莊
敬等交章劾奏汪以外戚免產即歸民而善幾竟下
獄景泰壬申秋召多官議易儲公偕莊致力論不可
既而泣下附時者頗忌之然終亦不能有加于公也
冬以公參議廣東布政司剛斷伏奸暴寬和殺良善
凡有便於民輒舉行之中官採珠南海督責太甚時
公掌司事甚憂之以為兵乏民貧為之奈何乃會巡
撫葉文莊公密奏召還民無擾一夕宿雷州分司夢
有人謂曰汝心白色我為汝易之忽取出果白色乃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五十九

曼山館

點以藥即赤色復置內如故而去於乎異哉甲戌斗
峒賊首劉三仔等恃險屢作亂公厚撫諭之未幾擁
眾復劫掠公奮不顧身振揚士氣徑趨巢穴剪除無
遺類捷聞賜彩段寶鏐凡若干公雖以有功獲賞然
每遇幸亂邀功輩未嘗不反覆面折不少貸一時獲
脫血刃者以手加額曰活我者朱公也天順辛巳潮
賊羅寧等流劫郡縣屢挫官軍公檄諸路兵大會賊
所即時剿滅之其生俘脇從者或欲以為功公曰此
良民也悉縱之是時軍中所獲被虜男婦數千人公
則置一臂以

彩段寶鏤之賜以功陞右叅政丁內艮起復陞文安伯
上夷滿四叛寇固原官軍往討之以公總督
陞福建右布政使尋遷左復改陝西甫載戰理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公拜命首陳安邊十事大
要欲練兵積穀興屯種柔諸番又陳處置邊夷十事
如徙居戎以消後患簡貢使以省邊儲類皆確論後
歲又陳八事如製衣裘以給戍軍之類上皆嘉納
之以才能改兩廣總督軍務兼巡撫公於事無大小
一以待重為務如昔叅議時而重輕加密一待喜功
生事者嚴懲退而職亦知化立山當大藤峽率盜之
獻錄 卷之五十四 六十 蜀山館
衛有惡猛獲李公主頌嚮順公為請於朝置永安州
以其子世吏目餘黨悉為編民由是諸郡犴犴歸復
草萊者踵相繼數年間所增戶四萬三千有奇口一
十有五萬他如韋諫誠海萬蠻潘公添等皆乞降附
務浦潯融間劇盜竟未服公以次芟除殄其渠魁餘
醜亦從治上以優詔勞獎陞右都御史仍加從一
品俸會交人欲侵老撾地立營於龍州外境議者謂
將內寇朝廷詔附鎮設備且詢公方略公奏云安南
最爾小國不過與老撾龍州爭隙地耳志豈敢深犯

重罪致討未晚也

上用公言交人果畏服修貢不絕既而公以衰老請
上不許以練達邊事軍民悅服褒之大司馬缺廷
臣首薦公上以兩廣重地未可輕代當別舉久之
都察院長缺上乃召公入尋加太子少保中外咸
稱慤乙巳元日星變公陳八事切中時宜上皆允
行至是以疾不起時成化二十一年七月十二日也
鉅其生永樂丁酉得壽六十八子守孚乙丑進士任
刑部郎中次守順守謙次守蒙舉人公諱英字時傑
號澹菴更號誠菴又號任真子有潛菴紀年誠菴奏
稿任真子集若干卷藏于家

獻錄 卷之五十四

六十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

太保謚恭簡戴公珊墓志銘 李東陽

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既寢疾遺囑其從子兵馬副指揮星曰不得以卹典累 朝廷已而禮部稽典制以聞 上再賜諭祭令有司治塋事給驛護歸其喪監察御史楊儀等數十人以公督學所造士合詞上請特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蓋於禮加隆焉公諱珊字廷珍其先宋錢塘令士先自婺源徙浮梁祖諱嗣安以子昇貴贈陝西布政司右叅議考諱學嘉興府學教授皆以公貴累贈南京刑部尚書公以縣學生舉

歲次

卷之五十四

六十二

天順壬午鄉貢甲申登 王第成化丙戌試四川道

監察御史服闋乃授職壬辰督學南畿凡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有請謁者孫不色拒而終一無所撓羣士帖服至無後言戊戌遷陝西按察司副使仍專學政政如南畿地加廣雖處隙僻壤未嘗不到修古聖賢祠廟或增秩祀典間以問考節事奏旌其門甲辰擢浙江按察使令尚清肅丁未遷福建右布政使弘治戊申轉左布政使勤教養通財賦情法兩當論治體者必歸之已酉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爲利公刻日令首罪民所關四

多匿稅略償所費而沒其八餘嚴練兵伍自製爲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其脇從千餘人車遂定時偉其功公不自伐也辛亥 召入爲刑部右侍郎乙卯轉左營會勘荆府不法事皆得實時羣疑及 朝廷是公議卒行重典丙辰拜南京刑部尚書獄尤謹庚申復 召爲左都御史公益自檢律務持風紀雖書簿之細必極精嚴嘗與吏部考察京朝官者一考天下述職者再 孝宗皇帝親鞠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所開析 天威頓霽

歲次

卷之五十四

六十三

上知公清慎每 廷宣面問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然者公不覺感泣 上亦爲之動容章前後六上留益力公遣其妻若子先歸以身待命乙丑 新天子嗣位公不敢輒言去力疾視事疾再作竟不起距其生正統丁巳壽六十有九

戴公珊傳

雷禮

戴珊字廷珍江西饒州府浮梁縣人天順甲申進士自幼端亮有大志明性理之學游見於躬行成化二年擢四川道監察御史廉慎公勤風紀裁然八年來

勅督南畿學校時士習類靡多緣飾詩書以獵聲譽
珊正身率之凡考校必以文 占器識有請謁者還
不色拒而終亦無所撓羣士帖服至無後言十四年
陞陝西按察司副使仍專學政政如南畿又修古聖
賢祠墓增秩祀典德教風行在陝久待諸士如家人
父子諸士亦愛慕不忘稱誦至今久之陞浙江按察
使秉公嚴正務崇大體一時僚貳分巡各道者人異
其見往往用已意出入於法珊虛心比之多所平反
其祇身無眾寡無大小俱中矩矧識者稱其端鯁雅
儒不負軒公親云踰二年進福建右布政使轉左自

康徵錄

李由

奉後約無他首好退居惟焚香讀書而已於義利輕
限毛巖巖不可渝故終任不持閭中一物弘治二年
郎陽撫治缺人太宰王端毅公恕素重其賢薦陞右
副都御史撫治其地時郎陽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爲
利乃刻日令首罪民所闕田多匿稅畧償所費而沒
其餘嚴練兵伍自製爲營陣法蜀盜野王剛嘯聚不
逞初起夔州新寧往來東鄉大寧大昌諸邑肆行劫
掠守土者莫能禁遂入湖廣竹山竹谿又據漢中金
州平利西鄉諸郡縣凡五年守臣畏罪莫敢發
令四川胡英三首調兵誅之 上下兵部議移檄

省撫臣調兵進討珊檄副使朱漢等分道並 賊聞
風奔潰乃約川湖兵深入賊巢麻柳壩所向克捷於
庚戌十一月誅其首惡縱其餘黨千餘人事遂定踰
年辛亥召爲刑部右侍郎與尚書何文肅公喬新彭
惠安公韶俱以學行負時望相與同心一德期敬獄
以長我 國家於秦當之成務洗冤抑凡正人受禍
者雖忤 旨不避若大奸宿猾盤據不可動者苟法
所難有屢請弗已也一時稱爲得人久之轉左命勘
荆府不法事廷可其議九年遷南京刑部尚書留都
私人奸法能詆是非珊慎三尺宣幽達滯皆犁然當
獻徵錄

康徵錄

李由

人心又雅重鎮定足爲士類典刑十三年召改左都
御史掌院事益自檢律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
精覈嘗與吏部考察京朝官者一考天下迷職官者
再 孝宗親鞠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時有所
開析 天威昭著 上知其清慎每廷奏宣面問至
晷刻疾求退必 優詔勉留命醫賜食十八年己丑
春召珊同兵部劉公大夏人各對畢 上命中使出
白金二錠以 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
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
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

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後珊屢以老疾求退 孝宗不允一日私懇於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也公同年好友也受知于 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 上大夏議事畢因問戴某近來何如劉言戴某有病累疏乞休出于實情伏望 皇上憐而允之 上曰彼教卿來奏乎劉曰戴某在告臣往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 陛下日爲彼申達下情耳 上曰卿去說與戴某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乎劉以 上語告珊泣曰

林獻可

卷之五十四

李

吾不得返家矣未幾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珊德性和粹中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爲物撓而意嘗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一壽官守雖尊官高年猶削章牘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歟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身既沒人至今道之不衰爲時名臣云

資德大夫正治土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簡肅張公敷華神道碑銘

李東陽

公姓張氏諱敷華字公實吉安安福人也諸傳爲唐始興公九齡之裔南唐光州刺史紹始遷安福代有族望曾祖諱尚修祖諱若金贈監察御史累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考諱洪正統乙丑進士爲監察御史預土木之難景泰初已死事恩廕公爲國子生至孝宗朝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右侍郎追賜諡祭再贈如祖官母姚氏封孺人累贈至夫人公少負氣節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李 七歲時里社有竹木之祟公指麾羣兒斬伐殆盡十歲遭父喪哀痛幾絕既受廕益勤學天順壬午京闈甲申登進士第時在 憲宗朝簡入翰林爲吉士成化改元乙酉授兵部車駕主事累遷郎中多忤時貴或令遷者撫撫無所得乙未擢浙江布政司右叅議監溫處二府銀課景寧有礦盜聚至數千人鎮巡官議進兵公曰此可撫而定也乃刻日使自歸身往蒞之賊露刃以待及諦視曰果我張公也皆駢首聽命公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宥之遷右叅政進右布政使屢斷疑獄均理徭役令邑里不足通相繼

備民月少紆弘治收元戊申擢湖廣左布政使歲
俄給粟散粥藥病理死增價致賈遣使告糴大修
宮以備直資餓者所活不可勝計辛亥擢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民攀留遮道至不得行道聞母
喪於丑服闋 命仍舊任歲復歉奏暫增解池鹽課
以補下府歲祿會霖雨躬禱于神池獨不壞歲給太
同邊餉多因折納公請太原以北可通車者運米民
亦便之乙卯改撫陝西禁婚娶勿論財喪葬不得舉
樂有妖僧據山爲逆羣議恟恟兵部尚書馬公曰張
公實在必有處分比報至則公已授計今父老生縛
獻徵錄 卷之五 張公傳 張公傳
之矣丙辰擢南京兵部右侍郎已未擢右都御史總
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諸府首黜武臣部運尤無良者
權貴干請悉拒弗納近例漕司多假太倉官銀少免
息利公謂通負乃下剗上據所致而官爲借貸大非
政體峻爲之禁高郵諸湖隄久且壞公爲深溝數道
以緩湖水寶應地多平侈公趣令築隄成而水至
辛酉改掌南院風紀一新乙丑遷南京刑部尚書尋
召爲左都御史掌內臺事公再俱疏辭優詔弗許
請嚴天下有司貪酷奔競之禁會謙重獄有寵臣坐
法或疑當未減公執不可卒從重議正德改元丙寅

有 古今致仕公即日上道歸葺祠廟修譜乘卹
族疾且革猶衣冠揖家廟退終于正寢公風采
辨義利若白黑事有不可不曲爲遷就進退得失
嘗一動其心遺命所屬猶謂不以倖貨爲子孫累蓋
至死不亂也爲文典實不浮有介軒集并奏議若干
卷藏於家公生正統己未卒於正德戊辰年七十計
聞贈太子少保謚簡肅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塋事
初公爲庶吉士李文達彭文憲二公欲留官翰林公
與劉東山時雍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爲名臣
及公入內臺值逆瑾竊柄旋致廢棄 廷諭之辭忽
獻徵錄 卷之五 張公傳 張公傳
從中降公名乃在尚書之列暨于身後贈官賜謚卹
典隆厚一無少憾於是天下曉然知曩昔之事非
聖明本意而公論之終不可揜也
張簡肅公傳 羅洪先
國家當盛治之時必有維持培植之人生乎其間其
傳厚純實剛介平恕若出於天性而不可已未嘗有
爲戾眩飾藏靡慙薄之態入於見聞是以朝廷刑賞
簡當公議清明天下趨向咸歸一時君子恃之以
無恐譬之少壯之年元氣充滿起居以時嗜好有節
自足以凝精而握固不待服食導引之外助嗚呼此

其所係如何哉某數歲有知聞先大夫與客談皆弘治時事且謂當時六卿大臣江右有安成張公浮梁戴公二公行事酷類古人至若剛嚴難犯張公又其最也我朝政在內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爲極選而競進者率規計恐後公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且曰願就部曹習聞民事爲國家建勳業甚幸及沒徒老文字竊所恥也於是自兵部郎中出爲浙湖兩藩擢副都御史巡撫山陝進尚書都御史掌院事歷仕凡四十年所在咸有樹立縉紳之間倚以爲重其後聞瑾用事憚公執瀆相尼一日假內降促令致仕公去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七

而紀綱廢矣悲夫公致仕時瑾遣人道偵之禁假官舟且不得與有司見公乘敝艇至徐州洪觸石敗漏適先大夫以上部治洪夜且半聞扣署聲問之知爲公也於是齊往慰勞時寒甚衣盡濡乃解裳治具相授鷄且鳴場所乘便舟以行臨發公慨然曰吾受先帝厚恩恨莫能報賴君復生吾有孫當以今夕事語之必且遂吾志也先大父灑泣而別後洪先既長見公孫御史鰲山詢其所聞於公良然御史者即公所指之孫也御史嘗爲余言公初爲郎中奉使畿內便遇盜劫其囊得銀七兩慚悔而去一日屠人告

衙隸易公銀同官詰之曰焉知非張衙銀乎屠叩其日張衙惟有俸銀以是知之是時爲前右轄尊貴家口衆矣日料肉止一斤公子某以歲久來省體魁碩食兼數人公笑曰吾固慮汝不飽也尋遣歸楚中任滿庫羨金二萬餘公盡籍錄之副在諸司歸見跽夫入戲曰汝常笑吾貧今羨二萬不已富乎自夫人待公至是始聞戲言則爲應曰得子孫無饑寒常如今日足矣於是相顧一笑公不獨在官無所私也卽以小物餽遺亦必有義路夫人卒有以悅食者公返其人御史從旁問故公曰悅以爲食知我廉然不知悅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七

非食物也我故返之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觀夫人之言與其處子者益可信矣此至隱細者也當陝西用兵卽有俘獲止以地方事入奏不爲張人語故事兵部多幸外功冒恩賞銜公所爲妨已數寃詰之竟不少變及督漕運入京諸閹用事者聞公名與結納因李西涯戴浮梁傅新翁三公通姓名復以名香爲壽冀得往謝公固辭曰三公以公會故得朝夕其則不敢三公強之公不得已各報以幣使者入內城急追還曰幾誤矣吾平生無內交忍一旦

自誤乎

後錄公薦公

上曰朕非不知張敷華但

武難爲人耳公之虞已若此然遇人無間善惡休戚相通不爲峭厲山西鎮守關人劉鄴以公不便已入賄其黨移之陝西及代者至相視無禮悔思至于泣下掌院當考察京朝官三山林公爲吏部欲清汰鄙薄以厚風俗公於中獨多保全有生惟領謗者咸欲黜之公曰彼不幸而有遭非其罪也曷讀之使自便嘗曰寧失不明無爲不仁林公亦莫能奪瑾之害猶紳也多訶倉庾之虧以爲奸賊公坐楚中耗糧三百石禍且不測翰林武公康公與高陵呂公皆公賞識士也康特瑾御史故以弄語調瑾曰公陝人也陝人仇瑾

卷之五十四

受張某父母兄相薄耶瑾意始解其後呂與御史云然呂素陽康之冤言之將以楊康也然公忠厚之報於是乃見夫喜功者易於矜而特正者近於刻公捐辭美秩視若贅寵竊念一時意氣激發若可矯強至於功名之際不事表暴與人款款而自操之潔潔於冰霜之博厚純實剛介平恕迭用而不悖者烏足以語此古人有言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近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公不其庶幾乎宜其遭遇 聖明先資畢效以身壯國建擯斥而不悔也蓋嘗因先大夫所論推之當

弘治時朝廷之上未嘗無小人也雖其憚於公議限於刑賞欲亂君子之所爲而不可得亦以君子者以其道相勝是以得久於位稍行其言以遂其維持培植之力若公者是也彼徇俗以就功名之會委曲以拯時之艱斯人也吾莫得而詰矣惟任已者憚倖以自是嚄噍以自異其始未嘗不藉口於公輩也然儼寒之慮或奪於妻孥利害之機或間於朋友賣直則訐陰細而忘大體好剛則觸凶雷而啓彘端理不制欲之流誠不勝私之積內乏堅凝外無平感卒之不免於矯戾茲飾纖靡慘薄之歸而小人相乘翻爲鑒

卷之五十四

戒國家元氣因以摧傷若是者視公何如故使其有以自勝卽不幸擯斥矣其於世豈竟無所補哉此余所以語公行事語若頌而不厭也御史所述皆志銘行狀所未載且憶先大夫遺言不敢忘忽竊緣世誼別爲列傳抑亦備史闕文興或風於君子云爾

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東田馬公中錫集

志銘

新貴

嗚呼此東田馬公之墓也公諱中錫字天祿號東田先世大都人曾祖歸義驛丞周始居故城祖顯父處州知府偉以公貴俱贈右副都御史公幼穎敏不凡處州公先爲唐府長史以直諫忤王璵送京師公時童穉已能隨母走訴于朝得自成立以午舉鄉薦薦第一乙未登進士丙申拜刑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兩被杖于朝不爲變汪中貴勢張甚人莫敢犯公力陳其不法十餘事汪怒欲中傷之滿三考竟無一隙可獻微錄

主面

乘升雲南按察司僉事以憂不赴服闋復除陝西僉事督糧延緩革歲例公一錢不受弘治己酉以監陝西鄉試爲吏部尚書三原王公所奇改本司提學陞副使壬子召爲大理寺右少卿時南京內守備蔣基擅興大獄朝廷兩遣官廉問弗能決公請行盡得其情乃抵之於法乙卯升左少卿丙辰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首革門下工之諸匠奏罷將官之奸橫者三人不使播毒於下府官諫故爲勢家擅奪者悉禁革之又疏諸人關者率詣巡撫給符驗如後府式邊驛肅清而妻妾之言與矣己未引疾謝事家居七年

足不及公府築西菴以自適若將終身而薦者不已自給事中張文御史費鍾知府施榮前後至十三疏吏部亦以爲言乙丑冬上命巡撫遼東公以邊軍屯田多爲勢家占種而仍代納子粒迺疏其弊力請還之軍鎮守招商市馬漁民利公一裁以法謫其黨尤用事者一人戍廣東遼人大悅丙寅陞兵部右侍郎轉左逆瑾腹心有冒功請官者公弗可瑾憾遂矯詔改南京工部左侍郎尋勒致仕瑾怒未釋迺以遼儲損腐追罪巡撫爲名即公家械送遼東獄遼人雅德公願貸償者盈路公曰如此將重吾罪固謝之獻微錄

卷之五

主五

盡賞田廬貸親知以償久之僥爲民庚午瑾誅上復起公巡撫大同革獎任怨如在宣府遼東二鎮名益重明年山東劇賊劉七兄弟暨齊彥明楊虎等起跳梁近甸兩河間倡獪甚師征久無功廷議咸謂非公不能滅賊迺以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升公右都御史督軍務公兼程至首敗賊于彰德又敗之于河間泊頭升左都御史已賊勢轉熾公遣叅將宋振棟棗強振追過弗前賊屠棗強縣知縣以下死者七千人公乃單車入賊壘諭以禍福欲不事兵革招狹之賊

奏聞俄而賊

切如故言者効公爲賊愚誰以重民禍迺并偉俱徵
下詔獄繫凡八越月感疾卒實壬申五月二日也年
六十七公性孝友事繼母能得其歡撫諸孤姪有恩
居官剛介不受私囑其子當廕或請援例陳乞公曰
乞字豈宜出吾口竟弗乞慷慨尚義揮金如土苴博
學工詩豪於文語多奇麗可傳尤長四六所著有甘
陵志族譜箋經寓言宦跡所至各有藁

十一年巡按御史盧雍追訟其冤謂賊實聽招而僉
事許承芳忌之密請益兵以疑其心後雖更受中錫
約束方至軍門而徵入之命下矣朝廷是其言賜祭

忠貞錄

卷之五十四

忠貞錄

一壇中錫歷官俱有可觀而忤瑾得罪尤爲時所重
招降之謬未必盡如言官所論而劉七輩橫行猖獗
其勢非可招者或不免於怯云 實錄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工部尚書王公
鼎神道碑銘

楊廷和

公諱鼎字器之姓王氏其先定遠人高太父諱寶曾
大父諱良皆以武功得官至大父諱智改業儒父諱
佐舉鄉試歷教桐廬鄒平學耆稱爲三留先生俱以
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母傳母高
俱贈淑人公少慧甫能言教以詩應口成誦年十二
能屬文超悟出同學諸生上有司欲以奇童薦三留
止之成化十三年舉于鄉十七年第進士補上饒令
三留罷其年少多易時寓書訓飭之奉以從事明斷
有澤中貴人取水晶凌轢郡縣獨於饒稍戢陰戒其
下毋觸尹損威內艱改樂陵歲饑盜起民多流徙旄
孺饑無養疾無藥斂幣暴露草野無爲瘞公爲之
所又舉救荒頒役之法以收集其壯者給牛具程子
歸業業而農者四百餘戶于時官猶督過索逋負公
與期約田之入半以輸公半以活其家或謂龍鳥釋
則颺矣公曰渠食不續必死負如故公則奚利焉吾
且生之彼將孚惠我德果輸如期徭役定九等戶爲
差部使者下其法于諸道又以餘力修孔子廟及學
舍并攝旁縣事之不殆者考最擢監察御史大臣有

冒功奪爵復謀起用者公會臺諫劾之事寢親藩誣
詆守臣復會論之出按蕪常諸郡薊別夙蠹奸民挾
援移獄跡甚秘公半言而決丹徒瀕大江風濤怒醫
田去而洲生公以蘆之利歸田主糧以無負代還總
御史臺章奏與修問刑條例陞光祿寺少卿外輟改
大理左丞進右少卿右轉左奉勅勘處魏國常州
座田會羣小以民田附獻爲皇莊及江陰卞陳二大
姓爭田皆以屬公按問奏復稱旨進俸一等尋忤逆
瑾意謫保昌知縣歷寶慶同知河南按察食事入爲
順天府尹時瑾焰尤熾公善晦緩禍而事多救止瑾
歎服錄
卷之五十四
七九
諫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掌院事尋進右都御史侍
經筵與讀進士卷當雄峻之地而居之若不勝時
有隱憂疾遂起五疏乞休溫旨慰留之再疏上
念其勤懇乃允賜勅以歸途次與傳仍給月米二石
與祿歲四名陞辭又賜玉帶一皆異數也公在林
下凡七年厭拘儒局挾挾去藩籬與人相候良賤疎
戚無不得其歡心時鄉有五林先生泉山司馬成齋
司徒竹田司空敬齋太僕南潤都憲皆以宿德結耆
英之會公齒猶未及泉山用溫國故事請入衣冠盛
事闕未前有也公天性孝友將葬母念閭地多水壤

恐恐然有體魄之慮日夕抱棺慟哭時若乞靈于虫
一夜夢高淑人語曰葬我祖山壤垣之下果得吉壤
及塋有水鶴逸樹之異在光祿時謂請告省三留侍
養者數月三留卒又得致其自盡之情人以爲公孝
所感待諸弟有恩而教之甚嚴詩文不事雕刻情麗
可觀所著有兩臺諫草巡吳錄新齋雜稿凡若干卷
新齋其別號也

歎服錄

卷之五十四

七九

都察院右都御史太子太保謚莊襄俞公諱

誌銘

喬子

嘉靖壬午 聖天子 勵精求治思用者舊於是
臺臣以致仕右都御史公薦遂起于家使督漕
兼巡撫鳳陽等處癸未召入掌院事兼侍經筵助
耕藉田甲申五月二十一日以疾卒計聞 天子震
悼遣官論祭及營塋事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贈太
子太保謚莊襄然在朝士大夫以公之賢不究于用
尤歎惜焉公浙之桐廬人也自幼穎異讀書過目輒
成誦十年遊遠菴楊公之門亟許之嘗入太湖山讀
書不足至城市者三年淹貫經史學者翕然之弘
治庚戌登進士觀政工曹奉命修江西王墳諸餽無
所入及授長清令值旱饑公至輒疏足走禱且賑濟
其不能存者每歲春給牛種勸之耕公暇則會諸生
講析經義懇懇不倦帥使者屢上其治狀戊午赴召
民立石塑像以祠隨拜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同僚
有匿親喪者公劾罷其官辛酉奉勅清西蜀戎籍廉
明不苛積弊盡革其後御史因其法不敢變至為師
善碑以紀之乙丑擢河南按察司僉事雪花崖賊

每以還俘其黨數千人

冬丁母夫人憂正德三年服闋復除山西按察司僉

事逆瑾方擅威福間山川內批遣寺丞往邊境諸郡取
兵為它用公慮其意不可測往白巡撫大臣寢其事
瑾大怒方欲中公以法不果已已擢江西布政司參
議袁州有富民構訟累年不能決公閱案良久曰吾
得之矣即坐其為首者一人于獄訟遂息既而大帽
山賊鍾仕高作亂公復率兵討平之民感其德為立
碑焉功既上擢廣東按察司副使中道召為大理寺
右少卿已而轉左是歲江南治水乏人朝廷以為憂
公卿僉薦公才可任遂以公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八十一
總水利于蘇杭公作歌論民築圩塘以打水民享其
利眾議方急開白茅港公謂港近海沙隨潮下上徒
勞民力耳上疏罷其役未幾山東賊劉七等來江上
為患擢公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專理操江
賊竟就擒癸酉江西有司奏桃源賊王浩入率五洞
蠻兵劫掠州郡勢甚猖獗 上勅公往督軍務公選
將運籌靡間晝夜征凡九皆大捷遂蕩平其巢穴以
功進右都御史賞賚白金表裏詔公復巡撫其地建
昌賊曰徐九齡者為患尤劇積三十年官軍不能討
公復命師盡擒以還 上大喜手詔褒獎加俸一級

時宸濠方蓄異志以得上賜欲撫臣以下朝服賀公不可又去其左右爲惡者濠怨公甚屢欲殺公幸得免公以疾乞休乃內賄陶權以奪其官既歸杜門不出者六年又召起督漕運兼巡撫清宛獄黜貪吏所至肅然漕政壞公思減推挽之費疏清三分而所其一上下稱便寶應湖水蕩囂堤圯公命值茭蒲其側蜿蜒如龍然水患以平今所謂青龍港者是也會歲凶又發粟賑濟全活者衆河南賊王堂等往來寇淮西諸縣公下車未夾月即平其亂有司誣良民爲盜者公審釋之皆感泣而去入治院事守法詳刑明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八十三

察廉厲諸御史咸敬服公性孝友嘗宿他所忽心動比明有訛傳其父郎陽公沒公號慟即走數千里外至九江舟適相值郎陽公尙臥病舟中父子相見悲喜交集及卒扶柩歸塋復廬墓側哀毀幾不能生居母喪亦如之公居官受勅凡二十八道有衣服飛魚之賜年七十病卒時諱諱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卜塋于孝泉鄉黃泥凸之麓

都察院左都御史西軒陳公金神道碑

蔣冕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西軒先生陳公正德辛巳致仕嘉靖戊子歲九月卒于武昌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三訃聞上輟視朝一日賜諭祭者九府若縣治其塋事公諱金字汝礪西軒其別號也世居德安之應城自公之考始僑寓武昌而返塋於應城蓋三世矣曾大父諱居敬石首縣學教諭大父諱坦夔州知府生四子其季諱琳景泰甲戌進士南京監察御史廣東按察司僉事致仕自教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八十三

諭而下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妣皆贈一品夫人公以縣學生舉成化戊子鄉貢壬辰登進士第授徽之婺源知縣鋤強薶梗不少假貸邑有豪猾素持官府短長者望風遠遁終公之任不敢歸每歲徵派及軍需各項物料出納若干所餘若干一一榜示通衢民皆灼知其數他日復有徵派但取前所餘者給之不復再索於民戊戌擢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去之日民爲建遺愛碑巡視長江盜賊屏跡尋巡察都城內外街衢擒奸僧之有妻孥者正之以法謹要不能曲庇人皆快之

滿三年以僉事府君憂去任服闋北上適弘治改元
補江西道出按浙江監試事綜理周而防範密還京
推掌三法司事凡章奏非經公畫可者不以上聞辛
亥二月擢山西按察司副使時張簡肅公以都御史
巡撫其地奏乞暫增解池鹽課以補宗藩歲祿屬公
督之時河東歲荒竈民逃徙者甚衆公發粟賑之逃
徙者皆來歸不半月鹽課告完歲祿始得不乏丙辰
遷貴州按察使公至俯順夷情凡以事來訴者必爲
之剖斷曲直雖訴者踵接未始辭勞未半歲調雲南
按察使送者遮道與馬至不能行公揮之以扇父老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全由

苦欲留之既得扇相向分持而泣久之始散蒞任未
數月述職于朝戊午擢雲南左布政使督兵平竹子
箐叛夷陞正二品俸庚申十二月進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雲南孟養爲邊患數十年公遣人省諭卽
幡然改悔歸侵地十三處道酋獻土物于京奉命
合貴州兵共剿夷賊米魯福祐賊皆授首餘黨悉平
又陞俸一級滇池水溢渰沒官民田公築堤障水疏
濬有法田沒而復出者數千頃清屯田馬政及歲造
軍器累年積弊搜剔無遺一考滿以母老奏乞終養
不許甲子陞南京戶部右侍郎正德丙寅冬進右都

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旣抵任凡二廣利害
革殆盡而於邊防夷患尤悉心計處馬平僮大肆猖
獗親統十三萬衆直抵賊巢平之陞左都御史遂遣
官省諭古田賊其首願悉歸侵疆輸王賦如他州縣
又省諭斷藤峽賊亦願通江路不阻遏往來朝議嘉
之賜名永通峽公又命偏裨統兵蒞羅傍積年惡俗
皆率衆歸款各處據險肆惡者聞之悉畏威休惕不
復敢喘息已巳春陞南京戶部尚書七月而郭夫
人訃至數日奉命改左都御史掌院事公乘傳赴京
而公已解官奔喪歸矣賜祭仍遣官治塋事江西盜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全由

起兇賊日熾辛未四月詔起公于家總制江西等七
處軍務公迫於上命卽日晷衰就道至則督兵剿
賊尋以本地兵寡乃調兩廣土兵搗賊巢穴壬申二
月剿撫州之東鄉五月進剿南昌之姚源七月又進
剿瑞州之華林山俘斬多至二萬餘衆還掠于徐人
三郡皆建祠肖像事公加太子少保廕一子爲錦衣
衛世襲百戶公又以大帽山等處賊寇連年不靖督
閩廣南贛兵攻之皆大有俘馘其年冬公疏乞終喪
上以公孝情懇切特允所請尋廕從子善泰爲國
子生乙亥吏部會廷臣議兩廣總督巡撫難其人推

公仍舊任加太子太保公懇疏辭免不允丙子三月
公再蒞梧卽遣長子善道原官錦衣衛署百戶至
兵部以公前日啓子恩奏加善道錦衣右所見任
千戶制可蓋異數也公以兩廣公用全資鹽利而鹽
利之徵不取之於皂惟取之於商乃一二查復舊規
至今行之官商兩便又以廣東鹽利外惟鐵稅爲大
往時利多不歸公府乃集羣議立厥佛山堡徵收而
公用始有所資南雄府之保昌縣舊有虛糧七十餘
石每年責令見戶陪納公以本府太平橋所抽稅銀
歲不下萬餘兩多人私門乃以稅銀四之一代納又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以潮州府所轄諸縣亡戶米及失總米共五千二百
餘石均派無干之民者亦於本府廣濟橋鹽利內如
數代納又令全州官田米入千餘石本色折銀中半
徵之如制而無徵絕戶米通令拆銀由是各鄉民始
獲少甦又以海賊肆爲邊患督官兵窮中至外洋焚
其僭用龍衣等物前後斬首招撫及殺傷墮水死者
二千三百餘人又以府江賊勢流毒不已督率副總
兵等官分道進剿俘斬首從賊徒甚衆丁丑正月加
少保仍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廕一子爲錦衣世襲
百戶且獎勵公勅其回京蓋自撫平孟養至是凡終

勅獎勵者入前後賜曰金一百三十兩文待十又四
各有副又特賜金織衣三襲大紅蟒龍衣三襲玉帶
一圍蓋 上以公久勞邊徼累著勲庸故倦倦不忘
如此初公再蒞 事體法度視前日大異心欲修
復同事議多不合並督兵禦寇日不暇給不容以
老病辭而 上之眷倚日益隆重其批荅之語謂公
長才宿望威愛素著前後總督軍務深得兩廣民心
累建勲庸人咸倚賴正宜盡心討賊以副委任豈可
累疏引疾求退至是恩命加隆公益感 無已雖奉
命就道而深以府江賊患爲慮奏欲移平樂守備官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於昭平增撥民快弓兵哨守巡邏而於沿江之地凡
山勢險峻賊難踰越處所則無事隄防其餘但有徑
路可通賊行者或堆砌亂石以填塞之或斫取大木
以阻遏之至稍平大處則開掘深阱斷其往來仍調
柳州慶遠田州三府壯勇土兵三四千名分耕沿江
荒田官司各以牛具種子給之仍給以行糧暫於梧
州庫所貯官銀或倉糧查給待荒田成熟罷給五七
年後量輸租稅仍于其中擇其素有謀勇衆推服者
立爲總小甲以管束之又徵年後事體既定或設長

乃兵始一切不用兵部議上詔以公久督戎務熟知軍民利病令領巡官一一如所擬施行務及時整理以爲久遠之圖識者謂公言鑒鑒可行 上意又銳欲行之惜無有能奉行之者至今邊圉猶以爲恨公感 上知遇歸自蒼梧不復敢以病辭丁丑九月自武昌北上十月至許州數日又臥病武安連疏乞歸不得命而病是日增乃自武安徑歸就醫治疾具疏以聞既而連得 溫旨有云朕念卿久勞於外茲特勅取回京吏部其卽遣人促之北來以副委任又云卿累朝耆舊德望老成已令吏部促之回京宜勉承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八十九

朕意不必固辭又云卿才望老成朝廷方切倚任還令鎮巡三司等官促來供職今後不必再辭公捧詔感泣曰 上之眷我至矣今雖老病敢不誓以死圖報萬一哉特 武廟南狩公夙憂危已卯十月遂星馳至京庚辰六月手勅吏部命公掌都察院事公辭不許又奏乞休退不允先是公在兩廣時以柳桂樂昌盜起督廣東鎮巡官合兵攻之至是廣東巡按御史秦捷于朝有言廢公子一人於原受廢職事 加一級兵部議以公次子善良爲錦衣副千戶知詔旨又以公長子道善軍功陞錦衣指揮僉事公皆不

能辭也辛巳四月 今上御極公連章請老五月始得俞旨令乘傳以歸善道亦得請還家侍養於是公之年七十有五矣家居未幾以上尊號恩有司給米二石歲夫二人嘉靖戊子九月又以上徽號恩有司具綵段羊酒問勞衆方期公壽祉益綿不意甫數日遽以疾不起矣嗚呼悲夫公長身偉貌嚴重剛果望之有毅然不可犯之色筮仕之枋卽慨然以功業自期明究法律練達政體於本朝前輩可爲模範者恒舉以自勵與人論事疊疊不竭聽者忘倦事無大小所見既定自信不疑剴繁劇從容耐應訟課填委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八十九

剖決如流凡判斷公移書於紙尾者雖出於尋常應答亦靡不周悉詳盡僚屬見者皆錄之以爲法一時敏達者咸以公爲稱首別歷中外五十餘年每蒞一官必恪勤其職不少自逸至以文臣兼武事馳驅戎馬間所在皆茂著勲烈而在廣之東西其功尤偉晚年總憲內臺曾未數月遽求休退故雖位極三孤壽齡入衰如公者猶以勲業未究爲惜所幸聖明在御體貌大臣每全終始故公雖里居累膺恩眷及屬纊後竟終之典尤備生死榮哀其亦可以無憾矣

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公璟傳

王璟字廷采沂州人舉成化壬辰進士除登封知縣六期以清節聞擢南道御史凡所論列悉關大體獄不泥成案率多平反以起復改北按視山海等關保定諸郡旌別臧否罷行利弊累至光祿寺卿轉右僉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法通變革奸私販屏跡浙東大饑被命賑濟條上經畫要宜十事奏省杭湖軍糧三十餘萬石所活四十萬入改巡撫保定疏陳地方事宜并乞罷皇莊名目以蘇民困 孝廟嘉納之時中官奉 命勘寧晉新河諸縣土田吏稍侵侮遂奏獻傳錄 卷之五十四 九十一

遣官校捕捉鄉民二百餘家遠近驚擾璟備疏其害謂宜斥罷諸璫田土盡歸小民人皆壯之正德丙寅入理院事逆瑾矯 詔罷公官辛未瑾誅薦起巡撫山西時巨盜流劫河東為甚璟至閱視通賊處所設險防禦製火鎗火箭等器攻守具備斬獲頗多山西地瘠民貧復經兵燹凡各部歲派物料及戰馬四千餘瑯疏請改徵以甦困弊已名為左都御史掌管院事獨持風裁朝廷倚重嘉靖初進太子太保乞歸因給廩米與皂仍勅有司歲時存問皆曠典也卒賜祭塋墓如法今祀學宮

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綸墓志銘

費宏

公諱綸字大經別號敬軒姓張氏其先鄱陽人也在宋高宗時有為寧國路總管者因家宣城於是為宣城人曾祖諱原甫鄉人稱留福處士以仲子諱貴封武畧將軍宣峪衛副千戶祖諱曄為湖廣右叅政父諱輔號逸菴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妣俱贈夫人公少敏知學成化癸卯領順天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初知鹽山即明習吏事首除民害數人取貴戚所侵田歸之業主設義倉以備歲凶撫按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九十一

官交章薦之弘治辛亥以風憲召且行民遮送恨不能留壬子授浙江道監察御史監蘆溝稅巡內庫巡光祿寺皆以嚴辦聞甲寅巡居庸諸關邊備必飭武臣有縱恣者絕以法風采凜然羣以內艱歸丁巳終喪改雲南道按真定諸郡賊吏望風欽戢任縣令以非法殺人罪未正鞠實坐之富民被盜誣讐家煨燼獄成公察其冤脫論死者十三人於桎梏他平反又百十餘人平鄉令欲增淤田之稅且百頃公曰河濱決不常可遺民他日患邪事遂寢會清寧宮災陳時弊十事多見采納壬戌以久次陞光祿寺少卿時

藏用不足公疏浮費所當節者數事尚膳中官索上供餼額詆侮僚屬又疏請司禮監懲之嘗助獻內

上顧問近臣是非張御史邪蓋孝廟臨御既久

方疇咨俊又以公屢嘗建白故屬意焉劉瑾舊嘗識

公正德初擅政恨公疎已欲中以禍賴李文正公力

救始免尋擢通政司右通政戊辰又擢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瑾熾日熾縉紳多罹危禍御史有荷校於通

衢者公亟偕僚長救之未幾擢大理卿奏讞輒忤瑾

意時時與辯逢瑾怒不爲少動致仕都御史張珍家

爲仇所訐三子論斬坐沒入江南民吳某沿俗競渡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九十二

偵事者誣以爲私造龍舟亦坐沒入旨賴公力辯得

未減興襄二府訟田不決者二十年矣公往處帖然

歸奏稱旨有牽膠竇楮之賜歲辛未中貴錄囚欲脫

豪右殺人者罪公不可擬竟如初高陽民王彥爲奸

僧所罔刺臂肉爲龍形捕獲者欲坐叛侈功公謂法

止梟首用是不合調工部右侍郎癸酉改刑部督郎

尋轉左時偵卒多羅織無罪公言於僚長務使實毋

致狂人乙亥往覈代府博野王兄弟互訐事會晉府

慶成王獄久不決亦以命公公訊鞫詳明奏當皆麗

于法因疏處宗室選婚及祿米折銀二事偵卒獲入

京虜謀連引且至百人會鞠欲盡坐之公曰謀若是

其多邪止罪其二餘盡釋丁丑以九年滿陞都察院

右都御史方奉命南行還歷淮泗目擊水災慮民窮

盜且起乃以給賑蠲徵諸事宜上請所司皆議行之

山東民趙萬興假妖言惑衆取美女以后稱有二儒

生從之爲漁獵計也偵事者獲之將以叛論公辯其

非叛得不族蓋公留意法律善察奸僞而斷獄平恕

未嘗過求故自任臺憲以至持天下之平於死囚多

所開釋庶幾於民自不寬及今上登極方窮治正

待間惡黨繁臺獄者數十人公乃數其罪狀以爲當

獻徵錄

九十三

誅而不可赦其嚴於懲惡又如此然連及巨璫疏入

月餘不報公疑焉焦勞感疾乃懇乞退休疏入上始

得俞旨有月廩歲祿以寵其歸歸踰年忽構疾而逝

蓋嘉靖癸未四月某日也計聞上惻然賜祭葬如

制公行甚篤自逸巷歿後家益落授徒內供母養高

祖塋柩山久失守倍價贖之從兄剛老而無子以田

贍之終身從子鑑少孤以故畀之其夫婦繼沒墓皆

公治且爲撫其諸孤各有室家又嘗修譜系置墓田

爲收族計甚悉治家嚴所嘗語諸子當以謙持盈因

書柳氏家訓

張弗忍殘與人交不以存亡異情自筮仕以來所居
官必盡職求稱其在言路持論必存大體恥掇拾長
短以自爲名李文正公嘗謂公苦自樹立與世之徇
勢浮沉無所顧惜者不類平生所著有出巡錄憲臺
奏議棘臺駁稿三使錄晚效文正公爲詩渾厚清婉
有敬亭稿若干卷藏于家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年四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桂巖邊公憲神道

碑

黃宏

嘉靖甲申夏南京刑部尚書邊公用薦改都察院左
都御史公趨命北上入舟而病未幾過家遂以訃聞
詔有司諭祭營塋皆如制公諱憲字汝成別號桂巖
世家河間之任丘曾祖諱復初以從太宗文皇帝
靖難授百戶祖諱永以正統乙丑進士歷戶部郎中
後俱以子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父諱鏞累官至
南京刑部右侍郎母徐氏封太淑人公之生侍郎公
有異夢甫十歲能爲韻語書過目輒成誦既長學於
獻徵錄卷之五十四 九十五
少傳選菴楊公以遠大期之成化癸卯舉于鄉明年
登進士授青州府推官時甫弱冠人皆以少易公
發奸讞獄如老吏郡中無不畏服者青濱海海盜壞
民田廬將及城公率衆築隄障之城中人恃以無恐
值歲饑議賑撫按以其事檄公公計口給食處之有
法所全活者甚衆又屬公均六府之役其輕重盈縮
一視貨之高下里書奸莫能售民皆便之弘治癸丑
擢湖廣道監察御史奉命按山西復按宣大所在白
別賢否裁抑貴勢風采凜然陳邊務數事皆爲上
所嘉納又奉命至遼東覈實邊儲諸宿蠹剔扶殆盡

兵出宣大受紀功之命人不敢請寄冒賞爲尤難此
還陞淮安知府以父憂歸服除改鳳陽不兩歲積備
賑之米至萬餘石正德丁卯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時
逆瑾竊政欲士夫阿已往往假他事羅織爲罪而罰
米以困之公所罰二千餘石然竟不肯少挫庚午陞
按察使尋陞布政司右布政辛未陞都察院右都御
史巡撫山東畿甸賊流入內界公遣官分禦多所斬
獲嘗荷救獎勵且有金帛之賜明年賊勢益熾至命
近臣統諸將以邊兵剿之師久無功言者請罪一二
重臣以示警公與保六巡撫蕭公紳俱就逮繫獄旬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二 九十六
歲賊平始得釋以舊職謝病家居公處之恬然未嘗
有怨甲戌起復公巡撫寧夏至則築垣墾蓄芻糶凡
邊備罔有不飭嘗禦虜花馬池斬賊若干虜遺孥
而遁又禦之紅兒山五月七捷事聞獎賚有加辛丑
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已卯改戶部右侍郎以母憂歸
服除以舊官總督太倉疏漕運數事未幾轉左莅部
事乃南還尋復有中臺之擢其卒距生天順甲申春
秋六十有一公資稟篤實容觀簡重孝友爲鄉邦所
稱有時鮮必薦然後入口徐淑人旣老失明公左右
扶掖未嘗少離兄弟七人家居時日聚食遇親友恩

禮出至日未嘗及人過失有犯亦不與較居官清慎
嚴取與夙夜奉公蓋邊爲河間望族相傳漢有司馬
者其大冢至今猶存入國朝則戶部登甲科爲郎吏
號稱長者而位不滿德故其子孫多彬彬以文學起
家而公遂至九卿之長以功名終可謂盛矣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吏部尚書

尚書鑒 公景神道碑 嚴嵩

嘉靖丙午冬 上召京兵部尚書宋公爲都察院

左都御史公以疾辭不允時當天下諸司述職聚闕

下臺丞實與銓部同職考察公至則力疾權牘詳臨

臧否手披心計殫日夕由是疾增劇乃丁未正月之

八日卒于京師里第 上聞震悼命有司給祭營葬

如例而贈公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賜諡莊靖蓋異數

云於是公子卿進士介慶謂嵩於公同鄉又同弘治

進士請書神道之碑億與公賜第後仕宦中外

歷四十三載當時同輩存者無幾而公又不可作矣

烏能已於情邪謹按公諱景字以賢世家南昌奉新

曾祖惟寧祖鑑有厚德施於鄉考趙嘉兆徐氏公貴

某贈其祖與考皆資政大夫南康吏部尚書此皆夫

人公少孤奮于學弱冠爲諸生試每居首器體凝重

識者占爲公輔之器弘治辛酉舉江西鄉薦再會試

擢上第授河南睢州知州治行卓聞改河南道監察

御史是時逆瑾竊柄公慨然引疾去家居十四年足

不及城市若將終焉而物望益起提學田公汝軒巡

撫廬公應劄先就鹿起爲沅江按察僉事未幾

聞母病卽棄官歸太夫人卒哀痛勺水不入口者五

日服除陞山西副使會汾州介休饑民相聚爲盜殺

地方官勢張甚撫按檄公往征之督率行伍躬冒矢

石擒獲其渠魁釋降附宥脅從民賴以安青羊山賊

陳卿亂公又合兵討殲之奏以潞州爲府而創立平

順縣公之功爲多陞公山東叅政改福建尋陞四川

右布政使俱未赴改山西左使公以晉陽地瘠賦繁

民多逃竄虛稅每責償平民請名人佃種而坐以輕

折又定九則徵派之例以社里胥積弊咸著爲令轉

南京光祿卿卿擢南京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

餉以清改左副都御史佐理院事歷陞刑部左右

侍郎拜南京工部尚書時修南京奉先殿及舊都世

子府又造寅殿公節費料十之七八事竣有白金文

綺之賜改南京吏部棟改南京兵部叅贊抗務至卽

奏裁守備參隨人役考選武職清查快船固獎精覈

養馬利害戎政肅然公履行端嚴執守堅確人不

敢以私然貌恭氣和於物無忤故賢者集之不善者

亦未嘗害焉官雖久自奉不異布衣方 聖明倚

畀名正臺端朝野屬望而公一疾不起豈非世道之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
諡簡肅東洲屠公倚墓誌銘 呂 本

東洲屠公為左都御史標望絕天下。上心重之嘉靖二十一日大霧木盡水史獻占曰災在入臣是日公感疾起十二日卒年七十有六公先世升人始徙淮楊再徙無錫又徙鄞公以成化庚子生領弘治甲子鄉試正德辛未進士以才試御史明年母喪去起復巡按居庸周覽關隘歎曰公家之北門也於是飭城堡繕障除嚴甄諸邊將怯勇材鄙當是時承平久人溺宴嬉巡撫臧某兵備舒某見公所為頗過之辛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十一

乃歎服 武廟常命公擒生虎使者日數軍公抗疏曰此惡獸也擒之必櫻其爪牙 陛下欲取一時玩奈何不惜民命乎且非萬乘所宜近語甚切其事遂罷於是屠御史直聲聞四方當按江西寧庶人有異志以賂結中外所憚者獨公耳乃陰使鎮守軍與商重裝自浙餽之卑身候辭斬於必納公先事覺半拒不受至則與巡撫忠烈孫公深相結參政金僉事啓黨逆勢張甚公方圖之會父喪去寧庶人卒敗死再起適 今上登極益慷慨思見其奇首疏請日虎朝接奉臣親賢圖治聲望隆起為當道所忌懼知保

府陽謂人曰保定畿輔重地非庸御史不可公爲
卽大治都指揮白璽以爲惡聞公拔璽重法總兵陳
瑾怙勢恣睢公獨不爲屈卒爲瑾中調延平知府踰
年郡亦大治擢山西參政尋擢山東按察使以又擢
廣東右布政轉福建左四官咸有惠政尤以廉率下
爲左使入覲不持一物諸計吏亦無敢取者遷光祿
大理二卿嘉靖戊戌拜刑部右侍郎明年以災免又
明年明薦者言起爲左侍郎久之拜南京刑部尚書
丁未調刑部未幾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九載秩滿迎
太子太保自公執邦憲益以風裁自持每奏差諸御
史必得其宜還京考察不苟應文務覈功實請屬帳
帖殿之平居挈提綱維涵蓄細碎不發聲色至於臨
事決疑激揚清濁苟係國體以身當之未嘗退阻也
公清節直聲發聞最蚤及登八座年老矣世能體局
逐日以異而公始終一致不爲毫髮少變其初嗚呼
難矣公爲大理卿贈祖琰父湖如其官及爲尚書
得加贈其祖父琰之祖曰順者嘗以孫襲惠貴贈其
部尚書公於襲惠爲從子皆自尚書改都御史加官
保勛名先後相望公沒上慟甚贈諡喪甚厚其
家祇用都御史輓問曰得似僑否其見重如此僑公

名安卿其年別號東洲

都察院左都御史周公延傳

周延字南喬吉水人嘉靖癸未以進士爲潛江令尋調新會發摘撫字得民畏愛俱祀名宦祠戊子召爲兵科給事中時議奪新建伯王守仁爵公上疏言守仁豎直節於逆瑾構亂之時糾義旅於先帝南巡之日且其倡道東南四方慕義建牙闡廣入塞底平今欲以一肯盡棄生平非所以有國體昭公論也忤旨謫判大倉州丁外艱起補宿州宿人祠之如兩邑歷陞閩廣藩臬值南交議起贊畫居多而中使採珠者畏其禁令不敢苛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應

蘇錄

卷之五十四

十四

天并清海洋林成之擾次復漂湯水次之先以兵部侍郎兼秩督兩廣軍務節冗費杜倖功疏止番舶交易罷瓊萬島石諸驛歲省數千金召還刑部累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參贊機務乙卯特召爲左都御史考察天下述職諸臣者再在廷諸臣者一陟一黜瑕私莫敢干獨立朝著望者欽容臺綱爲之一肅公方峻謹潔無他嗜好面顏寒峭人不易合一介不苟取燕坐一室儼如對賓妻子不敢輒至其前官益尊顯而清約自守交游屏絕門外蕭然不異在下寮時嘗自贊其像曰退然若畏鈍今似迂然其不遠義

不趨利不隨俗不靡風者殆之死而不敢渝是卒盟太子太保諡簡肅

維風稿

周中丞公延初第時與其里中進士曾某同觀政刑部共隸一寓租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回馬起迎曾曾未及至而司寇公適蚤至鳴鐸升座矣司寇視班行中曾不至詢其故公前以實對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亦大異矣予觀政時一僮攜冠服徒步至三法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乃至于此爲之三慨公語今蕭右司寇康云蕭公亦古州人也使司寇公觀今士習慨又何如

蘇錄

卷之五十四

十四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臨溪張公永明

志銘

公諱永明字鍾誠臨溪其號也祖曰瑞父曰傑咸以
公貴贈左都御史祖母章母史咸贈夫人史夫人生
三子長永秀南寧府教授次公蚤游郡學每試輒先
諸生嘉靖甲午舉于鄉明年舉進士授蕪湖令蕪湖
當孔道使客厨傳日不服給民坐困憊甚矣公則首
爲裁節歲大稔則發貯賑貸藉以全活者甚衆章
聖梓宮南附所過郡邑設綺紵帳殿供器冷金爲之
又闢宦厚索賂遺一不當意輒辱官司司莫敢誰
秋徵錄 卷之五十四 一百六

何公於瀕江佛寺聖其棟宇代帳殿飾供器泊金以
代治省節不貲而調度有方卒無譴嗽於境者護
行官交口稱能事竣以聞有白金文綺之賜庚子以
治最推南京刑科給事中公論事務持大體不拾瑣
細遇所當言者即寒寒無顧忌是時分宜任子竊權
威跡如甚公卿彈劾數十事語極切直人人危公梓
翁公弗憚也乙巳出爲江西布政司參議所部磁
廠次有呈式費歲計不啻萬緡公悉罷之陶人德焉
庚申陞雲南按察司副使初黔西自以熬閱世鎮滇
尊無未抗易視諸吏諸索率處謁月朔則視

其祖廟雖爲故常公其驕僭將言于朝黔西避
稱謝題已辛亥擢江西布政司參政主督版籍影射
兼併宿弊一洗甲寅擢河南按察使公何愛去會
夷鼓譟潯湖城城戒嚴民從外呼號不得入公側
然曰莫非黔首也奈何棄以與寇至白監司開關
入之於是懽聲動曰張公生我張公生我丁巳起
補陝西按察使尋陝西右布政時關中地震死傷
狼籍公憂惶甚額王引咎撫卹收掩視諸司尤如意
馬戊午稍還山西布政明年晉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河南先是決逼汴城周藩上言龍卵示變
秋徵錄 卷之五十四 一百七

水災異常不即改過思且滋甚詔下所司集議大
役且與屬公至潯天堙決所繇乃決策曰因勢利導
修塞足矣改溶何爲于是條具利便肅皇帝可其
奏民不勞而河卒遷故道時伊府典模廢法不軌暴
侵民利官室服御一切奢僭有司懼中以旼莫敢覺
發公曰吾奉天子命秉節鉞出鎮一方此而不言
謂執憲何迺抗疏以聞章奏如法民始帖席辛酉陞
刑部右侍郎尋轉吏部右侍郎明年晉刑部尚書時
分宜任子事敗公意固測未即深議公獨議
遣戊申外擢御史首條六事

悉以時獎賞三會銓部大計羣吏不以私庇一人人
亦無敢干以私者乙丑上程書得晉秩資政大夫廢
一子入官監賜金帛羊酒寶鏤而公之祖父母父
並得誥贈公自是益思奮勵以報國恩會有訾之者
廼嘆曰嗟呼吾日求遠致而毀至是無以信于人也
因力懇放還鬚髮直黝然耳帳飲都門觀者噴噴方
以公辭榮釋累歸享遐齡乃竟以寒行犯露致疾疾
革頷謂諸子曰吾不起矣首已無所怍獨負聖朝無
以報耳爾曹勉之語不他及是爲嘉靖丙寅十一月
廿七日詎其生弘治己未九月一日得年六十有八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一百八十一
公天性峭直正色不阿以是操已亦以是責人以是
告鄉亦以是立朝固不免有忤然終無得而瑕指者
公之尹蕪湖也蕪湖人勒石頌德其去河南也河南
人泣而攀轅不得則祠事之敬歷三十餘年功閭章
章顯矣藉令摘發分宜得如制伊落則流毒必不深
饗公之利豈不弘多也至若開闢人民疏浚河役其
所活民命豈一家一人比耶余聞公爲士時嘗慨然
慕范文正張忠定二先生曰吾人事業當如此斯言
殆庶幾哉所著有臨溪義議歸溪存稿内外家訓凡
若干卷藏于家

都御史潘恭定公思傳

王世貞

萬曆之十年壬午十月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笠
江潘公卒於家其明年癸未巡撫都御史郭公思極
以訃聞 上震悼賜 諭祭者二遣官營葬贈太子
少保已而 命翰林臣考公行 錫之謚曰恭定明
興太臣得謚恭定者僅故大司徒年公與公而兩年
公故嘗宣力奉順間屹屹砥柱者也法所謂敬順事
上純行不爽公於年公有光而 天子之制命與祭
先後辭褒揚公材德政術不啻稱是中外聞而歎言
之於是公之子學憲君允哲方伯君允瑞將以某月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一百八十二
某日葬公 賜塋伐石以俟鉅公大人之誌若銘而
屬世貞狀其事以備采公諱思字子仁別號漢川已
更號笠江其先毘陵人至元季有添二公者避兵徙
上海遂爲上海人添二公生靜庵公某某生端源公
麟仕爲所大使麟生默軒公慶多行陰德信然諾有
鄉里稱以公貴贈都察院左都御史有二子其季爲
順巷公奎負幹用仕爲項城尉課最當還自免歸順
巷公始娶於趙天繼娶錢乃生公嘗拜公封爲按察
僉事而錢先逝贈宜人矣最後順巷公復拜公贈爲
左都御史錢亦爲夫人而公復爲趙力 請贈如錢

公生而明穎凝重雖強悍即不妄言笑宛若成童乃
嚴父教以四聲高下揚抑不兩日而悉之稍長受經
術所構制科義蔚斐有聲補邑博士弟子試輒屈其
臂偶無何臺試第一且廩而屬有諸生當貢而召喪
服除者必廩而後貢公憫其老推以予之嘉靖壬午
公年二十七舉應天鄉試第九人明年登進士甲科
授和州知州州歲當均賦公至未幾爲正冊籍清弊
覈隱戶無匿田田無匿稅衆伍新舊衷而濟之高下
稱平其吏民故朴魯兩造之頃不數言而決成搏頰
稱快以去當入覲用治行異等調劇得禹州州故悍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五十一
王國也有子侯家戚環衛之屬而其俗亦強侈既聞
公治初名稍稍歛跡而公一切以寬平處之獨謝絕
居間亡所徇其人大服至爲語曰母相警避潘侯母
甚口愧大守公在禹未幾而積貯爲列城最會歲侵
發廩而貸之無餽者等擢南京刑部員外郎吏民思
公誦謠不已至生祀之遺愛祠以配鄭上卿公孫僑
漢丞相故潁川守黃霸語見州志中爲南刑部一歲
所而以錢大人憂歸滿三歲服除得刑部員外郎時
天下當鄉試而執政者新議更其制以爲不當以
取舍屬監試御史特遣 京朝郎往而公斥文高首

傳河南所授多知名士希少傳却公朴尚書劉公自
強魏公尚純特郎喻公特至與公並貴八座聲稱相
埒程式文亦以爾雅爲諸方冠還署之亡何還廣西
按察僉事提督學政廣西故僻而推於訓故外亡所
姻習公乃增益稅文所尤者啓之而其要歸在於敦
本貴器識以故自公後薦南官者不虛歲而名臣
本間出特靖江王驕勅其國衛卒之子弟毋得充諸
生即充諸生而試者必以賄不則銀鏐其父若兄公
謂立賢無方非耶移文長史司謂王復勸諸生試者
吾立論紀汝王聞之悚然諸生乃獲試而公嘗署按
察象又以勾捕王所匿大猾必得乃已王滋銜之其
後竟以與御史監司競而上疏首証及公 上爲遣
給事法曹提校置獄勘公亡所侵王奪祿國臣以下
抵罪公之視學政居職自稱諭於前後數公而其攝
廉察篆尤亡害考最遂進四川布政使司左叅議分
守川東西北三道所至督有 仁平其徭賦察見冤
滯其理所在燕人尤德之還山東按察副使巡察海
道所部登萊儋郡邑亡見庾民習巡徒抱鼓問作公
多方設法勸募賑貸之因借其力以闢荒蕪乃嚴約
京師三月民方見公畏懷有生色而御史檄公監試

事錄成進御而時相有修於御史者摘其語以爲
譏訕詔逮御史及提調監試者遂及公時傳上
怒甚且巨劄公曰 上明聖詔忍以語言真人死且
上也即死之而生之母非德也我安敢避而又何
所說乃已入獄軍對公自若赦出獄亦自若謫廣東
河總督言徵歸觀願巷公道轉贛州府推官丁願巷
公憂歸服除補福州府下何轉南京太僕寺丞再轉
南京禮部祠祭郎中復爲江西按察司副使整飭贛
州兵備兼巡嶺北道公既坐無妄謫而資歷久亡
出其資歷以故自河總尉四轉而復守故官臚缺錯
於道席不及授公亦不及有所設施而籍紳先生不
能以聲色窺公而益信其爲公輔器公之在贛屬明
寇漸平遷浙江左叅政分守杭嘉湖道方按部海鹽
而烏寇猝至圍之數十匝時城無見兵公鼓舞吏人
晝夜睥睨間不少懈賊知不可破乃解時謂鹽官孤
城非公在魚肉矣而公進雲南按察使未上擢江西
右布政使居無何遷還浙江左布政使凡三轉而始
爲政首革賊吏出納之弊郡邑來上賦者如寄邑而
其民洞知之郡邑亦不得緣是而取其羨又數佐其
臺使者禁斥貪墨浙人稱便復提調試事所得知名

士逾於山東時入覲與太宰都御史抗辯賢否多降
心從公甫竣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下
車問父老聞左所疾苦得黃墨綬以上不職狀輒移
文顯貴之至有望風解綬去者徽恭王托玄修墓
上而子庶人載瑜繼之益爲伎胥輕行去其國以覲
留部又多掠良家子充後官占民田所賦殺無辜數
十百事聞下公公與御史悉發其狀論廢徙 皇祖
陵削其國秩盡奪所占還民徽既失國伊庶人復爲
伎伎甚於徽公首鍛其鋒剪厥羽翼其後竟後罪豫
州部稍稍息有矣公嘗整礦卒付裨將將之以赴島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旨主
寇有功與賜金幣亡何遷刑部右侍郎尋擢南京工
部尚書公至扁其中堂曰敬義以示僚屬曰事君而
愚見利而思患過半矣即旋撫湖龍江兩稅者陷於
蠹不自拔公乃擇敏樞郎與之衷畫一而著甲令焉
務以不苛取而 國課亦自足督修 皇祖陵及
卒陵又完 上以其速而能節也家之賜白金爲兩
者二十綵幣二有副名爲刑部尚書時吾郡人督留
餉部御史章公煥故嘗有疏以經畧中原名觸 上
譴坐他事逮而詔法曹究所由將坐以誹謗公謂章
非所宜言然其意在憂時耳巡撫雲南都御史游公

居數路征東川夷捐兵餉不能無獲而與征南沐將
軍相執沐將軍中之本生遠將生以禮與歡愛公謂
海特行事不當物情早事取旨非禮與英教不良
不為激變公雖竟遠戍然得不死而上仁明示
不以為公累也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公疏辭者旨
卿老成端肅風紀重任特茲簡用宜承朕命不允所
辭以二品滿三載聞上達中官賜鈔緡羊酒予告
進階資政大夫封二代銀一子入大學公自是再上
疏請飭臺綱副史樊蘇民瘼前後幾二十餘奏臺中
竅上皆嘉納之命所司舉行大風塵上疏自列不

獻微錄

卷之五

一百十四

允偕太宰考察廣官許陽必以公論即分宜前在
不能有所下上其指一時凜然無所充尤試廣
官是時方伯君成進士為刑部郎以封調禮部而
事中其微借以增太宰而遂及公公復上疏自列
上念公春秋尚優詔許致仕而特為太宰明所以還
方伯君意公既歸園闢養成重觀生平無他嗜備嗜
書晚而獨篤太常一日釋卷自六經子史以及國
史政事論金匱石室之藏即虞初小黃衣所纂聚不
于篋而置之室蕭然雅圖書有環而已許執根東
京郭中問及聞元大曆文尉規摹昌黎六一以上沿

先秦要而歸之六經純如也始擢第而贊所業於病
先生陸文裕公深陸公高自標許意不可一世士而
獨心折公語人曰文不在茲乎吾何敢居先達焉公
既位日尊名日益重金石之辭沈陵谷者不得之身
毋以瞋不得之父兄母以子弟於是爭趨公公不忍
逆距其意咸有所撰述以故晚節其文益富暢而有
法性孝友其事順菴公與錢夫人備志物之養喪葬
祭饗戚易不偏勝時公既得老而諸弟溫州君惠刑
部君忠光祿君忠皆相繼自引歸三君故嘗受公經
以至有官秩公業八十餘則其最少者亦七十為築

獻微錄

卷之五十四

一百五

四老堂於第西疏泉種竹備林泉之致而學憲方伯
及公少子都事允亮間休沐歸省侍公出則金紫銀
艾相絡繹處則懸曲旃奏鍾鼓權讌彌日亡間人謂
洛中耆英非一姓而陸賈李遷哲之儔要以酒食選
耳蓋於公無擬也公念有餘田首捐以供諸墓祭等
時合宗族饗之因以稍贖其貧者良者而扶其不幸
者又推以助里甲之應供者他所著家訓并十益不
特濡其流而已公之歸臺使者無歲不慰薦上未
及用而最後謝中丞登之溫侍御如玉復以公應詔
上老之特詔進公一級公前是以詔當為資

德大夫至是爲榮祿大夫 今上之六年復以諸恩
有司 存問時人益榮之公素強無疾又善玄
素之能攝精氣時時適腦顧猶隱之與方外客還
往相與觀析葛稚川鄧之學謂丹砂可化而人見其
耳日聰聰步履矯健以爲卽亡論冲舉可不死矣而
會允亮卒公猶能強自抑已而刑部君復卒公乃歎
曰四體也而廢一將奈何且使我蹢躅人世乎自是
多忽忽善忘尋感脾疾月餘而逝矣距其生蓋弘治
之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七公爲人廣額豐
下脣脣秀日丰度凝雅淵淳山峙望之而知其爲貴
人也生平無喜媚色卽倉皇迫之而不能得其屢步
疾辭與人處坦夷不設城府尤不喜爲脂韋醜體室
無雜帟囊鮮餘刺以是竟其身居官奢取予當得代
求便利民尋推不自居曰我何以示人廉隱惻懇至以
泉至八座多悍相宰鑄日人謂卽不相能何以能庸
公不知公韜光善藏不激不隨有以庸之也善平孫
文恪公之稱曰吾在銓諸藩臬之長未有不通問者
獨不能得潘公一刺異哉能不通問者必其不受問
者也公之鄣有少師徐文貞公宗伯陸平泉公者其

言著蔡也徐公謂公學自濂洛行則曾冉自通籍以
至懸車出入險阻跋涉萬里蠻烟瘴雨之途靡所不
歷間以微絃嬰制禁都官枹楊之味靡所不嘗竟能
保躬完名出險就夷鴻猷懿烈爲賢士大夫所推重
陸公則謂公長者淳實居身廉靖鮮銜飾以暴人耳
日而其中介介不可犯猥濫請謁者望風屏跡一時
朝士皆憚服公以爲前後居中執法者罕公若也人
以爲公實錄夫漢興御史大夫與丞相侔埒重也其
可屈指數者周大夫昌之彊力貢大夫禹之清直薛
大夫廣德之敢言尚矣公不必盡有其跡而提身軌
行從容養重進而議於朝退而儀於野者又何多遜
也恭余嘗按部汝南過太康之墟而感於先朝之顧
大夫佐者行業著於耳目而名實不被其身上書請
之朝得贈少保謚端肅縉紳頗快之夫以顧公之賢
任職百餘年而始見伸然而問其家僅一牧豎子耳
不能名其祖與今所被之盛公甫捐館而中丞請之
宗伯覈之不踰時而諸典具備毋論公之壽考福履
其子孫抑何蕃且賢重也然則造物所培覆不可錄
量寸計也已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葛端肅公守禮神道碑銘

于慎行

公諱守禮字與立別號與川濟南德平人也大父恂正公智父林塘公環並用公貴累贈戶部尚書左都御史太母張累贈夫人母某累封太夫人林塘公四子公其長也少遊諸生聲稱藉甚年二十餘當嘉靖戊子舉山東省試第一明年己丑第進士授河南彰德府推官察能名入以年不及格擢爲兵部主事牛山海關報滿還部丁外艱服闋當事知公才名將改銓曹力辭不就乃改禮部稍遷至儀制郎中子寅擢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五

河南提學副使乙巳轉山西叅政分守汾州還本省按察使歷陝西左右布政使庚戌入覲卽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明年辛亥以虜警飭邊召爲戶部右侍郎總督宣大糧儲事竣還報改歷吏部左右侍郎在部四年三攝太宰世廟嘗對近臣稱爲忠清有聲已遷南京禮部尚書丙寅關西地震九卿自列公得致仕一日世廟問公安在左右以老對時年甫五十餘未老也穆廟卽位用廷臣交薦起爲戶部尚書居三月以夫人年高疏請歸養內艱服除廷臣又交薦公起爲戶部尚書至數月改都察

院左都御史掌院事越二年壬寅二品考績再受特書又二年甲戌年至請老上雅知公清望舊臣特詔不允乙亥六年滿考又再奏書謂臣年過七十考績至部法難議覆因堅臥不出乃晉太子少保賜乘傳歸里詔長吏歲致餐米以徭卒給事自隆慶以來六卿謝事蒙恩未有其比也踰年廷中會推太宰猶上公名已而遂卒計間上爲軫悼贈太子太保賜謚端肅遣官治塋守臣稱制臨祭者三皆備物也公爲人器宇端凝風神道勁被服造次必於禮法世俗聲色貨利一無所嗜而不肯匿情飾貌以博名聲當

獻徵錄

五

官守法務在鉅抑彊梗惠利小弱而不爲瑣細科條傷於苛急居常踐履簡默言不出口及當大議大謀衆莫敢發公獨守經據古侃侃指畫常以片言取決平生取予去就嚴於一介至臧否人物常依寬大恥爲刺深蓋老成正直君子也初舉於鄉長吏約三老子弟贖金爲駕力謝弗受至請其籍焚於廷識者重之司理彰德部中有大盜覺株連士族數百家以修宿怨且圖自解監司使公覆訊再三鉤核具得情實悉論出之共守關也海西夷人闖出禁物及邊邑豪市馬皆禁止如令朝鮮貢使以故事有所獻遺公力

卻之曰封疆之吏禮無私交使者拜謝而去還白國王王為立坊界上以頌其美有羽林列校許稱遊徼所過橫索吏毋敢問公詰得奸賊即移牒部官致之於法輦下肅然其郎儀制也代府三王以宗人奉祠黃緣請封行萬金賂貴近皆已報諾金吾調得其藉獨無公名問其奉使對曰郎中執法凜凜不敢以私請耳鴈門塞上有晉府牧地為居民所占王遣田官主之民嘯聚數百人賊傷田官與王家訟不決公訊其首亂者置之法而使吏賊其租代送王家于與民皆不失田而亂因止秦府亦以牧地占民田立石隴

狀徵錄 卷之五十四

晉書

上公使仆其石告以晉事田亦歸民韓府貧宗大議會城官府盡閉公時為右使至前曉譬約以國法立為調均所通以便宜假貸宗人感謝解去左使入覲藏史奉羨金為裝公叱不內吏白此故事也即公不問後人亦常有之公怒曰爾安知後人非賢者籍而置之帝天官課郡國治狀陝部小吏有署老疾當罷者公為請留尚書曰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此遺吏去省遠使在尚書為服曰誰能於吏過在布政何可

嚴氏柄國廷中又多貴寵賄賂公行天下傳方告入覲不齎金錢餽遺及為吏部主計局門不受焉自尊公以外指不多屈非虛語也公佐吏部屬太宰缺柄國者意有所屬以上旨諭部公弗敢從而以周公延名上及調旨別推復申前囑公又不從而以屠公僭名上此兩公皆當世清正臣也在列環聽無不悚服而公以是南遷罷矣穆宗即位大發帑金賜九邊將士朝議以為邊吏卒多老弱不任兵可因受賜時簡閱因而汰之此省費實士伍兩便公曰不可將士守邊暴露幸蒙大賚亦欲邀分寸之澤乃因而汰

狀徵錄 卷之五十四

晉書

之是以鉅萬金賈怨也傷明主恩厚且生事端執政深服其言乃止其掌臺正數上疏條書振紀綱禁侈靡令御史行部申明憲典毋得輕信告誥有所侵冤凡四計內外吏務在綜核名實裁抑僥倖尤重貪殘之禁萬曆初政所風厲糾虔有先朝風多公謨畫云武岡王以近屬攝國陰結內主謀奪楚王之孤太妃與兩臺奏數格不行公廉得其使行賄長安者劾論如法遂罷武岡歸府而王孤有國矣曲阜世以孔氏為令時有不勝任者朝議改設流官公曰祖宗承前代故事褒崇聖裔藏之盟府即其人不職當擇賢

者易之何至廢數百年盛典遂復世職如故其論事引大體持正類如此自為正卿屢事三朝一意奉法孤立無所阿曲正色直氣望之儼然所遇二三權相皆折節下公公終不為小異既以少宰煥歲八罷去及起為戶部而華亭新鄭構卻舉朝奏排新鄭獨公無疏又憐華亭及新鄭再相修怨華亭至欲戕其子弟公又從中主持得從報寢新鄭固已嘆公弟念其德厚忍未有以發也及新鄭賜罷廷中有所推鞠詞語連及禍且不測公又以危言激悟江陵下朱金吾維治其事乃解二公聞知皆心服矣家居奉事二親

徵錄

卷之五十四

五

孝誠備至與諸弟同爨幾數十年教諸子孫訓謹有法於故人子弟鄉曲貧乏一護尤厚待之色笑溫然不為崖異人無小失矣口一覆病則羣禱沒則行哭其中心誠信所感也居常少一嘆一樓撫慨經史手自斷注所著有靜思稿及繫疏訓若干卷行於世公生弘治乙丑二月十二日卒世曆戊寅正月二十日得壽七十四歲始公為郎時病而夢謁帝命曰以彰德獄事增壽三紀至是果符其言云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世達傳

潘國集

敏肅公諱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原林關中漢陽人生而穎異日誦千言自其髫髻年即具博大之器卓犖之識一時薦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督學使者殷公置高等補博士弟子員尋為方伯楊恪愍公所知諸所崇禮備至西安守石州胡公甫下車見而奇之與為忘年之交當是時已瑩精大道孔孟根宗伊周事業日在寤寐中嘗夢謁高皇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為國寶也年十九登嘉靖壬子賢書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已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勲員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曾大父憂三年起陞騰黃通政給假同起陞南太僕卿今上改元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戊寅以原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甲申陞南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陞吏部左侍郎丙戌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為刑部尚書改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壬辰以六年滿知太子少保癸巳乞骸骨歸奉旨賜蠲減病故辛年六十有七訃

上震悼久之賜諭祭謚敏肅始公在戶部監兌湖湘旦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黜陟品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裁印見斥者無不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而秉銓者為嚴文靖公公與陸莊簡公同為司屬得以揆揚側陋薦進之往往從田間躋華臚列卿貳銓局之公流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其開府山東議辦操獨積通減馬價著為掣令時蔣大爵范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以知印擢楊果趙蛟以都吏進而白東阿朱榮陽一桂吏議又力昭雪之不以身格為軒輊也膠

蘇徵錄 卷之五十四 重刊

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土宜權經費所為條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為大役累公之功多矣戊寅改撫浙江不數月公疏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念寶應湖險惡歲漂舳艫無算為請開越河殺水勢列五款以上綱領節目犁然畢具其年而竣比原估料價省費一萬有奇晉南太宰與海忠介公意氣相期擔荷國事所甄敘羣品如鵬肩曉大察汰遺數百人下逮輿臺無不悅服者入為大司寇章數十上無非平允詳慎務廣上好生之德時上惡邊臣偽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因於謫重之間以定厥罪

而此附重辟執不奉（詔卒）出其人於必死之地真回天力也會密道嚴校偵部事公慮敵實不可去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上改容謝乃已權璫憑藉威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先革其禁近供事徐正罪以杜禍原是又發官閹所未發之奸而開廷臣所不敢開之口已御史職雄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公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皆職此之繇乃舉回道考察例行之斥韓介劉瑜黃正色輩五大人臺中始悚然改觀易慮一以奉公為急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撫巡無得以問覬祖

蘇徵錄 卷之五十四 重刊

加遺所寫下吏亦無得訛贊及門違者論如法於時道路風清苞苴焚絕嗚呼盛矣公正以提躬忠以殉國不難以一人排羣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隨宏而不疏細而不究獨斷於是非襍選之中抗色於傾側危疑之際國事既濟身名亦全誠可謂臣上相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八卷

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蘇子瞻乃謂蕭何知韓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無所不茹納即竊鄉下吏片長寸普或舉以告公無不知者此豈得之性哉

問地方人才容去隨疏於籍故朝廷索才如取之索
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榱桷小大畢獲誠儲之素也
余見公數巨冊人才臧否良楮種種皆具惜夫未正
冢卿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者亦豈微也哉公公
忠體國得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云

歐徵錄

卷之五十四

重

焦太史編輯國歐徵錄卷之五十五目錄

都察院二

副都御史

韓宜可

茅大方

戈謙

鄧棨

賈銓

朱鑑

程富

周孟中

劉杲

王應鵬

党以平

周煦

秦鉞

沈教

歐徵錄

卷之五十五目錄

商大節

龐尚鵬

刻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五

都察院二

副都御史

副都御史韓公宜可傳

雷禮

韓宜可字伯時浙江紹興府會稽縣籍山陰縣人元至正間行御史臺辟爲幕僚毅然拒之太祖初郡縣以歲貢薦授山陰縣學教諭尋轉楚府錄事洪武十年拜監察御史持風紀不避權勢九年左右御史陳寧胡惟庸中丞徐節侍坐上從容燕語宜可直前長跪出懷中彈文劾陳寧胡惟庸徐節險惡如忠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將三人斬首以謝天下太祖怒曰三人事朕盡職豈有反側之心快口御史排陷大臣着錦衣衛監問尋釋之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時官吏有罪笞以上悉屯鳳陽毋慮萬數卽上疏論刑以禁淫慝一民軌合論其情之重輕事之公私罪之大小而施舍之今官吏有罪不問公私而悉屯鳳陽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其公私以合輿情上可之命定于律卽今律所載者十三年歸朝上賜沒官男女散入諸司爲奴婢宜可不步爲非聖人政卽上疏

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勿宥國之典也罰其妻子何居況男女人之大倫姻婚踰時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明所宜此必有以夫榮妻子享其樂夫旣犯典章當隨坐以重其罰進說者豈盛德之事聖人仁政之所宜行哉乞除之天下幸甚上曰汝言是著爲今後坐事將辟上御謹身殿勸之時天朗氣清忽雷火遶殿上驚而言曰得非枉此人耶雷乃息宜可獲免封二十餘事皆報可未幾以例罷歸十九年行取到京命撰祭鍾山大江文論日本征烏蠻詔作堯舜禹湯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十一

傳賢論皆稱旨特除山西右布政使二十一年以事安置安南二十三年以翰林院檢討陳性善薦其德行文學再起爲雲南叅政尋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臺以鋤奸顯忠爲已任百寮悚惕不敢犯未幾卒于官時大星墜地握馬皆驚人以爲應宜可云

右副都御史茅公大方傳

鄭曉

茅公大方大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齋甚寵公感激額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爲記稱公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建文改元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獻微錄

卷之五十五

上

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死之子順童道壽文生並論死二孫添孫歸生死獄中有希董集五卷行於世

副都御史戈公謙傳

雷禮

戈謙山西太原府代州人永樂辛卯進士擢戶科給事中骯髒勁直不折節下人遇國家大事知無不言雖逆天威不輒避十八年陞行在大理寺右少卿十二年仁宗嗣位謙數言事至洪熙元年又因事直言上厭其繁瑣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遂召大學士楊士奇等榻前語以謙之逾分士奇對曰謙不諂大體則有之然其心感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效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卷之五十五

四

上雖不罪謙然臨朝之際數形於詞氣又數日上御奉天門士奇獨奏事因進曰陛下頒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戈謙不曉事激聖怒數日朝臣皆悚相與以言爲戒今遠近朝覲之臣皆集闕下目見而口傳將謙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上惕然曰此固是朕不能容如呂震迎合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謙遂免謙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朝臣言事者少上特召士奇諭曰爾判事不虛自免戈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對曰臣下孰不欲進言納忠惟在上寬容以來之上曰

朕非怒謙言事但其言亦有矯激過實者爾可語人以朕之實心對曰此非臣言所能使之信必得聖書親諭乃見聖德之實遂令士奇就榻前書勅引過命戈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無以謙為戒因諭士奇曰朕有過不難于改雖一時不能容終知悔之爾知朕之心無吝于言可也未幾有言中官謝安四川伐木虐民者於是召戈謙諭曰爾本清饒之臣朕今用爾遂陞謙副都御史賜鈔緡驛詣四川罷伐木之役并糾察官吏等宣德元年回院以忤旨罷為民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英廟北狩郕王嗣位

耿散錄

卷之五十五

五

布衣走闕下疏前成山侯王通龍門致仕指揮寧

真定同知阮遷十三人皆奇才可用適報虜酋也先

犯其荆口時石亨為時倚重偕子尚書謙治兵上城

外眾議欲以通副亨召謙等至左順門通辭不預兵

政久矣一旦以副人不能也謙則力言專用通眾導

之耳四兩人持論牢不可動事遂已六科聞謙負重

名奏留之由是亦不報使通等拒稍却則皆任用矣

後通雖復用亦無大過人者不久竟卒謙亦累建白

語侵時貴亦不久卒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公聲神道碑

陳 誦

正統十四年秋七月既望

大司親征虜寇特恩賜

者百官有司咸備而右副都御史建昌鄧公孟擴實

領都察院事以行師次榆林公度不可遠出即上章

請以命大將而乞回鑾至宣府大同皆如之時內官

王振專擅凡如公以言者悉矯制不允比諜知寇猖

獗始班師至土木我軍將潰同行者語公曰吾輩可

自說去公言變與失所我尚何歸主辱臣死分也遂

死於難時八月十五日明年三月贈資善大夫右都

耿散錄

卷之五十五

太

御史遣官諭祭官其子瑞為大理右評事瑞痛不得

公之遺體乃以所收平日爪髮并字迹受以衣棺斂

歸葬其鄉先墓之側而奉吏部侍郎何公文淵狀來

請文置墓外按狀公諱榮孟擴其字也姓鄧氏世居

建昌郡南城曾祖濟遠祖信可父伯修以醫道相承

濟人不責報母鄭氏謹婦德公生五歲已知讀書酷

好紙墨或不得紙輒書几案注上灑墨濕衣翻以為

喜八歲能背誦孝經小學院而以俊秀選入郡學補

弟子員從鄉先生程睦崇講受禮記繼又從監察御史

史聿任習舉業勤勵問學雖感寒暑早暮不懈遇月

明或乘以讀書其省膏火以備他夕其勤焉類此
樂庚子舉鄉貢又四年擢刑寬榜進士歲餘授廣東
道監察御史居官務持大體不屑細故見人爲一善
事必思自勉聞一不善輒自省察嚴以律已恕以逮
人至於讞獄用刑必以明允存心嘗奉命按蘇松諸
郡不嚴而吏畏其威不寬而民懷其德父老度其歲
餘例當代去相率二千餘人乞再留公一年得請未
幾公以聞父喪去繼丁母喪居憂一於哀毀葬父母
以禮郡縣致賻贈悉辭謝不受宣德十年詔起復贊
理戎事於福建所至精於訪察公於擒縱無一人有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七

辭者既竣事歸會陝西秦關按察使朝廷以其地邊
西北必得清慎有威望者爲之庶幾風紀振武備修
而戎虜懼少傳廬陵楊公以公名薦遂得受職以行
在陝十年不帶家人子弟激揚善惡經理邊方公勤
廉慎爲上下所信服輒讀書詠詩以取適其性情
而已一無所累於物嘗上疏言切於時政凡百餘事
皆見采納如言選將練兵以謹邊防又幾之先見者
歲滿將詣京師吏民父老涕泣攀贈而誦德稱善其
其復來者環滿車下公至京得超遷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數月遂有扈蹕之行年僅五十有四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謚恭靖賈公銓神道碑銘

公諱銓字秉鈞姓賈氏先世居山西之太谷後徙居
廣平之邯鄲爲望族祖諱士誠父諱濬以公前官俱
貽雲南左布政使祖妣武氏妣申氏俱夫人公賦有
美質純謹直厚寡言笑博通經史以書經領鄉薦第
永樂甲辰進士擢刑科給事中尋掌科事彈劾參奏
無所徇當道憚之出爲雲南大理府知府公至任革
去一切宿弊以興民利而水堯之操豈弟之政仁義
之化聞於上下洽于遠邇會征麓川興兵數年而大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八

理當其要衝百需出焉公區畫盡善事無不集而民
無或擾時靖遠伯王驥總督軍務每見公輒爲加賞
退而嘆美不已遂舉陞雲南布政司右叅政仍掌府
事既而陞左叅政管司事尋陞左布政使一省之民
夷咸受其惠頌之如出一口數年召公還陞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未幾兼巡撫河南往來二省
便宜行事軍民受惠而感頌之者亦若雲南焉公之
爲政率務其實而耻浮名人或謂其美即推而不
受倫之曰此某同寮之所主而某受委任者之所行
也故人莫究所自而謂公爲簡者亦有之矣是豈知

公之幸賴朝廷知公之廉謹周詳有素勅取回
京同理都察院事繼掌院事所存所發亦惟其素而
人不忍欺逾數月因疾竟不起時成化三年六月十
日也訃聞朝廷遣官諭祭歸其喪造墳安葬諡曰
恭靖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五十五

九

右副都御史朱公鑑傳

右副都御史朱鑑字用明福建晉江縣人由乙榜舉
人授教諭秩滿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名聞于朝留
三載始代歸其巡按廣東奉命讞獄全活者衆招撫
逋叛思威並著用薦陞山西左叅政進右布政使未
幾以北虜入寇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鴈門
等關凡處置大小事悉得其宜正統己巳開京師戒
嚴築城疏池練兵牧馬爲備禦計虜退乞歸不允召
還叅佐院事再乞休致許之家居二十七年成化十
四年七月卒年八十八訃聞賜葬祭如例鑑公廉勤
恪見事明敏片言之間是非曲直立斷所至吏畏而
民懷之嘗上書言十數事皆國家大計賜詔褒之
閩士位通顯以政事稱者鑑其一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五十五

十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程公富行狀

蘇昌元

公諱富字好禮姓程氏其先出自重黎歷夏商周伯休父封程子孫以國爲姓至東晉元譚公由廣干持節爲新安太守有德于民遂家於歙傳至順道贈嘉議大夫右副都御史生八子長仲仁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左少卿加贈右副都御史公之考也公生岐嶷秀穎年十三入郡庠爲弟子員典教者奇之曰此宰相器也讀書過目輒成誦落筆超脫永樂甲午以春秋中鄉試歸丁內外艱癸卯赴春官卒業成均宣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十一

宗皇帝臨御三年黜御史不職者選國學才識之優者任之授公陝西道監察御史提挈紀綱鉏削豪猾有桓典之風庚戌巡廣東其地阻隔山海使者往往憚之公至不避瘴癘躬歷蠻區誕聚視民利病鋪大和以惠鰥嫠用重典以威奸暴吏無乾沒之患民有奠安之樂院內舊有荔枝百樹門夫養猪雞鷄以備使需公曰是設餌也斧其樹夫高道歸官農賍食土豪爲民害者悉去之不畏權力聲威振動民到于今稱之甲寅秋以江西歲漕使氏不得安命公往巡公至不解衣下令悉出倉粟與民活者不知其數樂安

永豐新淦三邑間有山大盤嶺巖巖嶺民曾子良妖術動衆聚至數萬柵巖穴堅旗號僞稱承順王成國公太師萬戶都督等官焚劫殺人其勢猖獗有司不能制會府以告或宜招諭以安之公曰招諭云者宜施於寇盜窮蹙之日今彼因民饑蠱惑其心勢焰方熾安肯輸服稍緩燎原爲患不淺此宜急擊時都司缺軍檄守長河都指揮吳堅領兵討之恐其弗敏調吉兵鳩民壯躬率抵賊境爲援堅兵未至出榜諭以朝廷威德從違利害之故以携其黨賊恃衆蜂屯蟻聚未抗我師公出奇敗之賊用蚩尤之術公召術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十二

士開之賊衆以待曰霧散必來須臾賊果至公鼓勇自將擊之無不一當百賊不能支敗北乘勢搗其巢穴獲男婦二千餘人會府兵繼至賊益窮蹙盡俘其衆皆欲屠之公曰多被脅從樂而誅之豈仁義之師哉審放平民千一十五人一郡寧謐謠曰程才冠破大盤逆賊死吾民安捷奏 上降勅褒陞大理寺左少卿賜紵絲二表裏鈔二千貫時江西召造紙鑄錢二局爲奏罷之又奏免稅心杉樟等木二百四十餘萬以甦民困有十九人搶掠指法司擬依強盜死罪公察知其寃曰此左氏所誣平牛踐人之出而爲

牛者辨而釋之及代還逢板之士暨田夫村雅屠賊
隸卒二千餘人擁道遮留請立生祠還署棘寺印平
反庶獄民稱無冤正統三年進階中憲大夫薦邑士
汀彥傑休寧汪永華以賢良進川明年乞假焚黃
上聞其孝思賜賚楮路費既歸竹壽藏于歛東之古
城關明年還京時甘肅缺參贊在廷大臣合議公在
江西殄滅大盜足當是任詔陞公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出鎮張掖裁決軍務糾察廉貪訪博識士以咨所
議定未來策以防急猝小事立變大事驛問邊備由
是井井上而總戎將佐下而部曲卒伍莫不畏服辛
酉代還公之在邊凡軍民利病知無不言一曰陝西
行都司梁州等衛城內多空地官豪占據軍士賃住
艱苦無訴乞取各賊被占空地盡撥與軍無力者官
為蓋造俾得安生以養銳氣二曰沒官田土加添稅
糧不能及其子孫反貽鄉里之累自今籍沒產土乞
依時價賣米上倉支川民免召累官無逋租三曰禦
敵殄寇全仗勇敢之士若非平日恩養臨時何以責
效甘肅梁州莊浪等十四衛官軍多有勇敢之士精
選另編隊伍全支月糧加賞冬衣使異於衆遇有寇
盜必收成效四曰肅遠河抵甘肅城堡往年胡寇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十一

犯邊多被擄掠詳其所以各堡軍人不曾操練故
至不能抵禦乞令空閑軍餘各給軍器每月操練
日令掌堡官管領遇有警急可相救護五曰
賢無方取士非一途而科舉得人為盛其間有文學
者或迂于政事有政事者或劣於文章若不廣求恐
未能得人乞凡遇科舉不拘名數但文可取者取之
會試亦然授職之後嚴加黜陟則人才得矣其言皆
切中時務雲南連年征討麓川邊儲不給命公區畫
餉道崎嶇負載者難公謀于上下從違臧否途董簿
校羣衆樂趨糧芻充羨士無饑色民不告勞大功用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十四

行人驅趾捐金伐石四千八百丈往來便之荒年作粥濟饑寒冬袂衣施貧死無棺者棺之病而無藥者藥之堂弟無屋買東關胡氏屋與之居又爲其先所贈禮部尚書楊公創祠堂於庠東創舊額福田寺於東山割界腴田五十餘畝遠近祖墓悉爲經久計公生洪武己巳年七十而卒

卷之五十五

志

十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畏齋周先生孟中墓

楊廉

畏齋周先生負天下重弘治戊午朝觀言路薦先生凡八人越壬戌朝觀言路復首薦先生以下凡六人蓋朝廷雖屢陟先生外藩輿論猶以未入爲內公卿故數以爲言耳未幾先生以疾上疏乞骸骨詔陞右副都御史致仕且給傳以歸綸命復有恬退自陳屢經薦舉之褒蓋異寵云先生諱孟中字時可其先居吉水之泥田兩徙居廬陵之烟源曾子仲良祖子遜連世高蹈父諱詢沂水教諭以先生考最獻徵錄卷之五十五志趣不羣文選公分教噸縣有王千齋鈍以教授歸老於家學術爲士人所宗先生往候之聽其議論遂厭舉業慨然有志於正學時年方十六既而以文選公命入補郡學弟子員自是攻苦食淡鑽研載籍於義理經旨多所自得成化乙酉預計偕明年春試弗利江西提學僉事李君起廢白鹿書院聘先生爲之師先生取程端蒙董銖所爲學則并朱子洞學舊規嚴率諸生皆翕然知所向方負笈至者甚衆尋與南康守不合遂歸己丑中進士第授南京吏部文選

主事奉太安人以居公事外日以養親教子爲樂暇則授徒講學家宰公雅敬信先生凡考覈之際多所咨決戊戌轉僉事提學福建至則端士習培士氣一以教於白鹿者施之品藻進退付之至公不爲權勢所撓於宋諸儒祠墓徧加修葺庚子太安人終於官下扶柩歸葬甲辰以服闋改貴州僉事會夷寇出沒鎮巡議加殲滅先生推誠撫諭率多懷服歸欵丁未陞副使提學廣西嶺表逢掖稀少先生作興有道士始知學大率以教於福建者施之所歷郡縣凡吏治之臧否閭閻之利病吏情之向背山川之險易兵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十七

糧之虛實靡不究知有問卽答聞者驚服弘治乙卯轉按察使憲度嚴肅風力愈振戊午轉浙江右布政使未幾轉廣東左先是海防中官歲例採珠造櫃并僉大戶解納侵剋不貲至是商賈之利復能取殆盡先生悉加裁革地方安靜民間婚嫁後期喪葬不舉皆有禁俗爲之變先生之學本於主敬窮理以朱子晚年謂敬字之義惟畏字近之故號畏齋以天性過剛恐褊急害道取西門豹佩韋之意別號韋巷性至孝太安人晚病風痺寢興湯藥躬視弗懈每痛文選公早逝移其所以事文選公者事其伯父復璉翁翁

年大耋以上奉之無所不至俸祿所入舉以建先祠置祭田周宗戚平生砥礪名節郡之忠節祠朔望必拜謁祠之所祀卽所謂歐陽文忠公文信國諸公者也又嘗白于巡按御史熊君爲文信國建祠富田擇文氏之後教育庠序經紀甚備爲詩文有關涉發明要不徒作有畏齋彙藏于家一時如永豐羅公倫南昌張公元禎新會陳公獻章蒲田周公英餘于胡公居仁皆所交游切磨道義於流俗則落落焉先生致仕抵家越四月而疾作竟以不起則壬戌之八月八日也距其生正統丁巳享年六十有六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十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杲傳

劉杲字世熙蘇州府長洲縣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轉刑部員外郎歷四川湖廣按察司僉事副使貴州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轉江西左布政使尋乞致仕進右副都御史歸正德八年十月卒于家杲所至皆有聲其在湖廣朝廷用言官計括流民議遣戍邊所在洵洵杲亟白當道驗其文引久近生業有無以爲去留其恣肆者始按以法民心乃安爲布政入覲時逆瑾脅諸藩杲邀重貺杲獨斷斷不可人至今稱之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十九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定齋王公應鵬家傳

先公王氏諱應鵬字天字號定齋正德丁卯領鄉薦戊辰登進士出宰嘉定鋤暴扶傾均差法寬宿道節民財未嘗妄取片紙暇則進諸生講析經義絃誦風風南都魏國公弟徐淮擁衆橫行州縣欺壓居民公執之不少貸吳郡通判縣丞索長稅金公白之當道發其贓巨萬去之廉威茂著自是以事來者咸知檢飭不敢肆明年流賊兵至狼山吏民駭竄公諭安之築城拒守三日而成患捍俗熙民有遺思蒞任三年徵拜監察御史糾劾不避權貴武宗微行以死爭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二十

烏思藏取佛抗疏力諫大學士石齋楊公奪情起復則劾奏之風采凜凜動朝著丁丑清戎八閩兼理離政多所興革時鎮守太監崔與福州府四學諸生構隙公治之既不失守臣之體亦不失諸生之情遂皆帖服崔部下鄭八李鎬憑勢害人阻撓鹽法公擒之貽書戒崔崔感悟禁戢民恃不擾侍御熊君嘗薦之朝庚辰秋出按山東務持大體決疑獄數十極明允鑪邪植良風行齊魯一時郡縣長吏悚息不敢事操切武宗南巡勢實叢脞而公從容籌應無遺壬午春督學畿內深以文風士習爲慮嘗進諸生語曰學

莫先立志近世士習凡脩輩中有篤學好古或以行名世者輒指摘非議必欲於無過中求其有過其魁忘私小庸劣無志徒自絕於君子耳又曰國初氣化渾厚士有實學故發爲文者論事析理足裨世教近來文體衰薄動以古書字句相模擬求其中則索然無有不惟文不成體學不成章往往居官任職乖則貨事皆學術之禍也公以是敷教不踰年士習收觀以順天府庠生多淹滯奏廣廩增士益感奮繼擢河南臬副仍督學政而兩河之學者至今思之猶畿內焉擢大理少卿遷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畿甸整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于

飭邊備上便宜數千言達軍王朝相等弄兵公殲滅之以間賜白金文綺被勅獎勵公辭謝曰願陛下留以待有功其謙讓如此未幾晉寇據險倡亂官兵不能制上震怒易撫臣朝議得公看而後可改公巡撫山西合河南兵討賊公忠義才智先聲赫赫不費一矢而俘擒元惡聲震晉陽奏捷上欲論功行賞

兇爲憐王所阻公曰臣職也求此心無愧而已矣益

忠勤體國用是三關武事賴以振起尋丁外艱服闋

未一徒足以傷

渾厚之體非太平之兆也遂條陳時政以義利名四字悟人主言甚剴切大學士西樵方公一見之且曰此確論也公論議侃侃推獎士類不啻口出故一時名流俊彥咸就公諮政講學至忘其倦癸巳公以臺憲爲讒人媒孽下詔獄日惟省躬自咎賦詩數十章皆發舒情思有出於得喪憂欣之外者科道不避斧鉞論救至遭遣斥公竟免官朝紳莫不爲之扼腕云公解組歸傍然山水間觸物興懷刺有題咏身雖草野而感時憂道實切耿耿四方馳使問訊者踵至郡邑有疑議得公數語犁然愜當郡守柯公每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三

見敘抵歎曰以公才識吾輩當北面也極推尊之巡浙御史張君重公學行今有司建定齋書院於江東爲後學矜式既而山東遣御史金君保舉天下耆達忠賢疏公學術政體足以爲範俗經世又謂公遇事敢爲智克濟事屹然一長城東部誠齋汪公以喜怒阻之後將召用而竟以疾弗起矣時嘉靖丙申八月十有八日也

御史院右副都御史進階正議大夫資治尹

東党公以平行狀

張鼎文

公諱以平字守衡號頌東其先平陽人高祖大老避亂徙禹州生二春二春生順世為農家順生易州學正公父也公生有吉徵母太淑人夢白鶴繞庭槐乃學生公先一日土墻罅中水流二口不止公生四歲始能言六歲學正君授以詩輒了大義十三歲入郡庠十六學憲王公勅儉公歲廩尋取入大梁書院讀書祝如已子王公以道學倡中原大抵以虛靜為宗公得其性命道德之傳遂抗志古人間視天下窮深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三

極微慨然有求道之志然而去舉業遠矣學正君取古今書令熟誦之反求六經大參藩馬公紀勤學強記與太淑人中表之親公同研席夙夜討習博綜精詣計所讀牛馬勝載錄是文思口進課試所作至今人傳誦之弱冠就婚陽曲有異人相遇公署預言公名位與壽甚異二十二以尚書中河南鄉舉正德甲戌第進士授戶部廣西司主事管倉淮安餉事清簡日與諸生講學論文東南高士多從游者時聞官用事公屢干其怒太倉巨閘卒置乾沒糧儲公發其事反入奏武宗怒下獄

監收錢入革諸閹分例實抵解紅花千每一石銀六七錢例須出銀二十四兩公令解戶收納本色諸閹不收別以酒肉胎金饋公公却之知公欲奏懼乃肯收攬頭者勢家人積年罔利虧國損民東廠太監張銳之甥郭金錢寧之僕胡泰共騙元城解戶銀不納公如例監追變產銳寧怒使三校日夜蹤跡公戶書恐令赴銳寧謝罪公不往竟亦不害田某者除夕投金於公與羅主事英家上書其名翼日公集官吏比較呼名至田某笞之責付領回其後羅卒被中入始服公有見武宗新收家將朱乾等六百名直入臺基廠取馬草去公禁之責發兵馬司獄提督太監江彬面奏上朱乾率數十人執公至豹房彬又奏上上方寢語曰小事放他罷日朕一巨閣傳旨這官且回明日聽候發落閉門待罪三日事寢改差浙江監兌閹老楊遷卷太宰喬白巖皆欲調公吏部不果癸未冬補陝西司員外尚書孫九峰侍郎秦鳳山皆雅尚文學一切章奏皆令公代草陞浙江司郎中調雲司劉公兼管本科有十三司奏疏俱令本官代作有雖經呈堂文義未當徑自改定不必稟白之語疏入內閣公手公奏將攬頭改作商人

山東河南北直隸錢糧到部照時估價量增脚費
今召商納完方給銀兩部糧官給以本部變賣官房
與居是年三省積剩銀三萬二千南京光祿醢造勞
費無數公奏改北京乙酉京畿大侵死者枕藉於路
公題請發太倉糶米六萬石粟米八萬石照原價令
主事五人會同五城御史變賣又令蠟燭旛竿二寺
每日添米三石作糜食乞人之無名籍者其本處人
收入順天府養濟院衣食之麥熟停止京師米價頓
減全活甚衆國計亦不失原額大司徒秦公嘆曰爾
才十倍金不能及至今會府庶事遵公遺法者甚多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五十五

不知其作於公也吏部擬以提學外補秦公留之曰
金老矣部事全賴此官整理疏上中止丙戌春擬陞
光祿少卿秦公亟爲公喜公曰往見宋少卿以鵠卵
不備爲內臣窘辱某不能爲也秦公喟曰金昔在此
十一年求之不得爾乃薄之邪家宰廖公招公相見
公避嫌不往廖益重公擬以四品京堂爲內閣張羅
峰所奪補浙江溫處兵備副使溫州有妖獮能惑人
公至徧逮之以廩米易畦蔬縣驛菜果一無所受宦
中一魚不食清節表表食汗者望風避去溫處軍
餉乃因

人殲之曰殺其官矣公獨行撤衛徐往諭之曉以恩
信屏人不疑衆皆首伏懲其魁桀卽日解散倭夷
殺爲地方患獲海賊五百人憲臣欲以爲功喜謂公
曰我列公功以聞于朝例當封侯如信國公故事公
訊其爲海中漁樵爲賊所掠悉縱之曰殺無辜以幸
賞吾不爲也鴈蕩諸山在其境內公往來登眺緩帶
鴈詠漫興之作與名山爭奇陞叅政分守兩浙常以
政暇訪求鴻儒咬生講學談道爲兩浙名士錄鼎文
時爲博士弟子濫厠姓名稱小友山人野衲苟擅駢
雅必詣公門閩浙詩人鄭繼之方豪東魯殷雲霄關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五十五

中孫一元及僧雪江輩庚和篇什爲一時勝會風流
文雅不韻顯於刑名錢穀間陞廣西按察使未行陞
浙江右布政使尋轉左公在浙旣久熟知浙東西戶
口田賦土宜民情以一省之事直任於已旬宣之外
摘發奸伏甄拔才能修飭廢墜整練軍實便宜可爲
者雖越職侵人皆所不避人亦不敢尤甲午文武二
舉提調場屋貢舉一得人程文皆由公裁定爲各
省之冠推陞巡撫昔嘗勸同僚爲方伯者今乞卿寺
同僚以爲輕之公乃託人自乞卿寺陞太僕卿馬政
廢弛印烙季報虛文而已公爲卿按故實察歲息督

通負清莊費歲俵必式牧種必存 國家藏兵於民
之制漸復其舊未幾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
永薊州以邊務爲急躬親要害起亭障併芻糧謹烽
燧條陳戰守勝敗之要考求利害以爲禦戎長久之
策所難制者屬夷三衛與虜爲援至是亦與虜言公
在鎮不可動故雖未嘗與虜爭一鎰之利而內撫軍
民外威夷狄屹然長城鎮論在公矣公又內修保甲
之法禁銀礦之利悉條所部廢敝者百餘事表劾官
屬之清勤姦賊稟弱者數十人威稜大著北鄙以安
長夏薊州遵化大疫疫者不肯服藥得米則汗出而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解民取米於百里之外大如斗者比還如繭公爲
鑿窖藏水更教之醫藥饑者賑之死者埋之境內清
謐公從容往來邊鎮民物顙頤忻忻自得山川草木
皆有生意時 世宗皇帝巡遊天壽山屢過沙河等
處周覽土作知公用心每每稱善於是內臺缺人銓
叙已定特旨取公協理院事有蔣倫者 興獻皇太
后之姪兄弟爭爵誣以內亂倫不納不能辯或欲阿
太后意坐倫以死公訊得其實嘆曰此與漢馮太后
女弟事何異今 太后仁聖非傳太后比我等亦不
爲中調者立出之他事亦多平反 世宗皇帝往往

嘉悅獨柄臣夏言惡公不屈郭勛嘗囑公冒禁軍職
不許又爲太僕時問其家人軍罪並從中阻 世宗
皇帝明見不惑兩疏乞休俱荷 溫旨乙亥扈從
聖駕南巡往返八千里嘗在左右咨問不少是年風
雷之變擊 容皇帝廟主廷議令三品已上自陳公
陳辭特懇始得致仕中心喜悅如出深淵登平陸矣
其後言勛皆以誅死或者謂其嫉賢之報公歸時年
未五十家居三十四年優游田里權門要津不通一
字或有言公於朝者時宰謂之曰人各有志何苦相
逼其他人亦幸公自重不復徵用大監黃錦與公舊

知南行過公許以起用及北歸再過公間不復出接
公語人曰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傑司馬子長之所耻
也元稹晚依閹宦而得相豈如白居易之爲全節邪
外臺諫前後薦舉二十二疏公若罔聞亦有大臣
以書勸公起者公反勸其歸旣而大臣者被譴服公
高議又有薦公可屬大事者當暑見邸報寒色凜容
見於顏面其避名崇退如此然於 朝廷大事則眷
有懷咨咨不已識者謂其爲大臣之道少得養心
之力遇事每有先知人以爲神凡所管爲刻日
有風雨驟集赴入之急排難解紛如拯溺拯焚寢

食不暇親友依公致富厚脫險難者不可勝計人不
知恩出於公公亦不知恩出於已或有公未歿而先
背負者古今恒態公惟一笑而已

公錄

卷之五十五

手札

左副都御史周公煦墓志銘

王學夔

公諱煦字啟和號弓岡姓周氏源出吉水公父諱梯
雲卒之四十六日公始生許淑人年纔十九卽屬節
婦居公方年六歲穎異絕人弱冠文名動邑庠弘治
甲子領鄉薦許淑人疾公侍衣不解帶所以身代遄
卒號泣幾絕斂葬咸如禮在禫不御酒肉食必哭曰
吾母苦孤孀天或少壽速吾祿養茲棄背奈何所以
忍死者孰孰一身爾又哭宗戚鄉里咸悲之知其純
孝也正德辛巳登進士卽疏淑人貞節於朝淑人
終年四十九或疑格於例上特俞賜旌亦公之孝
狀數錄
公於人非偶得也隨授行人奉使惟謹三年授監察
御史清戎雲貴適土夷犯順逼雲南會城時巡撫闕
公檄總鎮三司長守巡指畫方略一時計平事聞
聖書獎勵有白金文綺之錫於是才名益著尋刷南
都參旣畢事例不再按掌院誠齋汪公復以東廣煩
之行曰吾送福星入廣也時海盜方熾軍餉日耗公
益彰風采乃釐舊弊裁革殆盡驛遞之供應必出於
官民壯之召募必精其選徭役之均解課之究皆余
所嘗親奉而酌行者真名御史也未代陞大理寺丞
轉少卿獄無大小悉心推詳多所平反人服其公明

歷都察院左右僉都左右副都御史七年風節如
日嘗署院事適權貴犯忤事下院公直任無撓獄詞
出公手或危之竟得俞允嘗與議詔獄緣情以申
律人服其伉四經內外考察贊益弘多兩推刑侍
聖心難其代再乞休獲溫旨慰留公之卓卓時望而
當上心如此嘉靖二十四年三月以疾卒于官公
忠信孝友痛許淑人抱節以沒在貴顯時衣食少涉
甘美者卽流涕却之曰吾母未嘗享此也著三窮圖
備述先世孤苦所以有今日士夫哀挽盈巷歲時祭
享必齋戒可以徵純孝矣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三十一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公鉞墓志銘

王鏞

公諱鉞字懋功號嶼湖宋丞相葉夢鼎之後世居
餘姚之梅川公少負器識長益英敏勤問學自通籍
時已有用世之志靜齋公奇之曰是非凡子匹也正
德癸酉與從叔濮州守吉從弟吉安守金同領浙江
鄉人稱其盛甲戌登進士第授湖廣攸縣知縣此
直歲凶民力且竭逋負繁多寇盜出沒公蒞之緩催
科勒撫半繕垣墉簡士伍民生樂業賦充而盜亦息
時巡撫中丞鳳山秦公金甫平苗夷檄公紀驗功次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三十二

精覈有條鳳山因鑒識知公當大受也丁丑擢江西
道監察御史輒以風采著聞不避權勢知無不言貴
戚近侍咸嚴之嘉靖壬午巡兩淮鹽政務去奸弊餘
積甚夥克助均輸乙酉巡按江西監試事選拔多名
士羅念菴洪先吳筠泉山其人也丁亥陞山東按察
司副使整飭徐州兵備尋丁外艱服闋補江西九江
兵備壬辰陞山東布政司右叅政癸巳陞按察使所
至有政績得憲體甲午陞右布政使綜理錢穀明潔
不與論解出納批答無滯時廟建方興下工部議取
用公以徵徵徵多恐竭民用乃盡闕科已存貯

贖錢以充其需白於巡撫平田管公楫初猶豫然亦
 署行會京兆尹顧憲張公漢亦請開府庫罷征求疏
 入得允平田乃服公練達動中機宜譽望日起乙未
 陞江西左布政使未任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
 巡撫江西攬大綱廣慈惠簡練兵馬充實邊儲遇僚
 屬以禮蒞胥吏以嚴賑恤多方則奏留南糧全活民
 命申報詳瑞則廢閣不問毋涉逢迎士庶允孚境內
 大治桂洲夏公嘗謂十郡銷兵九江渡虎非溢美也
 丁酉上簡命佐理院事適外官考察之期大宰松
 學許公讚務惜人才大中丞浚川王公廷相務覈治
 行兩調停之每協輿論無失人者緣以不阿時好言
 者妄加論列公不辨引疾求退上覽疏久之乃可
 其奏遂得養病南還卜築吳山之麓優游泉石不復
 談時事已亥冬乃還故里重建家廟庚子丁內艱哀
 勞過常忽構末疾乃囑其子孫曰吾才智寒淺賴祖
 宗積德叨冒至此分願足矣况五十不爲天吾已過
 之豈復遺恨言訖而逝年五十有九公長身偉貌丰
 格標異立論侃侃襟度豁如也事父母恭謹靜齋公
 足疾卅摩調護躬任其勞太淑人迎養都下悅愉備
 至又上疏終養雖不克遂其志篤矣爲文淳古以辨

博濟之居官整飭備明治要百務紛集移時而制其
 才識過人遠甚長男宗儒淮府右長史次宗道山東
 布政司右叅議嘉靖二十九年勅祭葬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公教行狀 王鎔

按沈氏譜公家自唐宋以來世居縣治之西簪纓相繼載於戴九齡文集可稽也公諱教字敬夫別號平墅自幼聰敏過人所在親誨取友輒擅文名甫冠以儒士領正德丁卯鄉薦遊太學甲戌賜同進士出身授豐城知縣豐巨邑也民儉而訟復爲寧藩所擾不良於治公至而振肅之藩府敘迹民人革化不繼母賴僅官四十餘日而歸邑人紀循良於志焉丁丑服闋補安慶桐城值寧藩不軌王師蹂躪公內供糧餉外整于城賊鋒旋挫尋西返而就擒郡邑獲全武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七

宗毅皇帝南巡慈壽皇太后北上夫役供給之繁重興權倖需索當路諸公括應天六郡之役咸隸訟公公蹇蹇匪躬事皆克濟故大司馬王公憲大司空李公充嗣交章疏公之勞賚實有加置學田以作士官邸役以惠民善政善教侍御方公克勒石作祠尋徵爲陝西道監察御史初巡薊北再按滇南維時土酋安鈴風朝文相繼叛逆郡邑失守中外騷動屢皇上下南顧之憂公以身任之提督三軍躬冒矢石服給軍儲不避擅發之議故能百司用命一鼓氣張而巨賊授首奏凱璽書褒美白金彩幣先後再錫晉陟

憲副勅撫荆襄流民以赴艱不赴嘉靖甲午仍以副清戎閩中丙申轉太叅督江右糧稅巡撫薦刻行云清戎也而兼督乎學校引進善類八閩豪傑之並興督稅也而兼弭乎寇盜掃蕩巢穴鄱陽遁寇之迹是雖當路推重倚任之專而公之文事武備誠有不可誣者聲實蔚隆勳當宁拊髀之思比歲而遷敷歷中外丁酉總憲貴陽戊戌右轄黔南乙亥轉山東左轄辛丑陟光祿卿壬寅晉今職右副都御史入院佐理而典司政本也嗟夫士君子幼學壯行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如我公者其無愧矣公之立朝塞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七

講不阿知者是之不知者嫉之居言路也議大禮而抗忤宰輔某被繫北司而幾死以故滇南不世之績僅得外補居方伯也革餘賦而取怒中丞某捏疏誣謗而無忌竟成比黨不世之仇終中其毒然人勝者其變也天勝者其常也公之屢歷宦途幾四十年隨其所至人咸紀頌功德至肖像立祠則誣公者多見其不知量已公待命南歸即構寶恩樓奉勅誥聖旨於其中吉月朝服北向稽首非公事不履城府方論定而將大用之竟病消渴不起嗚呼天也臧氏何尤年六十有三平生著述有風化錄我政錄巡東溪紀巡南雅詠行於世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少峰商公大節墓志銘

聶豹

嘉靖癸丑七月二十八日左副都御史少峰商公於於大司寇獄又明年甲寅歸葬於承天又五年厥子祚等始克緘狀謁予銘公諱大節字孟堅號少峰其先世居荆門潛江縣之夏東鄉元季避兵遷安陸州今陞爲府五世祖汝才生思敬思敬生義中永樂庚子鄉試經魁義生汝霖汝霖生盈盈公之考也正德癸酉以春秋中湖廣鄉試再上春官不第遂領教洛陽讀書篤行以身先士六年而教成鄉試中式七

秩微錄

卷之五十五

七

人中會試者七人前此未有也嘉靖元年應山東主考之聘癸未成進士出令吾豐豐法弛難治公至執遠鄉連頑一二人筆之死獄有連繫數年疑而不決者立決之劇賊某等祖孫父子世濟其惡劫財殺人白晝無忌公設法擒捕始盡豐舊無城閭廣之寇窺掠無已公曰無城無民辛未之變死者萬人是可以不臨乎乃孚號邑之義士百人爲倡論以大義千人響應程力出貲不五月而城成宣教練武賑饑撫流政通人和盜戢民安論薦交上以治行考最天子賜勅獎之進階文林郎封父如其官母太孺人尋召

補兵科給事中風裁峻凝不避強貴七年戊子

主試雲貴八年勘事江右以外艱家居比滿接丁母憂哀毀骨立祠墓胼胝之勞身親爲之清上世之墳修合族之祠尊祖敬宗孝思足稱嘉靖十六年起復以例降鹽城縣丞尋遷國子監丞歷刑部郎中十九年陞廣東僉事整飭高肇等處地方戢暴設險控制猺僮仍遣其子弟習禮於學官刑平而變夷俗功德碑具在可考也適海南黎叛公奉檄分哨凌水嶺其巢穴累級千餘張總督淨峰上其功領賞加俸進山東督運參議已又陞河南巡河副使已又陞山東參

獻散錄

卷之五十五

七

政歷按察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督理軍務兼提督紫荆等關選將練兵以戒不虞公又逆知北虜內侵之釁以故屢上崇重根本拱護京師之疏庚戌夏召入內臺八月虜大舉薄京師其急奉上命督公卿巡視九門疏又屢上一口固守關廟以安重地一曰一事權肅號令以肅軍威一曰急殺叛賊以收生靈一曰安插內移軍民以免饑饉而懸重賞招忠勇以固根本九疏內所致意是時逆鸞以公急殺亂賊之語意有所指銜之入骨蓋嘗陰遣家丁時義潛入虜營勾引入寇庚戌之變鸞獨引兵

入援 主上嘉其在各鎮先予錫駢繁已又冒
京營之命怙寵作威勢焰薰天斥叱公卿至有不
仰祀者公義形於色獨不為下營乃奉命陞公左副
都御史經略京城內外招募義勇四千人別為一軍
訓練鼓舞軍聲大振驚益忌之乃奉命公畫地分守
而以離城二十里之內為公信地益公奉命經略特
為京城設也乃城外二十里之地俱分以屬之蓋欲
以是奔公也公憤然曰不發其奸而死於逆人之手
無名也遂抗疏數其罪忤旨下獄麾下將領數百人
相率詣闕懇寬請以身代一時未遽允然已諒公無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三本
他矣無何華人自虜逃回首言逆鸞勾引亂華之秘
驚知禍在旦夕乃忿恚疽發背死竟以勾虜刼屍赤
族 上於是悼公忠義將釋之乃遽卒於獄棺舍舍
斂皆得以禮襄事陸都督東湖推廣德意寔主之而
公卿以下咸稿素撫棺哭贈以百計而予亦得從
諸公後可謂生榮死哀者矣平生忼慨負奇氣忠信
孝友得之天性而問學則以砥礪名節忠義為本遇
事英發不肯以天下第一等事讓他人故自其作教
作縣司諫刑啟歷潘臬巡撫畿甸總憲內臺風裁勳
與卓乎出士人表也

副都御史前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龐公尚陽生
祠碑 張元井
天順間永御史黃所疏行兩役法籍縣民分為十年
而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長率十人令民按丁
若田五年而率錢與長為吏辦公私費坊主宴里主
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縣庭審諸役曰均
徭歲環遞以為常蓋五年而一用民也時頗稱便其
後吏肆而長饗所云甲首錢有一貧男子出白金四
五兩者即富者按田而率有如祿滿千金不數百不
已於是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其長富者不免說其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祿以逆役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館庫或捕鹽諸役其
在榜中顧役直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擥百出
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重役貧者或
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亦破碎平生構聚至百千朝
居而暮空貧者至不有其妻子與籠雞豕互牽引
鬻市中相聚以哭邑里郊墟色慘惻若在冬秋於是
每書榜則老胥黠吏巧播弄以網賄與詭者相唇齒
而民之病極矣今右副都御史南海龐公尚陽生為
御史來按浙其因革奪予悉掃故常知前兩役為
既大且久乃一破其法一

自領役不絕不盈與民之丁土相釐合凡丁一田
 千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並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
 與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顧又刻
 帖人給一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
 均役富者亦不入館庫役最重且苦若鹽埔等者不
 得勒富者募而且歲輸每丁不逾二十分秒細易辦
 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其權并蓋自詔下行之
 至今農始知貴田而權擔而食者亦重去其七間聞
 熙熙然始甦然既十餘年矣諸父老子弟乃始曉
 金構屋以祠公而屬石上言於余何晚耶詰之則相
 獻徵錄
 頃以對曰公亦知永州事乎柳大夫將奪蔣氏之蛇
 而復其賦蔣氏出涕汪然者以蛇之毒人不若賦法
 之毒人甚也今廐公易兩役為條鞭是出我水火加
 之租席頃者聞且將奪我租席而復之水火其毒於
 蛇也倍幾予曰誠若是則若等之言衆言也予言者
 人之言也衆言也者能致於聞者也予一人言也
 而又言於石是不能致於聞者也諸父老更進曰急
 父母之病者醫藥不已也而兼事於禱甚則且糜股
 上肉又安問禱祠之不如醫藥哉噫
 予又笑於下矣

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六目錄	
都察院三	程木立
僉都御史	祝暹
凌漢	文森
魯穆	趙鏜
左鼎	
胡東臯	
刻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六

都察院三

僉都御史

僉都御史凌公漢傳

朱睦㮮

凌漢字斗南原武人也洪武十七年以明經舉至京師獻烏鵲論上善之擢司經局正字未幾出知會稽縣以事逮繫久不決會浙江按察使陶晟入覲上知漢無罪為晟所淹命還釋之與偕來既至拜監察御史巡按陝西疏陝西民病數事且言古人謂大夫出疆可有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臣竊以為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大一統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啓大臣擅權之漸上善之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及還京師有德漢者遇諸塗邀漢飲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酒可飲金不可受上聞之嘉嘆擢漢為右都御史時詹徽為左都御史論議數不合每面折徽徽銜之奏遣按事蘇松因喉御史桂滿劾其失職左遷刑部侍郎未幾命署吏部數月改禮部又數月上憫其衰令歸田里漢叩頭曰臣願生居京都死葬京土上許之命居於私第歲餘徵誅起為左贊善又歲餘復拜右僉都

附錄

御史尋令致仕漢入辭上問先賜歸不行今歸也對曰先詹徵在臣有後矣徵伏誅臣無憂故歸爾漢有治才且剛方不屈故時人多忌之云

論曰明興之初取材有四曰薦舉曰歲貢曰舉人曰進士蓋未之有軒輊也當是時詹漢甫封令明核士罕樂進取往往搜之嚴澤而貢之諸所黜陟多出自

上裁而時以薦起家者十之八九於是有躬經方正賢良孝廉之稱科目猶未重也其後海內無事農

服舊疆士稍稍修鉛槧之業應食者彬彬至矣是以辟薦漸少而進士之什濁重蓋心久文盛亦勢使然

獻徵錄卷之五十六

也嘗考國朝以事功稱者多由薦舉如凌公輩是

也至於歲貢鄉舉尤顯著蓋不可勝數矣正德以來

匪惟薦舉不用即貢舉者鈔登三事而事功乃不

此非忘本取末之效邪於戲風俗欲其淳美教化

其昭明四途之制必不可闕矣

僉都御史程公本立傳

戚元佐

公名本立字原道桐鄉人其先徙自伊川少負太
居常念聖賢亦人耳人可學而至卽世俗以訓詁藻
繪而窮心計以徇吾耻之不爲也於是聞金華朱克
修先生固端士乃就學焉所造彌篤當是時元季湖
濁亂君橫政相屬不可求正遂避居鳳凰溪上題其
門曰吳隱欲以孤遁無名爲務終身丘園以快其志
云 高皇帝肇新正統延攬賢士無虛日洪武丙辰
公以明經秀才薦爲秦王府引禮見 上奉天門賜
旆馬楮幣後改周王府在國危行不詭隨以媚貴戚
獻穀錄 卷之五十五
已而株累謫雲南馬龍他甸長官司吏目會死可伐
名煽誘緬甸百夷作亂南詔大擾公單騎入山諭之
諸夷感悟歸順戊辰復叛西平侯沐英討平之既平
英謂布政使張統曰夷性變詐百相嚮也百相背也
其服不足恃此其屬非有人以制之則行盜侵驅何
歲不有非本立往爲守禦恐不可於是公爲守禦
公旣被命仰天誓曰滇南一方民命屬我我當以死
保之乃冒暑雨跋涉艱阻周行楚雄姚安大理鶴慶
麗江永昌諸路勤勞撫輯束以情信凡九載治化
洽夷俗晏然語自 卷之五十六 諸者公爲稱首

士董倫府尹向瑤薦公學行宜在 帝左右乃徵入
翰林纂修 高廟實錄未幾擢左僉都御史建文三
年坐郊祀失扈從左遷江右按察副使以纂修未竣
未行時靖難兵至公與吏部尚書張統輩俱自盡統
前行政使也有司以死難臣籍其家家無遺貲時稱
清御史有吳隱集行於世

獻穀錄

卷之五十五

右僉都御史魯公穆傳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魯穆字希文浙江天台縣人
樂丙戌進士拜福建道監察御史執法無私時
宗巡幸北京 仁宗監國穆屢上封事以敢言稱陞
福建按察司僉事瘞露骸之無後毀淫祠之不經者
泉州進士調官廣西富民林肆募民妻少美乃鳩殺
其夫而納之其族人訴於官所司俱通肆賂反罪所
者穆廉得其情遂正肆罪富民周允文無後以姪繼
之晚而妾生子因析貲與姪以子及產托之周死姪
謬言子非叔出逐之妾訴其故穆乃密處其子於羣
獄徵錄 卷之五十六 五
兄中歷試諸父老咸指是兒狀類周遂歸其產其餘
理究繩奸多類此民因目之曰魯鐵面正統改元膺
大臣薦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命捕蝗於大名諸郡
正統二年六月還京以疾卒遣官論祭給舟歸其喪
穆為人剛方廉介始終不渝歷仕中外二十年被服
如寒士卒之日殆無無以為斂同朝卿士咸賻助之
穆初被薦入院工部尚書災中見其蕭然助以器用
穆悉却之及卒中復具棺余斂焉以穆之行可重也
子崇志為吏科給事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

雜風編

天台縣中丞穆登進士後還鄉杜門讀書絕跡
嗣戒行還京有司具賸贈贈之固辭弗受或曰行以
噓禮也奈何拒之魯公曰筮仕之始未有分毫益於
鄉里而先厲之忍乎嗣拜監察御史尋擢福建僉事
擢抑豪右無所顧避文敏時執政家人有犯者亦不
少貸文敏以為賢特薦於 宣廟遂拜僉都御史魯
公歷仕二十餘年家無餘貲被服如寒士卒之日家
無以殮賴諸公卿賻始克襄事跡公終始若此於文
敏之知可謂亡負矣

論曰魯公初第時即不忍厲其梓里如此其衷為其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六 六

識遠哉嗣劉忠宣發解時臺司檄有司佐贍公念里
中阻饑懇辭之心與魯公同窮視其所不取達可知
已魯公僉閩臬時法繩執政之家亦不少貸剛正不
阿其自立者素也乃文敏故以為賢特薦之 宣廟
此與文定之薦范令同前輩之為國為民無以有已
如此按魯范兩公皆天台人人謂台人多崢嶸有節
槩其風自昔已然耶

僉都御史祝公暹傳

李濂

祝公暹字孟昭河南祥符人曾祖秀元國史編修祖天祥江西路總管父德銘隱居弗仕以公貴累贈中順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生而秀異好學弗倦治尚書為郡學諸生之冠領永樂癸卯鄉薦宣德癸丑登進士第正統改元拜戶部主事時苗虜朵兒只伯寇西寧朝廷遣將擊之廷臣薦公材略可任特命公督理糧運處置有方餉弗告匱只伯就擒公之功居多未幾父歿守制還汴既免喪補工部主事居仁何復調刑部公明刑慎獄罔訖咸富聽讞多所平反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六

七

是山館

地勅公往守其城公畫策防守有障禦之功士按堵如故會虜遁去上賜綵幣白金以旌嘉獎予誥命進中順大夫推贈其親如已官用表忠勤壬申英廟復辟益勵精圖治百度維新乃簡拔才俊布列庶位甚眷注於公而公以疾在告召還京師就醫調攝竟不起時天順改元八月也得年五十有八上聞訃震悼乃遣諭祭造塋域皆異數也公位不滿德用不盡才君子惜之使天假之年逢時柄用必有大施為以顯於斯世民之大幸也顧仕止僉都御史而歿且絕其嗣冥冥顯蒼於是乎不可知云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六

八

是山館

論曰吾邑祝公之歿也殆百年家世衰微其遺事莫有傳者余雅慕公之為人欲為之立傳詢其履歷政蹟僅見一統志所載大略而已嘉靖丙戌余免官歸汴弗揣寡闇惓惓以表章鄉賢為已任數向其家求之弗可得壬寅秋七月邂逅鄉進士陸生東屬其訪之越數日陸生走告曰昨聞祝公塋域中有墓表刻石竊意必悉其平生亟策驢造其下而刻石為土所瘞乃假錘掘之盡露其刻而剔壤讀之於是祝公之履歷政蹟槩可考見時秋暑孔熾陸生立日中鈔錄以歸其好古懷賢之志可謂篤已余拜受披覽如獲拱璧遂繫其傳而為之作傳如右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鼎傳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鼎字周器江西永新縣人幼穎悟讀書輒能通大旨正統壬戌進士擢監察御史出巡山西時北虜寇邊鼎卽爲戰守計虜知有備遂引去已而虜請和鼎上章言可戰不可和景泰中山東河南歲歉命鼎巡視所至勞來賑卹民賴以安比還疏陳裕財用五事又言修政弭災十事皆切時宜七年擢廣東布政司叅政未抵任天順初召還拜左僉都御史天順二年正月卒鼎居官清慎公勤卓有時譽惜其召還也藉權貴以進士論不滿焉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九

史山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公森行狀

文徵明

文氏姬姓裔出西漢成都守翁始著姓於蜀後唐莊宗帳前指使輕車都尉諱時者自成都徙廬陵傳十一世至宋宣教郎寶實與丞相天祥同所出寶官衡州教授子孫因家衡山至鎮遠府君俊卿仕元季爲湖廣管軍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生六子長定開入國朝爲荊州左衛千戶賜名添龍次定聰侍高皇帝爲散騎舍人後贅爲都指揮蔡本壻從之蘇州遂爲長洲人散騎府君次子惠字孟仁公之祖考也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六 十 史山

考諱洪字功大仕爲涿水縣學教諭累贈南京太僕寺少卿少卿公娶陳安人生先君溫州府君諱林繼娶顧恭人寔始生公公諱森字宗嚴隨少卿公宦涿水受易於家庭少卿公致仕歸卒於家公年甫十八自奮於學誦讀窮日夜不休下筆爲程文雋發蹈厲不爲時俗陳爛語選爲縣學生稍試不利卽屏居學宮益事研究三年不輒歸成化丙午遂中應天鄉試明年丁未中禮部試賜同進士出身又明年戊申孝宗皇帝登極改元弘治詔諭天下公奉使歷山東鳳陽揚州廬淮諸郡尋以纂修憲宗皇帝實錄奉

縣志
卷之六
風俗

縣志
卷之六
風俗

使訪浙江事竣以病予告還弘治四年辛亥起告
赴部授河間府滄州慶雲縣知縣慶雲地瘠民窮屬
歲大旱公至首召父老問民所疾苦咸曰歲旱民窮
而督賦益急民亡且盡公曰而來吾且食爾無憂賦
也卽開獄有以逋賦繫者立縱遣之乃上疏乞免田
租戶部以撫核無奏不報公疏再上語加切卒免其
半既而請賑於上官令列戶給之戶不過五斗公曰
戶有小大集給不均給之當以口賦或以忤上官休
公公不顧按籍占數計口而發仍禁所司不得雜據
稅以給由是民被實惠而上官亦不以爲迂會開興
歲徵錄
卷之六
風俗
十一
吳山館
濟河役民甚衆公曰民饑且死何以出役走白於郡
得減役視他縣獨得不擾郡又役之治道公亦白而
遣之境故高舊無渠堰民視雨澤以田一遇旱則東
手待稿公教民相地鑿塘蓄水以備旱而澇則洩之
每行視野中屏騎却蓋親履屨祇持食一橐茗一器
或當食不及頓次便憩樹下昏旦出入暴風日中面
焦且裂弗爲止而度於禱祠曰靡神不索荒政之一
事也因立八蜡祠修復龍王廟修築社稷縣厲諸壇
而盡毀諸淫祠俗有所謂打旱魃者歲旱則聚惡少
所瘞屍基而鞭之或執產婦被髮坐而沃之曰淋

旱魃公諭之曰在法發塚邪巫皆重辟若曹奈何
之因嚴爲禁絕縣嘗有蝗患公捕得輒瘞而藏之或
問故公曰野無青草異時何以自明旣而朝廷累
遣使行驗民賴是免賦而他縣無驗坐累者比比雅
重學校稍暇卽詣學宮與諸生講解示以法程里社
設學以教鄉民子弟導以孝友而勸相之有徐文亮
者數世同居爲表其宅里他貞孝有蹟被旌與可旌
而旌未及者咸勞以金帛撫其孤殘嘗出聞有夜織
者旦召其夫而勞之縣民故惰三是多勸而勒縣有
養濟院而無廬舍爲構屋四十餘楹具井釜給薪爨
歲徵錄
卷之六
風俗
十一
吳山館
哺被以時不令失所縣比不登民流戶減而額養孳
生馬如故公上疏極言不均之弊下兵部參會衆議
得通融均給縣隸滄州州每役縣民爲斗級弓手夫
皂之屬流傭轉輸曠日煩費民甚苦之公曰縣雖隸
州然各有分土州安得擾縣之民白於監司罷之仍
請下傍縣皆得視慶雲卒丑丁呂恭人憂丁已服除
改山東兗州府鄆城縣鄆城地雄民獷健而喜訐公
至縛奸人數輩投戍遂徵一時宿蠹爲清豪猾斂戢
不敢肆縣有德土府莊田歲輸子粒至府府官校每
虐苦之至以鐵鉅繫廩下榜笞之或賣所乘驢馬不

足償公言於監司請自輸於長史不可則爲征取
於公俾官校自取民得無擾會有詔減明年田租而
王府征輸如故公亟言于巡撫大臣得減輸如詔旨
因疏于朝極言王莊之擾不報富民緣邊備出內爲
奸利公列憤庭下令輸者書月日里甲姓名并所輸
自投櫝中遇富民不得近又上供歲帛不問里甲大
小及民貧富槩徵之胥徒復漁取其中公以九則占
數而賦其直俾占帛以輸所省十五而輸復有羨民
咸便之境有西裏河舊通漕運歲發浚卒專官領之
及築黃陵岡上流因罷專官而供餉如故公請罷之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六 主 史山館
所司不可公曰上流旣築則河不必浚管河官旣罷
則卒不必設所司不能屈卒罷之縣城久圯而隍堙
不能蓄水糾工繕濬二旬而畢去城一舍有障水隄
綿亘十餘里亦久就廢及是亦修復之又於隄口聚
土以遏水衝凡所爲興革利害無所不盡而崇獎風
俗激昂士類悉如慶雲慶雲倚山海而臨漕渠廣遠
無防而鄆有梁山之險又當東平汶上壽張之衝皆
號多盜盜白日遮劫不可迹公所至置民兵什五分
曹更邏約遇盜併力搶捕而高懸賞格以勸勞之故
盜出境內無蹤

失物他日獲盜遽詰之曰爾前盜某物安在盜駭愕
卽吐實果前劫郡中者蓋郡與真保定比壤盜出沒
於此公識其方言耳有竊人瓢粟邂逅其妻殺之求
盜不得或得瓢於張乙土榻中執張至不承曰此故
乙瓢也公詔其妻至雜數瓢令識之妻違錯莫能舉
乙瓢也遂引伏鄆有趙小老兒者嘗邂逅一僧知其
盜也詈而逐之旣而他盜以僧言誣趙爲索盜者公
使趙青衣雜羣皂中問盜識趙否曰識之曰羣皂中
亦有類趙者乎曰無也公曰果汝矣耳因釋趙不問
先是隸卒攝逮鄉民畏漁奇往往匿不時得公受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六 主 史山館
牒輒判牒尾令自持以往無不卽至故事州縣圉夫
卒用富人以便供需公特簡下戶充之皂則以鄉縣
互易如制一切苞苴不得踏門嘗自嗽櫛食每歲儉
輒停俸入家人或不能具饔飧以爲常在鄆三年巡
撫使者交薦其才可大用十四年辛酉召拜浙江道
監察御史會吏部缺尚書大臣有貪緣求進者公疏
力論之因舉宜爲吏部尚書疏劉大夏周經以進時
營進者甚銳且有力或從中醞釀之謂是專擅選法
非所宜言遂下詔獄賴 上仁明管而不問十五年
壬戌奉命權木盧麟喬隨事錯綜不先爲程期而不

失常度召車徒給以符驗數勾稽限不得與門
隸卒無牟大利富商大賈往往詭數規免或挾勢
爲奸利公驗稅如制一切私書禁弗爲通尋監光祿
寺尤多緒正十六年癸亥奉詔河南清軍伍旣至命
所司各陳利病而興除之故事疏補士伍多株連往
往民不勝擾公惟稽赤籍非缺伍不輒追有匿丁壯
而以缺伍言者悉捕至抵罪弊爲之清會疾作上疏
乞告明年甲子還吳閬二年丙寅改元正德逆瑾擅
權用例致仕庚午更化再起爲河南道監察御史推
掌三法司事尋奉詔照刷在京五府六部各衙門文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六
十
山館
卷正德七年辛未考績進階文林郎明年壬申陞南
京太僕寺少卿於時民方苦科駒賣駒徵銀及追陪
倒死諸弊政公移文諸屬條列古今旤牧之法與今
之利病所宜興革者太略言今日馬政除補足種馬
之外上之所須獨備用一事而已豈有科賣徵解諸
擾民之令哉柰何有司沿故習而憚改革以失事機
援例變賣之文屬於途聽民自便之條束於閭閻傳
點視而使期集之不暇虛稱拘刷以示科需之有名
是致一牝常隨兩駒三駒之多而一駒或養三年四
年之久羣醫牙販則請賣駒於官以謀撓法吏書庫

役則請收銀於官以遂已私不知官賣之際多估則
買者陪貲而廐牧愈受其殃少估則賣者虧損而市
井共饕其利負欠或遭勢豪之手徵求難免捶楚之
刑甚而官吏私相貿易而馬於是乎併去矣此賣駒
於官之弊也官收之時法重有秤頭之積出較閱有
火耗之羨餘券票有紙筆之需伺候通撓先之賂甚
至上下轉相交代而利於是乎併失矣此收銀於官
之弊也况名雖補轅備用而全科併派之數實不開
除陽雖變賣不堪而倒失虧欠之逋陰加併斂凡所
言皆切中當時之弊在太僕三年綜核財正下享其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六
十
山館
利而上蒙其成乙亥考績赴京道陞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尋給誥命進階中憲大夫贈考爲南京太僕寺
少卿妣顧氏繼妣呂氏俱恭人於是公在仕途三十
年年五十有五矣會有小疾遂上疏乞休有旨俾
回籍養病是歲正德十二年丙子也越六年辛巳
今上踐阼廷臣先後薦公老成可用皆不報又五年
爲嘉靖乙酉五月以疾卒於正寢寔公所建文山忠
烈祠之右公平生忠義自許雅慕文山爲人以先世
嘗與通譜且嘗建節吳門有功德於民因言於朝
得列祀典卽居

自公發之也而公竟易簀於此豈偶然哉公爲人清
悍英發激昂負氣義而執法弗撓意見所在必達其
志初奉使至鳳陽邂逅二貴臣行禮稍不如制一中
官尼諄諄公執故事不少降必使引伏乃已蓋其初
筮爲小官已能抗捍權要如此及按河南中官劉瑯
貴橫尤甚懷讓侵官無所不至一時藩臬諸臣脅息
順旨莫敢出氣公檄有司謂事有統攝法不可奸苟
事涉我而移文非我出輒承行必劾弗貸趣令示劉
劉爲之斂戢其爲縣時與上官論事亦皆直前不顧
或不聽必疏論之戶部著令下州縣驗田高下以稽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六 七 曼山館

水旱公謂壤有變遷農力不齊胡可一槩限列又欲
括縣金錢以足上供公亦不可曰與其他日發內帑
以救饑饉孰若今日存府庫以備緩急皆極疏言之
不以有成命但已既在言路益得盡言然必執大體
不爲挾摘細碎所言皆明白直致不爲回曲其論吏
部尚書尤人所難非其人絕不與交晚節益堅定思
有所爲及 今上收用老成人經中外論薦當路者
且次第叙進公而不待矣公問學精詣而不務博
綜自少與先溫州兄弟自相師友及入仕卽從學李
文正公所得甚深賦性高朗視一時名家若不足爲

其論著必法左氏鑄詞命意精鍊峭拔不剗致不巳
然不苟作亦不輕以示人人無知者晚歲悉棄不復
爲曰大丈夫乃復區區佔俾問耶其意欲以功業自
見屬正德多故又不能隨時俯仰遂以盛年棄官家
居其意蓋有待也而豈意其遂已耶自少貧苦然視
富貴漠然無所動於中既貴不復殖產亦不治居第
俸祿所入皆緣手散去家之有無一不問至於子女
婚嫁特成禮而已不求備也惟雅嬾宴客客至未嘗
不置酒治具卓略亦不求甚設而歸意懽洽藹然可
親錢寧廖鵬用事皆嘗加禮於公公無所受造謁皆
不報有故人在當路與公論事公正折之又爲書抵
訾其過不少諱其刻廉修正無所回折如此晚歲偃
蹇不究大用殆亦以此而公不悔也惟公抱負閎偉
志氣剛大屬時多艱不獲盡展而所施設僅僅見於
一方太僕之任又在參佐之列是其所有曾不少見
於用而盛年奄棄明時有可惜者敢列其大較以備
采擇云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六

八

曼山館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胡公東臯傳 顏鯨

公諱東臯字汝登別號方岡世爲餘姚梅川里人人國朝公之從太父諱贊及仲父諱日章者相繼登甲科祖禮父暉並有隱德母柴氏公生而端重不妄言笑六歲知向學其祖一日作內臺總憲四字進公而命之曰吾夢汝爲此官汝必勉旃當有符應庶幾嗣先世之駿聲焉公唯唯受之暨成童受三禮之學旁究諸史百家至廢寢食孫忠烈公得公文而閱之爲之擊節因請見公以其族女弟妻之比弘治辛酉領鄉薦壬戌會試不第乃遊太學大司成章文懿公以狀數錄之卷之五十六十九 史山惟見輒器重之時與同社友夜分讀書有女叩門求宿其友欲納之公厲聲不許友乃媿謝女逸去歲乙丑中進士謝文正公雅知公問學俾就選庶吉士公以未學之蓋欲得親民官究實用也遂觀兵部政冬仲淮楊纂修 孝廟實錄咨詢必周交際不苟丙寅事竣復命逆瑾以臺諫召公公不就瑾由是怒公曰令人伺過不得丁卯冢宰許襄毅公廉公之操欲處公北曹瑾沮之授南京刑部廣西司住事時流賊叛黨連繫公訊出其非賊者旣而囚逸公訊囚獨全當道咸嗟賞之已巳夏 孝廟實錄成有賚庚午署四

川司員外郎事辛未夏三載考績書最封父梅菴公如其官毋柴爲太安人尋陞陝西司郎中癸酉夏丁梅菴公憂喪祭盡禮丙子夏服闋改授南京刑部四川司郎中司寇戈公素知公剛明有幹局奏改公廣東司蓋南都訟牒是司最劇非公莫能疏剔也會有奸豪倚貴璫舞法者公竟以國典按之然立心平恕法無故入大司寇實倚重焉戊寅秋擢寧國府知府寧國處四山中多盜而民置於訟公至則急於鋤強扶善勸學興禮以維風俗 高皇帝念寧國實有餽師之勞詔免民田租收官田租之半久而弊生民田盡歸於巨室官糧獨存於細戶公建議欲以官田之稅均於民田而官亦應民田之役如此則法旣畫一賦亦均平弊端永絕矣議旣上時不能用至四川劉公始踵而行之劉公刻平賦書以公之議升於卷首往設法不均致百姓有歲役於官無虛日者公乃檢正版籍更定大戶爲里小戶爲甲以十遞年爲一里以一里統十甲如浙中之法凡均徭歲一審編竟歲而代休九歲然後復役之並以丁田爲準寧國舊不養馬太僕丞陸槐惡其鄉人與之抗乃以鄰邑高淳馬匹分使宣城五縣卷之公曰宣民自此能於馬矣

疏其害令民金璉等具奏於朝事獲已宣城有
圩橫亘六十里土極膏腴歲入百餘萬石圩常受河
之衝水溢輒沉於河公親往相其便宜率父老修築
之永無崩圯之患寧國據山為城歲久不治公牒知
宸濠將有異謀惻然興憂曰茲土乃關東襟帶城不
完胡為控扼爰度工修繕且大治戎械以待援守無
何濠反陽明王公慮濠之逕取南都也移書倚公為
南都之援公曰濠據江右王公自能收之若趣兵留
都吾當一面以撓其勢俟官兵四集賊可擒也已而
濠攻安慶公將率兵扼其喉復聞濠返兵就擒乃止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六

王

嘗躬歷六邑民間有訟或就而聽之乃召父老延訪
民情申明 聖諭與士子講解經義稽飭行檢表彰
先賢旌獎節義刻禮記纂言六書本義韻補諸書以
惠學者寧國人士於是乎有與焉歲大侵民嘯聚宗
候糧至殺人公承當道檄捕其首請曰饑民瀕於死
為亂情可原殲渠魁以示法足矣當道然之減死數
百人皆願自疏名於府牘改行聽役公又慰諭各遣
歸業南陵有惡黨號十老專脇持郡縣短長涇縣有
大豪橫虐鄉民豪盜為患人爭欲啖其肉有司多為
賄誘莫敢動公下車卽捕戮之行縣過如所鎮有大

如作人聲奔號於前使卒隨夫所之乃盜其主牛
牛尚在捕之於是盜竊屏息境內晏然也郡有告
殺夫者於御史屬公訊之婦訴盜劫殺不得其人公
禱於神夢一小兒每足踏兩木而立公曰小兒為重
兩木為林殺其夫者必童林也遣邏者密察之其鄉
果有童林捕之一鞠而得妻賴不死至今池人皆稱
包拯公云公至之明年水災民饑官無儲蓄公多方
賑之隣郡饑民咸來就食又明年鄰郡仍水災流民
環聚宜境公又授粥施糜不憚勞勩凡活數萬人死
者為坎瘞之亦以萬計又明年大旱虔禱而雨歲大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六

王

熟民居災公親拜之乃反風火滅已卯宸濠之變羣
盜洶洶撫按又徵兵為備明年 武廟狩于金陵饑
饉師旅之際徵輸百出居民驚擾公料理鎮靜不違
科率故寧國親撫辦獨安堵無患撫按聞于朝賜銀
二十兩紵絲一表裏以勞之嘉靖改元入覲考治行
為天下第一詔優獎之二年陞按察司副使整飭建
昌兵備公至寧國六年廉靜寡欲一錢不取行棠蔭
然無以為道路資僚屬各以所積羨贖銀若干兩贈
公公厲色曰吾豈以瀕行易所守耶峻却之且籍其
數上千臺府請儲以收荒民德之男女挽留者萬餘

入公與涕泣為別士人列公善政樹碑誌思八月
建昌居蜀西徼山川險惡前此兵部多駐節雅州故
中官將領得以專制其地虐用其人因而作慝公至
以法約束之餼廩經費歲有常數官軍相安武備增
修番虜嘗入境遣指揮陶安等授方略殲之終公之
任番人無敢攷境上越雋有相公嶺山勢高聳石壁
崎嶇兵行多有墮而死者且寇得憑險以拒我兵公
為捐俸雇役平其道自是我兵得利用出入以禦寇
為會城至建昌中有大渡水峽出而湍日僅一度而
不免覆溺公相其山迴水緩處移波其間日可數度
行者便之名為胡公渡嘗以事歸會城道由印隸外
州流賊肆劫公呈撫按治之不忍遽加以兵令使者
省諭羣賊賊素感公之德皆自歸其物盡散其黨則
戍奔母喪建昌軍民思公德愛相與圖像立祠水旱
疾病必禱焉戊子鈴曹扣缺以威茂兵備起公蒞任
前閱月西番耿卓構亂勢甚猖獗巡撫唐公鳳儀檄
文武官僚連帥擊之公首倡諸軍身親對戰斬首
數百級獲牛馬五千器仗無美不備由間道夜遁時居
民脅從者千餘人棄賊逃歸總兵貪功謂公曰此輩
從卓亂若盡殺之得首級一千餘顆真偉功也公

曰若輩非願為亂者但被卓脅從而殺之與
行具總兵悚然而止事聞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
仍陞四川按察司使公言於唐公曰賊庶滋大以兵
收之實難乃還茂州悉罷兵以携賊構得親信頭目
二人捐俸金厚賞之諭以利害二人悟歸斫賊首以
獻公撫其餘黨西人悉安事聞賞銀二十兩紵絲二
表裏既總臬事務持太體章善彞惡良有司侍以行
志其無良者咸神明公不敢行其私庚寅唐公被召
薦公自代疏至蜀撫已有人矣時寧夏多事乃進公
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既任屏於馭將恩以撫士一
號令勤訓諫嚴烽舉堞邊境肅然乃率萬騎巡邊周
觀形勢思懷永圖謀於總制尚書王公瓊曰寧夏自
鎮城至花馬池管橫亘一百八十九里實在虜地之
內藩翰不堪保障而賊虜橫入其中每勞師動衆巨
費不貲非築長城以捍之不可既協謀疏奏許之公
卽身任其事督憲副齊之鸞親率士卒而城池之自
鎮城至花馬池管及河東西鎮城南北迤邐賀蘭
山一帶及定邊管共延袤三百餘里皆挑築塼墻塼
壘置立墩舖堡關及管房一千餘間以居屯種撫牧
時旱久土疎井泉難得公為剡木接賀蘭之水以濟

甫八月大工告成先時虜入爲患不可屯種公既
城乃移軍居之使開屯田教耕種由是軍食足而轉
餽省矣寧夏官多軍少一官到任選軍一番更亂成
規雜以各伍以至兵不識將將不識兵一遇大敵往
往僨事公上疏請革其弊編立司隊以本衛之官轄
本衛之軍凡鎮總衙跟隨軍伴俱於步操軍內撥用
其教官經歷等衙門伴當俱於民下內派撥定爲額
設不得越規上班則隨軍操練下班則跟官聽役一
以均軍士之勞逸一以革軍官之奸弊自都指揮以
下應名冗職又奏革百餘員至今冗費約而軍賴以
安公再疏乞休宰臣上言公履歷既深操持無玷居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五

長山館

方素有建明老成足堪重任照茲修築之功亦見爲
國之實不宜使之閑散聖諭慰留以鄖陽缺撫臣
遂命之公又懇辭不允乃就馬鄖陽界荆梁雍豫四
省盜賊之窟也頻年旱灾流民誘賊爲劫公賑以官
粟遍走山川百源盡公所撫之地霖雨霑足歲大登
流民復業餘賊樂就招撫四省遂安公行部過鄖縣
有商二人負橐夜投宿于浪子山中酒家被縊死盛
之其一人氣未絕覺有人提其耳明星至矣盡走訴
焉其一人自墓隙出遇公號冤盡得其狀捕酒家抵

罪襄人口其事發已廷臣會薦公明識治體諄諄因
法堪任總憲召還京師貳都臺事公與左臺王公廷
相修明憲紀彈壓廷僚咸謂有額佐風而頗忤于執
政者公再疏求去王公力止之公嘗謂爲政莫重農
事因禁天下宰耕牛長安市肆有私宰者牛舍刀直
犇院堦跪伏爲哀訴狀公命捕其家鞠之坐罪如律
牛飼苑監爲太牢之用王公瓊聞而嘆曰胡公持法
不惟萬民以爲平亦萬物賴以爲命矣是年天子
以建儲恩進階中憲大夫贈父爲右僉都御史母太
恭人明年留都太廟灾公自陳求免准致仕家居不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五

長山館

忘經世之心與鄉人講求利病輒身任之歲旱公袒
跣率鄉人禱於鄉之社數日大雨一境獲稔乃祖所
爲燭溪湖塘蓄水溉田一鄉之所天也日久而圯公
疏請修治高廣倍前而乃祖有永施焉境內運河數
十里淤甚公疏使復通潮汐轉輸者賴之築海塘白
沙路二十里以通耕牧而兩旁河溝蓄水斥鹵之地
遂成膏腴諸凡興作公必往求勸率不少休逸故人
忘其勞而事易集居六年臺院寺部交章上薦藩臬
郡邑之大夫政有因革皆就問之方期其復起而人
川已亥夏星隕雨血于庭槐棘盡槁六月十三日寢

疾考終命享年六十有八公性直忠誠身履方正事父母孝處兄弟友居室家敬敦睦宗族有素侮公者公顯人謂必報公視之坦然其人感愧守寧國時同知魏浚通判江洵卒于官公致情而厚恤之使其妻子有所歸撫耶陽有武將以賂管求者公呼至諭之曰貪必受汝賄矣刻必穢汝職矣非汚人則害已汝何為焉杖數十遣之大冢宰唐公龍曰胡公此事甚痛快人心然非公不能也公又總內臺實輔臣張公孚敬重公之宿望因首薦之欲公德已公自朝會與眾同見外未嘗一私謁之且有所囑亦不受焉或諷之公曰吾生平不能嬖媚以與人况為朝廷官其去留任朝廷耳而阿屈以求容所不為也張公因憾之自公自陳從中唯致仕人嘗以此少張公之量而直公之節云公自奉甚薄雖登華要一如布素翫好珍異物一不留心宅無樓臺房無廢妾田不滿頃九子共之姚之仕宦而清貧如寒士者獨公與副都御史宋公冕府尹胡公鐸時號為姚江三廉云

趙中丞方泉先生鍾傳

丁元復

中丞先生趙姓諱鍾字仲聲別號方泉浙之江山人趙之先為宋商王元份後裔靖康間武略將軍善孚者以扈高宗蹕南渡始家邑西鄉之竹和元之季有友三公徙居泉塘號泉塘趙氏宣德朝有諱同鵬者治經質行慕晉陶元亮風節自號種菊老人生子思湯貢入太學任瑞州府經歷有能聲思湯生志謙志謙生平海衛學訓正夔正夔生泉塘翁鳳山即先生父封柱史者也代以文行著稱而仕不甚顯乃正德癸酉四月七日寔生先生生即岐嶷聰警不類常兒

平海公奇之曰趙之昌其是兒乎稍長授博士弟子業誦輒能記窮晝夜不休為文纒纒數千百言立就平海公大奇之遣之甯陽師事林惕齋先生惕齋既傳經名家而甯為士淵藪先生切劘師友搜闢奧悉其源委文益神采振發不作經生套語試輒屈其行嘉靖丙午赴棘闈試主司亟賞嘆之曰不意寸莛中有此奇作也拔高等丁未成進士仍選庶吉士讀中秘書改授河南道御史督長蘆嵯政時軍興需鹽課甚急人謂先生儒者未必稱而先生悉心經理尋究弊源逾月條上封事皆中肯綮老吏所不能及會代

改應天巡按慎舉刺勵風裁諸不法事以往後惠文
彈治之威名大振適南畿學政缺 天子以先生材
望命董其事寔壬子四月中旬也時棘闈期迫就試
者不下萬人而分宜相方握 朝政士之貢緣干請
者一切竣絕之不為動歲乙卯按江南益矢虔慎所
命題皆人所不能期而品題警校卽輿論所預擬者
不爽尺寸今內閣瑤泉申先生穎陽許先生荆石王
先生皆先生所深獎而首錄之者也其他布列中外
展采錯事者不可勝數蓋督學官之得士未有如先
生多者丙辰秋以疾乞歸仍補河南道副卷幾輔權
獻徵錄、卷之五十六
順天府孟時府方缺尹諸務增集先生以臺臣風望
飭典法繩之大府帖然無敢闢出入者無何改大理
少卿民相率以不克賀而泉塘公訃至矣先生聞之
輒不御酒肉展被馳還苦塊哀毀骨立丙寅臘除陞
應黃通政未蒞任會都察院缺右僉都御史部推鄒
公蘭谷先生副之 世廟謂先生材不次擢協理院
事先生既荷殊眷日夜奮勵思所以報 上爲條六
事以獻 世廟益器重之方注意大用先生未果
神宗改元先生以舊臣 乙身歸鄉里杜門不問
外事暇則與一二知 友談即石間取古人四

爾義更號留齋居士先生兩朝舊臣磊落有抱負
真江陵相同年又同館人謂馳「東道地立可 召
用而先生不屑也曰吾奚敢忘 朝廷第非自重如
吾志何嗚呼先生可謂加入數等矣性孝友篤至事
封柱史及太孺人甚謹撫弟太醫院史日月泉君曲
有恩誼其他置義田恤貧族修家乘鑿鑿皆有程度
爲世標表非脂韋便身圖者可倫也所著有留齋漫
稿趙氏家譜六卷行於世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六

七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七目錄

都察院四

總鎮尚書

孫原貞

才寬

姚鏌

翟鵬

潘鑑

王以旂

楊守禮

蘇祐

許論

胡宗憲

江東

石茂華

賈待問

鄧光先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目錄

魏學曾

陳大科

宋應昌

李頤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七

都察院四

總鎮尚書

兵部尚書孫原貞傳

總督

孫原貞本名瑀以字行江西德興縣人舉永樂乙未進士授禮部主事遷郎中正統中陞河南叅政進浙江左布政使時閩浙羣盜雖更赦罷兵尚未帖服原貞度其必反圖上方畧請為備禦未幾賊果叛發兵征討命叅議軍事乃督兵深入擒其賊首捷聞陞兵部左侍郎叅贊軍務鎮浙江進尚書奉命考福建吏治遂留鎮焉復與都御史劉廣衡平浙江賊五年仍鎮浙江天順初以老命致仕上即位詔進階一級成化十年十一月卒年八十七訃聞遣官祭葬如例原貞居官以清慎自將多著勞效令終壽考亦世所難得云

尚書才寬傳

永平志

才寬字汝勵遷安人貢士經歷通子也成化戊戌進士年二十知商河縣最陞南京刑部郎中封父如之歷知西安淮安二府多異政決疑獄如神陞副都御史撫甘肅軍民悅西夷服陞工部左侍郎贈祖惠及父如之轉尚書以不附逆瑾出總制三邊以便宜行事軍法嚴峻所向克捷參游將頗稍縮粉其面紅綠其衣巾幘其首游示諸營軍威振肅而含憤者不少矣正德己巳孟冬虜犯邊而躬督戰虜佯敗督軍搜山伏起遇害計聞加太子少保謚襄愍賜祭葬於縣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二

東二里磨子榮錦衣衛世襲其墓久荒矣萬曆壬午知縣白夏修之率官僚諸生致祭慰英魂於既往激頹俗於將來風化故關識者趨之

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姚公鎮墓志銘

程鑒

公諱鎮字英之東泉乃其別號世家潮江之慈谿大父菊軒公諱悌父樂軒公諱墅以公貴俱贈右副都御史祖妣范氏妣胡氏贈俱淑人公生成化己酉岐疑有異質卽少不好弄登弘治癸丑進士第丁樂軒公憂服闋授禮部祠祭司主事大宗伯傳文穆公特重公凡奏議皆命公裁訂都下士卿大夫子弟四方髦俊競執經趨座下凡經指授或竊緒餘舉於鄉不可枚數舉禮部至數百人後至達官布列臺閣藩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王

豐山潘

省與公相後先甚衆于戊晉精膳員外郎癸亥擢廣西按察司僉事督學政廣西邊省士寮聞見公立宣成書院簡其俊秀延五經師教之食飲筆楮皆公處給士皆感奮力學舉科第益衆桂人重巫鬼山魃旱狂善爲變巫覡假以惑民自宗室及閭閻戶皆爲像以祀公至爲文屏除之痛治諸巫而妖息庚午陞福建按察司副使汀州大冒山賊攻武平八閭震動公率鄉兵赴救賊走江西破南豐新淦樂安諸邑永定民賴師智者所部五百人無不 質百先爲國禦賊戰多死家復爲賊所破有司不知收恤遂擁兵自衛

不復爲用公召而撫之師智請效死公適改督學政
時以兵屬副使楊瑄始遇賊戰卽北執二裨將以去
於是賊劉龍輩益猖獗不可制師智乃率壯士擊
龍寨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復得一裨將以歸賊震
懼遂遁迄今汀漳數十年無盜皆公力云興泉建汀
春秋易學孤絕公延明經分教諸邑閩中五經始全
并大儒書院增廣祀田林栗顏杖冒祀學官悉斥去
公督學閩桂前後三領璽書士追思公德各立祠祀
之申戊吏部舉故事方面官才望懋著者賜燕幣旌
其賢是歲十有五人公其一也陞貴州按察使鎮守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四

大端史秦憚公威名輯斂其下宣慰安萬鍾庭然服
慄前此未有云飢離宣撫楊友播州宣慰楊斌交惡
友死子弘繼請罪於朝公謂宜量授舊職使撫所部
嘉其自新庶善後之計時不用公議飢離遂怨憤累
出兵攻破播州凡十餘年大抵如公策而後定乙亥
陞福建右布政使廉公斬斬爬剔一切垢汙前守印
章者大慚去陞山東左布政使如福建孤介益與俗
絕五年不以家隨武寧州山東南北之衝公謂宜設
兵備官防盜乃上議帝御史黃璜請之朝本兵以不
先白已謂兵備安能彈盜殺之公謂安有不設官選

謂不能制盜遂迎止邪更上議竟得會審本兵議宜
價市馬每一疋給銀八兩公謂馬價既減所市
沉解馬之費又倍於此乎遂上奏本兵初不悅既而
曰此亦爲民耳自是買馬用銀十五兩以爲常會
郡災有司不特奏戶部率以限外停格公爲代奏
期由是波荒者皆得蠲免臨清倉舊設內臣監守止
一二人正德十年以復增至十五員公爲條奏極言
其弊上得奏爲下勅戒飭至再民困少紓巡按御
史議論與公不合擯拾他事劾公靜御史王公璟曰
吾山東人給聞姚廉家宰陸公勉曰今天子在邊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五

姚材畧不易得奈何求無形罪肆私怨乎御史語塞
時武宗皇帝南巡駐蹕臨清兵衛數萬公儲蓄有
素民不告勞上奇公狀貌錢寧江彬恃寵索賄每
銜公一日公舟觸御舟上命執之問爲誰舟人以
公對上曰是美髯者邪釋之銓曹擬公巡撫延綏
都御史上問兵侍王公憲曰姚鍊南人得無不習
廣土憲對曰姚文武材不擇地而辦庚辰公至榆林
上先以十萬衆駐蹕其地公私交置各郡皆饑公
調度兵食人不知擾延綏士卒素忠勇公厚撫之月
給糧餉遣人督送其家凡將領不得私役一兵號勇

上悉引見勞慰由是人樂爲用嘉靖七年虜寇涇陽全陝大震言官舉劾諸鎮將吏上遣都御史李鉞行邊公乃以遊擊彭英勇畧使率所部出西路釋指揮卜雲於獄爲英賦皆誓決死戰偵虜方寢前鋒過其壘砲發虜悉衆而南前軍返襲其後英等大軍乘之斬首八十餘級虜衆悉引退上降勅褒獎賜白金文綺諸鎮緣此皆貰其罪人謂榆林四十餘年所未有之功是歲陞工部右侍郎督易州山陝癸未進學士君狀元及第公父子一日前後來拜恩朝紳以爲至榮甲申春郊公分獻東海三載考績贈祖若父

如其官廕子汲爲國子生冬兼左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值大同兵變改兵部右侍郎頃之事定乙酉陞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田州土酋岑猛者初朝廷調征江西之姚源納賊重賂縱賊逸去後猖獗流毒數年猛富甲諸酋遂侵占鄰境屠戮土官結納逆濠抱諸不軌上思恩恩土酋之叛猛陰主之軍門調遣不復聽命且揚言兩廣本吾土也暫假朝廷終當取之於是巡按御史張鉞汪淵內外鎮守重臣奏發其罪調湖廣永保兵剿之公既至兵備卑弱倉卒調集兵糧詎言洎洎乃遣使徵猛兵施其謀且

論猛自歸待以不死猛終不聽公乃上疏陳猛愈肆不恭罪在不赦會永保兵至公自督師進破定羅丹梁猛子邦彥率僥將常好陸綬列十營拒戰公師奮前大破之斬好綬衆潰猛奔歸順土官岑璋燭猛傳首南寧捷奏上嘉公功褒獎進左都御史太子少保及白金文綺之賜廕一子錦衣衛百戶班師還首盧蘇招他部土受叛執署田州事王能要詔赦於公公謂交南麓川既平復叛姑息致然二四不討以愆後復請進兵巡按御史劾公失策致再亂又謂猛尚存爲禍非細館閣大臣信之公重得罪矣丁亥公

以災異乞休遂致政歸自公歸薦者幾二十疏兩京九卿缺銓皆擬公者四乙未陝西三邊缺總制尚書閣老費公薦公公聞命就道延綬望公如甘雨莫不效死公嚴督諸鎮摧殄虜寇寧夏甘肅相繼奏功公乃以去爲請上允之初公門人遍海內皆捐俸爲公營書院慈之東山公歸讀書其中淡然不累聞達卒年七十有四計聞上賜祭葬如例復命學士君乘傳歸皆渥恩云公賦性方嚴度宇恢豁不羈齷齪尺寸復愷悌長厚門人親炙如慈父胸臆淹博涵養高明遇事問是非不計利害至所守甚介山東藏銀

無標識若干兩吏密送公所公斥之籍上其數監司
延綏民鋤地得金甕金甲云其中寶貨填積直數百
萬有欲請之朝實邊公以爲嫌命厚封其處易州上
厥督理大臣皆乾沒其中公一正以法未幾前大臣
以子納賂去官閣中大璫豪貴怙威倚囑公峻拒如
山岳不可搖動延綏副總兵紀世楹殺弟公執令必
死世楹傾產行賂從中下其事得未減正德來逆瑾
錢寧輩習汙峨摧折沉溺何限獨公無所染而朝紳
攀緣附麗得至達官公以疎遜介特寸積尺累以登
樞要人以山川靈秀公所鍾獨多故元氣之發炳爲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八 曼山館

國瑞要非尋常人物例至儒先疑辯政事可否不爲
因仍凜然端確蓋馳騁貫穿衡鑑素存故能羽翼前
賢折衷國是卒之日同郡士大夫悲悼謂人百其身
無以易也有文集奏議若干卷藏於家子涑文學器
望受知 聖明聞居憂之日 上愕問者再公之餘
慶如責券然豈偶也哉

其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聯峯翟公
行狀 王道中

嘉靖乙巳六月初七日前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聯峯翟公卒公諱鵬字志南稱聯峯者號也
其先山東武定州人高祖明道從戎撫寧衛遂爲撫
寧衛人明道生曾祖貴貴生祖敬敬生父旻旻以公
自贈戶部承德郎主事母王氏封太安人守節奉詔
旌表寔生公云公生三歲喪父稍長聰穎不凡儀容
迥異中正德丁卯鄉試連舉戊辰進士初授戶部主
事監九門課時各門宦豎俱逆瑾黨怙勢橫索無度
公奏復推鈔之制商民皆便之庚午差延綏實邊時
太監魏彬初擅國而家在榆林諸弟姪橫行三邊欲
專鹽利公設爲搶納之法諸商均獲其利而魏氏獨
無引鹽之及癸酉太安人沒哀毀骨立朝夕食必哭
奠三年弗輟聞者慘然乙亥服闋復除戶部主事權
鈔河西務適皇店初開而太監于經周昂勢焰薰灼
欲擅鈔利公固不與繼有皇親馬姓者來自京索鈔
利尤亟經語之曰翟主事非他主事比索之亦何爲
往來能戶得免抑勒國課亦加倍往時丙子冬陞江
西司員外郎視十庫先是各庫中侍誅求解戶弗鑒

其欲不與報收解戶苦之公倡同事者條陳四事痛革其弊羣臣翕翕亦弗顧戊寅陞河南司郎中旋以才力調雲南司郎中會運船到遲凍阻河西務一帶漕運把總等官半出錢寧門下賄緣奏准京通各營衛官軍就被兌支議差堂上官率部屬十餘人前去監兌侍郎某不欲行更議委公偕主事十人同往既報命部諸老成火器重已卯陞河南衛輝知府衛郡小民少而路當衝要且值歲歉新鄉獲嘉二縣民苦役差不均逃移過半公至察民隱繩豪孽斥貪僚審徭役平戶口括荒田均稅糧禾幾民皆復業又多方廉徵卷之五十七十
積穀至五萬石悉以賑饑接受詞訟吏莫容其奸雖事情重大者亦不隔宿事結吏書止供書寫不得高下其手民稱為翟青天云正德末今上入繼大統道經於衛大小官使往來蟻織諸凡供應之具皆官為設處纖毫不取於民歷任四年前後撫按以賢能薦者十五疏內舉卓異者三嘉靖改元壬午朝覲通判王汪署府事知公行囊蕭索設處五百金夜僕以遺之公自艾曰豈吾素履未孚於人耶通判大愆退既人覲部院會舉天下方面知府等官治行卓異者十七人公與焉賜羊酒彩幣猶獎百僚榮之每入朝

夾道爭觀指之曰此衛輝翟知府也四川巡按劉陳察保調成都府疏至則河南巡撫何公大衢已奏保調開封矣開封省府民染於偽吏習於奸每遇拘提人犯百方騙詐聞公將至皆望風遠引下車首訊冤牒決淹獄平反釋放者五百餘人憐聲聞於道路因圖幾空無何陞陝西副使整飭洮岷邊備時亦不刺虜賊數入寇地方殘破堡寨墩臺陷於虜者數十餘坐虜退遂廢公至竭力修復又設四裨濟洮二城奏留甘涼上班軍士戍守至今地方賴以保障往時各路番夷出沒無常守者不能禦至搶去人畜則厚獻徵卷之五十七十
利贖回以規免罪點番得利益肆公痛懲前弊勤修武備平居則推恩以撫之一遇侵犯則督兵追勦直擣其穴由是諸番畏服為我藩籬丙戌秋亦不刺擁衆犯洮州公與參將王機設奇斬獲虜首一千四級衆大挫衄扶創西走數年不敢再犯先後總督巡按御史各特本奏保堪任邊方巡撫丁亥春陞陝西按察使公曰惟綱維紀吾今日司之由是校勘獄牒剔剔吏蠹拮擊官邪疏濬冤滯積數月法今大行部內肅然會邵陽王下輔國將軍與鄉官孟給事中奇相構訴於上命內外大臣按之逮繫千餘人左都御

吳公淵知非公不能問遂委焉公不吐不茹鞠情
定財衆皆輸服邵陽縣有村豪崔文者恃財暴橫淫
毒於鄉欲得鄉人樊玉牛不遂誣以盜木送官其妻
泣救當被毆死反誣玉殺圖賴會同村李剛家夜被
強盜劫財文即誣玉同盜賄囑縣官酷訊誣服淹禁
十餘年每遇會審文即避去餘證畏文不敢吐實是
年會審公燭其冤嚴行捕文知不可逃乃自縊諸證
人始敢盡言玉得釋人皆稱爲神明戊子春陞右僉
都御史奉勅巡撫寧夏寧夏承安化之變將士驕惰
墮方廢弛公至勵忠勇發奸伏興利害先是軍士欲

欽徵錄

卷之五十七

十一

吳山

偷安者率習匠藝占役於鎮守各將領私宅其差守
墩者類皆貧寒老稚甲去乙來頻年不歇甚至夫撥
守墩妻爲坐舖公至盡將前項占役查出共得二千
二百七十六人定爲番上之法昔常守者遂得八月
安閒間有野鷄臺等二十餘墩孤懸境外數年不守
地方往往失事公盡復之照前撥軍輪守迄今遵行
先年虜中走回人口帶來馬匹俱爲諸將所有公則
官爲估價易買查給無馬官軍騎征其不堪騎征者
給發各驛走遞寧夏舊規春修渠引水灌田秋採
野草收積備川一時城狐社鼠之徒臨役則影避臨

移則競趨公力任恩怨均其勞利境內歲大侵軍餉
洵洵然無以爲食百方賑救閭閻饑饉民賴以全活民
之感恩至有設位焚香而祝者已丑夏螟爲苗害民
患之公齋戒禱於神其夕忽大雷震明日起視則螟
若掃除者人盡異之在鎮三年前後建議甚多其大
者如黜貪殘以安地方禁撲殺以杜邊警復鹽馬以
濟實用處驛站以蘇軍困設寨隘以據要害等事皆
大有裨於邊方然性鯁鯁與總督晉溪王公相齟齬
戊寅地方失事具實按劾總兵官趙瑛瑛素善晉溪
教以誣疏排詆欲中以禍賴清議止於革任公既罷

欽徵錄

卷之五十七

十一

吳山

歸一切國事罔論姓名不通於公府家左置後樂園
構舍於其中日以讀書教子爲事林居十二年前後
撫按暨科道連章論薦二十餘疏時桂洲夏公當國
聞公名數問人或勸之一通名而公畧不爲動歲辛
丑大虜擁衆屠掠山西守臣疏連至告急用薦者詔
以原職整飭北直隸山西河南等處軍務兼理糧餉
聖書云朝廷以爾素秉忠誠兼通將畧特茲起用公
聞命卽日戒行曰義不辭艱人臣之節也時虜犯石
州甚急公卽飛檄調發延綏遊擊劉維禔高尚志官
軍遇剿首挫其鋒斬獲首級一十四顆奪獲夷器十

羊無算虜遂沮喪旋卽引去地方以寧復命還京
懇疏求退朝廷溫旨留之壬寅四月推陞兵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偏保等處軍務兼理糧餉首疏預集兵馬亟處軍餉招撫叛亡申明賞罰四事俱蒙嘉納時桂洲夏公石門翟公並相而桂洲尤用事權傾中外凡召用及遷官者皆贊以厚賄公惟執常禮見一見後絕不與通既陞宣大陞辭遂行遂大銜之五月初督臨宣府宣大地方連年重罹大虜挫衄官軍喪氣聞降人節報大虜待時入寇人心洶洶公據兵部議預請兵糧以禦虜患疏上不報革回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十四 晏山館

九十餘里添築新墩二百九十二座護墩堡一十四座添設守備操守十四員起蓋營房一千五百間得地一萬四千九百餘頃以地募軍每軍給地五十畝得軍一千五百名事半功倍省費殆數十萬計功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大同迄今無大舉公之功也二十二年三月欽依完運京通二倉米二十五萬石貯於懷來分給宣大各就彼關支大同距懷來一百餘里計米一石繞勾脚價盤費公奏將米盡留宣府却將宣府召買銀兩發大同給放月糧彼此兩利人皆稱便宣府一鎮拱護陵寢然邊防單薄公殊憂之乃疏請於要害修築土石大牆一道墩臺八十八座敵臺三座墩房七十八間越牆二座功完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山西三關節年修邊管用帑銀二十萬兩動勞闔省夫役隨修隨圯竟無成功公奏軍門聽用主事劉燾督同各鎮主客擺邊官軍壯夫等各就分定地方修築邊牆挑挖壕塹各十萬丈管盤二十處周圍牆共三千一百二十五丈墩一十一座敵臺六座修補舊牆壕塹不可勝計以上工役纖毫無費於帑銀而崇崖峻壁屹若金城容容深溝險如天塹山西無復虜患良有攸賴山西三關中爲寧

正人門右其東偏關居其西西路六堡纔二百里自
衆將以下置有守臣八人東路十八隘口延袤四百
里則止代州設有守備廣武站設有備禦各一員東
西疏密懸絕故節年大虜入寇山西率由東路白草
溝夾柳樹橫嶺背等處公奏改神池參將於代州移
代州守備於廣武站改北樓口備禦爲守備移駐平
荆關而與廣武站守備分管十八隘口又於北樓口
添設遊擊應州添設參將各一員於是東路始有守
臣六人募兵增戍據紫荊倒馬之衝爲畿輔保障真
爲國之遠猷也往年各鎮官軍月糧多缺甚有七八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七

月不得關支者公力爲奏請補給按月支放人皆感
奮期於一戰前此黠虜三年五入越太原歷遼沁屠
鹵生靈計幾百萬自公督臨虜雖垂涎外望不敢近
邊癸卯十二月內蒙 皇上軫念虜賊遠遁疆場戢
寧賜璽書褒獎仍賜彩衣一襲二十三年春二月巡
邊至宣府議復松居二堡值虜侵犯督兵追剿斬獲
虜首五十一顆內首首一顆捷聞璽書褒異進秩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賞銀五十兩紵絲四
表裏本年七月內大同總兵官司尚文遵照軍門鈞

示來及伏奉幾虜入伏兵口衆斬獲虜首五十二

次開行勘未報本年九月初順天巡撫朱公方請
聖勅鎮防秋客兵東塘議擬擬題并將宣大三關主
客官兵盡行掣散明文到日公仍行各鎮遠探的確
果無虜營防禦主兵方可掣放宣府鎮巡止據兵部
明文掣兵不復哨探亦不復設備虜賊測知遂於十
月初九日由膳房堡拆牆入境十一日報到軍門虜
已南下至蔚州地方公卽時發朔州督軍迎賊拒遏
夜半至馬邑縣調發各鎮將官統領兵馬隨賊截殺
并行保定總兵官周徹整擗兵馬赴紫荊關浮圖峪
守把隘口親詣渾源廣靈調度進剿由是諸將咸奮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七

吳山節

策生擒逆酋王三奪獲夷器遠馬無算人人皆謂宣
大數十年來僅有此捷罔弗爲公賀捷音未上而建
繫之命下地方老稚無不泣下沾衣蓋公之罹此始
於卻永之嫁禍成於東塘之誘罪竟致戚疾而終痛
哉公儀容山立議論風生爲志三代以下人物若將
有不屑然者當大事臨利害勇斷敢爲無能阻撓口
未嘗以清白爲言自常祿外纖芥無苟取雖贊儀情
不能却者必如其直答之開府朔州自奉甚儉各鎮
供億有餘銀仍發所司註籍稽考不准不取而且禁

人侵漁也乙巳欽差科道前去宣大查盤節年邊儲
先後巡撫總督俱被叅劾獨公出納明慎無分文破
冒緣事總兵官白爾其辯奉旨行公查勘爾懇司禮
太監張公佐遺書求援且亟致黃金一百兩曰密朱
公初不覺受之既覺即呼其人而反之竟從公按覈
不少假借今送金人張軒尚在剛介如此則其人品
可知矣享年六十有五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
諡襄毅潘公鑑神道碑

承木

嚴嵩

嘉靖辛丑夏詔重建太廟遴選採木大臣僉議工
部侍郎潘公前建七陵及奉先殿實董採木之役
績有成效宜無踰潘公者而公謂告居里於是得
旨起公於家公受命遄發沿襄漢涉風濤衝冒霧露
以往來川貴之間深林穹谷鳥道巉巖崎嶇之境躬
自援歷不以勤辭公計虜精審區畫有條徵發不滯
以故人樂於從事不二年獲導丈大木三百有奇餘
木皆稱廟成賜白金綵幣進工部尚書回籍需用未
獻徵錄

幾起公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
公前在蜀過勞得疾至是疾益加行次杭州乃連疏
乞休歸而以嘉靖甲辰九月十一日卒於正寢訃聞
上深憫悼命有司論祭營葬特贈官保一品諡襄

毅蓋異數云公諱鑑字希古徽之婺源人初家食與
從父今少司馬珍兄少司馬旦弟僉憲遷更相切磋
篤志績學年十四代父兄執門戶役上書縣令令試
其文奇之既領應天鄉薦登正德戊辰進士授南京
大理評事歷寺副正福建按察僉事內艱復除四
川改浙江僉事陞貴州按察副使丁艱復除河南

信陽兵備陞四川按察使改山西陞江西布政使
四川左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遂改工部
右侍郎督木以至今官公初在閩有寇蘇秉規糾亡
命稱大噍哪據海島爲患公分巡其地討平之南安
盜起攻仙遊城將官受微逗遛不進乃自擐甲撫興
泉民兵伏其歸路邀擊斬獲殆盡福州戊卒作亂勢
猖獗公設方畧擒捕會邵武卒亦叛則單車馳往諭
之而叛者始定於是公名藉起撫蜀以諸縣衛賦輕
重無等吏緣爲奸爲盡一法著之令甲賦賴以平鹽
井麗江兩酋相仇殺公約雲南撫臣持檄諭之卽解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三 吳山館
請內轄關南寇馬興率衆逼蜀境蠻落十五寨咸息
山谷相結爲援公密授總兵等方畧以兵塞諸要遂
帥精騎擒平其巢事聞賜白金彩幣公在蜀久知地
里險易察於民俗之宜周知夷情之變凡撫循安輯
通商便民及詰兵控夷之政大者驛聞小者案舉其
治蜀論者謂有張乖崖之風焉督木事完奏言湖廣
川貴諸府其民疲於採辦困憊不得息請量議蠲復
朝廷從之兩廣之起 上意簡在特重用之而公弗
祿矣公儀觀修挺性夷易不爲危言激論而耿介壁
立不可干以私治官如家恭勤潔白之操始終一致

馬生成化壬寅年六十有三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三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少保謚襄敏石岡王公以旂行狀

謝少南

公姓王氏諱以旂字士招別號石岡應天江寧人也其先吳人元末有了夢處士者以貴雄姑蘇間生于材天兵下張士誠軍亂不知所終遺發狄年二十于民產纔數月矢志與守洪武初徙閩右實京師民在徙中遂奉母占籍江寧從翰林王汝玉鄉幼亨范敬先學通五經不仕事母以孝聞人稱安節先生公曾祖也民生能施生綸應天庠生累舉不第是為公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主事 長山縣

父自民而下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祖母毛祖母顧母紀繼劉皆贈一品夫人公生廣額豐頤吐音如鐘六歲就傳號穎異十歲遭紀夫人喪哀痛如成人弱冠選充應天府學生才名茂起鄉先生金公澤時以右都御史掌南院解圍帶贈公蓋預占遠大云正德庚午舉鄉薦明年辛未登進士第授江西上高知縣時華林賊方熾嘗數攻縣流賊復南入江掠船張旗幟剽劫庫獄郡邑戒嚴上高故無城難守公至集鄉兵躬與訓練履要害之所遍置鐵蒺藜以拒衝犯又多揚

聲華林華林賊自是不敢窺上高已又生擒流賊伍廣等數十人闔境帖然民始幸保有室家踰年諸賊平公益省刑紆賦下休息之令稽一切所不急悉罷罷庭訟日簡縣大治薦書三四上以卓異行取選授河南道監察御史時都御史蘭州彭公澤掌院事尤器重公有答白退必目送之嘗語公曰勉旃此位勿忽不坐戍寅巡按河南明年已卯方有事鄉試六月江西宸濠叛河南鎮守閩劉璟者濠黨也陰約為應乃倡議罷試公徐與閩言謂各省鄉試月日定自聖祖江西去汴遠濠旋撲滅河南罷試無名遂事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主事

長山縣

事如故璟又傳武廟親征道自汴出輒下膝取藩藏銀四萬兩稱備供應諸司莫能制邀公會議撫臺者業已漫應公執不可謂大駕所經供應誠不可然天子御六龍必戒前路勅至圖之未晚今擬駕出發公藏萬一從他道銀散不可歸罪巨測璟沮辱辰正月璟逮詔公同三司籍璟贓曰往時若聽取藏銀今將奈何嘉靖壬午巡按河南時泉漳盜起流劫安溪永春延及尤溪勢日張公分守福寧叅議某及都指揮某募兵勦之某等鄉試過勞受濕病足軟矣未幾去

司其防駕先是公父感風痺不能離左右而泰乞
奏請家居十年撫校交章薦公弘才醇孝宜就補
南京一堂官以成公志未幾父卒壬辰服闋仍補河
南道尋受勅督北學按時行沙汰新例又拔貢前
提督者刻核涕羣情公銜命出千人擁道一一調停
之士心慰悅甫十閱月擢南京太僕寺少卿甲午改
太僕寺尋陞大理寺右少卿戊戌春陞光祿寺卿
壬祀山陵費日百山公初至裁理截然八月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鄆陽已亥春上大狩承天公
督所屬備供應兩有金幣之資時有議革撫治者公
獻劄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四 曼山館
於四省交會圖錢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
於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
年徐呂洪渭漕舟滯不行淮安濟寧兩都臺以聞臺
諫諸臣合詞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一員督治於
是公受命兼左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
脈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沾頭增置閘若干座
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干座河流時匯漕舸皆
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之間故有四水橋置湖中曰
安山曰南旺曰馬場曰昭陽勢豪侵沒多獻德邸藉
其牽制放水灌田歲決災官因循不問民隱忍而

諱言為弊頗多乃公處實謂四水橋復庶畜洩也
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溢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
遂任怨力復之至今賴焉事竣上嘉悅之加俸一
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鄉人憶金公贈帶事至
是驗矣公處父母之邦持重自守乃屏驕從清庶獄
出入稀簡舊宅在聚賢門外公歲時歸祀必由他道
謂其子曰聚賢門繁盛多親故宜避之昔張湛入里
必步可取以為法也乙巳考察京官不置已意中外
翕然稱平恕夏病瘍滿三月疏辭解任荷 溫旨勉
留瘍尋瘳是年刷卷御史以公錯忝侯伯至百戶千
獻劄錄 卷之五十七 五十五 曼山館
餘員有旨贖罪公念軍官多貧責辦不易遲疑間值
熱減詔至即承德意悉蠲除之歡聲滿道丙午召入
為工部尚書至則首却呈樣瓷器琉璃河圖明閣工
興經營節省得不重費工完賜銀幣者再九月二品
滿考 上遣中官賜寶鏤羊酒丁未二月改左都御
史掌院事公思彭公語益感奮三月廷試充讀卷官
九月轉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軍務尋知武舉先是
陞西總督侍郎曾公統倡議復套已奉命集議公云
謂謂河套中國故疆討賊本兵戰往況訓兵馬積久
糧雖不復套亦不可已覆疏入時 上知復套非易

戊申正月六日 旨出逮銑卽命公以尚書兼右叅都御史代銑任公十一日卽陛辭星馳入關至罷郡縣派辦軍需停諸造作器具釋取解匠藝諸色人蓋前此徵發頗涉嚴急故首及之軍中務爲鎮靜凡邀功生事之言新進喜事之夫一切屏遠又嚴盜馬之罰禁劫管之弊勵諸將慎固之守示夷虜誠信之心雖初履邊塞倉卒建轟而能推布腹心畢屈羣策每一舉事中機宜如延安奏設遊擊一員清平高家二堡與清水管文縣設守備共四員岷州設判官一員文縣參將改分守靈州參將移駐橫城平虜西寧二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王六 曼山館

守備改參將疎入皆得允前此甘肅關廟爲哈密熟番留住種類日繁番患巨測公同都御史楊公博廉關外若干里鉢和寺等地可田可廬召諸番族論以華夷相安之義爲繕廬室分比舍卽口授田示之生計仍約朔望族首得入關爲市諸番咸喻稽首聽命遂徙帳房七百六頂男婦三千五百有奇是舉不煩一夫數十年腥羶一旦廓清潛弭中國後患厥功偉焉自二十七年二月公入鎮至三十二年三月防秋者五市馬者二北虜西番無大舉無深入其小小剽掠公復多方設備戰守預定戊申二月虜犯山丹已

西犯波羅堡及莊浪已又犯高家堡再及鎮義師遂敗之冬出塞揚兵破虜忻都庚戌虜擾磨不後軍敗走之又敗之寧塞敗之甘涼鎮永是役斬首一百三級蓋數年所未有者復敗之寧夏西沙窩辛亥再戰肅州斬首五十七級又敗之寧夏壬子大破虜于清平堡斬首九十四級又連敗之扇馬城燕麥川火燒溝神塘嶺已酉番賊出沒境上斬一十五級庚戌番賊再犯調兵甘涼斬五十七級辛亥再擾斬三十七級計斬虜六百六十八級番族二百級奪獲夷器共萬六千有奇駝馬牛羊八千四百降虜許哇子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王七 曼山館

谷廷丙輩及番族某輩三千餘人邊人自虜中開而歸者千二百有六十人修完延慶定邊等處城堡密寨四千六百四所墩臺一十二座築完瓦檣梁及蘭州邊牆共二百餘里前後上功蒙恩廕子者二賜金帛者八賜勅獎勵者二千千八月二品九年滿考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給三代誥命公自臨邊政務無巨細親加裁定憂危之心時刻不忘故血氣日耗膚體日削癸丑春病劇巡撫賈公巡按姚公代爲具奏業得旨致仕竟不及聞閏三月三日卒於固原督府聞者莫不奔哭失聲諸鎮軍民爲罷市者數日

公平生不務矯激之行而唯存實心不取倖得之功而必圖成事不期顯效以耀目前而要之久遠不出已意以違衆論而協諸公議有古大臣之風四十年間所至政聲大振功績可數計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予祭九壇贈少保下所司議易名賜諡襄敏遣行人陳志治塋城仍廕一子入監讀書蓋異數也距生成化丙午九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娶劉繼江始封孺人再封恭人與劉並累贈一品夫人俱先卒再繼李子男四長管次簫俱江出次簫次竹李出管簫黃竹俱官生所著有清河奏議清河撮稿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三十八 曼山館督府稿總督奏議若干卷行於世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公事父至孝病十年食飲起居事必躬親雖溺器亦自浣滌與鄉人處皆得歡心雖介節凜然不淪而幾微不見顏色尤厚宗族從弟姪恩育周至爲工書入京沂東光間聞鄉友蔣淮者三喪厝連窩寺時挽舟已踰百里亟命放舟留五日出俸易棺具拮据買舟遣人護歸南都鄉人謂公長厚自金公澤後方再見云公鄉行最著不備載而鄉人口傳實繁南都自開國來文臣致一品生而繫王者逮公纔兩人然以功名終廢及四子卹典備厚則公一人而已公捐廨

時少南適督學關中預聞經略大都歸櫬出西安營輦啼泣委狀謹極其凡如右俟立言大君子采撷銘傳碑表俾永有聞於世世

太子少保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御史南澗楊公守禮墓志銘

總督

瞿

公諱守禮字秉節號南澗其先山西霍州人也在國初公高祖諱敬先始徙保安曾祖諱謙祖諱璵璵

為蒲城縣丞父諱通仕至鞏昌府通判自璵再徙蒲州故今為蒲州人公生而岐嶷才敏過人讀書過目輒成誦早歲卽有聲郡庠正德庚午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三年陞員外郎會治魏盜起朝議以畿輔宜得嚴明吏任兵備乃陞公河南按察司僉事俾駐洛魏盜尋解散人多其才既而以父憂去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三

服除改湖廣按察司僉事時荊州有大盜聚眾橫行湖湘間郡縣不能制乃陞公副使俾駐荊州公至絕不言盜賊事俟分布已定乃一舉縛之衆以為神會以芮傑事忤執政遂以微文中公謫判四川叙州府是年華陽饑民多流亡巡撫唐公奏公任成都知府多方賑恤流民底定以功陞四川按察司副使兵備建昌尋陞陝西按察使治陝一年案無留牘獄無滯囚乃陞山東右布政使尋轉左時四川蠻夷擾亂天子以公在蜀有威信特命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公單車入蜀親歷營寨激勵將士不三

月遂誅元兇五寨悉平方議酬公會藩司張文魁與

公故有隙奏請迴避且摘公他事因請為河南左叅政公累有大功謫不以罪薦者益力乃擢為浙江按察使尋陞四川右布政使復改山東左俱未任乃命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時虜酋吉囊駐牧寧夏歲苦侵掠鎮兵復多規內徙公至則稽舊籍以實軍伍復關隘以扼虜衝併屯戌以蒐士力歲中再獲功捕斬首二百餘級虜遂不敢復犯會總督缺天子卽命公為右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尋加兵部尚書公既習知夷情凡所指授多中機宜又每讓功於人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三

人益樂為用初陳邊務以固守為先比虜入公已成備不獲逞多遭挫衄後虜連年東寇山西詔抽延綏兵互為犄角虜遂乘虛直犯花馬池花馬池扼三邊要衝虜自計必可入公率眾乘城激以重賞仍出精騎置陣直當虜營旗幟精明鼓角諠亮虜來薄輒斃我矢石遂逡巡遁去君子謂公功於是為多使虜得入卽戰而捷所損已多況未必捷也公在鎮幾三年天子五降勅嘉獎賜以銀幣最後陞太子少保會人淑人李氏卒以愛去任詔遣官葬祭蒲人以爲榮公凡兩任右副都御史在寧夏時乃獲贈祖璵父通

俱右副都御史祖母吳氏嫡母高氏生母李氏俱太淑人云既終制天下望公復用每六卿缺必推公公亦不敢一日忘朝廷戊戌歲犯京師公聞卽馳赴至中途聞命乃止家居十餘年足不及公府城南十餘里有山曰東盤泉石佳勝公築精舍偃息吟嘯其中或經月不還親舊從之游輒傾倒不倦頌其功則嘿不應人之望公如安石之在東山云公沉毅有謀事至立決皆若素定尤好推薦賢能常若不及故所至能以功名顯於世然性剛方恥諧俗取容故屢躡屢起用有不究君子惜之歲乙卯秦晉地大震頑獻徵錄卷之五十七

民囂起標掠公授諸守禦官以方畧折其萌莽衆賴以安無何公亦卒寔歲丁巳公遺孤走京師請卹典詔採禮臣議賜祭葬如例

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穀原蘇公祐行狀

總督

于慎行

公諱祐字允吉初號舜澤穀原其更號也世爲東昌濮人高祖克明公當洪武兵後斬蘆葦而居以田貲甲濮上克明子義公爲醫訓科訓科子贈尚書公亮亮好佛法里人號曰亮菩薩菩薩子贈尚書公恩號北莊居士剛方有行義是生五子公其季也母曰王夫人王夫人誦觀音經祈子已而公降烟霧覆室三日及在襁褓或撫之晝寢忽展轉亟啼不卧抱而下堂屋梁斷免焉識者知其貴人七歲從塾師授書屬獻徵錄卷之五十七

對輒出奇語名公長老無不驚嘆既補邵弟子員長吏爲禮送酒方行忽大雨霹靂火光如斗一座皆驚曰是必有名聞天下者居王夫人憂流賊劫畧至郡大人趣公走避泣曰母殯在堂兒將焉往願以死守之竟不避俄而寇去正德癸酉舉於鄉卒業太學爲穆文簡公所知才名益著辛巳丁外艱嘉靖丙戌成進士授吳縣令吳縣編里五百徭賦十歲一更簿書紛不可任公分置糧里塘長使各署民產高下不得雷同因以畚伍定役遂稱平吳俗舍靡一切用敦朴財省三年入治部使表吳治行章八九上矣以周

夫人喪去周夫人者公之嫡母也舟泊教亭殺亭人
夢神告曰河上有尚書至旦日視之公舟在焉服闋
捕束鹿束鹿故多繫囚公下車一日罷釋數十百人
民有昵妾而殺其妻沉之井而逸吏弗問也是日捕
置之法明日財罷徭車三十兩又明日有詔召束鹿
令束鹿人語曰三日官府百年父母詔至拜廣東道
監察御史癸巳中丞王公以奏疏過誤元日下吏公
偕諸御史論救皆得廷杖無何出按宣大至而大同
兵變遂討平之初大同亂軍既城殺總兵李瑾因脇
都御史潘敝上疏白狀以為瑾素虐所致公聞之大
駭徵錄卷之五十七 李 陽 晏 山 韓
憤曰瑾卽有罪軍可殺乎卽令朝廷胡以施紀法焉
立上疏請討辭義激烈 先帝覽之喜曰御史忠愍
立遣將將兵臨城問罪御史監軍兵至城下大同固
已大窘而惑於洗城之說迄不敢下公以便遣人入
諭曰凡兵之來固欲安之也而為訛言逆命者何趣
下卽免不者種族矣久之鎮撫王寧出見持城中將
吏署狀乞貸首惡七人公嘆曰尚為賊游說耶朝廷
二百年生養何負若屬而暴亂若是辜因前密訴曰
七人者城中非與之也領力不能誅願得官而行耳
公因與約使便也

苦節等傳首出獻門聞公按轡整儀仗徐行而入老
幼俯伏焚香填塞道左右請為兵防公曰苟不推
心左右誰非敵者諸軍皆國家赤子倉卒迫賊耳何
以兵為聞者遂安已有詔戮其餘黨督臣噤不敢發
公輒與中丞樊公會驅亂軍於市中戮之大同遂
定而昇林以自歸不誅握兵如故公因出行懇以林
從護道中徐語之曰朝廷賜若不死幸矣任職受賞
人其舍諸林泣請命公曰惟解兵可免耳林悟受命
則移記撫臺亟代其任遣焉乙未出按江北江北大
旱疏請大司農金六萬振貸民賴以濟每出行行部
獻徵錄卷之五十七 三 五
戒郡邑吏卒送而不逆因著為式符離集故有河患
公築石堤十里人號蘇堤如杭丁酉按山西監臨省
試以得人稱錄大辟減死五十餘人代還掌河南道
河南道者法權九卿同臺或忌之薦以為江西提學
副使江西士衆歲試數月而徧日閱數百卷皆有評
駁至而語諸生率能背誦決其科名次第錄錄不爽
凡所獎進皆一時名流多顯赫世壬寅擢山西參政
分理鴈門三關廷臣薦公可當大任晉大理少卿乙
巳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均徭賦省供億
革冒濫民用寬落石輸以寧丁酉按右副都御史巡

撫山西協守及營口奏以兩賜金幣進秩一等成
武關城已酉召入爲刑部侍郎已改兵部庚戌轉
考績二代錫如其品座孫榮國子生無何以所居官
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是秋虜犯京師幸三鎮兵入援
斬首虜數十奪馬牛以萬計論功賜金幣廢孫宋國
子生辛亥虜乞貢市公請外示羈縻內修戰守朝議
許之虜執獻妖賊論功賜金幣壬子老營堡獻捷晉
從二品秋賜金幣咸寧侯鸞之在邊也公將之人拔
入則拜大將貴寵至是出行邊使使言公請以首功
一級官公少子公謝曰辱將軍念甚厚然兒非嘗從
獻敵錄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軍也吾又且朝暮罷去不敢以累將軍癸丑三品載
考進右都御史虜二十萬衆夾大同南下將入內關
公聞報提兵馳赴至永安堡遇賊與戰斬首虜四百
有奇捷奏祭告郊廟榜示九邊晉兵部尚書賜白金
五十文幣四雙孫榮改廕錦衣正千戶三代錫如其
官公居北邊十年厲兵秣馬訓練將士虜懼其威幾
不近塞知人善馭下馬爲劉漢胡鎮董一襲皆拔自
行伍爲大將各樹功名既致仕去鎮會總兵岳懋陷
虜幕府者懼則奏功不請兵糧焦蘇後期故及於敗
本兵亦素有卻言知幕府遽下詔獄然公實嘗乞

奏請其在部公無以難也而少師嵩故尚書時
公所論恨公 中主之削藉爲庶人隆慶丁卯
上卽位詔予冠帶成服束宮立覃恩以長子光祿
請復故官致仕家食凡十八年守臣數薦於朝竟中
尼不召當世惜之公爲人豐肌魁岸戟髯電目望之
如神而不爲城府和易可親立朝耿介有節能決大
事御史時大夫浚川王公署其考曰有學識有操持
有膽量有作爲時目爲四有道長博覽羣籍游心千
古爲文辭歌詩道麗典雅海內以爲名家所著有孫
吳子集解三關紀要法家泉集穀原詩文草奏疏道
獻敵錄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旃瑣言等書

許恭襄公論傳

汪道昆

當世世家首稱靈寶許氏蓋如作襄毅公代興則莊敏公文簡公恭襄公並以勲伐名世不佞待罪郎吏再得事恭襄公襄毅公有子如高陽公其季也高太夫人以弘治乙卯生公幼從襄毅公歷邊事輒以操戈布陣爲戲喜談兵始就外傳善屬文襄毅公心奇之旣冠而字之曰廷議止德已卯舉鄉試第四人越七年成進士奉使餉榆林邊士氣勃勃自負直將長驅沙漠封狼居胥出理邢州以無害課最會仲叔並列卿貳例格臺垣尋進職方旣終高太夫人喪補禮

獻徵錄

卷之五

三六

吳山館

部奉詔進九邊圖論世宗嘉納之歲庚子由尚書郎進南京光祿少卿尋還南京大理寺丞釋囚汪敬劉鎮寬獄會邊事起南京交薦公可備急邊會推京兆撫臣署公名居次上曰是嘗上圖論者遂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薊州公始入軍上備邊十二事要以振律宜威汰冗蘇困居常選鋒團練攢槽飼秣士馬一新口通事結虜入邊襲殺守備大掠而去公督將士設伏出奇斬自通事及首虜四十人捷聞進右副都御史賜金幣嘉慶要害築邊城增敵樓造管房計出百全

虜大入薄郊關廷臣奉詔虜公可屬大事上

上

圖論驗公蚤見亟召公分宜故不可公公羈閣下踰年得命出撫山西八籌山西一如籌薊上書力卻互市厚成嚴關疊疊數十章亡不剴切乃設亭障謹烽火列拒馬佃管田部署周詳屹然足當山河之固矣虜犯柞子塢不得入乃伺大同龍顏墩公集精銳邀擊之虜挫復入公親援鼓護軍血戰以捷聞詔進兵部右侍郎賜金幣獎諭壬子八月虜犯紫荆關公督八營兵布八陣厚待之虜聞而遁時公業已受召協理京營會城京師公奉璽書爲植不佞越在版築從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三九

吳山館

公周旋比訖工公不與賞時雲中上谷饑甚釋憾者出公督府且奔公甫出關檄傳雲中兵敗殺副將公笑曰治亂如治絲也急之益勞亟發條約懸書徧諭之間伍乃輯公疏其狀乞假歲月以布恩威上心然之手條約置坐側公旣至申令誓師吾家世受國恩直將奉不肖之軀以徇爾曹超距之日久矣寧避疆場而就市曹意懇辭嚴亡不人人感奮旣以軍興不給亟請發度支通鹽筴足芻糧廣轉輸密綜核妖民呂鶴結虜入公決筴擒鶴斬之獻賊者四十詔進右都御史鶴既誅

徑追襲俘賊百七十有奇詔進兵部尚書磨一子世襲錦衣衛千戶總督如故甲寅虜連營犯瓦窩口公業已完聚備之虜嘗找車伴迺旋人公督諸軍奮擊俘賊百四十有奇明年秋入掠獨石其酋俺答大舉四十萬衆寇山西公分部發兵遣輕騎搗其穴據險設伏夜出銳師破其營虜狼藉分崩死傷不可勝紀已復犯龍門火石嶺公勒標兵尾擊之至響水舖出虜不虞募死士持刀斧乘夜突虜中所觸糜爛虜大潰墜崖竄谷皆血川原伏兵悉起夾攻聲震數百里火鼓徹夜不絕明發殘寇號泣而遁公乘勝躡之俘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四十 曼山館

賊者五百三十詔加太子太保磨一子世襲正千戶上益多公伐召入爲部尚書於時北虜南倭警息日至上患倭與患虜等集羣議下本兵公折其衷上平倭九事諸軍謹奉廟畧悉中機宜丙辰倭入淮揚虜入寧夏諸軍戮力驅剿悉從本兵受成苗寇盧阿項粵寇馮天恩會寧寇許以明陳孔榮各負固稱兵有司通上變公決策誅首事者餘黨悉平上故春公習兵下手札調遣方大計入覲其要七事以對悉當上心大用行其言不報公陳六事五

大率主於

有倭倭告急請

罷本兵憾者主之公遂免已未虜大掠瀋西上曰薊遼督府務得人朕欲仍用許論命甫下驪聲震邊隅公通上便宜申條約一如舊法庚申虜酋把都兒辛愛大舉分寇東西公業已完繕亭障簡練部伍不遺餘力虜窺不得間入夏不解春防無何伺大水峪聚騎騎傳諸堞計無堅不瑕公登陴誓諸軍力戰而卻追至段伏嶺俘賊以聞上賜金幣軍中尋下睿命憾者無所釋搥以虛報邀功輶獻六俘面詰乃寢公既經畧邊微分爲十區各以憲臣監之區分衝援爲主守分兵奇正爲犄角至今從之歲大侵刈戍噉

徵錄 卷之五十七

四十一

曼山館

款待餉公爲之請賑言者以亟請撫公遂罷公核諸軍實無關出入乃已丙寅冬十月公自理喪具端坐而終年七十二昔在庚子公守南宮一羽人遺公書稱點齋大司馬點齋公別號也歷十有七年而徵當公師中一巨星若盤孟隕西北殆亦天授豈惟世德乎哉公故於文事優率以用武顯終始邦政身繫邊圉安危者餘三十年以首功計者二萬三千降者二千前首旗纛車馬器仗以兩獲計者三萬五百修築邊牆以里計者四千墩堡以座計者三千人言襄毅之有恭襄猶絳侯之有條侯驃姚之有冠軍也願襄

殺阬於寺人恭襄阬於執政卒使齋志以沒底積未
違其成其虧是或天道得全難矣 穆考卽位公子
倭詣闕上書詔復故秩謚恭襄論祭九壇遣中書劉
天衢管葬

欽徵錄

卷之五十七

四十二

曼山

胡公宗憲剿徐海本末

茅坤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由海門入
略維揚東控京口一枝由淞江入掠上海一枝由定
海關入略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
餘人直逼乍浦而岸岸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
爲死戰又導倭窟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
兵攻乍浦城蓋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 朝廷方奪
故總督而新總督胡公自提督代之甫八日問幕府
麾下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
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去所爲緩急者特容美
土兵千人及衆將宗禮所籍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
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謀者聲言他酋分掠江淮於越
諸州郡間以扼援兵而海等當窟乍浦下杭州席卷
蘇湖以脇金陵氣恣甚總督胡公方召諸司畫計無
何故提學阮公代胡公爲提督檄未至夜半聞乍浦
圍卷甲趨之胡公亦分遣兵澈浦海鹽之間爲聲援
而自引兵壁塘西相犄角居頃之海頗聞新總督胡
公卽故御史所省提兵督戰於爲湖王涇之間而覆
之者氣稍沮尋罷乍浦圍聞兩公方擁兵壁近郊不
復敢窺抗於是徑路峽石越皂林出烏鎮以北烏鎮

欽徵錄

卷之五十七

四十三

者卽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獲諜度蘇湖之間惟鶯湖爲四戰地於是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陣以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兵及容美土兵衛擊之提督阮公自崇德聞賊且出烏鎮也卽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皂林令善射者且躡且射賊稍引去賊縱數百人嘗之輒又敗去賊怒甚鼓噪而前提督阮公勢皇急於是走輕舸入桐鄉城而參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乃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千人會日暮賊且引去時賊氣頗窘而宗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四十四

禮霍貫道等亦已絕嚮道不得擇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俄而戰賊遣候者樹而望蓋孤壘以壅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自刃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面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遂乘勝圍桐鄉時總督胡公已引兵躡崇德聞之潛然流涕曰河朔之兵既敗我兵皆氣奪其敢戰東南之事無復可支

矣賊已困桐鄉假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劫我兩營之抱而自沉也國家且奈何於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爲戰守計先是胡公始爲提督時嘗與監督尚書趙公謀曰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於茲矣諸酋奴乘潮出沒將士所不得斥埃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搆其黨也按部題亦嘗有用間爲策者於是遣辯士蔣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王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直直果咸悅願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峰款定海關謝過間以諭海海已散他島勾島人入劫故不相及而海峰者云云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四十五

彼固未之聞也公策曰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勢固唇齒也直旣悔悟海獨不可以六義說之乎不然彼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捫其心聞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於是疾走入諭海峰因厚遺謀者陰過海所曰直已遣子款定海關朝廷固且赦之矣若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仰體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爲虜矣海頗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酋酋而疏釋其罪公伴諾輒以銀牌絳幣厚遺來謝酋

而陰令管中盛兵容私謀者故縱首賊之首既德公
遺又內佈公之兵威也歸以報於海明日復遣他酋
來謝公視之如初凡數往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
爲公死矣然陳東獨心竊疑海私公遺猶鞅鞅未之
從也海間遣酋次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總
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柘林賊陳東黨也篤悍
不吾從若謹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他兵
於公以夾擊東公猶心訝未之許而東獨盛爲樓櫓
擄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彊幹吏也城中一切
兵仗火藥諸已繕備提督阮公復躬厲矢口徇城上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四十六

人令令散千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亟所殺傷賊亦
數十人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
爲緝索圍撞竿所擊故窟處竿至卽緝挽以上斬之
又募冶者煮鐵汁灌城下酋城下酋不敢逼東既無
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稍引去圍始
解而提督阮公出矣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
時固日夜望總督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
念東南之安危身之禍福與阮公相旦暮情固急業
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秀勒兵自
嘉興入壁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昇勒兵白湖

州入壁烏鎮參將丁瑾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家
揮樂捐督同千戶羅天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
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爲聲援兵四
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徂
皂林之敗遂恐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謀驕賊亦
日夜遲承保戍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奈何而
胡公與阮公兩人者爲同年故深相結者及援兵不
合阮公自圍中頗急於是兩相猜而他謫者與爲飛
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當是時朝廷聞東南之寇
卽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又兩公所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四十七

曼山館

私相猜者語頗聞趙公趙公亦故與兩公者爲肺腑
交所嘗兩推賢中朝以填東南者念兩公卒有卻則
東南之事抵牾不可圖於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揚州
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塘狗會稽諸下邑擊
他賊胡公亦聞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揚毘陵
之間無足慮獨海爲巨孽間雖徃而內附中固不可
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乃日遣
謀者哨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
收諸倭酋出乍浦道平湖時謀報吳淞江之賊已鼓
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

奈何因策海始已焚舟爲深入今不得舟必急於
遣謀誦海謂海旣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吳淞江
賊且篡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卽日引諸酋
逆之朱涇道上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
及篡奪其舟而還及他酋脫而出海也公又別遣總
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於是海旣德
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內
怖日輸款於公遂輦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
數十種並以輪公而且遣其弟洪入質於公公固佯
納之公又諜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爲長酋其爲人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四十八 吳山館
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卻非用間急縛之
則無以死彼之內附之心於是遣謀就海帳中諷海
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部曲者稍
稍怨且懼矣怨且懼恐生他變則又以他罪縛縛幾
百餘人公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頃
以桐鄉之役兩睚眦者也數遣謀持簪珥殘翠遺海
兩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海旣諾而陳東
者陸摩王弟故帳下書記舊海固未之能也於是出
葉麻囚中令其詐爲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
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

雙下益德公之不忍爲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
以報公居無何尚書趙公移兵渡江來所過州縣
舉兵向賊賊輒敗走俘斬若干級兵威大布當是時
公已知海之甘心於東不忍疾擊海疾擊之二人迫
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尚書趙公之至也
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公故所遣謀面詰
之曰若爲我論海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
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 朝廷若能則吾當同
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齏粉矣是時阮公亦至
於是海益怖出所故掠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四十九
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節縛以故約復於胡公
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洎洎內亂矣是時諸
酋長旣疑且怨海無聞心故其氣日窘海亦自度縱
令反故島當亦必爲諸酋長所賊殺故爲內附日固
而公與趙公薄責海益急海旣急因念欲掠舟出海
恐爲海上兵所劫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
背且陳東黨固日夜襲殺之也公策曰彼旣亂吾可
乘之矣因遣謀私海曰我固欲寬若趙尚書命以若
非孽大何不聽我賊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
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

不得已且疑且詰因約兵備副使劉公引兵伏城
中而某日時某當引眾出海岸夫乍浦城半里而
陣伴令眾酋逐海上艘某手旗麾之城申官兵即舉
燧為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卒如故約乘之
諸倭酋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聞於是諸官兵得
乘勝蹙而前不傷一卒所俘斬數十百人沒海者無
算於是海自以歟有功於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
入款具庭謁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及巡按趙
公並許之謀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陰設
甲士劫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人冒而陣平湖城
外長百餘人冒而入平湖城中求款四公者
計不款他變遂許海與諸酋長北嚮面四公按次
稽首呼生爺死罪死罪海欲再為款胡公而未之
識因顧謀謀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命死
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
矣今既內附朝廷且赦若慎勿再為孽海復稽首
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於是四公厚犒遺之而出是日
城中人無不洒然也變者海既出諸公者固已忿悲
海之刻款猶冒而入屬疆脇無禮又不及如謀故所
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黠若此於是閭諛不

勒兵誅之他日必為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猛鷲難即
被承保兵猶遙遠遁未至也於是伴令海自擇使
地居之海果自擇沈家莊即沈家莊與居之是為
八月八日當是時眾復譴然諱諸公輩何不撲滅海
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令自解去顧黎虎以自禍也不
知諸公者固有待於是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
私自部署兵又日夜遣使趣承保兵來會兵未集恐
海驚禍且肘腋間胡公曰遣諜詢海且哨海如曩時
因謀以請於趙公曰吾聞善兵者乖其所之海與陳
東黨業已深相仇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聞沈家庄
故東西兩處而中綰河為壑何不說海以西沈家庄
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庄以居部下酋乎謀以諭
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承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於公
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
東詐為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剿汝輩矣陳
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庄道上驢之適海
急因令首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問道走莫府
以自托邏卒瞰知之歸以報於陳東黨陳東黨聞之
大驚即勒兵募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死若俱死耳
遂私相稍而闕海中稍眾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

立而進保靖兵先嘗之稍卻河朔兵乘之又却俄而胡公振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賊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束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霧甚遂沉河死甫食頃人人驚而攫千餘首蒐斬殆盡矣中所故飲毒首虜黑色者凡三百餘人於是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妹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

江上之人曰海以一縑衣起島上五年之間百戰百勝朝廷遍徵海內諸名將與之喋血吳越諸州郡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五十三 晏山館

間未聞有倖其偏卒者乃其擁兵數萬人分五道入洪舟以戰示無復還意當是時其氣飄忽奮迅固已欲吞江南矣何其猛也已而困於胡公區區之餌卒之糾纏狼狽以自翦而死若封羊豕然豈非所謂人固屈於愁也乎善哉友人唐司諫嘗曰始賊盛兵圍桐鄉時假令胡公持觥觥不量彼已而鼓兵以戰一蹶而傾東南事去矣今且堅忍舒徐以收之兵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若胡公者可謂合兵變者也雖然公開襟多自喜嘗欲倣諸葛武侯縱孟獲故事且生縛海獻之天子疏請海與王直兩人者爲弋

海上而因以纓繫海上酋嗟乎公之心固雖死而逸亦危矣幸而趙公與公沉謀婉公手曰不殺吾兩人無以仗劍報天子公意遂決不然彼讒口之所以交吻於公者豈其小哉

少保胡公諱并序

沈明臣

維嘉靖四十有四年仲冬日明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勅總督浙直江福四省軍務新安胡公以逮詣卒於京師嗚呼哀哉三台中圻大星告殞夷夏同悲黃雅走哭毗夫爲之釋未織妾爰以下機拾佩捐珥者充閭輟相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五十三 晏山館

與謠者載路雖哀卻勞面而慕羊罷市茂以過也嗚呼哀哉公進士高等筮知益都服闋補令餘姚旋擢監察御史出巡窮邊繼臨舊楚聲高避馬光燭埋輪皇朝著令凡宦履所先之地不得重爲巡察而公乃以殊異重來漸水增波鎮山借色於時卉服侵疆狹內扇鯨鯢肆毒吳越兵墟甌閩江淮流血成海朔方中山韓魏齊楚之甲巴蜀番禺麻陽永順保靖容美思田之足椎結髮首負毒弩而橫戈投石超距扼強弓以揮戟士馬四集旛旗蔽野雖控弦十萬水犀三千何足以云然一賊張弩百吏不前譬之匹禽負

矢而百羣皆奔矣故陸戰則僵尸千里水戰則浮蔽江剽城攻邑剝掠虔劉縉紳屠戮士女蒙汗雖非拊骸易子之危實有兵汲然眉之困於是天子震怒臨朝不怡提兵給符一二大吏咸伏法受誅焉公乃慨然忘死誓不遺賊髮聲大義則張騰明日迭出奇策則潛慮密謀延攬英豪選銳授甲勸以賞賜糾以刑罰於時賊逼橋李而公適行部赤城邊遽告急輕馳星赴灼賊可餌囊酒於毒賊果自倭不戰而斃於是授畫苗兵殲之王江涇上斬首三千流尸萬計軍威大振士氣倍百於是我兵始知賊亦易與競思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五十四

吳山館

踏軍攀旗坎壈先登之緒矣舊吳遂有豐脰陸壩橫涇之捷東越遂有清風仙居龕山之捷皇稜四抗夷魄盡梳牛蹄之鱗悉委命於涸轍矣狀聞天城殆震手降環綸超序中司載賦夏部東南軍務悉委總督公私計禍本不殲東裔之難未夷內靈猶存南國之清無日乃用偵諜餌以重賄剪徐海葉明陳東於吳境購王直於松浦東收金塘後梅翁洲之績西泰乍浦維揚之功於是六合荷清塵之期而四海罷晏問之望矣天子嘉乃千裏之勛使正圻父之位秩崇官保榮晉台孤贈先叙後光融異常豐功顯賞豈不

於赫乎昭灼於一時者哉然風波潛駭危機密發震啟暉太陽戢曜慈聚來代牧之命昌國脫走趙之身公乃詣闕請辜分填溝壑天子明聖下詔放歸隱悼播越及於寬政雖無忘存闕之誠亦庶幾首丘之志矣無何復有言者蓋克霍而返讒言彌興庸人上變汗連亞夫於是有檻車之徵不免相國之繫時天子雖發重問之詔而實存議勞之仁惜左右寡郵良鑑鳩之公遂卒於獄焉嗚呼哀哉蘭茝傾頽桂林移植激情風烈憤意雲踊是故士治受誣於王渾安西舍寃於鍾會毗睢積累功不償死蓋自昔而已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五十五

吳山館

然矣嗚呼哀哉屬者先帝賓天今上繼序舊寃俱刷萬品咸新地下無吞聲之鬼人世多揚眉之夫公獨銜恤黃原覆盆寢日伏闕鈔呂強之書段熲之功莫發籲天乏朱勃之疏馬援之罪誰明嗚呼哀哉臣也昔叨記室誼辱門生提章慚郭亮之風變服魏邵之節使公之偉烈不著於旂常而微過未湔於聖世不亦悲乎乃退而作誄以自傷焉其詞曰天稟上才爲國綱紀嶽瀆降靈虞帝攸社封陳歸姓爰謚從起炎策流聲子孟伯始首察孝廉姦牧御史操行潔清質威父子安定漢居新安晉徙代鴻閣閱家集

青紫顯矣集英大節發跡祠事廬江寔光祖德卓
令公英英慈運犀角豐盈高明昭顯磊犖慨慷閑廓
深遠經術起參名霄漢揚芳飛文龍章虎贲再紹
邑符青越名令廉能奉公班宣法政踔遷御史惠文
執法百寮師風三楚濯轍懸鏡不疲覆案虛實於時
吳越申禍無良東鯢鼓浪短髮跳梁土孽內訌陳葉
徐王大亂之剝苛我陞疆東國南紀蕭條萬里慘酷
荼毒城邑崩毀野絕青烟關門畫鍵官無完寺卒不
一戰虎符四祭徵兵滿地懸師費億贖積年歲覆軍
殄將知勇俱廢舉法干典通誅大吏駭薄舊京皇

獻符錄

卷之五十七

五十六 曼山館

帝震赫臂彼疾病大風苛毒傳化上下良醫所惡
天子曰吁惡用六師不有三尺孰為我持廷議衆集
維憲克之危事不商誰敢先對昔有條章簡帝之內
帝曰汝憲汝其往治越禁取能以救時弊繡斧再
臨起我百廢慎用六柄為民統紀糾刑明罰望未
本誓清江裔以報 天子公曰瞿瞿惟牛糞土均服
振振勇不逃死王涇出奇軍始作氣捷凱捷收羣兇
就殪東土底平萬國寧謐緊昔王涇何戰之盛柴露
燒船供儲酒醪穴毒瓶魴醢湔羣梟三軍勵志闢虜

登陣鼓行而進席

威雷擊震震於鑠令公後歸先出擐甲揚鋒申明
軍率誅賞亟行功罪靡失大戰十餘小戰千百知不
及謀勇不程力玩弄掌膜目無全賊阻險在心前籌
處畫楫授策戰士用命出鑿固門刻期取勝用裕
頭屑使常履寫宣法勤身以定南國罷枕霜戈饑
江涼夜不尋寢重繭驅逐死不敢請夷無筋骨侯
齡血鼓首不息噓嗟令公四海承風暢於異類臣節
以共甄奏帝闕奉觴上壽 帝曰在廷執居憲右御
衆牧人文武具才中丞司馬進序棘槐以率受爵
闡使宜公曰臣憲死不敢辭受命忘家抱鼓忘身簡

獻符錄

卷之五十七

五十六 曼山館

服士卒約束重申建節衛命以明四方拊循和輯以
肅戎行若換耳目弗移勳章於時內孽糾黨狂吮穴
裏外伏直乃魁渠茲軌運志結綱繫心不可畜偷
生以殉維我令公殲心伴國請諸將獨運神樞柔
遠剛邇左北有難用屬無難無難無難無難無難
堅支降約辭逸過屬無難無難無難無難無難無難
城圍解罪人伏辜惶惶無難無難無難無難無難無難
觀彰功除殘去穢六台國風傳其百苛矧其譏惡江
海環之民無改易陸人居陸水居水擊草除田粟
鼓安

雞犬狗烟火相屬民命在天挈懸我公公寔再造東
岱匡庸敷載銘唐彝鏤鼎鑄方仲顏行伊尚隨肩錫
與蕃渥位尊九列三孤崇階青宮並揭式胙茅上庶
徵高伐公曰明聖百神以和帝天靈赫廟算孔嘉先
王鐘鼓詎敢自多威儀夷夏功名發聞譏人側目載
禍及門造作飛條競欲咀嚙爭寵害能薰胥怨卽內
寡休休外乏謬謬抹撤鴻鉅指索纖薄謂功爲罪移
清以濁 天皇聖明不罪言者讎功寬過放在草野
回受誹謗投杼以三羣輕折軸悲何以堪乃縶於難
卒死於讒嗚呼哀哉飛章申構赤車來徵投杯而起
身歸庭上書自理庶回天聽誰爲主圖以免尹鐸
怨若怨焉夫哉伯樂今也不然罰善寶惡卒忤貴臣
禍在不測積不相能玉雪難白嗚呼哀哉私難作
昔人攸慨微基厚壙崇朝而壞逐句以戈善逃安在
嗚呼哀哉若盧決命符彼新豐絕食廷尉條侯倏倏
銜悽嗚咽鳥盡藏弓豈無 聖主天聰則靈伏波臺
葬意茂未明功臣骨解天下涕零與哀殞喪我心忤
忤嗚呼哀哉小物不勤大患終報不善過公家覆身
歿魚也死賄食其亡羊蓄怨滋厚咎豈在明嗚呼哀
哉成天地功子孫必章斯理不欺舊信其常嗚呼哀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江
東傳 賁錄

總督宣大等處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江東山東朝城人嘉靖己丑進士授工部主
事歷刑部員外郎郎中陞河南僉事歷陞副都御史
巡撫遼東尋總督陝西三邊以疾歸起兵部右侍郎
總督宣大三年遷禮部事未幾陞戶部 書改南京
兵部召還以本部協理戎政已復總督宣大在鎮四
年 上常遣中使饋食慰勞璽書褒獎命兼督大薊
遼等六鎮至是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卒於懷來賜祭
獻敘錄 卷之五十七 五十七 吳山館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謚恭襄毅菴石公茂華墓志銘

總督于慎行

石恭襄公者青州益都人也諱茂華字君采號毅菴其家世著者自澤州公瑛始澤州公生銘以詩魁東省仕河間府通判河間公生存禮第進士仕紹興府知府是爲公大父紹興公生麟號富亭公舉明經不仕是爲公父富亭公元配曰公夫人公夫人無出佐室曰張夫人公之母也公少而岐嶷警敏舉止端毅偉然成人讀書過目不忘爲文辭濡毫立就紹興公心奇之垂髫補博士弟子嘉靖癸卯舉山東省試明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六十一

泰山館

揚州府知府會倭寇踰淮江北騷動公至拊循肅陳簡士兵爲城守具甚設宰臣趙文華奉命視師部使將吏爭饋遺之惟恐後謂揚天下膏腴地以便宜發兵命守親出欲以取賄公曰守臣職在城郭法不出境萬一事殷惟公馬首是瞻何所逃死文華亦沮其後倭寇再至公皆敗走之上首虜數百級加秩一階已未遷山西按察副使未行丁外艱歸廣陵父老遞道哭泣去而尸祝之壬戌復除河南副使甲子擢陝西叅政丙寅進按察使再閱月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公居藩臬用簡易肅整爲僚屬倡所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六十一

泰山館

在翕然稱之其未至甘肅也轅門之卒嘗以餉不時給甲而羣譟公既下車立殲其魁數人一軍懾伏莫敢忤視其後虜嘗一入發兵敗之上首虜數百級丁大母劉夫人憂去位會虜陷汾石三晉大敝朝廷求才臣往撫又以屬公虜大酋入塞謀襲老營堡堡之點卒門焉公命副將郭琥以兵先入縛卒於獄明日虜來城有幟矣幸未入爲兵部左右侍郎所圖畫事宜悉中款繫楊襄毅公倚之終酉進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奏塞延袤三千里北與胡構西接諸羌其難甚於北邊公之往也

雲中和市初成套酋以甘寧二鎮市所要求賜物然
視其左方邊無以難也公諭以西北邊羸縮不同
爲期約不使越額而微結以恩酋稽顙受要東無敢
驚語久之羌夷作梗盜吏民馬牛道塞不通公焚其
部獄焉其旁七十一族皆未請命遂爲外臣丁丑三
年報政西虜貢市奏功有詔賜白金文綺晉兵部尚
書開府如故屬有國慶得賜策書大父父咸贈兵部
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母劉母公咸贈夫人而
獨母張在堂得生爵爲太夫人也無何以故官掌南
京都察院會言者有所觀望論公不任邊事 上知
獻敬錄 卷之五十七 李二 史山陰
公才弗聽也公謂太夫人老矣以疆場之不寧敢以
私請幸而得奉甘毳馨鳥鳥之情其敢忘賜力請致
仕以歸以後數年爲萬曆癸未陝西督府闕秦隴大
歉朝譏舉可任者無踰石公又起家故宮鎮焉其時
饑殍載道至人相食聞公再來咸蒲伏哭泣迎於道
路公心傷之日夜露禱爲秦民請命天果大雨及條
上秋荒事宜請蠲賦省徭廣發倉庾以賑活者萬計
至泰六月內存撫百餘外治兵食以積勞嘔血卒於
軍中諸邊將吏莫不涕涕守臣聞狀從弟司徒郎
方爲夫人上書下禮官議以公砥節殫行竭誠死

詔賜祭二壇贈太子少保諡曰恭襄遣使督其葬事
嗚呼可謂備矣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

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春容賈公行

問墓志銘 總書 于慎行

治州古之趙國河山盤鬱故多鉅公名臣毋論古往
當今皇帝時即有五大司馬皆值塞上多事任軍
國之重有防禦功五大司馬者肥鄉邯鄲兩張公曲
周廣平兩王公威縣賈公也四公立朝差有久近
其功多在東北賈公則以西邊開府累功積至官保
免卒軍府天下奇其遇而悲之及墓其德望有餘思
焉方公之卒制府具疏馳奏因爲請卹 主上聞訃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于慎行
嗟悼詔贈太子太保諭祭四壇賜將作金錢使使往
蒞其葬公諱待問字學叔別號春容其先東萊人高
祖諱忠當國初西徙籍咸之新臺里再傳諱昇三傳
贈尚書公瑄始學儒術以明經貢四傳贈尚書公民
少籍博士丁母李夫人憂廬墓三年歸而始室邑乘
稱孝子云初娶張繼張及趙皆爵夫人趙夫人之有
張夢神白衣執幢導一童子八門帘而公降嘉靖戊
午舉京兆高第隆慶戊辰成進士令陝之咸寧咸寧
治會城煩劇公才敏器博推以至誠案牘如積迎刃
而解嘗清兼并之稅五千餘頃治聲流聞壬申召爲

禮科給事中稍遷吏工左右公之居瑯垣風儀詳

進退雍容而擊斷糾度不諱疆禦再疏論劾馮瑞

震中外 上固不之罪也而當塗嘆之出爲懷慶知

府懷慶古之河內沁水出城西北秋市汎溢民居漂

流公疏而濬之築長隄其上水不爲災察能改守松

江松江中倭日深困於兵食公爲節縮裁省除冗役

冗食若干請發帑金五萬代三服官墾境內閑田下

其直而售之得金三千以佐都水戊寅陞山西參政

駐節汾州汾城殷賑民居東南二郭狹而中虜乃增

西北二郭爲之子城恣民徙占辛巳轉本省按察使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于慎行
市三月陞湖廣右布政使無何轉左居楚二年出內

平允裁吏無所低昂潦旱仍災請免秋稅七千餘石

紮以爲額楚民德之甲申轉南京光祿寺卿旋拜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鎮遏有方盜不入境疏

通鹽法使吉人受策於廣公私交便丙戌召入協理

院事道中進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條上清查寺田

兼省客兵禁勾引簡練水陸諸事精意行之皆有成

效旋以內艱去位庚寅火真與套虜合入寇莽捏二

川河湟大震詔遣經略制府會自兵出討值公服除起

撫甘肅至則日夜籌畫設伏制虜斬甲首及內馬牛

羊無算招其旁蕃族八萬有

虜斷右臂不敢

於河明年改撫陝西會有他

詔需後命家居

薦者日衆乃以樞江起家陞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巡撫陝西時當寧夏兵變歲復不稔民多饑草公

多方拊順稍得蘇息秋月防虜移駐河湟適中調度

再出遮擊斬首積二百三十餘級所俘酋降服可六

千餘虜創而逃西塞以寧詔晉右都御史仍兼侍郎

巡撫如故已而關中又饑下在所長吏煮粥施賑全

活可數萬人松山在河西塞外羌虜之要也小酋賓

免竊據三十餘年莫能驅逐公會制府甘肅大集七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六十六 受前館

路之師分道出擊遂復疆土所部將吏收番族千七

百有奇馬駝牛羊萬四千有奇羌虜道絕詔晉公兵

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兄之火酋復入寇

邊遣將逐之戰於節子岡斬首虜二百有奇紹進勳

階如令壬寅九月二品滿考會樞府以公積功併開

詔晉太子少保賜之策書於是大父母父母皆晉二

品封時公以防秋出次十月事竣還省行至臨洮以

寒疾卒公撫陝八年德教浹洽元元樂業稅使梁水

恣其儉從剝民財物多殺無辜公上疏劾狀逮其人

付之重典衆請於四鎮稅馬及得鎮守三邊知正德

故事公曰此亂萌也亟會制府上疏力陳不可其

遂寢陝人歡若更生及公之沒軍民悲惋如失所天

云卒之前夕有星隕於西方按史楊公行部鞏昌一

夕夢別駕司理入告請爲開府前驅寤而異之門啟

報二人卒午而公訃至也臨洮一儒生驟白其母賈

公召我母曰夢也頃之又白如初是夕遂卒夫其生

有所自去有所適斯已異矣公爲人豐下甚髯貌整

而格寬綽坦洞色笑溫然不爲畔岸才器博大無論

夷險處之裕如少奉二親備極孝養居喪哀毀如禮

其事兄伯尤莊伯卒無後與弟季居所得祿賜盡以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六十七

付季僕視坐產季又早卒子育其孤以一官任之里

居遇布衣故人歡若平生大都以豈弟長者虛中體

物而內安外攘功名烜赫若此豈不彬彬質有其文

武哉公生嘉靖癸巳卒萬曆壬寅得年七十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察院左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邵公光先

志銘

王家屏

虜自款貢保塞稱外藩踰二十年文武重臣擁節旌樹聲威於列鎮者其人可僕數乃勞閱最久勲績最著則文川邵公督陝以西爛焉烈矣公諱光先字子孝別號文川山西長治人也幼穎敏爲文亢爽有奇氣嘉靖乙卯舉於鄉已未成進士宰松之上海用治最徵入爲福建道監察御史按貴陽首發大中丞姦賊及豪貴不法狀比士得人紆按楚窮治強藩徒黨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本

置之重辟諸宗斂手隆慶已已擢大理寺丞庚午晉少卿讞獄明允民無冤者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虜求內附廷議未有次公謂宜外示犍絀而內修備備完操縱惟我所制耳貢議始定虜數要市賞公劃爲定額錙銖不得溢予歲費大省上善後四事悉中機要乘暇繕邊一千五百里邊人至今賴之已移鎮陝西增置守將清理芻糧居數月號令肅然回夷掠內地計禽其魁餘黨悉解萬曆甲戌以滿

續晉右副都御史照舊巡撫尋轉左協理院事丙子

閱親前達保定邊務綜覈精明所上將吏殿最一準

於功實丁丑晉兵部右侍郎庵一子國子生乙亥晉

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無何晉

右都御史仍左侍郎辛巳以母憂歸癸未起原官總

督如故以邊勞晉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庵一子

國子生丁亥晉太子少保子詰命公前後在制府八

年宣示恩威申嚴約束務以大義折虜謀服其心而

間出機權制其變大帥以下稟畫受成公揮塵而應

之裕如也初蒞鎮值虜王擁衆而西名警瓦刺實規

利並邊城堡假道往來責送迎賂遺之費公預飭諸

將分防要害待其至設詞布令遣之不聽則峻溝渠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六十九

黃山柏

絕之又不可聽則陳兵甲威之虜計阻竟謝去迄東歸無諱者比再起遭歲大侵儲峙積乏公力請餉賑外調軍饌內贍饑民活生靈溝壑中以數萬計甘涼孤懸天末番虜繹騷公條具選將練兵及增修洮河清理大小花馬池鹽法凡四十餘事疏入上皆報可虜自是不敢近塞海虜竊犯甘州公發兵禦之射殺其酋長黃合太等二人炒胡兒犯硤口卜失兔犯永興莊禿賴犯水塘湖公悉以方畧授兵捍禦次第剿半斬首數百鹵獲馬駝牛羊裘械甚夥又剿平羅賊五百餘人或頌公戡績公曰時方餉款吾安能賊保

境安民期於封疆無事而已蓋八年之間東接今
 西連張掖延袤數千里封守堅完吏民按堵無異時
 烽燧燧舉兵連不解之禍公之伐也上熟知公忠
 勞先後璽書章服銀幣錫予無算公亦自念受國厚
 恩矢不以身家二其心時游虜侵軼諸番漸徧西寧
 而甘州卒復謀搃臺車下謀作亂不成亡出塞公乃
 移駐皋蘭窮日夜之力勸調度捕得叛卒首事者
 梟斬軍門游虜亦稍卻公乃還鎮未至而聞父南庵
 公病篤一慟輒僵不起以萬曆己丑四月九日距生
 嘉靖癸巳十二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有七訃聞詔
 獻穀錄 卷之五十七 七十一 曼山館
 贈太子太保子祭四壇命行人董葬事視常典有加
 焉公歟歷中外服官十有一任大半居戎馬之場其
 在行間嚴重有威嘖笑不苟望之如神明而襟度冲
 夷曠無城府與諸將若監司議事聞鼓布公人得自
 盡下逮輿廝走卒亦體恤甘苦煦然有恩以是無貴
 賤賢愚咸親附公願為盡力卒之日山陽傾城溢巷
 為走悲號其忠信愛利結於人心深矣沒木幾軍
 吏一不誠遂中虜禍臨洮之敗言者乃引繩批根援
 公以分其咎嗟乎公在虜躡蹻塞下逡巡不敢前
 歿乃逞得失重輕之效甚明而猶不免遺

是嘆忠臣任事之難也悲夫

獻穀錄

卷之五十七

七十一

曼山館

大司馬總督陝西三邊魏確菴學曾墓志銘

郭正域

萬曆丙申正月四日大司馬確菴魏公卒涇陽里第其子知觀以公門人牛侍御所爲狀越數千里詣子請銘念子與公生平石交宜有言嗚呼士君子爲出處操持斤斤耳世稱才難乃在疆場夫粹白之士窘於應變揮霍之才弛於廉隅公之才品可多得哉始公以南大司農謝政家居適虜寇西北羽書旁午有詔簡大帥廷議以公名上起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屢辭不獲則移書政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七十三

陝山館

府曰吾聞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自款貢來武備日弛此宋人積弱之漸必我行若則罷款議戰其可乎不然吾不敢以國事嘗試矣執政咸報書如指始就道蓋歲辛卯八月也公至固原虜酋明莊二部各擁衆數萬擾邊三戰三北之斬明安走莊酋獲其部落五百餘級上嘉公勛晉太子少保廕一子世襲錦衣千戶賜金綺有加方計回火酋而有寧夏之變呼拜父子故降夷宿有叛志令撫臣以事摧折之遂殺撫臣殺兵道據城以叛人心洶洶公以寧夏雄鎮士馬物力充初而賊已負隅又其家多悍卒降

夷布滿城中顯言攻之則彼守益堅而或非可旦夕取也內窺關外通虜則不可支第勿使其內訌而外潰斯坐困耳攻城之策爲不得已即日發二檄僞撫以護之旋移檄各鎮徵兵餉而自統大軍駐靈州以偏帥駐花馬鳴沙州處扼賊要害使不得渡河窺陣又分兵於服四十七城堡以孤賊勢賊果大括城中金帛婦女賄虜時時與虜出入則多發敢死士夜銜枚擣虜巢牽其反顧吾甬道無軋也兵餉四集則進師薄城下圍焉賊驍將呼雲中箭死賊氣以奪而城堅不可拔計惟決水可灌灌城恐多傷士民且促之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七十三

陝山館

從賊不便乃築堤障水實土壘水圍城如帶漲七八尺城浸且圯城中懼且譟公曰此可以行間矣乃射書城中疑賊黨使自相鬪居民亦多受公計爲內應未幾呼氏果與其黨自相殺八月甲子夜城南門啟我師鼓噪入呼氏闔室自焚死寧夏以平先是言官急欲攻城有議公逗遛者詔逮公問狀公旣行去城破之日月餘耳何得言逗遛縉紳爲公上書白冤者章滿公車公終不一言自明而上感悟還公官歸里亦不錄功廷議惜之蓋公魁岸偉丈夫也平生

操履端方議論不阿閭閻侃侃計部時有權璫爲
商人居間欲冒支芻糧銀鉅萬大司農業許之矣公
趨而前曰豈其以百姓脂膏國家府庫爲此輩潤囊
索耶執弗與大司農亦無以難公嘉靖中分宜公相
欲改公郎吏部需一見始決公不見亦不果改蒲坂
楊公總督薊遼欲假事推轂公不肯受事再強之則
曰度支郎殿最有主者不敢當督府也未幾楊公入
爲大司馬又欲得公爲屬公固遜亦不果改其生平
不干進類如此督餉宣府時立交兌法吏不緣爲奸
適虜騎薄城中守者不知所出公遽攝戎衣乘城指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七十四 吳山館

棟樑柱等大提督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尋以疾
庚午起爲兵部右侍郎改吏部轉左時新鄭高公以
閣臣攝部事閣務繁重部事一切倚重公爲立年格
杜請謁新鄭勁直難下人獨禮重公每事未嘗不稱
善會雲中請貢市議成公獨明其非便新鄭公曰此
特羈縻之耳公曰羈縻者如牛馬然操縱在我封貢
成絕之速禍長此安窮反有制焉而不能制未能羈
縻也新鄭悚然曰慮不及此爲之奈何公曰今不朝
發夕改也不如嚴與約有期有數彼不從則閉關如
故失不在我議遂決今議牘猶在兵曹壬申今上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七十五 吳山館

授方畧虜遁去邊人大喜謂折衝禦侮乃不在秉鉞
在主計耶頃之擢光祿寺少卿松江輪白糧不饒當
輸者罪其鄉人執政者以爲言公不可再言再不可
公於執政門人也而守官不執法如此尋拜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有叛卒黃勇者數勾虜爲
邊患 朝廷懸重賞購之不能得公至固不問或以
爲言則曰勇本吾人向處置失宜故外通耳我且撫
而用之何購爲語傳虜中勇以爲信然雜市夷入城
公偵知虜在速首帳下乃閉之甕城中而執之虜患
以寧會當事者以修怨故抑其功止晉俸兩級尋以

名賢同心爲國卽有失不難盡言搏之一言非所敢
聞江陵爲改容謝焉亡何高公策免廷臣失色公獨
大言曰 上踐阼甫數日首逐一顧命大臣豈正始
事且此詔出何人手草不可不明示百官衆爲凜然
朝能更要九卿諸公詣江陵所諸公有至有不平而
江陵稱病謝罷客高公遂行當是時江陵公以師保

朝委裘與馮璫表裏用事公獨斷斷如也天下聞而壯之未幾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未行而有列白簡者有 詔橈公新命以侍郎還里里居又數年為歲癸未江陵公敗乃起公為戶部侍郎未任改右都御史督倉場有所不合尋陞南京戶部尚書其時言路大闢有羣擊執政宰者上意頗動諸府部大臣合疏保留次及南都九列疏上公後至且曰不可大臣進退取自止裁國是乎人情乎諸公心服其言顧重達宰執意相視首鼠公奮然曰此自出魏某不可不以相累也諸公乃不復言保留事後月餘果有言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七十七 曼山館

之者其履方守正不詭隨如此公遂再疏乞骸骨後又數年而起大司馬有臨洮與寧夏之役公嘗著四禮儀式為鄉人祭酒每事為綿蕞以行及居兩尊人喪先後六載不酒不肉不涉足中門事兄如父視族黨如其手足視鄉人饑溺由已輕重賑之無不滿意去而自處甚約蓋秦俗以商販為業即士類不諱持籌獨公有拔葵斷織之風焉歿之日里人皆家臨巷哭尸祝於社其內行醇備又如此所學主誠信不欺又宗司馬子長書宗晉俱得其逸趣所著涇陽志登陽泰議詩文若干卷公諱學曾字惟貫別號確菴十

四為紫陽諸生嘉靖 舉陝西鄉試後六年癸丑成進士釋褐戶部浙江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至八官年七十有二

八徵錄

卷之五十七

七十七

曼山館

總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贈兵部尚書如岡陳公大科墓志銘

王錫爵

余以嘉靖戊午叨舉應天鄉試於時同年大集京師而新安張光祿見山與余比舍最狎余間指同年三人語光祿曰此三君皆爵祿壽考器三君者其一則錢公淑吾其一則蔡公肖謙又其一卽今所爲志總督如岡陳公也一時諸同年盛傳余語爲笑已陳公竟至都御史總督兩廣而錢公卒官大京兆蔡公雖遞出遞處官簿不顯而以講學名天下壽考至今余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七

吳山館

亦得徵重三君頗負人倫之鑒豈非幸哉先是陳公以中丞出撫廣西也余別之以酒陳公忽中坐歎曰嗟乎吾昔與公頡頏科第以功名相許詎意今日一龍一蛇渺絕至是余聞甚不悅曰是何言也若以中丞建節自比於蛇則同榜中尚有白首明經未沾一命者豈盡爲蚍蜉腐鼠耶公大悟引酒自罰曰敬哉良規吾自是踴躍行矣行役一年而會田州土官告變公授計右江道討平之疏上善後七策大要以弛征撤戍柔懷新附爲本於是天子知公才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封元配凌氏繼配

盛氏皆淑人廕一子爲國子生會又值岑溪七山等山獍嘯聚公復授計左江諸道討平之而疆外諸蠻黎莫二姓兵又起公請於朝爲布立恩信以術籠駕招徠之登久之二姓皆請降公以功晉秩右都御史賜金幣乃公顧推功諸將將亦以此懷之有遊擊彭信古者橐千金爲謝而公怒劾遣之乃言者顧反巖公公亦不辯六疏乞骸以歸公初中萬曆辛未進士授河南府推官丁父司寇梧岡公憂服除補招興先後存官以神明豈弟稱兩入試闈所推轂皆知名士舉賢能內召未補而丁母朱淑人憂起吏科給事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七

吳山館

中陞禮科右給事中所建白如議督學請兼隸江南北議弭災一祇事兩宮二慎選婚三召見輔臣四免汰藩臬五蠲織造之徵六釋因公犯科之罪皆侃侃持大體凡在省若干年一被命督慈寧宮工再主河南鄉試稽覈精嚴選裁公慎用久次陞通政司參議歷太僕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光祿太常卿時朝講久輟都給事中李獻可等十八人皆以言事得譴公自以故言官不得坐視再上疏爭之其後尋有督撫之命凡三平巨寇兩撫叛蠻文墨議論外表堅直章如此時稱爲文武才云公

通州人諱大科字某如岡其號父司寇公生公最晚
宦遊所至皆載公以從公年少美姿容未長學成直
指某公按海陵請公與相見公不往既司寇公貴而
公布衣蔬食自如絕不作貴介執紼態論者以武侯
遺誠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陰爲公卜大受焉既歸老
林下時時謝病杜門單思著述刻有五經旁訓初學
記楊升菴集靈隱子爾雅說文行於世其居鄉抑抑
卜人逢掖寒暖皆狎而與交主撮之能尺寸之善往
往掄揚不容口而時亦有發憤蠶氣慷慨爭是非立
然諾者雖自謂賁育無以過也教飭子弟與諸童奴
廉儉錄 卷之五十七 八十一

皆凜凜依廉讓軌於萬石家風里中若無官闈內若
無聲焉公生嘉靖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卒萬曆二十
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得壽六十八歲計聞下有司
議卹得賜祭葬全典仍以軍功如贈兵部尚書

經略朝鮮薊遼保定山東等處軍務兵部左
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岡宋公應昌神道
銘 王錫爵

萬曆丙午前經略朝鮮桐岡宋公卒長子守一伏闕
上書白父冤詔復故官次子守敬乞于神道文志公
不朽于惟公朝鮮復國之功 皇上擇日告 廟宣
捷班賞將士有差國王特疏陳謝陪臣父老勒碑建
祠尸祝公者以萬餘計其詳具載大學士龍江沈公
志中予復何言獨念公功最捷亦最高任事最難而
浮議撻公者亦最急嗚呼非予其誰表之按狀公之
廉儉錄 卷之五十七 八十一 史山錄

先會稽人始祖元占籍杭之仁和里凡數傳而生富
富生義義生儒是爲公父虎山公長子應期次卽公
也公諱應昌號桐岡嘉靖甲子舉於鄉乙丑成進士
知絳州陞刑部員外郎改戶科給事中轉刑禮二科
左右給事出爲濟南守歷山西副使河南左叅政山
東按察司使江西福建左右布政使進都察院副都
御史巡撫山東陞大理卿工部右侍郎隨改經畧以
三品考最贈祖父如其官廕一子入監諸書兵部覆
東征功詔加右都御史世襲正千戶公居官精心救
災賑卹雨多用春秋繁露法輒有奇應有龍見於甕

及稱其墮井中鱗角皆具蒲州水嘴城城圯公操
祭之水驟落三尺其他編審義倉鄉約保甲至今
爲今不廢上下安之公守絳常受委查閱寧化等關
目擊邊弊登陴浩歎及官給事新鄭方以互市議邊
公卽疏陳撫賞不便者三廵京營邊報押至江陵
以無虜對公輒據保以聞陳防虜七事江陵怒遂出
公濟南嗣後累官藩臬叅伍兵事累不以外補爲解
旣而建節山東首請加意防海復管衛巡司諸舊制
衆皆目爲迂濶未幾朝鮮告急始歎服公神算而經
畧之命下矣壬辰初倭奴舉六十六島之衆當劉呼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全十 吳山館
倡亂之秋我方西討未遑東征倭奴突入朝鮮國王
李必走竄義州虜王子臨海君肆順和君珥發靖康
恭信二王墓八道三韓殘破幾盡聲言內犯京師戒
嚴詔拜公兵部右侍郎經略薊遼山東保定等處防
海禦倭軍務時經畧創設提督大將軍李如松爲掌
夏未至繕甲練兵儲糧製器又倉卒未備詔書督促
正如空手搏戰耳公鑒空支吾不兩月而部署出關
自遊擊沈惟敬使倭道謁公公曰我奉命討賊知有
血戰耳汝母以身試法臘月與李大將軍踏水渡江
惟敬沈沈如初公屬繁軍中不許更入倭營而議

討賊益急春正月兵薄平壤倭將平行長築飛樓
墻穴守牡丹峯以相犄角公指授方畧圍其三門外
布鐵蒺藜數重火器齊發毒烟蔽空吾軍合解藥仰
面攀附而上諸門盡破斬首一千六百四十七級焚
溺死者無算行長卷營遁回王京大將軍輕其屢敗
走探地形倖遇重圍大將軍殊死戰斬金甲倭墜馬
而楊元張世爵援兵復至倭潰圍解散是時王京聚
倭號有三十餘萬且又當八道之中去釜山千五百
里倭不退朝鮮不可復也公方畫依山俯攻之策而
李承勛兵留於山東陳璘兵奪於薊鎮沈茂兵遣還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全十
浙江進不能策疲病之卒退不能待救援之師夜令
死士以明火箭射燒龍山倉十三座糧盡倭素王京
而去公又遣兵追擊至南原與滑正夜戰又追及晉
州斬級甚衆倭自此仍還釜山舊巢又復遠追熊川
西生浦蓋朝鮮之局始完而公亦乞骸骨歸矣歸之
日王率光海君宴公江亭麗人傾城相送尾至數百
里外拜泣而別是役也索回王子陪臣官眷百餘人
斬倭首二千三十級克復平壤開城王京總還故地
二千五百里而議者猶以請封撤兵罪之夫倭封於
乙未之七月公歸於甲午之三月則請封不在公也

公留劉縱兵萬六千居守而予議撤還則撤兵亦下
在公也公提軍絕域身經累戰夏沐暑雨冬偃冰
食無監醪卧無甘寢乃不以驅逐朝鮮境內之倭
功而以退歸釜山海外之倭爲罪此公負國乎抑言
事者負公平假令倭終盤據開城耽延歲月薦食畿
輔揚帆江南王子不生還朝鮮不再造兵連禍結老
師匱財又將何以處公哉公方面紫髯目如閃電東
征陸辭 上遣黃門陰驪公風神警亮器局岸偉大
喜得人賜金綺以寵公行旣入朝鮮又賜麒麟一品
服公感知遇每與李大將軍以死自誓戰勝之後拊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公

傷掩骼招歸骨從以萬計仍分前兵屯守大丘南原
慶州等處移檄國王斬塹挑濠築關置墩修設善後
之宜甚備行軍賞罰嚴明軍需節省僅支馬價二十
餘萬揆事圖策提出人意表每當百司使者各請輻
湊公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退而熟議之卽老吏宿
將終不能易也曩公受命時子適在政府每歎公經
畧外夷與邊臣不同邊有堅城可憑而海則與倭共
之無處不犯則無處不瑕雖一他鎮調兵必先主而
後客老弱居半道路遷延難二邊臣伸縮自由而經
畧則空名客寄俯仰隨人難三羽書以風爲遲速語

言以譯爲往來難四朝鮮利於留兵不利罷兵倭
則貸手報仇倭去則張小爲大飾緩爲急難五李氏
盛滿人心不附而又立萬金之賞懸封拜之格忌寧
遠者并以忌公難六嗚呼此公所以累疏乞休高卧
西湖絕口不談東事也然朝鮮陳謝有疏 朝廷叙
錄有旨何忍不一爲公論昭雪而令忠臣孝子扼腕
不平哉昔淮西文昌黎不及李愬愬子曳碑仆之訴
功於朝命段文昌更撰以旌其伐杜弼請裁抑勲人
齊高祖令軍人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夾道使弼冒
其間弼戰慄汗流高祖然後論 曰箭雖注不射

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汝猶頻喪魂膽諸勲人身
腦鋒劒百死一生乃以尋常例之耶觀此而宋公之
論定矣余故畧他績不書而著其復國之功勒石墓
道使讀者識公苦心云若生平婚娶別有志銘曰島
夷不靖肆彼鞠凶八道三韓如葉掃風君臣父子奔
播西東箕疇故墟幾亡是公 帝命六師誕張九伐
毅弓街爐走雲掣月復城歸胤恩浹窮髮龍子暫分
虎符復合我武維揚稽顙天闕馬鳴蕭蕭歌凱東歸
功成不賞市語如雷勞臣解體戰士心灰公笑何
有口神時清論定終遺 天龍玉冊金書

小紉展衣冠精靈呵擁穹石干霄星垂斗拱巖谷綿
亘草木蕃鮮桓桓隨道鬱鬱新阡何以報公有豕所
運何以報君億萬斯年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全六 長山

總督河漕御史大夫胥大司馬李公頤行狀

劉應麒

李先世爲唐西平忠武王後世有顯者入國朝諱子
淵者生七子俱課以詩書次子麟中洪武丙子鄉試
官國子監助教六子鳳字舜祥娶城南舒氏生子遠
字宗奭舜祥業儒早卒舒氏苦節撫孤攜宗奭依外
家遂居城南關外生子諱英字文華別號異泉以明
經教授山海祀名宦春秋配食中山武寧王王開國
元勳先生一儒官並列詳王大司寇世貞傳中時敬
齋胡先生居仁以布衣倡道爲儒宗異泉先生與張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八十七 長山
方伯古城先生俱嚴事之以故張李世世爲姻婭至
今河漕御史大夫大司馬公諱頤字惟貞別號及泉
蓋曰以志異泉先生庶幾及之乎公大父達州倅諱
伯卿字汝法父太學生諱思字可賢生子四公其仲
子也太學公早卽世公年甫十歲大父達州公延師
日訓誨之公發憤下帷旦暮誦讀不休出就試有司
時王少司寇宗沐爲督學使者夜夢朱范文正公來
謁及旦見公輒噴噴稱奇曰稚齒凝峻端重它日定
爲國器以隆慶丁卯舉于鄉戊辰成進士授中書舍
人時諸同事者日宴會徵公辭弗與獨翻閱本朝

故實嘗與譚襄敏公綸談立事無不中款襄敏公拱
手曰後來繼我而起爲國家干城者其在公乎已而
擢陝西道御史上疏舉理學胡居仁宜從祀孔廟疏
略云按餘干故儒胡居仁質本沈潛學由積累以力
行爲實地以主敬爲持循慕道安貧日尋孔顏之樂
窮經講學深得濂洛之傳燕處存省益嚴飭躬細微
必謹孝友實行履歷大致卽愚夫孺子皆能述之副
使夏寅諒時政得水利十條行之至今稱便提學僉
事李齡聘主白鹿洞其學規與朱子教約並傳先臣
楊廉集國朝理學首簡薛瑄胡居仁謂不讓程朱高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八十九

弟夫瑄際時行道譬如景星慶雲人共快覩居仁隱
處草澤一旦名動海內與瑄並稱非誠不可掩安能
至是宜與薛瑄從祀孔廟所著居業錄粹言同瑄讀
書錄行儒臣纂編性理後列于黌宮庶理學益明而
國家文治之隆將萬萬年無疆矣嗣後竟得並祀實
公倡其議時御史胡濬以建言忤旨受杖爲民掌科
外遷御史景嵩韓必顯以建言謫外任朝臣危懼莫
敢言公獨抗疏申救疏略云 祖宗建官設立臺諫
言路也 皇上踐祚未幾一載而言官被斥者四
如御史胡濬遂返編氓都給事中雒邊御史景嵩韓

必顯謫處卑服在 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
諫者不取輕率妄言非有意怒絕四臣也但四臣久
斥則人疑聖怒未回匪惟被斥者無由自新而言官
益重自疑影疑不釋士氣不鼓萬一有隱憂伏機
誰敢犯顏極諫自取罪戾哉伏乞召還四臣量授別
職則 聖哲益昭無虞永保而賢才堯舜遠矣以故
特諭稱公峭直先是張江陵擅作威福勢欲薰灼公
奉命清戎楚粵江陵家在所部中公一切謝去關白
持三尺惟 王命是供又與江陵父抗因忤其意出
守湖州府署多崇前二千石多病死又湖俗世家多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八十九

豪貴人凌法滅紀無憚前二千石莫能制公獨以正
勝邪比至則府舍肅清內外斬斬吏胥不敢爲姦捕
豪惡子弟不悛者傳爰書處死獄中其他縉紳士民
無不歛手憚者郡賢士君子青衿好脩遠近循禮無
不入人則劾而文學彬彬制科得人獨盛凡公所賞
鑒拔擢多去爲賢大夫莊士者守湖五載不妄取寸
絲尺帛其德化翔洽百姓爲立生祠比之召父杜母
云已而備兵吳中時江陵欲齟齬異已二大臣言
者已有端吳中羣少日相驚以收者且至先是王太
倉爲宗伯時因忤江陵退居里中與王大司寇元美

沿道家言宵人希古誣以異端當事者多屏跡避
公笑曰豈有詔使至而余不知者乎且余以身殉官
為阿比孰與以身殉諸君子即得禍亦無憾間過從
飲極歡于是羣少無敢動疑者始安具區謀叛幾萬
餘人議先掠南徐次掠傍郡改元弘閔號天王公潛
伐其謀不數日渠魁授首吳中稱平兩臺以公首功
出聞時江陵素欲修郅止擬紀錄敘用公何權相敗
公名位游起擢浙大參分部婺州婺俗多妬婦苦婢
終身不嫁即儒紳家視為故常公設令嚴禁軼令者
往無赦時有搢紳先生馮姓者慕齒得子尚在襁褓

獄後錄

卷之五十七

九十一

族豪利其貲羣起訛兒幾不得活公廉兒狀肖父撫
其貌子族豪咸伏辜馮嗣不絕婺士民羅子女拜階
下皆稱公賈父云已而總憲三楚楚故清戎舊地適
江陵議甫罷秋茶密網欲解未解又重以歲之饑饉
公前繫勝殘圖固無冤民部屬鮮昧吏時耶陽學
官有議移置參將府府兵憤激變起倉卒中承臺惶
怖不能制耶陽沈太守以株連受罪 天子震怒禍
且不測公條陳兩臺以百口保之得命守竟得脫
禍公復密誅賊兵之首亂者不移時安堵如故楚人
人詭謂之踰年丁內艱三年耳不聽絲竹口不嘗水

酒夜臥不離案次壬辰服闋時王太倉居政府以
救其江陵之禍德公移書欲自總憲超擢中丞公辭
謝書云願循舊秩至于日至之時皆熟矣太倉以此
益重公遂復除陝西總憲隨陞河南右轄時薊門屯
管兵以當事減餉鼓譟凌辱帥臣邊備廢弛虜酋長
昂矚然為門庭之寇公素以材受知 主上遠陞御
史中丞填撫漁陽漁陽跨山海抱昌平沈居庸為三
輔重地自譚襄敏經略後崇墉精卒稱雄鎮云夫惟
是保塞諸夷北備虜東備倭二千里邊防八百里海
岸是責任而控制之亦惟是北口黃花屬虜巢穴

獄後錄

卷之五十八

九十二

顏兀良跳梁為梗喜峯大寧出沒常乎自公撫
虜不敢飲馬于灤河疆場晏然烽火絕警以閱視
邊功詔陞右副都御史賜金幣時昂酋要撫賞點
難馴公設伏擒其心腹狡虜小郎兒等七名宣揚國
威諭以禍福擬歲賞予奪制其死命昂酋誓服願盡
力保塞下自効會東倭蠶食朝鮮四方戍卒調海上
有謀叛境內者公主帥臣策勒定錄功詔陞右司馬
賜金幣項虜酋伯牙謹一入寇為一大創棄柘
提問詔陞左司馬賜金幣益自石門寨羅文公
後華夷共仰之稱曰李太師相戒不敢犯所轄

大將而下偏裨及士卒無不懾服莫敢亢日與將同甘苦推心置腹又無不人人挾纊踴躍歡呼者時大司馬缺廷臣屢推公上方倚公為長城難其代需後命又三年有司課績最請給三代誥命并應得錄蔭用答勞臣制曰可遼左海上歲歲用兵所過四方材官健兒募卒幾數十萬人公前後七年具甲乘繕擊技轉資糧東征藉是成功兵部題敘共襄督撫鎮道推公功第一詔陞右都御史兼司馬視事如故并賜金幣時中使四出山海為虛生靈荼毒輒稱衡命逮監司及守令若而人御史中丞一麾而退者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九十二

若而人公從中調停一疏而減稅數千再疏而罷關之令又再疏而極陳利害深中使者使者不敢辨疏略云謀國而實蠹國導利而實貽害今之建礦議是已夫取礦必釀亂防礦必費財分礦必鮮利我國家定鼎燕京王氣所鍾孕為金寶大都產礦之區即陵京靈長之脉祖宗二百餘年封培甚固慮至深遠矣西山空煤煤乃地濁所凝即多取無傷靈秀礦乃天寶所聚少有宣洩必損王氣即使官家秋毫無費民間寂然無諱亦無寶金王而不顧根本之理矧究竟得不償失利又不勝害乎今畿內聚五方之人

利孔一開必命羣集劫奪無憚震驚九重臣即斧鑕曾何益于理亂哉又疏略云地方貧困歲又災荒臣目擊心恻今錄求寸取死而復生之民離而復集之眾終于匪死則徒顧閭閻愁嘆之聲難徹宸聰而羣小培尅之計易登聖聽公輪什一私囊什九窮瘠既不聊生抽稅復推骨髓近山海官民殺傷已萌孽孽今宵人冒奏分疆東西重疊派稅無論民莫必命謂明旨何忍臨清激變之慘復見于輦轂之下臣不勝大恐又疏略云按高淮脩怨婢孽羅大器無辜受抑內監外僚原不相轄即監中小豎非自為不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九十三

法奉旨提問未有屈膝于部院大臣者請嚴法體統頗崇非庸惡陋劣豈肯奴顏于公之前山海號稱嚴關得此廉能之吏可當無敵焉奈何挾私橫誣去之若振落乎且遼陽礦與薊門無涉皆若効准所為有司將無噍類皇上奉天之權制馭宇內臣等奉皇上之權彈壓屬僚今以天授皇上之權皇上假臣等之權盡落宦豎之手朝奏夕允如響應聲即所黜當罪尚非所以為名矧平地風波使良吏無端斥逐臣懷不避斧鉞非為一官惜為陛下紀綱惜天下萬世公論惜也當是時若某

某則願以稅付有司分毫無所侵某某始猶桀驁後竟輸誠帳下去來惟所裁某某嘗語人曰如薊鎮撫臺李公恩威並濟亦人類耳敢不効命以故諸郡國俱受困薊門即無利亦不甚害公力也順永間頻年旱魃赤地千里公步禱祈雨輒應野有青草民無菜色卽歲之不易先後具疏請粟數萬餘石天子惻然動念亟令發倉公督屬分方煮粥以救死以仍責成正官躬率舉行母令衙役市猾獲售其姦又捐貲置學田贍庠弟子員之貧者復悉其餘貲盡以濟荒所全活百萬餘人拮据十年報績九載保障汗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九十四

內安外攘蓋勞苦而功高如此按臣凡三大閱至賢勞該部請陞爲大司馬廕子入監方候旨辛丑歲上念其積勞欲暫逸之詔改南京都察院掌院事右都御史時黃河汎溢實惟陵遷是虞舊總河大臣或以罪去或以憂死迄無成功致塵主上旰食嚙咨擇可爲荒度者廷臣前後會推十數人未允及推公大日命下以御史大夫兼司空總督河漕會謂此聖主特達之知公遵旨兼程赴任任事甫六旬蒙霜露涉風波奔馳千里而遙周咨必然之畫計惟順下流爲永賴具疏恭報先定期日鳩工疏略云必須上

築決口下疏故道乃能鞏固皇陵永濟漕運先隄防挑濬以救目前一時之急繼則殫力疏鑿以爲日後經久之計第恐汴隄增修新土未堅則難禦排山之勢開座增建黃水斷流則實慮膠舟之患洳河備運濱湖支渠未開則又虞風波之險每一念及心悸股慄寢食俱廢敢不惟力是視幸而有濟何敢言功敬陳施爲之略少紓宵旰之憂疏上天子以爲能溫旨慰勞時公方督率各屬司道郡縣等官巡行經理更念脂膏已竭時詘舉羸日夜焦心勞思卽積憂盡瘁嘔血數升不止輿回濟署及革呻吟恍惚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九十五

然曰上負主恩死不瞑目言訖長逝嗚呼哀哉聞上震悼痛惜念薊鎮功詔贈大司馬廕一子入監諭祭二壇差官造墳安葬公生平正直忠厚剛毅清嚴窮達如一歷仕幾四十年粹然絕無營議皇綸褒公宏才偉略亮節絕忠而慕義無窮施恩不報待舉火者三族霑河潤者九里篤故收窮門下士得御者如登龍門其隱微不欺媒孽無溺終身不置側室內于無衣帛家藏無金玉重器敝車羸馬布衣蔬食澹泊寧靜宛然異泉先生家法則余周旋久獨窺公之行者公刻餘千七記附異泉先生傳爲跋傳于

世又重訂刻敬齋先生居業錄并諸名公序跋亦可
以見公志矣

敬齋先生家運中衰耳孫希祖甫十齡往致膳于公
公異之欲以愛女許乃白太夫人召生入與飲食占
對容止甚都喜相謂曰胡家兒大儒後器又不凡雖
蕭然懸磬乎第令為儒家風味足矣遂贅之教育如
已子公叔弟謙幹家二十餘禩不私蓄一錢及卒衣
衾無備公哀慟卹其遺孤移任子任之今謙子正敷
用公廕除梧州判公卒後督學使者檄下祀鄉賢有
云贅愛女以前賢之孤力扶理學移思廕於亡氏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七 九十六
子義重綱常斯二者公之高誼偉行血食俎豆於六
之及焉余故彙次于簡末

門人張維禎謹識

卷之五十七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八目錄

都察院五

總鎮都御史

韓雍

唐珣

鄧廷瓚

史琳

張泰

周南

曾銑

張岳

何棟

王忬

談愷

總鎮侍郎

李棠

陳震

林富

潘旦

劉源清

楊守謙

王夢弼

應楨

張珩

吳琛

周滿

鄭汝璧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八

都察院五

總鎮都御史

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雍墓誌銘 總督劉珏

成化戊戌十月十五日致仕右都御史韓公以疾卒于家有司計聞 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域如制公諱雍字永熙蘇之長洲人大父諱舉一父諱貴俱以公貴累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妣陳批趙俱贈夫人貴初以間右起實北京宛平縣故公之發身乃順天府庠弟子員正統辛酉中京闈鄉試明年第進士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十

吳山館

并湖廣道監察御史時陽山縣學教諭丘純答臈夫竹磨兒其父令其遠通而以死誣告純他御史勘伏純坐償獄未決家人累奏寃都察院檄公覆公四散遣人踪跡之得磨兒於河南純得釋且復其官其聲遂大振時三法司刑獄并劾奏章疏咸經公手未幾巡按江西辨寃抑黜奸貪所至望風解綬廬陵泰和等縣大寇卒至乘時劫掠鄉民苦之有司不能制公與巡撫侍郎楊公寧設法捕之得其首惡并餘黨悉置重典地遂寧代回陞廣東按察使迎二親就養少保陳公循疏公廉能幹濟才堪大任陞都察院右僉

神機
轉法

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至則首推行均徭法次行歲額法規畫周密切中時弊民甚稱便值歲饑大發倉廩賑之兼減價糶賣人得足食天順改元 英廟復辟改山西按察司副使 陞大理寺少卿仍僉都御史與左都御史 同理臺事嘗有強盜十八人嘗斬內二人訴焉 公嘗誣指寇公曰會問已明何嘗之有公曰人命至重宜暫留寇不允固諍乃并指者留之後四人皆得白翰林院學士倪謙主考鄉試得罪於當路緝事校尉發其結交遼府儀賓事下獄坐重典公復力諍得戍宜府錦衣指揮劉敬以石亨連坐下獄寇欲作朋黨籍其家公曰東漢時以朋黨二字盡賢人君子公宜審之寇悟改擬敬得千戶調山東某衛時大同守臣奏巡撫乏人 上即以命公至則劾總兵參將貪財弛備皆逮於法修飭界牆搜括隱占軍士設法耕墾收米易銀是以邊備之用有餘而無私歛之擾眾顏三衛夷人因虜酋字來誘犯獨石公令軍出其不意擊之賊驚遁七年議政至京陞兵部右侍郎有權貴者素銜之陷以罪謫浙江布政司叅政成化改元兩廣蠻寇猖獗累征不利上命都督趙輔為征夷將軍和勇為遊擊將軍惟

史以行時言者謂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衆議紛紛不定公大言曰大藤峽賊巢也舍此而不圖吾未見其能濟遂肅師而行抵廣西界議遣都指揮趙倫都指揮鄒宏副總兵范信叅將孫振各授以方略仍檄湖廣總兵李震預備公乃連營以進至全州諜報賊在湯洞公五發偏師連戰皆捷生擒渠魁數人皆磔剔以示遠威大振又以修仁荔浦皆峽賊羽翼乃分兵將爲二十五哨公與總兵官領中堅進攻彌月峽賊遂平路無阻絕捷聞賜勅獎勵陞公弟獻律錄

卷七十五

三

吳山甫

睦爲錦衣百戶復移師潯州益增器械備餼糧令五哨由峽後進公督八哨從峽南進復令二哨援於後別遣將士斷諸山口賊聞乃挈妻孥輜重於峴極險處預於山南立排柵滾木礮石標鎗毒矢如雨而下公覘其將怠遂奮甲先登士魚貫而進聲震天地縱火烈焚日色晝瞑賊不能支乃遁去公益進衆云險不可進公曰破竹之勢不可少緩督進益急直抵橫峯等崖又進至九層樓等山壁立萬仞勢控霄漢公計遣將士於賊所不備處攀緣至絕頂舉砲爲應復擊攻數十合峽遂破前後得大小寨峒九百餘

莫洞達才識高遠居家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下
爲詩文思如湧泉無少凝滯居官處事動以古豪
自居每一出師必以曹彬不妄殺爲法故所至全活
甚衆累謫累起未嘗致欣戚於其間天下士大夫無
間識不識咸仰其名云

成化十年三月命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致仕先
是鎮守廣西右少監黃沁訴奏雍坐視徭賦出沒隱
匿不報以致斷藤峽賊復熾聚滋蔓流劫郡縣且貪
慾歛宴濫賞妄費事多違法及副使范鏞僉事葉洪
督調軍馬不能防禦互相隱匿武靖州知州岑鐸無

卷之五十八

五

吳山偉

按駁之功太平府知府郭本有貪淫之行皆當究治
事下兵部奏差禮科給事中張謙刑部郎中蔡麟往
按以其詞虛實各半復請上免雍罪命致仕鏞洪
鐸俱宥之本坐除名雍在兩廣威令素行沁不得恣
其布政使何宜迂而固按察副使張敬食而暴不爲
雍所禮乃與沁媒孽其短擯撫其事攻訐之及差官
林賢適委宜徵行勘竟醞釀以成其罪蓋雍未督軍
之前賊勢不獨毒嶺南且越江西湖南界雍至賊勢
大蹙雖不盡遏絕之然功多子罪至是爲內侍所奏
論爲之不平而兩廣人至今思之不置

實錄

都察院右都御史唐珣傳

總督

總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唐珣字廷貴直隸
華亭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四川合州知州勦強植弱
有能聲陞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出爲福建福州知
府時有男子詐爲中貴人入閩威勢張甚僉事以下
多被笞辱莫敢誰何珣獨疑之乃壁人於浴室窺之
得實卽座上執寘於法諸司駭服陞湖廣右叅政布
政使尋入爲順天府府尹剗治繁劇事皆集辦秉法
不阿豪貴斂戢陞右副都御史整飭薊州等處兵備
兼巡撫順天等府以憂去服且闕命卽其家起之陞
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嶺海府衛州縣
咸畏憚其風裁旋以破賊功賜金幣降勅獎諭弘治
八年十月卒賜祭葬如創廣人士追思之

卷之五十八

六

吳山偉

資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襄

敏邵公廷瓚神道碑銘 總督 吳寬

國家右順德偉度勤勞於外大臣一人曰都察院左都御史鄧公其諱廷瓚字宗器岳之巴陵人也公生有美質穎異過人稍長游縣學居諸生中落落不羣爲醒醒行人已奇之景泰丁卯年甫十八登湖廣鄉舉甲戌擢進士第明年授知浙江淳安縣抵任訪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人無知之者故兵部尚書張公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獨知公薦知梧州疏且上會公丁嫡母楚氏憂不果服闋爲成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七 曼山附

化已丑遷太僕寺丞貴州新設藩府府在萬山中百其木衆加以夷獠雜聚猝難撫治吏部求其人得公曰是前薦知梧州者公至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及廟宇廨舍以次興造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化望田不怠入市不擾四境晏然肅如中州上可以公治績異等交章舉薦吏部以民夷方安公治宜久任以慰之九載始擢山東布政司左叅政提督農務兼管水利弘治戊申再擢本司左布政使特踰年耳明年貴州缺大臣巡撫朝議以公請其土俗爲宜太 上允之卽拜右副都御史奉勅行俄丁母

戴氏憂服闋適貴州墨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上仍勅公往視衆提督軍務尋改巡撫提督如故公初至遣人百計招撫不從始令衆謀儲糧調兵決策征剿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幾六千級生獲二千餘口械首惡數輩赴京悉斬於市寇既盪平公上奏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合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於此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剷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邊之計凡所條陳十一事下兵部會議悉見施行始設都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八 曼山附

勾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擇流官土官兼治皆公所建自也初公遣養子夔之子乾馳入京報捷朝廷旣授以錦衣衛所鎮撫卽下詔褒公有首決用兵之謀共成平賊之功之語遂進右都御史貴州既無事召公還掌南京都察院事兩廣自成化初故都御史韓公雍平寇之後開肅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之寄公掌院事數月復輟之往公性不瑣瑣細故至是益思以安靜爲治屬吏有資勞者輒舉薦以屬其餘或不職特去其一二太甚者若諸司濫設悉奏除之曰祿俸出於民母

徒費也。胡羣蠻以劫掠為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以都御史金公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全付之。使二司並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兩州設兵備，憲臣合遷治所於郴州，為便。又以廣東龍水為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調遣新軍守禦。仍宜給與隙地屯種，為久計。奏上，悉從之。公於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墟、大桂諸種作亂，以次平之。其後四會等處乘機竊發，其勢尤熾。未幾，首惡李景光輩傑及其黨二百餘人悉被斬獲。兩廣竟亦無事。而公出入溪谷，徇目瘴霧，則亦病矣。乃上章乞歸，甚懇。賜詔勉留，特遣醫往視，仍遣左都御史以酬其功。又三年，上知公久勞，邊務召還。復掌南京都察院事。未行，以疾卒。實庚申六月。享年七十一。公少孤，事二母盡孝。待其弟廷璋、廷瑞友愛備至。自為州縣至大官，處事求濟，待人無疑難量。如莫寵，其際至所施設，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及能及也。計至。上悼惜，特贈太子少保，諡襄敏。仍

有司祭葬如例。

張敬修

卷之五十八

九

晏山館

資政大人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太保都察

一 院左都御史史公琳神道碑

李東陽

公姓史氏，諱琳，字天瑞，舉成化丙戌進士，為工部給事中。擢江西布政司右叅議，遷左叅政。孝宗廟歷遷左右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兼督鴈門諸關，歷工部左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經畧邊備，以秩滿進都御史，提督軍務，署院事。今上皇帝以提督功，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未幾，又以郵典加贈。凡閱三朝四十年，官十命，其卒也，給驛傳，遣官護喪，治葬事，賜祭者再，及加祭亦如之。蓋其始終遭際之盛如此。可謂難矣。初，公為給事中時，言事有體，為叅議時，平鞏昌番賊，脩安定會寧諸路邊備，督甘涼軍餉，事皆集以家艱歸闋，服改福建有求，開銀礦者，公力阻之。為叅政時，豪家多怙勢，庇盜每為禁治，袁吉二府械發廩賑，貸全活者眾。贛盜攻城邑，殺官吏，督兵勦之，獲七百餘人，梟其首惡。嘗從者皆釋，不問為布政時，藩府歲祿多倍，取民困輸納，請自所治類輸之。始大稱便，為巡撫時，定均徭優戍卒，開小河以殺漳沱水，方復與定保定二府柴夫舊額，大明諸川果園皆居民，世業廢，臣怙寵者奏

張敬修

卷之五十八

十

晏山館

取以備供應公力言不可以數千人之命供一已之奉辭甚激詔遣官覈實果如公言乃止爲侍郎時嘗以災異言止織造情供應諸事爲經畧時言募軍丁禁盜賊省中官差遣諸事多行之爲提督凡三命始赴宣府大同值虜退治兵食爲後計後虜寇榆林率偏師先往暨大帥至共謀規虜酋所在夜潛師搗其巢賊聞驚遁毀其廬帳而還以捷聞賜勅褒諭副以銀幣寶鑑入朝言便宜事加詳弘治乙丑新遭國事大喪方劇適宣府失利劇命出師公與大帥分駐宣府大同大同諸路斬獲以百計境再上褒諭如初

蘇徵錄 卷之五十八 十一 崑山館

行命中官迎勞於關賜香甚厚下暨部曲並加犒賞殆近歲以來所未有也今年丙寅爲正德紀元正月十二日以疾卒自居九列前後請老十餘疏輒得溫旨勉留其在新政尤多眷注而勲業未究卒齋其志以沒悲哉公爲人坦夷宏豁不設崖岸意常近厚人以身親愛之平居不事作業家無餘資然終其身未嘗以屑意也能戲作墨竹自謂天解尤喜談兵於諸推步占候醫學之術靡不通涉比見樊惑犯執法謂人曰是必有當之者已而左都御史戴公廷珍卒口未也不踰月而公亦卒公生於正統戊午四月十九

右都御史張公泰傳 總督 李 濂

張公泰字世亨其先河南尉氏人高大父潛始徙汴遂爲祥符人世居汴城西關外三官廟之右曾大父真大父敬祖父喜鄉稱長厚喜徙家肅寧大父父並以公貴贈刑部左侍郎始公之生也母馬氏夜夢神人抱一兒與之曰汝家世積陰德茲畀汝貴子其善撫育之覺而生公公器資英邁自少卽留心天下之務成化丁酉領順天鄉薦明年戊戌登進士第試政兵曹已亥授山東鄒縣知縣政尚仁恕六載績聞召補省臺適罹內外艱守制還服闋拜陝西道監察御史初監河東鹽課有勢要撓法爲奸公上疏劾去之嗣按蘇松常鎮四郡憲度峻整豪強斂迹將漕堤爲居氏蟻聚其上五六百家歲久爲定業河漸淤塞公廉知其事奏徙而之他漕運通利再巡按山西劾罪貪酷吏若干人軍民咸稱快焉公在內臺滿九載擢陝西按察司副使奉璽書整飭洮岷河州等處兵備踰四年擢本司按察使明年擢山東右布政使尋轉陝西左布政使老成練達士論歸之未幾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而陝西之地公宦遊最久熟知利病乃撥軍民困苦者十餘事嚴劾條約刊布郡

邑關中至今頌之踰年改大理寺卿時逆瑾用事公以剛直忤瑾免歸亡何瑾誅科道官交章薦公復起爲刑部左侍郎適延綏寧夏甘肅總制關員廷議非公不可上亦知公練習邊事乃擢公爲都察院右都御史開府固原總制三邊軍務公威上知遇拜命卽行至鎮則選易將官振厲士氣一新攻守之具疏凡百數十上皆見嘉納奏捷者十有二璽書褒獎公盡心籌邊寢食靡寧竟以勞瘁成疾亟上疏乞骸骨命未下而卒得年六十有二有司馳訃以聞上悼公歿于王事賜葬祭贈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子紹獻徵錄卷之五十八

以功廢錦衣千戶公沉毅有大畧平生不立崖岸與人交坦直無偽善飲酒多而不亂其爲鄒縣令洮岷兵憲二地皆有去思碑今三邊將士猶有能道其經畧之蹟者

論云余往赴官四明道經姑蘇其里居鄉大夫咸稱故巡按御史吾邑張公之才云張公巡按江南在弘治己酉風裁凜然嫉惡大甚按部所至貪黷吏率棄官遁去而除趙訥一事尤爲人所傳誦夫趙訥者長洲之巨猾也以捕盜爲名實與羣盜通羣盜輸月錢庸索之急則訥以獻無辜人苦之莫敢言公廉得其實訥至廷下杖斃之聞郡讙呼以爲神明

都察院右都御史周南傳總督實錄

都察院右都御史周南浙江縉雲縣人由進士除應天府六合縣知縣選授四川道御史陞湖廣按察司副使歷陞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守制起復巡撫宣府尋改南贛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以疾乞致仕優詔許之賜勅獎諭月給米二石歲未四名家居凡十有四年而沒嘉靖八年六月予祭葬贈太子少保南在先朝以才見稱初太帽山賊流劫三省攻城殺人兇勢日熾朝議用重臣督勦乃以南往未幾遂破賊斬復數千計因移兵攻姚源賊黨及汀漳山巢平之遂畧撫其地南贛巡撫之設寔自南始

嘉慶二十七年三月錦衣衛鎮撫司轄上曾銳獄情謂銳交結大學士夏言令其子曾淳先後持金數萬託言妻父蘇綱致之言所朋謀爲奸妄議復套其前後掩覆失事冒報功捷具如咸寧侯仇鸞所訐上曰曾銳妄議開邊隱匿喪敗殃虐百姓欺蔽朕躬罪在不宥法司會同九卿錦衣衛堂上官從重議擬蘇綱發烟瘴地面克軍夏言令錦衣衛差官校逮繫來京問已法司會擬銳罪律無正條宜比守邊將帥失陷城寨者斬上曰銳情罪異常有旨重擬乃稱律

主

夏言

無正條固可置不問乎仍依所已正律議擬以聞於是法司請當銓交結近侍官員律詔可乃斬銳於市妻子流二千里銳有機畧初爲御史巡按遼東會遼陽廣寧撫順兵變銳密運方畧悉捕首惡誅之全遼大定時論以爲才會虜患棘因不次見擢膺專閫之寄然銳雖迫無經遠弘猷自負遼左功謂天下事無難爲者其所計措率多誕漫巡撫山東開虜人太原上疏請撤還山東兵戍關西者內守臨清爲時所笑止祝西師乃倡復套議大學士夏言好邊功遂力主持之紛紛造舟車括鐵關隴之間蕭然煩費矣

廣寧方熾而我兵積怯銳疏下部議久之未覆上心亦危疑之密以訊大學士嚴嵩嵩與言不相能常思有以中之欲因是陷言乃問上指謂其非言說既行隨騰疏攻言言遂得罪去是時上怒銳甚然實無意殺言也會咸寧侯仇鸞先爲銳所劾有旨逮詔獄爲士書閣下自理嵩因授鸞意令以復套事攻銳賄言表裏作奸覬圖大福及鎮撫司奏獄具下法司擬罪凡再議銳言竟以交結近侍律俱論死鸞罪得釋遂厚賂嵩兩人深相得鸞益橫驚不法以及於誅銳既死家無餘貲妻子狼狽遠徙天下聞而寬之

獻徵錄

主

夏言

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岳傳

張岳字維禔爲人沉毅簡重正德癸酉解元丁丑進士授行人寓慶壽寺不苟接人獨與郡同年陳琛林希元閉戶讀書出則三人徒步走市中時稱泉州三狂岳獨上書言事武宗寢疾豹房獨宦者侍岳疏乞內閣九卿輪直嘗藥庶防奸變疏入不報已卯四月宸濠行路娶倖蠱南巡諫者數十人多杖死岳偕行人司疏上鎖械曝跪廷中五日梓下獄又杖於闕下幾死謫南監世宗卽位復行人俄丁父憂釋服赴部廖太宰取選科道辭不就轉司副尋乞南陞南

徵錄

卷之五十八

十七

曼山館

張所忌出廣西張又行選貢法邊縣雜夷多不任貢岳謂選策汰甚褻謬者足矣調停行之拜表入京又不候見張而歸張愈怒故遂坐濫貢貶轉守廉州廉與交南隔一小時方征交張請吏部推岳征交議譁甚岳獨爭謂不可疏六不可征之狀聞於朝疏上又陰飭兵食立營堡預征討之策以待命毛尚書伯溫出視師莫登庸懼密使岳求通款已亥陞浙江提學副使轉叅政伯溫頗用岳言議撫處登庸問曰向廉州太守安在也伯溫會督府蔡經奏移岳廣東守欽廉莫酋叩關岳往受降賦二詩予之北虜盜邊入內地詔陞僉都御史撫治鄖陽俄轉江西巡撫岳言江西民困用民一錢如針刺吾體血吾不忍也陞副都御史督撫兩廣督府故饒供億岳至盡革之土官從征舊多納賄乞功岳嚴禁絕封川賊稱王橫劫岳討平之陞兵部右侍郎再征柳州破魚窩馬鞍諸險巢時稱奇功岳不通相府一幣總兵加太保岳止陞俸越年召爲刑部右侍郎徐御史南金奏岳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賀連反側未定岳宜留明年召爲兵部左侍郎平連山賀縣捷聞總兵又廢于岳乃陞右都掌院事湖廣苗倡獮初設總督衆方願望莫肯行世

舊請岳當之徐相公階報岳曰士君子爲國任事禍福無擇第其危幾在前冥不知避亦不可謂智也蓋指嚴氏父子云岳謂備國大臣雖危無所避也單車入楚執計苗情諸撫臣異同前卻而苗出劫日橫上命易貴撫院岳謝上曰充國湟中之議初頗譁於衆口裴度淮蔡之役功竟成於獨斷又曰此賊不平臣亦有何面目奉勅書以對將吏於是條上用兵方畧詔下報可岳自督戰斬擒苗幾盡土宣慰冉玄等糾苗爲叛苗平懼誅陰以兵嗾龍許保吳黑苗掠思州玄又挾萬金入世蕃幸世蕃去岳而罷兵徐相徽錄卷之五十八十九曼山館公執不可竟降兵部侍郎岳生擒龍許保而黑苗尚匿玄所岳疏玄罪併許其挾金事世蕃益怒日傾岳岳不一貶復擒黑苗以獻三省底寧兵部力請召岳嚴氏不可岳遂卒是年夏西南大星隕岳曰我當應之卒後三省巡按奏岳功岳復右都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襄惠廕子嚴氏擅政二十年制閭不入一錢沒得完其身名者僅岳一人耳岳長身王立隆平高顙眉骨稜稜天性孝友篤人倫學以程朱爲宗嘗謂陽明與論持敬知行明德新民之旨往還三日陽明終不能絀第曰子亦閭中一豪傑也歸家於草堂中

立爲學則存養四條動作威儀之節十七條出則輒以程朱微義諄諄然言之集中有與聶豹邵守益歐陽德郭持平羅欽順張邦奇黃佐諸公書大畧如此宦所如沅柳州德慶廉瓊咸專祠鄉則泉州祀郡學思安志交南議稿征苗錄所輯禮經聖學正傳恭敬大訓等書凡數千卷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辛

曼山館

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太

華何公棟墓志銘

王用賓

公諱棟字伯直號太華其先直隸巢縣人高祖德才
元末避亂關中占籍長安曾祖義隱德弗耀祖寬父
真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祖母姜氏母左氏俱贈淑人公生而岐嶷
讀書一覽輒悟比爲學官弟子督學朱凌谿先生以
國士待之正德癸酉舉鄉試一名辛巳登進士選授
河南道監察御史公正色獨立坐失朝儀調直隸宜
興知縣公體恤民隱釐正士習築便橋修學舍邑有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三十一 豐山館
巨狹戮貽其土公首寘於法土庶咸悅嘉靖癸未丁
通議公憂邑民肖像祀之內戊大學士遂庵楊公疏
薦陞順天府通判戊子 上命修通惠河進陞工部
都水司郎中公疏鑿故道蓄積上流建閘築堤務圖
久遠甫五月而告成自是糧運直抵大通橋歲省輸
費十二萬裕 上心嘉悅陞俸一級賜白金綵幣尋
陞通政使司右通政仍督河務辛卯京師恭建四郊
臨清陶甃官軍疲於傳運公疏請過漕舟不論公私
量爲附載上下便之是歲陞太僕寺卿奉使河南冊
封周府壬辰九月轉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是時彗星出於井之未度朝議洵洵以爲大學士其

輔政之應公考索象緯玩繹圖經上疏畧曰井之未

度大同分野彗色蒼赤兆主兵變期年之後大同當

有圍城蹶將之災聞者嘖嘖詎爲黨附公至鎮中嚴

紀律拊循營伍勇入高山站選將勵兵俘四十九級

邊境肅然無何臺臣仍以星數論公左遷四川布政

司左叅議公去三月大同軍亂據城肆逆果如公言

人始服先見云公家居十有八年庚戌八月虜犯畿

輔 上赫然震怒思靖邊圉大學士華亭徐公時爲

大宗伯具疏薦公 上召公爲右副都御史開府

州提督軍務公感激遭逢遍歷關險自山海抵居庸

延袤二千餘里修築邊防分爲十區計區戍兵計兵

設將遠近衝緩各相聯屬一遇警報互相策應復恐

兵分勢寡各設遊兵列營應援因疏支撥六事 上

悉允行自是醜虜震懾疆場寧謐矣辛亥 上進公

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成

寧侯仇鸞驕橫貪功請伐朵顏福餘泰寧三衛 上

降勅令公會勦之公抗疏諫止藉藁待罪謂三衛爲

我藩籬世修職貢庚戌之變實逆首陳通事哈舟兒

爲之嚮導乃若因茲小醜大開邊隙是自撤藩籬增

一劾敵如社稷陵寢何 上若曰御史言是伐衛事

竟寢頃之公密遣將士指授方畧擒禦等二酋以獻

上進公左侍郎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壬子擒黠

虜孫黑子等 上賜白金文綺廕一子冠帶總旗兵

部第其功狀乃於正千戶加廕二級命公家孫承勛

爲錦衣衛指揮同知公歷督府三年計修邊牆三萬

八千丈計獲俘虜三百三十級甲寅考績 上進公

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廕子瑛爲國子生公尋上

疏乞休 上賜俞允後四年丁巳侍郎吳某因臺臣

論列辯疏及公奉旨閑住隆慶戊辰太宰楊公以撫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三十一 吳山館

臣疏請奉詔具題致仕進公階資德大夫今 上御

極公年躋八十三矣有司奉詔問勞儀幣優緝公望

闕稽首感極泣下秦王雅重禮公親臨問焉越明年

爲萬曆癸酉五月十一日公以疾不起距其生爲弘

治庚戌壽八十有四公博綜羣籍篤嗜數學商確古

今如指掌上臨機應變算無遺策議者嘗欲起公總

持國計不果識者惜之所著有督府奏議詩文各若

千卷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恩

賢王公忬墓志銘 總督 李春芳

都御史恩賢王公者吳郡太倉州人也以明經起家

累官至右都御史 肅皇帝時嚴氏竊權以私恚陷

公及禍伯子憲副君仲子進士君痛公命頌亡辜則

棄官扶公柩去去八年而今 上御極渙發維新之

號於是憲副君上書自寃得還公故官已乃狀其遺

事寓書都下徵子銘予與公同舉於鄉與憲副君同

舉進士乃受書發狀曰嗟憲副君以世誼要予哉是

役也予敢以不文辭遂爲志而銘之志曰公諱忬字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三十四 吳山館

民應思質其別號也少以文學名三吳嘉靖十年領

應天薦又十年舉進士授行人選監察御史擢僉都

御史轉副都御史兵部左侍郎進右都御史徵歷中

外凡二十年而長轡駸駸乃落甯嚴氏未覩其竟措

紳大夫莫不扼腕惜也公爲人闊達亮直才能通敏

始以繡衣白簡別蠹鋤奸風節凜凜人業以真御史

目之及見公出秉斧鉞坐鎮疆場禽蒐島夷 聖朝

虜則又咸歎服以爲卽古張韓莫過也行人時常使

准落王以例餽遺却不受及監中城 皇太子當出

閤乃疏列三事其一言崇師重道其二言慎選官僚

其三言六局永郎尤當慎選疏上中外建之已按潮
廣卽劾罷所部諸貪墨吏曰必及吾瓜而後罷謂楚
民何由是威行部中部中吏無敢漁獵細民者中官
廖斌鎮承天擅勢毒民而陷前部使者至戍顧獨懼
公終公任無敢犯庚戌秋虜猝擁數萬騎犯古北口
而守常論者徒謂不旦暮却矣公時按順天乃獨笑
曰古北與虜一牆限耳我兵懷不勝敵卽突入柰何
通州聚六師之儲要地也願爲上守之乃卽日行
部至通亟趣吏上登陴舟楫在東岸者趣徙之夜半
虜果大來竟不能踰河而西當是時烽舉燧燔咫尺
猷微錄 卷之五十八 王五 漫山館

相望先帝憂甚公乃首以疏聞天顏爲霽已又
知公晝夜環甲視軍城上特旨擢公僉都御史公拜
命則疏請發帑以振諸中虜者又言京城無外郭彼
賊之入民實餌之築外郭便先帝從其言時有議
增營兵者公乃疏曰京軍歲費芻糧百萬緩急無從
預宜汰何云增請別設總督大臣轄邊鎮齊其兵力
以拱衛神京及諸所條陳數事後悉行其言而又請
增修通州二城費省且固先帝乃賜以金幣壬子
巡撫山東僅三月會倭奴寇浙且侵閩中廷擢公提
督軍務巡視浙江兼轄福建漳泉二郡無何改巡視

爲巡撫公至則委心參將俞大猷湯克寬而奏釋
繫都指揮盧鏗尹鳳數人者皆東南折衝將也括蒼
多惡少年則以其人悍而喜鬪招集之以分置諸部
於是謀知賊衆巢據海港橫嶼中而環列巨艘爲水
寨授策諸將夜從間道火其巢賊衆大潰擒奔舟中
隨而擊之幾盡忽風起勢亂賊乃得脫所俘賊三百
餘級而焚溺死者亡算公所釋尹鳳者時部閩兵則
邀餘衆於諸洋又擊之所俘賊亦三百餘級捷聞
先帝賜以金幣是時賊魁數輩而蕭顯者號爲九伎
率勁倭四百屠南沙還逼松江松江守告急公願謂
猷微錄 卷之五十八 王六

盧曰我出汝死何以報我盧因跪曰請取彼蕭顯以
報公命卽酒壯之授以銳師盧倍道掩擊大破之按
江左者疏聞以爲越境全郡其功尤偉賜金幣如初
甲寅秋七月虜入大同殺大將覆其師下撫臣獄議
置代未決先帝諭分宜中外臣誰爲真忠者分宜
不知所對上曰朕向所自拔王忬耳遂降手勅擢
右副都御史移撫大同公開命卽趣裝北行之日吏
民攀泣遮道輿不能前而大同人聞來撫者爲公則
忻忻然相語曰是嘗勦東南倭者今北來吾屬聊生
矣至則上疏具言歲校與軍所以乏狀請發金錢十

餘萬賑之則自大帥下至偏裨約毋次第侵給者所藉以全活甚衆時北虜入寇公會宣府兵破之提調擢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已轉左兼都御史移節鎮薊遼則又大集將佐講畫戰守利害條上八事悉遣諸將分守要害而自以精騎居中調度時把都兒等擁衆入犯擊敗之既失利復悉衆入犯又擊敗之而東虜犯遼左者又發兵擊敗之獲虜數百招徠夷漢千五百戶明年虜小王子入犯又擊敗之先後上軍書蒙賜金幣者三進右都御史予一子世襲千戶公辭弗受又明年大舉勦倭乃授兵偏裨而南有功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三十八

吳山館

又蒙金幣之賜明年虜入禦河諸地稍被剽掠詔乃切責於是奪公一官尋以虜來窺伺鹵其馬畜過當竟遁去於是復所奪官尋又四敗東虜於遼左乃錄一子入冑監復兩賜金幣戊午秋大虜入犯諸隘公督將走之明年又破東虜於遼左斬首八百餘級奪其馬畜夷器甚衆當是時廟堂之上聞捷書至者人人稱快以爲大羊二百年來未有受此大挫顧獨不憚於嚴氏惟恨不卽奔之先是公監視中城時有中貴人宋興者領東廠緹騎瓜牙張甚京師側目莫敢誰何公則抗疏劾之興蓋嘗行萬金近倖及嚴至是

復倍行金疏且辯嚴乃調以溫旨然上業知興橫竟罷之而嚴負金懷慚伴曰侍御好手一白簡散大璫二萬金耶自是不能怠情於公始鎮薊遼時秉兵政者則今家宰楊公諸黜陟將臣無不取公意而嚴氏父子方貪饕於偵師乃竟不得一染指大以爲憾及代楊公者其所陟黜則惟嚴意所欲公默然曰將者三軍之司帥也不程其材勇而惟賄之畀不敗公事耶會員外郎楊君繼盛者以劾嚴受禍公間之恨彈指出血而憲副君又故與楊善爲經紀其喪事嚴氏耳目伺得之憾乃深於骨髓矣故於虜入禦河奪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三十八

吳山館

公一官其後給事御史出覈邊者示以風指而給事御史還以實報大拂嚴意是時薊鎮多故嚴幸以此中公復指授按邊郎郎於是入奏公不事事而嚴擬詔則責以後劾比斬虜八百餘級嚴悉格不錄入請兵爲援嚴則從中沮格後虜乃乘灣淩突過至薄都城先帝因不知公請兵第停祿爲秋防策示罰不欲重也而嚴客乃嗾御史論公以媚嚴下錦衣獄世蕃取讞牘削去功次巧詆以畢踰年乃竟不免嗟乎先帝用公以始能執事也彼譖人者以終怠浸浸說能不怒且恨耶蓋背德者人情所至憾也况君臣

之聞乎公在繫中外田知爲嚴氏構陷徒謂公德在
間閭不宜禍終至是竟不傷公而恨嚴氏之謀毒也
公卒後一年而御史論公者以自恨死又二年世蕃
以僂死嚴罷歸以編氓死而嚴客坐奸黨遣戍不數
歲諸陷公者殆盡而公之功舉旣明竟還故官天道
哉天道哉公幸友天性質庵公八十命終公猶以生
晚不逮養每與陳淑人語及泪輒簌簌下因號思質
以志痛事兄及姊恭而能讓侍郎公嘗置田千畝贍
族公以戎事倥偬念其久且瘠歲別捐米三百石益
之以贍族之貧者乃諭憲副君伯仲勉嗣厥志人有
勲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三十九

又傳

李攀龍

王公予者蘇州太倉人也其先始興文獻公導遷江
東至宋左司諫紹從分水至元夢聲爲崑山學正因
家焉故崑山叟太倉夢聲之孫琳生輅 武宗時王

倬以進士顯名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卽輅子也倬生
忤舉進士選御史屬 皇太子當出閑疏上重師道
檢宮僚戒淫戲者三事 世宗納焉又中貴人宋興
行萬金求領東廠公論罷之出監河東鹽法歲餘以
疾歸間復爲御史按湖廣至輒劾方岳郡守貪不職
者一人不及代也時中貴人廖斌填承天公謂口貴
人所不魚肉吾百姓者吾請事貴人貴人所不知而
舍人子魚肉吾百姓者吾爲百姓治之不及貴人
凡吾有所裁終始全貴人耳還復按順天八月虜數
萬犯古北口公具間上請屯京城而身往守通州已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三十九

三十

而虜果大入至通竟不能渡河而西 上譟諸輔通
獨完乃超爲僉都御史經畧通州以東諸軍會虜退
衆議欲補京軍公又獨請汰之歲可減漕粟數十萬
得沿邊數萬壯士及請築京城外郭設薊遼總督置
通泳昌密爲四鎮奏上各次第覆如指何公棟旣總
督遼薊與大將軍仇鸞調諸邊兵數十萬衛京師而
公兼治餉鸞挾 上愾公以軍興法公若爲不悟而
身歷諸要害爲伏弩粟卽鸞所遣騎異道至咸取給
焉乃上請得三千騎與臣因糧車爲戰守可以無乏
軍興頃之歸治伯戶部召還京鸞竟訕而公得無以

順免千子巡撫山東三月巡視浙閩提督軍務亡
何改巡視爲巡撫請誅賞便宜行事南會二廣北會
江左諸鎮犄角應援也屬倭賊王直徐學毛黥輩襲
我公夜縱狼土兵括蒼少年以俞大猷湯克寬擊之
鹵獲倭生口百四十三首百五十級焚而溺殺者數
百人軍大振以尹鳳將閩兵徵於表頭北茭諸洋又
肅顯率勁倭四百餘屠吳郡南沙還逼淞江淞江守
告急公曰吾嚮所請犄角者非此乎以別將盧鏜掩
擊大破之斬蕭顯餘衆潰入浙中大猷諸將微殺無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手一 曼山館

予遣是役也越境而殲虜且陸勝賊矣因行部凡二
十餘縣計倭所由道次第畢城之獨慈溪謝不可公
去一歲而慈溪破始就城相請不蚤聽王公言公在
浙閩可二歲凡一十餘捷功次三千餘所得沿海大
猾爲倭內主者繫之覆其家數十人賊自是無與鄉
導往往食盡遁矣甲寅移巡撫大同先是虜入大同
沒大將覆其師撫臣坐失律下獄議置代未決 上
諭相嵩中外臣誰真忠者嵩惶恐不知所對 上曰
吾嚮所自拔者王忬耳遂手勅吏部朕念大同須得
人其以忬往故事唯置相用手勅蓋異數也比至鎮

上書具言歲侵乏軍興狀請大司農金錢十餘萬賑
之活者萬計會虜復入寇與總督許公榮合兵微破
之捕首虜百餘鹵馬牛羊稱是捷聞進兵部右侍郎
兼右僉都御史明年薊遼總督楊公博入爲兵部尚
書議置代 上度次用公進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
御史既代而虜首把都兒黃台吉打來孫等數萬騎
入犯古北喜峰冷口諸隘公悉發兵拒走之條上八
事報可乃分遣諸大將趙卿輩以馬步兵十餘萬守
諸隘游兵佐之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
內者移宣大兵爲內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
保兵爲外守九月虜悉衆屯懷來川攻南塘黑衝峪
已又攻大石溝公各發兵拒走之捷聞進右都御史
兼兵部左侍郎如故奏減諸路防秋騎兵馬六千餘
匹曰守利步不利騎奈何以二戰士食供一馬非策
也虜先後寇遼陽所發兵敗之首虜數百又招徠夷
漢一千五百戶丙辰 上欲用爲兵部尚書輒不果
時大舉討倭發兵五千人以裨帥尹秉衡往有功九
月打來孫等又犯喜峰一片石諸處公督兵拒走之
明年虜闌入灤河頗有所殺掠復督兵力戰走之詔
切責奪一官爲右侍郎兼僉都御史餘如故會兵部

員外郎楊繼盛疏嵩父子為所陷抵罪公寃之公
世貞又為護繼盛喪嵩父子益銜之矣明年把都兒
辛愛打來孫俺眼他皮各以十餘萬欲分犯馬蘭義
院諸口謀有備不敢發詔復所奪官明年戊午虜犯
遼左我師一歲凡三捷九月虜王文土蠻黑石炭諸
部十餘萬騎駐大鹹場以精騎七千犯界領箭捍領
以大將歐陽安馬芳等拒走之數萬騎入黑谷領以
標中軍張倫等破走之而練兵之議起矣是時兵歲
益壯可省調發十之六七大司農省軍興芻粟稱足
見以為名美而戊卒多選與不習戰所勾募取充數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三

曼山館

而已諸將計不敢任而調發如故公乃為疏具例十
三事請以三歲舉之明年虜又犯遼陽以楊照大破
之獲首虜八百有奇鹵馬牛羊裹器以千計故事獲
首虜至二百即以捷聞至四百以入捷聞今至八百
以高故顧無有為上言之者故事春防所調發兵視
秋省十之五至是以練兵故復汰其二而虜辛愛數
萬騎挾朵顏首影克哈孩為嚮導謀入寇我我所遣
副多被殺公乃請援兵不聽虜竟入潘家口我以
繞出賊前凡三日引去尾擊之捕首虜百事聞

非謬第錄諸將歐陽安

而御史以嵩風旨且論殺安會御史方輅受草都御
史鄒懋卿言公病悸不任事員上恩當罷狀遂逮
制獄論殺公隆慶改元世貞守闕下白父寃狀以詔
復原職公好稱說經術而長於史事凡三為巡按一
經畧一提督三巡撫一總督所推轂賢士大夫徧天
下也 贊曰大臣之處成功難言哉庚戌虜犯京師
中外洶洶公先策必至以聞而身守通州使不得西
渡河嚴邑翼翼輔以無恐 肅皇帝張皇備胡左顧
右盼念無可與所立一總督一大將軍而公以督餉
參間並見倚重尋視閩浙旋移大同虜過已則奉而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三

曼山館

南倭過已則奉而北非不欲任久之以聽厥成而
天子厲精方稱緩急圖輒効喜自拔士號為大同得
人異數寵之以逼帷幄之臣度次薊遼而公拒走
虜者六至有一歲三捷者奈何不免嵩父子文致之
也自練兵之議起而間以生奈何比年治師不中調
發自期三歲也所疏十三事具是矣 天子方喜自
拔士號得人度次以薊遼乃有上言不任事員國恩
當罷則誰為之者激極而反大臣之處成功難言哉
余觀世貞上疏追訟父前功曰虜犯遼左臣父行以
總督總兵楊照輩便宜發兵擊破之斬首八百餘級

策定城池功施邊境萬父喉削臣父功狀並薄照賞而壅先帝附憚之明成化間總督王越潛師出塞至威寧海殺首虜四百餘級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遼陽爲肘掖之寇於我爲必應量敵則掠出榆林塞於虜爲情歸用師則楊照一部將計勝則首功過當威寧者多而懲其深入者倭應敗則潛師出塞劫虜取捷者危越封而臣父不錄冷當先帝之世無以春秋耀軍士而示天下以非常功不知遼左之役見以爲狎戰而嵩得持之威寧以汪直與俱出塞氣奮人主同功一體者乎將相不調和自古患之矣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三十五

三十五

都察院右都御史十山談公愷墓志銘

總督

李春芳

隆慶戊辰正月十六日都察院右都御史十山談公卒於家訃聞上賜祭葬如制公諱愷字守敦上世汴人扈宋南渡徙無錫至壽齋公某而族始盛又五世生紹贈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公高祖也曾祖諱復封南京刑部郎中祖諱綱仕至萊州府知府考一鳳仕至平江知縣後以公貴兩世俱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云公生有異徵甫釋襁厥考攜過夏口墮江漂五里竟不沒坐於沙渚觀者神之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三十六

三十五

丁夫民苦之公獨無役且念可因以寓賑乃募傭發帑救直三日而應役者三千人旬有二月而工畢王少司馬喜甚首上其績妖民趙雲假符印惑衆取財遷者欲冒前巨寇趙雲姓株及邀賞公廉其妄止當雲罪餘悉宥之癸卯山東鄉試御史葉某以監試屬公會御史以試錄故譴死詔獄公亦坐貶信陽縣典史尋量移懷慶府推官台州府同知久沉下僚意泊如也五遷乃復爲四川按察司副使蜀方有之命復故業羣黨解散逾年擢山東右叅政轉按察使晉福建廣東左右布政使所在職舉乃簡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越汀漳時懸賊李文彪海寇徐碧溪等繹騷浙楚閩廣間濱海城邑多陷沒者公乃開布誠信招降文彪而疏上機宜六事以制碧溪未幾碧溪復寇潮公授策海道汪副使率兩指揮邀擊之會颶作我師乘之碧溪溺死俘斬無算虔州以寧捷上有白金文綺之賜旋進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移鎮兩廣兩廣山善陰密蠻寇盤據已久明年突發嶺西聯絡新會溪洞四出焚掠殺千戶黎元公善策分兵進剿一鼓而殲其渠率捕斬五千五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三十七

夏山詩

百有奇是役也兵僅三萬時甫四旬而蕩平諸巢略定五縣衆方擬諸藤峽之捷顧內有嘆公者言者受指抑之故叙功僅得廢一子餘陞賞有差時論惜焉公在軍日久念母王太淑人髮耗皓白時方勦大羅山賊將就俘矣乃懇乞致仕得請卽行後總督王某追疏公績云大羅山賊阻險肆毒積久難制問者師出四月殲彌無遺匪臣實能皆前總督談某籌略豫定故臣得乘機致勝乞首錄以勸詔進公右都御史致仕公性孝守潔抗爽敏練以久官戶部故版圖穀之數纚纚如指諸掌尤曉暢兵事臨敵遣將親授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三十八

夏山詩

成算羽書露布悉自手出雖矢石如雨而意氣安閑故所在克捷云百致政歸築園九龍山麓多植圖書其中日召故所與遊者置酒賦詩其曠達文雅中人咸起敬焉所著有孫武子十三卷虔度之五卷平粵錄三卷奏議文集若干卷距生弘治癸亥十二月五日享年六十有六

刑部右侍郎李棠傳

實錄

刑部右侍郎李棠浙江縉雲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權
刑部主事正統中陞員外郎清理南京法司刑獄平
反冤抑甚多還陞本部右侍郎巡撫廣西頗有時譽
朝廷嘉之尋命提督廣西軍務賜白金綵幣以疾乞
歸天順四年十二月卒遣官諭祭命有司管葬棠爲
人廉介不苟取既休致家無餘財鄉邦重之

教錄 卷之五十八

王九 吳山

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陳公震墓志銘

康海

公諱震字文靜上世武進人也曾祖肆從太祖皇
帝定天下有功累陞都督僉事而廢其子友爲蔚州
衛指揮同知正統間改慶陽衛故今子悉居慶陽云
指揮公生二子長福李祿福公父也當襲而卒後以
公貴贈監察御史配孺人汪氏生公先是御史公夢
老父以玉麟與已曰是汝子當以文易武也已而公
生神宇凝重氣度洞達人咸異之洎長受易於鄭州
王先生未幾有內艱筑筑無依乃依叔父祿而祿天
性孝友視若所出故公得肆力於易成化甲午中鄉
獻飲錄 卷之五十八 四十 吳山
試高等數試禮部不第益自砥礪卒登丁未進士弘
治戊申拜監察御史風裁凜然凡所按行姦貪望風
而解寬者平逮者釋時以爲真御史也丁巳陞山西
按察司副使恥尚嚴峻務以德化而已壬戌陞本司
按察使憲度益脩人用丕變曰風俗相沿則積弊滋
至至是不可以文法繩易也曷以禮教興起其意
人能知義則廉恥生廉恥生則肅訟自息此古人之
已行復何疑者公山西人重廉恥尚禮義其矩矱規
無復曩昔風聲氣習之累者公之教也正德初以御
史盧儀事註誤左遷兩淮巡鹽使司同知尋轉長蘆

運司而支正三品俸公口是不可以已乎於是力
致仕得允居數年吏部薦公才可重授陞光祿卿已
復陞戶部右侍郎庚午夏值寅藩反逆改公爲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全陝之師以討之
京師至寧夏四千里公但以十九日至則罪人已獲
公乃宣布上意撫安夏人而屬鎮西將軍曹雄收
其餘黨其藩實叛逆悉命指揮黃正起解於是寧夏
遂定還及中途會遼菴先生以命至與公代兼有勅
獎勵公之功伐八月劉瑾伏誅公罷歸慶陽會辛巳
詔復其原秩致仕嘉靖乙酉正月壬午公壽七十又

獻良錄

卷之五十八

四十一

夏山齋

九而卒公立身甚嚴而遇事不苟夷居明習國家之
事無鉅細執其樞要至於低昂起伏有智者萬慮而
不可及者使公得究其所指則古將相之業奚媿哉
公又無所不學天文律曆具得其妙京房管輅不讓
也慶陽北定邊營有妖自名趙太白日與人孟酒相
集定邊諸貴人自參將指揮以下罔不狎而遊之有
貧乏者妖輒重以賜予及所厭怒即以鐵簡飛擊之
妖知公來定邊請其所親謂諸貴人曰明日慶陽陳
舉人至我與有干係不可相見當與諸君永別已而
公至則京賦之正爲物所畏憚如此消公之貴氣邪
於朝豪強畏公之可謂明無間終始弗渝者矣

兵部右侍郎林公富傳

柯維騏

林富字守仁號省吾城東人儋州同知洪之玄孫也
富生奇偉敏達弘治壬戌與叔塾同登進士授大理
評事忤權鉅劉瑾繫詔獄降潮陽縣丞隨以大理寺
文致罷官仍罰米一百石數年瑾誅起袁州府同知
陞寧波府知府當道喜事者增募鄉兵命編戶輸直
富以歲儉民貧持不可市船閘奴橫奪民縑捕之且
籍閘不法狀欲上聞閘引咎謝廣德湖自宋爲官田
輪租特重既而租調并征大不堪命民陳乞如花嶼
湖全折例下所司輒格富憫其困與全折民樹祠白

獻良錄

卷之五十八

四十二

夏山齋

鶴山以志去思丁父憂服闋補處州山岷聚徒盜殲
計擒首惡斃之獄其黨怖詣庭願復業富命代諸邑
民兵食其役兵既精殲患亦息孝豐寇湯毛九倡亂
承委征勦提處兵爲前鋒親抵賊巢擒其魁并黨數
百以出他哨兵乘之遂殲以盡修學費出承嘉沒
繼雲官道七十里脩治亦無預於民世宗登極陞
廣西叅政廣西糧儲素乏富勾稽審覆盡釐宿弊疏
請廣東折銀五萬兩益之癸未覲後廷旌治行卓異
者十六人富與焉連陞廣東右布政先是魏督學毀
籍其田巨室爭利之富定議以田克軍餉給學膳

以地爲書院社學醫學有差闕掠崇報寺腴田五千畝稱寺故市舶所建聞富欲毀乃撤佛像祀先聖富謂於制匪宜闕又移文御史改祀崔清獻富謂闕圖土田以聖賢藉口卒毀之至於修築南海衛城從民請設大埔縣治其費俱出潮饒金云丙戌入覲爲恩者所中調廣西兩廣都御史姚鎮委以恩田兵事蓋岑猛麾下盧蘇輩結思恩遺孽王受仍爲亂也王受在思恩執知府以下官屬羈他所以衆出掠至膺墟將進逼武緣富決策部分諸將且規知受空城而出密遣將徑趨思恩先發銳卒百人潛入爲內應受至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四三

漫山錄

武緣萬弩俱發退遁則我師先克其穴賊勢既挫乃議撫處會姚解去代者新建伯王守仁復委重於富論事頗合遂下令撤兵蘇受率衆七萬來降田役罷朝議欲改土設流富謂思州仍流官田州土官必不可廢但稍貶降分其權庶幾上不失朝廷大體下不失夷酋之心遂行其議富久居邕管稔知八寨搖賊與思田勢相倚請於總督宜以時定既尅日出師而富障四川左布政連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鄧陽報至富毅然終其事冒暑雨提兵入險擒斬無算

六九乃行鄧陽歲饑流徙載道妖民周極等煽惑

愚民大弗靖富且賑且捕未幾底寧守仁卒陞富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代提督巡撫之任中貴採珠合浦督責甚急富上疏謂不宜爲此無益以困遠黎故事諸夷許朝貢番舶集廣州百費攸賴因佛郎機之變一禁絕不與通富奏復之初守仁上恩田八寨事宜下撫臣詳議富條其便不便甚確皆報可嶺東賊王基偕號海寇黃秀山倡叛以次討平廣東西數處盜發遣將分勦前後三報捷俱有金幣之資廣州會寧寇復熾流毒州縣富奏陳事宜集漢達官軍及兩江土兵分左右軍翼擊之擒斬四千有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四十四

漫山錄

奇未十旬克寨七十四降寨如之特詔褒獎資金幣甚渥郊祀覃恩賜封二代富上廣聖恩以答天地疏疏內薦海內名賢八人宜召用謫戍諸臣宜寬宥不報富復上六事爲會寧善後計皆從之會寧民羣立祠以祀往者撫臣不二年輒議大征富慮濫殺平民非安邊之策奏請非甚棘勿事大征於是與御史異議云太淑人年高數病富憂之卡作累疏乞休時方獻夫家衆怙勢奪民產富與龔大稔恭以法乞休疏至獻夫取旨回籍聽勘實將歸海寇詐折桂爲梗御史適行部海上輒檄巡海副使某出兵及兵

敗將沒則反以失事為富罪獻夫從中應之遂落職
大稔隨被逮以死富歸之明年母卒執喪襄事悉盡
禮既免喪預鄉司馬逸老會構小亭於東山纔尋丈
游息其中戶外事不以經慮御史李元陽保薦起用
不報閏七年卒年六十六有奏議二卷

正議大夫資治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贈工部尚書潘公旦神道碑

嚴嵩

公諱旦字希周世居婺源之桃溪里稱望族從父珍
官少司馬從兄鑑大司空從子潢大司徒暨公駢武
天朝文昌正貳冠珮相映一時仕籍鮮與倫比公賦
資淵篤績學醇貫持行飭於勤誌圖事徹於機宜初
舉進士授戶部主事以能慎著名陞郎中督運真州
時流賊嘯聚運道多梗公悉心督理轉漕無滯擢守
漳郡故多海寇聚散出沒洪洋絕嶼莫可驅除然非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四十六 嚴嵩作
主之豪黠陰爲之主彼亦莫得肆公至廉知其狀取
豪黠數人寘之法寇以不來丁內艱服闋復守邵武
時中官鎮守及市舶橫括民錢物公裁之不得逞閩
俗訟奸株蔓連牽至數歲或不解公痛爲懲創變其
俗歷陞浙江按察副使江西按察使浙江左布政使
嚴繩寬布官舉其方法立而惠行陞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撫治鄖陽以平劇寇功詔賜金幣改留都理卿
復改少宰召入爲少司寇山西慶成府宗藩相計久
未決公奉命往鞫得實以聞再勘永和府事人咸
稱公爲馬復兼中丞往督兩廣軍務時安南不

展詔用廷議起大司馬毛公伯溫率師討之毛方在制公適道其里見公語之曰安南恃其險阻叛服不常久矣若兵興禍結連歲月未可解資餉不繼奈何公宜終喪辭諸朝可待緩師俟其聞命求貢因而撫之此萬全策也語不合去至廣因得安南不貢狀上疏言夷狄之國本無人倫莫登庸之篡黎氏亦季犛之篡陳氏也今若緩師移檄以問其罪彼必畏懼修貢俾無失臣禮而止不問其他此帝王治夷以不治之法也疏入毛公遂劾公不任戎務詔公回佐留都部事公曰吾謀既不用祿可苟乎遂拂衣歸然安南之事後亦如公議云公家居十餘年不復至城府獨聞人有急周之惟恐後歲旱徒步率鄉人禱雨為粥糜以哺餓者久之家口落而公陶陶然終其身不以爲憂也以嘉靖己酉八月十有二日卒距生成化丙申享年七十有四訃聞朝廷勅營葬諭祭如例特贈工部尚書加等也大父貴廉父傳賢並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戴氏配程氏贈封皆淑人子四長曰縉錦次衛經歷次紳次絲郎序生次綸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四十七

吳山館

兵部左侍郎劉公源清傳子儒 附 郡志

劉源清字汝澄東平人舉正德甲戌進士仕江西進賢知縣值宸濠叛源清以縣當牛道即日親戰守計揭旗大書誓死報國四字仍積薪環室戒曰卽事急火吾家毋汙賊會濠妃親婁伯及蘭樂岡以兵出縣境源清募死士二百人繞出其後獲伯蘭誅之賊復移檄源清源清立斬其使以是濠兵不得越進賢而東賊勢少沮王守仁起兵檄與俱進賊竟殄滅徵拜監察御史尋陞大理寺丞擢僉都御史巡撫宣大調度士馬歲省四十萬金北虜大舉入寇總帥被圍源清冒險遣發斬首虜數十餘級虜遂遁去滴水崖卒郭春等與民訟辭屈以數百人據城叛源清遣兵傳城呼曰春等數人而止守陴者執春等斬之進副都御史再遣兵部左侍郎總制宣大會大同軍亂源清奉命討賊督總兵邵永決水攻城賊勢已窘郎中詹榮因得入購其黨斬倡亂者以降源清以藉手逆黨爲恨不居其功侍郎黃綰附尚書夏言因爲蜚語中傷逮繫司寇年餘給舍曾忭爲之論辯乃得罷歸隆慶改元言官交章追論詔贈兵部尚書賜祭遣官葬源清忠貞孝友出自天性崛起寒素偉幹負氣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四十八

吳山館

臨義不顧利害嘗有恩蔭舍其子而廕弟之族人
為難今祀學宮

爾牧字成卿東平人侍郎源清子也舉嘉靖甲辰進士授戶部主事累至山西司郎中爾牧天資殊絕器度凝重第時年甫二十練習吏事才伙一時在部八年曾精核出納明敏尚書方鈍器之諸司署奏皆與議決西苑建醮詔所役發常以帑藏空風上聞減損其額積為中貴所嫌會嚴世蕃舍人竊占邊監爾牧以名奏世蕃恨之風御史某以變亂錢法劾爾牧廷杖一百削籍歸里家居十餘年杜閣下帷披閱典故徵錄
卷之五十八
四九 曼山館
記自旦至夜手不釋卷里人罕識其面為文沉浸與雅取裁西漢詩有陶柳風骨號為名家隆慶改元廷立文薦未召而卒年四十三歲

司馬恪愍楊公守謙傳 屠 隆

大司馬恪愍楊公名守謙字允亨別號次村世為湖廣長沙人始祖順 高皇帝時占尺籍隸南京神策衛高祖受徙周府左護衛受子福勝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 昭皇帝時徙隆慶衛復徙彭城衛因家焉福勝子春果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康惠康惠生公幼而需異七歲授書善屬文器局凝重若老成人稍長為舉子業即以古豪傑自許講說經濟敦忠孝太節嘉靖戊子舉於順天己丑中羅洪先榜進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尋改兵部職方司歷陞本司郎中益究心戎畧邊務推轂將帥材官宣秉公法抑絕請託釐革弊孔受知當道 世廟南巡扈從車駕還賜絲幣陞陝西按察副使丁康惠公憂葬祀行考亭禮哀毀骨立服闋陞陝西督學副使校士至公雖窮邊下邑亡不身歷章縫興起至今思之祀公名宦秩滿陞本省叅政未履任即陞右僉都御史奉勅巡撫山西尋改延綏蓋延綏乃胡虜咽喉西北重鎮不次起用公從時望也在延綏三年還將練卒講武足食恩威大著虜畏不敢入塞稍入輒斬馘挫鉤之西垂晏然延綏邊垣稍卑虜每毀之竊入公為

增高以倍益置敵臺成堡虜萬眾仰攻不能入
之力也數獻捷 天子喜悅錫賚無算數降璽書
美庚戌春陞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去延之日軍民老
幼子婦傾城塞野負囊裹糧號泣遮道祖送數百里
咸呼曰楊公在邊虜不敢正視西人高枕卧一旦去
我剜虎牙無日矣甫蒞保定屬北虜大舉入寇園都
城中外戒嚴援兵猝無至者公投杖起曰虜薄都城
主上拊髀人情洶洶爲臣子安忍坐視卽率部下
精兵三千入援 世宗皇帝聞勤王兵至大喜卽降
旨楊守謙提兵入援忠勇足嘉其陞兵部侍郎內同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五十一 漫山館
希忠外同仇鸞協力捍禦仇鸞者狠鸞陰賊人也有
寵於 上公督學陝西時鸞爲甘肅總兵潛與虜通
公聞而密白之中丞臺御史臺事竟寢未發其後鸞
知而遂恨公切齒至是諱公於 上曰楊守謙雖勤
王實按兵觀望縱賊劫掠 世宗大怒逮繫詔獄法
司擬戍 上愈怒罰治法司特旨坐公奉市時年四
十六都城士女奔走號慟人人懷百身贖揚中丞事
聞於關中延綏諸生軍民咸爲位而哭盡哀公臨刑
自若曰臣以勤王及旤讒賊之口實敵 聖聰皇天
后上知臣心臣死何恨臣得與岳武穆子肅懸同遊

地下足矣無何鸞造逆未就而死事發詔剖棺
妻子閭門斬都市先是公之及旤以八月二十六日
而逆鸞被戮亦適明年是月日人以爲天報不爽云
鸞敗 主上卽悔悟公冤至隆慶改元都給事中辛
自脩御史王好問交章昭雪公忠而受冤詔贈公兵
部尚書謚恪愍賜祭葬廕一子忠義之士聞而爲之
鼓舞稱快都城父老有泣下者公爲人忠孝天至渾
養有道燕居莊肅雖對妻孥不及於嫖狎束身理家
皆可爲法官輒所至皆有遺愛門生故吏生芻絮酒
滿服千百里哭墓下往往至失聲數人倫好施予有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五十一 漫山館
庶弟二人庶妹一人悉爲鞠育婚嫁事庶母宛氏若
親母兄弟同居所得祿入悉推與衆不入私橐三黨
中生待以舉火死而待以棺殮者不可勝計凡庸廉
潔一介不妄取歷官至開府大位蕭然猶寒賸恒以
稱貸自給文章尚氣格雄渾昌大詩亦悲壯有唐人
風尤長於經濟籌邊有大寧考紫荊考花馬池考兵
部集譚西北地形要害戎務機宜洞若指掌卽以忠
受冤有識益擊乃卒蒙 聖恩昭雪褒嘉在順天長
沙祠鄉賢在西安延綏祠名宦廟食自世光昭公豆
廟中士人有死入冥府見公方爲貴神宮殿服卽

如王者生爲忠臣死爲天神理蓋有之公畢命以奉君父捐生以殉社稷骨骸盡粉身家破滅受酷至慘而朝廷旌其節繫上帝錄其忠魂位證天神名留國史光霽照耀與天亡極奸佞讒賊生盜大利死受顯罰榮華一旦惡名千秋此烈士之所以辜辜蹈死若飴赴義若渴者也不然忠義誅戮後裔凋零冥漠之魂亦終歸於何有而奸佞讒賊及其身富貴壽考子孫反或熾昌無論人世公道晦蝕卽上帝賞善罰惡之權不已疎乎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五十三

曼山傳

兵部右侍郎王公夢弼墓志銘 總督胡正蒙

公諱夢弼正德丙寅二月七日生八歲能屬文總角補郡學生辛卯舉於鄉乙未登進士第授拔縣知縣陟兵科給事中歷戶工二科左右給事中刑科都給事中南京太常寺少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地方以有功進右副都御史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進階通議大夫大公之宰掖也平易近民有惠政雖旱蝗不爲災比以治行徵入諫垣歷七載章數十條上侃侃敢言多所裨益有名諫風時楚世子弑逆上命卽寘諸法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五十四

曼山傳

公持舊典三奏不以震怒爲恐嘗使代藩却諸謁遣便道歸省母淑人氏還朝將母就養已而母思歸疏請送之家人稱其孝故晉產習知邊事居常論議慷慨自負士大夫咸以大用俟之矣官留都三載將授城邊鎮而有母淑人之喪不果用旣終喪適寧夏缺撫臣以公名上卽用之時馬市初罷戎務廢弛公至卽疏修邊牆保疆圉備兵馬責實效數事上於朝又以戒請託禁科斂謹烽堠嚴戍役時糧餉下今期年政成軍民悅服已而黠虜入寇公諱知其虛巢整兵襲之斬獲功多捷聞晉秩錫銀幣俾仍撫其地公念

軍夏三面臨虜自王恭襄公修築東邊民有攸賴乃於其西亦木諸口度險要修築功成夏人刻石爲賦美之上嘉其勞陞二品俸未幾虜再入寇督兵勦之再捷上廕子他如繕城堡興水利育人材疏鹽法有德於夏人甚巨居六載功望日隆乃有總督三邊軍務之命既膺重任矢志竭忠以紓上西顧之慮且值地震未寧尤當其難省費恤民儲材飭兵究心規畫隨以三品考績被誥命贈祖父廕其子公曰國恩厚矣益自感勵殫謀策督將吏務寧疆宇與社稷而言官論撫臣以及於公上令致仕卽日就道歸

欽敘錄

卷之五十八

辛丑

夏山館

然猶繫心邊塞聞警報則扼腕而嘆遇歲侵輒憂形於色曰憂國願年豐臣子分也其天性忠孝如此以哭庶弟夢熊過哀疾作竟不起年五十有六

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應公積墓志銘

唐汝楫

公諱楨字子材少卽端重殊異長益肆力經典工文詞嘉靖乙酉舉於鄉登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時惠安張某以贓賂下部屬公訊理按得其狀客有爲張私謂者夜遺金七百峻拒之竟駁正如法太宰許文簡公考績云發巨慙之贓不爲勢怵勵清修之操不爲利誘蓋指此以員外奉命慮囚江西凡獄之大小悉察以情而得其平反數百釋輕罪千餘甲午遷知濟南府事郡故衝劇公處以才廉慨慨平有餘地

欽敘錄

卷之五十八

五十六

夏山館

焉而尤廣勞來蘇凋瘵政蹟著東土銓司最公治行奏調常州府常難數倍比至適當定冊稅糧徭役奸蠹蠅集如那移增減詭寄隱匿之類蓋漫不可致詰者公究極利病詳定規畫裒益以均平之丁減黃冊糧據實徵其所更賦役二法最爲精善郡巨姓顯氏相訐有司率牽制無能剖決潛以重資求公公發其事而當以罪富民吳庸者於公去常之日具百金追送於境外曰子儔小人歲無侵擾公賜也願以此爲報公謝而卻之庸感泣而去其不奪於利類如此然公抗行已志私托不從多所忤鄉之縉紳士而性素

鯁直輒與行部相齟齬乃其弗悅互煽以言復聞
慶尋以內艱去任服除補辰州未至拜湖廣副使
學事每進諸生訓以德義器識之大者校文貴雅正
剗其奇靡風教不振監司舉公志潔行方學優心古
公論也既乃遷苑馬卿經理遼陽政異時七苑之馬
散處郊原倒失不常息駒之數奸宄復漏報不以實
公為置版數百責令每季報生而又覈其勤惰豐共
芻藁時其調習嚴其蒐閱日孳月蕃列廐雲盛民免
賠償之苦矣丁未陞山東叅政會妖賊甫平議者欲
盡誅其黨撫臺亟以屬公於脅從者悉輕釋之未幾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五十七

陞河南按察使再遷山東右布政使轉左尋擢都御
史巡撫山東值邊疆多壘朝議謂非公不可奉命改
撫山西兼督三關於時邊備久弛率不能先事捍禦
虜去來若風雨諸鎮收保恒不及恣其擄掠然後洗
洋以出公親秉威巡行邊鄙山川沮澤之形險阨遠
近之利道路支隘之樞及虜所往來出沒之衝固不
按堵簡戎行葦營堡謹斥堠更番戍守併兵力以
扼要害計虜至則裹甲荷戈持滿以伺退則設伏要
截歸路虜知有備遂徙營去莫敢窺塞康茂八月虜
由古北口入蹂踐畿甸烽火徹於大內公提兵數千

人入徇虜間遁去有銀幣之資陞兵部右侍郎總
於淮兼撫廬鳳諸郡公以淮水惟資黃河易涸而多
汙歲靡提濟之費而泗水西流寶應南注大江可引
入淮於是因五里溝鑿之不費不勞河迄通利未旬
月仍奉命以少司馬兼臺秩提督兩廣軍務巡撫地
方桂樂平等地番童盜匪半為盜藪而莊頭鬼子等
巢劫令逐帥為害尤甚其七山三十七巢諸徭密邇
軍門據險出沒積五十年餘屢征不服經畧者不過
多設營堡遙制而已公至論以德意不即加兵而樂
家屯馬江等劇賊悉款効帖服惟七山諸寇負隅阻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五十八

長山縣

怙亂自若公審勢察機署勅部伍授諸將方畧親督
精銳直前奮擊之俘馘以數百計乘勝復攻莊鬼子
等十五巢生擒百餘斬首三十有奇歸被擄男女三
百餘口奪牛馬夷器無算次年征七山三十七巢假
道引兵至潯分哨倍道疾趨比至賊倉皇出敵輒敗
嗣乃棄巢走公招之不從遂張奇夾攻覆其巢封其
山籍其田廬蓄物什器令官兵屯住耕作殲獷悍之
寇而無濫殺之慘因田廬之獲而省轉輸之勞自兩
廣用兵以來稱節制之師者無踰公焉捷聞荷恩賚
金帛仍陞一子朝廷報功之典蓋甚渥也公軍務勤

勞形爲之瘁竟以疾告終於蒼梧官舍公巨才洪議卓越倫輩而冰蘖之操復凜如一日所居敝廬布衣蔬食無殊寒約諸子壻訓以詩書閑以禮義至書牘福以爲論疊疊百餘言誦之者可惕然省也公雖不苟取不溢費至遇宗族鄉閭之貧乏則盡已有周之恒以古道自遵鄉族中有敦行義者則禮貌以勸蓋公蒞官必先風化故其所存如此家居未嘗以寸楮請託有司至訪及民間疾病輒蹙焉改容傾吐以告公之學根據六經而尤研精性理究心經濟有法律例獄獄程若干卷行於世年僅六十有一論者猶以獻徵錄卷之五十八 五十九 受山館未究其用爲公憾云

兵部左侍郎張珩傳 總督

實錄

兵部左侍郎張珩嘉靖三十九年卒賜祭葬如例贈工部尚書諡襄敏珩山西石州人正德辛巳進上校監察御史累陞大理寺少卿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尋遷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未幾召入協理院事進左副都御史會宣大總督罷廷議屬珩珩以鄉曲辭爲言者所指落職久之以原職起巡撫寧夏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前後獲首功甚衆上數賜璽書金幣勞之進右都御史居數歲拜戶部尚書督理太倉未至值虜寇延綏坐失事被逮謫戍慶陽已復起爲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遷前職丁母憂歸卒于家年七十餘珩行履修潔器識弘遠尤博綜羣籍爲御史時會講官缺輔臣有謂珩才行可充侍從者欲推轂入翰林珩三疏力辭不就時論高之

副都御史吳公琛神道碑銘 總督 王 傑

成化乙未八月二十五日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繁昌吳公終春秋五十有一

上忤惜之命有司葬祭如制公諱琛字與璧號愚菴

賦性警敏年十四補邑庠生日誦數千言爲文章操

觚立成儕輩莫敢與爭雄正統甲子登鄉榜乙丑戊

辰兩試禮闈不利益勵於學一夕方讀書嘔血數升

母蔣氏驚視之戒勿復學曰脫以是戕生學亦奚

爲而公竟不少輟但掩覆無使母知居數年學大有

進經史子集靡不淹貫下筆爲文益奔放不羈景泰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六十一

吳山靜

辛未登進士第援例還家畢姻先已久聘章氏蓋不

第不娶至是年二十七矣癸酉秋拜雲南道監察御

史奉勅往甘州犒軍已亥巡按四川所至黜奸貪雪

冤滯明達果斷蜀人懷之三載給勅命封父聰如其

官母妻皆孺人天順丁丑 英廟復位石亨以功封

忠國公專權自恣漸蓄無將之心公與同官劾奏之

忤旨補外知遷安縣五日天變雨雹命還公臺職尋

被遷居臺端掌文案故事凡三司會獄獄四十三道

文移刑牒必擇老成諳練御史二人綜理之蓋以釋

總憲之不及而爲諸道之領袖也時公與同年高公

明對筦五年臺中稱賢辛巳陞大理寺丞歲餘陞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西陲莊浪去城四百里有地

深入狄境前檢田者占數屯糧五千七百斛迫於徵

輸軍多竄匿公首疏罪之西番扒沙巴哇等七族累

歲盜邊撫之不服協同平羌將軍宣城伯衛公穎征

勦之斬獲千三百級馬駝牛羊甲仗輜重無算賊平

陞俸二級是歲朝廷推恩加封父聰官都御史母蔣

氏恭人成化改元還朝議事適四川妖人趙鐸謀叛

改命公往討鐸敗中止蒞臺事時淮揚薦饑尋命公

賑恤公勞心焦思凡事有益於救荒者率以便宜行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六十二

吳山靜

之而言多切直大忤權貴雖民賴以濟而公之謗滋

矣明年春召還言官劾奏必置公於法公危甚賴

天子聖明第遷官南臺以避之時代者都御史林公

聰於公所行事一無更張且言於人謂公實有益於

民無負於國於是其誣遂釋而聲稱益重來南未幾

丁母恭人憂繼丁都憲公憂兩遭親喪哀毀禮不

御酒肉四方賻贈一無所受朝廷凡兩遣官臨祭公

先以僉都御史三載秩滿至是始頒誥命進階中憲

大夫加封章氏恭人已丑服將終遣使齋勅卽其家

授之命巡撫兩廣至廣纔半歲代回南臺未至復遣

使以勅授公巡撫湖廣時湖南已數月不雨民望哺公禱祈不數日雨霑足自是拊循郡邑問民疾苦窮荒僻陋之區無所不至凡在湖廣者五年威行惠施殊俗輯和會寧夏花馬池邊寇入境兵部以公嘗在邊方熟知軍務擬奏巡撫陝西都御史徐公易置而湖廣鎮守三司又從民之欲兩上章留公甲午有旨許留進右副都御史適總督兩廣都御史韓公致仕朝廷求繼韓者僉謂非公不可於是授公以去去之日郡邑父老扶攜攀送齋咨涕洟而公亦悲不自已當時士大夫言巡撫大臣能深得軍民之心如蘇徵錄卷之五十八本三

公者前此蓋未見也公至廣其撫民無異湖湘而於訓兵練士則尤加之意蓋嶺南寇盜矯虔其爲患尤非他方比也英德流民羅英郭瓊輩聚衆剽掠命兵擒之新會新興連界有劇賊嘯聚流劫村落餘十年公一旦誅其渠魁殲其黨與六百餘人徭徭聞之大駭相戒敘迹柳慶諸州其巢穴也公親至其地檄召之許以自新詣軍門俯伏聽命者日以萬數公曉以威福禍無不踴躍而去時識者又謂廣寇冥頑可以威懼而不可以理論以理論之而革心向化如公者亦自見也公爲人勤敏自童卯至沒齒無日不雞

鳴而起二鼓而寢雖關外事叢酬應絕無滯少方餘間博觀羣書以資閒識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閭里後生書教往復靡不手答動輒盈幅初若不經意而文理通貫情意手洽雖屬草有所不及雖身居顯位其自處一以謙抑待人無貴賤必以禮處故舊無忘有所饋遺纔及金帛輒辭不受其平生所得俸祿又日費於賓友故子姓衣食或不給身沒之後貲業蕭然視先公所遺不長尺寸嘗爲家規十八條訓戒後人予爲之序公平生所著詩文多存稿其存者惟愚菴集若干卷譜若干卷上所贈書與公之蘇徵錄卷之五十八奏議具在亦足以垂不朽矣

中丞受菴周公滿行述

總督

陳昌積

受菴周公名滿字謙之蜀之廣漢人一號拘虛子父南山翁喜諷誦而不廢家人生植貲高里中稱長者生公甫六歲卽授之經隨授輒背念如流遺就外傳穎洽絕其儕嘉靖壬辰登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時年二十有五南戶曹務簡始蒞事卽明作自勵指揮某者造僞領以冒官儲遂劾而置之法尚書異其少年練裁進之本科凡制置奏覆倚以斟酌可否乃上逾年監督浦子口更益植學尋莊定山讀書處拜其墓葺其祠刻其遺集於邑齋旣還都聞高陵涇野呂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六十五

曼山節

先生躬行君子也內修外文止進可範乃折節事爲師朝夕聽其討論退而證諸實地以自稽省事必求無作於夢寐乃已嘗擇峻行富文之倫茅少塘諸友僚會業於南都名勝如鍾阜鳳臺牛首獅峰靈谷等山諸名利各有會所分經子史漢晉唐詩爲課限首以交核行藝相質一日念父南山翁暨母夫人年高特迎養京邸夙宵必冠帶入子舍候省爲常日令內入市江魚浙酒爲供具酒數行輒高吟座隅吟已起舞當彈吹班綴之樂二親懽甚忘其在客月一赴山寺之會必稟白乃行至則各校課程動竄旬餘乃罷

爲文專準史漢遇天清風淨借諸同志放舟大江觴梅水甌八功德倒流踐燕子磯觀飛棟驚橋趾爲筌魚之勝一有所獲率形諸長歌近體直逼王沈岑劉諸家未嘗剿其片句自輔間取材六朝多清麗昭曠之趣於是牛首鳳臺燕磯石佛獨喜誦受菴詩矣戊戌擢雲南府知府雲南爲會府輻輳至則慎守官度承馭一循事矩刻廉自喜滇故有海羣水所匯而地獨下洩水之口隘甚沙泥易淤而行水愈遲衝躍四漫槩淪濱海之腴田歲收不上數千鍾公私俱病先是撫滇者議屬郡堤濬之後止濬于河疏五山橫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六十六

曼山節

流以通海口行之已久嘉靖丁酉白泉汪公巡撫雲南察一時監濬武員爲奸利輒罷之尤後撤藩臬郡守臨視咸順風旨自是海口益淤如岸居民蕩析田盡萊公甫入境民遮道自言其苦遂力白監藩轉聞於白泉比承檄往視郡去海口不百里顧假之廩關且面授罷濬之意更確公佯應諾旣循阡遠觀果如民訴喟然曰是可畏上嗔而貽民嗷嗷乎今惟省役費易府佐督之不易畢事乎乃條濬海口之利與不濬之害畫圖述策以上白泉怒其異已下於藩監曰此必喜生事者踰月密訪輿論咸究其罷濬爲厲尋

檄同知潘治如議於是淋積漸去海田歲大有公
私供需咸資爲長利矣逾年遭母夫人憂去癸卯
服補守鞏昌公力行教化務在敦琢而休煦之首選
學官弟子經學道義有師法者列之便座右授經書
訓以性命人倫之要學必由橫渠以志於聖人治必
法三代爲條教使各歸教其鄉里務踵藍田鄉約之
美以藍田呂氏橫渠張子皆陝人也輩民由是知嚮
往二賢尤注意於孝子貞婦蘇榮笑獨貧介之脩里
表戶踰隴民關世安獨居養母母沒廬墓三年恥從
人勾貸年三十二未能娶公聞之捐兩月俸資予世

蘇教錄

卷之五十八

五十七 長山館

安置妻舉人陳爵能文死無葬具母妻靡依乃爲爵
完葬具復旌其母妻如儀計日月給以廩著爲則爵
妻得養姑終身生員許國忠楊燭等貧不能葬親舉
人何遷等無居各力爲處給燭等始獲居食國忠父
母得不暴骨淺壤其喜賑寒倖類如此又訪遐村孤
耄得數十人時其寒煥處其粟布病予醫藥間有獻
饋肥鮮不入私邸割以頒之弗遺一老以故歲入俸
餘亦緣手盡跡睚眦武斷白徒一一寘之法馭屬吏
寬平有威不忍撓其巾衣朴之然嘗洞其陰伏受賂
雖一錢以上無能匿吏救過罔暇孽賊趨廷學暴聚

亡命剽掠鄉邑長驅抵鞏東沙灣踰虛無人塗而
劫商貨公覽商訴急圖殲之會羣盜竊趨鞏之其匪
小城旅舖中僞言欲易弓矢衛士走報公度此卽成
擒矣密遣力士環而圍之別添兵扼其歸路比明俱
就縛郡人尚酣卧不知也治不二年翁都御史朱御
史交劾其賢乙已擢廣西按察司副使去後關孝子
生子名之曰周父以誌世感華人思慕不已胥造胡
都御史繼宗所請立去思碑文至比之文翁寇恂朱
北海龐仲達云西安馬谿田理陝中大儒尤矜然諾
與檢討王九思讀其碑稱爲篤論公得兵憲乃獨赴

蘇教錄

卷之五十八

五十八 長山館

廣泉廣右多峻山而府江蔽谷昧洞更彌尤易數盜
徇徇民賊盤穴其地者十之八賦役之民不及一二
山南三洞賊尤雄獗常伏箐薄中候官民船突劫之
當轄或不免焉平樂李進邦陽朔陸公眉富川劉苟
勝皆民賊之崛起者也公眉獨外糾兩賊內結三峒
動率千數人互出橫劫官庫城獄多所侵剽又倚險
爲巢跋扈甚往年制府下令遣調帥兵憲先後雕剿
之俱不獲一矢而還調帥伏辜公眉愈肆猖獗二十
餘年睚眦恣殺當事者憂莫爲計公始至平樂卽思
殄寇必先養兵養兵須同甘苦遂減膳省役開誠布

公日開其兵而練之閱五月而兵可用適平樂守以撫進邦復叛之故來白請兵道撫之始從乃遣人花幣與守俱撫尋陰部所練兵夜斫其巢斬進邦首焚其穴兵勢漸振復訶苟勝嘗奪縣民女新寡有色者專寵之乃繫女父譙其婚賦死罪陰教連女請歸可密報至期苟勝夜果挾婦至父家勒兵擒之還其女於父公眉始懼請撫公度眉不可鵬剿廉得其外門婿矢媚在陽朔爲其耳目謀有官兵屢走報之公眉藉得先備以逞乃誘繫其甥婿勒爲服辭附表示之曰若能捧至公眉不惟賞若死罪且在大賽塔應獻徽錄 卷之五十八 七十九

願自效贖命遂賞之百金忍其出入令千戶朱臣授以秘計是日東下梧州示遠出以弛其備令婿治具山寺請眉眉素善筮以筮固不往月餘復令婿申請筮又不吉婿恚曰山寺之遊舅志也今圖大家遂不豈將以反噬乎况寺平曠不可設伏兵道又久下梧何疑爲舅今不往請從此絕公眉重建其意厚甲重糧率精騎來會公陽遣衆直擣潛伏精兵於徑以俟日暮酒酣督伴報曰官兵至矣舅從徑路可反救也公眉倉皇前走遇伏起梟公眉頭於路殺從賊四百人餘皆棄而辟易孺僮鼓慄不敢近陽朔人見公眉

頭撫掌曰二十年禍魁今除矣戊申四月間翁計一哭幾隕時即徒跳上道平樂推官劉方與備僚力勸之次日行未遲又泣曰父子天性爵名外物父死吾何望生乎誠不忍停半餉也遂長行方與爲檢發其行李止雨木篋貯衣數襲俸銀董董五銖而已方與驚其廉苦不覺感泣旋爲市早車送至桂林授之張侍郎岳聞而嘆曰昔軒尚書輒考按察使滿僅二竹箱出門比聞外訃次日遂行識者謂爲純孝今何如周副使之行不停晷也方與吉水人嘗以語余云公自守輩目兵備府江之後人多其用武庚辰補獻徽錄 卷之五十八 七十九

山東副使專驛傳屯田水利會給事李滋御史李一瀚聞其任輦輿時方畧可顯受特疏其名委之清保蕭宣大山西五鎮邊儲公得命卽以季冬抵京會給事御史雨人宣讀勅諭事條尋赴宣大各鎮盤閱軍儲鉅而帑廩微而絲忽令勺覈一如制乃得總兵某都指揮使某千百戶胡升等侵隱諸罪復會科道酌上下服而叅論之經旬畢事於是識邊鎮之智帥才臣素著多勲者各谷以戰守攻御之宜堡衛築設之備與練習慰帖賞罰信必操切之方飭聽其叅伍議論更閱尹耕所撰鎮誌肅衆編併所爲火器造藤累

日頗獲異發然皆酌裁於心退則識之於快嘗謂
絢募兵不如養兵罷邊不如令戰數語乃上疏言
甸所病今在民兵夫民兵者計號集天下材武爲破
虜先鋒也時勢既殊邊塞少安宜思長猷以善後圖
臣嘗細詢將領諮問邊人及體察諸民兵知北直隸
民兵可用山東河南山西次之若南直隸者不可用
北直隸者可久而山東山西河南者不可久也何者
直隸素多武勇騎射之士平居往往有恃之以作禍
者去歲一呼此輩雲集操練本土不以爲勞調戍薊
州不以爲遠風土相宜音問相及恒有激烈求試之
意故爲可用山東鎗手歲調宣大其人粗悍猛厲不
難就死河北義士忠勇素稱山西近邊之民身親戰
陣但選材有方未可樂取故稍爲可用乃若南直隸
者脫粟之飯不能下咽沙磧之場不能張目一馬羣
裝重至百斤一行跼蹐不百里況望其能摧鋒破
敵鼓勇立功者乎初駐直隸行糧所支不下十萬繼
戍薊州犒賞又復不賞益無尺寸而損至尋丈故曰
不可用也直隸近京師惟恐武備不盛往年解丁朋
合所得皆非奇士一旦樂民兵之名知非世繼又有
勇聲挺身應者大半豪傑也雖少仰給於官而官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七

亦得其實用又其應募以來商賈去業工匠素藝家
食官給之銀身無力役之擾一旦舍之不惟少有怨
思而開身利器游手雄心當有苟竊發下故爲可久
山東鎗手素擅礦冶之利河北義士宿雄急難之風
山西諸邊民多獷悍勇於公鬪習於掩虜若統之以
有制之將示之以知方之教尤能委身向敵緩急可
須至於東充之驕黠河南之純靡汾蒲之庸惰皆閭
里細民未耜下戶一人在戍田地荒蕪一時役身差
稅全負去歲之來供給優厚尚且內顧自茲以往所
給太減若禦徵之逃亡立作矣故曰不可久也又況
各省民兵以徭戶雇役以貼戶供丁所費不貲民已
重困耳目所睹記民已大半逃匿矣不及今爲之議
省後將何支臣愚爲今之計既增國威又順民願小
省行糧大恤畿甸之法無如留北直隸一營民兵平
居操練遇秋應援其山東河南山西者則免其二千
役其二千使相幫貼以俟後處一以蘇徭戶之困一
以精武士之選至於南直隸者勢須罷罷但解支費
以給北戍是以兩省給一軍雨人併一騎也以壯爲
衆以飽爲逸計莫便於此 上率用其言是冬都御
史巡按御史交章論薦擬之邊材謂可當西北雄鎮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七

明年癸丑陞山西叅政駐節靈武是時寇氛大熾

賊薄犯渾源將闖紫荆窺京師我師防禦甚急公提兵嚴餉風不假寐旋議援應方畧會趙都御史簡開將卒易置戰守出大水口駐陽方口虜必衝之地議俱撤備合兵內地與虜決戰公諍言棄外禦而增守內垣非計況虜強未可必勝也乃巡和民八角等地申飭將領濬修池隍以都御史檄日校武士部勒行陣擇其泉俊者開之使兵將識情人精慣藝其有能隨圍陷陣引射命中寇至能騎危牆立衝突弗動者為材勇賞不移時否則捷戮隨之士益鼓勇思效七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主四

月虜犯紫荆公度其兵可用督戰廣昌虜遁不敢度關撤寇平荆益督兵血戰獲級九十捷聞加資白金十兩趙都御史薦其蒐卒修邊保障無虞廷議以為未盡繼條數十事呈之撫巡隨其廣鹽利同文敘嚴內備查元匿四事上之俱奉俞旨得行是秋虜再犯麥川將士受餌故北李涑總兵父子馮參將李遊擊皆死焉朝議洵洵後知餌將違分守計畫止奪罰俸三月公感上恩嘗蒐討羣策陳畧輯兵志必死綏而頓虜酋為報以賓轉雲南按察使雲南縮南理沉麗等府二十有二習俗仍夷變惟南理臨安近華土

產珍具充盈吏於其土者多慙遠惕居懷日暮塗窮之計類浮沉乾沒思滿橐而去公憫其逆習成風又厭猾禍文深為害然職在澄清乃撥墨行最著屢為民告言者即訊知州林天駿知縣王某尤倚援厚善京貴貪剽不遜指揮張顯宗趙顯祖等挾三品銜剗剖非法自擅率叅鞠如法而各坐辜賜寄一切不行文秩解印綬遞去者數人武吏股弁孟良孟定雖在荒服之外視若內境而法訖行滇民壑辦懸填猶識公為守時風貌咸呼青天青天云乙卯轉陝西右布政使會左使先期入覲至即攝篆事屬歲大侵冬地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主四

大震崩山頽陵民屋裂陷水泉飛湧水盡火出千里丘墟存者驚於訛言奔走蹂躪不逞之羣乘時稱亂府以下倉皇避匿公單車徧視緝不逞魁杰數人械之市須臾亂定已乃請於撫巡發帑貯廣賑恤捐俸資一死喪嚴徵巡邏弛徵役以軫時艱告神祠以省吏大清緊囚以蘇淹獄修頽城敗庫繕工作以高故荒停公宴雜會省繁費以助介匪撫巡一如所議乃選廉吏四出問遺關中父老災縣貧獨受賜各傳諭子弟安堵就業如常其他恤勞匪頒思鄭圖易之文不可勝紀拮据五閱月而忘瘁逾午地猶震民聞

知公痼瘕殷勤無復驚訛靳提學學頽序云關輔門有大變事能鎮而弭之者有一二大僚在焉比至知其爲公也丙辰轉山西左布政使覩地否時艱弗獲展布又以在陝支變過勞成疾上疏乞休不允明年朝議虔鎮綰廣閩爲一都會舊撫新民叛服不常必得才望重臣督撫之廷會以公名上擇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汀虔四省提督軍務初公之未至也岑岡賊李文彪賴清規等越境劫殺火人廬舍後四月公甫至越二日得龍安兩縣民告言彪稱亂故遂下令四兵備振軍威復團操專事閑練登場校藝弗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七十五

得循習虛貌選有心計者爲帥演練各卒乃下其槍砲弓矢隨各卒熟能而鼓之又且懸購賊首優待材官破格賚予不局常條四道各報行如令文彪等聞之懼而稍戢先是九月大埔上杭賊首王子文梁能等分陣蟻進圖掠會昌瑞金城堡公遣通判督指揮等禦之射殺其頭目梁能聞文敗自瑞金宵遁潛起寧化突圍其城欲劫各省市木官鑠時汀州通判鄒子進豫秉指授率寧化縣知縣邵某等出兵衝賊力戰擒能黨顧子傳擊傷二十餘賊能遁入廣昌王子文梁會昌之挫冬十一月集黨千人自號飛天大總

突至蘇洲奪船順下聲言借徑往劫興吉會昌謀連至吉廬豐泰安泉諸人聞之戒嚴城閉二旬凡高貲之民捲家匿泰和新城至無屋可賃公下令大開虔之四門仍遣黃通判統指揮董珖張敵余璉等往擊面授機宜設伏掩襲合於利則動不合則止勿以窮寇而遽擊之也敵璉兵至田村賊望見官兵追急旋詭爲村民狀陷報流賊已過于文各執鋒械竊伏空舍以三百人張白旗遶出山後敵璉不知也奮猛與賊接戰擒丁學顏六人賊縱伏突起珖違皆錯愕奔墮墮馬被執于戶孟息死之公得牒尋選贛寧會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七十六

興鄉兵令各知縣分領夾剿賊知梁口有備奔至興國焚劫鍾氏屯慶三日敵等頗精騎火器乘夜掩擊獲賊從鄧喬賊夜潰竄至雩都佛嶺又爲各地土兵所掩遂不暇入泰和萬安境矣公聞賊退計刈之歸路復檄副使委指揮金堂調石背長河士卒協官兵會攻先後追奔搗營獲俘獻賊幾摩隻遺是時兩僉事函賊首或牽縲反接獻賊軍門公乃緣隙寇兵興顛末研覈功罪浮實及有司將領勇怯效驗具疏以聞公又見虔寇消出無時兵壯素瘁仇乏技衛弁雖衆大半乳豎庸闇緩急難倚藩可又多員缺一人

嘗攝守數道或視嶺北漳南多故憚往復疏請於所
轄嶺北嶺東漳南嶺南四道並各專設分守一人以
叅政或叅議任之請復如成化中例仍設叅將於會
昌節轄四省蓋分守專設則期會可必緩急胥倚擬
議叅將節轄則職有統紀儻臨巨測則以有制之兵
加之烏合之孽如舉匹雛爾部復所請各專設分守
如議任未募力疏病乞休而去去之日猶電詈措設
所奏允諸宜以貽來政天水胡繼宗曰受菴爲人忱
恂足知愷悌朗爽特甚一聞涇野先生躬行之說專
以四教三省爲存主務日有可見之業爲尊聞行知

戲教錄

卷之五十八

七

曼山館

嘆世儒徒曉曉大心之窟反洗洋而無益於據宿也
自部郎以至大吏每默識其意嚮浮雜施爲安矯與
其政事之發邇見遠果稱日食月餽之入否爲內盟
錄一帙出入袖以考鏡畫尺寸不敢失與人處造次
卽洞其肺腑不侵爲然諾尤敦素有分誼者如膠結
絲綰語輒移日身居隆貴悒悒然若寒士見人單詞
踴行退然自以爲不及也平生靡疾言厲顏忘人怨
謬嘗言甯成居人上操下急如束薪此傲酷安可比
人所至倡下吏以公廉州砥感以至誠遇有咨稟遣
委緣色待之語次尋繹於它匿傳以相誨證使各竭

所蘊悉對未嘗折逆間有負之罰亦必行然終
咤相加其有賦不人身能懲前自淑者反爲技拙
過故下吏咸思飭勵爲報有急輒以聞素精敏吏事
手所出奏疏卷移皆文理縝密不可得反然深以綱
絡詭皮少愛利爲惡歷滇粵秦晉吳楚宦跡幾週海
寰然動嬰事變艱大嘗以身當利害屢立戰功漬賦
貯舊俱司府首領都布吏胥領之每僞立支日冒剖
入已公廉得其奸毅然刺舉如法首領吏僧俱發戍
其叅知晉藩也議邊儲折色嘗賦新則與廟堂爭可
否而卒從其確東魯新學顏曰公不爲抗激之履襪

蘇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七

曼山館

駿之辯厄言而裁羣議之端酌行而趨者則焉脩古
文詞惟冥契神理而生色乎自然之質不覆其英而
芳不和其味而調蓋翩翩溫恭君子哉公領符鉞過
家適其經師周憲副洪範病步往省之拜於床下獻
薪金爲壽副使以廉隅貧甚既死棺斂靡具妻子以
告公遂以所置生柩與豫下葬衣絹帛棧之親視斂
合服哀哭惟旬日乃行漢中後學因是益知崇師所
著有古文詩賦奏議家譜二百餘卷爲楊升菴所選
有文集有續集行世升菴目無勢卿獨稱其詩具體
古人塞垣等什尤可裨經畧非

施連光景者比巖者
亦謂爲明鼓吹希聲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公汝

墓志銘

孫 漢

余甲戌登第入禮部見一衣冠者自堂皇下問之堂吏云新儀制鄭公也俗然鶴舉望之如餐霞人無何余自職方主事調主客則爲寮友矣時署中諸公方共讀漢書公卽訂約期十日各攜所讀帙來直會者卽誦衆坐聽之有疑義共相與析皆渙然冰釋蓋公每遇事輒立一法皆力簡而事集後人享其益莫能改不獨讀書然也儀制胥徒之習郡人嘗私謂所知曰縉雲公甚能於官應察無與比我等每聞傳呼聲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七十九

曼山

輒出治背諱思而對無譙訐乃已親藩名封屬儀制諸樣役分曹納賄習爲故事世宗自興藩入繼大統嘗共中貴歎息曰禮部好一王府和公乃縉諸舊牘定爲畫一例具草大宗伯奏行之自此宗藩各自知應得不應得不問諸役儀部稱肅清焉是時宜興萬文恭公爲大宗伯甚重公公又贊行定制慶抑奢僭等數事於是京師一時翕然稱鄭儀制有疑事必問曰崑巖公云何若余輩同署者則尤傾心服也公隆慶戊辰進士初授刑部江西司主事累轉雲南司郎中雲南司典畿內京師人頌公明斷威願就質

爰書成於手受罰者自以不究錦衣主緝諸不法

役貪功以鷹擊毛摯相師獄辭多誣公一一反之且命衛役不得入署門宿猾無所盡其辭持衛筆者亦心折焉大司寇石首王公精於察獄諸司屬莫當其意惟公所斷無駁辭謂公才可大受而江陵公初當軸銳於求才聞公治行以爲絕倫欲調公銓部銓部諸公慮公來或出已上得儀司缺遂急調之儀制與文選職方京都所謂三大郎者也乙亥竟調驗封余自馬上聞之以告王尚寶敬美敬美曰此兄竟用耶於今事皆首揆主之今崑巖兄可謂知之最深者矣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八十

曼山

然竟作得何事此語近似然亦未然公在驗封甫半年姑爲陸沉狀亦陰有所推轂丁丑大計外吏則矢心以黜不肖有一二犯公議者其人方走首揆門下蹤跡甚暱自謂立致開府問巷亦闕然謂然榜出竟俱黜間者且駭且快且服又有一賢者時相銜之必欲黜公力持再三未能得時冬月已行盡會有巨寇自其境發覺旨下削籍次日公往見則曰某者昨已處矣若謂我亦能予奪無俟汝也考功例入春闈分枝而江陵長君方入試與公同經公竣事卽移疾則以驗封員外郎徐公元太代長君果在徐房不第乃

大怨公曰渠避不就他人安肯中我踰月轉文
任日卽題推典史故給事中趙公參魯以推官超擢
福建提學僉事同署皆謂涉太奇乃公作用固如此
公嘗謂事機不可失一見端卽當斷行之稍遲恐生
他說又謂天下才自足供天下用持秉者未能無私
然慎勿以有私待之參伍事勢以資與才與地相提
衡焉私無所容矣果其人宜私無害也慎無逢迎顧
逆鱗亦當避因指科場事云此亦一逆鱗江陵有私
人在留都其人急欲入都資亦適及而公力持之是
時江陵當軸五年諸隙未開自謂無絲毫玷缺以正
廉像錄 卷之五十八 全一 漫山館

論格之方且欲攘善曰此正我意是以公在選司稍
得行其志所推舉悉合士評至此公不奔父喪而大
防始決裂矣公力裁抑楚人所求多不遂彼黨恨公
刻骨云此自我戶內短長何容汝外人持之前此無
由生隙故默然相安至此則籍籍談公短矣相君雖
內弗能堪然白謂已所獨拔恐見短於彼黨又恐盛
耀之名反歸公故但貶公俸猶委以選事踰年仍陞
公太常少卿然不數日卽謫外癯已潰不得復留也
任福建右叅議一年持大體孜孜以撫民爲念案牘
必清嘗與余書曰晦迹海濱循故轍以行此心湛然

回思三署恍惚如夢幻蓋在內多齟齬公拮据心
耳無何遷廣東副使轄瓊州是時權貴多銜公公
列卿出又嘗典選乃遠麾海外快快不樂遂抗疏歸
二尊人俱在堂深以得侍養爲惟公素潛心理學在
西畧時盛有講學名兼習文藝又研求經世之學摺
撫往籍類分之彷彿如通典通考大學衍義補諸書
然皆撮其精要不枝蔓約有二十餘帙余同署時曾
及見焉旣閒居則立爲程蓋日率靜坐者二時餘則
仍勤勤著述事間從邑中耆德李參知鍵等爲杯酒
歡或相約登臨搜奇探幽寓目於鼎湖之峽間其持
廉像錄 卷之五十八 全一 漫山館

家甚嚴凡接見客會計家務皆有時傳語各有人家
人違之不敢違肅然如官府已選母樊淑人憂哀毀
如禮蓋家食者十二年辛卯起井陘兵備副使會先
任者遷赤城參政赤城乃在上谷最北直懸出塞外
三面皆虜虜情最劇其人畏往巧督撫爲秦留銓部
遂以公補其缺公不以邊地爲苦不以遠徙爲憤坦
然就官至則以軍容肅下略去內地苛禮時次檉捐
與諸將馳走郊原校武技講戰略赴陽和調制府皆
以馬不以輿時虜酋稱臣久邊塞少事然夷性難馴
時時小爲劫前此者恐開邊隙多委此忍之公則縱

中國人爲盜者皆殺無赦況爾虜虜服去鍾給
事羽正閱邊報疏云臣徧歷諸邊明目張膽敢言戰
守者惟鄭汝璧一人而已賜白金文綺是冬晉河南
左叅政明年遷榆林中路按察使西虜不款公風勵
諸將勤訓練戎務改觀明年遷山東右布政使尋擢
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實代余是歲河南山東皆大
饑公加意軫恤諭郡邑權宜通有無給金米又命諸
市集具餽粥以待餓者委任得人給有次第饑民咸
飽無爭競所活六百三十三萬有奇土人勒石記之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史山館

青州賊魏邦齊倡亂殲之賜白金而河南遂至人相
食 天子發帑金萬餘遣光祿寺丞鍾公化民兼御
史往賑之公卿皆捐俸大司徒蒲揚公揚言於衆曰
救荒乃巡撫職若一值荒卽發內帑安用巡撫爲今
歲山東河南饑饉同山東有鄭公遂若不荒者然河
南乃如此衆皆服其言倭奴破朝鮮駐釜山者二年
人謂東土隔一水揚帆卽至公募標兵調浙兵以東
伍法整齊之士皆可用備嚴而民不驚陝西直指秦
公前搗巢功再賜白金會有舊銜公者在南都中公
飛語南臺不容遂以入冒濫疏中旨下改南京別衙

門用居無何父石舟公捐館公性至孝在西曹奉
東皆迎養而兩次歸省獲裏大事若天有意者丁酉
倭報復急余忝總督薊遼特薦公經理朝鮮以守制
不果用已亥起南京太常少卿南都多暇今亞輔福
清葉公爲南少宗伯公與約同讀司馬公通鑑究理
亂興壞之跡所評駁皆疏於上方以互相質其得失
每以今驗之非徒以炫博焉壬寅仍擢右僉都御史
巡撫延綏延綏公舊宦地悉諳其形勢要害兵爲天
下雄諸裨將多公舊材官指使如意虜酋炒兒忽明
愛等寇孤山紅崖墩大帥李如樟擊敗之火落赤犯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史山館

安邊大帥杜松破走之復窺懷遠避擊沈應蛟戰却
之皆公發蹤指示功也賜白金文綺乙巳遷兵部右
侍郎兼倉部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皇孫生祖
考錄考錄錫誥命廕一子入胄監候代久丙午夏始
蒞任明日疾作時虜王死應嗣封者方遠牧西海上
未來諸部落觀望莫敢動亦有垂涎越封者故詭其
述東西跳梁衆情脉脉懷疑諸將吏皆緘口待公公
至則惟講戰守檄行諸道修城壁練士卒治器械間
召故戎將麻貴董一元等談用奇出勦之略置封貢
事不問虜諸酋計窮又未卽甘棉尾然公疾則日增

乞骸骨者三最後准回籍調理至山東荆門驛卒於舟中尋以延毅軍功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又得旨從優卹贈選平孔子昔稱才難異哉公之才也循循守矩矱耳而中特精及毫釐自道衍文學政務法律及諸技藝瑣屑事凡人所能者無不能而政事尤長兄吏跡輒取亦不硜硜必欲行常以虛平待之所至靜默弗炫露若值其機合則豁然斷行久遠功頃刻立就已過則如無事待人無纖微拘而能曲體悉溫然推誠屬吏莫不惕惕畏竟無怨者日不倦應酬而常閑暇徐方伯成位亦今時異才昔與公及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余同署於時公方有時名然徐未肯下也及公後撫山東而徐適起家爲海道副使親受事於公乃始心服與余遇徐州歎曰昔與崑巖公同事年餘乃不知其超越若此沉細而發必中真不可及即素不甚合者語及公亦無不推服焉公內行脩門內怡怡族黨俱頌德素明法家言在西曹有律解人爭他錄之後山東刻行儀制刻有 帝后紀略諸王表駁封刻有功臣封爵考臣謚類鈔家刻有由庚堂集皆行於世生嘉靖丙午正月十九日卒萬曆丁未七月二十日得年六十有二父諱重祖父諱文皆不仕俱

邵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又上處士諱因邵武丞諱鑒祀閩名宦始祖諱桂山陽人宋紹興中仕縉雲令卒因家焉至邵武公十二世也配周氏少保公南孫女贈淑人自有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八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焦太史輯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九目錄

都察院六

督儲

軺航

周季鳳

劉瑛

陳瑗

白圻

李中

楊宗器

曾于汴

林廷玉

漕運

李昂

李惠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目錄

陳鳳梧

魏有本

陳儒

王詰

陳濂

陳泰

張瓚

徐英

李綱

徐鏞

朱瑄

馬炳然

屈直

馬卿

連鑛

河道

吳桂芳

盛應期

朱棠

潘李馴

劉東星

採水

李憲卿

史仲成

捕盜

賈諒

高明

鹽法

邢宥

陳天祥

唐繼祿

張濂

王璣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目錄

刊行

焦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九

都察院六

督儲

都察院左都御史軒輓傳

僅儲

都察院左都御史軒輓字惟衡河南鹿邑縣人由進士授行人司右司副歷監察御史陞浙江按察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尋陞左掌南京都察院事拜刑部尚書致仕大學士李賢薦起爲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是歲春復以疾乞致仕章方上不待報擢一吏兼程徑歸至家之日方食時趣具浴浴畢數問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日早暮或云午矣輓欠伸而絕時天順八年五月有司計開賜祭葬皆如例輓性耿介門絕私謁其按察浙江矯前政侈靡去一切供應俸資外一無所取朝夕疏食布袍無間寒暑待故舊賓客食不兼味約束同僚三日一市肉不得過一斤簡廉威重震撼郡邑官吏畏之或有投牒引去者親喪聞訃翌日卽行僚屬有未知者及奪情復任頗以此自矜飲同僚家歸輓撫其腹曰此中皆臧物也識者少之其巡撫威望損於按察時在刑部無所建明而頗招物議其掌南

御史有好訐人陰私者輓獎其能嘗嗾御史

京祭酒吳節節亦發輓平生陰事衆頗不直輓水漿之操終始不易時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運使九疇亦河南人以清白自勵人語廉吏者必以軒輓使耿都運並稱云

又傳

彭韶

公諱輓字惟行河南鹿邑人永樂甲辰登進士第天性廉介嘗差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墮水救出衣盡濕以綿被自裹有司急爲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然後出擢監察御史獨振水蘂之聲當道薦爲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人多不堪故舊經過者留待一飯至厚者烹一雞人以爲異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厲江陵張都憲素侈縱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旣而以卓食饋之亦不納天順初英廟復位召爲刑部尚書數月以疾乞致仕上復念公爲人不易得與學士李賢言之賢曰輓之素行海內共知一日南京糧儲缺人總理遂再召爲左都御史委任之贊曰於惟廉士古之李及惟敬爲通覆謂我激我豈激有百年一日廉憲中承風

紀以植謾談不行奸墨屏迹乃掌邦禁勦節愈力老
而復起憲臣是式

續錄

宋之五十九

三

巡撫應天都察院右都御史周公季鳳墓志銘

楊一清

君姓周氏諱季鳳字公儀別號未軒已酉領鄉薦癸
丑會試中高選尋試政都臺甲寅授刑部貴州司主
事累平冤獄人咸德之三載考最進階承德郎尚書
命閱奏牘尋陞員外郎命平湖廣獄至則明慎審鞫
斷獄五百而矜疑者三百有奇進士教毓元有風節
爲桂楊守民李怡侵盜糧價監司檄毓元捕治之怡
父衡擁衆奪怡去旋獲衡毓元杖之斃于獄撫按憲
臣劾毓元行勘君歎曰斷獄倒置一至此哉乃上疏
獻徵錄
宋之五十九
四
力辨其冤毓元乃得釋至夢神人獻秋水明鏡之詩
士夫聞而和者甚衆尋陞山西司郎中有染工誣犯
僧僧殺之僧爲中貴人所庇君不聽竟寘僧重典將
軍王杲毆人至死法司論當抵罪久不決君得其情
遂白司寇奏生之諸凡伸枉者稱是乙丑充禮部同
考官得士爲多丙寅陞按察司副使整飭建昌兵備
有中官橫恣爲患君至卽斂戢相戒不敢犯時劉瑾
竊柄中官張辰賂之瑾矯詔遣往代鎮許受謁訟一
時羣從皆倚勢凌轢人民君諷以國法且嚴爲禁
制境內帖然地故多淫祠君下令毀之改建諸葛等

廟及功臣名宦祠麗江知府木泰與土官刺馬琦等
譬未解君謂盍由上官處分柰何以兵亂宜卽退不
然且徵兵盡剪除乃止定惶恐立解黎溪賊阿杓誘
衆寇村寨隣省請會剿未克君陰遣官軍分布要路
賊就擒土官母師古與其族構難君招致諭以禍福
皆感泣罷爭越構官舍欺隱田糧君查併省其增額
衆皆相勸來輸遂完逋負後以奉例裁革歸瑾復矯
詔令科道官覈實邊儲事頗涉君令往陪納彼中父
老聞君至咸出迎候比竣事泣送如初戊辰起雲南
提學副使至則動以身教且條學規作士範無非崇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五

雅黜浮之說故士名譽髦夷俗漸華土官高聰者世
崇番教因君至盡毀其家釋像併堂與器俱輸送官
所君大書崇正獎勸其家尋陞山西行太僕卿祛弊
興利多所建白馬政廢弛爲之一新未幾擢湖廣按
察司以內艱去服闋改福建按察使時中官在鎮凡
商稅皆其牙卒輩推之所在騷然君拊其委官并榜
禁所屬民商獲甦復遷湖廣右布政使轉左時巨盜
賀章聚衆流劫君協力平之捷聞賜白金文綺會諸
郡大水民饑君白撫按請于朝有數內帑存兌軍罷
清戎停刷免數事甚善時賑濟大臣未至君先出庫

藏亟貸賑衆難之君曰吾能活百萬生靈卽獲罪
悔竟發之人謂有汲長孺之風中官劉欽以迎佛過
其境僚佐托公出以避君直前以身當之且以民窮
歲儉令有司勿供送餽一無所得明目遣人來致殷
勤托其分售私貨以歸利君不許銳氣沮卽解舟去
凡上游諸道胥賴焉嗣是中官李文等各以事至有
所干請必委曲謝絕頃之有採薪取鱸鯉漁種之命
君不得已乃以庫銀委官收集民得不罹害又調度
軍食討平賊苗轉輸大木民安事妥累受殊賚辛巳
今上自興邸入嗣大統君扈從至汴疏六事進一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六

曰法祖宗二曰勤聖學三曰親君子四曰遠小人五
曰薄稅斂六曰汰冗員舉切時政尋奉 聖母北上
凡舟車夫役處置周詳民甚便之未幾擢右副都御
史巡撫保定等處 上嘉其勞有白金文綺之賜君
益感激凡有興革便宜卽具疏以聞多見采納時文
案填委裁決無遺凡巡歷必問民間疾苦止科罰裁
冗費平徭役戒爭訟慎封守官民皆惴惴不敢違法
其策機用武尤極神速巨賊王堂趙延壽等流劫地
方騷動無敵衆相愕殆計罔所出君曰是惡能爲乃
收指揮等官授以方略諸賊伏誅餘黨盡絕時驛傳

未清又採羣議酌時宜以預徵解時斂散以均站禁攬造以繕器具增馬價以均差使因繁簡以定應敷事皆鑿鑿可行遠近稱便淳沱等河決率屬沉玉帛以祭尋復故道至今賴之未幾擢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協掌院事尋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會湖南事被誣解任君家居惟杜門習靜不問外事然屢薦劾與論翕然至是吏部疏其名可徵用擢君右都御史總理糧儲巡撫應天蘇松諸府地方君上疏辭不允方治行遽病不起時戊子四月十五日也訃聞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如制年六十有五君性孝友早失怙恃事其兄公瑞如父治家嚴整童僕無敢慢族人孤貧割田分粟給之終身德性和粹然其中耿耿有介不爲物撓其敷政臨民雖微瑣曲折莫不經意務求至當人爲建祠立石以識不忘所著有未軒漫稿正學編等書十餘種行於世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瑀傳

實錄

劉瑀字汝器直隸蠡縣人成化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擢知蘇州府陞山西右叅政以事累降知四川保寧府未幾仍陞舊職歷陞山西左布政使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弘治六年乞致仕給驛歸以十六年十二月卒賜祭葬如例瑀軀幹豐偉性剛毅與物寡合爲山西叅政會澤潞沁汾歲饑盜起瑀招徠賑貸民頗賴之初守蘇時亦稱簡靜然始廉而終貪有巡按御史張淮者行部所至知府而下送迎悉行跪禮瑀獨不爲屈後瑀私鈔關緡錢爲淮所廉獻數箴

今

白而性猛故云

副都御史陳公瓊傳

李濂

陳公瓊字大玉別號朴菴其先陳州人後徙太康元季兵亂再徙汴遂爲祥符人大父景文隱德不仕父敏中承業丁酉河南鄉試仕山東濱州儒學訓導並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濱州公以漢藩註誤發戍甘州左衛生公公幼而奇穎年十二縱筆爲舉子業已可觀天順己卯年十八遂領鄉薦成化壬辰登進士丙申拜戶部江西司主事丁濱州公憂免喪復除本司丁未擢廣西司員外郎弘治戊申署山東司郎中庚戌實授公在戶部最久以清慎著聞時錄徵錄卷之五十九

廷議鹽法久壞請遴選部屬有才望者清理之部尚書舉公往治其事公搜剔弊端權貴人侵奪鹺利者始皆知畏畿內大水敗禾稼公奉詔賑救饑民獲免死徙事竣陳言十事其間言權貴人役民之害尤切時弊由是聲名益顯辛亥在江西左叅政在任五載悉心吏務通達親藩公規畫適宜省財力鉅萬丙辰擢都察院右布政使事有利病當興革者公必與同官商確次第舉行不肯專主嘗怪文移亂具者猝不能辨一日廉得偽印十餘願皆老軍吏爲之公擒其人悉其于法問成中有渠通潮汝縱橫如弄字形埋塞

六十餘年公建議治之伐石甃堤十餘里舟楫通行物貨易致至今民以爲便丁巳轉江西左布政使父老遽道逝公喜曰是故陳叅政耶公下車卽除民疾苦數事先時有橫取者公爲委曲裁處上下無怨且謂累歲盜賊不息實因民困征輸所致公爲均其賦稅民賴以甦戊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出納月以數萬計江浙湖廣例有方面官部還或不時至公移文促之俾如期集自京衛烏龍潭至江北鳳潁諸倉創置歲久舊制特設工部主事一人專理修葺顧工役苟且隨復損壞公至親爲料理視錄徵錄卷之五十九

如家事又重建若干楹皆堅固可久實有裨國計云庚申卒於金陵官舍得年五十有九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公圻神道碑

督儲

王 鑒

白氏遠有代緒宋季有諱繼昇者自洛陽來家毘陵後復徙采菱港然至康敏公始大康敏事茂陵泰陵位至大司寇太子太保立朝四十餘年爲國元老公爲之子趾美前人致位中執法後先相望可謂盛矣公諱圻字輔之年十八占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進刑部員外郎郎中改戶部督漕運以憂去改都水郎中陞浙江叅議時逆瑾柄政有承風旨開處州銀穴者公曰不可目前之利小意外之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十一

變大乃以贖金充內帑事得已鄆有少年爲日本館甥已乃隨使入貢鄆人執之以問夷人大噪公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少年者予之無損治體奪之或啓釁端縱之逸長興有田囿於水凡八十頃而糧固在民甚病之公爲奏免轉福建叅政汀漳盜起公興疾率兵至大田驛相拒二十餘日會鎮東官軍至合擊之賊乃解散進山東左布政使遷尹應天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京糧儲應天康敏舊治也大興學校招復流移修舉康敏舊定義役上便宜七事皆切時宜京儲歲入一百二十七萬所出乃一

百五十餘萬石公奏南京根本重地儲蓄減耗所出必於所入何以持久請革冗費冗食劾武臣逋負不法坐舉者若干人時太夫人春秋高公屢欲乞歸養不得平居憂戚清容及聞訃奔喪歸旋得疾卒事聞賜葬祭命有司營葬年五十有二公性明爽樂於興事而議論每依忠厚於故人子弟及貧弱調護周至蓋有康敏之風焉至案致樂清徐把總之罪平反安吉知縣廖紀之冤窮竟泉倖干茂之賊而雪副使張鼎之汚讎寬恤山東流賊殘破州縣檢奏守志不汙名表章之所在賑饑恤災尤爲人所稱道云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十二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中行狀 晉

羅洪先

昔孔子沒顏氏又復天死門弟子無所歸命欲師有若當是時非賴曾子數言其事固未止也夫因言而止亦必因言而遷其於是非之微固非斬然辨也明矣彼皆親炙聖人而終身其速肖亦且七十不可謂不衆也而易惑猶且若此又況其遠者哉自孔門至宋儒得數人矣自宋以後其言愈明其實愈晦於極晦之餘有能得其立言之旨雖未計其所至淺深要之皆可以追逸駕於諸子也哉夫學至不易矣而端獻微錄 卷之五十九

十一

緒之別又且什百而千萬於什百千萬之中歷世既遠幸一人焉有志者聞之其不切思審問求其傳述探其紀載固非情也今世之於宋儒宋儒之於孔門槩可見矣後之視今豈異昔哉故谷平先生之行無間巨細洪先必究終始次第言之要亦有待其人焉謹按先生姓李氏諱中字子庸吉水谷平里人也李氏居谷平久而繁世爲著姓宋有諱次魚者以道鳴南軒晦翁善之學者尊爲復齋先生又幾世爲先生高祖沂沂生復泰復泰生爾肅爾肅生崇道號坦翁是生先生先生貴自坦翁二世俱贈中大夫四

川布政司右叅政配羅氏歐陽氏俱贈淑人先生生有異質不假訓習而穎悟絕人在襁褓歐陽淑人撫之曰汝繼舅氏業乎蓋歐陽出文忠公後其父西原先生有道者也五六歲未識書解爲聲偶數試之不能窮八歲讀書忘寢食大父嘆曰是兒必昌吾家然自高祖以下世敦行誼無厚貲會淑人亡束脩不常繼弘治壬子年十四始授尚書學舉子業明年從坦翁如郡城道出周文襄公墓下聞其行事心慕之丁巳受學玉齋楊先生之門玉齋先生名珠里之謚溪人歐陽淑人母舅也其學自傳註遡濂洛能躬理道

獻微錄 卷之五十九

十四

不苟榮勢貧老瞽而無子橫經授徒未嘗見戚容出其門者以解釋考據爲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是也晚得先生與語喜曰吾甥女固未亡乎盡以其學授之且謂曰吾言本之明道明道其醇者也而吾未嘗輕語人驗其資皆不足多也聖人與人何異亦爲之而已矣子勉之夫財利者人所至欲而易以迷動意於此不可以語道子勉之先生自是慨然有志聖賢之學戊午遊澧江爲子弟師明年冬坦翁攜如楚寓景陵景陵多師之辛酉訪大父寓舍如隨州是時大司馬李公士修初爲州守見其文異之薦爲州學增

廣生明年議婚又明年年二十有六張淑人始來

然猶不能市書一日見一峰先生集手錄歸嘆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始獨居遇大雪食且盡室無烟火誦書不輟忘其饑寒在身也比爲州學生月廩矣復分以給鄉之窶人窶人異之聞於隨愈益敬憚先生故不假辭色卽州守子弟來學意不合不能少留以是行輩私語不名而指所居里稱爲白石先生正德丁卯舉湖廣鄉試第一人甲戌賜進士出身高等楊少師一清爲吏部將舉臺諫數召試不往六月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是時武宗皇帝縱西僧出入禁內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十五

宦官居中用事先生憂之上疏切諫疏有曰今日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敝天變於上地變於下此道之不明不行陛下之心惑於異端故也其他指斥忌諱辭氣甚壯疏入武宗大怒人人危之先生繫坐待罪從容以當道掾解得免踰月忽出內降謫通衢驛丞縉紳爭爲詩贈之乙亥奉坦翁之通衢闢小亭願易其中戊寅病移長樂學官新建伯王公守仁鎮靜州檄先生與王公思議

軍事已卯三月至贛而宸濠方謀不軌時論煽播王公問計先生引古爲證力贊其決變作王公邀以助已平居不屑自序語莫得聞濠既平返通衢辛巳

今上卽位有詔序復未行壬午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八月監鄉試事多仰成部下有訴鄉貴人奪民田鄉貴人方恃寵多畏憚之聞監司受訴求質語甚厲先生不與辨無何竟還民田張都御史某鎮梧州家人自鄉雜商販來爲巡檢所詰張將罪之先生嘆曰逢人怒以奪官烏用法爲不聽判張心銜之以他故上疏論劾爲朝中所理不行癸未春陞廣西布政司左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十六

叅議其夏陞廣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先生憫俗學支離喪失真性凡教一本於身不事言語嘗曰聖書所載迪正道崇正學此吾職也又曰感于此應于彼不行而至自有以潛奪汙俗興起善心誠之不可揜固如此於是擇諸生聚處五經書院五日登堂講說敷悉自辰至暮不休人多嚮之甲申夏以繼母某氏憂歸諸生追送有泣下者丁亥起復補前職廣西人士聞者交賀已丑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督糧儲除催科苛令辛卯夏陞廣東按察使八月監鄉試九月陞武舉十月以坦翁憂歸先生官廣漸必奉

坦行曲盡樂是年再強入廣不聽計至卽
途不復候詞同官以賻金至盡却之乙未起復陞
東右布政使巡按御史戴某用法峻刻欲罷南海番
禹吏六十人先生驗無實面直戴戴不樂且曰是六
十人者寧無枉法意耶先生面發赤曰法者治其太
甚者也以意罪人何以律過且不問有故入律耶徑
趨出戴既慙怒會曹叅議卒于官都御史以婚故令
賻千金先生曰不能還鄉者法得賻曹也何待賻卽
賻豈必千金也竟賻以法同官請益不可都御史面
語又不可而故事平大盜布政必具宴犒諸司藉以

廉徵錄

卷之五十九

十七

賂者數十百金先生舉宴不以賂都御史愈怒故拒
宴嘗先生先生既無所謝而前宴金亦不復償於是
與戴交誼坐不稱職當罷朝中顧諱都御史而直先
生爲疏解曰李某素著廉節復有才望第不能俯仰
爲衆所應留用以責後效蓋霍公渭先筆也而時
宰中復以先生無關說爲慢已竟謫四川布政司右
叅政督糧儲如先生在廣東聞彈章欣然且歸答同
官書曰此事於余無損益但恐仕者以余爲懲則薄
俗日流于苟媚世道何賴獨此不忘情耳及是之蜀
爲備錄丁酉至官數月乃具疏乞休人有問者復

之曰士君子行止自有孔門家法不可苟焉自小便
所謂家法吾心天理是也進退遲速莫非天理之流
行參以毫髮意氣不免爲過高之病皆私也同官力
沮乃止明年告之撫巡不允已亥明堂禮成得推恩
三世先生以爲方切感恩未可言私其夏假入賀歸
道陞浙江按察使未上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山東庚子春至歷下始謁學廟見車馬取道屏外先
生瞿然曰是不可徒行耶命撤之曲阜三氏學生舊
無序建議增給曰使東土人知 天子敬學庶其興
乎是年大歉蝗蝻且起餓者流離道路先生會計郡
縣不足取泰山祠金以待賑乃命流民捕蝗與穀與
穀倍蝗數又慮盜賊將熾下令曰官軍非郡縣得調
緩急全恃民兵今應募多白丁游食不識弓矢萬一
何計其限郡縣募驍勇籍記練之河南關繼先黠盜
也能散金帛得死力嘗被擒鉗鎖加三木守衛之其
黨竟穴地入獄脫去不能得遂流劫燕趙韓魏間數
十年無敢當者至是由燕入青先生設法擒之而燕
之撫臣攘以爲功先生不辨其池訟獄細務責成所
司不欲侵職務存大體辛丑陞右副都御史總督南
京糧儲往時運艘泊江轉搬既爲市民所給而官稽

廉徵錄

卷之五十九

十八

程期鮮不得罪先生乃令自水門入庾次又檄監門者無先放衙無使庾人侵羨病諸役者人皆便之壬寅十月偶得痰疾而是時先生爲金御史所誣當調金御史者嘗按四川疏先生之賢于朝及是怨不德已而公卿中又多懷忌以故其誣得行是日晨起將出忽端坐而逝十一月九日也距生成化戊戌十月一日年六十有五先生氣剛而豪貌莊重聲吐震厲對客終日危坐身不傾倚步趨如有循手容張拱望之嚴不可犯然態度安舒不甚求異言有可采雖田夫孺子皆得曲盡其情意有不存雖王公大人未嘗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十九

輒阿所好每默坐問答注目傾聽隨言剖析億通比昵之態不少藏蓄平生於物價低昂事情微暖曾不經意至當大事決大疑聞大謗衆人牽係於利害得失嚙而不敢發者灑然脫卻若江河百折東下而不可回蓋其性成然也是以平生雖極窮苦而出納之間校量不形自入仕至按察副使十餘年俸入不足以供朝夕居憂嘗留門人飯貸米乏薪至爨浴器日暮矣竟不及飯而別起復見時宰無一帕以爲贊終其身官且顯而田廬居室敗壁腐椽雞豚並不厭風雨然竟不知支二木覆一瓦爲子孫計其興致蕭

曠若處九層之臺俯視而有而享百珍也蓋先生早年聞玉齋先生之言卽以聖賢爲必可至以學爲必不可已停油操習之久失復困頓之煩於是性命一委於斯道而無一毫常情俗見叅雜其中惟其不知不愠不見是而無悶故懲艾履蹈必極其茂實信其可信聞其可疑故辨難往復必極其精研早悟高明則以何思何慮爲標準而未嘗冒古昔之訓以爲門戶晚循漸次則以知及仁守爲難能而未嘗矯世人之弊以爲高奇嘗述程子之言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由是觀之先生之學雖受之玉齋至其主張斯道以求仁爲主本以閑邪爲入手以直任天命流行無事安排而心中洞然四無畔岸爲實際則其植立擴充濯磨究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雖其一時嫌忤萋斐橫生而燕居閒言不一致辨家庭族黨或有不悅而出入接見曾不加損至於日侍左右不善觸機則又沉默渾淪略無強聒此其積累之厚蘊藉之深卽謂之間世一遇猶未足以喻其難也洪先不肖自丙戌歲與王通年周子恭輩始趨門牆得聞緒論躬行不逮實負儀刑尚冀來者可追期之末路而天不憖遺嗟爾痛割悲夫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二十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延安鍾山楊公宗器墓表

督儲

王崇古

鍾山公先世居浙湖之歸安五世祖以靖難功 文
皇帝朝授延安衛指揮使歷公高祖愷曾祖信咸世
其官以軍功累陞都指揮使祖聰邁跡文學膺選士
任福山縣丞父時遇以公貴累贈僉都御史母陳氏
贈恭人生公協異兆祖翁奇之長命卽學穎慧有大
志早歲文譽日起嘉靖庚子舉于鄉辛丑偕予登進
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輔臣累考上列散館授工科
給事中居諫垣先後六載多所建白 世皇嘉悅數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王

錫恩賚勅封父母如其官尋以親老暫告省侍適郡
帥與守閔稱兵城市延人士大恐公力疾出里門責
諭諸武人以法理衆免冠謝罪遂解去鄉人賴之咸
推公能當大事擢山東藩司左叅政救荒理劇聲實
並懋臺臣累薦其材賢遷山東按察使以憂歸公初
未第早失母哀毀幾絕竭力治喪務必誠信既貴遊
奉嚴君生養死葬榮哀咸至公有二叔皆乏嗣公事
之如父卒葬以禮友二兄篤天顯始終敬禮不衰鄉
人士稱孝弟焉既滿喪出補山東仍故職貞憲肅度
風紀丕振乃擢山西右布政時三晉歲罹兵荒撫臣

累獲罪 朝難其選歲辛酉廷臣以公夙負壯猷宜

撫巨鎮推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勅提督鴈門

諸關兵務公性厭時習恥通權貴力圖安攘大計撫

綏兵民汰穢清輪節用儲餉嚴埃勵兵關務以飭虜

稍寧者三載歲復大稔三晉頌德適當報政 上嘉

丕績授右副都御史尋 命督儲南都將發適虜犯

老營守將不戒論者並及公奉旨候勘覈御史上狀

按公無預銓司擬請召用公適膺詔自効力求去

上不俞時予奉命督兵陝邊會諸臺累薦公才猷當

及時錄用俾究厥施章數上擬補至再公以積勞膺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王

疾閉門却掃雅不欲復出矣歲庚午予移鎮宣大疏
薦公賢移書勸駕公贈言爲別囑以後事予諱之越
數月公偶以痰疾暴卒計聞予爲位哭之仰天興嘆
始信公于出處修短之際若前知云嗚呼死生亦大
矣非達天人安義命遊神形外曷克自信無累耶狀
稱公忠藎在給諫仁愛在邊陲政績在薈果清譽在
縉紳德望在鄉邦一世之偉人也信哉斯言是宜表
勅以識不朽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魯源先生于

拱墓志銘

曾儲

郭子章

萬曆丙戌予以湖陽守稍遷蜀督學過里門謁魯源
曾公於白下公曰蜀故不佞舊遊士樸茂超之卽入
繩與江南士異惟是橫序疎閑道里姚長學使者每
苦日力不給君往矣母留滯邑屋以自憊予唯唯入
蜀校士果如公旨明年公嗣君功予書唁公公答予
卷卷以進士爲論戊子冬予稍聞邑東城快閣災快
閣者宋邑令沈公遵建也崔鬼雄築爲邑鉅鎮不戒
而火予度邑名賢當有應之者十月二十二日公殯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三十一

于凝赴至予泣然曰管星殞而武侯殂武擔折而文
公亡公居距閣其近也咫斯豈偶然乎已丑夏予由
蜀還浙歸省欽弔公靈公弟子賢孫紹衡紹衢持友
人王篤菴狀來乞銘按狀公諱于拱字思極號魯源
其先魯人也漢末徙豫章宋徙泰和文溪明正統間
山阜家巷徙月岡則公高祖封文林公仕敏也曾祖
瑛工吟咏所著有拙夫集祖鹽課副使欽父封工部
郎中才達母封宜人易氏以正德辛巳二月七日生
公公生有奇日角聳拔雙眸炯炯如電甫二歲憶記
空閒詩字一過不忘五歲讀經傳暢曉大義八歲習

舉子業援筆中程九歲補弟子員辛卯應試丁酉

鄉試時方十有七歲也辛丑成進士癸卯授工部營
繕主事乙巳封工部公如公官妣安人未幾晉虞衡
員外郎都水郎中尋改營繕壬子晉封主事公郎中
妣宜人未幾晉四川按察司副使甲寅奪易宜人喪
歸服闋補天津兵備丁巳晉福建布政司右叅政歷
山東按察使右布政使福建左布政使擢太僕寺卿
以病疏歸薦補南太僕尋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
督南京糧儲未幾以言官論開住隆慶初奉建儲恩
詔復職致仕公望重縉紳屢詔起用無何丁工部公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三十二

憂復丁繼母羅宜人憂卒不果起至是以疾卒距其
生年六十有八歲公天資踔絕自髫髻時人比之項橐
子奇而公持重屹如鉅人服官三十餘年位望炳彪
痛自損抑埋名砥節不緇其故素方工部公間馬帳
於里舍也毅然以師道自任四遠來學者屢滿戶外
公與中丞張公雨廷評王公渤俱有聞而公年少甚
出試郡邑令若守奇之呼爲小友督學使少師徐文
貞公試高等梓其文以式士時公業已委禽今郭淑
人同君豪強欲妻以女公拂然拒之初拜營繕董
太廟工與中貴有邵會工部公就養至長安曰螭蟻

盜賊皆能害人惟毋激之守正而曲防耳公再拜受
教訖工無害在水曹九年纂修其身無謗於國尚書
甘公特疏以薦已將擢外尚書胡公特疏留之事寢
未覆其爲一時推高如此川東隣酉陽石砭縣中諸
夷甚爲邊氓苦公籌畫拊循氓夷兩救天津燕薊重
地兵日弛賓客廬至供億焚劇公創爲規曰飭兵戎
以壯威嚴守備以防患抑冒破以清郵節迎送以甦
艱著爲令丙齊魯間勾補間左林蔓莫可窮詰公白
御史檄所屬詳覈之有于應補者錄其名以俟不者
注絕民得免勾扳之苦其藩閩也當倭訐諸道兵雲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三十一 吳州
集餉稍弗給輒脫巾以譚公蒿目焦思百計取盈假
刺俸括羨餒士各宿飽倭平公瘁以疾乞休不允再
疏 上始俞其請時公年方四十故歸而自署曰致
仕於強仕之年敢云高尚其事華非於知非之日惟
求無忝所生蓋實錄云督儲留京逐姦猾恤官攢而
以巡倉御史驗米爲侵職請於 上裁之由此遂中
飛語公既罷猶條四事一曰酌處耗米二曰裁省文
法三曰悉上憲司四曰預計缺欠其略曰古人獻賦
不忘廊廟臣食祿年久以身廢棄知而不言非忠也
嗚呼可謂不貳心矣公復官勤恪尤加意文教在蜀

魯兩攝督學事所賞識後皆爲聞人辛酉魯試錄文
多出公手甄拔元魁如今大宗伯于公其一也家居
事工部公朝夕率子弟褰膝下若童孺然仲弟梗卒
子女在襁公恐詒工部憂悉力爲畢昏娶倡族人建
宗祠約里甲毋逋負皆所以成父志以厚宗戚者工
部物公痛甚幾毀事繼母羅無异事易宜人詎諸弟
若姪無异其子豈非天性然哉居嘗謂平賦均繇莫
善四差弭盜安氓莫善保甲而移風易俗又無踰鄉
約力贊當道行之嘗致書鄉人曰吾鄉都十八地僅
五十里先世皆耕讀尚勤儉崇禮義間有游惰侈靡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三十六 吳州
者求共擯斥至於寇賊奸宄似未嘗有此父兄子弟
所聞知也弘治後俗稍異古正嘉間吾宗太尹少叅
二公後先倡議羅文莊公主之會於南臺表曰鄉善
此又父兄子弟所見知也其後老成凋謝至辛酉流
寇之害極矣藉口死傷之餘弗暇禮義以致風俗日
壞爭訟繁興寇盜迭發此又父兄子弟所痛憤也僕
自歸田目擊心惻幸當道頒鄉約于九邑惟服膺明
訓彼此勸率鄉父老留意焉吾鄉鄉約不行三十餘
載絕而復續者皆公力也公嘗受學歐陽文莊公公
一見喜曰吾益友也他日以學術爲事功必有補益

又曰思極爲學不鹵莽有問皆從實心踐履體貼
出非苟爲飾說者故公之學宗旨良知而以實踐
工夫嘗自言曰講學者必事事合義而後爲不欺仰
如子夏小節出入語猶爲滲漏又曰某顛毛種種擯
居田野不敢失陋巷之初心持簞瓢之晚節焉耳公
之學大氏如是自致政後主盟萃和陶心研慮隆萬
二改元臺省撫按連疏推轂當高新鄭秉政時公同
榜最契者自長安詣書趙公少通一赫號東山之命
阪上走丸耳公不答名繇是益重 上意方側席公
丙子銓部以晉中巡撫陪丁丑以閩中巡撫陪顧公
連讀禮六年遂使餘皇之機蹇產溝瀆垂天之翊柴
池槍榆其不幸豈獨在公哉公爲文宗何南豐而雄
勁爽覲自成一家言所著集若干卷藏於家

蘇律集

卷之五十九

七

長沙縣志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南澗林公廷玉墓表

呂枬

公諱廷玉姓林氏字粹夫福州侯官縣人父介菴先
生仕爲韓府紀善公幼隨任因籍平涼成化癸卯遂
發解陝西甲辰舉進士明年選授給事中時 孝廟
初元公卽上封事乞順天地之理通君臣之情出御
文華延訪大臣政治之詳又上籌邊朔治十事內闢
妖僧方士多底收戮他日劾太監黃贊之弟貪綠京
職事雖報寢聞者生氣又蒐輯傳記釐爲八箴以乞
保治既晉都諫滋著謏謬其論興濟宮建眞武廟及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七

長沙縣志

考官程學士敏政六事言皆剴切遂因程事降判海
州爾乃畫法祛弊鹽場強徒一鼓盡擒至訊董老菴
殺人之盜如親見鬼神遷知茶陵州籍里豪以觀躬
化革鬼俗以禁屠牛建洙江吸院亭以崇正學茶陵
稱治乙丑陞江西屯田僉事設立規條通賦就完尋
陞廣東提學副使中署司事七月凡其敦德行正風
俗崇節槩獎恬退抑奔競關邪譏削疑獄結滯案罔
有不嘉至於廉周應舉殺崔鎮父子之隱奸發黎民
阜繼母曹氏殺前子之偽惡尤能讐服廣人之心已
巳陞山西叅政丁繼母高氏憂服闋陞右通政提督

勝黃是冬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兼提督紫荆等關凡勢宦貴戚相率斂戢乃又嚴捕巡軍之奸以杜響馬巢穴奏劾守備倒馬關太監李貴及翟都指揮張大僕丞之惡於是畿輔肅清商旅夜宿尋以張辯調南京都察院管事公遂懇求致仕去嘉靖改元 皇上以言官薦公守正不阿觸忤權奸迭起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癸未又具疏懇辭得旨自是祭祖至陝以還閩不復出矣乃壬辰四月二十四日疾終正寢年七十有九初介菴先生為信宜司訓公母徐孺人卒于信宜火葬鳳凰山不封時公方二歲也稍長微知其故及出使廣東華都憲魯公輅趨信宜披草泣血遍訪父老得母葬所為文哭祭圖其山形而去陳白沙聞之至錄其文為詩以傳比介菴卒喪喪平凉念祖坐在閩復南展省墓碑泣別歲甲子入覲途病還涼就醫聞 孝廟陟方哭臨于韓府墀下血淚點漬麻衣有痕提學廣東時焚黃酌祭于信宜哀痛之切足表士風公常欲自凉遷父葬于閩以人言未可搖動體魄而止乃留仲弟廷珩于京以守丘墓繼母陳氏歸閩焉戊寅之夏福州衛卒缺餉羣嘩為亂閉城門擁利兵內外岌岌公

方中深衣造壘示以朝廷恩威賊輒解散八月再亂公再出撫定鎮兵因以夜擒渠魁福州用寧公自退休毫髮不擾于鄉里人皆德之蓋自始葬魯都憲公及襄楚憲王妃時凡諸贈遺一無所取人已占其後矣陽明王公謂其碩德重望收曲突徙薪之功儀制郎中林君炫謂公剛大之氣常伸于萬物之上淵源之學自得于簡冊之外濟變之材又一時莫之與京也其殆庶幾乎公曾大父諱外生大父諱觀號淳裕處士配某氏是生介菴先生諱芝贈給事中母徐孺人繼母高陳皆封孺人公配張氏封孺人生子一

狀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三

吳出第

彥源娶某氏孫男一桐孫女某辛巳葬於某山原是宜勒辭美道以告行路

巡撫都御史李公昂傳

李昂字文舉仁和人天順甲戌進士成化二年知壽州先是政弊民攜逃亡踵接昂至問疾苦首劾賊吏置于法暨諸積蠹一切芟夷殆盡量貧富均繇役募民辟田而緩其課人不能償者官代之輸值歲太饑昂捐帑分糴復愀然曰民已枵腹行將填溝壑其何及耶遂不俟請開廩以賑不足復移歲輸助之繼勸富民粟爲粥以食餓者全活甚衆旣而法吏以不請論昂嘆曰民旣生全罪復何憾自劾乞罷 上下部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三十一

吳山館

不能耕循行阡陌貸與之具其憚焚無告者闢廬棲之時給服食問甲藥樽建漏澤園于關北俾托逵焉殫心學校引進諸生躬加勸誘人才輩出教民五典飾申明旌善亭俾知懲勸孝節著白者奏旌其門俗用不變流移復歸外封附者輻輳博興一邑至占三千餘戶父老嘆曰不圖今日復見富公也走數千里求列其事于石尋參閩省政歷藩山東河南擢都御史巡撫江右繼督漕運昂嘗董軍餉興水利申法禁抑豪右所至偈功而江右之功爲最洞寇陽九隆等倡亂勢張甚遠近大聳昂節制五省兵執訊夷險立

巡司二總理叅將一方域以寧其在漕運條陳十事多關大體昂德政始于一郡終及六省兩淮而救荒之政青民迄今頌之比諸鄭公云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三十一

吳山館

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蕙神道碑銘

清運

吳寬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受勅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
廬鳳四府任甚重也弘治戊午漕事既成乞歸展墓
明年至家疾作遂不起享年六十二守臣計奏

上悼念命官祭葬皆如制公諱蕙字德馨姓李氏世
家當塗祖順爲刑部主事以事出爲南雄府經歷得
孫于公廨卽公公生再替歸家幼則穎異知詩律人
號佳子長入郡學受經天順壬午登鄉舉成化己丑
會試列高等廷試賜進士出身明年會給事中缺吏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李

李

部慎選其人以充公得刑科居數月適京師米貴詔
發倉儲五十萬石分官監糶以平其價民擁道不時
得米公蒞通州倉設法以給糶者人皆稱便才名始
起後再借中官給賣軍士衣布等物能革宿弊仍條
陳給賞新格以上詔行其言戊戌丁母憂服除還任
壬寅擢江西布政司右叅議時有中貴怙勢挾檢人
徧歷南方索寶玩行至江西公抵任適三日方分守
南昌道以公偕行列郡公言民窮困激之恐生變中
貴聞之斂威一時民不大擾者公之力也歲滿分守
北更守湖東斷事皆知神民益稱頌在湖東時上

饒饑民數人乞米于富家不得遂強取之郡捕其人

以強盜論公曰此輩迫于饑出于不得已耳然悉蕩

其罪恐長亂不可特罪其爲首者餘從未減獄始平

後四年南贛盜發巡撫大臣議發兵剿除以公舊有

善政服其民且熟知地形險易檄公行公至令駐兵

旁縣白于大臣曰前許諸盜自新此舉非詔意今宜

招撫之使不從用兵未晚也用其言賊黨相率散去

惟獲渠魁數人戮以示戒而已事聞蒙厚資弘治戊

申擢本司左叅政有薦公才可大用者遂擢山西右

布政使踰年轉左布政使初司中公文出入吏緣爲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李

李

姦莫能窮其故至則痛治之而姦弊始息旣乃因俗
爲治惠澤多及于民有畫象以奉之者癸丑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明年朝廷以漕運
事弛當易其人僉以公可用遂轉左副都御史兼巡
撫四府故事天下巡撫官凡有利弊具疏奏上歲八
月畢至京會議後其地或有水旱盜賊等事多不至
惟總督漕運者至如常公前後所上二十餘疏得與
部院諸大臣面定可否事多施行軍士困于運輸者
方幸稍蘇上知公果可大用特拜右都御史以褒
嘉之而俾總督巡撫如故公具疏辭不允更遣中使

賜以寶鈔羊酒以勞之人以爲榮遇蓋又二年不竟卒矣

陳徵錄

卷之五十九

五十五

都察院右御史贈工部尚書靜齋陳公鳳梧
傳督儲 韓邦奇

公姓陳諱鳳梧字文鳴號靜齋陳氏之先金陵人後占數著名家於秦和始祥可祥可生道源源生良佐良佐生季榮季榮生彬通地理學公曾祖也祖震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黃氏贈淑人父泰號東菴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姚氏封安人贈淑人公幼而靈異生五歲東菴公命就社師所師能勤勉同社生祀先聖卽取古聖賢列名號祀之弘治乙卯二十一鄉試中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五十六 陳徵錄
武內辰登進士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戊午授刑部廣西司主事清寧宮災公應詔言時政曰保全外戚謂皇親張鶴齡寵賚過厚也曰追獎忠直謂太監何文鼎直諫死郎中丁哲執法誣故勘吏徐珪論救哲編之民也鶴齡貴震天下文鼎 孝皇惡甚而哲又權幸所切齒者曰痛抑奔競曰斥絕異端曰慎重民力疏上 孝皇感悟文鼎與祭葬哲起用珪免考與本等除縣丞云辛酉主事三年進階承德郎壬戌陞浙江司員外郎二月上副榜舉人疏曰寬副榜之額曰弛限年之禁七月上嚴祀典以尊先師疏癸亥奉命

江南審錄重因多所平反極巡按御史誤決要囚部擬公往勘孝皇遣中官問內閣輔臣曰員外能勘御史事否輔臣曰須員外有風力者公以內閣死時失候命耳今既遷官宜從給錄法上允之公嘗曰仕優則學必先審刑獄精律例方可及考一時主事王守仁潘某鄭某皆名士也講學論文或至分夜當時或稱西翰林云九月陞湖廣按察司提學僉事公仰體勅諭一以崇正學迪正道為已任推衍聖制為十八條自為三十一條刻行郡縣為諸生規品士維公一字一句必加評品曰一卷一人之功名也吾一人可受不明即士子屈負恨矣口四生更迭在門諸生來參者兩生引至堂唱曰某處生某人以某事見曰非特尊崇師道亦示無私謁也陞山西副使督學政亦如湖廣時撫按不得預試事制也巡按多侵越公曰是尊御史不尊朝廷如臧守何初湖廣當試期公預白之巡按巡按達大體者李君天賦從之後至山西則巡按已撤下二司矣公自度不可以言語爭乃具疏兼程上聞上報曰如制巡按乃不試初湖廣時湯巡撫送黜退生且欲復與翁巡按送民生十數人學公皆德用之武當者章太監故司禮監也

又正德時故車二司皆非房唐公謁章府門中局公報曰開中門則入否則投刺回及入公據正席而揖章前席幸朱擢湖廣右叅政時流賊劫掠南贛提督發兵勦捕撫臣以公守鄱挂蓋以接壤南贛也公微守備提兵營於交界以俟夾攻復覽秀於湘江洞庭登眺於太岳石鼓所至查理錢穀詢問民隱暇則召諸生論文督武士較藝時郡守頌曰詞華宋玉號令條候也壬申聞章安人計哭幾絕水漿三日不入口拉家哭又幾絕葬虞卒哭陞柩祥禪一遵古禮初邑城新築有喪者率入城公曰制喪不入城吾導靈輓獻款錄卷之五十九 三入 雲山仙 人非易簣意也豈葬之以禮乎服闋擢山西按察使丙子廷議起都御史王公雲鳳整理鹽法王公薦名賢七人代而公預焉王公篤道莊肅少與可俯視一世者也乃推讓公五月聞東菴公訃哀痛喪儀一如章安人之沒戊寅服闋已卯補河南按察使辛巳谷關大用迎今上入繼大統谷正德中八黨之梟素擅權驕貴視公卿如僕隸副使王公繼出謂人曰谷素尊大當長跪王守道士也曰君子寧身被笞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大用果怒辱之河南二司聞之大懼議按見公曰三司亦無跪人禮在禮當留茶

話衆皆默默公曰王公見辱勢孤耳今吾三司俱在彼雖恃勢亦不能加至則長揖再拜大用果答拜茶話如禮 皇上初登寶位上疏言時務一曰正大木二曰崇聖學三曰勤聖政四曰簡近習五曰慎朝祭六曰舉人才七曰選邊將八曰正風俗公性既明決而法律又精故無冤民省發明速無罪者令各自便歸故胥吏解人無以投其隙兩省刑獄稱允云陞山東左布政使案無停移門無候人一切銀兩付之右布政陳君奎凡收支秤扣一任之陳而公分毫不經手曰士之清猶女之節豈惟身不可失男羣亦不可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三十九 夏山館

入也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時益都萊蕪礦賊王堂等聚衆流劫山東河南北直隸勢甚猖獗公相機剿撫捷聞降勅獎勵白金綵幣均錫焉朝廷上 章聖皇太后尊號覃恩公進階通議大夫祖考妣考妣俱獲贈甲申三年考績薦孫圻入監讀書初公以山東差役繁重民流田蕪比之他省爲甚凡事務從節省安靜不擾其大者奏開臨清倉夫級管倉內官剝削需索且拘留數年不得脫應是役者往往傾家甚怨苦之公奏徵銀募役年終更替官馬之養死補備鹽馬戶至賣子鬻產不能償公亦因事奏令每馬徵

銀二十兩解太僕寺買馬補云改南京都察院攝院事八月丁祭先師故事五品官廟一日常服至文廟四拜禮回公檄各官祭服陪祀先赴監禮御史報名以爲常改南吏部侍郎遷右都御史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十一府地方時寧國府宣寧五縣愚民相率擾亂凌辱官府據守城門內外不通蓋高淳縣原養官馬五百匹而淳民日困腹田多爲宣城五縣富民買去淳民屢奏貧困賣田狀先撫臣議覆撥淳馬二百匹派宣城諸縣本均平法當時有司處之失當故致變報至人心惶惑然是時符驗關防書吏俱未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四十 夏山館

至公從權諭撫令各解散保身家養馬事別議處分五縣民卽時聽命乃會南太僕及應天巡按共議馬匹仍淳民領養以淳之驛傳銀改派五縣奏下如擬而淳及五縣民心俱服公以疾乞休 上報曰卿敦歷中外素有才望南畿重地宜用心撫巡以副委任不允辭初上元江寧二縣差役繁重人民凋耗其稍富者往往投充內府神帛堂以圖影射正德十六年詔革之後守備官復奏補貧下之民將逃竄公具疏奏免南京各衙門非公差輒徵取夫隸與馬硃墨紙朱炭小民怨苦公檄下應天府力禁之由是小民

雖得息肩而顯貴者頗不說蘇松等處稅糧甲天下
逋欠者多大家公下令曰租五十石不納者各戶自
解人畏自解爭完報於是大家率怨主守民多侵欺
轉販重坐至破家不革公檄府候三四起差官督解
而侵欺之弊絕再疏乞休 上溫旨勉留上疏祠武
進兵部尚書陳洽於常州府毀淫祠土穀之神令春
秋仲月里正率戶民致祭會飲讀法或為社倉儲常
平或為社學訓蒙士復疏乞休 上復勉留再疏未
及下而不知公者惑於顯貴人諸大家多口論罷公
矣公怡然就道既抵家閉門掃軌不輕接謁進脩著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四十一 吳曲館
述無間時日辛丑三月中旬疽發於背至四月初一
日卒卒之辰尚洮頰衣冠如平時享年六十有七訃
聞賜祭二壇官為營葬事贈工部尚書所著有修辭
錄毛詩集解困知記集定古易靜齋奏議學以聖賢
為師範不屑屑詞藝整庵羅公欽順曰公手不停披
集解六經多至自卷旁搜約取率有定見而不為苟
同近世異言滿耳離真失正終莫自悟後生小子或
分一席寓一榻於斯以日聞公之緒論以弗迷其所
向又非幸歟贊曰為國任怨者臣之忠忘一身利害
者士之節當正德時權宦肆虐流毒縉紳省關臺垣

罔不降志屈身韋太監之正席谷大用之正體不亦
壯哉今時豪傑臨死生禍福大節輕若鴻毛漠然無
所動顧于監察諫垣則默然退避蓋取與之較是非
品得失湖湘之黜民生晉陽之阻小試侃侃然無所
顧忌非古之豪傑乎至於南畿之政孜孜為民而貴
宦大家之怨不避焉雖終罹多口遺佚沒齒臣忠士
節斯無負矣昔公之每離任而行也士民輒號哭擁
留填塞道路有由然哉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四十一

吳曲館

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工部尚書魏公有本墓志銘
銘 漕運 袁 煒

嘉靖初 皇上嗣統更化嚮任老成開獎言路公卿臺諫皆得奉職竭慮事有不可引議論爭必得請乃已士當其時莫不踴躍思効蓋千載一時也若都察院右都御史淺齋魏公其一人焉公之爲御史也首効武定侯郭勛貪縱奪其兵柄都督馬永負大將才可代勛忤旨調外於是吏部尚書廖公紀上書留公且薦永有雄略御史言是而給事中解君一貫御史許君鳳翔等交疏尚書奏是有詔還御史官嗚呼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四

史 出 館

上之德至矣嘉靖壬子正月十五日公年七十卒於餘姚之里第其子乾亨以訃聞詔贈工部尚書賜祭葬如令公諱有本字伯深屢歷艱蹟刻勵于學正德已卯舉于鄉明年會試奏名辛巳 上策士賜同進士出身祝政禮部會修 武廟實錄充南畿采纂使還癸未除行人司行人丙戌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庚寅坐撫按薦劾垂刺聽覈歸里三年而覈者直公復起任職甲午創啓祥宮等工上書蒐古典尊立九廟皆畀公董其役工成擢大理寺丞晉少卿無何以右

御史巡撫河南癸卯改督糧儲南京遂遷南大

理寺卿刑部右侍郎庚戌進右都御史督漕兼撫鳳陽諸郡公爲人簡重靜默而注心當世之務爲御史規按長蘆鹽法上便宜八事蘇松大雨傷稼親區處規畫郡以無患公疏蠲田租之半大工興中貴人蠹其間爲常公拊陳奸利不少避屢被金綺之賜加俸旨再河南當大役大侵之後民蕭然墮矣公一意安輯請蠲租稅者五請發內帑助賑者三當是時宗祿日增而歲計不足取盈公疏宜復舊制得減什之四且從折徵以蘇兆民故事宗藩假修先塋役公贊動千萬又申明律令擅奏修塋者罪坐輔導官乃止時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四

史 出 館

宗藩有奏改州爲府且割許汝登三州縣益之者公言藩王等威不視府州爲褒損因條割地不可者五而宗人故驕縱間率百人譁會力索祿餼者皆論廢爲庶人諸不可奪類此辛丑虜犯太原徑澤潞逼忻代河南北震恐明年復有上谷太原之警而武備衰弛餽饋缺乏陳備邊十二事又上豫防虜患諸疏其言求將固圉之說甚備且策虜入寇之路有四北自遼州八則守在十八盤稍南自潞秦嶺口惟扼吭據要使虜騎不得闖自坐困去矣於是吏部會奏都御史連歲備虜盡心事皆得旨允行汴以安堵民甚德

之去之日有爲肖像立生祠者其總糧儲議荆東政
折先人蒙其利在兩都大理最久獄經廷獄輒稱平
立朝三十餘年自筮仕至尊官皆任執法風紀凡所
舉刺務存大體不爲深文小苛以取時譽且天性醇
篤與物無忤施德于人不責報尤善容人過自大理
至刑部公寔倦於馳騫章凡三上求去皆留溫自勉
留既轉漕臺而求去益力 上特允之遂分嘉樂退
休之心以壽考終云所著有淺齋集奏議大理駁稿
藏於家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聖五

夏山館

都察院右都御史芹山陳公儒墓志銘

萬士和

公諱儒字懋學姓陳氏世出交南其先有仕者爲父
安衛百戶仕之子曰復宗當宣德時父子並從王師
征黎氏有功以所屬如京師 宣皇帝嘉其忠義賜
第長安授錦衣衛百戶正統己巳北虜犯關復宗曰
事急矣臣請以象戰遂身先入賊中流矢虜退復以
功進一級陞本衛千戶世襲又詔其子孫世補京學
弟子員食廩應科貢復宗配唐氏生二子長曰廣業
次曰賢入太學充校職仕至紀善配田氏是爲公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聖五 夏山館
之考妣復宗賢以公貴累贈刑部右侍郎唐氏田氏
贈淑人公自少穎異七歲時讀書輒成誦比長博學
能文名冠諸生爲人剛方嚴毅不少飾其居官節儉
正直終始不易其操尤善鼓舞其精力不以人所明
暗而分勤怠篤志慕古嘗從紀善公宦游河南開戶
讀書至忘寢食登嘉靖癸未進士歷戶曹知東昌府
陞浙江副使改提督學校陞陝西右叅政按察使山
東左右布政左遷宜君縣典史量移廬州府推官
真定府同知陞湖廣僉事起復補山東陞南京尚寶
司卿改光祿寺少卿陞太僕寺少卿南太常寺卿南

戶部右侍郎改刑部推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
揚公始以文著名呂涇野薛西原諸公亟加稱賞及
筮仕乃得戶部人謂處公非宜公盡心職務固敢忽
易管昌平倉首陳五事戶部善之下其法於諸屬邊
餉用饒其署郎中事餘羨獨多於諸司將有京師大
賈藏珠玉欲售以規利賄中貴人奏行召買公監執
不從止行兩廣歲辦而已部中奏稿多公起草以屬
僚裨益大司徒甚衆焉戶曹七年而守東昌東昌據
會通漕當南北孔道民力疲竭公曰太守者州縣之
倡也乃出教所屬禁貪酷崇教化極奢侈刑獄約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四十一

吳山傳

東既明其下無敢犯者武城諸縣通使小惠民幾
龜公自往救發粟賑濟惠生植死男及老稚焚香
天曰公活我既而民以稅告公疏其重十朝請以
郡帑積金代民田租詔可其奏男女老稚則又焚香
籲天曰公活我武城民乃立祠公像以祀之公在戶
部爲屬官在東昌爲有司屬官有司屬長撫按
鮮有專建白利害者而公上書不少避由是執剛守
正是以能然公爲政甚惠而持身甚廉凡公嘗罪贖
悉以積穀備賑不私一錢節浮費以省過客之勒索
均田糧以抑富豪之兼併以是感行罪於勢要然聲

名亦因此起公之在浙也巡視寧紹海道寧紹者浙
東海洋要害臺商猾夷湊泊處也治利用嚴公首按
文武賊吏捕縣丞藍佐指揮楊淮寘之法軍民惕然
震懼鞭靴桃清等衛所設海外巡視者不至以故多
奸公被浪渡海探閱軍容因按泊其尤不法者諸衛
所憚公威名各思自戢久之吏部重公文行改提督
學校公遂以崇經術闢異說變文體禁浮靡爲已任
與諸生約數千言皆以道德實行爲先首革書院之
冒濫衣巾者士習翕然一變時有議欲爲某公某公
建三仁祠者御史業已許之公駁曰中心安仁者天
下一人三人者豪傑之士也未可爲仁也御史曰然
則易以同仁何如公曰吾所爭者在仁不在三也其
事遂寢公識鑒精明士一經品題輒中高第浙省至
本稱公爲得人公之在陝也分守慶陽適太學士翟
公巡邊以公自從坐籌樽俎相得甚歡庚子秋虜入
原州公以兵從尚書劉公督戰却賊擒斬數多欽賞
優幣平鳳等處誣人以盜坐死罪數十人公掌憲司
立辨之得釋者過半邵陽令張某以炮烙刑誣服盜
罪在死者五六輩矣前按察使劉君直之而張令者
則盡力幸臣有故嗾御史劾劉君落職公簡其用刑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四十二

吳山傳

連執令下獄令復乞幸臣所免公笑曰吾得正國法
雪民寃足矣寧殺人以媚人耶獄成知縣罷黜誅者
得釋詔復劉君官而御史以失法降外任今之為兩
司者惟御史之命是從其掌部寺者惟以御史之言
進退兩司公不拘御史成案而當道以按察司言黜
御史時論兩高之公嘗曰人如白賁一有黥汗更不
可浣故司錢穀出入嚼然不滓其為山東布政無異
於在東昌時積羨餘及贖金糴穀至數十萬石以備
賑濟中丞冒石塘公大服時值山東鄉試公為提調
官而葉御史監臨御史以錄文犯 上怒逮獄併逮
獄徵錄 卷之五十九 聖元 夏山館
公或勸公自辨公曰豈有同事而不同其患者乎及
對獄一無所言御史廷杖公降雜職或報御史死矣
公曰吾幸不謬罪御史不然是伯仁由我而死也同
事者聞之環揖公曰公真丈夫矣公在戶部時以議
大禮被逮及是凡再逮憂患備嘗而志氣彌勵或謂
公平生大節終身無悔者堅志熟仁之助也公上書
乞終養當道素重公不許而繼母尹淑人以公戴罪
亟促就道甲辰夏抵宜君官舍疾作困窮拂抑中時
覺凝然思恍然而有得也乃作感遇軒以記其事關
龍士聞風而來者相踵總制張公延之講學不赴門

生故吏饋遺一切謝絕公雖顛沛中清操自若也踰
年量移佐郡尋復僉憲尹淑人卒公奔喪守制戊申
服滿補山東始引例乞居宜興與者古陽羨也初
公在山東時曾買田陽羨而恩例從外入仕中國者
許所在占籍撥給田產蠲免糧差至是公引此自陳
一則資以養廉一則愛溪山之勝卜築將老焉已酉
秋公以尚寶轉光祿始至新居尋幽覽勝心甚悅之
曰此誠樂土吾所得過所聞矣徘徊久之赴任出入
南北間公每當一職必思盡一職之責不為苟簡故
所樹卓然光祿太僕時謂之閒地太常卿權國子監
獄徵錄 卷之五十九 五千 夏山館
事時謂之借署公居之舉廢墜立敎條勤勤懇懇不
少置南京糧儲舊有餘積比因司徒用訕泉南額以
益之而南計亦詘公提督其事及署部篆心切隱憂
若不能以終日者亟具疏建言利害督江浙湖三省
藩臣監運上納復查汰冗食歲省數萬當公愛處初
人咸謂其過不數年而叛軍以缺糧激變乃知公非
過憂也甲寅秋虜入宣大殺總兵官岳懋 天子震
怒詔逮前任巡撫命吏部舉侍郎一員賑卹區處時
公在刑部廷推兼參都以行公至邊宣布上意散軍
還前屯田理通負勅冒濫將官邊務肅然凡六閱月

復命稱旨陳安邊十事悉見施行 上欽賞銀幣以酬其勞乙卯夏奉勅巡撫漕運冒暑就道僕運如期復條陳漕政事宜無不切當是歲倭夷由通泰寇揚州揚州當運道之衝沿河舳舻銜尾相接又運司設城外鹽商輻輳居民數百萬賊尤垂涎公奏築城下令所屬邑鎮如阜泰興海門瓜洲一時併築城甫完而賊已至居民皆入城守禦糧運入瓜洲城以免賊遂通明年春公感病危急家人驚惶公索筆書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復恐以病廢事召其子龍授以疏草乞休不允越三月少痊倭賊復寇揚州公聞報力獻微錄

卷之五十九

五十一

疾前進檄召徐邳等處兵殺賊亟命徒運司積稅入府庫寇至首犯運司環顧一無所得大詬城下而公所調兵亦集乃晝夜登城督將士力戰前後斬獲數百級三獻戎捷於京師倭賊既退公病益甚累疏乞休召回別用公又陳乞 天子勉留復序其禦賊功賜銀幣丁巳春隨衆陳乞得致仕乃遷居西山杜門謝客絕口不道時事公惡貨殖之徒視財有若讐已積數十金便不能寢必散盡乃已以故罷官後家益貧爲文告其先徙居陽善就田資給以終養志居陽善足不入官府惟日與一二耆老結社以詩酒爲樂

而已昔賢多欲卜居陽羨然卒不果至公始來定清風完德邑人景仰殆所謂山若增而高水若濬而深者矣辛酉二月以疾卒

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棠谿王公誥墓表

清運

林庭機

公諱誥字公遇別號棠谿世居趙之臨城國初始
占籍西平曾祖安隱德弗仕祖聰濬陽衛經歷父志
德臨江府教授俱以公貴贈南京戶部右侍郎母李
氏贈淑人公體貌魁梧丰神俊整性簡重寡言初從
教授公遊安東金鄉二邑間見益博甫冠領正德已
卯鄉薦嘉靖癸未登進士授行人奉命伊府祭葬力
却餽贐尋擢司副歷戶部員外郎郎中監收糧斛出
納惟謹管內十庫多所釐革中貴不敢干以私嘗請
減徵錄
卷之五十九
五十五
變山館
汰京師養濟冒濫歲省米八萬餘石大司徒李公雅
重之未幾乞歸省教授公卒居喪踰禮甲午服闋之
京會大同兵變殺總兵官李瑾人心洶洶太宰許公
雅知其才遂擢是郡公受檄卽引車視篆計擒首惡
其等數十人悉抵之法餘無所問重鎮以安事聞
上錄其功廕子胤魯汝寧守禦所百戶世襲丁酉遭
內艱郡民遮泣于道如失怙恃公慰遣之既而家食
者八年丙午以臺史吳君薦起補東昌郡明年陞山
東按察副使整飭密雲兵備庚戌晉參陝藩在道轉
數部御史奉勅撫治甘肅是鎮爲古張掖酒泉郡控

引蕃夷艱於統馭公至增修堡寨預集兵糧防禦經

畫悉中機宜先後斬虜首百三十餘級上賜金幣

者再進秩副都御史乙卯遷南京戶部督儲居頃之

遷右都總督漕運鎮撫淮南時倭夷猖獗自通泰直

犯淮泗諸路所過塗毒災聲震野屬公初至嚴兵固

守遂疏請旗牌督率將士誓剿此朝食會都指揮劉

顯至分兵夾擊倭奴氣奪大破之捷奏蒙賜白金文

綺詵而議處兵餉休班客兵寬貸租稅停免馬匹數

事皆長慮却顧先事爲備人服其見柰何天不憖遺

淮海方倚公爲重而公已不起矣計聞上傷悼論

祭葬如例距生弘治戊午春秋六十公天性孝友個

儻有大計遇事敢爲不喜矜伐久歷邊鎮威望赫然

迄今人想慕其風采使天假之以年則功業所就未

可量也所著有河西稿淮南奏議西平縣志東隅集

率爲士林傳頌

巡撫淮揚右副都御史陳濂傳

清運

陳濂字德清浙江鄞縣人由乙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陞員外郎轉廣東按察僉事專督屯糧進副使巡視海道尋陞廣東左布政使未幾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召還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奏留守穆盛害人事坐盛于法准人快之丁內艱起復巡撫河南未幾改巡撫北直隸適總督漕運缺吏部謂濂嘗董其事復以命之成化十年六月卒賜葬祭錄其子藥為國子生濂貌端莊美髭髯心地坦夷不為奢絕之行在廣東最久恂恂信實政平事安上下安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五十五

雙山館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泰傳

清運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泰字吉亨邵武人幼從外氏曹姓既貴乃復姓陳永樂癸卯領鄉舉安慶府學訓導正統丁巳以薦為監察御史擢四川按察使鎮守都御史寇深誣以杖殺人下刑部獄久之始白已已北房內侵命協守紫荆關巡視沿邊諸堡景泰改元轉大理寺右少卿守白羊口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鎮易州甲戌遷左僉都御史疏理徐州呂梁二洪及運河丙子巡撫江南蘇松嘉湖諸郡英廟復辟被譖左遷廣東按察副使連丁內外艱復起為左僉都御史巡撫四川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北淮揚諸郡兼督漕運上初即位乞致仕許之成化六年六月卒諡忠貞泰操守清白有才力敢為御史時以言擊得旨所至風稜甚峻貪墨多自引去或名至今者於吳蜀云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五十六

雙山館

右副都御史張公瓚傳略 清運

張瓚字宗器孝感人正統戊辰進士歷工部郎中通敏有才出知太原府以父憂去起復守寧波值市舶太監縱恣乃條上其不法事聲稱赫然擢廣東叅政轉浙江布政陟左副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母病歸養時松茂壘三城在蜀爲西境與董卜韓胡接壤易爲騷動成化中諸夷挾吐蕃以叛詔起瓚視師瓚兵萬人分哨先築白草壩剪其羽翼遂渡北羊峪而岷山雪山靈山皆在其境有乾海玻璃二泉分流南北北爲洮河南爲江漢之源卽古維州舊地瓚悉討平之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五十七

播州土官奏天壩苗倡亂瓚請立安寧宣撫司上皆允之以功晉戶部右侍郎辭弗就乞終喪復起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卒于官賜祭葬所著有土宜稿東征錄

副都御史徐公英神道碑 清運 周洪謨

成化甲辰秋八月十有八日總督漕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卒於臨清得年五十有九訃聞朝廷遣官諭祭命工部管葬事公諱英字士傑其先人元季避兵自楚遷蜀附籍中江祖諱子仁父諱凱爲陰陽訓術贈中憲大夫順天府丞妣雷氏贈恭人公生秀夔不羣領景泰癸酉鄉薦登丁丑進士第拜吏科給事中適聖天子龍飛之初銳意政理公簪筆立朝直言正色凡百官章奏違式無不駁正舉措垂方無不糾劾江西張真人有不法事命公往鞠公摘其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五十八

凶惡十罪以聞竟置之法癸巳遷右給事中使藩陽王府王厚贈懇辭所至羣邑餽遺秋毫不受丁未陞都給事中歲餘薦爲順天府丞歲饑掌國計者欲請發內帑銀四萬兩賑之公曰所屬某州積粟若干某縣積粟若干可足今用及來春賑貸脫至期不足發內帑未晚果足而麥秋亦至先是四方富室徙實京師者其戶丁竊開避役公籍而役之無敢匿者及府尹員缺吏部以公及南京應天府丞談公論薦於上乃命公爲河南右布政使談公爲府尹少選談公丁艱公甫去諸州縣父老交章乞公仍回爲尹者

至於再三 上不許鈞州初建王府所費鉅萬公量其出入省十之五遷左布政使民言嵩山產鐵 朝廷命中貴往視之公力諍以為有害無益遂寢頃之命督漕兼巡撫鳳陽淮安等府公索民隱杜濫弊殆盡淮有鹽禁奸人造私引私印以規利者有年矣公密捕之正其罪仍械送首惡於京師公為人雖所秉躬躬而於蒞政則裁之果雖所蘊于于而遇災患則憂之至利無不與弊無不去以是士大夫高其行而齊民懷之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五十九

長山館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公綱神道

清運

劉珩

公諱綱字廷張上世山西靈石人元季兵亂冒大父徙居山東濟南之長清因家焉考諱宗領宣德丙午鄉薦授山西朔州判官以公貴封監察御史妣房氏封孺人公幼自負志挺特不與凡兒狎讀書日記數千言下筆為文不竊陳腐視世之侈靡者若將浼已嘗侍州判君來京家僅驅車行狹道中公失腳墜轍下車從身橫過眾以為必無全理已而不傷若有神護持之者識者曰大難無危後當遠到此其兆也既歸補邑庠弟子員景泰癸酉領鄉薦天順丁丑登進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慨然以功業自期明憲綱究律意舉大體略細故疏陳時政得失無所避其巡南直隸浙江等處所至舉廉能黜奸貪風聲大振淮人有宮族女婦私通武弁子弟逾年情衰以強訴之時王巡撫威望嚴重訊問未畢子弟自誣服後公按其疑之詰其實蓋前此嘗分艾炙指為盟索瘵視之宛然相對遂得減律不死在浙江時去賊吏四百餘人至有望風解者至今士大夫猶能道其事目為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公綱神道

清運 劉珩

之則變公處置得宜皆得其心事竣回京陞太僕寺少卿未三載馬政之弊盡革時有幕職素嗜榮進累托中使能吹噓禍福者迫公薦為本寺丞公毅然拒之終不從出視馬政于真保定諸郡有司不敢斂一錢于民自府察以下不檢者笞之循冀州道刺賊驅騎卒至公從容解前馳衣箱并鑰與之相去未百步賊指隸人曰此豈太僕寺丞李某耶隸人曰然衆賊曰無錢無錢遂不開箱上馬裝回若有退謝之狀噫兒童走卒知其名古以為難今雖盜賊不但知其名亦有愧其心也未幾聞母喪守制于家 上遣官諭

欽徵錄

卷之五十九

全

夏山館

祭州判君相繼物故前後居六載喪事 依古禮足跡未嘗出門即吉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素請憲事凡疏奏閱者稱不密口會總督漕運員缺僉議曰克舉斯任者宜無如廷張吏部會官上其名制可陞公左僉都御史賜勅俾行公至淮未及二載運事畢舉人用大和自郡邑官以下及胥吏兵民以逮南北往過使者皆稱曰賢夫何壽不少延一疾不起實成化己亥六月三日也平江侯陳公即淮安公館具棺斂如禮啓其箱視之惟敝衣數事而已他無一物陳公曰真君子人也為上章乞葬祭

許之距生洪原乙巳得壽五十有五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鏞傳

漕運

總督漕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鏞字用和湖廣興國州人成化五年進士授行人陞監察御史巡通州倉念漕卒困於掊剋酌定收納常則奏行之遂為著令時濟大通河上疏論其不便已而果然巡按福建會鄉試有特勢以私干場屋者不容入試代還以災異陳四事又以星變請免慶成宴調陝西鎮原縣知縣值歲饑請于上官移民就食全活甚衆禱旱罪已請罰俸以修倉得窖錢數十萬緡籍之以賙貧乏代流亡償宿逋多復業者尋調歸潼鎮原民千百泣送之弘治元年陞淮安府知府亦有善政轉廣西右叅政河南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總理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鏞在淮安時周知綱運之弊於是以法繩下効不職察邪慝軍民稍息弘治十二年八月以積勞內損暴卒鏞為人孝友居官勤勵所至有聲卒時年五十六賜祭葬如例

欽徵錄

卷之五十九

全

夏山館

副都御史朱公瑄傳

清通

張邦奇

公諱瑄字廷璧浙江鄞縣人舉成化五年進士授工部主事累遷河南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踰再拜以疾致仕公諫和謹恪卓有定識默觀世故知興替災祥皆由人致天之施報遠近遲速萬萬不齊而無不巧中故所至勸節介凜不可犯位至三品服不能具朱紫家居歲款蔬食或不給晏如也都御史王環奉命賑饑浙東遺公百金公拒弗受始公之督漕運也嘗以微疾臥郵舍謂侍史曰若等有異聞乎其以語我吏曰里中有陸氏者奸而橫侵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李四 是山館其陸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為己官室苑囿所餘唯嘉樹一本陸氏晚得子而暗數歲游於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暗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為家罄乃死人曰是鄭氏後身云公曰信乎曰信盡召其里人問之亦皆曰信後公遇人必以告焉年六十四終於家 贊曰天有顯道夫人能言之然至臨小利害輒為動者莫之能信故也若公非古所謂迪哲者耶然所稱某氏後身云者非真有輪迴如釋氏家說蓋天道好還無往不後人所不報天必償之若陸氏子名

言則尤造化之神應非必真後身也而或者謂公為語怪顧不知其常耳

徵錄

卷之五十九

李四

是山館

副都御史馬炳然傳

馬炳然字思進成都內江人成化辛丑進士知嘉魚縣民有為人作狀牒者炳然訊其人名而問之曰汝民當各安公畏法何至為人造訟乎對曰窮無以養寫一狀可活吾家數人炳然自責曰不富焉能教厚其資使力本自是公門游食者悉遁去炳然為政明察而不煩暇則巡行村落益悉某人堪某事某戶堪某役胥徒不能為姦三年大治流民復業乃新治事之堂扁曰富庶教退居之堂曰絮矩二十三年丁未夏秋之交湖湘旱饑炳然申賑貸未報輒開倉救之

廉徵錄

卷之五十九

李奎

夏山館

益殺愍

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西溪屈公

清運

韓邦奇

公諱直字道伸姓屈氏號西溪其先楚公族漢高祖徙齊楚豪傑於關中屈氏與焉遂為華陰人曾祖亨洪武初書幣徵禮甚急亨雅不欲仕附族人從戎者免祖諱韶字九成號誠齋經明行修歲薦入國學祭酒司馬公詢器重之仕山西臨州同知有惠政臨人至今稱說不忘父諱弘仁字愛之號樸庵涉獵諸史小學善楷書秉義執禮至老不倦以公官刑部時封奉直大夫署郎中事員外郎母李宜人公甫十歲而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李奎

夏山館

李宜人卒繼母劉宜人撫育之初公生之夕樸庵夢日出大如輪紅光異常流入于懷驚覺而公生天性聰敏過人六七歲時樸庵口授以詩歌及大小學即記憶不忘稍長就師手不釋卷成化乙未克邑庠生庚子浮梁戴恭簡公歲試至華陰恭簡規法未成材臨時不得為成材文時學官怒公貧故以公當未成材公既就試兩題皆為之又皆甚佳恭簡深加獎譽而捷學官秋遂中試甲辰登進士秋九月劉宜入卒公守制適歲大饑絕糧推官賑華陰公謁推官乞賑推官日三邀公會食次日公辭曰使君法官日訊案

囚數數見邀恐生物議推官曰子家貧甚賑濟能
何吾所訊囚二人者將論邊戍數數邀子來故示之
厚彼必求援吾釋之必厚謝子公曰在使君高義則
可直則進身之初當清白自勵賑公道可受賂援罪
人則不可矧又傷使君之公哉推官嘆服丁未授刑
部浙江司主事執法不撓案無滯獄不數月聲名籍
甚尚書江西何公甚禮重故事郎中缺員外郎亦不
署印時司員外郎郎中俱出勘何公輒命主事印主
事以故事辭尚書曰主事非常主事亦不可以常格
待也刑部主事署印蓋自公始故部獄卒往往厚索
獄徵錄 卷之五十九 六十七 曼山館

要囚稍不如意輒縊殺之公黜獄事卒白鑑縊殺一
囚是夜夢囚訴卒明旦根治得狀白于尚書曰要囚
也姑置之報不可卒論如法自是卒無敢殺囚者錦
衣奸人依憑權勢郡縣土賦至輒局誘解人代納號
稱攬頭往往負苦解人多令破產有數攬頭發覺公
白尚書按治尚書不許公固請及逮繫攬頭權勢人
果邀奪之尚書聞之且懼且怨曰我初不許今何若
縱之如法何急之部且多事矣而急詣錦衣謝公曰
直自有處老先生勿慮也明日入朝言於錦衣曰攬
頭犯法刑官逮之奈何弗與錦衣朝廷心腹功不容

刑官守法耶錦衣曰法不敢撓畏君法外之刑耳八
曰縱罪人固非法有意加之亦非法也直亦吳敢錦
衣喜曰如是諸犯即當出矣明日送攬頭至徵其賦
直俱抵之罪尚書復大喜弘治壬子陞廣西司員外
郎乙卯陞山西司郎中遼東巡撫武定交惡 朝廷
命選差剛正官勘問屬公偕給事中于君宣公直巡
撫而抵武臣以法枉狀奏公徒有清白之名而無變
通之才又謂公本光明正大誤聽按察之言而重彼
罪朝廷知公論當不問公刑部歷三司幾十年訖威
訖富權貴人憚之丙辰陞重慶知府土官軍衛雜處
獄徵錄 卷之五十九 六十八 曼山館

且富庶而謗議易生自有知府以來無見任陞遷者
云風水使然也公既拜命人或以是慮之公曰試使
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貪泉之不能移也又曰士君子
盡其在我陞遷何足較公既視事吏持金床簿鋪面
簿地步簿呈公征需七八千金公嘆曰小民營利爲
生何預於官而爲此橫斂耶取簿付之火府南妖擲
輒石毀人房屋先民居漸及吏舍及首領佐貳官又
有火災或柱頭房簷或牆頭積草有火起或柴頭有
火或綿絮包火落于民間房院內公乃告於城隍謂
城隍與直相表裏皆受天子寵命以主此一方若強

暴橫行及民之不得其所者則是直失其責矣妖怪
行以爲民患尊神亦安得辭其責哉伏望宣越神威
滅此災異毋或曠職以作神羞妖火遂息境內旱禾
稼枯公將禱於真武山是日天甚晴明啓行忽有白
雲如蓋往返隨之士夫隨行者莫不見而私驚異焉
旣而果大雨如注歲則大熟於是鄉士大夫有三異
贈卷守重慶凡九年撫按劾薦者八疏巡撫蕭君又
特疏薦曰重慶地方軍民雜處民尚鬪訟素稱難治
入其境見六事孔修四境又安倉庫有餘羨之積固
固無留滯之囚存心正大而有廉慎之操處事公平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六十九
而著勤能之譽乃四川多官中之傑然者必須不次
擢用方協輿論乙丑冬陞河南叅政永城縣楊姓者
爲豪族誣告公得狀治豪族罪楊氏獲伸爲公立生
祠初布政司二門外居民叢聚貨食及公署印事咸
徙出別求生理耳撫按交章薦正德丁卯陞浙江按
察使公自念官以提刑爲名以按察爲職深懼負乘
鞫問糾治一以至公處之菲約自持門無私謁法無
枉縱一方澄清司禮監巨璫劉藉故都御史錢公鉞
家未至公陞河南布政將之任鎮守劉公謂公曰劉
大監聲勢甚大公去事難濟矣劉璫怒甚衆懼莫敢

言公從容曰朝廷之下衙門最大者內府司禮監天
子之下內臣最尊者蟒衣玉帶太監我輩豈敢不敬
第不知見怒得何罪也劉璫卽改容曰憲長好人援
公手揖衆人坐衆謂公旣不激劉怒又不瀆禮善處
也初公至浙巡按欲懲司吏公曰事不集大抵皆官
也乞寬三月事尚爾豈惟吏官亦當論巡按罷懲不
待期皆報完甫至河南陞太僕寺卿太僕寺馬利近
幸相沿爲奇貨地包攬代納請托苞苴百計求中至
郡縣亦歲有常例馬多不堪公力禁革之太僕爲之
蕭清近幸不悅乃相與共譖于權璫璫令邏者偵察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七十
盡得其情乃謂人曰屈某好官太僕官久習汙濁今
別是一衙門也諸譖不行遷南京操江都御史復改
南京大理卿多所平反未幾復改漕運都御史公以
地船多稽遲置方賬簿給付運官日記所運水程及
阻風守淺時日備查考其法至今用之故事都御史
例坐漕運總兵左瑾不悅公乃托詞曰都御史豈大
于公侯伯今屈某坐伏羌伯毛銳左且云舊例我差
人拿來看是舊例否公將上京議事山陽知縣饒銀
器一卓公怒甚知縣曰舊例也公曰是何憲綱所載
言公爲瑾鄉人數

遷轉宜罷遂致仕初當道與藍田南氏有故怨公適
姻南氏當道欲傾公雖一歲四遷實爲布政遷都御
史耳而言者不察又公爲按察時某御史爲歸安知
縣民告言知縣科斂至萬金公按治之知縣懷白金
三百兩餽公求解公叱却之按治益急而公陞河南
知縣遂得解及知縣爲御史起復赴京至淮安調公
漕府執屬官禮甚恭公喜宴談及浙事偶忘其爲某
御史也因言之平生未嘗分毫苟取如浙屬一知縣
餽金求解職事當時叱出及今猶耿耿不知其人何
如也某御史色沮愈恭公怪之及罷會諄思之則某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七十一

御史也公大悔恨無及矣及某御史至京而瑾敗當
時科道皆嘗伏調瑾惟某御史始入道於瑾無染故
得肆意傾擠不特公一人也衆雖知公枉然畏某御
史莫敢言公直而有謀剛而不虐才敏而力足以行
之故宦迹所至皆有聲與人言侃侃無隱疊疊不倦
然亦以此得罪於人嘗曰造化運而不息君子憂勤
之心無時而可逸居官則當盡心國事居家則當盡
心家事優游自放不及于猖狂耶故里居以來二十
年耕讀不倦嘗身親農事手披載籍爲子弟式雖官
至大臣非慶賀大賓客未嘗衣錦於人無貴賤謙謙

致禮無少慢事樸庵年九十卒公年七十哀毀皆如
禮公弟泰寓京感時疾公親視湯藥家人以傳染諫
公曰兄弟至親豈得相避忌哉時有名醫然難致公
跪於門醫感而至謝禮亦不受曰公爲友愛人某獨
不得爲義人耶嘉靖丁亥奉詔進階總制尚書王公
疏薦起用不果公才足以勝重而見沮於怨者知公
者咸惜之公年七十四一疾不起訃聞上遣官諭
祭管葬事贊曰廉者士之大閑也蓋蓋一汗周公才
美不足觀也已世之人假借貴官顏色以耀閭里受
賕嗟來以漬知厚者衆矣卓哉公乎歲饑乞賑顧乃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七十一

致也

馬卿字敬臣林慮人也父圖沁州知州卿少而穎敏甫十年圖示以經書大旨既曉析已摘文清峻弘治初年十七舉鄉試兩試春官不利卒業太學時臨清王佑以貢至卿察其博覽有行遂及張士隆田汝耕輩講易於王氏十八年會試中式入對大廷策問道未行法未守卿答曰政事之柄握於司禮刑法之權移於厥衛蓋切中時弊賜三甲進士大學士劉健覆閱卷奇之改庶吉士正德二年授戶科給事中六年同考會試未揭曉禮部移文內簾主考學士靳貴叔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七

漢試題於常州舉人某某受千金主考劉忠驗號一人中式比填榜黜之曰用戒黷貨者已出院卿疏請究之竟坐奴罪一舉子充吏貴大愧恨吏部遂以卿為大名知府是時薊盜大亂大名戎馬充斥又值凶歲卿至郡修城浚池礪器募兵以令陳智教諭陳憫為總領親閱能否大彰賞罰人思奮力東明小邑賊攻圍十有二日不拔遂去相戒勿入郡中卿復請留運米若干斛採荒得報自散之無餘侍郎王某掌賑濟怒卿之專入境見道樹不伐民安不流乃更稱其才初遼東竇果自御史傳咥僉都御史已除名潛居

京師厚賂關永求復官擒賊永調諫官薦之卿適在工料同官有及之者卿奮袂而言曰世果無人寧用驚如卿者可也畿內可復令渠壞之耶已而傳旨復果僉都御史巡撫真定并討羣盜果必欲中卿以危法至大名摘疵索瘕威脅語侵卿不為動亦無從得問乃令供軍需二千金卿謂必得印信公移乃敢發卒如請十年進浙江按察副使溫處兵備孝豐湯氏作亂莫克平者卿至上議曰湯氏自知罪大不赦弗一日而忘死則為備必深凡孝豐在官者皆與通我有作彼必知之今糧差不及孝豐湯之故也豪右名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七

日讐之寔欲存之以便已況法弛綱頹民畏湯如虎而眇官如羊夫千里襲人情必先露山路險狹如鼠關穴林木蔽翳可以設伏彼安居以待我竭力以攻或遭連雨勢難持久皆我之所忌也然度彼之勢敗形亦多負險固守聚而不散則可圖拒命假息多疑少決則可劫素雖桀驁未見大敵則可威收召豪傑引結讐家明示利害公出刑賞則可用榜諭謀說降赦迷誅我威既振彼思自脫則可離皆彼之所忌也夫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則兵未接而勝

喪而葬妖民張鉞欲乘虛取會城張旂舉號卿先知之有備鉞不得發御史不然後行部爲鉞黨所攻幾不免乃大索賊忿將多戮卿又從容開釋無辜者甚衆嘉靖二年進浙江右布政使中官張志聰吳勛造幣于杭自擅權利又縱行頭色料既不中程而挾金以進十年不訖工卿蒞之乃與御史歐珠協心裁抑檄抗守查仲道以平價易色料於商他無與也中官奏卿及仲道抗違新命凌忽使臣有詔逮卿及仲道詔獄治卿及仲道各引爲已罪珠疏救卿謫鶴慶知府珠仲道亦坐降調卿歸省親會友飲燕甚適知州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七五

圖臨別笑語之曰丈夫志在萬里如雲南直履堂與耳至滇見鎮守中官不答禮卿立而言曰吾不過再繫而已矣中官改容謝過鶴慶民模而士少文卿推誠布化抹撒煩苛均徭平賦通道水利漾江西至登和地亢而藉潤枯槁粍濟詢之土人云惟麗江可疏而漾之然異境民私之而壅其流卿乃移文麗江委官作漾江堰高丈許濶如之沿江鑿渠深闊幾丈旬日而就暇則教誨生徒講授大學中庸又諭之以文曰古之學者首之六藝近事也繼之六行崇本也至六德考厥成矣今習課試之文科第爲志官祿爲功

及辛一第筌蹄盡廢名曰舉業之弊綴砌爲文借儒爲詩拾古人之餘敝一生之力不足以覆瓿名曰詩文之弊晚宋陋儒浚伏義之畫轉濂溪之圖不反身心但求毫楮今又嗜其糟粕以自述名曰理學之弊宋之四子翊道之功大矣造詣深矣乃有入室操戈之徒訾張詆邵右陸左朱肆怪僻自高而忘其履之卑此過門不入吾不憾焉者也有已則不學專以非人凡人之善曲爲巧詆諸生能如古人之學聖賢何患而不至舉業資也詩文藝也性理本也天下之善吾師也又今行鄉約郡人化之土官鳳朝文及安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七六

銓叛或指卿間道可逸也卿厲色曰丈夫不死國而死家者何麗江土官水公之妻朝文之女兄衆畏其兵悍視其順逆爲從違卿約會兵境上告之曰汝兵誠精然賴累朝恩命而然汝叛朝廷兵不能叛汝耶汝受厚恩而忘之兵受汝恩與汝之受朝廷者厚不待較一旦反噬何難麗江人欲得汝之處者何限願畏朝廷威鎮之且朝文不有其君與其兄何有於戚卽事成容能處汝下乎君乃北面而事之乎水公威泣出兵二千往援會城滇人曰麗江兵故難調也由是二酋失助瓦解矣七年正月遷雲南布政司叅政

再遷按察使委勘平蠻功過當實賞道器之御史劉
臬薦卿宜亟召還臬六部贊國大猷巡撫大同蔡天
祐薦卿自代謂卿氣量可以消反覆才略可以理紛
結不報明年轉福建右布政使尋進南京太僕寺卿
丁外艱十六年服除起光祿寺卿遂擢右副都御史
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地方卿至淮會漕塞議者紛紛
謂復海運開濟汝卿謂六月無清京師困矣姑紓目
前之急乃疏黃河故道而固隄毋令走洩未幾漕利
上錫白金綵段奏除漕擾軍餘無田子粒凡若干
兩又請餘鹽并鈔關銀賑濟僅畢事而卒年五十有
八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五

右副都御史明山先生連公鎮神道碑

郭鑒

公姓連氏諱鑄字伯金初號白石繼號明山其先晉
上黨襄垣縣人上世祖威徙廣平府永年縣高祖友
文曾祖旺祖玘以公伯父貴贈文林郎監察御史父
茂以公貴贈文林郎監察御史母李氏贈太孺人公
天性豪邁神清氣爽與人不苟合事父母孝敬處兄
弟友誼讀書求諸心得文追先秦詩步盛唐字法端
勁如其為人所著有明山疏略燕山漫稿人以私事
言者仰而不應其人自阻立朝以忠貞不欺為本苟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五
利于國不恤其身語及賊吏姦黨則怒髮上指若不
與之並立者居官二十八載而囊無厚貲壬子舉鄉
薦丙戌登進士選翰林庶吉士以時例出補日照日
照地鹵民瘠連賦為常公招來撫字租稅不乏改建
平豪健難治潘姓者怙勢強娶嫠婦公治之以法境
內肅然有虞順者挾妖術據五牙山為亂公計擒之
有紆絲白金之賜甲午陞戶部主事督理易州倉廩
豪猾皆望風遁去掌崇文門稅大司徒梁公綱屬有
匿稅者論如律梁公歎服謂其相信之深也十四年
例改風力部屬為臺諫梁公遂薦之授山西道監察

御史巡陝西茶馬條陳種馬牧地事宜皆見實用
改浙江道恭送一章聖梓官葬承天復蒙紵絲白令
之賜庚子按山西議類解額辦錢糧而三晉民力少
蘇時秋警方殷兼鄉試重務公晝夜勤理疏五上皆
切中機宜科目亦稱得人議寢馬地餘銀廣平八郡
陰受其惠條陳防虜八事語過切直罰俸三月上
由此益知其名癸卯陞浙江副使丁卯陞河南左叅
政巳酉陞湖廣按察使庚戌陞右布政尋陞浙江左
布政辛亥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總理河道是
歲澍雨運堤衝潰阻後幫四千七百餘艘公自濟趨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七九
邪極力疏通至十一月而悉就下流矣上疏曰北河
張秋濟寧地高而水易涸患在春月故啓泉門以濟
之南河自徐州小浮橋引蕭河以濟運而清淮一帶
橫流浩蕩犯之尤難必春夏未盛之前可循也運早
過淮則南河免氾濫之憂北河當順利之勢識者皆
以爲確論因請造運船補軍夫先時徵兌早督過淮
挑濬新莊等閘以爲來春運地壬子 上命以原職
總督漕運兼撫治鳳陽等處是歲五月運卽過淮矣
六月雨決新安房村復阻後幫二千餘艘公往來二
地之間至十月而運事亦竣因請疏治房村淤塞及

濬黃河下流使循故道公之結至淮官漲水殘傷之
後蕭徐邵宿遷爲巨川百姓轉死劫掠者不可勝數
公奏蠲夏稅秋糧發粟賑饑使民應募河工水落田
出則示所司給牛種勸樹畜而淮徐之間稍休息矣
去之日疾作于途抵家卒享年五十有九

敬錄

卷之五十九

八十

贈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

吳公桂芳行狀

河道

王宗沐

公諱桂芳字某別號自湖更號潭石世爲新建杉林里人公生以正德辛巳九月三日先一夕父夢舍傍有巨蛇丈餘以杖擊之愈益奮起薄雲漢覺而生公因奇之九歲卽善屬文十三補弟子員弱冠舉癸卯鄉試第二人明年第進士授刑部主事時鄞縣聞公屠公繼爲司寇皆斂衽稱非凡才而公亦方銳敏欲以功名自表見卽精覈比議鬱稱法家時有崔鑑者年十三其父嬖妾凌其母鑑忿手刃妾事聞下部議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公一

憐其志處活比公爲之傳文雄麗得司馬氏法盛傳於縉紳間於是司寇掄公典部奏記時蒲州今少傳王鑑川公與余三人朝夕協心同事而余之於公爲骨肉交自此始明年聞司寇改吏部尚書題請移各部才主事居言官刑部則列公首而移檄之夕公以問潘淑人訃不果舒淑人舉公卽歿而潘繼室乃愛公篤至凡公爲諸生以及仕衣食非潘手親則不以畀而顧已所生都事君與二女愛皆不敢望以故公於潘忘其非已出聞訃哀毀感動行路人謂母子兩皆絕世間不常觀也服闋補禮部主事轉祠祭部中

是時分宜秉政子世蕃二橫甚然欲構婚名士以白塗飾聞公有女一日親造公請曰願以子託館甥公恐其膩乃佯驚曰某止一女與朱給事應辰子負盛意奈何世蕃大阻然亦不謂公却之也後一月公亟絲衣給事出聘而世蕃偵知之乃悟前語爲漫恨公刺骨倭寇方熾而維揚爲盜藪且衝劇欲因以困公乃抑其資令出守命下縉紳大駭然咸知所謂益以重公謂不附麗特立也公抵揚甫數日而壽藩官眷取還邸中官私驛驛官吏走匿公卽走真州境上遇之好爲之禮而震以威凡揚境內數驛舟夫之資皆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公二

一時并給中使望公貌偉岸固憚斂而又先事備不以乏觸怒乃戢戢出揚境不泊岸民帖然不驚而公名亦由此起時倭寇猖熾流劫通泰公建白創選旁海竈戶爲兵使守其地賊登岸見之駭走因追逐殺數百人賊不敢復入揚境乃請經畫城如阜城泰州城海門城瓜洲又城郡城外垣詘財聚力悉公指授調度民不知病揚號財賦區公尤潔已無所緇有火署丞者黃商者皆爲人誣陷公直其枉乃皆外假書米內裝重餽千餘金公一却之且置於法其後遷行徐生以仇家陷其通倭家且破公廉其誣亦直之而

生自攜千餘金致於半途公曰吾行而受卽在郡如不速去則且視黃商火丞例生愧懷金去還家以像事公滿考遷臨清兵備副使去之日民相與巷哭罷市未幾改山東督學公勅教約絕謁請是歲多得名士轉廣東參政浙江按察使左右布政使時督撫以兵事泰於用財慮不給公爲查理積年隱沒者幾月得十餘萬緡胡於座起揖謝曰公眞天人也時公望重中外方欲倚用公而分宜銜不置閩撫臣以戰敗於寇罷去乃曰非吳公不可代意實欲申前恨困公命下而丁父憂嚴愕怡曰有福人未可量服闋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公三

起卽陽巡撫尋晉副都御史總河道未任轉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公抵任未數月而海寇新舊相仍數且二萬餘公紛紛奏請調兵食選練兵將皆中機宜輒報下施行不踰數月先後剋殺餘者遁海上爲雷風所覆無一還者地方寧謐人以爲神而潮州柘林官兵喇撻大總管者以少糧脫巾呼其黨數百人一夕叛時與倭持兵尚未解也公以計授其將且聞東莞有李茂材者頗以鄉兵雄於里召而密約厚以賞使其隨官軍尾擊之海上皆悉擒斬方叛兵環海轉掠省非公星

遠鎮則城外民居屢貨俱爲盜資

是功既奏而公始決意城外城矣是時居民以數屋度城址頗不悅至有飛語公銳於戒事且罪言者其規畫大抵視揚城例版築甫畢公遷去而閩之流寇曾一本突入犯省城曾老於賊部下梟雄數千人意固垂涎濱河居民財富將甘心焉不謂有城也比泊而樓櫓森整殊失計去遂就擒于是人知公有保障功爭立祠祀之揚與廣皆天下雄富多大商其外沿河積聚生齒繁集而公以兩城所生全卽宦跡功中爲尤著兩地皆衝劇大工拂人初意飛語易騰達而公卒就功人謂其斷不移尤難也公居廣凡滿三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公四

載所誅夷山海大盜如王西椿葉丹樓倭靖馬平吳平陳倫皆通逃稔惡而公談笑中悉蕩平之羅旁地扼江道之咽數千年大木叢翳蠻隱以行劫監司將吏過端溪者必鈎船掠且殺人公爲聚兵悉伐而焚之賊不敢出迄今爲坦途天子凡六致賞焉召入以原官佐部議是時丁卯歲秋九月也余時會公於真州公曰廣中兵事勞心過殆且病抵部而正卿缺公署部事方虜入犯薊鎮調度機宜奏記旁午公裁度無不中人方望公卽正而忽嘔血疾作累疏乞休還家八年與同志聚講山中足跡不調臺省是時嚴

氏方敗與之連網者皆爲輸贖有死於獄者而公門
宴然人始識公初拒之有以也漕計方艱阻一朝廷
以公夙望特以原官召入抵任卽疏謂草灣以通海
口築高郵堤以蓄湖波則運路不梗天子親奏命
行之績且奏而兩都言官以爲河流尚滂淮揚爲巨
浸河臣與漕不相統非大更革設總督不足以集事
於是天子晉工部尚書總督河漕事而公亦以屬
新釐建百緒注措早夜草奏移官定計而往疾頓作
命下幾月而公不起矣天子痛悼加贈太子少保
祭典優渥縉紳相與哀挽謂公迄成大功然公志未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公五

奏而三人中余最劣而官轍先後瓜連蔓引人謂爲
奇未幾余以憂歸鑑川公亦解職而公遂長逝矣三
人者離合存亡之悲四十年間倏忽在前嗟夫人生
不樹勲名學行名世而徒以富貴出推挽者如燭火
電光其謂何哉公年五十有八余不忍狀公而卒次
之其以暢余悲且以寄鑑川公共斯哀云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公五

都察院右都御史吳江盛公應期傳

袁 襄

御史大夫盛公津應期字思徵蘇之吳江人也其先
出宋叅知政事文肅公度高祖寅 文皇帝時官御
醫有寵曾祖必不仕祖斯父璫俱以公貴贈官公弱
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都水主事管濟寧腴當孔
道公以少宰赴召時方封腴蓄水以濟漕船吳公尊官
守腴旬月乃聽過公之守法吳公之樂成人美聞
者蓋兩賢之中貴人奉使往來咸望風斂戢挾私者
厭徵錄 卷之五十九 公

父子如初武定知府鳳英死其妻攝郡事而子朝
凶狡不法肆行剽奪民殊苦之奏下所司觀望不理
公出鳳不意單車馳入其境母子惶怖伏罪乃窮治
其黨歸所侵奪於民公策鳳氏終爲患請降其秩設
官制之因會奏于朝議寢不行後鳳氏卒叛如公言
復建議請閉銀鑛絕禍源而鎮守太監梁裕貪虐無
厭公與巡按御史張公璫副使晁公必登共禁制之
裕因誣奏公晁公俱逮下制獄張竟拷死獄中諸大
臣及言官連章申救會乾清宮災赦出先已進本司
副使乃得復任尋陞河南按察使清嚴疆察威禁大
行陞山東右布政使謹出納屏棄餘正已事物胥吏
莫能爲姦未幾陞陝西左布政使鎮守大監廖鑾縱
其弟姪廖鏗廖鵬漁獵民財侵盜官帑姦賍狼藉有
司嗾息莫敢問公以法剪其羽翼廖滋不悅思中傷
之乃檄公督造絨罽檄文嚴峻費且鉅萬公按籍知
廖前已侵費數萬不以上供持數示廖將奏之廖惶
恐跪謝乃不復造 武皇之西巡也駕將至榆林人
情惴惴衆議加賦以備供億公請於正賦內每戶以
丁糧爲差出米銀若干聽准來歲賦入之數民爭先
輸納比駕至士馬供億咸有調度而處之裕如若無

事者江彬扈從寵倖勢焰薰灼自鎮巡以下咸重足屏氣呵辱如奴隸公獨與抗禮于請不行同事者咸歎服焉 武皇帝亦知之曰盛某好官也明年四川缺巡撫陞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蜀險遠夷獠雜居天全六番招討高文林數出寇掠而流民謝文義亦糾焚蠻爲亂皆討平之捷聞璽書嘉錫以銀幣丁繼母憂歸 今皇帝登極起爲江西巡撫江西遭宸濠兵變之後歲饑民窮寇盜充斥而鄱陽湖尤爲淵藪盜出沒其間屬漁舟爲之鄉導公編號以驗其出入而調遣官軍以防邏之立團保之法使相覺察盜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八十九

無所容一時迸散於是輕徭賦議賑貸奏免雜調絹錢者數十萬請留解運者數萬輸米南京者四十七萬銀二十萬而積穀以備荒者亦百餘萬有詔賜羊酒幣帛尋陞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前任兩廣者多通土官覬謁土官多玩易之號令隳弛而蠻寇竊發公至大開鈎稽簡料凡太監及總兵私役軍者悉勒歸伍而兩府官屬之暴橫者痛抑之且檄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悉聽顯白由是二府不悅大興讒構矣歸善縣賊李文積據桃子園爲亂發兵討捕生擒文積及其黨李萬全

等斬首千一百二十級俘四百餘人土官劉召德思以叛討破之斬首千九十七級俘五百餘人召德火死餘黨悉平田州土官岑猛作亂事聞下公體勘公上疏陳方略下兵部覆議而公已改官矣初二府舊憾騰謗於當道當道者欲事調停遂除公工部侍郎提督易州山廠實翁之權也乃引疾致仕會河決徐沛渠不通朝廷憂之詔選廷臣可以治水者僉議以公名上陞公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河道時尚書李公承勛胡公世寧建議欲於昭陽湖東別開潛渠而僉事江公良材議同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九十九

及少卿黃公綰詹事霍公韜亦各陳便宜並下公君詳公親詣其地相度咨訪議既協乃上疏言黃河之患古今所同而中原之地平曠夷行無洞庭彭蠡以爲之滙故遷徙不常爲患特甚其性避高就下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下潼關卽分三大支其一大支俱由汴城以南東行由泗水經海其一大支則出汴城以北東行至堯又分一小支一出沛之飛雲橋一出徐之小浮橋俱入漕河下邳引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南二支湮塞并

此汴河無患而徐沛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溝橋亦以湮塞自曹單武城諸縣楊家口梁靖口諸處奔潰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橫流出於昭陽湖之東泥沙壅塞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爲今之計大略有四曰疏曰濬曰築曰改疏者疏上流而殺之也濬者濬故道而順之也築者築長堤而障之也改者改別地而不與爭耳夫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堤不可築而河防不可成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濬而故道不可復此今之漕河所以不容不改也廷議以聞詔可以春和興役而公以命官分治舊河使通漕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九十一

船堅築隄岸以障河衝復濬趙皮寨侯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乃簡屬吏之能者以任新河之役量地授工程功授食不告勞財不告置垂成而謗興有詔罷役而公得罪以歸矣時戶部尚書鄒公文盛刑部尚書胡公世寧咸力爭之公家居七年更赦復職致仕大臣言官論薦竟不用以死惜哉論曰余觀盛公之治河而知天下之事難成易敗也昔堯命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更以命禹古之人興事建功若斯之慎也而景泰弘治間徐有貞劉大夏治水張秋亦用於多口賴朝廷之明讒如弗行卒以卽功信哉事

之難成也余嘗讀徐問詢盛公治河事皆有法工纔四月耳而完者三十八九使當時稍假以歲月烏患無成哉公固聖廟嚴於駁吏請諸弗通怨謗弗恤庶幾有大臣之風余故傳之冀國史採焉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九十一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裳傳

朱裳字公垂沙河人謨父夢明珠入室如斗及稍長穎異過人每舉足必就高處曰吾處不汗也十四補都弟子員居學舍自爲炊爨衣食不足裕如也因悟聖賢安貧樂道處自號安貧子督學顧公雅重之俾受學于翰林後渠崔公鏡公大奇之由是舉鄉薦遊太學結交天下名士或有問其志者對曰堯舜君民孔顏師友素所願也登甲戌進士授御史巡鹽山西時權奸錢寧差官市鹽禁弗與有資緣奏討首事下戶部尚書石公珣曰朱御史不汝允也遂中止按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朱

山東按御史王相執法劾聞監聚鑛貪士論壯之武宗數遊幸抗疏力阻且極言小人笑惑君心詞甚激切直聲播於中外又勸武宗正心講學戒遊佚近儒臣四事多見採納知鞏昌車騎之任時連年旱荒瘟疫大行乃虔誠致禱卽大雨決旬衆以爲神西夷猖獗設方略困之洞中食盡乃殮之功聞于朝貢表異銀兩詔舉政事卓異者賜宴獎勵公居第一鞏昌雖婦人女子至今稱之權溫處兵備礦徒黨聚幾四十年撤到卽解

聖廟使巡按王璜

重人衡之奪其官輿論不平以萬壽節入賀重人

欲得一言以藉口乃佯問曰王御史不法作何狀計曰真御史重人大慚還浙江左叅政勅總督糧儲先徵派必躬其事吏弊悉革陞福建按察使過懷安縣獄囚之變乃相機設法勦於海上政暇與閩士講學日環其門述者有無倦錄給事中劉世揚薦海內賢能大學士石瑄等七人公居其次陞浙江左布政革奸釐弊吏役乃私書公案曰清便清似水只怕不到底公知吏役所爲續之曰我便清到底只怕餓殺你至今人傳誦之尋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勅總理河道時宜府軍士爲變陰欲陷之上曰河事非朱裳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朱

不可宜府可別着人去非受知主上之深無是語也時黃河南徙糧運不通乃相厥地宜量水勢規畫以奏上允之未幾丁外艱賜葬祭服闋薦章凡數十上以公耿介不私權貴不果起用居家一如寒士鄉人僉謂俯仰無愧相與建無愧亭立石旌德逮世宗南巡至磁州朝見卽勅起復原職拜命卽行詣行在候駕渡河抵任不旬日適梓宮南狩冒暑宵征五晝夜至北通州凡千五百里有奇偃臥舟中不能起恍恍如夢中語皆朝廷大事計聞天子傷悼

祭如儀謚節廟

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少保工部尚書

察院右副都御史印川潘公墓志銘

王錫爵

余以病解政還里旋奉先慈之諱乃悉謝四方謁文者而哭與潘君以其考印川公墓銘來請余惟公三朝行河老司空也微君請其忍無言我國家有二大事曰邊曰河乃邊則天子自爲居守常歲步屈天下之財力以事九鎮而河備久弛猝有非常當事者勢不能咄嗟而應難一又九鎮各輔以大帥而河數千里惟一臣難二虜有秋可防而河之徙決無時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九十五

虜入卽戰守機宜一切聽於閫外而河有蛟龍與鬼神不可以智爭謀夫孔多又不可以百口爭難三嘉靖來河漕之得安濶者繇印川公獨任其難蓋自首馳驅僕僕三十年以老而今且沒矣沒之後凡朝廷所爲恩卹勞臣與夫沒世易名之典猶尚有待嗚呼此予所以不忍辭公銘也公由庚戌進士授九江府推官召拜監察御史三殿災奉勅稽查大木巡按廣東提督北畿學校遷大理寺丞歷少卿始擢督理河道右僉都御史未幾丁閔夫人憂卽家拜右副都

御史

遷刑部右侍郎旋進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總河漕錄河功賜金幣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左副

都御史一子入監辛巳改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

後改刑部侍郎經筵上駕天壽山勅公披麒麟服

居守甲申復罷歸再以薦起爲河道都御史逮今官

當乙丑黃決沛縣之飛雲橋敎亭沙河留城境山一

帶河渠盡塞議者請開夏鎮高原自南陽出茶城口

肅皇帝特遣大司空朱公衡而以公副公邇流而

西問故道於土老篙師喟然嘆曰漢瓠子之役沉璧

投馬不過曰復江南舊跡而已其後賈魯亦一切以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九十六

復故爲主宜仍三沽故道便而夏鎮業有成議遂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比原計月日省十之三幣金省三之一庚午河稍南徙決睢寧濬其陸百五十里皆藉爲平野公復以故節來蒞事而廢址盡復其所浚築深厚再倍于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於積淤者以萬數諸大夫方立石爲公記之而公持議適與勘河給事左坐浮議罷去公去而黃決崔鎮以北淮決高堰以東清桃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興鹽諸郡邑幾漚爲巨浸矣於是天子思公功凡再廢再起治河具有成績其大者塞崔鎮隄歸仁而黃水悉

歸故河築高堰黃浦八淺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
入于海而海口遂闢復築遙隄十餘萬丈以爲外護
而後戍子河四潰天子以言官言拜公田間至是
不特公習河而河亦習公矣既告成錄其功所加築
上隄縷隄月隄格隄長隄橫隄守泗隄寄子隄凡三
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磯開料厰凡二十
有四座石壩土壩月壩護壩凡五十一道濬淤淺塞
決口鑿老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栽護隄柳
八十三萬有奇前後十餘年輶車所至更數千里公
與役夫雜處舂鉏蕭蕭間沐風雨霏霜露髮白面黧
歲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七
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亡害緣河之民始復見
室廬丘壠煙火彌望焉公之言曰通漕于河則治河
卽以治漕會河于淮則治淮卽以治河合河淮而同
入于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故竟公在事止以築隄
東水借水攻沙爲萬全第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具載
公所著河防一覽中士大夫探圖而覆讀之且不能
竟卽竟之而或茫然不得其要領嗟乎是宜公沒後
而議者猶嘵嘵也蓋先是嘗有疑隄繇非便請疏海
口復老黃河者矣已深計利害迄不能易公惟泗州
歲苦 祖陵在焉或謂高家堰闕過下流爲梗堰公

所修也好事者挾陵而議依於 明主孝思見
窮公然公疏固言之矣以謂泗陵之說起於萬曆
已之流言而不度祖陵基址之甚高也又不度前隔
小岡復隔沙河陵去淮之甚遠也自沙河口登岸而
趨陵地幾十餘里自岸而仰視陵地幾一丈有六尺
自陵地而仰視玄宮又幾二十有餘丈每秋水穿
湖其甚者及岡足或下馬橋而止矣自非洪荒之水
安能遽射玄宮哉且高堰初築於漢陳登而本朝平
江伯修之正所以束全淮之水使出雲梯減泗之害
也非所以貽泗之害也蓋先是泗水嘗爲害矣乃在
歲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七
高堰既決之後比臣復修堰而水不加溢也此遠有
古圖記近有泗人萬口萬目誰可欺者疏上 朝廷
報從公堰得無廢而言者坐譴去嗟乎此所謂息壤
在彼功以此成謗亦以此集歎公初荒度修堰夢壽
亭侯手書四字曰結歡人主且命老兵持帚以示之
公覺而思曰帚掃也其命我東掃投石乎試之而洪
流遂斷黃浦下陰雨輒聞雞鳴寄居民曰此蛟龍宅
母動堰成忽中夜雷電交作挾以厲風望見黑烟排
空而去比曉上窟白骨爛然在焉就視之鉅顙獨角
其顙骨似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帶而稍參

差詆之輒粘舌時以爲孽龍避公而尸解云公壯于
河老于河病于河乞骸之日猶奉旨與行部且請
開夏鎮裏河又手疏八事以歸歸以疾革猶喃喃河
防不去口嗟乎人臣勞苦有功至此自非聖神誰能
保二十年後鍼芒瘳口之不漏後之人固不妨從宜
補塞爲公益友若盡毀成事以功爲罪則余不知之
矣公七歲治春秋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十九廩于官
二十九以麟經魁于鄉明年成進士試政九江出寬
民劉雲四之死建議令瑞昌郵費皆仰於縣官不煩
百姓民大德之爲御史稽覈大木于南都公請無毀

九

民居覆內官監遺籍可得也果得覆木于河池中其
在廣東江西破海寇及平寧州盜皆先計擒其黨魁
功最著而公恥自書賞不盡行參贊南京南京得卒
久習公名無譏譯者會京口僧告變公不爲動人情
恃公而安迦河議興江陵寔陰主之屬人謂公新河
成旦暮大司空矣公謝曰司空任他人爲之老臣知
有不可而已江陵怒喉言者論公去已試之果無效
乃始大服甲申江陵獄起公反爲之上書觸時諱至
錮秩罷免人以此愈多公長者公內行醇謹其愛敬
尤不弛于師友性儻喜服人之急衣食繼嫁喪

葬醫藥于公者甚衆又建義倉祠堂崇學以教其
人又推先志建二石梁以便其鄉人其爲政所至民
多立祠畫像當廣東受時有三老人入見年皆百
許歲聽語語言差可辨曰我儕隱深山絕城市多者
百年少者五六十今年傳聞使君治狀且旬月間北
去願求一識鬚眉公起立堂皇前三老繞身熟睹之
良久乃出公行咸集挽留百里間爲之塞衢罷市
公之惠愛能得人心如此公姬姓裔出周文王子畢
公後有食采於潘者因以爲氏至榮陽侯而氏始彰
凡三十八傳伯民公肇遷烏程七傳綜以純孝著稱

卷之五十九

一百

石晉時北郭里名達今未泯又主十八傳而得公公
諱季馴字時良別號印川居士公之沒爲萬曆乙未
四月十二日嗚呼公自童子時以遠老爲司空其瀕
危者數矣未冠卽慷慨爲父白冤賴當事試其文寬
之然往來蹴躡無能具一菜羹一管履可以孱弱死
仲氏太守繫獄公匍伏請減等致忤部使者上彈章
可以急難死五十服母喪如孺子慕涕淚覆面可以
哀死二十年老河臣日夜寄命一葉風雨中或暴洩
或咯血或裂疽視事可以病死嘗露坐河壩督工水
忽大至距其坐前僅尺餘衆皆驚走公幸無恙又颺

風吸舟入決口左右戰泣無復喘聲忽有樹枝擁舟底得脫明日探之無有也父老立石于河湄曰潘公再生處是又可以怖死廷臣每設數難以詰公不能屈既以轉羞而成怒而公復爲國體論救故相新進者欲中以危法又可以譏死夫此數者皆出于前所謂三難之外卽公一覽中亦未敢盡寫其艱危匍匐之苦以暴之君父之前而但向故人子弟私自慰曰老人實有天幸曩朝論之紛紛也嫉者衆而攻之急度無以見容于時其數罷而數還者賴皇帝深察其忠若瀕死而脫于難則天也天下聞其言而益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一百一

史山錄

悲之雖然公今所得諸冊及例進官保則皆十二年之故物耳漢汲仁郭昌鄭當時皆得以河事被徵侯之賞且今羣臣從官以下爲歌詠寶鼎以侈其功今國家卽不屑與絜令然以公皓首河事百艱備嘗追勞念往夫豈獨在邊臣後哉吾固知公九原之論必有所歸矣

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晉川劉公事
星行狀

河清

于煥行

萬曆戊戌河決單之黃垆運道告堙詔舉才臣臨視咸言上黨劉公卽家拜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併河漕之政總焉公以某年八月蒞淮行河所決請濬趙渠故道明年己亥告成詔晉公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任一子官明年庚子渠邵伯之湖明年辛丑議開泇河公病卒于濟公諱東星字子明別號晉川山西沁水人也世居邑之坪上稱爲德門曾祖諱文住大父諱得保贈吏部侍郎太公諱賓封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一百一

史山錄

吏部侍郎母牛淑人公生而讀書博聞書誦封公奇之年十四補弟子員試嘗居右嘉靖辛酉舉山西省試第三隆慶戊辰第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讀書內館故余等與同舍也庚午授兵科給事中尋轉禮左所條奏邊務國儲及釐剔奸蠹諸疏號爲老成有識其時新鄭復相宵人附麗政多失平公將露章彈之或泄其語相懼因請大汰言官所睚眦舉綱之公得請蒲城丞居諫省數月爾久之徙知盧氏公雖以內吏左遷然其爲令若冰躬行節愛未嘗傳令其民所至獎薦儒生多成名士二邑皆歌舞之萬曆改元召

為刑部主事署中有所北讞不當其辜他郎毋敢對也公獨力白其冤司寇則目攝公獄有左驗何據而出公仰視曰雖有左驗情實未明亦何據而當之死司寇起謝罷郎竟傳爰書磔死已而事白司寇及他郎皆奉譴旨鐫官而公名大起矣丁丑以戶部員外郎出為河南僉事已卯轉陝西叅議以學行推浙江提學副使浙士富于經術前使峻為繩削以奉時政口語曉曉公一以行誼為先而評騭藝文秉衡上下未嘗有所尅核私書請調則屏不視士服其公壬午陞山東叅政轉漕中都已而丁內艱服闋補河南旋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三

長山館

進山東按察使備兵易州歷湖廣左右布政使壬辰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地方其時倭寇朝鮮王師出討宿重兵于天津羽書狎至歲又大侵公外盡東征便宜內理荒政條上改折蠲停差次及請臨德漕粟數十萬斛立法平糴官不失直而民贍給是歲也西輔饑而不害博陵盜起聚且千人吏請發虎符誅公曰此潢地弄兵可尺檄下爾戮其魁若干餘貫不問乃皆解散癸巳轉左副都御史入理院事尋遷吏部右侍郎以清正廉平佐天官臺長政本肅然會間邊論功大父以下得賜今爵而封公年八十

有二從養長安公請送歸許焉聞命而卒于邸朝賜之祭將作治葬久之有河事乃召起公故事河為兩府漕大臣居淮主發運河大臣居濟主疏渠合有大役兩不相謀幾廢成功朝議合之便乃總屬公以督臨司長史咸受節制公既循行河隄相度便利以為漕束梗塞其治在標河流橫決其治在本兩利而漕束之于是議開趙渠趙渠者起商虞以下至于彭城元時曹魯河故道也行可二百餘年至嘉靖末北徙潘大司空當議開之計費四十萬遂止及河決黃州稍盡成渠恒曲里舖至三仙臺四十里里塗如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四

故公因而鑄焉又起三仙臺屬之小浮橋開支渠若干里又濬漕渠自徐至宿凡若干里通費可十萬諸部吏民若問問焉部伯界首二湖楊之巨浸游波決漕風則善漕渠或行旅宴然初議二十萬比成費可三萬加口河者在膝臂之間受沂沐下流南通淮海漕河一奇道也隆慶以來數遭近臣行視莫或決策計大司空嘗鑿韓莊中作而罷至是公遂成之初自二十萬費且七萬有渠形矣而會河決宋中故道填不可舟眾謂加口若成明年新運可毋乞靈河公不聽矣方公疾時漕御史過濟視諸捐前

公子泣拜而請輒為且疏已而公疏亦上累詔不允則從牀簀治書經理河事嘆曰吾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耶嗟嗟傷哉公為人癯而健骨風神矚朗目光炯然警敏多才遇事風生而能持重不輕發談說纒纒不為畔岸而中甚勁特有所不可萬夫莫能撓也歷官三十餘年以儉素自持法服之餘布衣芒屨以居食常脫粟家人化之歲嘗大饑糴粟以賑屢履田間時從野老泥飲孟羹豆飯皆為盡歡足迹希至公府有冤無告則為白之一日憇于道周有輓轡而覆者號易助予公卽臂而出諸津路人驚曰何物販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一五

夏山集

夫至使天卿夾轂起河漕日方憇于門二騎士奉檄至謂其田父也揖曰為通主君公諾而入使出召之騎士驚伏請罪公笑曰無傷也若固不識乃公其朴不自貴如此在濟上時臨清稅使虐而激變蹀血署門公聞立遣一將奉檄往撫定之而亟以狀聞用公討蠹東方以寧或謂濟清相去且數百里有兩臺在可母煩公公曰不然大臣出疆惟利社稷是以安有秉鉞方州而河漕襟帶之區視若秦越職守謂何其年燕趙齊梁灾流徙滿道公出秩金為倡下記所部各以多少設粥餽餓者所活甚眾又下郡邑諸戚旦

徒惟盜竊不免其他盡令濬河得以輕重相准弛其什五六既頗省召募徒得早脫所生全亦無算凡公所為福利于民多此類也公既修無生之學以出世為宗平居訓迪子弟惟理道檢相為先不及榮利聞海內名碩不遠千里遣之從游後當任子憐弟孫孤幼欲以官之公子惟然惟命退無二辭及公卒交游賻送一無所受曰先人命也斯以知其內訓矣公生嘉靖戊戌正月二十二日卒萬曆辛丑九月十九日得年六十有四總公平生廉而不激惠而不昵崇簡易之理而不擇便初鴻鉅之烈而不雄成虛心正己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一五

夏山集

奉公矢節凜然古貞臣風焉病而詠曰人能常淡淨萬物悉歸依此其學術所由矣公駐節濟寧與予里近各操一舟相訪遇諸鉅澤之湖異乎平生所薰習也慨然謂余古人朝聞夕死者何物吾與若冉冉老矣于死生夜旦之常猶未了了不問生乎余河漢其言未嘗不茫然自失也公且死謂家人避無怛化吾歸矣公歸安處以其所歸覆其所聞其必不為罔生也蓋漢初未有佛教而曹相國汲內史以黃老清淨之學施于當世其理若懸符者吾以是謂公焉

工部右侍郎劉丙傳

宋本

丙字文渙江西安福縣人成化丁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監察御史遷福建按察司提學副使以憂去服闋調四川陞貴州按察使福建右布政使四川左布政使進右副都御史督採大木擢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丙操履清介喜於有爲政尚嚴厲無所縱貸雖頗取怨而法令修舉士民畏之及丙採木之任親入山谷冒嵐瘴遂致疾卒計聞贈工部尚書諡恭襄賜祭葬如例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五十七

吳山樵

左副都御史李公憲卿傳

宋本

李憲卿字廉甫崑山人嘉靖戊戌進士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郎中陞江西布政司左叅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憲卿承巡撫檄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已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會施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冠縣擒獲之既寧李尚書默自吏部罷還沿途有司供帳頗懈比至臨清獨勞送禮有加李尚書深喜過望逾年會召還卽日薦陞湖廣叅政未幾陞河南按察使甫四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鄆渚雲夢間措循其民東南用兵禦日本軍肝檄至調保靖客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征剿所過牛廩無缺憲卿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徒煩供餉無益其後土兵悉召歸不復調是時奉天殿災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采辦大木工師侍郎劉伯躍以憂去上特旨陞憲卿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制建九廟而西苑神仙長年之殿及珍室間節歲有興造頗竭蜀荆之材乃行巴庸焚道轉荆岳至東西川往來督責鈞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捐出然帝室崇官舊制環璫於水樂

金柱圍長終不能合憲卿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叅政游震得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桐搜按江叅政徐霽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崗叅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迂昌董策入烏蒙叅議繆文龍入播州貞州酉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叅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叅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崗僉事顧柄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三

吳百朋

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汀淮至京師旛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巨材故殿建猶未期乃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之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手諭大臣曰殿材果難須設子孫能守卽葦亦可久于是將作大臣頗能規削膠附稱上意而見材度已足用憲卿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誠有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遂考卜興工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三

吳百朋

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冒犯瘴毒林木蒙龍與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摧軋崩崢鳥獸哀鳴震天踴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栢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峰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憲卿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辛酉冬徵還內臺明年大計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一天子許之至東平卒憲獻徵錄卷之五十九

卷之五十九

百十一

受山卿

卿爲人美姿容談論有章目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分宜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即丰采亦足羽儀朝端矣所居官廉潔不苟故採督二年地窮邊裔而民夷不驚以是爲難

右僉都御史史仲成傳

系本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史仲成慶陽府安化縣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擢監察御史奏請封禪不報後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尋改桂林府同知永樂元年陞僉都御史力言黥刺之人雖材且賢不可復用上是之四年命率山西軍民採木於五臺山仲成不飭履行不恤人勞督責繁楚軍民苦之時有管軍百戶亦被篋楚上聞之曰舊制軍官有罪非奏不得擅問仲成不知恤此豈知恤軍民哉召還將正其罪比至中風暴卒時永樂十一年三月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百十一

受山卿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諒峰縣人永樂中舉鄉舉選刑科給事中宣德四年七月丙寅諒同給事中張居傑等劾奏兵部郎中蕭翔酌酒廢職名震臺端 宣宗諭夏原吉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凡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 祖宗時慎重用人其有敷奏詳明蒞事勤敏智識優長者有補政治者用以不次久之擢諒為右副都御史巡視湖廣鋤強梗屏豪魁振弊綱存大體楚之有重臣以保釐茲土自諒始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高公明神道碑

補盜

何喬新

成化二十一年秋九月十有九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高公以疾卒于家有司以聞 憲宗皇帝遣江西布政司叅議林同以牲幣諭祭焉公卒之三年為弘治元年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余公請于 朝謂公居官以廉慎稱且有平閩寇功宜命有司為治葬事今天子允其請特命有司治其塋域公諱明字上達世家信之貴溪曾祖諱元杰祖諱則銘再世不生皆以端厚稱父諱吉昌以公貴累封中憲大夫都

廉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一百四

史

院右僉都御史母鄒氏累封恭人公自幼以孝聞十三恭人病甚公焚香籲天請以身代又割股肉投粥中恭人食之頓愈稍長補邑庠生篤學不勸景泰庚午領江西鄉薦明年登進士第試政都察院未幾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彭城李苟等苦官吏貪暴訟于朝事下御史臺時懇訴者例謫戍邊公奏曰請戍之何為妄訴者設苟等訴不誣法當杖 康定皇帝從之因著為令村氓趙釗等為妖言吏欲功執其黨數十人誣以謀反獄上公曰此愚民處以妖言足矣錄其家屬皆獲免巡按河南黜汙暴誅凶頑風聲凜

然郡縣寬獄吏不能獻者悉為辨之黃河南徙民耕其填淤者畝收數斛吏議使民計畝輸稅公不可曰河徙不常異日平陸復為巨浸耕者何以供稅議者乃止及還朝適邊報省至公奉勅督邊餉人皆趨令靡後期者都御史寇深剛愎自用屬官少當其意者尤忌江右人獨於公敬愛無數凡大獄大政惟公言是聽章疏當上者俾公具草焉英宗皇帝既復位天下藩臬郡縣百司來朝監察御史趙銘等劾其罪而彈文出於公上怒其觸諱命中官詰草奏者衆懼莫敢對公毅然曰彈文實出明手銘等無與中官獻徵錄卷之五十九百五

入白之上顧左右曰賢御史也釋不問忠國公亨以擅權得罪言者劾其不軌上命公與錦衣衛指揮門達籍其家公語達曰亨非有反謀其僕僕不當從坐達然之遂同以實聞得免者四十餘人尋陞大理寺丞凡獄情矜疑者悉錯訊鞫多所平反憲宗皇帝嗣位遷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南臺以去章較遠憲度稍墜而百司亦多自恣公振風紀明法令痛斥庶官之貪暴者南都肅然會淫雨彌月公上章言此陽微陰盛之徵宜脩德以回天意上嘉納之表民販私鹽者縱橫江上商旅幾絕勅公勸之公遣

南臺御史顧以山戴琥往捕授以方略擒賊首九餘人長江以清行舟無阻公念二親老連章乞致仕未允又三疏乞終養上乃許之居無何二親相繼逝執喪哀毀幾不能生戊戌上抗盜起凶賊日熾詔起公于家改左僉都御史賜勅許以便宜從事公力疾而行至則先揭榜諭之賊恃險不服乃遣兵搗其巢穴賊其渠魁撫其脅從又以上杭之溪南里寔盜淵藪乃析為永定縣以統釐之於是汀漳之間晏然公以寇平又上章乞歸上憫公久勞瘁鄉乃許謝事既歸絕口不談官府事惟與子弟及縣之俊秀講論經史而已給事中虞瑤大學士袁慶祥等皆上章乞起公用之然當道多與公不合者故卒不用公生於永樂壬寅至其卒得年六十有四所著詩文散軼惟終養錄征閩錄安宅錄尚存初公奏乞歸養曰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三宜退故自號三宜及自閩歸語人曰國家有事宜再起事平宜再退更號五宜臨歿索筆大書曰平生無一事欺天至死全百歸地命子鵬揭手柩前嗚呼公之為人兩言盡之矣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邢公有墓碑銘

彭華

成化辛丑五月甲午左僉都御史致仕海南邢公卒訃聞 天子悼惜遣官賜祭于家其子頊不遠萬里走京師詣予乞銘其墓上之碑公予同年友也予知之深其平居溫溫然不爲蕚絕崖岸及臨事則斷斷有不可拔者自爲御史時稱有執守雖於總憲者已不肯屈就既而出治兩劇郡它人殫智畢力愈不治公未嘗立奇惟省徑均賦節饋遺以理折獄不爲私撓而已兩郡皆翕然信服名赫赫動朝廷乃起爲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百七

都御史賜璽書巡撫東吳公益以事自任有干謂者一切置不問以是得謗遂乞致事時年甫五十有五夫士君子立志確然素定於胸中以之修己必不易其操以之治人必不爽其政及稍見幾微必急流勇退不溺乎其常若公者非有涵養之學通達之材卓越之見不能然也而可使泯無傳邪公諱有字克寬正統辛酉以禮記領鄉薦戊辰登進士明年拜御史蒞四川道景泰庚午常統八有誣匿太監王振家財者辭連二十餘人公奉命錦衣千戶于信往鞠之至則辨其誣于恐得禍公豈可避禍而文致人罪

邪竟辨之辛未巡按福建鎮守薛尚書希璉與許御史達相訐奏事下公公一以實覆不少避或疑鄧茂七餘黨生亂欲以鎮東事易延平軍公曰人情重遷山海異習徒之適惡致平卒不徙民有坐盜死罪臨刑冤號不已公曰吾輩之踰月果得真盜築永安四城奏留班匠助役城成民不告勞甲戌巡遼東瀋陽軍官盜官儲者三十餘人公以瀋陽三面拒敵奏止黜爲首者二人餘皆罰贖守城未幾賊至賴以無虞副將焦禮有功主將曹義欲冒之寇都御史深黨焉公不可遂成隙丙子乞歸省天順戊寅還朝巡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百八

河南華省驛遞復民地取之藩府錄罪因可矜疑者民皆稱快庚辰績滿擢知台州府府吏舊皆僦屋以居而新參者輒入公費金公卽府治東闢地免新參金令自治屋三間甫三年吏盡有舍尋以巡按時事就逮父老有懷金竊觴者公曰吾無用此謝絕之左遷晉江縣丞今上嗣統復起爲蘇州府蘇田賦甲天下攬納者滋爲弊賦因以虧公痛繩治責償且得餘錢數千緡因以開永豐倉築沙湖長隄甃運道橋梁爲永久利民俗喜奢公卒以儉約諸遊宴亭館老

勸得米八十餘萬斛賑之民猶不給相聚持券入官家強取公即日榜諭許民持書券赴府府召鄉老引領往貸其不發與強取者俱抵罪又得米一百萬斛猶不給會計軍餉足一年尚餘二十萬分舉貸之同官以專擅爲慮公曰民命在須臾待報則無及矣吾當任其咎民賴全活殆四十萬口事聞上賜勅褒獎陞浙江右叅政仍視府事是年秋遂擢僉都御史詢吏治察民隱獎廉能黜貪暴開丹徒二河築奔牛閘革儀真淮安兌運米重墾增其腳費清湖坡田賦減門攤商稅規畫賑濟散斂率有法理兩浙鹽罪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重九

偽造引私販米魁數十人官給煎鹽具俾濱海民兼主之山居者出米給焉民兩利之鹽賦無虧已丑黜罷官百七十餘人帖帖不敢有怨語庚寅秋議事至京乞致仕章再上乃許焉既歸別號湄丘道人作湄丘草亭記以自見間語及祭禱曰謂里無良醫市無善藥不忍坐視勤於祭禱以紓愛敬則可若謂鬼神能生死人則萬無此理卒年六十有六公之先在宋建炎間自開封徙瓊之文昌父文廣封四川道監察御史母許氏贈孺人繼郭氏配林氏俱封孺人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天祥傳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天祥字元吉蘇州吳江人弘治丙辰進士授青州府推官入爲監察御史遷陝西西安府知府郡人爲立生祠擢山東按察副使整飭天津兵備時叛賊劉六等聚衆轉劫天祥嚴號令設卒守要官獲張魁官太保及其黨七十餘人加俸一級尋進太僕少卿仍理兵備事以賊衆兵少奏上命都督張俊率精銳援天津祥與之夾攻俘斬甚衆由是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賊平徵還巡撫貴州兼督軍務洞苗亂天祥調漢土官兵分哨進剿遂破諸寨擒斬凡六千餘級捷聞賜璽書獎勵有白金文綺之賜召還理院事以虜寇宜大用廷推往督軍務至則虜已遁矣已而進左副都御史以虜寇延緩又奉命提督三邊軍務虜亦遁賜蟒衣加俸二級又奉命理國湖鹽道經吳江卒於家時正德十一年八月天祥終敏有才略臨事能斷所至有聲其在天津功尤著但卒後諸子爭訟所積財至十餘萬人以是或不滿之

卷之五十九

重九

副都御史唐公繼祿傳

唐繼祿字子康上海人嘉靖癸丑進士初授浙江遂安知縣有異政召拜監察御史出按湖廣雅以風稜自持卽郡守庭謁後不行燕見之禮所至擊汰賊墨吏無算性英敏強記而又長身嶽立嘗與兩司錄囚囚籍一覽輒了然間掩籍漫舉一二獄情詰兩司兩司倉卒或不能對以是愈益嚴憚之若神君然楚中以里甲爲累歲里長一應卯百需橫蹙之吏胥緣以爲奸利動至傾產繼祿爲嚴縣官一歲所需若干第數金有差貯之官量入爲出令里長毋得復應卯因獄徵錄卷之五十九著爲畫一法楚人至今便之行都荊州會與山盜起穴高鷄寨鑿礦行劫衆至三千人而縣官利賊礦砂之入匿不以聞郡守徐學謨上狀繼祿卽日下雕勦之令守言大侵後兵食俱誦未可輕動且寨險峻難御攻不如撤降之便繼祿默然良久曰吾策之矣擒賊盡先擒王乎乃縛縣官來囚之郡獄而陰遣沙市巡檢趙應奎詣高鷄寨諭以朝廷威福宜早自解散不且膏汝肉賊下寨羅拜巡檢泣曰吾等爲饑寒所迫故聚而丐食一聚則不得散縣官復餌我謂上人未之知也人曰之矣應奎巡檢願巡檢活之應奎馳

歸以賊語報繼祿頷之急檄郡鈐符票三千如賊之數復遣應奎詣寨人給一符待以不死姑斥之還籍有符者隘兵毋得擅役報功月餘賊黨散盡高鷄寨平是役也不煩地方一金而歸夷數千里間按堵如故後擢大理寺寺丞晉少卿擢南京操江僉都御史晉屯鹽副都御史俱在任不久以疾告尋卒於家年五十一繼祿爲人自少嚴整介潔生數歲而孤事寡母以孝聞立朝幾二十年門生故吏有所餽遺無論公私一切謝却居穴庭儼如官府絕無燕褻之容卽僮僕不敢仰視在告時親朋亦罕觀其面繼祿故無

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三

子卒時生子方一歲人以爲有天道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澤山張公濂墓誌銘

卷四

茅坤

僉都御史澤山張公病且革執予手而曰君爲我書其墓嗚呼若公者世之強幹之才也天假之以年而遲之祿位以究其志庶幾乎古之所謂戮力王室綱紀四方者而今且沒而公之業止是耶公名濂字子清甫弱冠舉浙江鄉試第一已而與予同第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以能聞因推擇爲吏部當是時諸爲吏部者所當進且絀天下之賢不肖其機歸于執政者十之九而聽吏部所自得爲者十之一諸郎署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百五十三

不得不共爲滄溟河湫以相浮湛間有守其職以抗者輒坐罪去而公之入吏部也旣以能顯聲郎署間執政者業已器重之又適兩執政者互相構共一敗去公數畫策閑說執政者指故所嫉而欲擊去之其人不肖也公聽之矣賢也卽前說之曰某故所忤門下者然願竊時譽孰若姑置之而以顯君侯之能容乎或指故所私而欲顯擢之其人賢也公亦聽之矣不肖也卽又前說之曰某之執法毀職也如此其所獲罪門下者甚矣而君侯徭私之毋適甚其忌而分故執政之謫且訕乎執政者往往順解唯公指顧間

有不得卽入以告於太宰出以私諷執政所故帷侍而親信者故公獨能反其權於吏部者十之九而姑以聽執政者十之一公又力以抑奔競振淹滯爲職其按資未及而或援之者力雖才智亦損之其按資已踰而刺不及門者雖孤遠亦亟之矣一要員缺衆或私指口某有力當不次補之矣已而公所補者某某蓋蹇諤之士無他援者也一冗員缺衆或私指曰某員缺按故事當補某輩矣已而公所補者某某蓋衆所謂有力者也故公之典銓曹舉賢任能進則以才獲信於執政而退則不拂天下士大夫之望公亦數自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百五十四

喜後先郎署間而能以直舉職者數十年以來一人而已已而公以能擢通政提督膳黃然公亦以能爲世所構向所忤執政而進退之者人日以衆怨日以深其所從中而巧擊之者日以力會虜入寇公以守都城有聲遂出公爲僉都御史提督畿南北諸郡屯田事矢蓋以使能爲名而定遠之也未幾公坐訕左遷公不就卽拂衣歸歸則買山列亭榭種名花異卉又別穿池種五采玳瑁粉黛之魚仰而嘯俯而臨流以自適此其所以以退御命而進亦可退亦可也賈生遷長沙而爲之賦屈而亡昔人猶悲其志予於公

能無仰天而歔歔流涕也乎按狀公之先世家於宋高宗時尾蹕入浙遂占籍仁和張氏族譜自仁和始凡幾傳而爲鵬鵬生一綬綬生應禎號愛山即公父也鵬以來以貲甲郡中又能手詩書以教諸子孫而族以科第顯者後先相望焉及公爲吏部驗封司主事贈父愛山公如其官母吳氏妻沈氏並贈安人已而愛山公加贈爲稽勳司員外郎而兩安人亦並晉爲宜人宜人子男四曰樞杞樞樛女四適某某公之同祖兄按察使瀚弟武庫郎中洽並以材行聞於世予故共公之昆弟爲綰帶交而公尤深方公之爲吏

蘇軾錄

卷之五十九

百十五

部也尚書唐公龍亦謬以予能由儀制調爲司勳公瞿然喜頗期所人功名相推挽已而尚書坐事免予亦外徙而中或有并憾公者公笑曰吾不及與之同其進當亦與之同其退可也公之慷慨倜儻之氣類若此嗚呼予安得不哭公之慟而爲之題其墓以復于公也乎公之沒爲辛酉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明年某月日葬於靈鷲山祖阡之原其銘曰公之始孕母輒異徵夢日墮懷中夜有聲占者布策兆曰腹鳴天或錫祉爰及後與維公之生踐履非常童軀挾賦蔚平雲翔年甫弱冠首舉於鄉文章之名遂預

四方已而射策羽儀天池授官西署聲擅一時讞獄諸疏公手勒之題名漢柱光溢庶司及改銓曹明揚攸職舉淹振滯抑譏屏墨孤矯之士不以遺佚肘腋政府雖顯亦擊當是之時公爲能臣譽望四馳媚亦及身會廢入犯燧屬帝聞校士徵兵雜選魚鱗公以納言徙爲右丞天子璽書督屯幽恒名曰使能細柳列營籍之外補妬口朋與公旣在遷解組拂衣翔翔埃時公卿可躋豈公之抗一折不支黃鵠高翔綴增靡施免官來歸臥於中丘託盟范蠡比迹留侯聘輓一世耻屈貴游買山種花穿池引流枕星席月

蘇軾錄

卷之五十九

百十六

天地一喙

賜段揚縣客或勸仕差以文微病旣彌留執手引訣公淚下將笑而不答左右若遺僅託書碣書之何以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瓊家傳

公諱瓊字在叔別號在庵姓王氏世爲衢州西安人
失諱文暉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再封奉政大夫山
東按察司僉事僉事公生三子公爲季幼穎敏始生
時仲父遵無嗣叔母鄭氏求爲子比有識卽求歸終
不忍背所生十歲就小學立志向進補郡邑弟子員
尋得廩擇交多善士聞有道陳白沙之學者心亟仰
之渡江從學陽明王先生門先生一見亟稱篤實因
與心齋王先生處同爲此學必欲見諸躬行戊子領
鄉薦己丑進士時詔選科道部以公名上拜兵科給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重刊

事中孜孜舉職不激不隨首疏請重學校遵守令值
聖駕親耕藉田復上言耕籍實務四事起書生論
時政準古酌今論者以爲鑿鑿可行他若留意邊儲
請伐虜謀慎簡京堂大臣慎處邊方重臣雷震修省
議稱廟制等疏皆當事理而乞分內閣重權以防壅
蔽尤人所不敢言辛卯迎養二親時遇郊祀推恩僉
事公親拜闕下壬辰差視內庫及御馬等監局上言
考察二官編處商人查更管事庫夫查處折色錢糧
禁處不堪物料五事積弊隱姦搜剔無遺內臣爲之
斂跡達賊入大同將臣失事反以捷聞奉命查勘

罪親往得鈔略駟拾實跡及各官行事時服其公爲
思藏昆葛鎖南扎以堅叅已藏卜乞襲天乘法王貢
年例方物外私進廂嵌甸子無量度金佛一尊畫像
釋伽佛一副舍利十顆復言酌處外夷貢物明好惡
訓華夷以垂法萬世詞嚴義正至引唐宋爲比識者
難之癸巳補山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武定等處政服
輒進諸生論學齊魯之士彬彬向風退卽娛侍二親
年並八十東人以孝稱之丁酉遷江西布政司右叅
議屬歲歉米價頗貴饒之樂平業磁浮梁者輒盜兵
警殺省城震駭當事者束手無措公以撫按委托廉
得其情先爲曉諭乃拘逮首禍擅殺者各置于法餘
並解散人樂更生辛丑轉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天
津二親憚遠乃攜僮僕二三輦單車就道亟思歸侍
緣邊報孔棘不果天津道介通滄職兼郵傳舊蒞此
者惟應接賓客批答夫關之不暇公至亟請于撫按
委賢有司一員以董其事因得專詰兵刑至今循遵
行之沿河皆屯所無有司姦人悉駕小艇名假買鹽
實窺便攘劫被害者奔訴無從莫之指實公爲籍其
船戶官爲編類令船尾各畫一禽以相識別許徑指
其船會以訴盜無弗得河道肅清僅九廟大工之役

部委撈尋飄流水役公卽親歷沿海鼓水伐葦獲木
無算轉輸于京勞瘁成疾臥病連月且聞僉事君恙
思一見乃連疏乞休銓司以年勞當遷未卽允覆疏
再上而外艱聞矣曉夜奔還屬大功告成賜銀十兩
明年乙巳春喪事畢廬于墓次終制以太宜人年耄
不忍離踰歲太宜人亦卒庚戌春起復補任徐州兵
備秋陞福建布政司左叅政所至臺司悉以道誼見
推時江北濟淮人民逃移田地荒蕪廷議欲設才望
重臣撫治遂進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充淮徐兗州
等處招撫管田使辛丑揀表入賀次淮聞報過徐接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宣
咨八月稱賀畢赴本院任題請關防吏書領劄符赴
鎮公以久次驟更要職權貴欲市恩援以附已公恪
守初志不少阿徇同鄉有愛公者勸公少貶公不顧
惟以書幣修謝撫屬五府三州久罹災歉千里蕭條
公目擊時艱盡瘁不恤節浮費勤勸課巡行郊野悉
心招徠簡任治農官老經處農器牛具種子復業開
荒者立票寬假以三歲爲期親撰詩農歌一章諄
誨民先是部議處置錢糧擬借支漕鹽以集事值時
多故未易給發乃資衆于倉廩之糴易假牛丁公畜
之羨餘公處之有方民不加取

而官亦不煩給發流民復業者爲戶一萬二千八百
有奇爲口四萬二千九百有奇所墾田地八千頃有
奇凡歷再期漸就緒而河水連溢亟以災聞于朝詔
遣工部尚書默泉吳公出賑民賴以不饑適言者請
併職守欲會河道漕運撫管以爲二再以言官論列
裁革添設重臣回籍聽用蓋有陰主之者矣六月南
歸一意斂退世務悉屏去惟一二童子侍側自後南
部會題撫按舉薦咸在遇缺推用列公絕不與兩京
故舊通音問無意天下事矣訓家以禮每身先之冠
婚酌古不泥喪則自履率人省薄俗分孝設齋之費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宣
而專意附身附棺始于宗族好禮者皆樂從之祭則
春秋時享於祠以及忌祭薦新調粥展墓俱遵家禮
祭畢每誦 高皇帝聖諭及先祖遺德善訓以警族
衆行之漸久人頗見信嫁娶深鄙論財惟取世家清
素者絕不以勢利華侈相尚自家食時輒留意祠堂
祖塋祠享之用待母黨曲有恩意常言平生無過人
惟出處分明不曾少有降志屈身處初仕瑣闥以不
附時宰外補歷任藩臬同列多所嚴憚按撫無加禮
議論侃侃若不知有薦劾權在天津日胡總制守中

勢頗赫他兵臬皆出意趣附八獨守正不屬守中
附者獲罪咸下公問理因自戲曰使我與眾同流
人作問官也在宦途二十餘年尚參藩政位都憲未
久復以直道忤時古冲李公大宰去任以故人情待
之頗厚再起道經于衢絕不與見其處嚴少師相用
之際始終一節尤人所難待鄉里士夫澹然無炎涼
態惟平昔故舊及後學同志溫然若骨肉五邑官師
有持正獲罪者多賴公陰為扶助其人多不及知三
十九登科四十筮仕五十五居憂六十再出出四年
復歸逍遙林下且十年食無兼味室無長物二子服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五十五

勤茹菲無異寒士其歿也無餘財以充殯殮費為文
平實有理致類其所著有在庵遺稿藏于家

卷之五十九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目錄

都察院七

巡撫

周忱

王暹

李質

趙文博

鄒昊

唐胄

王大用

張津

李濬

丁璿

羅亨信

盧睿

鄒來學

馬謹

獻徵錄

卷之六十目錄

一

孫曰良

芮釗

宋傑

汪浩

彭誼

畢亨

雷復

楊璿

夏塤

李浩

婁良

孫洪

盛順

魯能

馬馴

唐瑜

唐珣

劉潺

謝士元

馮俊

孫仁
張詒

王壽

目錄

卷之六十

二

孫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

都察院七

巡撫

資政大夫工部尚書諡文襄周公忱傳

彭韶

公諱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永樂甲申進士時選庶吉士二十八人應二十八宿入翰林讀書公亦乞與加二十九人授刑部主事預修五經大全諸書陞員外郎北京新建太倉命公督運南北畿郡之賦洪熙時遷越府長史宣德五年擢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

獻徵錄

卷之六十

史山錄

隸初蘇州府稅糧貢欠六七年約七百九十餘萬石常松亦然公至詢問父老皆云蘇松舊俗大戶不出加耗致小戶連累公乃使大小戶一例加耗官降斛斗久失糧長往往私造太及小由公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印給與糧長收衆於是出入均平始糧長每區設正副三名每歲七月赴南京戶部關領勘合及糧完又皆親齎奏繳往往動經半年率多科斂盤費公每區留正副二名輪流赴京領回勘合糧完送赴有司差人類繳甚爲省便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宜德間詔官田一斗

至二十以上者減十分之二三十以上減十分之三
戶部移文止減抄沒官田古額不准減除公又同知
府况鍾奏言洪武永樂間抄沒官田人力猶可以勝
其所不勝者正在古額官田乃減八十餘萬石舊例
不許圖局收糧糧長家自徵收公曰此負欠之由也
遂令各縣於水次置圍編圖或四五區或六七區總
聚一處推行止糧長一人總之名曰總收所收者有
六七萬石或十數萬石定與加耗總徵平米上圍每
圍設糧頭圍戶各一名管收千石或六百石置立撥
運文簿支撥起運加耗者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
釐額錄 卷之六十 吳山館

斗候起運時酌量支撥如京通等倉以次定支石數
不等置立綱運文簿聽其擇淺等項費用填註回銷
若支撥羨餘存積在倉號曰餘米次年餘多則令加
六徵收又次年益多止令加五除依前撥運外有附
餘乃令各縣造倉一所名曰濟農將趨年撥運剩米
運入以備賑濟或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者賑
給借納秋成抵斗還官修築圩岸開挑河道人夫關
納口糧秋成不還其賑卹農民每歲插蒔之際於中
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或三石
一齊給之秋成隨糧還官若遇凶歲則再賑之奸頑

不違者有司記名不復給借往特裏河運糧軍民相
半軍則官爲打造淺船分長短中三運長運於淮安
常盈倉中運於徐州廣運倉短運於臨清廣積倉支
米一尖一平下船民則自行雇船裝運正糧一石該
平米二石又船錢一石經年往返多失晨月公乃與
平江伯陳瑄議奏軍民令於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
船交兌令衛所出給通關付還銷繳在淮安正糧一
石兌與平米一石五斗瓜州兌與平米一石五斗五
升各處并南京衛所運糧官軍未曾過江者聽於蘇
松常鎮等府縣交兌加與過江船錢米二斗豐年米
廉價錄 卷之六十 三

賤兌與加七五升凶年米貴兌與加六五升觀墊蘆
席折米五合方兌船在江或遭風患公又令州縣支
糧餘米益倉二十餘版於瓜州江畔遇到船糧搬入
收貯聽候交兌畢日量支餘米雇入看守民間馬草
每年運赴南京上納若北京每包草一千束該用五
百料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十壞六七所費
不貲公奏於通州草場設立官庫每束折收白銀三
分一千束止用三十兩若南京則輕齎赴彼買納人
皆稱便又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領票於南京戶部
開支當米賤時一兩可買粟米七八石公因會議奏

折收金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四石解運京庫交收折支京官俸糧其嘉定崑山等處折納官布每疋准正糧一石舊例驗收三斤糧解領布到官率因紗纈十退八九公知之奏稱布疋斤重紗纈其價反賤紗細布輕其價乃高乞不拘斤重務在長闊如式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各處走過馬匹及鋪陳等件死損多被馬頭科逼民財買補歲無虛日公又創法每田一畝收米二升九合隨糧帶納另厥收貯遇有死損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備用馬頭科斂之患遂悉正統初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久公奉

廉徵錄

即

詔巡視乃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項聽令寬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於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八年大水為諸郡患公預奏量留官糧一二十萬石賑濟其年各處低圩岸陸俱被衝圯時水利等官先已裁革公奏取曾經任過辦事官量撥一二十員准其歷俸年

月管修田圩開塞河道畢日送回吏部未半載事完抵復舊十四年邊事緊急工部移文成造監甲腰刀

撤袋以數百萬計其盜俱要水磨明亮公取餘米依數成造且計水磨明益非遲歲月不可暫令擺錫以副急用處事周而敏多類此公在南圻凡二十二年由右侍郎轉左侍郎進戶部尚書改工部乃致仕兩遭喪皆起復視事上任既專公又盡心於職為公謙恭不立崖岸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善采衆論征輸皆有常度貢賦未嘗稽欠且有贏餘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從事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盡出於所積餘米盡民賦歲一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已而官府無復科率之

廉徵錄

五

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多所修葺濬治一切取諸餘米人爭為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年七十三諡文襄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括歸之官於是徵需難然通貢自若人益思公焉贊曰學博而遂禮和而恭茂著才猷爰作司空撫綏南服國計以豐民無移粟歲不知凶惇大成裕沛乎有容沒而尸祝人仰休風二十八宿孰能右公

周文襄公傳

周文襄公忱字忱和吉水人永樂甲申進士上方

簡意文學選曾榮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忱自列

願與三十八人之數 上覽其奏大喜曰有志之士也增公爲二十九人 宣皇帝時遷工部侍郎會蘇松列郡通賦至數十餘萬以公巡撫南直隸公至詢於民具言夙弊於是均加耗較斛量奏減糧長正副定爲領繳勘合之法民便之會 詔減官田賦戶部獨減抄沒官田不准除古額公奏減八十餘萬石先是糧長人自徵收不團局公曰此通負之繇也公令水次置囤准糧長一人總之曰總收每歲通計各戶之夏秋稅及加耗則例註由帖而戶給之戶自諸帖赴倉不經里胥國設糧頭國戶各一人主之使相

廉徵錄 卷之六十一 吳山館

覺察糧長惟職催併官爲監守立撥運支簿支撥起運加耗者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如京通等倉正米一石支三石臨淮南京等倉以次遞減置綱運簿聽註傳淺等費回銷其支撥之羨餘者曰餘米次年餘多減耗加六又次年益多加五猶有附餘令縣置一倉貯之名曰濟農以備賑或農乏食及運夫之遭風盜者則賑之故事軍民分運其長運者往返踰歲農多失業公乃議奏對船交兌又民間運馬草北京者所費不貲而草多敗爛公奏請折銀南京輕資買納省費爲倍北京公候祿米例輸南京使自來受

公曰彼能於南京開支獨不可就支三郡乎遂得減耗米六十萬北京文武俸帖於南京賣者苦大賤每銀兩可得米七八石公奏請折收金花銀每兩准米四石以給官俸正統初淮揚被災鹽課大耗奉 詔巡視奏令三郡餘米運赴各鹽場准明年秋稅聽寬戶以鹽易米官得鹽課民食米上下交便之有 詔練繪官殿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齎勅督辦時公方赴京遇諸全勅使請還治公言第行自有處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歸卽撥餘米買皮上供以新易舊誠兩便從之十四年兵部索

廉徵錄 卷之六十一 吳山館

兵仗數百萬計公出餘米造上明盔類水磨非遲數月不可公且沃錫旬日畢辦土木之變虜騎將而都城衆議欲焚通州倉以絕虜食公時議事京師請令六軍運入都城聽作月糧虜至無所掠而都城食頓以足公撫南畿凡二十二年由右侍郎九載考滿轉左進戶部尚書改工部致仕景泰二年卒於家諡文襄公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善衆論征輸皆有常度歲賦無欠且有贏餘他郡荒欠卽以餘米補之凡織造上供軍需之類及所過學校先賢祠墓橋梁河渠多所興治皆資餘米民不知役雖中官王振

亦極重之進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所欲蓋民賦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官府無復科索之擾莫不樂業人爭立生祠祀之諸所建明皆爲永例繼公者數欲更之而不能也後戶部言餘米失稽考遣使盡括歸官由是徵需雜出連負如故人益思公初公至蘇松所屬大饑米價翔貴公遣人四出察米價高下江浙湖廣方大熟乃令人橐金至其地故抑其直而勿糴且給言吳中米價高甚由是江浙湖廣大賈皆販米趨吳中數百艘一時俱集公知四方米已至下令發官廩米盡出之以貸民城中米價驟減而四獻徵錄 卷之六十 吳山館

頤之其最善者在不執已見務集衆思故所建立皆審計利害可施之永久而又身受知眷遇三楊當國夏忠靖在戶部故得久於其任言無不從以展布所蘊云
文襄公爲侍郎巡撫十九年爲尚書巡撫又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 朝廷不知有缺乏或問其故曰當時濟農倉米常數十萬一遇水旱便奏聞免糧奏上無不准所免之數卽以濟農倉補完所以民不知凶荒 朝廷不知有缺乏也問當何處得此米曰此有二項一奏改南京公侯祿米於各府支關松江省下獻徵錄 卷之六十 吳山館
運耗十五萬石其一邊 朝命勸借得米六萬石催糧里甲運入濟農倉賑濟補災之外歲有寬餘此米之所以多也又曰每歲臘月徵糧畢新正十五後便有一言來放糧曰此是百姓納與 朝廷餘贍數今還與百姓食用糧 朝廷田秋間又納朝廷稅也卽放米每戶率二石不曾有一石時雖云抵斗還官其實多不取先祖言吾家嘗一次領黃豆六石後升合不曾追也予幼時聞此亦不知其曲折如何後閱公年譜及胡祭酒儼濟農倉記始得其詳故時公侯祿米皆請於南京各府運米南京者每石加六平公請

今其人赴各府就支石與船買米一斗計所餘石
五斗總得米十五萬石又遵朝廷勸分之令於秋
糧帶徵得米六萬石歲積米共二十一萬石賑濟補
災及糧運虧損悉於此出乃知所謂百姓不知有凶
荒朝廷不知有缺乏者誠不知也今文武祿米折
徵銀解京已非舊法以石六斗之米而易銀七錢所
餘似亦不少況勸借六萬之數每歲帶徵未嘗少減
於昔則名雖沒而實猶存也又况得業蕩米歲有增
加由六十文鈔而為米三升由三升而為五升二合
有六勺至六升召佃官租二斗者為二斗九升三斗
蘇徵錄卷之六十
十
者為三斗九升矣則歲入所增又不知當幾何也而
問之與守率皆茫然不知有知而不言有能稽見此
數歲積於倉則近時君子所以勞心焦思朝慮夕盡
使人承奉不暇而實無分寸於民者可一洗而空之
嗚呼吾安得親見斯人哉
顧東江雜記
濟農倉積米之多近日士大夫皆不信予以所記二
事明之成化戊戌歲諸版皆滿餘米無可着處以七
萬石寄積於水次西倉先君可閒公以老人選差監
守自戊戌至丁未凡十年始得放閒蓋所積既多挨
陳放支次第不及故也此事予所目見嘉靖甲申操

江伍於月都憲巡歷至松感舊賦詩有米粟陳陳歲
四億之句予見而問之曰詩奉成數其實三十七萬
幾千石蓋公嘗以常州推府承檄盤倉見此聞今空
乏故作此詩也予所見今四十有七年日月頗遠伍
公盤糧在弘治壬戌方二十二年爾此言如質之伍
公亦弗信也
顧東江雜記

蘇徵錄

卷之六十

十

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暹傳

實錄

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暹字景陽浙江山陰人永樂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歷河南山東陝西三按察司副使進右布政使丁母憂奪情復職正德己巳虜犯京師召至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地方久之巡撫河南湖廣及修築河灣轉左副都御史撫安流民陞右都御史考察河南湖廣官吏時兵荒之餘民無以爲生暹所至輒疏其驚疑艱苦之狀乞罷年例買辦及減租稅民頗賴焉後以精力衰憊乞罷歸吏科劾其委靡不振清譽無狀徵尋

卷之六十

十一

聞詔令致仕天順八年八月卒年七十計開賜祭葬如例暹爲人平易寡欲不事表暴居官孜孜盡心所事所至雖無赫赫名然不失爲君子子綏以蔭爲國子生今官楚府長史

資德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公暹墓表

姚夢

上嗣服之初軫念老臣致仕家食者詔特進階一級於是資德大夫都察院致仕右都御史山陰王公獲進一品階居無何以疾卒正寢事聞上憫悼特遣官諭祭公諱暹字景陽別號慎菴宋魏國文正公十

三世孫其居山陰自貞齋扈思陵南渡始曾祖均

元紹興路令史祖大本考振宗並贈正奉大夫正治鄉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祖妣胡氏妣倪氏俱夫人皆以公貴故公自幼穎敏讀書一目數行俱下由邑庠領永樂甲午鄉薦登戊戌進士第爲翰林庶吉士進元夕詩獲寶楮之賜授刑部主事卓有能譽陞員外郎兩受勅誥之封並及其親用大臣薦擢河南按察司副使丁父憂服闋調山東隨調陝西專督糧儲有勞陞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綜理繁劇庶務克熙奉勅勸濟得米一百五十餘萬石歲用不歉立范文獻公祠於延安民禱雨輒應咸感公欲立碑紀其德公禁止之丁母憂去任吏民請留上遣官邀諸途奪情復任九載秩滿應遷進朝論難其代俾守原職以慰陝民賜誥命加贈三代同其官正統乙巳胡馬飲蘆溝京師戒嚴上收用老成人以護根本驛召公還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守正陽門嚴飭備禦虜不敢近時遠邇軍民驚散聚城下嗷嗷待斃公啓西直門悉放入賴以存活者萬計尋勅公安撫順天等府及鎮守天壽山陵築立城堡統軍剿賊遂奏罷被賊郡縣歲課物料民安之勅公巡撫河南湖廣兼修

卷之六十

十一

長山縣

葉沙濟悉聽便宜行事保定張普山以妖言煽衆於陳州公發兵擒普山誅之事遂定秦修河用工次第宜自黑洋山抵蕭縣每十里置鋪專人提督修治仍乞減免濟南兗州科差以甦民困未幾陞右副都御史公奏開封等府水災其遠年糧草乞量派別州縣運納又奏順天山西山東等處復業流民宜令有司撫卹寬免糧差又奉勅考察河南湖廣鳳陽官員去留唯允又奉勅賑濟河南徐州饑民因奏開封等府州縣災傷五十一處乞蠲該年夏稅之半凡所奏上皆從之公慮黃河水勢漸及汴城築堤四十餘里

獻徵錄

卷之六十

十四

夏山館

右都御史合陽李公實傳 何 憐
公名實字孟誠姓李氏別號虛菴先世居江西武陵高祖印十郎元時以儒起家官潼川路同知曾祖父政始來居合州樂善坊因占籍焉祖永恭父祥皆以公貴贈封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祖母史氏母柯氏俱贈封夫人初柯夫人夢巨蛇繞身既而誕公適五月二十日俗以是日爲龍會因以命公小字公狀貌豐偉骨次高明弱冠時曾商遊江南歸途舟敗幾危遂奮業儒術爲郡庠弟子員穎敏之資博洽之學瓌奇之文爲一時流輩所推正統辛酉以詩經領

獻徵錄

卷之六十

十五

夏山館

四川省鄉薦明年壬戌第進士乙丑春權禮科給事中屢上章疏咸切時弊已巳秋 英宗皇帝北狩留虜庭景泰庚午公被 命歷淮揚諸郡招募義兵二萬餘赴都下策應時有豪猾乘機倡亂爲河道害者公嚴禁以法遂帖然五月進本科都給事中章月數上受公者戒以宜少慎然恐賈禍公曰吾所任言官也食祿而曠職恥莫大焉何敢爲身謀也聞者愧服六月无刺脫脫卜花王太師也先人來議和詔命在京堂上官有如富弼文天祥者往使莫有應者公曰國家養士正備緩急之用况主辱臣死義也其可避

難毅然請行 上悅陞公禮部右侍郎克瓦剌正使
大理寺少卿羅綺副之公具奏八事皆與虜所當議
者 上覽之曰事難預度卿至彼隨機應變處之七
月一日陛辭面受詔勅賜白金文綺及一品服從一
十六人經榆河驛居庸關懷來衛六日過狼山次土
木蓋我師失利處再進歷赤城檀帽山獨石開平沙
城小黃河九十九海子屢逢虜騎衝斥公語以我天
朝使者毋得妄動虜下馬羅拜因爲前導十一日抵
也先營相見以賓主禮責以大義氣壯詞直虜酋悅
服具乳酪禮甚恭許奉鑒與南還次日朝見 英宗
獻徵錄 卷之六十 十六 曼山館
行在所面定回鑒之計領書辭歸奉撫奉勅再使
往還備嘗艱險 英宗還都朝廷嘉公勞績進資善
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湖廣賜詔以公所居官
贈封三代苗寇爲患以兵勦之岷王謀爲不軌擒送
京師除兇暴安善良恩威並行政化大治五年甲戌
詔還掌院事風裁凜然六年乙亥春母柯夫人歿守
制 英宗復辟有忌公者讒之免官家居天順癸未
鄉人有訟公於朝者逮繫錦衣衛獄時衛使門達擅
權作威福忌公威名且入千戶侯爵之譖將不利
於公一日 英宗坐便殿召達令問公有何言達覆

奏以公云其所言者非臣下所得聞必面陳乃可
英宗俛首泣下因不豫而入達退而懼不敢加害後
數日 英宗登遐 憲宗嗣統廉知公無恙給還所
沒家貲令冠帶間住甫抵家而父歿將葬陰雨連旬
公燃禱至葬日開霽既葬復如初人以爲忠孝所感
成化八年壬辰驛詔起闕沮於言者復職致仕優游
田里幾三十年以山水文籍自娛二十一年乙巳八
月二十七日卒距生永樂癸巳得年七十有三計開
遣官造墳布政司諭祭 恩禮備至云
贊曰士生兩間能建立事功者一日識見二曰才能
獻徵錄 卷之六十 十七 曼山館
三日氣節非識見無以燭大機非才能無以當大任
非氣節無以處大變公也兼而有之所以爲賢諫官
爲良使臣爲明執法隨用而效聲績炳然或以其使
北一事方之富鄭公予以爲鄭公當兩國和平之時
而公適逢天地反覆之際時勢難易必有能辯之者
嗚呼若公者其亦豪傑之士乎哉

都御史趙公文博行狀

王雲鳳

都御史趙公山西代州人諱文博字子約景泰甲戌
進士除監察御史謫陝西淳化令遷守衛輝調鞏昌
陝西布政司右叅政山東右布政左布政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祖諱思明父諱忠河南桐鄉令俱贈右
副都御史祖妣妣俱贈淑人公為御史按河南南畿
有聲景泰丙子偕同列糾奏忠國公石亨罪英廟
親訊於別殿下錦衣獄值雷雨之變始得釋謫官以
去後亨事敗上悟糾奏者非妄詔吏部簡拔公遂
守衛輝時境內久旱公禱於神而得雨新孔子廟及
獻徵錄卷之六十一
諸生館舍民莫知費所出地瀕河舊有舟六特供藩
臬意所遣公疏罷之藩臬有欲中以禍者公又疏聞
朝廷遣官覈之直公改臨洮臨洮雜戎號難治公治
之如衛輝以薦改鞏昌務殷逋稅積多公至期月而
治如在臨洮時為叅政西戎為寇奉檄督軍竟以捷
報為都御史巡撫河南歲凶民艱食公賑貸有方民
忘其饑陝西流民率聞風來歸公瘁躬竭思以居以
哺民忘其流千戶席英與其黨為盜京城懼事覺乃
書甲以行都人莫敢攫肆掠於所過地武臣以詔捉
兵數千躡其後南走千餘里亦莫敢迫至河公以計

擒之械送京師伏誅有文綺之賜成化丁未罷歸遂
不復起家居十一年弘治丁巳卒年七十有三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七

史山館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鄒公吳墓志銘

康海

公諱吳字木大其行之後也蓋有仕宋者隨高宗南渡居句容鄉曾祖保洪武二十三年解馬長於寧夏不仕從馬姓娶鈕氏生公祖豫娶周氏生公父俊俊先娶劉氏生二子矣劉氏卒俊鰥居不娶有相士謂曰君之相晚當生貴子於是鄉人力勸俊娶乃繼娶楊氏生公公幼與羣兒戲端坐高踞指示方略觀勝負以爲樂長者異之十六喪父家道沒衰公儲書供母見千戶者優禮秀才奮然曰獻徵錄卷之六十一
秀才亦人爾我奚弗若彼哉於是從周生折節讀書顧家貧夜無燈油乃就廟中燈讀之周生言於巡撫賈公嘉其志給燈油紙筆俊選爲衛學生陳公福慶奇之以女妻公弘治乙卯中鄉試高等已未進士拜行人鈞陽公時在兵部與之語器之因數訪邊事或奏行之三年授江西道監察御史巡按山西楊清激濁風裁凜然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尋謫真定推官值賊官盜掠行旅人莫敢櫻公曰彼恃騎射爾吾民亦能騎射顧吾無以教彼烏敢當吾衆於是懸金示賞不數月邏卒皆稱善射諸賊官多被捕獲乃不敢爲

盜俄傳謫公開州判官百姓詣闕上書留公皇帝允之乃免未幾復遷四川按察司僉事時蜀盜蓋鄆方劇合四省兵馬勦之無効公之至笑曰將不知兵奈何可勝於是擇精兵千人教之分爲四隊各立長統之賊來逼城公夜出精騎百人舉砲擊營賊內潰我兵奮擊斬首四千餘級益用兵以來所絕無者軍中皆喜公曰戰雖少勝賊心未寒胡足爲喜遂乘勝過發遇賊大營賊列陣於左伏兵於右公以正兵攻左親率精兵千騎擣伏兵驚潰自相蹂踐賊擊死者不可勝計乃舉火焚柵明日追賊百餘里斬其首賊方四降者萬人餘黨咸遁公下令曰此後擅殺人者抵命於是驅掠從賊者人人皆望生全矣總制洪鍾巡撫林俊會舉陞川東道兵備副使及得麥子山之捷賊避居川北有兵備副使張思齊與巡撫高世廖麻子欲就招安求臨江市住劄必徙臨江市民彼方肯降公曰臨江市蜀襟喉之地上述重叙下連湖襄其地饒腴其民富庶徙民養寇咎將誰歸公立賞飭兵獨務行勦賊因不敢掠川東而伏漢州平壩未幾又集衆至二十萬竟反前約官軍戰皆敗績於是賊謀先破中江移兵成都高公懼亟調公往公

率精兵五千騎日夜追賊賊聞公至遂解中江之危而成都無事矣尋朝廷改命彭公澤總制公與彭公合兵擊賊大破賊營斬其賊首廖麻子餘黨復立喻老人遁入東鄉山中會科道交章劾高公薦公以代遂巡撫四川公與彭公議曰東鄉山大不便騎射某請添步兵二萬人深入九真壩割營四面分布守隘賊不能出亦不得擄寇窮而後招降彼必自縛其魁至矣公至九真賊果縛喻老人等四十餘人赴軍門給票以投降者令自歸鄉里蜀盜遂平彭公曰使早用馬公蜀平久矣北凱旋有駱松祥與遂寧渠縣獻徵錄卷之六十 三十一 蜀山館之寇未息各稱萬人皆觀望喻老人爲進止至內江遣火牌入賊營諭利害除松祥等十數人外餘皆聽撫松祥既擒與遂寧渠縣諸賊相繼捕獲伏誅奏上升公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仍賞松祥子慶兒三保爲奴乙亥冬虜亦不刺由西海至松潘張刺蜀民震恐公與總兵官張傑謀招大信小信土番令爲鄉導大軍夜抵虜營虜驚潰遁去獲馬三十餘匹及衣物十事捷上加公俸一級茂州番攻城謂城故乏水公指泉穴得泉揚以示番番人解去歲丙子高拱筠連襲人普法惡鼓惑諸夷僭號據險肆行攻劫

公率兵搗其巢穴降者萬計惟青山寨不下公曰青山寨高而無泉我絕其水口不數日賊當困渴以死何復庸戰遣指揮何定據水口賊志果窘公曰賊今夜當遁可擊南方一而待之於是遣人諭寨夷曰今襲人子殺爾寨首級換水喫數日不下無噍類矣寨相向大哭中夜果下寨走生擒萬餘人渠首悉獲捷上聖公有都御史蔭子夢鶴錦衣衛百戶時方以副都考滿公與其配及父祖已受三品誥命而蔭子夢陽入監公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累疏乞休不允歲已卯太監劉允奉勅取活佛案下三司措置銀百萬兩巡按御史唯唯而已公但厚與允往來累月略不及銀兩事允差人來議銀兩公曰此中絕有利害太監厚我我不忍置太監於水火之中而不謀也人還告允允異日見公曰公有愛允之言願有以教允也公屏去左右與允曰此行果公所願乎曰未也至彼果保其中途無虞乎曰未也今日百萬銀兩果公自得不以分近幸乎曰未也公今費百萬求佛不成朝廷究極所費能立舉百萬還官乎況此行活佛必不可致後患必不可免何以爲他人憐克濟災之民張大虛聲以買實禍切爲公不取也允流涕願

謝明日案下收百萬爲十萬三司驚喜不知事自何
出公卒不言所以第允者於人後巡按論允安靜
先帝賜勅獎勵允愈益願爲好人地方不擾公之力
也後以微事下詔獄今上卽位特復其官公懇求
致仕旣得論旨遂定居長安因自號曰東溪居士明
年癸八百墓寧夏以宅與兩兄又買田以益之凡送
終之具咸與處之戊子以復姓上請得允休沐田里
不求限達公卿論薦累歲不乏朝廷將用公而公
不起矣時嘉靖甲午四月也由生成化乙酉十一月
享年七十

狀徵錄

卷之六十

王

史山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西

洲唐公曾神道碑

山東

王弘誨

百子時見父老談西洲唐公立朝節槩私心嚮往
之北長入仕中朝與修國史因讀公先後建白諸疏
乃擊節歎曰嗟夫若西洲公者豈不毅然大丈夫哉
嘗觀經紳士夫平居矢口言天下事卽引裾折檻見
若無難爲者至當國家利害事變之衝輒相率鼠首
兩端甚則卷舌固位嗟乎此其人視公何如哉公以
嘉靖戊戌夏議獻皇帝明堂饗禮忤旨詔獄廷
杖爲民而歸是冬復冠帶踰年而卒隆慶初奉詔

狀徵錄

卷之六十

王

史山

卹錄乃晉公官都察院右都御史賜祭葬如例公諱
胄字平侯姓唐氏西洲別號也先氏桂林之興安人
宋淳祐間始祖震刺瓊州卒於瓊子叔建隆瓊山縣
尉遂卜城東番蛋里衣冠生次道廸功郎瓊州
戶錄次道生間瓊州縣丞授間生祖壽祖壽生遜本
州學訓導生乾昇太學生乾昇生正處士太學生處
士則公之祖父父也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戶部左侍郎王母吳母陳皆贈淑人公
生而敏穎於書無所不讀弘治戊午舉於鄉壬戌成
進士舉皆以禮記魁其經授戶部山西司主事丁外

艱服闋值逆瑾擅權公謝病不出瑾誅起公復

老乞終養益肆力於學葢家食者幾二十年

前

帝入嗣大統始召召爲戶部河南司主事時蘇杭

造通遣中貴人往大爲民害公上疏諫止詞甚剴切

已又疏請出內象又疏爲宋死節諸臣請諡立祠其

所論列皆有開政體時論遭之癸未春考會試所得

多名士世本司員外郎尋擢廣西提學僉事公提學

以身範士督師生習冠射諸禮卽僻邑遐陬巡歷皆

遍丙戌陞雲南按察司副使備兵金騰飭號令治軍

旅境內肅然土酋莽信橫霄莫敢誰何公遣壯士計

獻徵錄

卷之六十

三六

史山館

會之逮其黨八人俱論死保山令趙九阜與其子明

引逆賊劉七餘孽承檄漁民民苦郡吏弗能制公械

繫之九阜坐盜邊錢糧例斬其首以殉明坐抵命宣

慰木邦孟養爭地構兵連歲鎮巡議典四省師往討

之公曰毋煩師是可戰而下乃覈木邦先世與地

所由論以國恩木邦感激獻地兵遂寢丁亥改本司

提學副使其所造士一如西粵時會有苛劄之變總

制提兵來者柄臣私人也囑公以故人子不聽時三

司憚其威議迎叅皆跪公獨不從疏乞致仕不允陞

司憚其威議迎叅皆跪公獨不從疏乞致仕不允陞

入受說至見京貴一無所遺上疏請崇聖德

上

納焉聖本司右布政使壬午入覲陞廣西左其年至

廣西時桂林盜發喜樞富家塚王府諸巨姓惴惴曰

公司提學魁七人誅之古田鳳皇寨羣賊尤大肆

掠將調土漢兵征之無功公屬其令劉朝輔曰往諭

吾意大兵不可再于如急來吾能生之朝輔如命往

賊曰是布政果前提學耶卽解甲與朝輔偕至受質

而還輯其衆境內大安蓋公往提學時嘗諭諸徭送

子入學授書遺風猶有存者先是各鎮守將月領銀

賞從名鹽魚銀軍器局月支糧給軍名軍匠口糧公

獻徵錄

卷之六十

三七

按掌故謂洞首能戢諸徭無掠乃賞今各處警報何

賞爲祇官吏冒耳軍器局造以年今年造未已而

支糧至十二年何也悉禁絕之靖江王府宗人受封

輒請補祿自登名王牒日始公曰祿與爵偕應始自

拜封從前誤也且以靖江一府月補祿米八千石今

天下諸藩費當何如者遂疏其弊於朝宗室羣齟齬

之公吃不動尋得 旨俞允通行各藩著爲令蓋公

在西粵功績殊尤類此他如疏請不隨王府慶賀不

行王府扣頭朝禮及戢客兵不敢爲暴人聞之皆吐

舌公已陞右副御史提督南贛汀漳公以開府四

省重鎮而贛城卑小何以示威乃增築樓櫓堆棗
諸都會按兩廣軍興條例著賞格置湖西道徽守巡
分駐臨江吉安令緩急可倚官軍遠邇帖然僅半載
改山東巡撫再乞致仕不允時值旱公焚香祝天行
藩司分禱獄實諸神連日大雨郡邑多蝗公撰祭文
命長吏做周禮春秋穰祭是歲無蝗子生盡為蝦蟆
蟻子食有蝗飛自邳淮來過沂州不下歲則大熟是
時公方羣黃河故道以疏三郡水災覈通省荒田給
民牛種墾之為世世永利未就而陞南京戶部右侍
郎丙申春改戶部右侍郎追秋轉左會安南弗靖

獻徵錄

卷之六十

三十八

廷議興師往問罪公曰交南道路險絕出師必無成
功且得其地不可郡縣永樂中事是也因疏力言其
不可者七事武臣郭助恬寵請其祖配享功臣廟公
復疏請止上皆虛已可其奏嗟夫公於君臣之際
亦已遇矣乃明堂之議聖心有獨契古禮者在廷
諸臣未必能知公亦坐此不合然肅皇帝之明與
公之忠皆可以流光千古若公者可謂終不遇乎哉

都御史王公夫用傳

徐觀瀾

王人用字時行正德戊辰進士其先揚之真州人高
祖某國初以尺籍隸興化衛始為興化人初授工部
都水司主事督治漕舟兼理臨清閘座會巨寇劉六
等煽聚破濟寧直薄清源大用選勁兵募死士與兵
備出郭而陣且分道迎擊賊至不利輒引去後擢廣
東僉事兵備清遠會樂昌高快馬偽稱天王流劫湖
南彬永等州上命合兵討之大用帥所部將以深
入疾戰獲功一千四百有奇加俸一級又清遠獠盜
張甚復帥所部將渡潯江拔旗坑癩利諸寨身得賊

獻徵錄

卷之六十

三十九

酋梁永寬一人所部將斬首千有餘級又移池水攻
黃藤峽黃華洞後山十八山諸巢身得賊酋唐鎮山
偽都督楊旺二人所部將斬首二千有餘級復加俸
一級陞本司副使仍兵備世宗登極以征黎蠻夷
獠功最寵賜金綺已而累陞廣西左布政入為順天
府尹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兵部以大
用習塞上事疏請改巡撫大同大用至破巨盜劉善
果追得傳自京師迺條備邊四事而議大同三邊一
節更略曰臣待罪行間得風覽諸鎮他鎮
邊垣一帶離鎮不遠於候望易惟大同有大邊二邊

三邊大邊離鎮二百餘里二邊一百三十里三邊
十里道里遼曠亭郭睥睨不相屬卒有緩急胡以
助而游徼偵卒恐遠規爲虜所獲輒伏匿近地以故
牒報不符情實而偶爲虜生致者又盡以我軍虛實
告之且士卒月廩必具轉車人徒齎至二邊仍多遣
將校分部護之率鍾致一石而爲區脫鹵獲不與合
移入二邊并力爲便頃之爲給事中秦鰲所論改整
州兵備巡撫順天等郡後綰院都御史缺廷論
其大用名上而御史張祿先時按大同與大用持鈞
禮不相下秦鰲之論實張祿之也既綰院命下張私

獻徵錄

卷之六十

三十

念前過乃撫虛事詆之會朵顏三衛擁達虜千餘詐
稱入貢詔大用督叅將周際蕭陞請開閱實還報大
用乃軍騎入城調兵扼險令二將伏所部爲左右翼
運騎之虜謀泄宵遁後復論其酋長幹維者令獻黑
谷關地至太平寨延袤五百餘里可繕爲邊垣以省
關管大半計議已定而幹維且得專約已與飲盟去
張御史劾大用生事構怨坐免久之上復用廷臣
推轂起家巡撫四川大用在蜀獲白兔不表聞而地
震水旱動請修省蠲租不置時天子方齎祀太乙
羣臣爭上符瑞見大用疏心殊厭之已而擢南京州

部右侍郎會白草晉爵義攻破平番堡兵科給事中
扈永通罪以失事革職遂坐還籍候勘大用歸以
中產業不給而真州乃先人世縣也遂老焉年七十
五卒於真通命返葬其後子邦圻世稱爲王生者具
先後勛伐疏請葬祭贈廕王生之入請也太宰李默
管遺書趣之行王生至而李爲趙文華誣繫時分宜
相嵩兒世蕃私竊主恩諸先臣子姓以恩澤請者
非入千金世蕃屏不奏而王生家無一錢留徒以蒲
伏候謁游其父子間世蕃憫惻而予之也後王生久
寢謁舍適從里中士大夫旬貸得百金以餽之世

獻徵錄

卷之六十

三十

嘗訝曰而父苦節若安得有贏金平庵不向王生歸
至舍中咄咄治歸計忽一夕世蕃召之至便室與之
飲王生素嗜酒敢狂言已而悉如所請疏下聞者傳
爲怪事後知爲相嵩於西直嘗召其子語之曰王時
行一世偉人且數著戰功家甚窶爾無以恒調困其

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津傳

國史實錄

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津字廣漢廣東傳羅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建陽縣知縣築城防盜建未嘉蔡元定諸賢祠置祭田俾其後領之弘治乙卯以憂去免喪補大城邑庚申徵拜監察御史疏議爭慎令等四事正德戊辰擢泉州府知府以忤中使去官已起知寧波有惠政士民多愛慕之王中遷山東左叅政尋超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專理操江乙亥轉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疏請建儲并言江南水旱宜停止織造俱不報以征湖州孝豐賊遷戶部右侍郎兼憲職巡撫如故再疏乞休未允以正德十三年五月卒於官計開賜祭葬以津歷官清慎且有平賊功特贈南京戶部尚書津練達吏事而自守頗正故所至有聲稱云

徵錄

卷之六十

三十一

副都御史李公濟墓志銘

王偉

天生一代聖明之君創業繼統必有忠良之臣以襄左右扶顛持危不偶然也曩者宣宗皇帝卽位改元之初會樂安州漢庶謀叛劫衆從已而行在四川道監察御史李公州人也以外艱家居語族人曰吾先世皆以忠孝爲立身傳後之範今吾必不爲叛逆所辱汝等善自裁吾計決矣乃晨夜馳京告變朝廷仗大義以討平之改樂安爲武定州嘉公之忠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階中順大夫復賜以襲衣綵段實宣德丙午也又二年公膺誥命曰爾中順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溶擢任風紀清慎廉介當叛逆圖危之初乃心國家首發其謀嘉爾忠誠擢貳憲長授任以朱益圖克稱茲特錫之誥命以爲爾榮又八年足爲正統元年今上皇帝嗣承大統簡任賢能勵精圖治時公丁內艱還適遼東守臣懈於邊備虜數寇盜上命在廷大臣舉素有才者一人往撫綏之僉以公爲宜上遂召公往涖其事公至集諸將士宣布朝廷恩威諭以禦戎之道莫重於守於是高城深池謹烽堠鳴刁斗陳精銳士馬分布要害暇則躬親督視屯田區畫措置由是邊儲充實甲兵堅利

徵錄

卷之六十

三十一

白瀚海以東悉平以寧 上聞而嘉之進公左副都御史階嘉議大夫仍勅公凡事所當行者並以便宜施行公在邊凡八年以日疾乞休致還未幾卒於家計聞 上哀悼之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公諱濬字伯淵白居庠序時已爲輩流推服及升成均擢侍御史然有聲已而遭際 聖明致位都憲小心愼密至誠無僞其在朝則比之石慶在邊則比之趙翁孫可謂明良相逢風雲慶會誠不偶也哉

狀徵錄

卷之六十

三十一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丁公璿傳 陳鎬

丁璿字仲衡上元縣崇禮鄉人祖父世爲農璿生周歲失母十三喪父鞠於祖母馮自少卽知樹立言語動止儼如成人每泣語人曰我幼不能養親長猶可以顯親因入應天府庠補弟子員年二十二以明經領鄉薦登進士第改翰林院庶吉士尋授工部主事滿成虛龍久之用知者薦授山東道御史巡徐州使雲南所至歷著聲績宣德乙卯賊首張晉祥作耗璿設策捕獲之正統戊午盜起衛輝劫掠居民璿復承命往捕縛其渠魁餘盡釋令復業一境以安 英宗嘉其能陞右僉都御史勅同豐城侯大同宣府督運糧儲時麓川蠻叛官民戰失利召璿馳驛往視之至則會太傅黔國公議用兵便宜丁餘事以聞仍勅巡撫雲南兼督饋餉尋以征陸川功陞右副都御史兼巡貴州正統戊辰年六十七乞致仕得肯未行以疾卒 卹典有如璿爲人寬厚簡重自幼嗜學篤於踐履及入官公餘猶手不釋卷取歷代名臣行實手錄之以備觀省所著詩文奏疏甚多皆不留稿謫潞河十餘年絕意外慕御史張政過其居適遷者來報聞公失疑今獲盜者需公認璿曰吾家未嘗失竊辭不往

政問故璿曰時禁盜者死寧忘吾義不忍其死也璿
歎曰公仁人也因薦起爲御史巡陝西時有行人被
酒入察院侮罵臬司皆不平請劾奏之璿曰是醉耳
不足較也明日行人果請謝君子謂璿德量弘雅不
愧古人云

藏書錄

卷之六十

三十六

御史院左副都御史羅公亨信傳 黃佐

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自幼穎敏好學永樂甲申進
士授工科給事中往浙江視水災奏蠲嘉興海鹽崇
德三縣稅糧凡五十餘萬石司吏科尋陞右給事中
適註誤連坐謫交趾胥吏九載洪熙改元用太子洗
馬張瑄薦起爲監察御史嘗往通州察倉庫之弊誅
民之尤無良者數人道路肅然巡按真定等府清軍
山西所至有聲宣德中受勅治鈔法京師商賈漸見
通用有言亨信堪任方面者詔食按察司僉事俸仍
治鈔法宣德乙卯陞右僉都御史命往平涼等處練
兵備邊 上念邊境苦寒璽書慰諭且賜以幣正統
丙辰與都督趙安率洮岷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
督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進提不行亨信至其營斥
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爲且
汝特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若死敵貴等色變以還錫
不繼爲解卽上章劾貴等老師玩寇敬怯懦不忠侵
剋軍餉 上命兵部尚書王驥往詢皆如言置貴於
法斬敬以徇自是將士股栗用命兵出輒獲迤西以
寧奏捷陞俸一級賚白金及文綺先是聞父喪請歸
守制 上以邊務方殷奪情視事至是始命馳驛歸

罪往返皆賜諸幣千緡奉勅巡撫大同宣府
種人將軍的利除害爲久安計每歲初秋
事條奏汰冗官省虛費積儲禁私役請修各
城以絕虛覬伺又言虜酋也先專侯孛端圖爲入寇
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
者寢不行亡何有土木之難人以爲知微云時參將
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取一爲兵又有
勅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言北虜方驕
邊民疲甚加以邊地瘠薄若如言是絕其衣食而逼
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
獻徵錄 卷之六十 五
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從之戊辰冬進右副都御史
已巳秋轉左副都御史賚文綺白金有加會也先入
寇所至州縣文武官皆遁英廟方北狩人心洶洶
亨信時在宣府孤城危甚當國者建議趣召宣府總
戎官率兵入衛京師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爭就道
亨信乃毅然仗劔坐當門拒之且下令曰敢有出城
者手斬之衆遂定城中老稚歡呼曰吾屬生矣因設
策捍禦虜不敢南人莫不多其功歲庚午以年踰七
十上章致仕會報宦官喜寧偕虜詣城下議和甯
驍將楊俊伏兵擒之虜患乃息上賜璽書有爲

除患之褒復賜白金文綺不侔所請是秋回京陛見
辭益力因免冠叩首上見其着兜鍪處顛髮皆盡
乃許焉致仕八年卒年八十有一論曰土木之變社
稷貼危宣府鎮節一移犬羊必乘間深入天下未可
知也世烈亨信有安社稷功而忌者僅循常例有遺
職盡職之謂功亨信亦惟盡其爲臣者爾而奚靳于
報也哉

獻徵錄

卷之六十

五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盧公

彭時

彭時

公諱睿字仲思一字養政姓盧氏系出東漢尚書中郎將植植之後有諱實者宋治平間宦游於吳因徙娶之東陽居焉祖怡仲號松齋先生考原定贈文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加贈中議大夫贊治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妣賈氏累贈恭人公甫齒而孤賴母賈鞠以成童邑大夫奇之舉充邑庠弟子員應門之暇輒親師友講學學遂有成永樂丁酉領浙江鄉薦辛丑登進士第宣德丙午拜廣東道監察御史丁內艱起復改山西道公爲御史廉正明決不爲利害所惑有土豪被逮法當死主寃某公徇私傳生議公執不可乃改讞釋之已而事敗釋者以鬻獄謫戍公之名自是顯民有犯法全家徙戍遼其徙也有逸去者後得而繫之繫久遇恩宥主憲猶督發配所甚急公曰已獲卽遣可也久繫而遇宥可釋不可遣入疏辨之卒釋寧家嘗按治於遼囚有訴寃者十三人皆金州衛卒與卒長也自言謂知山東民運布花多奸弊因合謀執之弗克執反被誣以強盜獄成且二年矣公察其實寃悉辯出之十三人有得不死一時令行禁

獻徵錄

卷之六十

四十

獻徵錄

卷之六十

四十一

止下人畏且服之正統丁巳朝廷以大同宣府俱重兵宜遴選憲臣巡撫衆以公舉特陞都察院右都御史俾奉勅以行至則嚴法令刻蠹弊節浮費廣儲蓄摧強撫弱人賴以安時北虜入貢勢頗張公慮其包藏禍心爲後患乃上疏言馭戎之道要在恩威相濟恩不施則無以懷遠武不振則無以示威其意蓋欲修武備防不虞也識者韙之辛酉改命叅贊寧夏軍務寧夏孤懸境外尤爲重鎮公往贊畫戎機不懈益勤行視險要增築鳴沙州興武二城列置烽燧十餘所益廣屯種繕甲兵較士馬以固邊備而於軍民利病可施罷者尤盡心焉初授由屯軍不計腴瘠累苦於輪租久矣公視瘠者求閒田益之因教以墾闢灌漑之法不數月田皆膏腴耕者利焉間被水災輒復具奏蠲租姦不得行軍無苛擾其地舊設儒學訓武生春秋二丁恒斂衆錢以祭公懼其漬且擾也因規田二十餘頃請於朝以軍餘佃之歲收租入爲常祀費凡區畫邊務出於獨見者章數十上多見施行而與總戎會議而行者尤多究其用心一皆理冤恤死與正人心開風化之事也以故在鎮年久上下悅焉嘗遘風痺疾上聞驛召至京賜醫藥俾養疾

京邸丙寅春疾少瘳復起西行丁卯賜詣進中議大夫贊治尹有廉正通敏之褒贈封考妣妻如例是陞右副都御史已巳秋虜寇大同如公慮時公在室夏以有備故無患是冬賜金織文綺二表裏白金二十兩蓋寵勞之也至是疾復作屢疏乞骸骨庚午始得請南還時年六十一矣公爲人天資淳美孝友忠厚入無間言居喪奉祭必修古禮而誠意懇惻終始無替其於修家譜置祭田凡義所當爲者必勇爲之至於聲色勢利則不惟不趨且常避遠之若畏怯然居官三十餘年家無餘資其自奉雖儉薄而於待

獻徵錄

卷之六十

四

賓客濟貧困未嘗不豐且厚也家居十有三年乃卒卒於天順壬午距生洪武庚午春秋七十有三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鄒公來學墓誌銘

蕭鉉

景泰七年七月二十九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鄒公巡撫蘇松諸郡還京至淮陰驛以疾卒年五十有五計聞上爲之悼惜亟遣官諭祭命有司治葬事既又錫之誥命進階通議大夫祖惠和考希魯俱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妣俱贈淑人示特恩也公諱來學字時敏湖廣麻城人公自幼屹有成人之志比長篤問學以春秋中永樂庚子鄉選擢宣德癸丑進士拜戶部主事以廉勤通敏稱嘗督軍餉陝西

獻徵錄

卷之六十

四

之鎮蕃條畫有方邊人賴以給足時今靖遠伯王公驥以兵部尚書行邊一見器重之既又奉勅以便宜總理預備倉糧於淮揚等郡盡心營度及聲績綽然還陞員外郎靖遠伯征思任發麓川以向者知公也即奏請隨行公督兵當前鋒能出奇制勝降附者不可勝計靖遠伯上其功陞郎中受白金文綺寶鏹之賜宴勞有加以內艱去尋詔起復陞通政司右叅議俾總督永平山海儲備正統已巳虜酋犯順京師戒嚴特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永平山海總兵鎮守等官軍務及順天永平二郡兵民悉兼撫之凡東北

一帶開隘當修守者聽隨宜處置公申嚴令簡練部伍往來要害之處躬親相度整飭之因言承平日久武備懈弛開隘非不可守也特以軍士雖多而精壯者爲權豪所占不少宜懲艾簡閱之庶克有濟又言京師四塞之地而虜酋敢深入者以不守故也今言者類以斂人畜害芻粟爲計甚非安攘之策臣愚以謂莫若分遣文武大臣有勇智者選在京士馬各處關隘振揚聲威首尾相應虜若深入則內外夾攻必得其利若徒擁重兵京師倉猝分調未免緩不及事之患廷議多違公言上亦知公果可大用

蘇轍傳 卷之六十一 聖旨

手勅公率所部精銳趨紫荊關易州偕昌平侯楊洪追躡虜後事平復受白金文綺之賜景泰癸酉陞左副都御史勅兼提督居庸紫荆倒馬白羊龍泉等關凡所在鎮守等官悉聽節制公又建議以謂畿甸迤西山川固爲險阻而夷坦者尚多使分關武臣能日就月將以修理之亦可據險而守而往往虛應故事訖無成功臣非不知因循者愜人情更張者招物議特以邊疆事重不忍坐視偷安也上深嘉納之甲戌秋蘇松常鎮諸郡累言比歲水旱相仍民疫死者道路枕藉詔廷臣議舉文職有德望才智者一人往

撫綏之僉謂無如公宜卽日勅公蒞其事公受命遂言蘇松之民疲困極矣雖寬卹百方饑者自若乞以今年輸京米三十萬石已徵者悉貸予民來秋聽臣擘畫償官庶國賦不虧小民得濟上從其請蘇松之民聞之大喜公至首發倉廩振饑餉農桑修水利然又以謂根莠不薅則嘉穀不遂乃察官吏之奸貪與凡大家之暴橫者悉繩以法由是小民咸惜公來之晚而奸吏豪家大不便相與飛語以撼之公不爲動行之益堅夙夜循行往來不少休竟以憂瘁致疾以疾懇辭不允因乞假祭掃許之於是又建議以

蘇轍傳 卷之六十一 聖旨

謂往年蘇松等郡之糧俱軍兌輸京項因邊警調軍征守令民自輸遂至役民十五萬加以盤費之資須銀三十萬兩米四十萬石正糧數少浮用數多民所以重困也今邊境頗寧軍以無事莫若仍令軍運軍用其刀民資以財兩適其便上可其奏公祭掃畢還蘇松所行一如去年於是上下翕然化服之無復有疵議者而舊疾益臻竟以不起公爲人有機智特立不羣平居沈默若無異於人至臨事變決可否反覆籌度斷然有一定之見其壯志奇節真可與共成勲業者也初公之在山海也雖嘗竭其精力然大率

行其所無事耳而歲適屢豐邊人樂業朝廷倚以爲重比其去學民借留之有司乞留之總帥置中貴同事者文章留之至再三焉其在蘇松也勞動視山海數倍不啻蘇松之人不獨稱慕者寡而且有違言何哉無他公之在山海久澤之及人者深人信而懷之其在蘇松未久澤之及人者淺人未信而懷之得效所以異者亦其理宜也使假之年歲奚減山海哉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聖天

曼山館

都察院左副御史馬公謹傳

馬謹新樂人宣德丁未進士拜貴州道監察御史正色立朝慨然以功業自期嘗巡按浙江等處所至克振風裁貪猾屏迹時大學士楊士奇輔政不輕許可知其廉介特贈之詩至以冰霜鐵石比之時以爲確論正統壬戌改吏部驗封司郎中佐尚書郭瑾推授之謹不阿勢要用入悉遵常格無敢越者禮部尚書胡濙稱其臨勢力炎涼不改節操尋陞湖廣右布政司使至則敦德化剷宿弊吏民悅服時所屬多淹獄久弗決御史問寬以謹精於法律奏同審錄辯活者蘇徵卿

卷之六十

四七

二十餘人已已苗賊生發攻圍城寨殺虜官軍廷推謹練歷多謀特勅同叅將張某御史侯爵往總軍事督糧餉衆議分兵悉剿殺之謹曰苗之叛逆非苗罪也實有司橫斂所致若盡殺之未免玉石不分徒傷國家好生之德盡先傳榜申諭有能降者安輯之彼負固弗庭然後分兵討之未晚衆皆稱善及期諭之來降者數千人分布郡縣給賑之各得其所其冥頑不服者乃督兵由沅州綏寧等處四出截殺攻破淇溪等寨斬首百餘級奪回被虜男婦三百有奇頭畜千餘是年庚午仍督官軍攻破臘婆等洞大小千餘

系斬首四百有奇奪回被虜男婦三十有六頭畜倍
之已而青龍渡楊山等處賊猖獗朝廷特檄謹同恭
將李震等出塘口進奪浪江青龍渡馬楊山等處破
賊生擒五人斬首五百三十有奇追至雞心嶺等處
生擒十四人斬首九百有奇賊頗寧息甫田靖州復
報石壁等寨賊乘隙出掠又與震等直搗賊巢賊恃
險拒敵遂督眾奮擊擒獲二百餘人斬首千餘既山
東寇復出仍督官兵追殺擒獲四人斬首十餘捷聞
特賜獎賚辛未春武岡城溪平水小言臘鳥等處賊
通廣西蠻寇圍聚青肺山頭硬寨僭立龍鳳黃旗眾
獻徵錄 卷之六十 四八
方患之謹謂震曰今用兵累勝勢同破竹苟玩愒歲
月則刃鈍節堅進不可得也於是督兵攻破賊寨死
者無算擒獲賊徒楊光孝等五百六十餘人斬首倍
之他扶城等寨聞風悉降先後奪回被虜男婦俱給
規完聚乃班師當時會議平苗之功蓋與震等同冒
鋒鏑而其運謀之功則謹居多旋轉左布政使陞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奏覈所屬官吏凡貪墨
無狀者悉黜罷之務愷公論達以老乞致仕許之居
家十有餘年惟課子孫耕讀而已尚書王恭毅稱其
孝友廉靜爲進士時父母沒哀毀踰禮自負土爲墳

以葬友兄弟甚厚家產悉以歸之居官俸祿外秋毫
不取於人可謂古之良臣矣

陳徵錄

卷之六十

四九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曰良傳

實錄

孫曰良字良齋江西豐城縣人永樂辛卯進士授監察御史時朝廷初復安南地欲得老成有風力者安集其民陞知交州府居藩服下民夷雜處尤爲難治曰良治甚有聲正統初起陞廣西右布政使後丁外艱詔起總督廣西兵備未幾丁內艱以北虜入寇起復陞右副都御史鎮守臨清景泰二年以疾乞致仕弗得乃舉都御史韓雍李匡輩十人自代章三上許之居家凡二十三年成化十年八月卒年八十七計閭賜祭葬如例曰良豁達有雅度與物無競歷官中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五十一

外所至有惠愛及人隱然有古循吏風自奉薄而急於義俸祿餘資恒以散宗戚之貧者家居足跡不一至公府鄉人賢之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芮公釗行狀

韓雍

公諱釗字宗遠姓芮氏其先應天溧陽人曾祖諱宏甫祖諱仲堪世有隱德父諱琦徙家順天寶坻好禮尚義鄉稱善人母陳氏有賢行公自幼天性警穎父母口授以書卽成誦稍長遣游邑庠讀書績文大有造詣正統戊午京闈鄉薦明年會試禮部中乙榜例當授校官公不屑就卒業太學壬戌登進士觀政都察院維時憲綱新進初任不得授御史而掌臺事者亦剛嚴少許可然見公安字魁梧風裁凜凜不能不厭徵錄

卷之六十一

五十一

屬意迺登諸進士試刑書月再試公每列上第掌臺事者深器重已而朝廷以御史清要之官不可以他途雜進亦注意進士臺憲因入奏考選進士二十有四人爲御史兩京公在首選爲河南道授承事郎河南道分隸皆劇司且司考覈京師郎署以下及畿內百職事未幾公掌道事刑政清肅考察明允他道缺御史守篆者亦付公兼理一時聲名籍籍動朝野甲子奉命按治遼東既歸復按河南所至風稜峻整憲紀修飭鋤強擊貪不少寬假將吏士民畏之如神明介墨吏有望風解印綬去者已而復按治江西江

西地大民衆詞訟填委素稱難治公至布條章謹約東抑強扶弱令行禁止於是境內大治吏民畏感而懷德嘖嘖稱頌以爲前此所未有既代歸人皆眷戀不忍捨去幾朝廷知江西之人思公不能置遂拜公江西按察司副使公至部凡所激揚繩糾有加於前聲聞益大振辛未以外艱去位江西十三郡之人羣訴於按部使欲公奉情以圖終惠按部使以聞值禁例不果遂得終制甲戌陝西右布政使關員天官以關中地重民夥且供餉三邊承宣之官非素有才望者不克稱薦公於朝廷蒞厥官公夙夜孜孜區畫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五十一

撫綏邊儲充足民庶安止一時論天下賢方伯必以公爲首稱明年進左布政使德政益修人無間言天順丁丑今上復大位慎選臺憲且以整飭邊備非臺臣不可遂召公入朝拜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食從二品祿授以璽書命巡撫甘肅公至鎮威上知遇勞心焦思知無不爲勤練習謹斥埃精器械廣儲蓄分兵禦要害而復善兵民利害而罷行之灼將吏勇怯言於朝而進退之武備大修百度咸貞邊人愛戴而畏服雖古名方鎮莫或過之庚子丁陳孺人憂朝廷重違計命公奔喪歸且遣官賜葬祭襄

事畢還鎮辛巳虜酋宇來悉衆寇涼州公提兵突入涼州嚴守備與虜相持時出奇兵戰虜或踐蹂虜營斬獲甚衆虜驚不敢近復分其部落寇莊浪甘肅諸道路梗塞人情憂疑公隨機應變分兵勦襲所向克捷虜輒遁走凡虜出沒諸處幾一載而城守無虞兵威不挫虜卒氣索奔北致數千里之境廓然清寧論者以公運謀鼓勇經略指示之功居多朝廷方行報功之典而公不起矣壬午九月三日也中貴總戎歸其裝惟衣冠簿書而無纖介私物衆莫不服公之操守不可得計聞上爲悼惜特給驛以行既至復遣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五十一

官祭及營葬事年五十有五雍與公生同郡舉進士同年觀政都臺同道拜御史同日後奉使於外數同處茲復同進位都臺且心同道同知公行誼識莫予若也然以公之才之德天下士大夫如雍之相知者方期公握臺章登卿輔以大厥施而公竟止於斯豈非命哉用枚汨錄公行實之槩詞名筆裾而採焉謹狀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宋傑傳

實錄

宋傑直隸定興縣人登進士授兵科給事中陞光祿寺少卿進陝西左布政使擢左副都御史叅贊甘肅軍務天順元年左遷山東右叅政改湖廣尋陞右布政使成化初仍左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等府未幾致仕成化十年四月卒諡聞賜祭葬如例性剛厚質實而量有容景泰中御史多暴橫傑在甘肅有巡按者見之不下轎傑略不介意在湖西行其無事人以鎮靜稱之蓋平生履歷雖無能名亦無怨聲不失爲君子云

獻徵錄

卷之六十

五十四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除名徙開平汪公浩墓誌銘

銘

彭華

公諱浩字弘初姓汪氏其先蒲圻人父諱必通元季避兵石首因家焉父諱性母周氏生七男子公其長也公生而穎異正統鄉試第三人少保楊文定公愛重之延置家塾遂卒業於其門下景泰辛未登進士拜南京大理寺副日夜窮竟律意且平反成案卽得法家要領有所駁正兩法司無不帖服三年績最推封及父母妻天順庚辰陞四川按察司僉事蜀山川險絕民夷雜居多盜有司畏懦莫敢問且幸

獻徵錄

卷之六十

五十五

朝廷遠聲息不朝夕聞相與欺謾冀盜飽且散則已前後踵襲爲故常公奮曰吾輩受朝廷付託乃恬然坐視羣盜爲民蠹賊不自愧邪因選官軍募民壯躬擐甲胄與出入險阻捕斬之天澗溝賊悟昇花溪賊陳貫章鐵鑛壩賊田法勝連山河賊黃錫子引類扇黨肆荼毒多者至數千人悉以次就擒公自是名藉藉甲申以事至京師朝議四川多事非公巡撫不可上從之擢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賜璽書以往適什泉賊趙鐸鐸烏合五千餘人爲亂放兵四劫燒燬州縣殺都督何洪及指揮楊英等聲勢張甚公至布

國家恩威申賞罰之令身先士卒冒死履險竟滅之
宋幾茂縣大壩苗蠻又相扇起朝廷謂不一大屠剪
屬賊終不畏乃命襄城伯李公瑾兵部尚書程公信
征之二公至旁詢下訪咸謂賊據山寨路險峻不可
到萬口并爲一談已而問及公公慷慨言曰此賊時
險阻爲惡今大將率天兵至若不破賊賊猖獗將何
如請爲公以身任之於是指畫路途放騎軍銜杖滑
跡攀緣魚貫而進約之賊寨所一時舉砲火回賊金
鼓聲震山谷賊不意官軍猝至相顧錯愕盡棄累重
散走遂縱火燒賊三百餘寨賊或死或就縛或逃匿
獻徵錄 卷之六十 五十六
絕蹤影不敢出乃招徠流離饑寒者安輯之使得所
公於是役功居多成化戊子以功遷右副都御史公
感激益奮勵圖報稱銳意振紀綱鋤荒蕪越明年廉
得鎮蜀都督芮成貪懦狀具以聞成亦許奏公命廷
臣往驗訊成賊以千百計於功絕無所得第坐公因
公掠殺人及擅伐材木遂被逮廷鞫同成謫戍開平
在邊數年或言公功足以贖過宜復用上亦察其
寬士大夫方願願望公復起而公竟以病不起矣公
有次關略不拘小節而有風力敢任事事在已直前
勇爲之一切身之利害不恤其及於禍卒以此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彭誼傳

實錄

巡撫遼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彭誼字景宜廣東東
莞縣人由舉鄉試工部司務遷監察御史督修張秋
有功加六品俸從都御史王文平劇盜擢大理右寺
丞進僉都御史提督紫荆倒馬等關以忤權貴左遷
紹興知府九載秩滿陞山東左布政使遷工部右侍
郎尋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八年凡四上疏請老
上乃許之家居二十餘年以詔例進階弘治十年
九月卒賜葬祭如例誼好古博學於律歷占象水利
兵法之言尤所留意平居謙厚簡默若無所能者而
獻徵錄 卷之六十 五十七
臨事毅然有斷爲司務嘗與尚書辯論曲直人稱其
鯁介在紹興多惠政均耗糧以利轉輸築河隄以捍
水患民甚便之及鎮遼東軍令振肅數擒斬首虜所
建立後多可法至於急流勇退尤人所難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畢公亨神道碑

丘

正議大夫資治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畢公致仕
居以弘治元年六月十六日卒於洛陽里第有司以
聞上賜諭祭遣官營葬事如故事公諱亨字文康
畢之先出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洛陽之畢來自
單父國朝洪武初從戎於洛故今爲洛陽人曾祖諱
均用仕元爲千戶祖諱山始居洛陽洪武末以從征
隸都帥平安部下歿於陳父諱山隱德弗顯祖父皆
以公貴贈應天府府尹公生戎伍間穎然超出羣類
自幼雅志讀書會朝廷有軍衛子弟入學之例公首
獻徵錄

卷之六十

五九

間立以剖決一時聲譽翕然以起歲壬午陞福州府
知府府臨以三司事煩劇而民健訟衆謂公中州人
而於閩南民俗非所素諳公蒞事區處斷決咸得其
宜如素習然者衆咸畏服閩藩歲造段匹聽民自辦
往往以造作不如法累及二司公曰百工居肆以成
其事乃設織造局於府門之右時加檢視用是所費
如故而精緻中程度舊例驛傳馬每疋率用民糧數
百石然所得皆羸弱未久卽斃公痛革其弊價減其
半而馬得其良數歲乃一易民甚便之凡所施爲必
爲經久之計閩中八郡稱良守者以公爲首廉能之
獻徵錄

卷之六十

五九

聲聞於遠邇歲甲申適應天府府尹缺員天官卿曰
莫如畢亨者乃以公應命輦轂之下俗雜五方尤難
於治且舊京百司所在凡有管爲必責於有司徵求
無虛日公一以公心應之非理者一切拒絕在任七
年一以省事節費爲先歲終計二縣所費比前政減
十之三四民不受害而官事亦不廢歲壬辰有都憲
之命奉璽書巡撫江南兼督浙西財賦自周文襄公
後至是餘二十年八易其人矣蓋浙西民俗浮靡士
風蠲薄人惟利已而不恤公事事一不如意輒作無
名詩謗謗當道者不及察故用者不三四年輒罷去

公至究心經制一應賦斂征調率循公道以行凡欲舉一事輒問曰舊比如何如此得無虧於官損於民乎必須官得其用民不受害然後行之有以私意相干者雖不行亦以善辭遺之不激不隨人謂自文襄後惟公稍得其微權餘意然時移事變終不能以盡如其志公年五十五卽上章乞致仕有旨畢亨年未衰老不允致仕宜用心巡撫明年又上章上以其詞懇切特從其請公歸於洛河之濱買田數畝偶得司馬溫公獨樂園故址公曰文正公大賢君子故獨樂其樂吾安敢獨有其樂哉盍與衆共之乃與洛中獻徵錄

卷之六十

六十一

耆舊十數人做古人結真率會朔望相與樂遊其間命之曰水南樂處如故事飲酒以醉爲節高歌投壺賦詩論文抵暮方還後公得風疾遇會日亦力疾肩輿往會談笑自如無異平時公在官時自奉儉約致仕家居無良田大屋凶年不免日食不給然處之晏如也至是卒年六十有九公爲人質實洞達矢口見心不爲城府事諸兄盡友弟之禮與人交久而不懈善詩文不事雕刻所著有復齋小稿六卷省愆雜錄四卷奏議一卷藏于家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雷復傳

實錄

雷復字景陽湖廣寧遠縣人正統丙辰進士改庶吉士授行人擢監察御史歷陞廣西按察副使浙江叅政山東布政使召拜禮部右侍郎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關成化十年五月卒於官賜祭葬如例復清雅端謹歷任中外所至守法度循矩矱無非分之爲侍朝未久以短於敷奏出外然在邊行事多得人心故至今思之

獻徵錄

卷之六十

六十一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璿

實錄

楊璿字叔璣直隸無錫縣人正統己未進士授戶部主事遷郎中山西右布政陝西右布政使河南左右布政使母喪服闋進戶部右侍郎尋改右副都御史巡治荆襄流民巡北直隸節制永平山海居庸等邊關巡撫河南成化十年四月卒于官賜祭祭璿通敏有操執與人不苟合家素豐裕而自奉甚儉約治官如治家惟其是不擇利害爲趨舍其在山西定民差役在荆襄區處流民在京畿賑濟饑民事皆得宜而無弊旣沒餘十年士夫談者猶嗟悼云

獻徵錄

卷之六十

六十一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夏公頃墓志銘

謝鐸

成化己亥秋九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天台夏公卒於家於是公年五十有四而致其政已五年矣方公之力致其政以歸也天下想聞其風采以爲有若公者蓋四方以其進爲榮至老於官而不倦官愈尊而退愈難若公者進退輕重於世何如哉公景泰中以進士起家爲御史出按廣西首除奸貪息盜賊通錢幣民皆便之尋歷福建興革黜陟一如廣西時而其於江西也風裁益甚中貴人葉達怙勢衆莫之敢擾公累章劾之落其權天順用薦者擢廣東按察使廣東有師旅之命守城兵不足取之民公曰誰獨無父母妻子而使人舍其親以捍人之親奚罪哉民皆感泣而去曰公活我也旣凱旋都御史韓公雍將修爲燕樂公亟止之曰出師以爲民也今師以病民可乎韓不能難成化初擢布政使尋徙江西江西人亟稱之未幾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四川夷獠歲多剽寇公至以小羊兒捷聞上寵賚之公益爲盡心立互知會捕法賊得以不熾古州苗以萬數徙居爛土幾年矣有仇播州宣慰者誣爲盜引將逐

獻徵錄

卷之六十

六十一

之公亟奏曰制馭苗蠻當如虎狼其靜也若棄四使懷疑其動也必驅之而不使爲患今靜而故使之動何哉松參將請益兵公曰將不在兵兵不在衆乃揀精銳四千八百人往更之而一無所增巡撫例得議事公條六事以聞曰嚴責成以馭將威遠慎舉措以修政安民權事宜以防奸制變度須簡以隨材授任重將權以馭寇安邊設官擢以典司出納大抵皆疆圉計也既乃意有所不合輒引病歸章三四上上留之卒不可得曰知足不辱吾豈敢終負吾心哉及歸杜門養親有造之者雖數不報曰吾以病故棄職散歸卷之六十左四

國事何能復修主客禮也至是以病卒公諱塤字宗成族出會稽在天台代有顯者高祖圭孫曾祖應剛俱以從祖廸之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進有隱德父大愚封廣東道監察御史母丁氏封孺人娶直氏如母封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浩神道碑銘

五清

公諱浩字德廣安陸人也正統丁卯以太學生釋褐擢兵科給事中公儀觀偉甚挺然特從中上御朝恒目之退詢諸左右曰西三科給事中有偉而長者誰耶對者曰覃浩也上自是有意大用之未幾南京工部右侍郎缺員吏部以聞內批出覃浩可公自釋褐至是甫三年卽階六卿之亞朝野傳誦歆羨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公亦自以遭際聖明以太學生卽擢近侍未幾卽拜卿佐思所以圖報稱者夙夜孳孳不少怠在兵科時適天下多事日與其僚采同心訪求天下軍民利病邊防要害機宜聯名進章疏多爲時所採用及蒞南部部中與內官監同事凡朝廷有所營造繕修其事委於內臣工作材料則責成於部公一一處置咸得其宜尋奉聖書專理南畿糧儲公會計其多寡贏縮之數使之通融出入宿弊一清兼理江北屯田時遑大作檄郡邑驅捕之蝗羣棲滿羣間爲水所沒時人歸其功於公曰積誠所感也天順改元公以例遷貴州左叅政舉改河南未幾陞貴州左布政使適苗蠻不靖時出爲邊患朝廷擬遣

大臣安撫之時議以公在書久得其要領以公名聞於是有所憲之命苗人聞公奉璽書來撫之室家相慶咸革心向化會四川大壩夷肆侵掠朝廷命大將勦之公統雲貴兵自貴境入與大軍會所向克捷賊平以功進二品俸衆方望其大有爲公遽以老上章乞骸骨歸矣家居者餘十年卒享年七十有二時咸化丁酉閏二月也計聞上賜祭一壇先是公先世李姓贅覃氏因冒其姓及公顯復氏李或曰李隸尺籍公獨不爲子孫遠慮乎公曰尺籍吾家固有也姓與生俱生欲爲子孫避患而舍吾祖所受之姓可乎

獻徵錄

卷之六十

六

卒復之故卒氏李云公生秀穎異常兒弱冠補州庠弟子員日誦千數百言專門戴氏禮父嘗病疽醫莫效公口吮之而愈自幼爲人有執守不肯妄取子於人在太學時嘗往後湖稽版籍宣城人有饋白金六千兩者公爲白其事而不受其報自其未遇時已能卓卓自立如此誠宜見知人主一旦起擢如此之峻也古所謂奇男子者非耶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婁良傳

實錄

婁良字至善河南通許縣人正統乙丑進士初授主事累陞至郎中景泰間陞廣西右叅政專理邊務順間轉督涼州饋餉兼管屯田成化初擢陝西右布政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地方尋乞致仕成化二十一年十一月卒年七十五計聞賜祭葬如例良謹約自守居官不爲己甚歸日行李蕭然

獻徵錄

卷之六十

六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洪傳

實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洪字伯大山東昌邑縣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兵部主事遷郎中丁憂服闋改禮部威化間歷陞河南右叅政左右布政使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以威寧海子之捷進左副都御史食正二品俸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後爲周府儀賓劉宣所訐奏下詔獄尋命致仕去弘治元年五月卒洪負幹局爲叅政時以贊書撫治流民有勞巡撫河南奏停王府造作蠲逋負浚滏河以興水利人頗稱之其爲儀賓所奏亦王府怨之而致是蓋非其罪云

獻徵錄

卷之六十

六八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公頤墓志銘

丘濬

英廟復辟之初權臣之冒功者朋比爲奸鑿空起邊釁欲樹奇功以益其迹率師闖塞卽還虜因乘之而入十三道御史欲有言同事有戕之者彼先入愬于上誣御史中有與被繫內臣張永同族者欲爲之報復以激上怒卽逮所誣御史下獄明日衆御史章始上上御便殿召衆入盛氣待之擲章付御史謂之誦至半上曰止擲章中所條事折之令其分疏復論之以終誦上意稍悟然重違權臣意姑從輕典凡列名者俱調外任其一人錫山盛公也時掌

獻徵錄

卷之六十

六九

河南道事出知保定之東鹿縣先是權臣啓邊釁其勢敵可畏人無敢言者公首與同官涑水張公鵬謀謂事干軍國烏可畏禍而不言張公以爲然卽入謀之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約以章交上機事因之而泄時聯官者皆未知也亟召入永平周公賓倉卒誦所上章音吐洪亮略無阻滯及對上之言詞直理正天下聞而壯之而不知首啓其謀者盛公也同日出補外者若干人其後惟盛公年最高官最顯而能以令德終嗚呼天於忠直之報固獨厚之邪公諱顯字時望常之無錫人正統辛酉得僑京開景泰辛未始

登進士第首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尋以老成掌道事
時初經已巳之變朝廷懲前政委靡之失稍開言路
一時言事者毛舉細故攻訐陰私以張直聲公獨顧
大體惜人才掩其疵疾不爲已甚善類賴之嘗兩奉
命出按治按淮時值歲大歉發倉賑貸全活者甚衆
按關時適當大比拔賢振滯是科得人爲盛及是首
謀摧折巨奸直聲震聞天下其知東鹿也邑多顯
宦往往怙勢爲不法聞公至相戒曰是嘗劾奏石總
兵者其人不可犯也公變擗擊以爲撫循吏畏而民
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
獻敘錄 卷之六十一 七十一

闕乞公公得再任不復用刑法有爭訟者論之以理
輒叩首聽受不復辯隣邑聞之訟多年不決者各來
請判於公公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
明如鏡之謠邑介真保間四境之民雖非所治亦聞
風起赴郊外有隙地願就者自然聚以成市邑人因
目爲清官店旣去任民築亭爲立去思碑至今存焉
歲甲申擢守邵武行所無事不動聲色而郡民大悅
旣而巡撫都憲以延平民狡而事繁請於朝移公治
之延平與邵隣聞公政聲有素莫不革心向化巡按
御史錄公兩郡政績請旌異於朝進一階封贈父母

及妻歲癸巳陞廣西參政專督糧餉丙申陞雲南右
布政使丁外艱服闋改陝西公在廣西當殘破之餘
委曲措注民夷賴以不擾陝西地臨三邊公在任日
邊報無虛月適歲多歉公調度有方而餽餉不缺入
爲刑部右侍郎佐其長以明允恒舉歐陽公求生不
得則死無憾之語爲僚屬告有深文巧詆者輒不樂
之刑用是平僅再閱歲調公南京蓋當道者之鄉人
有欲得公處者或以爲言公曰吾南人往官於南固
其所也明年山東旱饑盜賊將乘之而起廷議欲遣
大臣巡撫僉曰無如盛時望者改公都察院左副都
獻敘錄 卷之六十一 七十二

御史乘驛往命至公卽日就道甫下車露禱於天雨
卽大注枯槁復蘇公多方設法凡前人殺荒之政於
今有益者次第舉行而又因時之宜條數十策行下
所司民賴以濟賑恤之餘所儲尚百餘萬又有餘力
以及於前代聖賢有功齊魯者爲之建祠宇以報祀
之公山東之政大抵以黜貪暴表忠良除苛政以固
民心爲本在山東者三年齊俗翕然以變年近七十
以老疾上章乞致仕 上以其情詞懇切從之馳驛
歸至徐州適所部有大獄以公知其始末有旨命鞫
之獄成後歸公自家食時家事一以付其弟願至是

抵家伯仲怡怡友愛加篤公家事一不問順爲之撓
方塘書院疊山鑿池蒔花植竹以爲娛老之地公時
靜坐一室焚香讀書以自適泊如也歲丁未以上
皇太后徽號恩進公一階家居六閱寒暑以歲壬子
正月卒享年七十有五計間賜葬祭如例

麻徵錄

卷之六十

主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魯公能墓志銘 尹直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魯公奉勅巡撫甘肅也甫下車
卽嚴明號令簡閱部伍振張領目補闕利弊兵備咸
飭聲威遠著虜寇不敢南牧朝廷可無西顧之憂矣
無何遽聞父喪請歸守制屬邊務方殷代者不至弗
敢輒離日墨衰從事摧毀勞勩形神瘁耗疾作不可
治卒於關內道之公館實成化丙午八月十日也有
司敘襲如禮歸其喪計聞 上深悼惜遣官諭祭命
有司治塋域卹典厚矣公諱能字千之姓魯氏世居
寧國涇縣曾祖通寶洪武初以民兵守禦宣州有功
獻徵錄 卷之六十 七
陞總族十七年調廣東新會縣守禦千戶所子孫遂
爲新會人祖諱保輓考諱真號素軒先生以公員累
封戶部員外郎妣周氏繼母陳氏俱宜人公資質端
重性敏慧嗜學素軒喜曰吾世武弁以儒業起家必
是子也遂遣從經師遊年十六選補邑庠弟子員景
泰庚午領鄉薦甲戌登進士高第觀政冬書時永興
王薨公奉命管葬事提督有方事如期集還朝除南
京戶部四川司主事天順戊寅丁周宜人憂辛巳服
闋改戶部山西司成化丙戌陞員外郎明年以繼母
喪去官辛卯起復改江西司壬辰考最給誥推封如

制尋陞湖廣司郎中癸巳遷陝西布政司右叅議戊戌進右叅政庚子陞右布政使尋轉左使甲辰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公歷戶部曹務繁劇區畫綜理嚴密而均適國用以舒司徒多倚重之在陝藩時分守臨鞏二府清水縣城久圯虜寇率至公親率官民兵且築且戰城成虜自遁去繼奉璽書總理八郡三邊糧餉都行二司屯種徵運以時遠近有等而民力不疲每歲戶部給糴米銀數十萬兩舊多乾沒於權要公估直分糴令無虧而兵食以足創會計堂一所於公堂之左凡民徭邊儲泊王府祿米所

獻徵錄

卷之六十

七十四

常預計者則集僚佐疇度其中務在均節官民兩便故歲雖侵無稽通甲辰陝右亢旱不登民相食公虔禱羣望百方區畫古今救荒之宜舉行殆盡由是多所存活雖間至死不怨而一方卒賴以無虞公之力居多爲人溫厚坦易慎交際口不道人過失至論公事則執定見侃侃不回職所當爲鞠躬盡瘁歷官三十餘年位躋三品甘嗜淡素如布衣時益志在澤民安社稷而已嗚呼可不謂賢乎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馴傳

實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馴字德良福建長汀縣人中正統十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遷郎中陞四川布政司左叅政進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致仕弘治九年五月卒於家計間賜祭葬如例當馴爲叅政時分守地方適有寇亂嘗督理餉饋不缺事不受文綺之賜繼爲布政又值時有事於播州而能給贍軍需復被璽書褒獎至巡撫湖廣則關中饑民流食荆襄者甚衆馴以便宜卹賑之地方遂賴以無虞後歸老於家幾十有二年而卒

獻徵錄

卷之六十

七十五

馬山樞

甘肅巡撫副都御史唐瑜傳

唐瑜字廷美上海人九歲失恃事繼母如所生及長美髯修幹器宇凝重時人皆異待之景泰末進士拜南京禮科給事中京城饑分地給食活者甚衆出知衢州府尚敦緩刑民無敢欺者縣有孔氏祭田奪於民瑜以私財贖其租使祀事孔氏子孫圖瑜像於家廟生祭之癸未旱疫爲文禱於神而大作沴氣遂消後數旱禱輒雨民勒石紀其事李廷者爲媒匿聘金粥二子以償不足又市其妻瑜聞而歎曰民窮而犯法畏法而棄妻子典守者之過也贖還之龍遊獻徵錄 卷之六十 七十六 史山集

永福狀吳氏四入而諉其事於金氏既誣服矣瑜別置於獄廉得之釋金而罪福民驚傳以爲神賦十詩以頌將去有千人請闕借留不得老釋榮送至不能行後復立生祠及去思碑於學進湖廣叅政山西雲南布政使並有善政大臣累薦未及用或勸宜降志者瑜正色曰我一介寒士至此復何求久之陞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詔使諷織細絨以充貢瑜執弗從武臣有被黜者復競爲陰中遂坐劾以去弘治壬子復故官致仕甲寅卒衢州人聞之相率來哭奠數月不絕

巡撫兩廣副都御史唐珣傳

唐珣字廷貴華亭人天順丁丑進士知合州興學勸農盜賊解散民立生祠奉之以刑部郎中知福州府時歲亢暘至之日霖雨滂沛人皆相賀或言故事當先謁藩府珣曰未成婦而先見姑婢可乎竟先之任識者以爲得體中官汪直用事聲勢振天下有假具名號行事者所至官吏望塵屈膝珣獨察其僞將執之衆交諫不聽訊之果姦人也由是風聞四方姦黨奪氣豪僧殺人有爲之地者獄久不決珣一訊寘於法時皆快之設義冢以收無主之骸嚴焚屍之禁開獻徵錄 卷之六十 七十七

仁惠里洲曰以廣民業築五虎門塘以禦海患闢人歌之歷湖廣叅政布政使入爲順天府尹先是吳玘以彊直罷衆謂宜少貶以避禍珣至守法如故衆亦無以怨也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薊州等處以母喪歸服闋會南蠻弗靖卽家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兩廣方疾聞命卽行旣至督兵進勦破村寨岳洞百餘斬獲萬計捷聞賜勅獎勞將大用未幾以疾卒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潯傳

劉潯河南安陽縣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浙江右叅議陝西右叅政四川左布政使順天府府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弘治元年致仕至十八年八月卒有司以聞詔賜祭葬如例潯謹厚不務儼察在刑部時巡撫湖廣都御史翁世資與其屬都指揮互訐上命潯往會巡按御史焦顯案其事比至顯欲誣致都指揮罪潯謂顯曰卽如君言國法安在卒坐世資京師有豪家兄弟爭祖職往往重賂勸官依違者連歲會刑部微潯勘驗乃復賂潯潯

獻徵錄

卷之六十

七

亟持白部堂事乃決時論寔之其歷藩府亦俱以廉慎稱惟巡撫遼陽於邊務多缺責備者猶爲不滿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謝公士元行狀

弘治七年夏六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樂謝公於家計聞上詔禮部遣官祭工部遣官管葬事公諱士元字仲仁登景泰甲戌進士官戶部雲南司主事建昌知府歷廣信永平二府四川右叅政布政使至今官數歷凡三十有七年弘治庚戌年六十七以疾請歸又四年卒公自爲童時嶄然異出禮部越試皆入高等在部督通州倉首陳四弊大爲部諸老所奇而勇於特立時與閹人敵閹不勝忿欲中傷之幸其去而繫羣胥使織公罪不可得時崔莊敏公爲少宰薦公於太宰王忠肅公以公才宜典郡遂以知建昌建昌兵民錯居穿窬夜且六七發而兵官影庇不可爬搜民大困公至以他事恐兵官皆股栗自危姦無所伏郭内外十里不拾遺民日就饒益乃大新學官作禮樂器立觀德亭考射禮於吳論德夢新購書萬卷貯講堂新藩分司新驛屋及船郵亭如之以待賓新城樓及櫓以戒戎新城隍廟風雲雷雨壇社如之以禮神祠李先生觀慕表黃孝子諱節婦門以風俗有圖曰敦化曰表忠曰勸學圖繫以詩墓流民而兄弟相訟者多詩以諭之惟曾氏一詩與三圖今

獻徵錄

卷之六十

七

盛傳於人南城民有得石像潛蒙以腐鼠置屋上
羣噪而啄之去來盤旋民伴驚集其隣升屋下之以
爲神姬更歡趨如市公取其石碎於庭而止復有巫
自魯來妖憑之言禍福如響公曰是濟人所神者今
越吾境何能爲妖謂巫由吾畏謝公吾去巫忽覺如
常女子先時民刳於僞平章之虐宣德中荆國新去
之靳吏治多姑息而無良習器入骨至公猶欲來歸
也懷僞券訟田宅者貫魚而來推其一人先入券初
見公卽叱曰爾何僞乃爾民驚以爲神而僚吏愕不
知何以公笑曰吾見其券年踰二紀而券之紙今式

獻徵錄

卷之六十

八

也令吏試抱二紀前案驗紙式果然諸伺於門皆逸
去比部一再饑郡民始而瞽然旣而寂然若不知者
公豫倡以俸金而富民爭開廩延糴不旬日而新穀
升閉廩者十七八二佐自遠歸載酒飲其邸部使至
過引諸已而善必歸之故終其任而胥隸亦不聞有
所投逮者成化中大理卿夏公來考察江西列薦者
四人公其一焉九載郡民詣闕上書請留陞從三品
俸仍留郡諸生生祠公於學翰林學士張公爲之碑
公不可撤祠踰碑比去復立在廣信年殺於建昌三
二而治聲實相埒屬縣永豐舊治銀穴闕久弗發而

括人寇鍾前去後至縣經恒數千人屯行旅以
掠民蓄以食餒兵官無肆而括人驍驍莫不聞
洶洶自憎時厚公者辛公將代可去以避其鋒公曰
見難而避無勇貽患於人不仁無勇不仁去將焉用
之乃勒兵循靈山東並永平溪踰靈山下趨之賊聞
公至佯遁而留二三爲誘謀不覺我兵皆解嚴至則
不壘而休於僧寺且炊俄而我邏卒不及反自甲先
出而賊伏四起呼聲動林木以笄遮公環而刺之左
股爲笄所中血流洞韡柘陽巡檢者遙呼賊曰我公
也賊何敢殺天子命吏賊亦愕相視公猶暴瘡督

獻徵錄

卷之六十

八

戰如常所俘殺甚衆得其戎首乘勝破之公遂臨穴
怒曰此禍穴也棄之以絕窺睨公還未嘗言戰時事
入朝補永平以憂不赴服除有蜀之命當分司東川
東鄉縣者荆腋陝首復巢虎穴之隙皆彎弓帶劍之
民性於寇攘而亡命遁逃是主是徠縣凡三劫而有
司依違養寇爲已地公曰盜鼠也飼貓於室而冒其
足可乎於是踪跡其所出入或捕或殺至數百人盜
幾盡或曰縣可徙也公曰盜畏遠乎畏有備乎卽遠
百里盜有足也奈何不聽檄縣長史因舊城甃之而
浚其隄戊以土兵縣得不徙而迄今亦無變建甌之

僻縣也縣官擁虛名而實掣肘於其頽嚙不得以
契從事惴惴尸素以須代不則刻政於路不立主
以恐其來代者部使置爲異域不幸往者餘五十年
公具知之徑按其縣廉得其魁窮治之黨靡去比他
縣在蜀六年 上以全蜀非公不可乃進今官巡撫
之時吐蕃生熟二虜相煽以變邊吏告急公曰比其
發吾不可包荒兵法曰致人而不致於人吾用之乃
托行邊繕亭障嚴斥候選軍實若不知其爲變者虜
亦幸其未暴率其醜來獻羊豕羅拜道左曰乃今見
天朝大臣吾生矣公寨惟徐行命譯者揚國威武虜

獻徵錄

卷之六十

公三

一步一拜麾之去公因視邊庾虛實先是邊儲皆諸
郡稅畝以充而姦民開節盤錯名爲代輸實白著庾
確然公稽籍以驗數命官以考實得十三萬石有奇
以紓邊饑已酉蜀大饑民流入會府日如蟻公爲廣
室於城內十餘區爲粥以食之而勸滌其穢以防疫
飲病者以藥葬死者以糞塚於東郭外給歸者以符
使得傳食以至其處豫檄州縣於其日關白之行荒
政於屬郡而日夜規畫不遑暇食所親活數萬人全
蜀以安公爲吏善應變神施鬼設不可端倪始視之
活越尋丈而揆其終卒無失尺寸遇事不顧利害必

達其志雖雷霆在上屹然不動而一言合於道雖
大踐隸必改容謝之羅一峯張東白二太史與公
服公改過之勇建昌學成夏方伯記之以處官事如
家事嘉公真確論也性本至孝居官兩迎父養事從
父如父疾必嘗藥以進三弟終身不析著自食俸入
弟姪主之嘗一弟女歸裝具差不敵必買諸市弟辭
不許聚食餘千指用數窘公自餒粥於堂以率而族
之不能婚喪孤不能自食貧鬻屋者公力爲之所又
若沛然有餘嘗率族有力者葬其上世凡三喪建祠
堂祀先旦望族以班見買田以祭而儲其贏以預不

獻徵錄

卷之六十

公三

曼山館

虞家居嚴以有禮內外斬然無敢疾趨警欬者非甚
疾秉炬諷誦永夜乃休尤好論兵晚亦好易作玩易
軒初號約菴老更曰拙菴曰拙吾實錄也所著有約
菴稿若干卷藏於家詠史近體三百首梓行於時予
少侍公學十年公去郡又復十年 先皇帝奄棄萬
國自蜀來復與公會同哭於闕下又四年予罹憂家
居公得請道郡郡之人空巷迂公至輿枳不可行操
豚漿案金來餽者爭隙而入公一無所受而今年春
公壽七十郡之仕於朝者又爲文若詩爲公壽及今
又皆哭公盡哀焉嗚呼民不可劫以術使德已也公

非仁者歟何感人若此用是撮其槩俟立言君子銘之碑之傳之以爲世吏勸焉

獻徵錄

卷之六十

八十四

夏山

都察院副都御史馮公俊傳

郭棐

馮俊字士彥宜山人天順庚辰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折獄以仁恕聞成化己未擢福建按察司副使建寧衛指揮楊畢者席勢賁以私憾殺數十人有懼其筆楚詐死入棺以苟活一時者畢卽舉火焚之閩之上官以畢東陽學士孫多庇之民負冤者十餘年俊至廉其實具疏上其事憲宗震怒刑畢籍沒其家閩人稱快以外艱去服闋任湖廣辰沅兵備鑿沅溪以通運道累遷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提督松潘諸軍事鎮守總兵恃勢肆害劾罷之馬湖土官獻徵錄 卷之六十 八十五

知府安鰲殘忍不道捕之寘於法更立流官數十年夷風虐政一旦洗濯蜀人頌之有一知州故人千也嘗獻徵黑數笏俊怪其重厚試之乃墨塗黃金也卽擲還幾中其面斥出之母容再見所至風采儼肅以疾卒於官行李蕭然篋中止俸銀數十兩金帶三腰而已計聞 孝廟嗟悼遣官諭祭令有司營葬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仁傳

實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仁字偉德江西新淦縣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直隸常州府知府浙江右叅政陝西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甫三載引疾歸弘治十二年五月卒計聞賜祭葬如例仁在刑部聽斷明決才譽甚著審錄湖廣獄囚多所平反常州舊守多以賂敗者仁自治素嚴豪強斂戢近幸有索圖籍於江南者誅求橫甚郡邑吏率望塵迎奉仁獨不爲狗其人歸譖之上被逮至中道適都御史王恕疏其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事賴以得釋其後更歷三藩巡撫寧夏邊境不擾仁之爲人嚴厲任法遇事略不少貸故屬吏奉令唯謹然頗乏寬厚容忍之意時論亦以此少之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嵩傳

朱睦㮮

王嵩字邦鎮波縣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明年授太湖知縣丁母憂服除再授青城未幾拜監察御史嵩恥苛察崇忠厚務持大體初按遼左遼之將領弊端百出嵩悉爲裁正其開原鐵嶺諸衛前按遼者多不至其地嵩盡歷之一時邊備爲之肅清繼按江右會巨盜楊九龍者聚嘯山林日千數吉安進南俱爲騷動嵩處以方略不踰時而盜就擒上聞降璽書文綺旌之盜平又會時饑人多展轉死嵩曰救饑恤困勢不可緩若待取勘事無及矣迺令郡縣長吏卽發賑賑之所活甚衆弘治四年嵩遷大理右寺丞進左右少卿指揮某母再呂不孝告法凡再告者不復言其犯稱冤不已嵩疑其母與人通而疾其子又據律有父母誣告之疑遂駁之諸刑曹皆笑以爲再告無駁者及復訊其母於囚棚下產一女翌旦舉朝聞之咸歎服以爲不可無大理云內府匠申能格殺人法當抵命匠迺賁緣權貴得上旨與之辨勘者欲希順上意嵩獨不然迺言曰生殺予奪君上之權也奉公執法臣下之職也匠兇殺人甚慘若生者得以倖免死者何辜覆以爲不可上從之由是嵩名益

書十一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其地武備久廢且募鎮守倉暴高至頓革其弊而邊務始振後坐西虜未犯謫叅議改仕正德中逆瑾擅政求賂於嵩嵩弗從遂証嵩在延綏時侵剋官銀矯詔下獄籍其家而償仍戍於鄴嵩雖為瑾所誣而怡然自處不以夷儉易節後四年事白瑾棄市復嵩爵而所沒之產仍命有司給焉年八十四卒嵩生平重孝弟故凡祀先之禮靡不誠慎兄三人嵩事之甚恭所得祖產悉讓之

論曰余嘗覽張釋之對文帝馬驚乘輿盜竊王環事

獻徵錄

卷之六十

今本

未嘗不掩卷而歎何也夫法者如衡之平不可以人主意嚮而為之重輕今觀邦鎮公為廷尉時平反執奏與釋之所對奚異使用法者皆若是則天下焉有冤民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誥神道碑銘

顧清

張在宋為汴人南渡時始遷於杭再徙華亭華亭張故為者姓公之族家舊城書院西時呼為鶴山云高祖元亨曾祖天祐祖仲清並有令名焉述祖考遜字時敏讀書善吟與陸夢龍淵玉王雪航公誥等為詩社十友若在郡牒妣余氏有賢行實生公諱誥字汝欽幼而簡重不與羣兒伍少長銳志於學為文章操筆輒成見者歎異以府學生領天順己卯鄉薦登成化丙戌進士叅翰林庶吉士受業劉文安公定之為公所器許戊子拜監察御史巡視長蘆鹽場平時豪猾倚權勢作姦罔利者悉裁以法諸場為清甲午按湖廣吏有望風自引退者監鄉試選舉得人所錄文至今以為式諸生坐歲考弗稱有停廩踰年者公謂不稱當黜不當停其廩移文所司以為非朝廷制所司懼即為改正其移文諸司亦板行之丁酉陞廣東按察副使巡督海道鄉人有附番商越境牟利者公嚴為之禁其弊遂絕丁內外艱服闋改四川陞按察使弘治初蜀土連饑公請於朝停荆襄岳武等衛運得米二十餘萬石又發廣濟庫銀易米散

獻徵錄

卷之六十

今本

十萬石隨所在貯之委廉能吏計口支給
公及朱子法十步一窰爲糜粥以食老穉之
食者所全活不勝計蜀人德之陞貴州左布政使
帑藏得羨銀數萬兩有以利勸公者公正色曰
之脂膏可以自私邪命吏著之籍爲賑濟備言者視
服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雲南去闕庭遠
積有疑獄至十餘年不決公原其情爲剖析言於
上悉見有免竹子諸山箐夷羅構亂劫掠爲民害或
請以兵五路進勦者公止之曰彼爲盜豈本心迫饑
寒耳村寨固有良民今加兵玉石俱碎非撫綏意乃
獻徵錄 卷之六十 九十一
自爲文選吏爲夷民信服者分待往諭之降者相屬
前後以千數餘黨各散去竟不煩兵而罷木邦孟密
相讐殺論之弗聽聽輒復反公曰此非可以口舌勝
也檄諸道各練兵積粟爲必討計二虜始懼而自戢
朝廷嘉公功有綵幣銀牌之賜蓋公之臨事伸縮卷
舒文武並用有如此者以年及思休累上乞骸之疏
戊午冬得請來歸監軍總兵而下盛供帳餞於數十
里外且出白金爲贖公皆不受咸歎息而返間居十
三年治丘壠葺廬舍教子姪讀書爲身後計親戚之
貧者衣食之故舊之失所者拯濟之鄉隣有疾疢者

覆而不給者周卹之蓋其不盡施而及於衆梓者又
如此生宣德癸丑卒正德辛未年七十有九

集賢堂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

九十一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一目錄

都察院八

巡撫

韓文

徐源

林普長

洪漢

艾璞

歐信

杜忠

冒政

朱欽

黃寶

李進

賈錠

陳璧

陳璘

沈林

孫燧

唐澤

王沂

韓鑄

張廉

王珣

周季麟

曹鳳

徐節

曲銳

安惟學

陳鎬

姜洪

張淳

高琬

范鏞

伍符

毛瑄

陳九疇

江湖

錢宏

宋冕

陳克宅

胡纘宗

張文魁

凌相

陳祥

戴書

宋滄

胡宗明

胡岳

獻徵錄
目錄

卷之六十一目錄

都察院八

巡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韓文傳

實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韓文字貫道直隸新城縣人天順元年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成化五年使琉球國歸以所饋儀物獻之朝歷陞戶部員外郎郎中陝西右叅議右叅政左右布政使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尤畱心邊事有司方奉令捕豹上疏請止之已而乞休致命給驛歸弘治十一年七月卒賜祭葬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如例文器宇宏濶以平易爲政未嘗肆苛猛立聲譽但晚年以私憾發御史李興不法事幾陷興于死地君子不能無議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沂傳

實錄

王沂字希曾直隸武進縣人南京吏部尚書俱之子成化十一年進士授禮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山東右叅政湖廣右布政丁父憂服闋轉山東左布政使弘治十四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真定等府兼提督紫荆三關累疏乞休不允以十七年十一月卒于官年六十二計聞賜葬祭給驛歸其喪沂嚴毅謹恪天性孝友在禮部時有外國以獅子來貢希重賞又有貢刀劒數至三萬者沂言夷人貪詐無厭量損其賜直且定數著爲例憲廟上賓凡山陵廟祀遷祔之議儀文章創多所考據及巡撫時賦役繁重力爲裁省淳沱河溢壞民田盧泰請築堤捍之功成賜綺幣獎勞自處儉約家雖富無貴侈態居官二十餘年始終一致人以爲有父風云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二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源墓志銘

王 墓

正德乙亥正月二十九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卒于家計聞 上命有司治葬事公諱源字仲山世家吳長洲尹山之瓜涇祖孝質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考諒初封工部都水主事贈武選郎中加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少好學工文有名成化乙酉占南畿鄉薦乙未登進士第授工部都水主事理徂徠等處泉源改兵部武庫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武選郎中廣東布政司左叅政浙江右廉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三

布政湖廣左布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武選最號劇司公至洗心自誓一意奉公權貴請囑戒門者一切勿通而籍其姓名若將行罰者囑賄遂絕時天下武功爵幾二十萬坐耗天下絕嗣者以疎遠襲公奏宗派許襲傷支者一切罷之大革冗濫舊例以罪亡者落職公謂罪有輕重以笞杖而革其職不已甚乎人又樂其寬大司馬馬公甚委重之廣東勦雲桂猛獍公督糧水陸並進觸瘴癘深入師以克濟山東歲饑公與刑部何侍郎分行賑濟割臨清倉米八萬有奇以補歲漕之數明年徵償公奏民賴拯

稍蘇而又遽征之何殊弗給詔免與民涇王就封於沂以水涸將由陸之國民爲騷動公檄所司姑緩之亟發卒濬河水旋至坦然之國公私無擾公凡三蒞場屋浙藩折卷多儒士御史意欲有所前却公曰科場所取者文卽通榜儒士何傷山東斂銀將於鹿鳴宴臚士公曰方筮仕而示以利非爲政之體乃已嘗代祀岳鎮東海齊之夕應時澍雨闕里文廟成有白金文綺之賜累疏乞致仕詔馳驛以歸公溫粹寬仁人稱長者而臨事執守堅定雖當官蒞政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文章博雅尤喜爲詩力去近世尖新之習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四

書有木家父子風

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韓鎬傳 實錄

韓鎬字民瞻河南盧氏縣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給事中陞浙江右叅議屬浙大旱金衢爲甚有饑民奪富家食以自救姦盜乘之劫掠鄉村往來東陽義烏山中鎬聞之卽抵金華將赴義烏縣官謂不宜輕犯鎬曰吾計之熟矣彼倡爲饑民猶欲緩死若來犯我死無疑矣遂行夜遣人諭之曰汝饑民欲自救耳亦何罪吾來將賑之宜各散去否則剿殺之固不分饑民與盜也聞者相顧愕然比明悉遁去卽命各縣發粟賑濟且令鄉村嚴立保伍以相救護糾察由是數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五

郡蕭然不復有警弘治八年陞本司左叅政寧紹溫台四郡濱海歲輸粟數百石於沿海各倉而鄞縣糧長相黨爲姦詐稱出洋遇風沉溺復議重徵積弊者累年鎬至復有詐者鎬曰海神乏食耳何見奪之數邪因廉得其實衆皆驚服十二年陞本司右布政使海鹽濱海塘圯崩塌數千丈衆議塞之計費不貲以民貧無所於辦鎬曰此事屬某當不煩官民而可成蓋塘雖決舊石皆在又今年海鹽糧長當追餘價數千兩行令每銀若干兩修塘一丈當衝之田亦令若干頃修塘一丈糧長憚于出銀誠得修築則米

貨皆可僱役况舊石之外增添不多半歲可塞也乃以屬鎬不三月而塘成十四年陞湖廣左布政使中使往來者多以私鹽鬻于府縣索厚價舖行率以破家鎬和買之民賴以不擾十五年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贊理軍務命下肅七日計聞遣官賜祭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六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公普長墓志銘

王 鏊

正德戊辰三月九日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公卒于家 朝廷命有司治塋域仍命官諭祭如故事公諱普長字元甫後以字行而更字秉仁成化甲午占廬建鄉薦明年賜同進士出身時尹恭簡爲冢宰識而異之曰雅粹端重宜居侍從之列奏授工科給事中先是言官有以言得罪者中外以言爲諱臺諫徒取克位公獨以獻替爲志乃言今進士科限三甲恐不能盡天下才宜如宋制增置五甲其四甲

蘇徵錄

卷之十一

七

五甲皆授以學校之職庶人才不遺而師儒之職可重疏上忤旨時已詔公開封占城乃罷不遣而遣他使後他使有海禍或以罪戍邊人謂公有神明之助焉久之有旨召恭簡至內曰蕭顯等六人皆外叙公名預焉以母憂獨免服闋改南京禮科以憂去弘治中仍署本科未幾擢都給事中時儲貳尚虛公言宜早建以定國本土魯蕃以獅子來獻公言宜卻之以明明主不貴遠物時議且復用汪直王越公言二人授之尚未遠可復用耶餘若抑倖進慎選舉恤災患節財用薄恩宥優畿民皆累累爲 上言之癸丑權

布政司左叅政時齊魯旱甚所司方於歲額外多斂以備賑濟公曰與其多取以濟民孰若寡取之爲濟廣且均也會營德府妃葬大治塋域公不可王令承奉長史論之又令諸藩臬論之又面諭之終不可乃易人董之擢雲南右布政使未決月轉陝西左布政使時方饑僅重以師旅公轉餉維時師以克濟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值寇作公嚴督將領平之有襲衣白金之賜蜀歲轉餉松藩路由蕃中蕃人劫掠邀利官吏又緣以侵牟蜀人病之公設方略禁貪緝橫其弊幾絕而議者顧不便焉甲子改命

蘇徵錄

卷之十一

八

巡撫貴州旋又改雲南以積勞賜誥進通議大夫推封三代且錄子有恒爲胄學生公時已病痿在告疏三上始得旨給驛以歸逾二年卒春秋六十有四公長身美髯眉目朗秀襟度冲粹不見畛域而執守堅定不以利播勢奪家居敦行孝友置九牧祭田緝譜牒復孝義堂居官潔廉明慎所至人懷之凡汲引人才人未嘗知察友嘗被誣以身家保之竟亦不使之知也林世家閩之莆田世稱九牧林氏

右副都御史張廉傳

實錄

右副都御史張廉字孟介浙之歸安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擢江西按察司副使討賊寇廣信永豐銀礦廉命塞之以絕其望遂潰散遷貴州按察使奏請印江蒙酋置縣官及遷左布政使與征都清苗寇有功請增貴州解額自廉始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疏言屬府黎平僻遠而五開軍衛牽制兩省宜令湖廣兵備副使聽節制及削鎮遠土官置縣官如印江例皆從之廉剛方鯁直好向折人過動與物忤由是被論劾致仕行之日父老軍夷無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九

慮千數遮留之正德四年四月年七十六卒于家既卒家無厚產鄉人以此重之

雲廣洪都御史漢傳

李開先

洪公諱漢字大章別號雲廣曾祖大隱行甚高祖士中父讓俱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李氏妻司氏俱贈淑人幼入縣庠以講書見稱縣尹張慶政暇每早召至後庭講近午方出給之紙筆甚多巡按于鄉試後卽出巡至章意將爲其鄉人報復益其鄉人有先任縣尉者衆秀才曾在上司處發其奸而罷其官三日下學撤紙講書方展書卽斥出跪于二門外如是者凡五六人公揣其意在背講因密告長教若衆善講者則以吾名應之已而舉及卽至書案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十

前照堂禮畢稟講何書巡按厲色曰講中庸纔吐一句卽怒曰誰教爾講首章熟易者衆連聲速其跪伏公不少動巡按乃命講中庸卒章公先朗誦經文一過然後貼註詳解有節奏有理致承上起下處更有應應巡按大喜謂此生曾入試場否應以入而闔學無日矣且對書講書何難如應試亦將携書耶讀書候時乃儒生分內事顧惡有司之不送其請也厚誣而力去之本欲有所懲戒有高士在中吾怒無所發矣盡以有司所備紙筆花紅賞之成化戊子中鄉試

壬辰第進士丙申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管理濟寧河值天旱水溢權豪往來任其啓閉公嚴立法禁衆懼無敢行行者庚子改司虞衡監稅荊州竹木徵取平恕商民德之辛丑陞署員外郎巡五城街道點視九門天壇之旁逼近御路秋水泛漲衝成一灘廣數十丈深三丈中官惡之者將以此中之次日午後駕出同事者急不能爲謀公卽速集搭練匠用杉木爲棚鋪板而覆以土扈從中官乘其釁而不得問之人而知其事乃服其才後監修大慈恩寺工完同事者欲援故事乞恩公曰以文職修寺不能諫止復因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十一

之得官豈不貽笑乎衆乃止甲辰陞都水司郎中朝議以漕政廢弛簡命風厲人員清查公同御史謝文往焉條陳十事上之而糾治貪婪武職選補老幼運軍及處置造船事宜興革一應利弊尤其赫然可稱者也仍幼總漕等官弗稱任使者數人後皆更置別用漕政一新弘治戊申廣西缺右叅政以公才望超補之抵任卽爲兩廣總督軍務泰都御史委同陶廉使歐叅將等查勘田州土官不法事并會征古田等處徭徭兼督軍餉所至俱有成效壬子閔都御史委公與陶歐輩再征古田徭徭各領兵馬分爲四哨

約同日發兵嚮欲先期公開之謂同哨歐叅將曰當整頓與俱歐欲守約公斥之曰汝不聽吾言若陶兵有失事機吾將劾汝矣遂併力進攻果獲首級最衆惟馬總兵馬叅議一哨失利被害麾下土兵奔逃公急追回撫諭之衆又告稱絕糧公曰我既在此糧何足憂設法水陸並運軍兵萬餘無苦饑者荊竹嶺獐賊千餘標掠斷絕行旅公與劉僉事適經其處分守康叅將謂曰當由舟行陸路必與賊遇奈何公曰朝廷設官專謂地方今道路不通三月矣吾輩若再退避道路何時可通耶遂毅然而往賊勢果熾乃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十二

遣驍勇數百騎爲前鋒繼以步兵夾擊之公亦親御戎服鼓舞士氣以督其後賊衆登山望見人兵壯盛遁去路不復梗矣永福地方有徭屬八百餘人占據民田鎮守副將已發兵二千駐劄將兩月計無所出公因授筭與劉選委洞曉夷情者先行齋文推誠招撫仍耀兵揚威以懼之夷皆退散田乃復總督衙門以其績奏聞蒙上給賞綵段銀牌仍命捕捉前殺總兵叅議賊首解京公詣其地幾半載設伏出奇生擒六十人械送總督軍門發下按察司監候賊穴地逃去司官俱以罪黜而公以丁憂迴籍裏事如禮丙

履補江西叅政尋陞四川右布政使在四川善政
人撫按及兩京科道薦章連上古田猺夷復叛都臺
因奉公向在廣西日平賊有功未蒙陞賞乞卽特加
褒獎以勵後人賜大紅織金雲鶴綵段衣一襲戊午
陞陝西左布政使不旬日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大同叅贊軍務公至大同訓練軍馬修築墩臺措
備糧餉撫恤軍民糾治權奸搜剔蠹弊風紀振而邊
境肅然非舊日比矣上疏極言便益地方八事而增
守備以專責任演神機以期實用置方田以遏胡騎
寬住俸以借進官尤爲八事中之切要者蒙恩錫三
獻徵錄 卷之六上 十三

先在工部觸忤司禮又以邊事論及中官其同類忌
之臃腫參作回籍閑住名色公論大爲不平都給事
中任良弼等御史張津等累騰薦劾稱公才猷素著
宜同尚書周經侍郎許進都御史雍泰起用以盡其
長不報正德庚午以疾卒年七十嘗考一勝而有兩
同名者必一盛一衰公是勝有兩洪漢而徽州字朝
宗者名位不其顯不但于辰如永樂乙未有兩葉恕
宣德庚戌有兩王復正統丙辰兩李春景泰戊辰兩
張瑄南劉瑄兩楊瑄俱存辛未一科天順丁丑之王
道成化丙戌之徐霖已丑之鄭宏甲辰之王溥其在
獻徵錄 卷之六上 十四

弘治丙寅丑曹瓊丙辰陸言壬戌魯鐸正德辛未王
憲辛巳王朝用而丁巳三張淮嘉靖丙戌壬辰戊
辰辛丑四科同名者約高節章煥陳善鮮見官
商歷年相同者然若無宗卑近久惟不媿于心不負
其職爲可容耳若洪公者豈非千百中一二人哉漫
及之見古今同姓名錄不虛耳

右副都御史王公珣傳

子崇仁 崇文 崇獻 崇倫 附

郡志

王珣字德潤曹縣人舉成化己丑進士授太康知縣調繁信陽擢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行部蘇松時例獲盜二百名陞四品俸而部中所獲至數千人珣按其非實多所平反曰吾不能殺人求進也歷湖州府知府陞河南叅政轉本司布政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以寧夏孤懸河北而境土狹小當先守後戰因濬賀蘭山渠以廣屯田遏虜騎邊防賴之虜寇花馬池深入臨章總兵郭鈞以眾寡不敵不敢出戰珣曰虜深入獲利而還實驕且疲以逸待之勝可必矣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十五

戰於石溝破之進階通議大夫無何以疾致仕章再上得馳驛還珣為人孝友少時為兄璉所撫及考滿受蔭官其兄子以報之里人稱焉卒賜葬祭如法祀於學宮所著有奏稿十卷南野詩稿二卷

崇仁字仲安珣第二子也第正德戊辰進士授工部主事時土木繁興貂璫競為請托崇仁蒞之以正上下肅然盜起兗豫奉詔討之仁綜理諸營器具先事備辦兵士無譁遷刑部員外郎轂下獄事多涉權貴皆據法治之出為江西僉事宸濠潛蓄異志其妻黨素橫悉裁以法濠欲中傷之乃相以重幣崇仁辭不

受改陝西副使飭兵洮岷時虜酋亦卜剌出沒西海因上區畫事宜當道不用遂引疾歸今祀學宮

崇文字叔武珣第三子也弘治癸丑進士授翰林庶吉士改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武宗即位遣中官織造因討長蘆鹽萬二千引鬻銀買料崇文與李夢陽等言於尚書韓文執奏至再請但與六千引內監憚之歷江西四川提學副使擢山西叅政壺關盜起將發兵勦之崇文戒勿輕出諭以禍福多所解散因擒其首惡餘黨悉平由河南右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引疾罷歸卒賜葬祭如法今祀學宮所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十六

著有兼山遺稿

崇獻字季徵珣第四子也弘治丙辰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後改禮部主事以逆瑾擅權引疾告歸瑾銜其避已削籍為民瑾誅改兵部主事時山東江浙巨寇稱亂崇獻條陳六事悉見採用冠平賜白金文綺西北夷兀良哈入寇用總制叢公薦屬崇獻往乃先聲搗巢棄馬用步弮無遺策沙嶺之圍遂解尋陞郎中奉命徵南直浙江驛傳役銀盡革積弊歲餘得銀四十餘萬陞南京尚寶司卿以錢寧專政復引疾去嘉靖戊子用言者薦起為南京通政司右叅議再晉

南京太僕寺卿癸巳拜左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偶感時事三疏乞休得歸家食三十年屢薦不起扁其堂曰三已所著有孫子釋疑小學撮要禮記擇言雙清詩集韻語拾遺等書

崇儉字叔度珣第七子也舉嘉靖辛丑進士會考選庶吉士有達官見其詩翰者謂曰以君才學宜居上選惜年踰三十若稍減一二人選必矣崇儉正色曰天下豈有未事君而先欺君者乎達官愈重之觀政通政司未除官而卒所著有五桂堂稿春秋筆意等書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十七

右副都御史文公璞傳

楊一清

文公璞字德潤號東湖南昌人父敞號梅亭精于醫是生公少學于郡人羅評事羅大奇之曰此子殊穎悟他日必有聞于世恨吾不及見耳成化間登進士第授工部都水兵部武選主事弘治間歷遷武選郎中通政司右通政光祿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郡總理糧儲所至有聲如羅言初公方成童爲從王父所愛求立爲再從父後梅亭翁不可乃迫于從父命從之然非其情也則憐惜之至憤惋不食後公責於所爲後父母既移封矣至當以通政加封前備諸服色冠裳遣使馳上使還日忽不樂淑人魏惟問之泣語其故且曰吾所爲父母已有子無用吾爲後理況此事非吾父意典思及此肝腸寸裂且今之人處此或朝仕而夕改吾竊病之吾今於再從父母薄致祿養再移諸封亦尚盡心耳矣領於吾父心然然未有報其何能爲情哉吾今竊有圖矣淑人解贊決之於是馳書所爲後父母遂上疏陳情事下吏部覆奉許之公乃立四代主俯伏痛哭于考妣告曰不孝兒歸奉祀矣已復別設一龕用祀從王父焉及再從父沒心喪之如考妣公好義樂善尤篤于倫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十八

理弟珊歿遺孤欽少時携至京師教育之俟有造俾進諸學宮學焉再從父子璧蕩用官馬價至千金官徵之無從得則桎梏諸囹圄公聞而泣曰吾不援弟其死于獄乎遂罄囊貲爲輸官不足稱貸于人又不足繼以田產璧始獲釋矣族人或不能昏葬每厚遺濟之鄉宦某客死貧不能歸公贖之衣棺舟車親往斂送之其素履如此比居官自都水主事至爲通政日務舉職其在兵署選將籌邊多所裨益嘗奉建儲詔使朝鮮賜一品服以行至其國秋毫無所取及爲光祿悉得諸故所作無益事歎曰夫民財可如是耗

獻徵錄

卷之六

十九

邪卽具疏欲一切革之疏且上僚佐懼妨諸權貴止之公不聽已而得旨報允遂著爲令省費鉅萬 孝廟勵精求治屢下詔求言公首陳慎修德時布告固國本舉良將重憲臣飭守令六事又陳聖政虜患田賦散戎四事他如減齋醮節供用諸奏皆人所難言洎南畿巡撫半載間徧歷所部郡縣問民疾苦察利與弊而興革之崇明有捕寇恃海洋險阻越人取貨攻城剽邑大爲民患屢招之不服公知其不可化也乃陳卒集餉具戰艘爲勦捕計會勅至令督兵殲之公乃指畫出師由海道夾攻浹旬而平捷聞 上降

勅獎諭賜文綺白金百姓爲立生祠肖像祀之復勒碑識焉有勲戚家與無錫民訟田官知爲民產懼獲罪巨室莫敢公言者公承勸廉得其情悉歸之民遠近稱快屬逆瑾竊政巨室以賂行田訟復作瑾勢力熾使者覆勘惟風旨是承乃悉以田歸巨室顧劾公前勘非於是瑾僞傳旨逮公詔獄訊之公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箠之幾死令遷家海南爲編氓家人與公行數日方蘇哭公曰吾猶生活又何哭爲公居南三年瑾誅奉詔還復官致仕杜門謝客暇則遊城東別墅酌酒賦詩以爲日家廟未建曰事孰大於此乃

獻徵錄

卷之六

二十

卜吉市材命工創建於居室之東遷主居焉時言官交薦起之未及用而卒正德七年壬申歲也公生於景泰庚午至是壽六十有三矣 論曰予聞諸鯁直之士多剛復難近而醇謹者或沉默取容跡公平生所爲孝友和易可謂醇矣而其立朝每持正論臨事不諂隨又何直也昔孔子思中行之士公其殆庶乎 遭際 孝廟聖明有所敷奏多見采行春禮優厚不 可謂不遇矣晚值逆瑾中奇禍瀕死播遷及其復也 且柄用之而遽以計聞惜哉昔王祐按符彥 卿事 有德及人雖僂僂後當有顯者及子日相果驗公 史記同其後亦當與無異彼橫暴者惡足爲公痛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季麟傳 實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季麟字公瑞江西南昌府寧州人成化壬辰進士授兵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陞浙江左叅政武康有羣盜躬往招諭平之興水利賑荒歉皆有善政陞河南右布政使尋陞左布政使周王怒其世子欲罪之季麟爲之調護王怒解父子慈孝如初陞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撫諭土魯番番酋歸所虜哈密忠順王陝巴乃奏還所畱番使又增築要害以爲守禦計調巡撫陝西革前調省城防冬民兵四千止以千人番代又用內閣大臣薦調巡撫蘇州會勘御馬監收馬草場其所侵民業考諸圖籍正之不避貽璫之怒時有論其傳奉改鎮者益不知其出於密薦也乙丑以病乞歸後逆瑾擅權以事落職又罰米千石瑾誅例復官未用正德十三年十二月卒

蘇徵錄

卷之六

二五

巡撫大同地方右副都御史歐信傳 實錄

歐信大同地方右副都御史歐信字季先順天府薊州人成化甲辰進士授兵部主事奉命賑京西活饑民以萬計爲郎中督餉大同增置東大有倉乘賤易粟備用歲積至五十萬石陞江叅政河南右布政使山東左布政使俱有聲績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始至即選賢治軍務也牧修舉廢陞未逾年而卒時正德元年九月如例賜祭葬信修幹美儀廟整峻才足集事亦一時能吏也

蘇徵錄

卷之六

二五

憲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野曹公鳳墓

志銘

韓邦奇

正德己巳五月二十一日公卒初丙寅以來八黨擅權而瑾尤肆毒中外稱爲內相凡藩郡入爲京官必重賄方免禍見則長跪稽首內相不爲禮丁卯公自巡撫延綏都御史回院公弘治中所造士也不習諛禮又不知賄事適朝廷十日不御門或曰盍先謁內相公曰未見天子而先謁權宦邪不見瑾固含怒後見瑾又長揖不拜瑾佯問入京幾日示見瑾意公曰十日瑾又言都御史知回院故邪公曰聖恩

獻徵錄

卷之六

壬午

曼山館

也瑾復問何以報稱公曰都御史風憲官振肅紀綱激揚淑慝耳瑾怒目揖公出公歸卽上疏乞休不報旬日再疏亦不報時瑾嚴勸天下錢穀以中士夫禍勦使者希瑾意言延綏布糧汨濶過緣主者公適丁外艱所司奏公當守制瑾乃罷公官聽勸竟誣公償布五百粟千石立限繫家屬緩則將籍公家公亟齋世產完報然瑾怒未解也公隱憂發憤端坐不疾而卒明年庚午瑾誅朝廷遣官諭祭且給金營葬及公葬事且不能如制而墓銘尚缺云公姓曹諱鳳字鳴岐別號西野河南汝寧新蔡人高祖諱世隆曾

高恭祖諱英考諱端以公御史時封如公官性度夷爽廉信不苟妣劉亦以公貴封孺人天順丁丑十二月初九日生公前一日孺人出於外歸見火光如車輪當其前明日公乃生公生而靈異比就外傳略加訓說卽了大義甫三載舉子業度越諸生尤以檢押身心爲務天台陳公選大儒也督學中州甚器重之成化丁酉鄉試中式辛丑登進士除徽州府祁門知縣或爲公難之曰祁土浮俗僞且健訟常思以處之公曰若使我先逆民耶逆必設機械不得則重刑將有悞罹法網者卒不以僞逆祁民凡訟至分下都長

獻徵錄

卷之七

壬午

曼山館

虛心考其成隱奸巧詆莫遁其情然亦不深疾也祁民愛之於是祁門治行爲最而當時微之諸邑莫不推先祁門者三原王端毅公爲家宰雅知公弘治己酉公考績謁部奏薦陝西道監察御史陝西王公卿也當一孝廟熙洽之世公獨持風裁崇論正義多所嘉納嘗奏事失儀鴻臚糾上上特宥之謂左右曰曹御史好官當略其細過辛亥御史奏蹟於是封公及劉孺人皆獲封焉巡按江北潁州僉事某傲虐不戢公將論之然僉事素善持人短長且嘗忤公而賴新蔡又甚邇或謂公曰此易與諂階宜寬之公曰

爲風憲而避嫌不激濁必將挾私而傾善矣竟効罷
之一路肅然御史七年陞蘇州府知府蘇州富饒甲
天下俗迺奢靡且崇祀非鬼親死則多火之公下車
首置義塚以昇貧者而禁火葬定婚喪禮不得過制
凡儀迎時序一切務從儉素違者刑之毀淫祠政平
訟理而當時各郡又莫不推先蘇州者弘治壬戌述
職入覲時宰臣奏宴天下賢有司於廷公與焉蓋異
數也尋陞山西左叅政湖廣右布政擢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延綏地方 孝廟時虜久不入疆場無
警武備稍弛公蒞鎮則嚴部伍實倉庫謹操練明賞
罰推誠馭下將士感悅各思効力終公之任虜至數
止邊外無內掠焉回院而遭瑾禍卒享年五十三歲
云公性清介孝友私居終身不御絢綺不畜婢妾不
問貨殖父母兄弟無間言與人和易不爲矯激之行
處鄉黨恂恂無貴人氣所至遺愛在民祁門則豎碑
立祠蘇州則誌列名宦延綏則將士戴服至今猶有
過其宅墓而問且拜者至其不屬身於權瑾危行大
節一二於天下余總河道時公孫亨守兗以循良聞
上交下文無抗行無過禮余心興之及詳公狀乃知
公家法源流遠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杜公忠墓志銘 王鴻儒
昔大儒先生論位義之心人所固有而此心甚微必
用力於語默之際乃克塞而可大若宜語而默宜默
而語因體之以致其情皆以爲宰審之類可謂嚴矣
後世薄夫顧反述此義陽開陰闔神迎色拒益以眉
目手足佐之鉤距揣摩端倪不露而誘掖如神俾人
出心腹腎腸傾輸無餘蘊然後操以爲奇貨而人或
有不得其死者吁其惜矣天賦人以仁義豈端使然
哉若故都御史杜公則不然公資稟坦夷內無城府
意氣軒豁加問學勤敏冠治融釋愈益完粹與人言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二十六 吳山館
洞見底裏人有小善亦游揚不置或不及而請益則
懇款許至無少留藏事有難處公必爲之盡異同祿
利官以求其善即成敗不驗於後人亦感其忠蓋也
性剛毅疾惡如讐值頃率悖傲賊仁殘義麗刑書者
雖要且近不少貸如公者豈非所謂不失其本心者
邪公諱忠字世臣先爲盧氏人祖恭用薦授河陰訓
導遂占籍焉公自少修謹性不樂傲放補邑庠弟子
貢家居去縣十餘里晨往夕返手一卷於塗且行且
誦其勤如此成化戊子舉於鄉戊戌登進士明年除
濟南新城縣令越五年甲辰召爲浙江道監察御史

弘治辛亥出守平陽庚申遷山西布政司左叅政乙丑遷四川右布政使正德丁卯轉左布政使仍臨山西未幾卽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地方居一歲卒年六十有八卒之前三月公嘗上章乞致仕得請命下而不能起矣實戊辰冬十一月十三日也始公之令新城也分寧周公公瑞稱其質直忠信議論操履皆有前輩風其爲御史也四明楊公維立稱其剔蠹治姦踔厲風發其爲太守也括蒼俞公尚賢稱其百廢俱興爲民所愛戴其爲都御史也太原周公伯常稱其篤實老成無所往而不宜此四先生廉徵錄卷之六十一

者皆當世元臣舊德人所取信者其言如此則公爲仁義之人可徵不誣矣公父諱積累贈平陽府知府母王氏累贈恭人娶張氏累封恭人先公二年卒子男三人汝松汝栢俱生員外補醫學訓科女三人長適衡秀先卒次適陳嶺次適張嘉儀孫男四人守經守約守綱守紀女三人汝松等卜以四年十一月七日葬於古榮陽成皋之間先塋之次託今光祿丞許君本謙命銘於鴻儒鴻儒於公託交頗早而受知最深是苟可以辭乎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節傳 實錄

右副都御史徐節字時中其先績溪人占籍貴州衛成化壬辰進士授內鄉縣知縣有治行擢監察御史遇事敢言不避權要嘗疏錦衣指揮牛循罪反顯詆大學士萬安之失風裁凜然弘治改元遷直隸太平府知府時郡中大疫節悉心治療全活甚衆進雲南右叅政以平梁山竹箐米魯諸賊功陞二品秩壬戌陞廣西右布政使征思南給餉有功甲子轉廣東左布政使丙寅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會逆瑾擅政見忤削秩罷歸瑾詔復職致仕正德十一年卒節居官甚廉謹不忍擾民在太平餉二驢於私解鄉人過郡者以驢送出境驛遞皆不與其守法類是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冒政傳

實錄

右副都御史冒政字有恒直隸泰州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弘治庚戌陞武昌知府守正奉公多所興革尋陞山東左叅政分守東兗弛南旺湖禁以食貧民又分守遼陽正德丙寅山遼陽陞江西右布政使將發以所餘餉銀千兩歸于代者毫髮無所取奉新機盜且起政賑恤有方一時晏然丁卯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劉瑾以政前在遼陽軍儲有虧耗逮治罰米三千餘石累歲事方竟褫職以歸瑾敗復職致仕正德十四年二月卒賜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二十九

祭葬如例政為人質直坦易居官廉正卒後家無餘資其子稱貸襄事士論重之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曲銳傳

實錄

曲銳字朝儀山東萊陽縣人成化辛丑進士任大理寺評事寺副出爲福建四川按察司僉事松潘兵備副使改河南陞陝西按察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進南京禮部侍郎改右副都御史仍舊巡撫銳既屢陞擢劉瑾怒其不謝已勒令卽舊任冠帶閒住瑾誅聽還鄉復其官階正德六年十二月卒銳有吏能所至獄無滯囚其在四川馬湖土官知府安釐恣橫行部者多避之銳誘執置之法疏請改流官州人德之故其以父憂服闋給事中劉瑾請令復任四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三十

川以爲其才宜於蜀也其後不汚於劉瑾蓋亦有以自守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欽傳

實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欽字懋恭福建邵武人成化壬辰進士授寧波府推官擢監察御史風裁凜然陞山東副使以憂去服闋補浙江尋陞按察使湖廣左布政使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以民俗多酣酗下令禁釀適內使過境不得縱諭於劉瑾被逮入京有勸其賄免者不從然瑾竟不能害得致仕歸尋撫舊事奪其職瑾敗仍復之欽端重有威儀居官清直所至以聲績著為諸生時刻意考亭之學往游徵士吳與弼之門以道稱于閩正德十五年四月年七十七而卒

獻徵錄

卷七十一

三十一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惟學傳

實錄

安惟學字行之山西臨汾縣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為行人歷工部郎中平涼知府陝西叅政浙江右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時劉瑾方遣官覈屯田邊儲惟學承望風旨所行過刻軍士多怨之者安化王寘鐸因而謀逆欲先殺鎮巡等官而後發兵何錦率其黨進公署惟學方與都指揮楊忠議事錦殺惟學于座上故恩典不及然惟學居官亦以清謹聞

獻徵錄

卷七十一

三十一

撫都御史黃寶傳

廖道南

黃寶字廷用長沙人高祖典輔洪武初為監察御史
寶登成化甲辰進士授吏部驗封司主事內贊訐謔
外閑儀矩上稽時政下叅仕籍惟慎清罔或訾議
弘治中歷陞文選員外郎郎中懸水鑑以收俊又操
水槩以勵風節一八柄以詔休繳綜六計以甄循良
別善最以察勤情黜貪頑以謹愒愒還為太常少卿
修郊禋廟祧祀沈瀛辜之禮禮克用正舉雅南絃頌
寄製譯之樂樂克用章十八年間協氣休徵惠為馨
香者亦不能無少助也正德初擢通政晉應天府尹
歲徵錄卷之六十一 三十一
陟都御史巡撫陝西時潼關以東民如縣磬花馬以
南虜多陸梁吳蘭以北城堡圯廢臨洮以西羽檄勿
午寶深思其患力以處之迺肅紀律清壁壘預餽餉
防烽燧恤災沴屏黠狡猶恐北虜西戎互相援應則
我軍難支彼類益橫建議斷其右臂扼其中吭以倚
角之故河套虜酋莫我敢犯奏有寧宇逆瑾柄國罷
歸瑾敗復起巡撫山東不踰月移疾歸卒年六十有
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鏞傳

京學志

公名鏞字宗之系出會稽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徵赴
南京占籍欽天監父獻繇鄉舉為豐城教諭公賦質
卓穎少受庭訓以文行聞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人丁
才成進士授禮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
東提學副使為人明敏有吏幹董學時校閱精覈公
廉詳慎終始如一諸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
史人輯洙泗誌撰發上晉諸生感其風誼興起成就
者甚多齊魯間稱有晉學必有推之晉江西叅政庚
午晉湖廣巡按使會漢沔盜起流劫郡縣民之貧無
賴者聚為盜公聞之卷之六十一 三十四
相率城守其間是黨日眾公設方略督兵以次討平
之餘賊悉去朝廷即晉公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
其地公自良民可驅而為賊顧不能還賊為良民
乎公之為政諸郡皆從者不治湖湘素服公威信見
於天下公歸農益負固阻深者咸喁喁有更生之樂
公卒中以疾乞歸命未下而卒所著有矩菴漫藁金
陵人物志行於世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進傳

實錄

李進字時勉平陽曲沃縣人成化己丑進士授戶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督餉宣府公于出納陞廣平府知府其地斥鹵恒苦旱進至特建石閘引河水灌田民利之改濟南陞四川右叅政江西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時北虜寇邊諸將失利於魚臺嶺官兵多敗死言者因劾進進亦上章自劾遂引疾歸正德七年十二月卒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三十五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姜洪傳

實錄

姜洪字希範直隸廣德州人成化戊戌進士初授廬氏縣知縣擢貴州道監察御史陳時務八事彈劾不避權倖謫山西夏縣知縣擢廣西桂林府知府所屬古田縣久爲猺獍侵擾洪奏調兵討平之民賴以安屢擢雲南左叅政山西右布政使逆瑾方擅政諸省有賀印錢山西獨無瑾中以法矯詔罷歸復罰令輸粟於邊瑾誅起爲山東左布政使時流賊猖獗調度兵食勞瘁成疾嘗上用兵事宜多見施行未幾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未踰年竟以羸疾卒于官時正德七年六月洪性亢直居官清介身後家益落不能舉其喪久之始克葬云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三十六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公銳墓志銘

公諱銳字良金姓賈氏別號東林世居安陽之大韓鄉曾祖文直祖振俱隱德弗仕父贈文林郎監察御史琛母張氏實生公幼有奇質刻志苦學弱冠補郡庠弟子自成化丁酉領鄉薦茂茂春聯舉進士授知山西汶水縣汶水民健訟公至務以德化遠近帖服甫三載以賢能被剡薦召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滿其行囊橐蕭然民故有包老之稱老稚遮道悲號不忍違留其履以識愛慕居臺端未幾卽巡中路風裁果栗盜賊進息丁外報奔歸哀毀踰禮服闋按遼東有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三十七

都指揮李姓者久橫不法公首劾之武弁震懾而邊地肅然再按兩浙值溫處礦賊陳廣霸等搆亂勢焰甚烈公不避危險提兵剿平之捷報 上有彩幣之賚比回奏績最贈公父如其官母妻皆孺人弘治壬子擢福建按察僉事時建寧礦賊猶溫處撫臣以公請 上可之勅兵備其地一方以寧遂擢憲副歷山東憲長左右布政使憲度嚴明德意誕敷在在有聲而公之清操益至正德壬申晉今職巡撫陝西等處地方兼贊理軍務丁內艱聞計卽日歸時道瑾恣橫羅織百司以公居方岳直懸不阿坐事罰米千石

遇傾家償之畢事懼他禍遂乞休情極迫切再疏乃俞之瑾敗銓部累起公公辭不赴今 皇上初元詔晉公秩二品階資善大夫俊遊林下方事行樂又明年以正終于寢距生正統戊辰享年七十有六公性資沉靜器度宏雅嘗以矜莊自持自外觀之貌若遲鈍及其臨事毅然有爲雖甚難處者無不曲中剔歷中外餘二十年始終一節不少淪其居林下十有六年自處一室無他勝之暇則課子讀書惇行孝弟絕口不及時事務論尚之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王本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淳傳

實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淳字宗厚廬州合肥人成化丁未進士授瀏陽知縣擢監察御史會岷府奏逮知州劉遜科道論抹俱下獄淳方自外還抗疏請惜耳目以此元首孝宗意解尋釋之遷吉安知府俗故健訟蔓引動數百人經歲不決淳惟取當逮者訊之剖折如流獄詞輒手書片紙示吏吏無所措其姦版籍多巧偽淳廉得其實役均弊絕久之豪猾所迹公庭盡靜若無事者郡收給引直號堂食錢前守率取之以爲常淳悉界廬陵縣公用歲省民財數千兩自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奉甚薄食朝夕惟一鮑魚秩滿歸家如磬正德丙寅遷四川按察副使整飭松潘兵備轉南京太僕少卿進應天府府尹務寬徵需以節民力癸酉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四川劇賊新敗疏請駐兵房竹等處以防奔突賊平有寶書金幣之賜其冬改巡撫保定等府兼提督紫荆等關淳行部以範少嚴或時寄耳目於下爲所欺會言官劾其攜子索賂淳不自安卽求養病歸正德十四年十月卒例賜祭葬淳修養火色剛果自信治郡最有遺愛雖古循吏或不能也晚節功名頗損論者惜之

右副都御史張公淳傳

郡志

張淳字宗厚僉事敵之孫太學生鑑之子也成化丙午薦於鄉明年登進士初令瀏陽有通賦歲積萬計乃糧長侵費公至喻以忠言皆感泣來輸三年政成名爲監察御史每疏入言多剴切不避權勢時有坐言事下獄者公恥不與抗疏救之得釋頃之出按貴州有負固者乃招撫之擒渠魁普安阿保父子餘黨五十九塞悉爲編氓轉吉安知府吉民健訟公以一言折之訟卽平課農桑興學育才修里社敦尚節義民爲創賢侯祠尋陞四川按察司副使鎮松潘適諸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四十

番叛乃召集諸將授以方略皆相繼授首諸番懾服進太僕少卿綜理馬政務在便民轉應天尹多惠政士民賦京兆十思以歌之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不逾月有巡撫保定之命是時傳報邊警公經略邊務悉心區畫達虜聞風遁去河間諸郡告饑奉勅賑濟全活者以萬計進階通議大夫上疏乞歸上以溫旨慰留疏三上始得馳驛回籍調治益殊恩也公居身清約惟敝屋數椽田二頃園一區客至談說經史或世故移日不倦有請託者禮遣之故人不取干以私卒年六十有六葬祭恤典恩禮有加

長卽相次子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壁傳

實錄

陳壁字瑞卿山西太原左衛軍籍直隸揚州府高郵州人舉成化壬辰進士授嘉興縣知縣性抗直不折節權貴人凡上司以事臨者與辨析民情利病侃侃不輒撓終能以氣服人後因薦擢江西道監察御史盜勦風裁不爲委瑣醒醒中允坦直披肺腑論天下事常持大體而臺紀克振久之進山東兵備副使掘臨清漕河所經實奧衝之地夫役百需疊弊一裁省冗濫有貴璫怙勢搖吻于民難歷歷折以法憲憲怒擊其首竟莫能辱其他均徭役剔奸究賊以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四十一

清武備大者數事清源一帶德如父毋時以民學所屬進本司憲使時郡縣吏日唯繫訟取賦民率破產輸納甚者更死于獄首下令禁之綱食其地其清法爲奸有所侵牟者黜弗貸故境內諸情無敢無政弄手十五年陞南京太僕寺卿重校事馬政自兩京並設以來雷垌益安常襲故堂宇剝廡日就朽腐甚或傾圯不稱至則節縮帑餘重修飭之又建棲雲環山二樓分毫不累於民而所履嚙然會邊鄙不寧兩京歲取備用馬萬匹南直隸止三分多准折價以便寄養壁從容處分州縣安輯無擾尤與人信不侵

爲然諸察屬有過率指摘之亦莫不委情輸素若投醪然踰三載陞右副都御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撫順永二府卽奉身勇退以養病歸家性孝友重行誼待兄千戶某如父嘗以御史居家久微譴受朴無難已官山東僉事某爲御史時有隙及卒傾貲啟之故人皆高其義云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四十一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高公琬墓志銘

嚴嵩

公諱琬字德資成化戊子占江西鄉試戊戌登進士歷知松陽上海二縣名爲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陞松江知府陞西湖廣參政右布政浙江左布政已而拜右副都御史撫治郎陽公器貌端重爲政矜嚴持大體曉達民事謹慎點檢所至舉其職而上海松江之政尤稱最上海松屬邑也地大賦繁公至減官糧加耗奏以餘糧編銀僱夫民稱省便官稅徵解歲有羨餘數百金前政者例受之公則斥以建學舍齋閣

嚴徵錄

卷之六十一

四十三

屏宇館傳之敝圯者鋤抑豪強發擿姦伏屢辯疑獄終其任無敢干以私聞父喪卽日奔歸民懷慕齋餽追至其家一峻拒之爲御史風裁凜峻出按蜀戎籍持平不苛稽審有法衆號得體適松守缺松人咸願得公爲守語聞吏部以公往益公前在上海威信孚於民又熟其利病及爲郡邑過往踰厲凡所興革弛張舉措務建經久長利期無遺便乃已用文學飭吏治考大成之樂間詣學官飲射讀法率學官弟子親爲講說課試高等者慰寵之飭陸宜公周文襄之祠表忠節貞孝百廢具興松故饒財俗尚侈靡公身爲

儉約先之食不重肉客至豆觴魚脯一飯而已禁寒燕俳優雜劇不一陳于前考公所爲庶幾君子德義之風矣撫卹時劇冠劓七猖徼連河郡襄蜀數州忠之都御史彭公澤專總制公受勅調漢土兵併力追勦計畫勞勩渠黨就獲璽書獎勵有裘衣白金之賜衆方多其功顧爲言者所抑得旨名公將別用之公還過家卽臥不復仕矣有司議平賊功猶以白金彩幣卽其家賜焉今上登極推恩廷臣公雖家臥援比以請詔賜誥進階通議大夫祖諱原亨考連江丞諱仕忠皆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某氏妣胡氏皆贈淑人益異數云家居十有五年八十有五

嚴徵錄

卷之六十一

四十四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進階正奉大夫

陳公璘墓志銘

韓邦奇

陳公卒計聞 上命禮部遣官諭祭工部營葬事公諱璘字邦瑞號一石山西太原之陽曲人也曾祖福聚祖榮贈知州加贈右副都御史配趙氏贈宜人加贈淑人父智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同知封右副都御史母商氏初封宜人加封淑人公幼聰穎度越十九歲克府學生弘治己酉中鄉試第二癸丑賜同進士出身第一授太常博士乙卯相 孝廟享南郊見博士氣宇周旋悅甚面咨何官益欲超還不果錫之寶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四十五 信
錫一時縉紳稱榮云戊午拜監察御史巡居庸諸關關者崇岡峻壁天限華夷城守之固若金湯前後監察蓋率付下吏閱圖貼竟事耳于是御史乃躬歷險阨疏可城守者立將官增戍兵日勞一時可為千百年之計者 上曰御史言是蓋迄今邊腹永賴云未幾巡按山東有近貴來山東取礦砂益近貴素多內援又荷 上命若御史無若我何御史曰民力竭矣豈復堪益此邪疏論之礦役竟罷蔡河淤塞河流逆決民田匯為巨浸而稅尚在民民白之御史御史曰是可導入漕河者益後蔡果入漕粒食乃登云先是

孔闕遭回祿修未完御史度工定期尋乃奏成 上

遣官立御製碑文特嘉御史績第御史執法不阿多忤尊貴人尊貴人盡憎嫉之遷浙江提刑僉事人多心不平云僉事至浙摘發與除不異山東時既而又遷陝西苑馬少卿少卿亦不以苑馬為閑散馬益蕃息焉時少師楊公總制三邊疏薦少卿賢遷布政司叅政督軍餉於是邊儲大足而民且稱便云遷河南按察使其時豪猾交納宗室侵越法制及發覺又依憑城社人皆患苦之按察使下令曰自今敢匿人者連坐捕獲悉正其罪境內肅然鎮守王太監殘暴特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四十六 信
其臣小世命按察使面責之王亦知自戢云遷右布政轉左布政自此經濟大略益著乃遷都御史巡撫湖廣改撫延綏益北虜寇邊警報特甚以都御史抱需邊才也于是繕城堡利器械足倉庫募戍兵選將官邊威益震丙子虜寇寇邊斬獲甚多 武皇降勅獎勵定靖清平邊境功成有金幣之錫虜復寇邊復大斬獲捷聞 上嘉都御史能賜蟒衣三襲益異數云都御史三年天官舉常憲奏上鈔詰推恩及祖山脈嗣入監旋推兵侍公以轉運翁及商淑人老累疏乞歸 上曰璘素有才識又曰璘操守清慎已有旨

勉留着用心巡撫地方乃復起視事時總兵柳勇
將李永定把總許國士雲交納中貴人緣爲姦利軍
心悉之目爲四害都御史口凶虐若此坐視之是都
御史縱虐耶劾罷之三軍稱快會大將軍彬導天
子北巡邊塞駐蹕延綏彬當橫甚都御史執大體酌
時宜雖彬兇焰竟不害帥臣戴欽恃其權位又彬黨
也敢肆簡傲都御史怒甚蓋手自擊之有逆子旣成
獄彬欲活之亦不聽邊人相語爲真都御史云乃都
御史又引疾乞歸上亦不許報曰璘素有才譽有
疾善自調理以副委任亦不允蓋未幾而商淑人轉
爲徽錄卷之六十一
四十七
運翁計先後至矣公自以前後乞休心本爲親乃弗
能侍湯藥奉治命哀痛踰禮幾至滅性疏聞上命
工禮二部祭葬如例時彬又導天子南巡江漢延
議以上郡北邊重鎮天子外巡乃奪公至情畱候
代已而武皇上賓有不好公者疏論公謂都御史
宜罷詔從之公竟能去未幾詔進公階正奉大夫云
公才旣敏達而性復剛毅茂實敦本崇儉不能爲閔
候媚悅之態爲諸生時放讀提刑司有懷金人爲亡
金者訟懷金人蓋以二百金賄公公嚴拒不納同事
生潛誘取之而亡金者坐誣後亡金者得直事發覺

同事生皆坐法公獨不污登甲時蓋有當道知公
或謂通名可得吉士公不通名當彬竊柄時蓋諸司
皆以賂贈彬公不賂臨慷慨任事凡所爲蓋時所深
避而不肯爲者云生成化三年卒嘉靖十七年年七
十有二

徽錄

卷之六十一

甲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恭惠范公鏞傳略

郡志

范鏞字昌編入系山文正公後成化二十二年舉解魁弘治六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選湖廣道監察御史鯁直敢言不避權倖因忤旨下錦衣衛獄旋得釋補浙江按察司僉事歷四川按察司副使浙江布政司右叅政浙江按察使所在釐奸起廢約已愛民而民亦戴為慈母畏為神君尋陞南京操江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時中消逆瑾用事兵部尚書王瓊附之公秉直欲邪動與瓊左瓊中之因降潮廣布政司右叅議卒官公生平大節不與時俗浮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四十九

天

林基志銘

王登

公諱林字材美沈氏世居蘇之長洲人曾大父謚大父洪考傑封奉直大夫晉州知州母張氏封宜人公少好學成化甲午舉應天鄉試辛丑進士第時方重內輕外或謂公有倖門可得內除公不從出知晉州州人情而竄公教之樹藝蓄積修城垣興學校民間利害以次罷行州之人皆欣然曰小沈吾父母也時年未三十故云弘治己酉進南京刑部員外郎中出知四川順慶府始至蒞鎮守鎮守驕蹇不為禮公一拜而起鎮守怒曰一拜禮乎公曰若不以禮自處安能以禮責人不顧而出巡行二州八邑之間覓觀風土詢求民瘼俗喜告訐株聯蔓引動至百人公一見立決無所牽引入其使之郡學泮隘文廟列堂之右撤而遷之建御書樓增置彙舍齋廬庖庫祭器又習樂舞生教以聲容拜蹈之節暇則親臨程試講解俚恨無倦士子皆奮文獻遂為諸郡甲郡故無城郭乃鑿西出之石仍溝洫物土方度高卑厚薄俄遷雲南叅政後守因成之及蜀寇藍廖倡亂所過殘破屢至順慶不能入遠近來依保障民益思之至雲南交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五十

人忽雖兵境上遠近恒懷公曰吾在此無恐吾請以身當之已而訖無事正德丁卯入賀 聖節時逆瑾盜政內外官守罔不參謁公固不往瑾嫌之銓曹屢上公政不報最後擬山西布政命甫下瑾已遣邏卒誦公公行遇之途抗手而過至撫檢無所得獨以沿途乘傳白瑾有石文義者適在傍曰沈良吏也文義益未嘗識公而聞公名瑾爲免逮繫下巡按御史問狀家人思禍不測規以賄免御史亦故緩其獄使得爲計公曰無庸察官祿與察名節孰重竟落職爲民罰米輸大同又輸沿途備直怡然以歸逆瑾伏誅言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五十一

者奏起公爲廣西布政使單車就道一如雲南之治近世有所謂公堂錢者多出賦稅之羨名曰公堂蓋歸私篋雖號良有司亦然公一無所染凡修葺廨宇立坊牌則取之又以其餘裕範杯竿之屬爲公府宴餐用時撫巡交章刻薦遂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理軍務時鎮守銅仁烏羅等苗屢出劫掠爲患前撫臣率以化外羈縻不究切之公曰是不一捕刈且滋蔓難圖也率勵將士爲深入計預給旗牌招徠安輯諸寨皆歸附天生匡國恃險攻之蘭石嶺矢交下人莫敢嚮邇公調兵先截其側道賊已困

火槍飛礮繼之賊大窘奔竄俘其衆千餘牛羊器械無算陳家孟溪九十七寨相率來歸給以流官悉隸貴前二衛庶革土官貪殘積弊自是內境晏然初藍廖二寇橫行蜀中數年朝廷大發兵剪之公思奔逆隣境爲患分兵守諸要害蜀寇溫平有犄角之助焉癸酉聞奉直公計乞歸守制朝廷遣官諭祭比服闋詔起巡撫山東公在貴用兵勞勩成疾繼以哀毀在途病加劇遂固乞致仕詔命馳驛以歸歸四年辛巳卒春秋六十有九公生而端靜在衆中默然若不能言而果然穆然之色人望而知其爲君子也筮仕之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五十二

之初吳文定公亟稱爲處子之秀今少師楊公每言昔在太學爲同舍生見公終日手一卷諸生誼問其傍若罔聞也順慶之治有遺愛於蜀蜀人至今思之不忘初順慶民相率立公生祠憲副楊錦至郡以書來曰公何修而得此於蜀人盧御史師召行縣父老請公祠在學官出入爲艱請遷便近許之他日復至則已輪奐與然盧訝其成之速知其得民之深也題詩歎息而去及家居日焚香端坐不以事經心事二親依依不忍去左右雖燕處未嘗取南向坐初歸自蜀弟麓已別居公至過之出涕曰吾寡兄弟忍以異耶特族屬鄉黨皆有恩義於乎其可謂篤行君子矣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平齋伍公符墓

志銘

張時微

公諱符字朝信別號子齋始祖醇福州長史目闕之
寧化徙于安福遂占籍焉五世祖洪以春秋登國朝
首科進士知上元縣死繼母難李忠文公爲作死孝
傳高祖綸生于冕舉于鄉知樂清縣贈河南道監察
御史冕子麟封刑部員外郎麟子希淵號拙菴則公
父也會試舉春秋第一累官右布政使祀于廣之名
宦祠母劉氏累贈夫人公生之前夕刑部公夢有達
官至其家心異之稍長教之春秋輒名馳藝林年十
歲徵錄

卷之六十一

五十三

九母夫人卒于廣州匍匐歸其喪成化癸卯鄉試亦
舉春秋第一丁未賜費文憲公榜進士選入翰林讀
秘閣書學士汪公傳公每月試亟稱爲奇才云會有
忌者竟授刑部主事而大司寇屠公寔器之命典司
章秦法比精詳諸司式焉轉員外郎會嘉興寧波並
缺守司寇公欲爲嘉興得之乃冢宰屠公曰我方乘
銓而不能得一賢守乎竟以補寧波到郡即以古循
吏自效兢兢禮法自公庭以至屬邑莫不整整時有
監生袁孟恪婿公願貴以貨豪里閭殺人無忌又有
楊大王者怙勢權暴吞噬細弱官司莫敢何問公皆

捕而法之豪右斂跡閭郡快焉篤意黌校課諸生講
習資以膏薪每督學官至程品優劣無爽於公素所
獎拔如聞公淵學爲時名卿他如均徭役治水利減
筵宴戒戲劇崎嶇山而湖應饑災而疫息察富民之許
願賑銀訊點盜之夜竊耕犢益矯矯章卓矣會常考
察科道疏舉天下知府一十七人而公爲首嘗歲侵
民不聊生令民得下海網捕爲活海道以令不自已
也而怒之歟巡按劾逮郡士民七千餘人連名赴闕
疏太守爲民得罪之故 孝皇避而釋之反坐言者
乙丑九載考績擢浙江左叅政風動列郡小大吏京

卷之六十一

五十四

受令約惟謹已已轉雲南右布政使到任甫三月而
逆瑾以宿憾傾之繫繫閣棘理敗乃免歸侍冊菴公
養志引恬憺如也辛未起湖廣右布政使會拙菴公
遭疾卒哀毀骨立服闋未起銓部輒補四川右布政
使蜀徭兵戈之後百計撫綏會松潘寇警督餉苦勞
捷聞賜白金綵幣以旌乙亥陞福建左布政使丙子
入覲銓部考天下方南官獨與張公時峻最焉戊寅
陞南京光祿寺卿濱行家軍假以缺糧倡亂時代事
者半月矣會鎮守市舶兩內臣與休罷副使高文
皆不禮於公黨而肆整適錢寧竊柄逮捕詔獄既

得白閤人謂有天云先是內閣彌菴毛公私於冢宰
陸公謂光祿之擢不滿人望奏收山東巡撫未及赴
而有亂軍之事已乃補直隸巡撫甫持節適武皇
南巡細鉅畢辦上嘉悅舉御賜觴之武將劉輝宦
官張忠竝以寵侍前驅竊弄威福正色與抗卒莫之
逞幾輔要衝王師絡繹民心凜凜多方鎮定而六郡
三關晏然安堵駕旋僅拜銀牌之賜不阿左右故
也連疏乞休俱溫旨慰留今上御極舉乞骸骨凡
五疏始得九年六十三卒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五十五

都御史孫忠烈公燧傳

王維禎

孫忠烈公者餘姚人也名燧字德成爲人沉毅有大
略而與邑人王公守仁錢塘人胡公世寧同舉于鄉
正德丙子公以都御史巡撫江西會寧撫人宸濠反
孫公仗節死人至今壯之云宸濠者驚害多知人也
好生事不靖術人有李生者揣濠知其指乃爲妄妖
言誦諛濠濠喜厚賞術人因以其言起陽春書院以
當王氣濠由此乃爲反謀府中宦者劉吉南昌人李
士實王春皆阿濠畫計曰大王即欲有所爲可先請
復故護衛之奪者以嘗上指幸許即有兵其他以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五十六
漸圖之是時正德甲戌也天子嬖都督錢寧樂官
臧賢兩人擅權用事濠遣人賂兩人兩人爲矯詔復
護衛如故濠兄計遂爲反謀滋甚而士實等因言安
福人劉養正有才略知兵濠乃招養正而養正益爲
妄言使濠濠大喜日夜集吉士實春養正等四人與
計謀乃招納四方有罪亡脫及勇力才藝之子各數
千人爲衣食居處諸司頗皆覺知然憚不敢發也是
時孫公方爲河南布政使而胡公世寧爲江西副使
云胡公乃陞上書告其事濠聞即復遣人賂兩嬖人
因遂陷胡公謫戍遼東濠懼觸衆憤不便乃復開館

延士爲講聖人之學明已能好善禮士若此也關中
人故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者以詞賦高一代罷而
寓居大梁濠使人請陽春書院詩其飾詐要名如此
有頃孫公自河南遷江西視濠姦憂之乃進諸司計
曰卽濠發奈何當是時副使許公達管南昌部中
乃孫公卽又喜而今許公陰圖之而自下檄部中無
城者亟築無糧者亟蓄無兵衛者可選練丁壯居僻
治遠者爲寨立縣治以便約束于是進賢有城安
有縣縣各有兵兵皆有餉悉如令濠念孫公每令
出咸爲已備又懲胡公世寧往事意孫公必有素乃
獻微錄

卷之六十一

五十八

置人要路密詰之由是孫公凡七奏皆不得達奏略
曰夫濠列爲藩王親爲宗室至富貴矣乃今所爲臣
甚惑之府中使齋重寶往來京師者趾相錯于路此
何以故也鄱陽賊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者吏捕之
急濠匿賊于西山祖塋中吏不能得夫匿賊安用乎
鎮守太監畢眞由江西徙浙江濠厚贖爲別州時辟
左右密囑畢眞首肯之夫密囑背公厚贖結好非藩
王所宜有也其他顯罪甚多不具論論今踪跡可疑
慮者其後孫公見泰格益懼度濠且夕且舉事乃令
兵局徙兵器于他所益復下檄諸郡設兵備焉在德

已卯言官言濠不軌 上遣重臣往欲奪護衛按其
事濠恐乃召吉等四人謀曰今使者來卽訊我乃翁
事敗矣不如遂反四人曰然因共定計追壽濠之次
日鎮巡諸司咸入府謝安濠乃伏賊兵于殿內諸司
拜未畢濠奮臂高足立露臺大呼曰方今 天子巡
幸在外 太后召我監國汝等云何孫公抗聲對曰
既有詔請出詔 衆歡之濠見孫公不可奪素亦憚
許公乃以問許公許公曰安得此悖妄之言乎吾有
赤心豈從汝濠怒叱賊兵縛孫公許公孫公奮臂
推縛者指濠罵曰汝賊且不見天乎天無二日吾有
獻微錄

卷之六十一

五十八

二主哉吾死一身耳且見若種之漸滅也濠怒甚縛
者持銅錘擊折公臂曳公及許公至惠民門外害之
其時同謝者或從或默濠立即僞授劉吉太監令提
督軍務李士實國師王春劉養正俱僞授軍師焉令
人詣兵局取兵器無有乃括民間農器炊釜造兵器
歷二十日始就濠乃從妃婁氏宮人百餘人登舟趨
南京又畱兵守南昌遣所親婁伯之橫峰招兵道出
進賢城進賢知縣劉公源清殺婁伯而濠兵先鋒攻
安慶者又不能下濠甚憂焉其時 撫贛州都御史
王公守仁以行部道聞變乃卽駐節吉安移文遠近

令各以兵赴義于是諸郡練卒一呼響應居一月兵集數萬所過供餉未嘗乏絕則皆孫公前爲之所也是吉安太守伍公文定製孫公及許公木主于文山祠率所集兵以文哭之諸軍皆感泣因遂督兵至南昌擊破之兵入濠宮中者多自縊死濠駐兵王家渡聞南昌破悵然曰大事去矣我安適歸矣于是泣下官兵遇濠于樵舍風逆官兵戰不利俄而風順王公令寶茅于舟順風舉火濠兵焚溺死者無算妃婁氏赴水死濠易舟挾宮女四人而遁官兵追及濠投水水淺濠不死遂併宮人執之劉吉李士實王

蘇徵錄

卷之六十一

五十九

春劉養正皆就縛而濠十一閔念四吳十三等脫而至安義安義人縛三賊獻俘事聞天子念濠懿親不欲加誅令自裁諸與濠通謀者以輕重伏誅李提學答濠詩有規詞免罪其入濠府中謝宴默而不能抗義者皆減死請配居無何而毅皇帝棄羣臣不及錄孫公今天子卽位首褒孫公贈禮部尚書謚忠烈詔江西立祠賜額曰旌忠公與許公並祀之廕子堪錦衣衛千戶世襲公配楊氏封夫人公起江西時不以夫人隨公死報至楊夫人大之哀其時昧旦天豁然忽斷炯炯若目見者譁曰天開眼矣以濠就

按曰考之則此先未擒一日事也子堪徒跣赴難至而濠已擒伏公棺哭之乃更治棺殮啓棺公面顏若生異香蒸蒸自棺中起江西人大詫焉以爲鬼神不欲死之也初孫公至江西治廟舍得古鏡于深溝中背刻二十有八字其文曰光運扶日月心感天揚則忠獨難塞天不世內靖斯以昭明宇畫奇恠觀者多不識後孫公死好古者以意辨之其文乃著焉孫公自始仕歷七官皆有大功德具在國史中孫公三子長堪今官都督僉事仲子屏尚寶司卿李子陞吏部左侍郎三子者皆天下士也豈天予以報孫氏哉胡

蘇徵錄

卷之六十一

六十一

五十九

公世寧濠滅後復官卒至兵部尚書王公守仁封新建伯論曰夫孔子不語神非無神也有之而弗語之也世傳弘治壬子浙之文場中夜既半場中人見東西立巨人二人一衣緋一人衣綠合言曰三人好事已忽不見是年孫公胡公王公遂同舉卒之寧濠之變胡公發其姦孫公折其氣王公平其難三人初次成功二巨人告之矣豈非神哉夫奇瑰非常之士不可恒有有之皆天帝意也彼修一職立一節者豈不謂賢以扶世翊運能哉

孫忠烈紀遺

林大春

烈死忠去今且七十年所矣其曾孫刑部主事以建言謫居潮陽時過林子稱引先公遺事林子亦樂道之而先是關中人王祭酒維禎者嘗爲忠烈作傳林子見于京師後祭酒死其文遂不多見於世至是主事以問林子林子曰夫亦各言其志而已矣主事曰先生益爲傳之林子曰蓋聞之雉尾雖華不以加翟也狐腋雖美不以襲貂也祭酒既有言矣可復益之迺主事請益力於是林子惕然爲作孫忠烈公紀遺云公諱燧字德成忠烈其謚也其先爲孫武子之後世官大梁至後唐時有仕爲三司使諱岳者徙居

蘇徵錄

卷之六十一

吳山館

餘姚子孫因家焉故今爲餘姚人公大父某父某皆以公貴贈禮部尚書母夫人李氏以成化某年月日生公公生有異氣自少即奇挺挺不撓弘治壬子與同邑王文成守仁仁和胡端敏世寧同舉于鄉入試之夜有二神人現遙相謂曰三人好作事聞者異之然莫喻其意也武廟末年諸費用事皇儲未建車駕巡幸不時寧王宸濠因蓄異志聚天下亡命圖爲不軌於是端敏首疏其姦公繼彈其變死其難而文成竟收其功始信神言爲有驗云初公舉進士拜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踰十有三歲始出

福建參政轉貴州憲使河南右布政使久之擢副都御史巡撫江右是時濠方睥睨神器往往賂諸權貴通朝中陰事又屬以所知布東南要地而所深忌者惟公乃廟堂竟以推公非其好也時公在河南聞命卽單騎就道以一僮一僕往及至鎮濠輒謬爲恭敬求結驩於公公正色待之不少屈濠由是益嚴憚公戒左右勿犯謀亦漸寢公因日脩內治嚴守禦下所部積粟練兵增城置縣及檄沿江諸路修戰具以備不虞其意常在濠濠知公意在已也思百計去公不可得一日遣公棗梨二物公笑曰不可益公知濠

蘇徵錄

卷之六十一

吳山館

忌已欲令蚤離其地以逞其私不知公職守封疆義無可去萬一變從中起惟有舉義討逆以死社稷而已於是濠恨始深濠疑公必有密疏如端敏也時令偵卒從間道遮疏使果得七奏以報濠恨益甚濠所蓄亡命羣盜橫行大江中多所標掠公募壯士輒捕得渠魁斬之於是濠恨愈不可解矣先是濠從中貴請復護衛屯田事連內閣至是內閣聞濠且爲變心殊悔之因諷臺臣劾奏濠不法狀請革護衛以剪爪牙有詔遣中使及都尉重臣責問且革護衛使者未發而濠之所私卽馳報至會濠生辰方宴鎮巡諸司

許不知也明日入謝濠遂宣言于衆矯太后密旨以監國爲名諸司相顧震駭莫知所出獨公與副使許忠節達抗聲請旨同口罵賊公憤甚至脫鞵擲濠當賴濠怒縱兵擊公中肩忠節以身翼公竝被執曳出惠民門外同日遇害其年已卯六月十有四日也是時天氣炎蒸忽陰雲四合烈風驟起城中士民爭走收二公屍觀于禪寺遠近聞者無不流涕濠於是遂發兵反大掠官民船數千蔽江而下破南康下九江進攻安慶不克婁妃諫不聽赴水死王文成聞變傳檄諸郡徵兵擊東南反者於是公所素練精兵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六十三

不期響應者以萬計軍威大振遂擊破南昌焚燒濠故官濠聞解安慶還遇官兵于王家渡我兵迎戰稍却既而大破賊兵濠因退保樵舍盡出金寶犒賊賊殊死戰我兵以小舟積薪順風縱火焚之賊衆奔潰濠始就擒 天子親征至瓜步尋幸金陵其明年冬十月班師駐蹕通州濠與逆黨俱伏誅又明年守臣上二公死事功次會 武廟棄羣臣 世宗即皇帝位始追贈公爲禮部尚書賜今謚許贈副都御史尋進公官 詔立祠並祀于南昌賜額曰旌忠各廕一子世襲錦衣千戶茲特典也始公平江西修治督時

得鏡一有光扶日月之文宸濠之愛公子堪等赴難易觀啓視顏色如生觀中習習有香氣及歸葬餘姚卜地于某山之原又得古琴一金簪二益奕世簪纓之兆而流風餘韻益深遠矣其後子堪孫鉅曾孫如津皆以歷累官至都督同知都指揮僉事而仲子昇季子陞次孫鉞次孫鉅次孫鏞李孫鏞並由科甲高第致位九卿岳牧 世宗朝鏞嘗上封事今其子如法復敢諫有祖父風卽主事也主事亦起家進士其世食忠貞之報如此林子曰余曩登過洪都道彭蠡望龍光于十牛之墟途逢故老猶有能談忠烈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六十四

公遺事者方公之經略江西也益四載也其所爲操心慮患者甚深憂之何嘗一日不爲宸濠地耶顧濠時猶憚有公在其謀未著假使臺章未下護衛未削濠不卽反明矣乃不幸所私報至變起倉卒公不及知反爲謝宴被挾手繫宸濠因而罵賊以死以致舉義討逆之志未施此亦有足悲者然而調兵四集安慶死守至纔長江不得下文成因之以擒王斬將伊誰力也嗟乎汲黯在而淮南寢謀張巡死而江淮保障至如公者其殆兼之不然安化王寘鐸之反非不戕殺鎮臣也卒之泯泯無稱焉語云死者重於泰山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理行狀

文徵明

毛氏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其後以國爲姓公世家蘇之閭門諱理字貞甫別號礪庵曾大父顯卿大父以義皆不仕父俱以公貴贈徵仕郎南京工科給事中姚何氏贈孺人初徵仕公資于侖生子王繼王孺人實生而文公弟貴公生岐嶷不類羣兒被選爲縣學生時未冠也成化丁酉領應天鄉薦丁未試禮部中高等廷試賜進士出身弘治庚戌授南京工科給事中時孝廟清明方事開納言事者受詞長語往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六十五

往不切事情上心益厭思得忠實之言用之公有所論奏皆經國遠圖及當時機要故所言多見聽納匡璫薄琮矯誣懷讓在甯司橫甚設并陷士類一時臺諫多以罪去公撫其尤不法數事露章劾之竟下獄論死尚書秦紘鎮廣南與安遠侯柳景交搆中官佑景逮秦詔獄事且不測公抗疏申理因論景諸不法有旨景開仕而秦得致仕或言紘不當去者公曰事不可激激或禍出意外且秦他時名位當不止是

其後秦果復用如公言大學士丘濬博學自信以天下爲已任而性剛愎能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難公

上疏極論其偏私因言天下事非紙上陳言可舉

古今異宜遠近異勢亦非一已之見可盡如濟之才置之翰林則有餘在論思之地則不可言雖不用時論題之御史以言事成荒遠者母老可念公言其情請移近地以廣聖朝教孝之道又言餘官以言謫外不得同言官牽復則是臺諫之外不容有言矣豈所以廣忠益哉上皆嘉納丙辰以病予告家居久之庚申起告北上甯爲戶科給事中會北邊有警魏懷不繼師徒推剝多所失亡公劾奏諸將校逗甯不職狀他所奏餒及微駁論薦成切事機丁巳奉璽書清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六十六

儲嶺南道拜兵科給事中久之擢山東布政司左叅議時觸冒瘴癘舊疾復作上疏乞解新任不允逾年始赴時弘治癸亥也明年甲子歲當大比御史檄公提調試場公展采錯事必慎必勤內之區畫外之防閑動合事宜時王公守仁以京朝官主試得公綜理得人爲盛中官出鎮怙恩驕恣多所漁取而藩府供億園奪縱橫最爲民病公隨事處分不激不靡民得不敵而法亦無不舉待屬官以禮而教之以正前是局吏事上諂曲稱謂如卒吏痛斥之非大過未嘗有所譴呵至治豪猾懲脅徒則盡法無所貸小民疾苦

必慰諭惻惻惟恐傷之民亦愛之如父母云在藩
年以疾乞歸家居十年言官數有論薦正德丙子起
爲南京鴻臚寺卿戊寅進南太僕寺卿太僕治滁州
前是有司視爲閒局不復稟畏事多緩弛公極意振
率核欺蔽徵逋負扶微興壞所釐正爲多會逆濠以
寧藩叛首下九江攻安慶南京戒嚴叅贊尚書喬公
集羣僚議所以攻守公言南京國家根本重地而失
慶實南京屏蔽無安慶卽無南京矣賊起倉卒以我
無備故直搗九江以窺江左當出其不意調集民兵
水陸並進可以得志若待其至則虛實形見人情恒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本七

擾事不可知已喬公以爲然遂以便宜檄公督領泗
和陽諸軍爲江表聲援公卽日出次泗上會罪人已
得中外解嚴而公亦退還領太僕尋進公南京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督視江防公以年及七十上疏辭不
允改撫治鄖陽公再理前疏遂得致仕時 今上新
立中外翕然望治羣賢乘進而公以三朝老成超然
遠引用不盡才輿情有遺望焉公沉敏精悍料事明
審發言處事必憂其終自其少時已無所苟比老益
謹慎讀書不事博綜而貴明理隨所得見之於用文
章長於奏議冊雅明暢援據精審而紆徐警發得告

君之體尺牘善叙事理臺臺數百言藻發雋永能起
人意居官以愛物存心尤慎刑獄在南科時會諸大
臣錄囚有繫難者因索直毆主人女奴死扼其吭而
絕之者自縊者主人執之坐死公疑遲遲索直不有
深讐何至殺人卽誤殺當遂逸去又暇從容爲計又
安肯坐待執耶訊之乃女奴以他事雉經惡繫難者
責直怒詈故用抵調耳濟寧王彪者殺人置屍里中
叢顯家賄其兄叢彰證顯殺之公閱獄至濟口以兄
證弟已非人情矧彰一八何可獨據豈彰故有憾於
顯耶核之果然罪坐彪死吳有俞棠者素陰賊無行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本八

嘗負朱佑金忿其責償每思報之一日誘至家醉而
殺之其家疑俞所爲述之無所得他日長蕩漁人網
得一篋有屍焉漬腐不可識其妻識其故衣執俞聞
官反誣其妻嘗有所私與佑弟奉嘗有恨於佑者共
殺佑且誘其幼婢證成其獄而佑死之夕奉實行販
於外不知也公力言於上官卒白其冤而寘俞於理
或議公居閒非所當與公曰茲事人皆知之莫能上
達吾知之又能達之可坐視其冤耶蓋公雅性於人
緩急必爲致力至於官府冤濫民間疾苦與凡是非
失得有涉疑似者惟無所見見必昌言之公既無私

而言復明暢聽者爲之意消一時監司郡守若邑太
 大有事輒就而問焉公亦未嘗不爲之盡與人交任
 真而有情在僚友中尤能推誠投分不肯自利以損
 人東藩有督饟督芻二役皆叅佐番休任之督饟歲
 至京師事勞而費倍芻在遼左費省而逸歲甲子公
 有遼之役同官方矩以私便請以京饟易之明年復
 以讓同官冒政於時咸以爲難厥後逆瑾用事誅求
 切促方冒咸以虧課追徵破產不能償而公初無所
 與人以爲公克讓之報公曰是有命也當是時吾亦
 焉能逆知其事而爲之就避耶公治家有法教子孫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六十九
 必以正下至僮奴僕從御之皆有制其所授任必堪
 其事卒皆得其死力殖產治第若饋遺出內咸責成
 其下晚歲業益克拓田園邸店徧於邑中垣屋崇嚴
 花竹秀野賓客過從讌飲狼籍雖極一時之盛而公
 無與也雅善養生平生保身如金玉愛養神明調護
 氣息至於暄寒起臥飲食藥餌節適惟時故晚歲精
 神完固餘年八十鬚髮不變語言動止與少壯不殊
 咸謂公優游黃耆爲當世遺老詎意一疾遂不起耶
 嗚呼惜哉公生正統壬申七月卒嘉靖癸巳二月享
 年八十有二徵明於公爲邑里晚進辱公忌年下交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七十

其子錫鼎字子錫以於通家姪好之外者故因
 其子錫鼎字子錫以於通家姪好之外者故因
 其子錫鼎字子錫以於通家姪好之外者故因

副都御史唐澤傳

實錄

唐澤字大副都御史唐澤直隸徽州府歙縣人弘治己未進士授平鄉知縣累遷至左副都御史巡撫甘肅澤沉毅知兵在鎮五年虜報勿午悉心經略以勞瘁成疾卒于涼州諸嘉其以死勤事特贈戶部右侍郎賜祭葬嘉靖二十七年其子復以謚請六月追賜謚忠貞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七十一

副都御史陳九疇傳

郡志

陳九疇山東曹州人字禹學以詩中弘治辛酉鄉試壬戌進士授刑部主事囚越獄勢莫敢撓公荷戈獨先囚敗就擒名重京師恤錄南畿閣瑾以不賂銜之謫廣東陽山令瑾誅詔還本部歷郎中平賽楊虎獄變遂菴楊公曰文以潤武武以濟變當今一人而已再仕四川會制府彭公澤平流寇藍鄢陞秦臬兵備副使而黨本兵王公瓊者以啓邊釁劾彭公公亦落職尋復職陞本司觀察使嘉靖改元以宿望擢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夷王長驅薄榆塞時公在甘州虜偵獻徵錄卷之六十一主七十一知戒嚴直趨肅州公率驍騎晝夜五百里凡七日與虜鏖戰臬夷王擒都督捷奏降璽書賞勞甘肅等處皆有生祠忌公者愬公詔下公于理尋手敕廷尉赦之以皇太子生覃恩得致仕家居親九族睦鄉里州南卑濕間澇則傷禾稼蕩廬舍公力請通渠今稱永奠嘉靖己亥歲饑疫公輸粟百斛賑之前後計散俸金六百萬民乃少甦及公卒報北虜犯雲中急夏官卿王公侍御史公交章薦公至則已封樹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

江公潮墓志銘

吳國倫

江公諱潮字天信門人稱之曰鐘石先生豫章貴谿縣人其先閩之浦城入宋宣和間有祖公榮仕爲弋陽令因家弋陽淳熙初徙貴谿之湖陵里其後有名彥章者公六世祖也舉元鄉貢生文斌文斌生永洪永洪以文無害丞監利生三子而其季爲公之祖曰憲憲由鄉舉爲應天府學官生朱陽令左卽公父娶汪氏生公于成化丙戌五月二十三日公自少岐嶷不羣應天公心奇之間攜以過其鄉高先王所公侍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五十一

立竊聽高先生語移時無倦容高先生固目公而語其倩張曰大江氏者必此兒也因從吏張以女字之弱冠補弟子員丙午舉省試第一弘治己未登進士選授壽州知州壽雖 祖宗湯沐邑然瘠不遑陵民不勝繁役屬歲大侵道殣相枕藉公至愴然下令與民蘇息尋奏記諸上官拯荒弭盜招流徙所全活不下萬衆會浙江大比士遣使聘公爲主試官公曰以吾拮据一郡猶日晏不遑安得曠其職爲人從博士家取代庖之譏耶因報書謝不赴時論高之未幾有少年喜事者議請城中都公立草數千言諷之其略

曰茲大役也無論所在空虛而饑饉之民未易卒勦卽 高帝神聖其自定鼎以往爲萬世保障計會無一郡一邑不金湯也而獨于肇基之地闕焉豈智竭而力不足與此殆有深意非臣庶所得窺耳今欲以尺寸之畫而補 神聖之所不及難矣哉其議遂寢乙丑擢南京刑部郎去之日百姓遮道泣因築生祠祠公正德戊辰擢廣東按察僉事分持風紀海濱吏民肅然憚之會所部連州山寇李亞保聚徒剽掠禍將蔓延公親督將士深入其巢擊破之事聞朝廷勞以白金文綺庚午擢副使奉璽書視嶺南諸學風厲學官弟子先德後藝一時所識拔類多異才如霍宗伯韜蕭太史與成其取也壬申奔朱陽公喪里居三年哀瘁骨立除服補山東巡撫官風采無異居嶺南時人稱公水鑑云庚辰遷山東按察使議上持大體治獄多所平反而獨繩墨吏抑驕將毅然不少貸嘉靖壬午遷廣東布政使公以廣故多珍賄異物而吏其上一者率採鹽盜損名乃躬礪清白以風庶官已乃稽出納謹益藏節約諸經費皆目攝而手籍之庾人守藏吏惟有抱贖股栗公一日見帑金數百錠歲

久封議漫滅不可稽詰之宇藏吏曰茲積羨也公曰民方困征求而帑留贏金以資不肖者之私橐何謂因盡括入屬籍以報兩臺使克軍需是歲省民間軍需數百萬石而又塞一弊源益可謂不媿四知矣乙酉公以文武才被薦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軍務公下車未數日即行邊閱城堡堅瑕芻粟豐約與諸將士勇怯策緩急而弛張之居二年虜不敢近會有太原人李福達以妖書惑眾聚黨至數千人改年爲亂震動三晉公勒兵解之而獨福建操重資通匿他所已聞公圖其形購捕益急遂說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張寅名入京夜持萬金爲壽是疾郭助壽因匿助家助詒書山西部使者爲開脫其急公捕得其書抗疏陳福建罪狀併劾助等掖廷親怙勢藏逆敢爲亂陷罪當誅不誅助無以信法疏三上不報助因得流言宮闈謬爲張寅稱亮上疑之時永嘉張公新相恐諸大臣不附已又欲結助自固遂阿旨下公詔獄且使人陰嘗公少易而言中丞可復也公正色謝曰人臣奉法無狀不知死所何以官爲永嘉知公不能屈卒從末減議罷公官公既罷歸日侍太夫人甚愉悅間從鄉長老賓客雅歌酣飲不復談往事

之助坐不法敗上亦悔詔獄非實中外人人謂公當復召用而公獨晏然將終其身無何眞人邵元節新被寵以禮部尚書乘傳詣龍虎山爲先帝祝釐所過無不望塵希恩者獨知公負重名先使人致幣將招公公恐其污已也使人報其幣謝不與見已劉給事君賢疏薦公有風節可當大任公聞之愀然歎曰吾罪累也奈何巖穴不深而猶以姓名辱世人耶自是益遠引不入城府辛卯春正月六日病卒享年六十有六業已葬白谿之東原越數歲有司舉鄉賢而以公與高先生爲稱首而並祀之高先生知人哉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隆慶改元奉先帝遺詔錄公忠追贈公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遣官爲起塚而諭祭之制辭有持法正妖矢忠遭謗云云嗟乎公生平樂見奚啻榮于華袞已哉吳子口往予釋褐聞朝著長老談大獄狀令人病悸髮上指冠夫永嘉其時焉天威以修其睚眦至虜辱諸言官大臣何震讐也已手公三疏讀之益可謂諤諤批逆鱗而猶幸其得禍獨淺豈忠言正氣有當于社稷之靈非權幸所得辱耶乃武定之奪侯與永嘉之免相皆不旋踵公身後數十年重見瑣鄙炳炳國史與三辰爭麗人臣何以負國爲哉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凌公相墓志銘

崔桐

副都御史凌公卒之明年禮曹遵京職三品例狀公治述以葬祭請天子以公爲賢報曰可命有司治葬事翰林院撰文賜祭一壇公子斯單以墓銘徵於桐桐奉讀論文其略曰供事累朝蒞官三紀賢勞茂績資望方深又曰圖用舊臣詎意淪逝計音來報良切悼傷桐惕然嗟異曰聖恩何優涯哉圖報稱以竟厥施公之志也而今已矣其如聖春何哉公諱相字忠甫號片溪生而體貌豐偉頴敏強記弱冠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七十七

領弘治乙卯鄉薦登己未進士辛酉授山東沂水知縣沂水民健公徭役歲不均公至履惡樹善定額限徵無何沂民畏威懷德逋負報足常道上其狀尋擢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公守正不阿苞苴不入嘗論劾不職大臣數十人上論直之辛未遷廣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惠潮諸郡會巨寇大峰嶂李四子等據上四巢爲患公躬親奮擊大其巢穴巨寇悉平捷奏天子賜以金幣陞俸一級丁丑以內艱服闋補山東僉事戊寅遷遼東行太僕少卿嘉靖癸未遷苑馬寺卿公居遼六年清理餘丁匿馬歲增萬計兼署分巡

決大猷不爲豪右所奪雷道廉其才能檄以督修邊城負城有山曰十方寺高數十丈廣可十里爲夷虜駐馬時伺城中虛實公指麾散夷圍之境內且諭以吾故地與之立券示無相背監司奏公績賜銀牌綵幣陞俸一級丁亥遷四川右布政使時有芒部之役公督餉有方大軍倚之左右有以買木羨金五千私公者公即日移文具曰撫巡蜀人咸清其操已丑遷雲南左布政使夷情有積歲難處者公從容籌畫勅無遺策爲當道所器重庚寅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督理軍務湖省故有鎮守內監及總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七十八

兵官諸冗員公悉奏革之民賴以蘇是歲甘露降嘉禾生黃岡民有一乳三子者表上詔賜銀幣以異其政協修顯陵工成亦得例賜銀幣居二年公以病懇疏乞骸骨得溫旨慰諭不允辭公素短視前任滇南日偶失禮於部使者風其同類追論公公亦疏辨且乞休壬辰得致仕先湖南人元木有萬一翁者徙於通達爲通人四世諱仲禮生守約守約生公祖瑄瑄生雲號石巖公父也瑄雲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卒以庚子五月二十有五日距生成化乙未二月二十有五日得年六十有六平生奏議已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錢公宏神道碑

童承叙

公錢氏諱宏字可容別號江樓世家錢塘少穎重不羣弘治甲子以醫籍舉順天高第正德戊辰登進士試銓部政已巳遭父喪辛未服闋除刑部湖廣司主事乙亥遷廣東司員外執法明允尚書張公重其才使閱章奏參決庶獄會慮囚多所平反有權貴恃勢抗法公竟按如律因見忌丁丑轉山東按察司僉事辛巳遷副使公在山東幾十年歷綜兵備清戎驛傳屯田諸務勞績最著初毅皇帝南狩供需靡紀極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七十九

巡撫王公遼公使處分隨事經緯貴近弗能屈上下賴焉吏有以行賄敗者公按治之吏窘陰欲持公伺之卒不能構章丘濬歲大侵公賑卹盡力全活幾萬命民爲立祠祀之巨寇起齊魯間公督兵殲其渠魁餘悉解散時巨璫鎮守役民夫無時公首歲之民聞公名輒曰錢使君青天也至今誦焉嘉靖丁亥進廣西按察使持憲有體馭搖僮以恩信戾子入覲諸酋長率衆送道左益曠事也已丑轉福建右布政使辛卯進湖廣左布政使二轄事劇憲弊叢集公至爬剔殆盡刁猾斂避壬辰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璽書

南贛軍務公益感奮設方略勤撫御遠近效順盜賊屏息公以其地上游不可一日弛備乃刻武藝圖訓將士身自臨閱軍聲大振復爲文諭民勸儉併給示賊所嘗巢處俾知所警祠清獻趙公信國文公以勸忠節癸巳疾作遂懇乞歸至再上始得請凡三越歲竟卒年六十一有一子生嗜學好問所著有江樓遺稿尤工漢隸日臨池不倦公之先本汴人扈宋徙錢塘玉泉山祖兆之左右司所營葬也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八十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祥墓志銘

呂傳

公諱祥字應和姓陳氏瑞州府高安縣人也公天授俊拔穎悟過人既舉進士以縣令召為監察御史所至伸理冤抑摧折豪強賊吏率望風解印綬去然直言危論風振一時當路陰忌出為惠州知府公至斷獄如流民有告理齋糧數合計刻自事時有陳半升之謠民有二女嫁為比鄰者姊素不孕一日妹產子而姊之妾適同時產女也乃棄其女而號于眾曰妾產子也遂夜燒妹舍闕妹夫婦赴火所乃竊抱其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八十一

男歸為已子妹覺往索之弗予因訟于府公無他證不能辯伴言曰必殺此兒事即了耳乃置甕注水堂下引二婦出取兒審論一卒謹視之而告其婦曰隱情無證斷案可憑禍本不除爭端易已吾為汝溺此兄以解汝紛乃伴怒叱卒詐為投兒狀而復令左右迫逐二婦使出其妹失聲爭救不可得則顛號什堂下而姊妾竟去不復顧公笑曰事自矣即以兒付妹而反姊妾杖之曰果汝子也安能聽人殺而不救乎姊妾不敢言一郡以為神時長樂強寇張林二渠負固劫殺公外論百姓樂業因施賊禁密召所嘗受

賊害者授之方略伺其歌飲一

擒之惠民用安

在任三年陞廣東按察副使廣人習聞其風無敢作姦飾非者嶺海之間一時振肅三年陞河南參政分守大梁吏民畏愛遂陞福建右布政使未半載遷左布政使順天府尹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尋改巡撫應天等府地方應天諸郡為東南財賦之地吏多冒沒公攬轡澄清剔去賊汙南畿晏然公素有疾又以母夫人高年屢疏乞休尋以嫌隙被論待勘家居二年朝廷急欲用公詔起之而論者益并力沮公遂以副都御史致仕又年餘卒六十一歲卒之日所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八十一

居何山北崖墜巨石數十聲震如雷公筮仕上虞即多善政有去思碑雖被公刑者亦稱好官云服闋補華亭華亭壯邑令恒敗于利公水槩之操毫髮無玷然則公自御史以至中丞勲績懋著豈偶然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公冕墓志銘

唐 胄

公諱冕字孔瞻別號許山始祖嘉祥宋太常博士南渡遂家餘姚曾祖涇祖廷芳祖妣張氏考璿號靜菴妣黃氏以成化乙酉三月癸亥生公性敏異丙午領浙江鄉薦弘治壬戌登進士第凡丑授刑部河南司主事正德戊辰逆瑾竊柄以謝文正公故欲盡傾姚人之仕於京者有一立犯法瑾欲羅以重罪公執如律瑾怒欲謀重陷公固不爲屈後大司寇王公鑑引爲已咎以解之仍捏指降公金谿知縣公至興學抑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八十三

強恤隱吏民畏而懷之當道旌有古循良風庚午瑾誅復授禮部祠祭司主事陟員外郎郎中大宗伯傳公珪劉公春咸器重之甲戌陞河南左叅議分守大梁適值歲歉公撫賑有方民多全活長葛縣富民宋孟雲初抱乞養爲嗣後晚得一子忌之賂吏誣以賊黨欲寘之死公審錄遂辯其寃丁丑公當奏最百姓遮道乞留已卯陞福建左叅政興化有朱姓者倚兄勢橫行累被奏訴多賄寢公執而論之一律以法其人悔悟庚辰水春等處流賊猖獗劫去捕盜通判分巡不能禦坐失機鎮巡謂滅賊非公不可乃越境借

公行始選精騎百人挑戰誘之出險巢擒其渠長數人賊請以所執通判以易公知賊必驚遁遂料地按伏擒其首從數千送海上者惟百餘人盡推功於失機者以贖罪嘉靖改元公奉表入賀尋陞河南右轄理戎且署篆逾年廉威肅然乙酉陞陝西左轄以緝叛楊太監額外之需索過甚欲手疏以聞楊使人陰伺公過以中傷之竟無所得鎮守太監晏宏乃私謂之曰宋公剛正吾屬羞見楊亦自悔邀偕往謝過凡省之應邊糧餉器械無不周備總制荆山王公倚以爲重薦其才行氣量可大用未幾靜菴公與太安人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八十四

相繼病卒公居喪盡禮哀毀骨立服闋庚寅北上適閩有逆變布政查公約輩遇害當道謀所以繼之者仍補公其省公底定安集之計臺司事久不決者多屬公平允辛卯大比賓興之典尤極恭慎癸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適太子誕生覃恩進階通議大夫追贈祖考考如已秩祖妣贈妣加贈俱爲淑人蔭一子入監讀書甲午會南京太廟災具疏自陳不允公念郎三省流聚易於生變凡謀武興學賞罰賦役財用刑獄無不留心乙未偶感風疾再疏懇乞休致允之公候代會劇賊馬興等起

害連鞏昌漢中諸地公疏請勦捕兵進功將就緒述
代者王遂就道後賊平 上念舊勞有白金文綺之
賜公性愷悌族戚黨里無不愛戴未嘗一言欺人入
仕三十餘年清白之操始終不渝嘗訂家訓分列修
身齊家等條皆為格言每遇節且聖壽必朝服拜祝
祖考忌辰或時薦其容愴然必敬誠將事暇日聚
兄弟親故觴詠盡歡丁酉秋嬰喘疾卒

廉徵錄

卷之六十一

八十五

軍器院右副都御史戴公書傳 胡直

戴公字天錫崇陽人登弘治壬戌進士授南京大理
寺評事歷副正守法奉公獄獄稱情有刑官較駁論
奏破繁冗以聖勝纂修大理實錄多所刪正同事者
以文歸之正德三年戊辰丁內艱服闋陞四川僉事
清查各鹽井竈戶而簡縣為多縣中素稱強悍輒有
異謀按臨計擒之時大河南北旱盜縱橫流毒西土
復獲首惡二人撫按以聞特加俸給僉蜀六載屯政
鹽法利與弊革民甚便之遷陝西苑馬寺少卿十三
年遂有甘肅兵備副使之命焉甘肅新遭兵飢夷情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八十六

臣測羈縻者奔竄未定覘伺者蒙隙未弭於是安集
歸處咸中事宜西人迄今追思之時適逆瑾用事而
剛方正直之操與俗多忤遂以病告歸中途上疏譏
議時事又為執政中寢口是屏跡村居者八年壬午
嘉靖改元禮科都給事中邢寰奏為恤遺直舉遺才
以裨化理而首舉書二年 上特旨簡用適西事不
寧遂條陳防邊五策一曰修復重勞以峻邊防二曰
撫存夷衛以固邊疆三曰慎防奸細以清邊鎮四曰
察哈密傾危之因五曰察土魯番繁複之辭皆切中
邊防四年復轉雲南憲副整頓邊防時有甸創盜安

銓與其黨鳳朝文鼓眾省城合勢牽制我兵乃引兵
西援而戰大破之窮其巢穴不聞其首惡就誅有王
舍普顯者殺本官普銓縱兵騷擾其所圍結處前來
峭壁後臨絕巘攻之最難書謀定眾兵向之決旬而
功成南人以爲神九年擢貴州廉使十一年進廣西
右布政使未幾轉江西左布政使有餘銀數千移文
撫按絲毫無所私同官憾之雖總大藩躬親庶務一
切簿書皆手裁十二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比
至以叛苗阿向與土官丁仲武節年仇殺拒敵官軍
其疏陳其可誅者八駐劄龍里經畫戎事冒暑務嬰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八十七 貴州館
疾卒時年六十有九計開 朝廷特命有司諭祭書
歷任三朝清約如寒士與論高之

正議大夫資江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有齋陳
公克宅墓志銘 呂本

有齋陳公卒于嘉靖庚子十月二十二日壬寅正月
九日已葬于雲樓鄉陸橋園之陽逾二十年矣墓中
石尚虛至隆慶戊辰其子有勳等乃以少司寇東橋
楊公爲公狀請予銘之予生也晚猶及見公且與有
勳等善也不敢以拙辭按狀公諱克宅字即卿省齋
其別號也其先宋丞相文正公康伯尾高宗幸越過
姚之馬渚鄉聞鐘聲顧其地樂之命介子祥卜居焉
遂爲餘姚人山馬渚避兵燹遷于濱村者曰實一公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八十八 貴州館
又四世有諱孟昂者隱居教授以詩名稱吟軒先生
始未嗣育弟子巨理已復生一子吟軒卒姚老且失
明患疽巨理公親吮之且瘳姚呼巨理公行曰巨四
至孝吾所生兒不逮也願天生賢子報汝已而果生
公吟軒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姚
嚴氏繼周氏俱淑人巨理公贈文林郎嘉定縣知縣
加贈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通議大夫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姚周氏贈孺人加恭人淑人人皆以爲
天道不爽云公生成化甲午二月二十八日於次爲
六幼穎敏絕人而志尤遠大凡墳籍間不治生座

乃翁仁理公以食指繁欲令改業公未敢言因侍遊
園中什拱木以悟翁翁曰已成材矣而折之可惜欲
汝合學實類此自今不汝禁也公乃於書無所不讀
亦無所不記遂膺弘治甲子鄉薦明年卒業南雍大
司成楓山章先生問公所志公對曰要於道德中豎
功名耳楓山喜而進之日與談經論學深相得追詣
益精識者以公輔器期之矣正德甲戌舉進士知嘉
定縣嘉定巨邑賦重習奸詭其甚者假荒壤之日移
稅比里民受困而逋負益多公不避寒暑遍履其地
一一而籍之宿弊頓革公又欲輕重歸一則即神奸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九十九

無所售而惡其害已者挾權要尼之竟不行乃更議
金花官布輕齋請一歸重則者民賴以少濟有富僧
其徒之父利其有一日匿其子於外方與他屍誣僧
殺之公疑不亟訊人或有謂公受昧者公不為動徐
誦之匿者出眾方驚服猶感湯毛九盤據天目巡撫
張公津奉命征之檄公從一舉而渠魁授首餘黨解
散悉如公算公治嘉定逾三年威與愛並施而意在
安民如追點里乾沒官賦不使變鬻開佛寺以新學
宮鑿低坪以通水利差九則以均徭役汰民兵以省
冗食慎訟獄以安良民嚴昏卑以絕苞苴莫不次

舉之部便交章上薦張巡撫尤稱為南畿卓異之首
諸所建白輒申布令甲澤及他郡焉戊寅徵拜江西
道監察御史公益感奮知無不言其大者巨闕劉允
取佛鳥思藏挾邪盡亂疏其十罪乞誅之大禮議興
伏闕上疏諫繼之以號廷杖幾斃號時有亞卿知
上怒欲竊起者公厲聲扼其項曰大臣不當先去為
人望眾皆凜然大學士蔣公冕尚書喬公宇汪公俊
相繼引去而議禮之臣不次驟進公言進退大臣關
繫國體章三四上甚剴切劾奏武定侯郭勛大不敬
蒙宰王瓊才而險直聲震天下出理直隸山東鹽法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九十九

疏招復貧竈嚴革奏討等七事切中時弊繼按貴州
民苦苗患供億不足公約東有司務為厚大而區畫
不遺細微行者苦盤江瘴氣裂山鑿道得免毒淫麻
將寨劇賊私有名號屢格官兵公密投計斷事史勅
以署程番象往因選兵馳襲之賊皆就擒地方底定
內伍外番莫不感戴反事竣還朝道出淮楊民饑公
條上救荒五策且請大發帑儲借留司府官賦以廣
賑濟全活者以萬計乙酉按河南立三場調閱之法
一士必更六主僉同始錄關通弊絕所得多名士其
激揚舉刺尤出至公有憲使某者廖家宰親也居職

無狀公特疏劾罷之廖不能庇部下墨吏皆望風解綬去矣所至興學校斥淫祠祀夷齊墓葺諸葛丞相草廬廓岳武穆祠甄獎賢孝表揚貞節風俗爲之感化丙戌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松潘兵糧公臺資已逾八年卽內擢爲晚家幸竟以夙憾出置巖地輿論不厭公曰此獨非王臣耶怡然抵任甫七日會查盤給舍檄一指揮人南路爲鴛鴦橫梁寨所殺坐累戴罪剿賊公拊士卒繕器械凡致勝之具既備且精乃勒兵夜至鴛鴦寨焚燬房數十所出其不意盡殲之撫按上功兩荷金幣之賜自是諸番落來犯者輒遭獻敵錄 卷之六十一 九十一

挫衄無不求盟獻馬悔過之不暇矣兵糧多虛冒而總兵者又陰護之不可詰公廉得其實悉覈詐冒於罪時何總兵舊右貴州憚公嚴及是何大慚公因而駕御之頗得其力卒爲名將全蜀比歲大侵民且饑死不能給邊餉公多方措置又往來督運馳驅道間藉餐爲收人知公之苦心也卽不繼亦無怨譴庚寅考滿明年辛卯陞河南按察使公素精法律而原情斷折氏自以不克釋趙景陽等之無辜發劉一清等之有罪皆其表表者不二年薦者凡六上有郭侍郎按貴亦特疏請補貴轄以從民望時王家宰復起思

中公不得顧對衆稱之癸巳陞湖廣右布政使尋轉左錢穀出納令輸發者親視其衝蔽吏袖手不得與公刻期遣發吏胥惴惴無敢以事嘗者楚地故稱饒廣承已水甲午又早困矣又加以內府採辦宗室祿糧承天建治諸藩濫乞將何以處之公蚤作夜思合一省息耗而總制於東應其不得已而弛其可緩民亦以不擾且提調試事費減三之一而賓興視旨尤飭飭識器什畱爲後舉之用亦省三之一其綜理節縮率類此公練達精審自信無歉平生未嘗屈法徇人撫按容有銜之者而竟無一隙可乘顧首薦甲午獻敵錄 卷之六十一 九十二

冬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等處兼理軍務先是有凱口回賊阻險造逆自宣德以來征之不克正德間共裔阿何復叛四用兵征之又不克賊轉張甚巡按御史王杏疏何當誅之罪有八難克之勢有三命下公相繼撫剿公一撫之不得乃按行賊壘獎督將校乘雪夜令死士攀崖上以索梯度軍據其要害一鼓克之回賊授首浮斬六百有奇招撫降者可二萬計捷聞詔晉公二品俸賞銀三十兩綺三襲公以回險絕集衆策擬剗穴置守以圖永安適調總理糧儲巡撫應天等處地方代去漏孽復曳生苗據

固守之守臣畏譴反嫁禍焉嗾言官論公主用兵非是公聞而求去甚力得旨回籍聽勸丁酉抵家杜門養晦危坐一室隨意縱觀經史百家言倦卽出行郊陌與田父場叟談農圃事歲時謹祀典置遠世墓田本備者訓率子弟習行孝弟之道悠然有以自樂至於聲色貨利一毫無所好卽是非通塞悉置不問如是者四年忽疾作逾日遂不起享年六十有七越二年壬寅勛貴事者始白公功詔復公職贈通議大夫賜祭葬并給與祖父母父母妻誥贈廕子有年爲國子生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九十三

右副都御史宋公滄傳

祁志

宋滄字伯清鉅野人舉正德戊辰進士授中書舍人陞刑部員外郎清雪冤枉平反惟公選陞鴻臚少卿歷陞左通政嘗疏陳時政六事俱中肯綮滄貌偉聲揚敷奏明敏朝若動色擢左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入境宿神官驛夜半有數鬼訴冤及至成都乃訪問鬼所訴者核其情實置之法遠近神之會白草番蠻劫掠安綿城堡滄移兵擊滅之復所侵十八寨真州流以周天星壩聚可三萬人官兵不能擒制請於朝發兵剿平前後屢書褒賚陞右副都御史世宗每念滄功且熟於禮嘗曰天下巡撫皆如宋滄朕真無憂矣一日傳御札擢滄禮部侍郎掌鴻臚事主者奏滄有功力鎮不宜處以卿寺遂寢已而五奏乞休予告退里而卒鄉人慕其忠孝祀之學宮所著有都臺文稿十卷秉忠定議十卷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九十四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可泉胡公績

墓志銘

公諱績宗初字孝思後更世甫秦人也號可泉亦號
鳥鼠山人穎悟夙成蚤歲以春秋爲邑學生提學遂
赴楊公虎谷王公咸愛重之中陝西辛酉鄉試繼登
正德戊辰呂柟榜進士三甲第一人會有執政子亦
登二甲第一人欲覲翰林清職乃倚中官劉瑾勢以
三甲三甲各第一人因傳臚俱授翰林院檢討仍取
三甲邵銳黃芳等五人三甲李志學等三人俱授庶
吉士實假衆市公也公辭職不獲乃受命與修撰呂
獻可

卷之六十一

九十五

公編脩景公叅對 孝宗實錄成錄賜金幣加俸一
級庚午執政者以瑾敗其子編管爲民乃註公與鄧
費等俱外補公補四川嘉定州判官歷二載陞潼川
州知州俱有惠政乙亥陞南京戶部湖廣司員外郎
已卯陞吏部驗封司郎中以考最得封父如其官母
竝妻封贈焉宜人未幾陞安慶府知府時值遼兵
後民皆竄去又 武皇駐蹕留御祭廟朝議以
公秦人有經略之才特簡公以守刻期履任時夏旱
秋澇公修火政舉荒政上下又安明年癸未江南大
旱歲饑民流復詔公移守姑蘇公以姑蘇鉅郡財賦

益夥法制益難經理庶務尤詳於治皖會詔守今久
任公任兩郡幾九載久道化成禮讓興行擬古循良
當不多讓陞山東布政司左叅政及去任兩郡士民
皆建祠奉祀樹碑頌德思如父母再移浙藩又改晉
省以平盜功蒙賜金幣辛卯陞本司右布政使壬辰
丁外艱制滿復除河南右布政使時鄆陵盜起公討
平之亦得賜以金幣丙申轉本司左布政使冬陞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地方時魯府恣惡公抗
疏以聞得遣廷臣會勘詔奪其祿并革護衛地方藉
以寧謐繼以原職總理河道經畫河防利弊丁酉以

卷之六十一

九十六

九廟成奉詔進通議大夫得進封贈其祖父母父
母及妻如其官已亥以 皇太子立復奉詔得廢一
子入監讀書既 乘輿南狩公迎於磁乃復改巡撫
河南時 車駕經過公經理周悉事竣復賜金幣汁
中大饑且疫公上疏請賑情詞激切同事者覓而難
焉公曰豈得念吾屬而坐使斃中州數百萬之生靈
哉脫有咎某請任之疏上得發帑銀二十萬兩命大
臣賑貸之汴民少蘇焉已亥冬汴中薄城內外火燎
頻發未幾行臺亦災公引咎乞歸因得賜閒田里爰
築別墅以居日閉閣著書手未嘗廢卷帙於諸理亂

黜陟不相聞時或乘監與課耕隴畝亦或登高賦詩
興盡乃反與邑中為紳燕會作九逸圖時有巨惡欲
脫罪乃誣公被逮賴 聖明洞察寬釋得優游卒老
庚申九月三日方執簡對賓條忽告逝據生成化庚
子享年八十一歲公才氣英發對客揮毫詩賦立就
宛若宿構然雋爽豪逸上追古人凡海內賢達及藝
文之士望形影從聽聲響赴欣欣納交而翫散詭隨
之徒未免含嫉昵視焉雖人信屢滯不究厥施而功
實詞華流傳遠邇雖百世不泯也有辛巳集丙辰集
各四卷烏鼠山人小集八卷擬漢樂府二卷擬西涯
蘇徵錄 卷之六十一 九十七

古樂府家譜各一卷安慶志三十卷泰安志二卷聲
郡記三十卷秦州志三十卷春秋本義十二卷並彙
選唐雅雅音等篇皆已行於世其河嵩歸田諸集未
梓者尚多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瓶山胡公宗明墓志銘

張時徹

語曰豫章千霄匠石羣睨華衣入市行旅共指古今
所稱豪賢人何弗然乎瓶山胡公益宣朗強毅人也
長材偉略雄視海內彼其亢節厲行盡瘁宜猷期以
明三之義而揚見龍之光顧豈有飾智矜奇越俎
代訓僥倖於不可必得者哉而乃橫被訕鑠卒之顛
踣以沒此其毀譽愛憎之故難言哉難言哉初公之
少也試藝於監司輒盡拙其諸生長者未幾策名計
偕舉進士高等注民部郎犒邊監兌暨督餉者數矣
蘇徵錄 卷之六十一 九十八

凡皆周節廣志者所不屑為而公則獨勵操尚嚴簡
書皎皎著聲績已乃歷四川叅議改廣東進湖廣副
使適漕河梗塞督治大有功都御史劉公天和簡公
霄交疏其績已乃轉福建叅政下車首問民所疾苦
而浮糧為甚益闢故多山澤之稅地利率遷徙不常
而通播者滋益聚官司無何率委其征於糴糶而豪
右坐業其利民州大困公乃盡括見產而則之賦且
均其不恨無歸者積困頓蘇而大不利於豪右始籍
籍多口矣會公遷長蜀臬以去而御史按閩者安庸
人也素不惟於公入豪右言送疏公治閩無狀宜罷

會相臣雅才公下吏部疏其治行卒不得罷而衆不
洞隱曲謂公結於柄臣咸思有以傾之矣已乃調廣
西佐都御史毛公伯溫平黎有功進雲南右使河南
左使又以憂免起山東左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遼東言官恥其黨不勝也復申前論而相臣復
右之落言官職衆益譁不平而禍機自此牢矣遂固
東北要邊虜入無常時公至則明賞罰申禁令集謀
謨精技擊增築屯堡據險守要北虜至則堅壁清野
精騎突其前伏兵倚其後左右夾擊虜大崩潰擒斬
數百人獲輜重無算捷聞朝廷方議下爵賞而公以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九十九
吳山錄
爲積靡之餘不一大創虜終不遁匿乃師李牧故事
委縱人畜誘其深入而盡殲之而言官不察疏爲失
事遂謫浙江叅議此非惟不悟兵機亦伺瑕媒霧者
之過也已復俸其速仕而詆斥益力竟削籍以歸公
仰天歎曰嗟乎鴻鵠而與雞鶩爭食駃騠而與驢駘
抗轅豈其志之所安哉顧低回隱忍不敢遽自引決
誠以國恩莫報而馳驅之志未衰耳夫改錯而追曲
者瑣夫之恒也執方而違衆者達士之操也而今而
後庶幾得從吾好矣乃陟降原隰擇山水便利處樹
課家衆力作時植杖逍遙歌十畝之章以自

適適如也歲時伏臘則烹豚醢酒集里中厚善者觴
詠爲娛益不知日月之于邁也人有言鈞曲者受陸
赫之寵懷璧者蒙屢刑之悲古今大抵然矣公負蓋
世之略持不緇之操卽不能鳳舉鵬騫依日月之
際豈不可以積資累秩遨遊於坦途者哉至其以才
推轂於相臣要亦推所信嚮非世之躡影希炎者也
而尤詬繁興卒成市虎之禍謂世有明公之志者否
耶公名宗明字汝誠別號瓶山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一百

吳山錄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文魁墓

銘

韓邦奇

公姓張氏諱文魁字元甫別號字川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人也其先本山東單縣人勝國之季高祖長公者避兵蘭陽因家焉曾祖宗信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父讓遞運所大使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贈奉政大夫按察司僉事加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畢氏封安人贈淑人初弘治辛亥公方垂髫河決城舉家舟而覆恍有朱衣人掖公泊於林杪以免弱冠補縣學生正德丁卯鄉試中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一百一

式戊辰登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時權瑾流毒禍紳衆爭以苛刻冀自免公獨多平反人皆危之弗恤也既而連丁內外艱服闋赴部冢宰曰是權瑾時執平主事耶陞刑部山東司員外郎平反如主事時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巡冀北道初大司馬權幸隨駕經過之後地方官緣爲姦利至是巡按張侍御英檄公勘之公按都指揮章傑朱文冠削軍資十四萬視其職竄巨猾陳萬尚寧於炎荒既而督修沿邊險隘身往臨巡嘗遇伏虜於橋頭堡公以護兵直前迫之皆遁去胡中丞錠薦公才賜帑金十兩陞布政司左叅

議復守冀北首疏宗室聰瀾長史趙寬太監王哲紀兵楊玉數十家之橫罪其黨二百八十餘人權勢斂跡嚴追豪商蘇霑逋稅八萬餘金皇店李瑪逋課十萬餘金克軍儲又閉大同關王廟以釐請罪之俗毀藩府聖母祠以絕結緣之妖楊中丞志學俞侍御集皆謂公宜民之仁足餉之才擊強之威可方古人云陞陝西行太僕寺少卿大同副總兵雅重公以鞍馬金器馳賀於陝公曰吾不以易地易介也卻之陞死馬寺卿裁革豪強私買私賣之弊馬政以清勅有廉靖不苟淵塞有猷之獎陞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尋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一百二

轉山東左使革堂食裁冗費羨餘月計千餘金別貯以資海道備倭之用楊太史維聰謂公直諒之心剛方之氣清苦之操淹貫之學經綸之略實有人所不可及者云適寧夏撫臣告缺廷議以公久歷關陝大同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建節朔方虜三入公指畫方略捕斬四百餘名穎捷聞凡三拜白金文綺銀牌之賜陞俸正二品唐史侍龍謂公秉度策勲儼然爲疆場之鎮夏人管黃門律亦曰夏州撫臣剛折而柔廢惟公不茹不吐得撫臣體云嘉靖戊戌春虜困及遊擊於宴官湖公得報自率大衆援之虜始遁因襲

寒感疾力求解任不允會大慶推恩封通議大夫詔有鎮危立利比於南仲之詞乃有不悅公者罷公節鉞俾叅知行省政事公力辭以都御史致仕云既歸杜門謝客鳴琴賦詩時名親故子弟能文者考德問業終日不倦偶晨興曰何錦衣甲馬者克斥吾庭仰居數日乃卒云公生成化己亥九月卒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年六十有四計聞特遣賜祭葬公聰察沉毅剛直果斷內行修謹雖隆夏未嘗裸體晏坐盛怒未嘗撫案大叱嚴於嫉惡兄吏之貪汚者如仇讐然服善休休若已有之陸太史欽謂公氣清而貌癯身若猷猷錄 卷之六十一 一百三 吳山館

不勝衣而剛中有制至臨大事次大疑確不可移云

通議大夫大理寺卿前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浦南胡公岳墓志銘 徐 階

我 皇上受命中興羣賢景附于時有宜力任事之臣曰華亭浦南胡公諱岳字仲申起家刑部主事歷負外郎四川按察使事湖廣副使廣西右叅政福建按察使江西廣西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改大理卿未上卒公以氣節動業自許事至能立斷爲刑部時虜囚鳳陽大姓甲與乙爭田闢不勝因殺叔誣之一具憚莫敢決至公乃決 上之卽位懋選藩臬大吏與圖化理猷猷錄 卷之六十一 一百四 吳山館

以公爲才選四川芒部寇川南公當分巡會病議更川西喬曰人固有死必川南邪卽督兵入其山斬未通道二百里募死士塞賊走路大合兵搗之誅若干降若干人捷聞賜白金文綺松潘兵備副使還當路者曰是重地且其政廢久共胡某不可檄公公往覈戎籍實倉庾厲侵尅之罰卒以月餉實富室計其起反十三爲取券焚之居數月米餘於廩人餘於力甲仗營堡關梁事改於舊諸夷善焉總憲于閩數據法直民死罪按賊吏不以御史意假貸語時譏御史御史至而發赤流汗乃止閱故牘得事之未報者晨

夕下郡縣盡聞之屬撤甘常八九至吏傳寫不能給而公聽獻乃恒有暇手校四書五經及縣志先生集翻梓以傳江西吏巧文而輕犯法爲置簿書句稽以時遠視廣聽姦至即發問以禮規御史御史怒公不爲撓曰吾務盡其在我者治事如初至疾病猶扶掖以出御史竟不能有加後至者以積聞拜中丞公益自奮首爲書數十言徧以授羣吏已乃汰冗費更役法民視產出錢歲不過十一役於官有常期榜懸籍刻吏無得動郊廟建詔市材楚蜀吏盜官錢更賦民或張旗幟繫鼓伐金從徒百餘行視民所植出黃祖獻徵錄卷之六十一

甲午卒于嘉靖己亥享年六十有六公昔領正德庚午鄉薦於階先叔父爲同年甲戌舉進士於階先輩其後階自翰林出爲延平推官於公爲屬自浙江爲江西提學副使於公爲僚公遷中丞又爲屬幸獎識焉乃泣而爲銘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一

人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二目錄

都察院九

巡撫

陸何

凌鑰

萬潮

丘養浩

婁志德

葉照

張綱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目錄

吳淦

張素

許宗魯

戴鱗

王儀

周本

周如丰

陳洪濛

熊桴

陶大順

劉章

成文

車純

劉大謨

呂經

孫繼唐

朱統

姜儀

石簡

楊宜

劉廷臣

唐時英

高柳

毛鵬

林潤

湯賓

李采菲

夏良心

薛夢雷

蕭中

司汝濟

曾應槐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目錄

都察院九

巡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石樓陸公鉉行狀

葉應璽

公諱鉉字容之別號石樓姓陸氏系唐宣公後父僞
癸丑進士孝廟時爲御史有聲兩按福建山東風
裁凜凜正德初陞福建按察副使以御史時事忤逆
堪罷官再罰米輸邊稱貸以償以公貴封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歿而祀於鄉賢公生而穎慧六歲入家塾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請于母曰讀書後幹得可等事業方爲至極母甚喜
八歲隨父赴京過蘇偶失水出而大聲曰天既生我
豈能溺我聞者駭然正德癸酉鄉試中式明年登進
士授南京車駕主事國朝自都北平留都以馬快戰
船運供億事久弊積公爲增修造之費定往來之期
均其勞逸厚薄而人宜之時殆瑞用事假名勢者旁
午於道索舟動以百數公皆應之有方有二僧官婦
自烏思藏迎活佛來索舟公詢之二人曰果有童子
方九歲能道未然事然亦無大靈異且道路艱阻央
難再往公乃激之曰誠如此言復命則善不爾吾嘗

爲轉奏汝坐欺妄罪事遂寢已卯寧藩作亂武宗

駕幸留都喬公參贊機務凡事引公籌之曰我益友
也陞署職方員外郎隨駕旗牌官輩例分守城門依
勢騷擾公日爲點視錯綜其時中官有不服者正色
折之以義八月駕回公已遷職渡軍非公事矣喬公
曰非陸子不可公乃行處之如前陞車駕郎中嘉靖
改元應詔陳言五事曰施實德以壯守衛曰均重徭
以平勞逸曰增料價以造船隻曰買戰馬以實行伍
曰徵夫銀以便民情俱蒙允聽陞直隸安慶府知府
郡經宸濠之變毒于兵燹財竭民疲重以饑饉連歲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二

流殍紛然公至以撫綏爲首務尚簡易非捕巨猾吏
卒不至鄉邑民甚便之而訟日減尤加意學校政假
進諸生講說經史多所奮發歲甲申所屬大饑近者
爲粥遠者給粟病者給藥全活者萬數盜發江中有
指揮輕進爲賊所害公聞之大怒奮身擊楫一鼓擒
之梟首于江干造佛郎機等器械增置戰哨船教閱
民兵使熟於風濤於是皖兵可使公方訊囚堂上忽
市中譁然報曰縣囚劫獄且直趨府來矣公顏色自
若麾坐者列所訊囚拽於庭下徐捕逸賊皆獲益兩
賊相通舍此趨彼則乘此跳梁兩不可禦於此見公

之沉機應變也乙酉郡大旱公爲禁屠弛刑禱神不
禱民聞謂龍王神最靈遣官迎之則聞有巫者托龍
妄爲公詣神祝曰龍靈物也土木非龍也三日無雨
則曝六日則焚六日無雨果焚之大而如法禾乃登
創立預備倉實米萬石改設雷港口巡檢司于花楊
鎮巡歷招徠流民復業者不可勝計陞貴州按察副
使奉勅整飭龍里等處兵備條陳四事於監司請爲
轉奏一曰定折解以防侵剋之弊二曰定解官以防
包攬之弊三曰明功次以明賞罰之典以宸濠之變
安慶保障之功居多而江西南都官軍蒙賞獨厚故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三

云四曰議免賦以恤災傷之民都勻在萬山之中民
夷雜處治者往往依俗處斷不全用法昔公季父健
嘗僉憲於貴政有體要名聲赫然聞公命下凜凜相
戒曰四明陸公來矣下車由令果慰所望有龍族二
場軍夷貿易常因是致亂公使巡捕官軍防壓剛暴
者執之取死囚數人挫死於場衆爲悚然獨山同知
蒙鉞父子相讎殺六七年平派王仲武與阿爾爭官
讎殺十數年年定王亞騰等餘黨尚有公至皆相
率請降王景羅糾搜黑苗入公兼程馳至清平
兵圍之使人持檄諭以公兼程馳至清平

中鼓角不鳴軍皆銜枚疾走公惟之左右對以
神最靈人輒避不敢犯公毅然曰有是哉入而
像繫令軍人持一像以行及下車軍且以像俯地呼
而請罪公曰是何惑人之深也焚之無能爲妖使民
墾荒上爲田引諸生而訓課之命衛屬入馳射而校
閱之故夷風漸易而人可用陞四川布政司右叅政
奉勅提督糧儲諸處倉庾遇近產米地方舟楫可通
者自運本色其餘折色止解委官于附近產米處權
米上倉官民兩便陞廣西按察使尋陞江西布政司
右布政使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以飛詭新增之田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四

補浮糧視糧多寡僉解戶而革貼解之費復十年出
辦料額之法而民得安息戊戌述職京師冢宰松皋
許公詢諸方岳以地方弊政公條陳數事一曰鹽法
之弊二曰積穀之弊三曰寺田之弊四曰盜賊之弊
許公採而上聞著爲令甲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荆等關時有款讓
公位者屬巡關御史急奏邊警御史執不從竟假人
奏之天子聖明惟發旨促公上任謀者不遠士論
深偉御史而量公不爲縉人事也既任進屬僚而
之日近時風大壞以答稅承奉爲才能以小廉曲

謹爲清介倨傲執拘謂之剛方深刻峻厲謂之風亮
不惟負國且以敗名其相與戒懲之於是禁侈靡清
侵冒處恤達官軍餉以時堅城深池除戎器備芻粟
靡不究心殫慮益深懲恬嬉之弊將大振作而新之
也 駕幸山陵公出鎮紫荊歷三關之險訓練守禦
益嚴益慎遂得封贈三代奉勅建造沙河城經營規
畫不遺餘力己亥正月 聖駕將南巡公倉卒經責
至忘寢食遂得疾奉 旨褒曰幹辦勤勞朕已知悉
二月十六日 駕發京師明日 奏候于定興境上十
八日駐蹕保定面見于行宮賜酒飯慰勞二十二日

蘇徵錄

卷之六十一

五

駐蹕真定公陪祭北岳二十五日駐蹕臨洺出所轄
境矣明日至磁州朝候 駕發而回肌減骨立人有
不識者先是都護軍門及諸中貴皆有厚望有偶語
于馬前曰君記得送往迎來否公應曰記得更記得
節用愛人於是謫毀日行適御史胡守中奏處河南
撫按遂蒙波及落職歸里雖不得事其君得以五十
之千事八十之親不爲不幸也故初命而懼再命而
感未聞有所不足益承歡者八九月是冬母楊淑人
病卒明年碧洲公亦病卒公居憂十家歲壬寅沙河
城成論功復原職致仕年五十有五公偉姿山立

氣度豁如不爲深刻不設崖岸而確然有不可動搖
者歟歷中外三十年所至必有爲國之功及民之澤
而廉約自持宦成之後田廬不長尺寸廢官家居與
其弟石泉君石溪方伯孝友兼至憫弟少石憲副蚤
世力撫其孤而教之檢族與僕常恐得罪於鄉黨作
玄師外祖碧川尚書楊公精純顯白詩詞大雅不艱
深鉤棘如其爲人精熟吏事然未嘗挾以矜其僚屬
故至今仕路多感念之好積書涉獵集四方志錄其
廢典得失事成帙以自玩平生聞見亦積記之與世
人草草求用問言百殊好也公德善縷縷不可盡述

蘇徵錄

卷之六十一

六

謹節其大與聞見之真者狀之以俟采錄云

巡撫遼東左副都御史劉公漳傳 實錄

巡撫遼東左副都御史劉漳陝西蘭州人正德丁丑進士歷戶兵二部主事累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以病在告嘉靖十九年八月辛未考滿以邊功得全給祭葬漳少穎敏居官廉直所在有聲戊戌遼東兵變漳遇亂賑饑全活甚衆後復平遺孽佟伏等遼人思其功祠之

明欽錄

卷之六十一

七

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傅凌川公綸 狀 王慎中

嘉靖十九年三月三日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傅公卒于官先是公故有疾欲去而以新受巡撫河南之命未敢言又不忍以疾故忘河南人之憂河南數歲饑人死者半矣而當輸漕粟三十萬石公乃具疏言河南人流徙餓死之狀請免輸賦一夕疏成而疾遂篤竟以不起 今上感公言切特貸河南粟三之一其二許民出銀以代粟河南人幸所由生相與呼號涕泣赴公之喪曰我乃從公得活而公固死耶按傳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八

氏有家於遼東之蓋州者莫知始所以徙本出漢北也義陽侯介子之後也其始爲廣寧人者則公之曾祖諱恭讓也恭讓生祥祥生景景娶唐氏以貴贈禮科給事中唐氏爲孺人唐氏故嘗爲贈給事公置孫氏以貳室事孫氏公所自也公舉正德六年進士召試授禮科給事中在官時事皆詳於大計而略於細務得告君之體其意者論邊事一疏至爲故兵部尚書王公瓊所賞言者不能言也其大指言今法邊將臨敵必卒十人以上以坐其將將畏坐率不敢見虜欲以求免臣竊思虜所畏得以暴

民宜制自今虜入境能率所郡卒格虜者雖以千人
以上勿問有功者仍錄其功其不敢見虜者卽不口
一人猶坐之 上允其言著爲典以行於邊八年寇
入宣大二邊將領士卒甚多邊臣以聞廷議遣給事
中一員往覆視之以屬公 上可之曰是嘗言邊事
者至鎮考治甄別不隨不苛竟得其實以報而副總
兵劉淮者嘗格虜有功亡卒亦稱而公向所論業著
于典得免坐遭母唐氏之喪解職十一年復除禮科
給事中十四年遷工科右給事中未幾出知太平府
始至延見郡中士大夫父老攷問風俗以興學教人
爲首務太平負山阻江多沃土士鮮向學公選諸子
以之秀者延師教之親爲考校文義前此士之不薦
于鄉者數矣自公爲之科未嘗乏也俗好賽神所費
不訾公論之曰何不以此克爾徭費之輸而以其餘
養父母育妻子而爲此糜爛也不凡吾且刑爾俗以
頓息郡中大旱公以身爲民請命於神一禱而雨其
治獄不事鈎摘而常得人之情隣郡有巨獄不受其
郡所治惟願得一言部使者輒移公治之莫不稱
平而解也嘉靖壬午大饑公在郡久毫髮無所私財
累溢於庾庫又以恩信貸民之富者使出財粟以佐

官給散有法饑者與之粟饑而未潰於死者與之財
皆得食而去太平雖饑而人不死者由公力也郡旣
不饑而隣郡民不得食者咸流入太平境內或欲拒
之公曰何非人也而忍視其死顧吾力有以及之乃
以餘粟爲粥於野以賑之所活甚衆在郡四年部使
者撫臣相繼以公賢薦于 上章十數上也乃拜浙
江按察司巡海副使緣海所設守禦衛所將卒姦利
繁鉅不可究詰本以錯列大島風濤之所鼓盪副使
惡險不能至也公固遼東人習見海自乘巨艦操弓
矢出入風濤中無險不至備伏扶隱愍急勞動爲中
厭徵錄 卷之十一 十
立條法於是在存肅慄若家置一副使所捕得賊級
甚多其脩置戰船收給月糧之法出公精思已著爲
令行於浙至今守之以毋孫氏之喪解職壬辰起復
授河南副使專備信陽州軍事信陽固盜藪將卒姦
利視浙直山海異勢耳公以爲信陽緩拊擊斷與
浙直異其能收附軍民多盜賊如在浙時君未久陞
山西按察使以去用法平不事操切而專持大體
富民某某坐殺人當死公以貨免公收鞠之
竟寘于法主簿某知縣某官以忤當道意爲奸
人所構事下按察司或謂公不當遣所欲入宜切與

之爭公曰法如此惡以人意出入竟白之一歲中
四川布政司右布政使而以巡撫王都御史杖宗室
子事連罪左授河南恭議遷河南副使再遷江西恭
政益公於河南久矣有德於民甚深其赴江西也軍
民數千人擁輿抱膝不得行慰諭久之乃得行由江
西遷福建右布政使尋拜河南左布政使至之日河
南軍民加額相告曰是固吾何所留不欲使去者今
果爲吾來耶未幾巡撫河南都御史缺廷議以河南
荐罹大災必得寬大廉醇如公者以綏定之遂以昇
公然公自爲江西時以夏日觸熱救民之荒跋履山
巖微錄 卷之六十二 十一

四遷本出太宰靈寶許公所知太宰故爲左轄於浙
江與公同列知公將深然公始終未有一言於許公
上公諱鎬字希準別號凌川生於成化壬寅九月五
日距卒享年五十有九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十二

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成文傳 實錄

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成文山西山陰縣人弘治壬戌進士授知縣擢監察御史巡按蘇松遇歲饑條上便宜民賴全活復按陝西劾奏鎮守太監朱彬冒首功且言內外大臣朋肆欺妄力觸權奸逮詔獄爲民上卽位起知鳳翔府累陞至今官上疏乞骸骨至嘉靖十九年八月卒賜祭葬如例

獻徵錄

卷之六

十一

吳山館

延綏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五谿萬公潮墓碑

五谿萬公進賢人諱潮字汝信官至延綏巡撫右副都御史嘉靖壬寅言官論邊事公亦以風土弗宜疏調行至宜君縣以疾卒則癸卯正月四日也距其生弘治戊申享其年五十有六往丁卯舉於鄉虛齋蔡先生以奇才許公辛未魁禮闈陽明王公頗以不能首薦爲恨二公固一時所謂有道君子也而五谿咸得其賞識如此其才豈不出夷等哉始推官寧國治冤獄有聲又兼理旁郡疑獄撫按廉其能薦之擢禮部儀制主事已卯武廟南巡抗疏止輦杖瀕死爲民遂菴楊公賦詩所謂西江四君子公其一也今上卽位錄正德間言事者得復職歷職方郎中以學行推浙江提學僉事士各有造巡按潘公薦之有學觀聖賢之奧才兼儒吏之全等語乃擢副使仍督學士之先後中式皆公所素品題者時咸服其知人乙酉戊子二試所爲程文多出其手士大夫見之曰必五谿能爲此旣擢叅政以提學時曾忤其鄉之權貴人遂左調廣西尋擢按察使甲午擢陝西右布政使丙申轉廣西左使所歷有治效撫按又首薦之尋以

獻徵錄

卷之六

十四

吳山館

內艱去服闋補陝西左使通兵荒竝至民苦之公綏懷經理陝賴以安巡撫趙公尹公先後以治狀薦于朝遂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公至鎮下令恤軍士飭堡堠募勇敢補卒伍墾邊地足兵儲民樂爲用虜且知警而公竟以調去齋志以歿何也豈造物者豐之名而改靳其年耶古人有言畫方畫圓勢難兩全令名之與壽考其果可兩全者耶當公之抗言被杖時自分必死既得不死又切自喜幸出望外况復思起廢于朝有祿秩其後爲提學時又以不阿忤權貴入大權貴人薰灼焦金石卽以公降謫轉涉顛沛而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十五

困抑之若狄山劉元城之爲奚不可也公幸而左調以有今位功在生民名流青簡天下後世其誰不謂五谿公爲名節之君子彰彰有聞者哉夫能得不死與左調而後有顯陟重名於時造物者於公薄耶非耶嗚呼公亦可以瞑目矣公孝友天性有心學歷官三十餘年淡素若無長言惟成就後學則講談經義不倦語此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百山車公純墓志銘
張時敏

余昔者益侍百山公於楚也習地公器宇莊凝志意夷曠浮遊埃壘之表不棘棘津途微取尺寸之獲也乃其爲政務持大體秉於典憲弗纖纖細苛每言事率解引天下長者相退而心語曰高人哉旣以不咸於世納祿歸耕如釋重錮益灑然樂也久之余爲媚者所損過公里第則迎謂曰公歸乎公歸乎他無足問歸卽可矣此其言豈縻於寵祿者耶公之歸也勅歸家事無戶外之蹤無尺書之訊收精內視施施乎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十六

清都少室之遊也余嘗曰不丹而仙不石而固其在斯人也而謫焉以逝斯又何耶先其期自刻亡日一無所爽猶之乎仙也乃遺令屬其孫曰銘我者必以張公夫人旣厭棄人間世矣而又何有於銘且知公者不爲不多矣而又何有於不佞斯其旨可異矣按狀公姓車氏名純字永文越之上虞人世居百樓山之麓故號百山其先丁五季之亂自太原石州徙台之黃巖至泰一府君謨自黃巖徙上虞於是上虞乃有車氏十一傳而生勿是爲公曾祖爲政和丞攝縣事時盜礦者推其魁以五百金饋丞祈緩詰捕丞峻

却之偵其徒方張遂投劾以歸未幾果不靖蹂躪境
上陷城屠吏而公已脩然林下矣勿生贈雲南叅政
克高克高生贈工部郎中加贈雲南叅政廷器則公
父也配贈太淑人某氏生公頌敏卓犖儀度不凡弱
冠補庠弟子員戰藝屢訓乃下帷發憤博綜經史
冥心玄悟遂以易學爲時宗執經問業者遠近踵至
率精藝文舉秀儒彬彬有稱矣正德乙亥憲學徐公
蕃手公文異而廩之丙子領鄉薦丁丑舉南宮第十
三人觀政兵部得賜覲省至家適丁外艱廬於墓側
就而請業者數十人誦說先王諄諄以忠孝大節相

獻徵錄

十七

厲諸生咸欽嚮焉服闋赴銓授工部屯田司主事時
潞河圯洩病漕樁檄往治之費省而事集司空尚書
章公上其功旌勞焉進都水司員外郎丁內艱起補
管繕隨奉貴陽採木之役事竣被白金文綺之賜當
是時有千戶黃榮者挾權壅索賂弗與聲言欲誅計
中傷之未發而榮則暴死人以爲天庇善人也居無
何大禮議起永嘉張公過公邸舍要之爲賔公持不
可竟以廷諍杖闕下濱于殆弗悔也留滯郎署者久
之乃擢山西布政使司叅議分守大同大同故扼胡
而險時戍卒稱亂虜薄近郊洶洶危矣公轉餉調兵

多方經略文武大吏倚如長城因著備邊論若干篇
談兵者以爲著蔡云時歲侵民饑公發邊儲賑之而
處補其闕蘇沽無異撫按以最績上晉雲南按察司
副使備兵曲靖別宿憲討軍實戎政肅然上官常益
州守龍氏與烏撒衛陳崇輝治兵交攻公爲平之各
帖服而寢交南弗靖上遣重臣毛公伯溫往問其
罪增設叅政一員理餉事推擇得公軍興賴以不乏
交平乃罷時大理張知府者黷貨虐民巡撫汪公文
盛檄公按治得實暮懷一明珠以饋而求緩其獄公
斥遣之竟正其罪時上新定郊祀凡外臣三品皆

獻徵錄

十八

得誥封三代公與焉晉福建右布政使未幾轉左凡
三載操執潔清民多作謠頌歌之聞故多山田賦鮮
寡不充於用乃檄諸郡縣凡寺觀費產質佔于豪右
者嚴實名責責其直以佐公家之急雖併兼不嫌噴
有煩言然亦莫能螫也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湖廣兼贊理軍務便道過家上隴故事士友凡先顯
者歸自宦所率携土宜相問勞公乃出囊中書若干
種致學官聽友人取而誦之友人曰多子哉孰贈遺
有諭此者乎比聞府於楚中勅令列科條屬官箴剗
吏弊輕徭賦省刑罰汰煩費理滯獄承前政操切之

上命治齋范公相機勦撫公與之協謀底定爰被寵錫旣以方域多虞時政有未可者遂有明農之志上書闕下曰臣驚純無狀待罪茲土同所短長慙負高厚莫可湧雪又不幸被徇馬之疾眠食視聽改其常度恐益增曠闕犯詩人鴛鴦之譏死且不贖願賜骸骨歸正首丘避賢者路凡三疏不允巡按伊君敏生

卷之六

十九

代奏上言曰都御史果病矣其歸近醫藥痊日有司以聞朕將徵焉時候代未行會楚世子弑其父端王變起倉卒闔城欲竄公鎮以靜定衆乃不騷已而朝命親信重臣與法司大吏往勸執其罪人及詭詞庇逆者正之刑誅而定其府事皆公所處分也已而有誣公懼禍圖免者公弗與辯曰身將隱矣焉用文之瀕行士民遮道挽輿車不得前所攜惟圖書數篋衆噴噴歎曰是都御史裝耶居官十一任凡涉四十年清操如一日不一語及生產事歸田二十餘稔閉門却掃焚香燕坐或把書臥而誦之已乃舁駒駝矣會

家

葉微錄

卷之六十一

十

嗟劇談天下事卽方輿險夷幾關虎
 否得失壺壺不竭也或談人過惡則顯有
 以不平從容辟曉之多所舒解公庭中未
 一刺雖里中一不輕出居常以孝弟訓子孫
 舉政和公却金免禍事爲言曰我今有今日得無
 爾祖之貽乎隆慶戊辰六月六日步履戶庭忽見
 於地掖之就寢無苦越月謂侍者曰吾啖粥尚可八
 十孟計至九月二十七日粥當止矣吾其歸乎至其
 夕果卒距生成化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
 有九平生奏疏若詩文有百山集解組稿若干卷藏

嗚呼功之難立名之難成豈獨生才之難哉時變之隆汙而趨背異其得失人情之好惡而忤合乖於愛憎因時者其事便而見爲尚通矯之則足以尊已而鮮濟於時忤衆者其名高而見爲寡偶徇之則足以同物而不蔽於衆夫其受村之稟既專致用之宜各適亦足以事副其功業載其名而時變人情之難一如彼故有智力足以因時而固矯之以求濟趨利足以同物而不忍徇焉以取蔽宜其收兩得之功博兼獲之名而猶不免於違時之咎惜衆之謫此魁磊閭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二十一

達之士所以常悼恨於功名之難也中丞丘集齋公名養浩字以義由易經起家爲進士值今天子新卽位盡更正德以來弊政士大夫興慕風采爭欲爲材公於其時自視不獨在同輩上直以古人爲不足爲也賜第未久卽授牒知浙之餘姚縣餘姚於浙東西爲最劇公爲之績業奮起日升月長賢名四出無足而馳驅閭閻望或愧惠不及或傳講以相師勵不知丘餘姚爲何如人大江以南部使者撫臣相繼矣日至倡以激其部邑士人入行過浙東西訪焉吏之美者於其土必聞餘姚他令森立爾企非不見

爲賢皆掩於公聲翔於朝選以爲法從考滿召爲試御史閱數月眞拜方廷中清明侍從皆極一時之選公居其間如楚之在新同臺多自以爲不如令下當議事倚待決公必得聞雖入臺後而輒政與宿舊臺僚等大夫中丞咨訪有加焉公卿多欲致公與相緒投雅公沈如也不適爲奸與雅者尤愛而憚之時方清明而當柄大臣進退危疑繫國是得失士心趨向已潛有移奪化蘭爲蕭幾在忽焉公獨早覺不失足他徙羣公中有憂國休世持衡於淵長之際冀以贊爲勝倚助臺中明於得失如公肫然不移者可一二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二十二

數凜凜乎有寡助之歎公亦以母喪去職比起服入臺枋臣改置國更其是公惺然內憂端居深念未有所發而公未憂去時嘗有論議禮大臣再論宦侍又論戚畹當事者忌其然不欲令久處臺中公故有文名會南畿督學憲臣缺卽奏以公往公亦樂得其事謹條教考藝文專意於作人興學自是不復與臺論矣反終父喪再入臺臺僚多變易宿舊少存者因默自悲欲乞外而臺資已高於格不得外授上方蒐討古文建典禮於成周之上營立九廟務極曼碩以備嚴祀制聖書界公董視其役久之資益高遷拜

南京大理寺丞益公在臺其去來遠近之跡淹十
年通其入仕之日殆二十餘年人且暮望以爲公卿
公尤雅意本朝以天下善類消長爲計其口誦心存
未嘗一日不在於海內排擯放廢之名流惟恐其老
死而不叙收甚於已之失位而咋舌決齒然怙權妨
賢之夫如不欲與共立每一縱言目光橫竄意氣捷
出傷聽激疎頗以此取嫉特以前後所領職皆布制
書專事視學董役有以黽竭自効得不以極言亮責
意氣雖過而怨怒未集知之者則信其果有志於世
也爲中丞巡撫西蜀則以權當其力欲變一瞻輪晏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二十三

之風官司相蔽紿以具文而慮不及職持三尺法爲
市苟煖大室要津交以自肥而瘠民公惡之若仇又
能窮其微暖穴實關節探室解剝無毫髮遺失汚吏
猾豪營構巧必徂伏鬼倏見摘皆驚謂神山谷遐深
若硯跡阻寬苦疾痛舉在日前戶行家到未喻其悉
其所長如是諸司既已逆爲公折曲公尤思震動恐
聲之警其視聽而新其氣以作起功庸然後與爲寬
碩以樂其成非專以察斷爲嚴而愛不濟者也蜀人
已害其不可動而公在西久功名迅發精采先於
諸路時江西撫臣張淨峰總制兩廣郭翰論以張

公名臣難其繼移公往代於是忌者始側目思中公
而害者以流語乘間潛行公亦抗章求退以避之蓋
公在蜀其意未究其治未終而徒見爲多戚以宋張
乖厓田元均之賢治蜀寬猛不同未聞論者優田劣
張然張易嚴以寬必在民信之後而比民之信非前
後八年不可雖其自言亦曰只一信字五年方得成
公爲蜀未期日月淺其所能變動者精采氣勢之間
耳然以武戾論治次第求之則法行在恩加之首而
知榮乃限定之餘公所施爲正不爲辟而獨執未究
之意以善偏據不終之治以疵猛足使仲尼子產未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二十四

終三年而且用以得殺也習苟且養交私上下相玩
之時不愛出力一矯之疾雷破蟄享昭蘇之快自是
現偉絕特不愧道說又不當論其允不究也公闢達
恢廓如無所擇而簡別精審細人曲折具有條理受
時憤事殆不可堪而器貌敦博無小丈夫悻悻之陋
爲文不規規古法才馳氣駕姿態俊發有以喻人晚
善爲詩歌藻澤腴贍聲韻平妥篇出皆可誦也其最
大在秦對移駁之文指畫利病摘抉情偽元本法令
綴飾以典訓使躬受者嚮服側聆者省畏天性篤仁
內行甚修事父孝謹有封則立有諫則跪不以既貴

少有所憚事兄如父撫弟如子一門之內肅敬而和雍如也入室燕笑有則與夫人相敬不爲親寢無飾容侍御之人其不邇於色非情溺焉而矯爲制者於族姻厚有用情之過至以蒙誨而人知其仁之所存也今仕者往往毀其土之惡以自明所難公在餘姚深言其君子達理可與慮善其小人明法而易以去非比入朝縣之士民至京師者必見公問起居安否何如曰吾賢父母也久而益篤其在土者飲食必尸祝公彌嚴於爲縣時後令至未有所爲民輒相語曰得如丘公無按山海關所薦士皆由伍中拔起爲名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二十五

將而論留馬永一疏尤有烈士之風在蜀以薦何卿被言者所譏然天下皆知公之言當也其在臺大獄起故相永嘉張公來視臺事巧者皆曲意媚之以求進用公與張公同年才名又張公所欲收嘗語公得君與我聞稿獄事濟矣公遜謝不能而已張公滋不悅公卒以憂去免已而附麗之者多至大官公還臺視之漠如公嘗以言事一謫推官旋蒙召復一下詔獄未幾得釋而意氣不少挫嗚呼可謂明於大義尚風節偉丈夫也始公受命赴蜀寓書於余有不俎豆張忠定之側非夫之語觀其詞旨感渫將在前修林

見素彭幸菴胡靜菴諸名卿頡頏之列單車入棧志意慷慨有叱馭過坂之心何其壯也今其風烈雖著而緒業不竟談頌方顯而謫慙參半又可悲夫公歿余哭之哀其子維楨出公篋中故書予檢數十札皆京師貴人所與公札中臺臺皆美詞余謂維楨曰此皆不足爲尊公重獨趙太史貞吉一札寂寥數語有云僕嘗揚言于人人使蜀中得借留集齋三年百姓瘳矣斯言僕與公皆可無愧也此札所言宜使當世知言之君子共記之耳維楨謹藏而錄之公葬太史孫季臬公狀其事而半洲蔡司馬公銘其藏余於公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二十六

最雅故獨論其意而傳之而狀銘所載皆不復出也

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東臯劉公大猷

神道碑

王崇慶

公諱大猷遠夫其字東臯其別號也河南儀封人高祖文整曾祖海俱業農不仕祖澄陝西苑馬寺清平苑園長父愷山西黎城縣學教諭後以公貴封監察御史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母危氏封孺人贈恭人公明亮豁如髫年入邑庠卽泮鵬志節刻苦學問一時豪俊未之或先弘治戊子薦於鄉正德戊辰登進士初授戶部廣西司主事督收黃花鎮古北口清江浦諸地糧芻是時逆瑾擅權扇虐朝士凡行役往還獻徵錄卷之六十一

二十七

皆趨候伏謁冀免禍者公陞辭卽出國門士論高之庚午改廣東道監察御史蓋自是風裁播中外矣辛未上疏勸學興政壬申巡按遼東陳三事皆有聞政體時太監岑章埒毒遼陽公廉知卽捕其左右用事者悉置之法章懼至誣讎以他事逮繫詔獄遼上民奔走泣送先後相望於道癸酉謫陝西隆德典史旋量移蒲城知縣既至蒲日惟行所當務蒲民頌德有碑在焉丁丑晉同知鳳陽府會大水公以徵委賑濟多所全活戊寅晉浙江僉事首葺菜戶於私衛既而分巡金衢時宸濠構變乃勒兵常山先聲西邁

兩浙賴以弗恐辛巳今上御宇入賀萬壽晉陝西

按察副使時總戎李隆者謀殺都御史許公銘事久未決當路以屬公竟正諸法輿論快之癸未晉四川左叅政分守川南川東二道值番夷爲亂公督師征勦擒其元惡全蜀以寧事聞有銀幣之賜乙酉會四川鄉試克提調官作典之盛倍昔丙戌春罹母憂戊子免喪北上時三晉大饑公以才望素隆超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鴈門撫綏山右卽上疏請出帑帑溥賑上可其奏遣官齎銀五萬入晉陽時方旱公巡歷所至問民疾苦兼禱請旋復雨民大悅會有

獻徵錄卷之六十一

二十八

議撤備關官軍者公抗疏止之先是公之父黎城翁垂白在堂嘗乞終養不報既而糾劾叅議魏倫忤重臣意遂得致仕或勸公辯者公笑曰老父在里乃今得遂侍養吾又何求况暇辯哉既歸與黎城翁怡愉終日每風和日晴卽約朋舊登高眺遠鵲詠爲樂若將終身焉者自己丑至己亥數年餘南北大臣臺諫及撫按多所論薦由是再起巡撫川中其宣布朝廷德意獎拔廉平洗刷弊凡地方事宜罔不經理精密至於曄臘逼邇北虜堡屯曠遠舊設指揮防禦公謂其未足以震懾之也具奏乞設守備施州地界川

胡夷多肆行劫掠亦欲添設叅將疏入 上俱允之
寅奉勅諭條五事以安邊禦虜又皆積有成效今川
人固有能述之者公撫蜀凡四年澤被咸宜銓部屢
擬入佐院事竝總督糧儲戶侍官僚皆未之授蓋廟
建以材木爲急而川中固採辦地也由是欲久任公
是時例當給由公父母暨妻皆荷封贈癸卯大木告
完大司空奏薦公資望獨深勞績爲最遂晉左副都
御史撫川中兼賜銀幣公自馳驅間關因感瘴癘遺
疾卒於官享年僅六十有八所著有東阜集若干卷
藏於家三蜀兩遊稿已先梓行公之亾也臺臣上其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三十九
功蒙恩賜葬祭如制四方門而榮之陰其子爰爲國
子生

通議大夫巡撫山東右都御史婁公志德行狀
俞時

婁公諱志德字存仁勿齋其號也上世唐師德之後
居汴之懷慶徙通許大父良舉進士累官都御史曾
大父大用永樂時始徙項生榮榮生敬敬生春爲公
大父春生信爲公父統歷贈通議大夫咸以公貴云
公生而穎異向學十七丁父艱哀毀骨立斂舍如禮
侍厥母太淑人戴委委焉惟母志爲頗里舍人以孝
名二十補邑學生縣尹任廷傑爲舉婚構逮秋登省
薦越明年爲正德戊辰居母憂盡哀掩廬授徒非聖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三十
學不講少司馬張老居間遇初度納貢公適後來張
少馬遂加譙讓僉皆茹憤公獨于于也張迺慙君子
服其雅度丁丑第進士以制刺真定之趙州如米如
藥膏酌水以自堅大司徒孫公稱曰古循吏也撫按
連疏薦之今 皇帝御極入覲遂畱副戶部山東司
郎署諸郎署缺悉安以攝晉陝西司正郎會北虜寇
邊邊儲告匱公以大司馬金公奏命往甘肅督理出
納忽微奇羨輒舍以舒民三年而士馬強公有功焉
總制遼菴楊公京山公幸在彭公歎曰邊政得人
如婁無患也會詔還銓登以浙之杭州爲東南要郡

大司馬靜菴胡公杭人也知公深遂請以公之杭杭
事繁而民詭諸臺院藩臬臨之往來大夫士無間晝
夜流連湖山之遊各供頓無算公至以民隱爲政樞
一時贊毀殿最周動也屬邑海寧多海患公親視之
爲築石塘防焉民用牧宰杭水窟災沴錯出公竭虔
禱雨輒雨禱晴輒晴杭民歌之會壬辰入朝公僅一
身一吏囊無片帛京之諸當道彌益賢之迺甲午夏
補福建鹽運司使行之日裝蕭然如始來乃晉浙藩
忝政閩商人思之爲建祠勒碑志公廉也興化之上
里離場也竈戶人陳瓊生輩以按者將及罪公念海
風徵錄 卷之六十二 三十一

金吾勸焉至則屬之公盡得其姦狀而諸公之枉以
白晉是省右布政使杭歲大侵諸公應之不勝慘急
兩臺下之議公擬以減餽遺罷宴會爲急或撼之叱
不爲動而臺史氏咸敬納云既出僚吏謝曰公之言
兩浙福也復以臺檄劑量賦役釐爲十卷名曰兩浙
賦役成規民甚服焉癸卯夏晉福建左布政使至閩
閩人慶曰福星來也不數月而八郡稱安迺晉南京
太僕卿繼晉太常卿益優公績也而 天子再下令
廷臣舉山東巡撫僉以公應 天子曰都亟賜璽書
往焉越明年丙午春公將發閩都忽痰火作遂不起
歲徵錄 卷之六十二 三十一

蓋二月六日也去公生成化己亥十一月二十六日
享年六十有六云公性介潔不蓄媵婢分外不內人
毛髮明發謁家廟節且必朝服望闕拜不厚治室廬
田畝出入或馬而徒不卑不與割俸周族之昏喪不
交涉公事歷仕三十餘年無毀節大叅蔣公淦語人
曰海內如婁公清望是吾人範也有題大梁包公祠
壁曰昨日包公今日婁公其爲人所歸服如此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九川呂公經墓

表

韓邦奇

九川公飲恨而卒其友朝邑韓苑洛發其隱撫其大
反取名士潘子高之論痛哭流涕長大息表其墓曰
書曰善降祥又曰天難諶公關中印俊印宅之賢也
懷安攘之志抱忠亮之節蘊貞懿之學秉廉介之操
中遭宸臧放遺終身道遠而位促光已輝而不續志
士至今傷之公之撫遼陽也清屯田裁冗役嚴號令
禁奸宄拔豪雄料丁力將築邊壘以遏虜寇一二兒
鬼罪懼將必當大法咸眾倡亂而公危矣初公左布
政起復入京故事必先補原職而後除遷之先相以
公國士也不可以常調拘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反
變上近貴先相故大怨誤以公爲先相與因欲罪之
憲使者又不爲公申有詔收繫公詔獄使者至遼陽
諸兒并使者皆辱之林侍郎廷昂奉勅勸公事諸兒
聞之憲使者出帑金大賚乃啓門且無慰諸兒謂公
必重生蓋圖悅諸兒心隱其械詔使署侍而弗以同
而公果重生遠戍憲使者以平定論功超遷矣公平
生建立如何而枉罹憤尤若此也天邪果難諶邪然
公議無泯時士林扼腕歎息位能視而名弗損身雖

屈而道則亨後公之嗣子光于科甲顯于庠序繩繩
未艾猶公者今安在也天難諶邪非邪公今已矣傳
於史冊罪也功也是邪非邪嗚呼可以徵矣吾友潘
子高曰正德間閹宦武夫相繼盜弄國柄生殺予奪
順指氣使常其時勢摧威劫中外風靡士大夫依阿
恣譏以保身全妻子鮮有能立者公於時明目張膽
數侃侃論天下事不置建儲保治諸疏讀之凜凜使
人毛髮竦立疾風勁草狂瀾砥柱公之謂與大同數
逆而失處諸鎮効尤焉爲政者往往務爲姑息不敢
下一令申一法遂使狂狡之卒待戮而動養患貽戚
獻徵錄 卷之六 三十一
至今未已也公以身任其事務改弦而更張之天若
厭禍公得大行其道豈惟遼左永清即大同諸鎮亦
當警懼知有朝廷矣乃志未就而變即作獨使公一
人當之豈非天哉語有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
厥成天下宴如也人徒見公受禍之慘而未覩宴如
之効乃并大同諸鎮事置不講落鎮之監其不遠也
已有志于天下者其無忽諸此乃公之隱而且大者
也吾恐後世莫察其情故表而出之公之子南京刑
部郎中顯再拜泣血登之石若公之詳載之誌銘不
具書公諱經字道夫號九川姓呂氏陝西慶陽府寧

州人也起家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調山西蒲州同知
詔起山東布政司左叅政歷按察使左右布政使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生於成化丙申十二月初八日
卒於嘉靖甲辰十一月十五日享年六十九歲云

蘇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三十五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葉公照墓志銘

張堯年

寅齋葉公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引疾致仕歸于東
溪里第越十有八年卒其孤坤等詣予徵銘按狀公
諱照字景陽寅齋其別號也宋水心先生之後公生
而穎敏性喜寧寂七歲就塾十歲能屬文年十五師
事錢存誠先生大奇其才益思奮迅惟兀坐小樓殫
力誦讀中庭張戲未嘗踰闕外一注目年十八領鄉
薦始歸娶華恭人二上春官不偶旦夕持簡編恂恂
儒生絕不濡迹遊晏郡太守聞其名爲延致師塾課

蘇徵錄

卷之六十二

三十六

其從惟講刑經傳及與守言絕無一語及外事其端
方介特益所操執者素矣嘉靖癸未登進士授石埭
知縣虛心極慮日求民所便利而布之罪人所決遣
皆自以不寃家人攻苦茹淡儉約如布素吏民畏懷
以才調補新建邑會城最號煩劇公區畫裁剗咸中
倫度案無留牘獄無滯囚基年以最聞徵徵貴州道
監察御史秉公持正不事矯激不務阿比嘗巡廬鳳
等處再巡河南反查部院錢糧務舉大綱不過苛察
揚州高鳳賊溫事覺諸貴人曲爲所免竟繩之以法
布政使邊某憑藉恣睢奏罷之風裁峻卓比還總諸

道奏牘刷諸司文卷尚體要挾剔隱微人憚其嚴
午陞廣東副使巡視海道廣東番船奸商多竄入島
夷爲市公嚴下海之罰申互市之禁海道肅清未嘗
慘珍奇以餽朝貴久之陞廣西右叅政按察司右布
政使公撫恤疲氓振綱而略節其意主于寬仁而力
制權豪大忤靖江府於法無少假安南叛亂時議興
師經略綜治卒致戡定公協贊之力居多癸卯陞山
東左布政使京東鉅藩地切事殷及秋有防禦之師
給餉輓運事多取辦又出于常輪之外公多方規畫
必求克濟諸所出納徵派親自勾稽約以期會頃刻
靡微錄
卷之六十五
三十七
不美嚴禁官吏那移加耗之弊民皆感恩會巡按御
史鄭芸索夫直百名公第以百夫應之用拂其意百
方媒孽至公守身大節嶢然不緇卒無少訾云丙午
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三省流民以
萬計易動難安公鎮以廉靖民狎于野來歸者益倍
于舊念副使公張恭人年老引疾乞歸上疏陳情詞
甚懇惻乃始得請歸承色養餘一年居副使張恭人
哀哀痛過甚凡衣食棺槨期于誠信不爲彌文因舊
廬稍加緝治無所增創分二子田不及百畝服食儉
素蕭然寒士飭子弟童僕勿生事以擾鄉里及卒

無餘貲遺命斂不用錦綺喪不用鼓吹葬不得踰月
蓋清儉之德終始不變云所著有江北題葉中州奏
議東方政議鄖臺奏議用拙葉羹錄潯盈集藏于

嚴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三十八

前副都御史孫濟愍公繼魯墓志銘

徐 試

公諱繼魯字道甫號松山其先浙之錢塘人高祖維賢以太學生言事謫戍雲南右衛遂家焉南中孫氏自賢始賢娶趙氏生子理理生鐸鐸生子三祥論禧禧生數子其一則公也公生弘治戊午七月初一日甫弱冠通書史已卯舉于鄉登癸未姚涑樹進士出知湖廣澧州因事改國子助教以經學著歷戶部員外郎中監運通州大著水槩聲譽權守衛輝一以公廉惠愛爲亟會歲多蝗復大旱公竭誠禱于天蝗害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三十九

除大雨隨應民以爲神當路特薦調知淮安府衛民祠之碑之公守淮政成化孚境內亦遇旱公禱之又輒應民間每展焚香尸祝之士曰我師民曰我父有紀愛錄載政績爲甚詳無何中官奉命織造江南道經淮大作威福公抗阻之于是構疏于朝械逮京師賴執政夏公桂洲之力獲解公弗謝然而所遇非霍請也竟以此忤時立禍矣矣調知貴州之黎平黎苗境也公宜猷敷德不鄙之苗亦格心靖州黎將款日當時邊將獎率萬守備諸邊莫若選廉吏一人足矣會庚子歲大旱公執事外簾號私侍人文

名聿振擢湖廣提學副使楚地稱極廣而材亦因其地督學者恒苦其艱公甫歲之半遍校焉士方以得師爲幸擢山西左叅政分守薊南強藩斂戢嗣陞山西按察使士民擁馬綢繆不能去乃宗藩百餘以其持法銜之謀挾焉解其裝准敝衣履無私積泉悞曰我 高皇祖登位迄今百七十餘年罕見此官仍載酒追于郊至晉持法益堅凡王府橫暴弗靖悉寘之法弗貸時兩臺交薦之至謂百姓有孫青天之謠樂其久任而惟恐其去雖宗藩亦以豐其祿崇其官仍其司請乃擢陝西右布政使會丙午歲復大比士與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四十

公選者卓有聲稱自是爲 先帝眷注晉秩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一時文經武緯于安攘大計卽承肩之會有西陲之事持論與總督東涯翁公不合公先爲文數百言誓于神慷慨忠義之氣溢于言表及封事與總督公交上而執政者故先翁而後孫竟被誣下錦衣獄先是陝西侍御楊公爵者以言事在獄中無格具取破碗書壁倡和百餘首命曰破碗集中有云爲國爲民意已深諫章一上派沽襟男兒至死心無愧甞取芳名播古今等說楊公州之至謂勸君努力加餐飯浩劫乾坤在兩肩以是

作遠期而知公者率百口直之山西有宗藩者抗疏
救辯即前解裝肆快者也公方讀易獄中進退存亡
付之一編而執政者泚之不已先帝之明將有公
矣而天道難知疽發于頃遂卒實嘉靖二十六年九
月十六日也年僅五十朝野聞而哀之還葬于先塋
之次迨今隆慶改元言官請曰原任山西巡撫副都
御史孫繼魯特死非辜深為可憫乞賜褒錄制曰可
其贈孫繼魯兵部左侍郎謚清愍蔭一子給銀三百
治其祠墳祭以文略曰爾刻意操持有皎然不污之
節矢心樹立有毅然不屈之貞賢聲每著于立官清
獻微錄 卷之六十一 四十一

卷之六十一

四十一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綱行狀 周延
公綱字美中別號牛山姓張氏公自幼為庠生時
有聲家貧力學不以空乏動心嘗以義遜廩於張氏
以儀時空嗣李子督學實雅重之中正德癸酉鄉試
登嘉靖癸未進士初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出督清江
浦清江之督利柄所歸任是者多破論公清介性成
秋毫無染淮浦間大饑人相食乃捐俸作粥以濟之
所賴以活者數萬人死者施木以瘞鋤奸剔弊國計
攸裕人皆便之而不利者亦有怨焉公署有紅蓮一
池一夕盡變白人咸謂其清白所感御史淮陰李公
獻微錄 卷之六十一 四十二

卷之六十一

四十二

官詠歌之考滿得勅命之賜進階承德郎褒予特甚
歷任署員外即時修乾清宮命下買木衆皆難之公
一不徇時態獨任是責竟得稱旨七年二月陞按察
司僉事提督直隸盧鳳等處屯種兼飭潁州陸安等
處兵備衛所屯田時有劇盜劉二者擁衆數千橫行
郡邑人莫敢禦公設法擒捕竟賴以寧十一年陞雲
南布政司左叅議十三年遷湖廣左叅議得便還家
悉捐俸建倉糴穀做古人社倉意以濟宗族鄉黨之
貧者名廣義倉而自為序記之是年冬陞湖廣按察
司副使奉勅撫治流民曲為拯救荆襄之流亡者如

歸父母十五年九月丁父憂十七年冬服除起雲南按察司其備整飭騰衝金齒等處金西南極邊接虎交趾所產多珍奇公素不把玩一無所利時雖有平交之懼乃能先事度勢與民安息華夷之間各得其所二十年陞廣西布政司左叅政戒行耆幼如失考妣相率留公懇援懇弗能禁既去百姓思之不已又相率立碑鐫遺愛二字以志善政歷陞雲南按察使廣西布政司右布政河南左布政使遂拜巡撫河南之命河南監制中原官務劾午而君濫事直峻不苟居滿歲以勤勞之過痰疾驟作而沒時二十七年十月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四

十都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秋厓朱公統漢志

自撰

此蘇長洲第一都之原邑人朱統歸藏之地枕光塋距射瀆獅山導其前陽山許墅拂其後都會通津經其左虎丘峙焉統字子純別號秋厓生於弘治甲寅九月朔時父圭奉府君以景寧教諭遭誣罷歸之二歲嫡兄未作亂出走下邳之二月也生母太宜人施坐蓐中毒不死三日保統就邑禁仲兄冠奪哺者信伯伯父孟輝伯兄清寧同冠復過太宜人謀賴中網糊口不死居百有十日弛禁百死之身太宜人以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四

百死全之孩提識趨避此經史得於府君諄嚴太宜人左右以底於成內難歲作歷涉艱險皆口不可得言者正德庚午入郡庠壬申遭嫡母馬宜人喪乙亥遭府君喪服闋已卯領鄉薦庚辰會舉辛巳對大廷賜進士出身觀工部政乞善歸省嘉靖壬午除知景州癸未改開州三年考績進階奉直大夫賜誥命丁亥陞南刑部員外郎司瀾江已丑陞郎中改南兵部司職方庚寅改南吏部司考功三年考績進階奉議大夫壬辰陞江西布政司左叅議甲午入賀不承當輔治弟之委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威茂兵備

管見之也丙申平深溝諸賊部院上其功賜白金
綵幣三丁酉遣太宜人喪尋陞貴州左叅政不拜
闕辛丑補山東左叅政癸卯陞雲南按察司甲辰陞
山東右布政使乙巳陞廣東左布政使時封川奏捷
附名薦章賜白金一丙午提調鄉試將入覲過家遭
人倫之變父子幾不免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南贛汀漳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丁未改浙江巡撫兼
福建海道提督軍務時以海寇猖獗創建此官而禁
奸除寇勢利家所深害忌與忌者乘之十月入漳州
平同安山寇按閩者信讒追論前任之遺得以功贖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平生辱薦二十一章至是始一被論然同安非前任
所轄也十二月拜勅歷閱海防請以重典刑亂賜軍
令旗牌八戊申三月至寧波撫海島倭夷六百餘人
悉受約束入城四月襲破雙嶼賊巢五月寧波詐傳
詔指敎夷作亂以殺巡撫爲辭干時駐定海以鎮羣
禁嚴炎海入雙嶼以定不拔之計賊失其巢往來外
洋者一千二百九十餘艘上下連戰皆捷六月閩人
周亮奏革巡撫旣而漳囚逸入於海大捕嶼大步門
大江諸警釋騷時疾甚呻吟規畫無敗績九月兵部
錄雙嶼之功奏旌之賜白金一綵幣一十月拜勅收

命巡視遼東與兵追賊下溫盤南鹿諸洋十二月
大捷處州礦賊起衢州告急亦平之時經年建白多
見阻撓仕途怨讟盈耳閩人林懋和倡倭夷說我之
說命下遣還業就約束寧波趙文華略以南京侍郎
晉以身後之禍說以市舶之利與屠僞屠大山內外
交煽尤多乃連疏請骸骨申辯蹇蹇已酉自溫進駐
福寧漳海大捷擒佛郎名王及黑白諸番喇哩諸賊
甚衆度其必變乃傳令軍前執訊斬其渠魁失其反
側先後以聞洞閩悉定五月得請生還因臥蕭寺屠
僞族御史陳九德論以殘橫專擅衆欲殺之賴 聖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四十六

明在上姑視職候勸竊自歎一介書生叨冒至此辭
思稱塞不過數事在開州恤里甲均戶役在職方革
協守之橫在江西定安福均糧之籍割東鄉安仁割
國之訟在威茂平番寨處邊饑在山東奪守涉之議
在廣東在贛州平政刮垢而已然未如今日之自懷
也人情如此果貴耳耶遂力疾取所集覽餘各卷刊
定之著孤臣孽子之樂作侯命詞曰糾邪定亂不負
天子功成身退不負君子吉凶既福命而已矣命
如之何丹心青史一字非之一國非之人孰無死難
成吾是治後事屬諸子以登第三十年府君未嘗一

命之榮不孝送死不計不受弔不祈碑銘配徐氏封
宜人子六貞元郡庠生貞介貞貞貞貞貞貞貞貞貞
庠生一女適賦之繼孫男七篆符簡簽篇篇女六
家世勤勞載永感錄自撰壙誌虛卒葬月日如左此
南就下意竟卒卒之日乃已酉冬十二月十六日辛
亥也姓男貞等遵遺命不敢久停遂以明年庚戌正
月癸酉日葬兄
紹欽派署尾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四十七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公瀚墓誌銘

嚴嵩

吳公諱瀚字受夫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吳國入初曰
阿演翁者以從戎隸河南衛遂家于洛焉曾祖諱成
祖諱典父諱全俱以行誼聞于鄉母李氏於成化丙
午六月二十八日生公少敏慧日誦數千餘言博覽
羣籍發爲文辭迥出流輩與弟瀛同舉鄉薦又同第
進士公初授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性素介直自負
慨然有理輪之志會中官廖鵬播虐河陝事發逮詔
獄羣黨猶曲護之冀得末減乃抗疏列鵬罪狀竟寘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四十八
重典時論快之陞江西按察僉事公所浚湖西訟訴
繁委乃省文例詳聽斷發奸撻伏人稱神明嘗平反
疑獄其人感泣繪公像祠之陞湖廣布政參議守辰
沅諸郡歲旱率吏民徒步雪輜雨隨沾足郡人歌頌
其事時流舛載道請于撫臺發原賑貸議欲行勸公
曰勘則遲久亾者益衆安兵備有妖賊聯黨爲幻
其賢陞陝西副使起安兵備有妖賊聯黨爲幻
出沒無常悉計擒之陞陝西行太僕寺卿復陞山西
按察使公法比特衆推服凡大獄訊決罔甯罔
無淹禁陞右布政使是歲虜酋擁衆寇太原

城素無備公乃誓不分部固守而躬督糧出偏師已而援兵四集士獲常飽衆賴以安又議築外城以固保障晉人至今德之陞應天府尹尋陞右副都御史奉勅巡撫畿甸兼督三關值邊疆多壘遣戍靡常乃廣積貯修器械簡士馬嚴校閱匝月而戰守之具各備又以馬水口李家嶺爲宣大要衝乃剗壁築垣增屯置戍備戒孔嚴後虜果至浮圖峪不得入議者以二堡經略爲有功焉無何以事忤時議以回籍聽用於是公乃還洛所遊山墅人罕見其面撫按薦公經濟可以匡時清忠可以勵俗宜亟起用以慰人望而獻徵錄卷之六十二四九

公竟以疾不起矣嘉靖庚戌八月八日其卒之日也享年六十有五公簡重沉密遇事能斷難糾紛盤錯從容暇裕不動聲色以吏能稱于時性樂易不自岸異人尤樂從之事親孝處諸弟友愛弟泖漁早世育其遺孤躬爲嫁娶與季弟不異爰俸羨悉付之不聞出入雖通顯澹素如布衣時喜聲律晚益工集古句千餘首彙帙藏于家子二長三樂領省解第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歷官僉都郎中次三聘舉人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姜公儀行狀 劉日廣

公諱儀字君肅姓姜氏別號伯溪世居南昌之漢里正德庚午中鄉試正德甲戌中會試歷任鳳陽永州廣平推官陞刑部主事署員外郎福建按察司僉事浙江布政司右叅議湖廣擢挂兵備副使左叅政廣西按察使福建左右布政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罷鎮荊湖請任叅知廣東使司事尋以疾乞休詔許歸籍冠帶閒住嘉靖己酉致仕在仕途凡三十六年居林下凡十有八年公在佐郡愛百姓如保赤子時鎮撫暴橫索常例急公毅然不與獻徵錄卷之六十二五十

鎮府百計害公不顧一時上下側目公之剛風動節于此露其端矣刑曹時不附權貴獄有冤抑者多屬雪之遇人與已違則勃然披抗不忍世情隱忍任聞時值海寇大掠公奮身整旅嚴賞罰選士卒冠抵斬公一鼓殲其梁魁俘獲餘孽寇遂蕩平任浙時簡靜清動雅稱藩體其官舍素稱不利前任者多移之公寧自處不利不忍貽不利于人而竟亦無恙其識見之定如此任柳桂時河寇大爲民害公令魚艇悉爲什甲而出已案牘賦賞代爲課輸賊起聽其蟻附而擊之寇之所有盡以資勞官司不問由是衆心統

約束計不勞而湖水陸平矣湖商民至今頌
任貴州時土官多負固不服每曉曉出不利語
一無所出公獨奮然欲飭兵殲之開陳利害曉諭
福土官即叩頭謝罪城池賴以無恐貴之士子偶
於督學戾教令譁然多謀犯上諸當道懲以法而士
子益散公從容召諭曰汝諸生能辯正氣與客氣乎
母錯認客氣為正氣即一不自覺第至平旦氣清明
之際思之久有惶愧大不安者諸士試歸體察之如
何士子忻然悅服解釋貴之士今尚慕焉方伯時棟
守愈勵自公俸外雖紙米分文亦一一登諸簿牘不
錄微錄

卷之六十二

五十一

入私門近一週積羨餘幾萬公竟毫忽不干與時建
寧諸路大歉府檄交上眾莫能救公獨慨然動庫藏
金粟及所積羨餘亟圖援之眾議不可公曰朝廷設
官分理無非為民豈有惜數萬之金坐視赤子之饑
死而莫之恤乎有利吾自當之竟行所言活億萬
人巡撫時休休寬大綽稱保釐日夕常供不過克腹
日給廩餘悉以還民奉命征苗即實心勤勞王事廣
召募勤咨訪巧轉輸明賞罰一載破重寨三十餘生
俘斬級踰萬而鬚髮為之盡白其處功也每得一級
公另財之待生獲者辯真偽而後登祀公惟重民命

而不日貪功故一時士卒畏服不妄殺一人楚地耆
舊咸然有曹鄧之頌公之微兵也先是奉命會同貴
州巡撫協征公既整兵十萬屯駐辰州晝夜竭力攻
進破木葉重寨倒巖嶺山巨巢關地直止池河營已
入苗境中心抵貴州疆界貴州撫院王學益畏忌不
進是時湖六攻急苗遂連掠彼方公于是奮然具疏
劾奏王被逮赴京得罪王與逆犯嚴世蕃兒女至戚
因觸藩怒遂令王巡按劾公師久費財貴令罷兵蕃
遂擬旨謫授公任廣東布政司左參議乃微兵東赴
不數月以疾上疏乞休詔可姜儀既有疾着回籍冠
蘇微錄

卷之六十二

五十二

帶閑住於嘉靖己酉十一月獲致仕公生於咸化丁
未歿於嘉靖丙寅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寧張公素行狀

公諱素安寧所軍籍公生而穎敏卓異凡兒鄉人深
器之弱冠遊郡庠中正德癸卯科鄉試登嘉靖癸未
科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雲南鳳安之變條陳時務
五事一曰任將帥二曰嚴紀律三曰信賞罰四曰簡
土著之兵五曰嚴土酋之任總制伍文定皆舉行之
黃河泛溢奉命勘處經制事宜上下稱重嘉靖七年
轉戶部廣西司員外郎十年轉本部湖廣司郎中會
計出納惟允三載考績朝議以才識卓越改北戶部
廣西司郎中公操持嚴正風裁凜然時人謂之部屬
廉徵錄 卷之六十二 五十五
風憲本部尚書許公讚極意嘉獎嘉靖十八年補湖
廣按察司僉事兵備茶陵修舉臺憲一方振肅辦疑
獄三十餘事湘潭之民有寒谷春陽之稱至今頌之
洞庭賊窩十八家鼠竊狐據積以歲月練兵殄靖時
有八龍山遁寇勢甚猖獗居民洶洶出方略以擒之
一方賴以輯寧欽賜金幣巡撫部御史顧璘述其績
以聞廟堂雅重之見於楚臺餘亦可徵焉嘉靖十七
年陞本省布政司參議時 世宗皇帝駕幸承天督
造行宮浮橋轉運夫役甚繁 十八年進秩河
南按察司副使督理大名 年績益著河北

之賊畏之不敢入境行勘邊隘議處允當兩臺交薦
者二十餘疏二十年北虜內侵 特旨簡用為井陘
兵備攻守兼施邊圉輯寧二十二年移鎮山東海防
修治墩堡威靈赫然鹽徒震悚二十三年轉廣西參
政督理糧儲粵中豪富每多逋負公激勒完輸運餉
不乏總制張岳御史馮璋徐南金交章以薦再荷賞
賚二十六年擢四川按察司鞫罪折獄刑期無刑積
牘停文迎刃而解僅百日轉本省右布政使二十八
年轉左布政使旬宣德化周洽西蜀前此秤頭之弊
牧支之私一一釐革提調科場區畫邊務殫竭心思
廉徵錄 卷之六十二 五十四
皆協時論二十九年進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四川開誠布公周旋清謹定松藩糧賦寬時制加科
時銅仁比草匪叛兵務方殷公為之轉輸征調賴以
成功奏凱之後復賜金幣三十年懇乞休致遂得如
請焉六十有三以疾卒於家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石公簡行狀 章 詒

公石姓簡名應伯字台之寧海人登嘉靖癸未科進士授江西餘干縣知縣政洽化行吏民懷之嘉靖七年陞南京兵部武選司郎中時值考選彈力奉公黜陟允當考績之京不謁見權要陞刑部陝西司郎中改南京吏部文選郎中嘉靖十一年八月陞廣東高州府知府高州當徭賊焚掠之餘多方料理民得蘇息戴之如父母嘉靖十四年八月更直隸安慶府歸途遇盜囊橐一空及盜獲止供有服飾數件餘無物士論歎服安慶地當七省之衝應酬不暇民甚

感德錄

卷之六十一

五十五

之爲之均賦役節冗費歲計省銀四萬特爲定式迄今不廢去之日民至畱衣立石特祠祀焉十七年二月陞雲南兵備副使壞接安南民苦山賊荼毒且險阻勢難征勦公設計生擒二百餘人斬首不計其數地方以寧時有指揮犯罪將懷賂爲餽先以單目途中投遞卽重責寘于法貨物悉追入庫當道聞而稱之嘉靖二十年五月陞雲南右叅政二十二年六月轉湖廣按察使未幾陞貴州左布政使所至聲績卓異時五溪諸蠻四出劫掠改勦弗克撫按以公威靈檄委招撫遂單騎而往諭禍福悉皆投順當道力

將薦揚適抱病乞休奉旨兼住嘉靖二十八年巡按浙江裴御史薦補山東左布政使適征剿北虜庫有餘銀三千餘兩悉資兵餉嘉靖二十九年十月陞巡撫雲南都御史而歿乎生忠信剛介正大光明利之所在一介不苟義所當爲貞志不回故蒞職精明政蹟如燭而德澤之感人深所得俸餘悉賙親族囊無私藏嘗營一室弗克落成終之日幾不能斂蓋入任三十年以貧終其身在本縣則列序鄉賢在治地則崇祀名宦此可以見德望節義之彰著也

卷之六十二

五十六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許公宗魯墓志銘

喬世寧

嘉靖己未少學許公卒其子庚與甲將以明年庚申葬公曲江原祖塋啓馬趙二恭人之壙合焉乃狀公事行以世寧志其墓石公生弘治庚戌今年益七十七歲云余在姻屬曾爲詩壽公聞公健飯豪飲日賦詩行歌不輟謂公必得上壽不意其遽不起也余益有蒼生之歎而追惟長者之風也于是采事行大者爲志志曰公名宗魯字東辰號少華咸寧人也父贈太僕公鉉者商維揚嘗禱茅山祠下後生公客邸時母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五十一

孫太恭人益感異夢云正德丁丑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已卯授雲南道御史嘉靖壬午按宣大癸未陞僉事湖廣提學三年陞副使兵備霸州丁亥復改湖廣提學已丑陞太僕少卿壬辰陞大理少卿未幾陞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自保定歸十七年而當庚戌之冬復僉都御史駐昌平已又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壬子乃致仕歸始公爲御史也卽劾論侍郎巡撫兩

人會宸濠事起又上言親王護衛宜諫之守臣其劾卷蘇微盡按諸人循置之法所入銀穀至百數十餘萬今上御極又首上封事中有勤視朝罷傳奉紀

貢獻惜爵賞重邊備寬徵斂尤關切時弊者已又言常湯鄧劉之後義當復其封爵乃後四氏遂得復蓋自公言張本也大同將卒素驕悍難制公罪其尤甚者二人于是將卒帖然先是太監劉祥汲邊餉以萬計然罪止罷鎮公復請下祥于獄祥大懼卽如數抵償而御史曹嘉論諸大臣也有給事中希太臣意論謫御史公力奏御史無罪至其劾武定侯孫勛太監蕭敬兩疏關利害尤大後以地震上疏又言羣小竊政柄宮壺議外事國是已定而復易罪人方獲而遽釋益猶指助敬輩也一時以爲危言宜大故有大

卷之六十一

五十一

獻徵錄
邊正德初以地遠棄去不守然邊勢日蹙矣公行邊顧歎曰大邊急宜復者乃遂條畫狀聞顧當事者難之令補築近邊卽已工完上亦賜公銀幣公又疏謝且辭因請上無忽重地後宣大日益難守人始思公先見云湖廣以屬地曠遠督學者嘗數歲不一至公歲試輒遍所至卽以行義倡士風楚自是益多名士旣去霸州士日益思公乃爲具白撫按于是撫按交章借公而公復改督學楚中其繫時望若此是時又以救楚府二閹與御史力諍不屈二閹得不死人尤服其鯁直而太僕時禁中貴人不得與事中貴

人街之乃取服登馬故以馬不中選出公公曰此馬
藏不中選當爲奏取入監馬克之中貴人沮遂不
馬亦不敢復言事矣往保定以近畿民苦甚公嚴
驛傳又定府州縣徭賦等式已又以築堤杆游沱河
有功上特賜璽書銀幣旌焉是時公已受知遇矣
而南給事有與公隙者願以公湖廣時嘗刻書濫費
論公罷歸縉紳咸爲公絀之後吏部尚書唐公龍都
御史路迎柯相御史唐錡皆疏薦公庚戌會虜警給
事中張乘壺御史張洽又會科道合疏薦公上召
公復都御史駐昌平昌平故無邊備公議修邊三
蘇徵錄卷之六十一 五十九
百里墩堡數司又疏請華設一大將統入衛之兵
昌平改參將守陵寢以華華分守駐懷柔爲東遊擊
白羊口爲西遊擊又言昌平得一兵備治京北霸州
者以治京南即昌平撫臣可罷不設議未盡施用無
何乃珍公遼東至即議處鹽課課大增諸軍占種民
地者勒令悉歸之民遼東故與三衛諸夷互市部議
北虜亦開市遼東公移書駁論不可者十事遂寢遼
人甚賴之會有言公以詩酒怠事者公遂力求致仕
歸歸時會虜入公部將斬首虜甚衆亦以常奏不報
被于足士論益歸重公日望公起公顧益放情山

水已即別構草堂積圖書其中日故所與遊者
酒賦詩亦時時作金元人詞曲爲樂所著少華集續
集與陵下海歸田諸集數十卷其詩足繼思昔文
復精典有漢魏風而作字又精詣古法諸行草大小
楷書雜置法帖中人莫能辨公卽老猶能作小楷字
當其得意時一揮輒數十紙不倦得公詩翰者咸珍
玩藏之謂當代二絕云性又好客喜施卽少賤者必
爲禮自宗室賢者與後進文士必求與公交卽海內
善書工畫與諸技藝人一入關必先求見公公皆爲
汲引延譽又言儀溫雅人一見卽以公爲親已至常
蘇徵錄卷之六十一 六十
事臨利害復抗議不阿其卒也自親黨交遊與里中
父老海內學士無不驚傳悲歎者公嘗別號思玄道
人或又稱青霞道人卒之前二年嘗自爲志銘有曰
有始有終萬化攸同委心自然興造物游其昭曠達
觀下死生之際何有也其白樂天柳子厚之流乎公
少孤受叔氏恩厚爲庶吉士聞叔氏病卽告歸至則
叔氏卒矣常自恨不逮事叔氏事叔母愈益謹病革
時獨悲歎曰吾不得終事叔母矣何以報叔氏地下
此亦可以觀公公先世晉陽人宋末徙關中

都察院副都御史前提督學 學校監察御史

楊公寬傳

京學志

公諱宜字伯時直隸衡水人嘉靖癸未進士任監察御史以風力著稱督學南畿藻鑑精確士一經其實識無不得雋以去如瞿文懿陸宗伯諸公位卿寺登八座者數十人釐正文體敦崇行誼時以司馬文正公方之後總計甯京開府兩浙所至聲績蔚然至今士之稱正直忠厚者必曰裁菴先生云

狀像錄

卷之六十一

十一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石戴

繁墓志銘

引除

公諱繁字時重別號東石鄆縣人公生而落髮不娶凡見羣稍長覽究墳籍過目輒不忘為文頃刻千餘言皆驚人語談者以為班馬之流弱冠為博士弟子員每試輒先諸生正德丙子舉浙江鄉試丁丑舉進士授刑部河南司主事每督獄見繫囚滯穢率多吏死必令給卹有方士能言陰事多驗卿相以下爭先迎致公獨心知其姦檄召訊之果挾揀生術遂寘之法進本司署員外郎陞四川按察司僉事整飭安縣兵備至則繕樓櫓遠斥埃寇將練兵諭羌戎以威信不敢犯境民以安息龍州土官先是以賂結兵備恣肆干紀莫敢誰何至與同餐燕公以法束之不少貸假至縮縮不敢吐氣治江當松維襄漢孔道而風波暴悍渡每不測公至見舟覆者十餘艘亟命漁舟拯之得活者百四十二人屍三十餘惻然歎曰此有司過也即戒工市材造船三十二為梁四十餘丈橫亘如坦途又立法守之其為民興利多此類也先時有議禮臣僚被命北上公適持檄南下遇諸臨清欲說公與語而已解維以避心深銜至是為宰相寬

倖遂諷所司奪職家居飄然林壑者八年會時宰物
故起爲河南按察司僉事尋轉江西布政司叅議提
督糧儲江西故多逋負每鈎稽輒緣吏胥爲姦不可
振刷公至立格倣前史年表例逐歲而稽姦不得行
而乾沒者悉償其逋無復負者陞副使兵備饒州兼
督江西方磁器先是審戶爭和時持矛相殺公爲條
畫禁治爭鬪遂息丁內艱歸已又起爲廣西府江兵
備時猛獍嘯聚稱亂幕府謀大舉兵征之衆議劾午
公曰此不足煩大兵也特密選精銳數百命指揮林
瑞等分爲犄角授以方略深入仙廻松林歸化馬尾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李王

石田諸山繞出賊腹大破之斬首百餘級俘其酋豪
周六等數十輩磔之於市諸酋獲以昇得者餘黨悉
鳥獸散遂肅清幕府欲上其功公力却之陞江西
叅政尋陞山西按察使振飭憲典官僚嚴之有闕登
殺人匿宗室家吏不敢問公卽收捕付獄聞者悚息
有巨商持宰相書來告逋欠者輒焚書杖而遣之曰
爲朝廷監司寧爲賈豎責券耶有知縣受賕殺人
巡按御史知其與權貴有連特爲釋之且言進士可
惜公曰進士可惜一方之民橫遭荼毒獨不足惜耶
必正法乃已尋陞廣西右布政使陟四川左僉丁外

艱免喪補江西陞四川巡撫都御史入蜀羊頭詩夜
夜以保釐爲事所隸諸部雖羊腸鳥道必輕車詣之
問以疾苦爲之興罷父老相傳以爲撫臣旌節二百
年來僅一覩見也山是西省將士躍然歸心而江西
舊僚有嘆公者竟以飛謗傾之落職而歸居三年一
日端坐而逝嘉靖丙辰三月十四日也詔生弘治庚
戌八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初公家居見河渠不飭
作鄞水利三叙見貪人利番舶闌出無忌作海防策
負氣高亢不俯首權貴又不爲同事者所歡故動見
阻抑不竟所施云遇故人必傾心接引有庠友趙宣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李四

者家貧不克葬親以所卜南郊壽域畀之又有范瓚
者以所居室質錢於公而期滿當徙公慰留之曰吾
寧不得屋必不使汝老而無歸也持家斬斬園壺內
外不得隳爲笑語優伶巫祝悉屏不用居官四十餘
年關節不至其門相與多敬憚之所著有東石詩文
稿若干卷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公廷臣墓志銘

蘇祐

君世爲洪洞人諱廷臣字伯鄰白石其別號也生而穎悟不羣纔數歲舉動老成讀書過目成誦時稱奇重九歲補邑庠生每試輒褒然首選事父奉直公及母太宜人昕夕省覲罔倦奉直公或他出或歸晚必俟於門事一兄撫二弟恩義篤至奉直公卒哭踊骨立勺水不入口者三日兄介石君素簡重族人多事侵陵君揮泣禦侮績學理家兼修不廢丁酉鄉舉第一人戊戌登進士第己亥守裕州時天子大狩由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本五

宛城如荆襄比歲不熟諸務蠲集供應不易或有爲君畱行者君應之曰當官避難非忠也遂單騎之任不三日駕且到左右皆未識面時起倉卒舉措實難君乃博選土著諳事者十餘人指授規畫事乃就緒比駕旋益有備于時諸守令多被罪奪職君獨獲獎是歲秋上命刑侍王公賑濟饑民咨君以抹荒之策其所條陳悉付施行全活甚衆裕民多居郭外城市寥寥君請於兩臺徙鉅富者實之開創井闢以通貿易民甚便之清慎勤敏歷三載如一日遷刑部員外郎丁姓立碑紀去後思歲餘授郎中奉命畿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本六

甸錄囚公殫竭精力緣事求情奏可矜原者八百餘人皆得命允自是聲望益重擢知開封府開封爲會城且孔道號爲難治君殄剔弊端立法畫一諸宗藩悉斂不敢肆政事卓異不可枚舉民有活包家之謠庚戌入覲考上上時湖南苗寇不靖遂陟辰沅兵備副使道出開封裕州百姓爭持牛酒譟呼於道至不能行在楚未幾以北虜猖獗牧馬南向擇異才移鎮重地乃改授天津嚴隄防明紀律拊瘡痍咸供用久之山右妖民肆毒蔓延河間大名之間巡臺下捕治之令甚至君意驟勦之玉石俱焚始執令者曰此地皆我良民焉有妖賊速除捕治之令衆莫測陰呼謹密幹辦者授以方略賊以令弛謀解竟擒殺之地方以寧壬子選試武舉蓄糧飭兵爲諸道最臺臣交薦其賢癸丑中州罹師尚詔之亂移兵討平之夏轉河南參政汝南撫民招集近邑賑貸饑寒不三月令肅化行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虜騎憑陵甚於諸鎮君首請糧餉給其食亟修墩堡衛其居時復簡閱作其敵愾官軍莫不戮力用命甲寅虜犯北路防禦有功晉右副都御史乙卯九月虜大舉入寇田西路奔懷來與賊對壘由是不得南下夜遣勇士

劫其管賊眾驚亂乃遁去隨乘勝斬獲甚多捷聞
天子嘉悅有白金文綺之賜先是各叅守等官厚敏
將略左右君覺止之仍榜示諸路事載上谷日行宣
鎮地方曠遠難以周知君乃編上谷須知上谷圖說
南山圖考地理險夷兵馬強弱糧儲多寡無不備載
邊事孔棘神力勞瘁初力疾事事久不能勝乞骸骨
蒙溫旨賜歸既乃漸愈日與諸弟妹奉母娛樂或拉
友攜榼登山臨水命酒賦詩意泊如也部使者至必
存問咸謝却之嘉靖三十八年正月初二日卒君賦
性沉毅體貌魁梧議論激發目炯炯燭入歷官所至
有聲奉直公蚤卒事母太宜人色養備至俸資所入
即以與諸兄弟姊妹以及親識里閭之貧者介石勿
赴春試館穀皆君預定不以嬰心其弟為援例授仕
者章服仍為其子輸粟入監諸姪婚娶半出於君可
謂篤行君子矣卒之日讌之不識皆驚悼之年五十
在一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六十七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蕭菴王公儀傳

葛守禮

中丞王公者順天文安人也諱儀字克敬別號蕭菴
生傳朗不羣弱冠補弟子員正德丁卯舉鄉試嘉靖
癸未進士除靈璧知縣徙嘉定遷貴州道監察御史
出知蘇州未久罷以薦知撫州尋改蘇州陞山東按
察司副使復陞山西布政司叅政入為都察院右叅
都御史進右副都御史謫陝西按察司肅州兵備副
便轉布政司叅政尋轉右僉都御史公再為縣令二
為知府為御史也按河南陝西凡歷兩省為藩臬也
蘇松守冀寧備肅州凡歷三地為巡撫也僉于甘
肅副于宣府凡歷二鎮啟歷中外凡二十有幾年公
為人潤澤警敏沉密有大略自諸生時以諳人情世
務既仕于簿書兵獄折析毫髮審覈彌精吏奸無所
宿餘約有所施于民者與民咨度必可行乃下然廉
實峭直遇事風發智巧所避者公毅然肩之人以是
多嫉公然公亦以是取重于時始令靈璧歲大侵道
饑相望民各鳥獸散公下車不及解衣即招鎖棄倉
實與民設糜以飼疫者所藉以全活甚眾奸民有窩
盜者眾至千官府不敢問公廉得其素曉者明貸其

罪籍以報諸盜出入及得盜書出信乃督捕入卒至獲其主卽火其家盜來無所著邑遂靖俄改嘉定縣定于南土爲最劇公爲之績業奮起每決事解若迎刃郡或有疑獄輒委公公立斷無畱邑中稱平先是軍兌有耗加量之三以爲常公令民輸銀粟如額而止漕譁以爲贏已公爭曰此國計有額吾不令雜以粗糲足矣若之何益之卒如議民減粟數千諸豪奸通負飛詭悉議釐革太守甚重之吏民愛敬焉以高第徵拜御史按陝西關中饑甚至則疏言民所困苦請發公庾暨羨金分屬賑之漢中守素貪黠公遇之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六十九

如常出境卽論其狀詔逮而黜墨吏喪膽焉時秦府人虐奪民田場利公笄王爲之窟守令公敢爲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府中自此斂戢再按河南有陳守光守汝陽令皆甲科不檢公按之如法一道怖栗若家家有御史然吏望風解印綬者相繼江左自正統以來田賦戶籍浸失其初吏因緣爲奸而吳中尤甚輔臣顧公蘇人也言于朝以爲須才有力者乃可使于是口薦公遂有守蘇州之命僅三月坐前河南劾宗藩不法事宗室訴之詔奪公職而吳父老聞公罷則相率數百人詣闕畱公不報會言官亦交章論

救復公職得江西撫州而吳父老聞公之撫不之復相率數百人上書願畱公守蘇至再不報吳父老歸則又相率號于巡撫侯公侯公上其事于是移公蘇州公至歎曰郡賦當天下什二而田額涸亡可考何以定賦賦不均不可以救民吾誠不能一日安其上遂日夜沉思壁畫率僚屬躬循阡陌間計丈數仞薄洹縣縣各爲記籍卒披籍驗之或然或否恒以一警百民毫釐不敢有所隱乃以八事定田賦而賦平以十歲編徭役而役平以三法考課鈔而民之灌輸平令下初若煩碎後無不稱便者若年化行訟簡治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七十

平爲天下第一邵使者撫臣相器重至倡以激共部他守令森立踵企不知王蘇州爲何如人也擢按察副使兵備蘇松四郡時秦璠王艮以南沙反伐之一年尤張遂哨狼山公笑總兵湯軍福山以與賊還將戰公登壘望曰徐之利未可趨也令舟師與遇遇皆北賊易我不備公曰可矣夜半擊楫上長矛火箭齊發賊倉皇竄江中盡殪功上詔加俸一級賜白金文綺轉叅政守冀寧虜卒突清源城下公令洞開諸門冠望之疑有伏宵遁乃檄部中無城者築無糧者置無兵衛者選練于是榆次平定之間皆有城矣虜

者諫知戒不敢犯頃之宜鎮缺巡撫廷議推公以
都御史往公當鎮彫敝之後大集賓佐講畫戰守利
弊上十餘疏易將領之庸弱者乃于是拔才能間疾
苦飭廢墜又申號令脩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一
新時夏公視邊遇寇從盤谷中擁之入公促兵迎戰
俘酋百馬千降詔旌勵賜白金文綺晉右副都御史
巡撫仍故公未兵當選鋒加其犒乃可用寢不報是
歲大旱衆議餉且乏而虜把都兒等乘虛突入所過
稍被剽掠公督將走之事聞詔加切責遂奪公巡撫
公雖罷而廷臣交口推公才皆云可屬邊事旋授陝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七十一

西副使兵備肅州肅故有哈密遺種褊民間歲久滋
蔓爲害公計徙之境外肅以寧夷亦大安邊將士由
是益愛公無不願爲公死者詔加俸一級又賜白金
文綺明年庚戌進參政以藩臣入賀特旨改食都御
史卽撫甘肅未及行適虜擁衆犯京師移公駐通州
扼其衝公聞命星馳乘城見城下有胡服四掠者問
之衆曰此仇督府軍也公曰軍爲掠又何求虜命禽
數人至治以軍法柳置市門外一營大譟公不爲動
翼日詣營驚盛氣以待公曰天子遣某來治軍不
知有公能爲公保奸邪驚忿密中公會御史助之論

公不宜責入衛軍時上方倚注驚遂逮公奪其
未幾驚以逆敗天下多公不假藉權奸真有見云公
有吏治才舉措事事有法後人所罕及生平清約自
持既貴食不重肉衣不裁綺兢兢如少時常曰君子
立身必資于身者薄故係于物者輕係于物者輕故
能處芬華而不染世以爲名言所歷履諸郡縣民皆
思之飲食必尸祝公每守令至輒相告語曰得毋如
王公否其薦引士類後多爲名臣所劾治俱應法莫
有怨者退居九年卒春秋七十有八今天子卽位
厥子緘上言暴公之功于朝上咨嗟悼之還公官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七十二

如制加優恤焉所以惠顧勞臣甚厚而公之功用是
益大彰顯所著有陝西河南奏議各若干卷上谷奏
議若干卷吳中田賦錄若干卷論曰余嘗慕近世名
卿而尚論其世蓋有慨于才節之難云夫富國家承
平日久上下恬玩斯其時不有弘才雅操之士徐起
而振理之治曷以濟嗚呼若公者可少哉今考往時
有上均田論者有進籌邊策者亦既剴然切矣往往
格不行行矣旋廢獨公所施田賦兵戎救荒諸略咸
者爲令行之年久亡能易者民至于今是賴斯不足
觀政耶乃其抑強藩抗貴幸或以一時意氣偶有激

焉及聞長老言公未第時豪閭谷大用者欲好于公
公曰是亂國臣恨不得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峻拒
不見茲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故君子謂公才與
節合其素所積蓄也而卒不究其用悲夫然以視諸
佞似泯泯與世浮沉者又何若哉

敬辭

卷之六十二

三

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濟軒唐公時英墓誌銘

李元陽

公諱時英字子才濟軒其初號也里居號一相居士
先世湖南人高祖玄二公以戎籍徙自辰瀘遂世居
曲靖之北關曾祖義妣楊祖洪妣鄭考經封主事妣
伍氏封太安人生公甫十餘歲能屬文治尚書日誦
千言嘉靖己卯舉於鄉己丑登羅洪先榜進士授平
陽縣知縣始至問民疾苦惟賦稅不均大為民病公
銳意以履畝量田為己任白於大府大府曰此美政
也其如豪右何公曰天子以百里人之命付臣當
盡已命以圖之於是不辭怨謫不避險艱暴於烈日
中面汗雨滴不以為勞首尾六閱月而一縣之田賦
瘠高下無不得其情矣冊呈大府深加讚歎遂成不
刊之典縣有陂塘歲久淤淺公度田興役富無巧免
貧不獨勞儲蓄有則啓閉有期明年大旱果得水利
隣縣所獲劣於平陽百姓以公為神君焉乙未授戶
部主事委理通倉時新革內官出給皆由主事公與
諸僚盟曰今日之事同舟共濟時也苟二三其德狐
鼠將乘吾之隙矣時內官方偵伺以中之一年之內
秩然有理官軍便之竟無異議通倉至今守其法再

委催稅九江俸新自給德度蕭然取前人雅語揭之
庭柱曰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蚤一刻舟行一刻之
程以此自姑常目在之雖賓旅燕飲酬應紛然不以
彼而妨此也其年考課以公爲戶曹最丁酉 皇太
子生推恩得封父母及本身文林郎妻張氏安人已
亥晉員外郎督理銀庫前官下錦衣獄人爲公危而
公始終曄畫如法雖毫釐無不詳且盡焉大司農深
器之庚子晉郎中辛丑拜直隸真定知府時虜犯井
陘真定屬邑也先是總兵未稟方略調度不前公至
示以所應趨避兵未動而虜遂遁去人謂公之先聲

肅微錄

卷之五十一

七十五

有以卻之真定地在要衝政連畿甸朝言於戶幕傳
於京居是官者率多爲飛語所中公居之坦然不執
不隨庶務之來立加裁決出納錢穀纖毫無異訟無
畱獄案無滯牘賦去其私徭省其冗在任三年凡薦
十薦神明之版水鏡之頌兒童走卒莫不知之公去
三十餘載人之稱之有如一日甲辰晉貴州按察副
使便道省覲二親擬上疏乞休二親不許公不敢違
乃之任丙午丁母憂遷貴州參政丁未接父憂服除
補河南辛亥遷浙江按察使壬子遷山東布政癸丑
遷陝西左右布政歇歷所至輒著賢聲公爲人介謹端

壯坦夷樂易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
之射方朔之占無一不中君子愛之小人畏之以此
甲寅秋套虜烽警致屢西顧 上問冢宰須沉毅才
略之臣爲之冢宰以公對遂晉右副都御史巡撫陝
西時公已久於其地熟悉時事謂諸監司曰虜不足
患患四鎮不協心耳今宜先和四鎮遂飛檄馳書要
以必從四鎮果來虜遂退聽公於是一志防秋他無
所事在位三載邊鄙晏然例應給由會早災地震不
敢遽去公退之暇稍延儒士野老談玄講道言官論
其倦 上不負其勞許畱京用而公歸矣戊午夏至

肅微錄

卷之五十二

七十六

家衣布茹淡散髮不櫛足不出外戶耳不聞塵事除
除機心容養淳淑方其在位雖鞠躬盡瘁不敢少懈
而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固已幽結於林中縣感於遐
心爲日久矣至此則宦成名立陟彼高衢緬懷千載
託契孤遊以芬華爲鳩毒等富貴如桎梏嘗曰諸易
武侯死之日不使厚祿果庫有餘財我何人斯而不
爲古人也於是盡去所蓄周助貧乏無間遠近但
有所丐一切皆施之 刻三教經書十餘種摹印數
千本流布四方 諸寺鑄造佛像廣設莊嚴
增各處常住用 行又置義莊於六涼之路

南堡以資養濟立義塾以宣仁孝 聖母勸善書以
資化導作糴糶倉以平米價飯僧不可數計又遣人
東至杭州戒壇北至峨眉伏牛凡作佛事之處莫不
行施隆慶壬申余邁公於滇池公謂余曰雞足點蒼
吾鄉之名山也夙昔夢寐今老矣不能往矣願爲我
作一二功德乃以金帛及絨紵袈裟二箱見託余固
辭不得因於雞足大頂重建銅瓦殿一院徧梯上
特建大悲閣一所定西嶺開大路雲南驛前作橋堤
餘錢以之飯僧袈裟徧施大衆圓滿之日修齋以饑
昔柳州與焉刺史同修永興寺之淨土院預結無
厭歡錄 卷之十一 七
生之交門堂廊廡繪續像貌繒蓋幢幡極其嚴備又
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俾觀者起信公與余今日
之事蓋髮髯焉他日執手清都始知有生是夢也公
自退藏以來潛心理性深以伐善施勞爲恥家庭之
閒門生子弟在侍絕不談居官時事故一旦捐館勲
勞事業無得而稱述焉自甲子歲發願長齋絕不御
酒炙泊然獨處一樓不川僮僕以賜金製爲供佛之
器有夜偷兒入樓窺見公凝然端坐偷兒惶懼叩
首公曰勿忙但取去偷兒云不敢盡取公曰汝盡取
即吾施捨仍從容指以去路勿使家人驚覺後此盜

事犯公以書抵官乞勿治以全已施捨之願其解職
大率類此公嘗裁定家祭儀文名宗族子弟五十人
給祭衣巾履使立祠下陪獻萬曆乙亥春命子載昇
棺柳衣衾擇葬地乃爲祭柳文有丙三二十五之語
不知其所謂也明年三月二十二日公不食但飲水
子孫泣勸不聽二十五日侵晨索紙書偈已命名烟
威門生咸至勉以忠孝大義頃之曰入此門路多年
今果得其受用生死關頭去來無住今日之午吾當
逝矣乃沐浴更衣禁勿悲泣忽風雨晦冥雲擁一白
龍升天衆皆仰瞻而公逝矣乙亥留僧之語一年之
厭歡錄 卷之十一 七
前預知死期雖古之善知識不過也公生弘治乙未
六月十二日卒於萬曆丙子三月二十五日享年七
十有八銘曰生死去來日月盈虧耿光不磨於公見
之初試百里堅貞如砥孤軀有賴聲名大起入屬大
展介潔敬恭司倉司鈔懋著嘉庸及佩郡印克懷以
信誠誕盈庭卒白其訊更臬典藩南北其轅所至輒
効開望日尊闕中開府條貫率古不作聰明居然却
席平其犴行均其庾燈火不警方叔名虎久服弓
檠不兵而武言者靡不謂公厭苦 帝曰碩膚乃
內補公志退藏竟歸上嗷嗷待哺孰爲之主公虛

有米鰥孤是孔疇疇也執憐其寔公篋有左
是沽西方聖人讚出尼父彼昏不知甘為孽孽
還原孔釋所取不御羶腥物為吾與何能忍心刀石
網罟鶴骨松身瓊瑤肺肺儵然謝世時日當午乘彼
白龍上升玄圃得道之徵千人共覩遺蛻山藏
不腐

卷之六十二

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瀉陽周公永墓志銘

徐階

曩子在經局日從東郭郭子荆川唐子念菴羅子相
與切磋於身心之學子時士大夫之賢者大率辱與
子四人遊者為陽周公其一也公為人養深而守定
視其貌藹然懦且怯及與之言閭閻侃侃乃漸發露
至於臨事雖死生在前終不可屈奪蓋孔子所稱仁
者之勇也當是時朋類莫不推公賢以為公他日在
廟堂必能為國家定大議鎮雅俗使海內獲覩正人
君子之作用庶幾以明講學者不盡為空言公亦勇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八十
自任毅然不撓人乃日覺其異自禮科都給事中出
為陝西左叅政遷福建按察使四川右布政使轉左
使徊翔藩臬者十有二年始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雲南公於內拜最遲得地又最遠士或為公不
平或為公喜以為忌公者終不能以其私廢輿論之
公終富有以慰昔之所屬望者而公蒞鎮旬日遽遭
外艱歸其廬四月以過毀得疾遽卒嗟乎其命也耶
其抑有忌之於冥冥之中者耶公生正德丁卯十二
月六日卒嘉靖丙辰五月二十六日得壽僅五十無
子以兄之子耀承後年十有二于往年讀太史公所

作仙傳心竊病其怨誹之甚於中道未爲公
觀於世享富貴久長者其人率如彼而公於位於
於子孫獨如此然則太史公之怨誹亦其情宜然也
公卒後數月耀承具疏請卹典格於例得賜祭一壇
反葬費之半於是耀承以公遺言請予銘墓予固悲
公者不得辭公長沙寧鄉人諱采字子亮爲陽其號
舉嘉靖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選吏科給事中再遷
至吏科左給事中克會試同考試官遷禮科都給事
中補外歷官所至交薦胡御史彥嘗疏于朝曰居然
大雅卓爾不羣命公知人曾祖添裕祖鎮以公
廉徵舉
貴贈通奉大夫四川左布政使父策貢明
貴縣有聲封文林郎中書舍人再封左布
氏贈夫人

右副都御史玉華高公耕行狀 何遷

丁華先生高公名耕字允升德安安陸人也公起家
經術仕至列卿振德樹庸有名 肅皇帝世三十五
年乃退退居十一年年八十一乃終其先出唐南平
忠武王後居江西吉水皈僊里以名忠者爲始祖忠
妻于峽江郎官山何氏乃居峽江生雲卿而道本而
子輝而宗舜而孟轍孟轍生祖漢娶毛氏生父梧岡
翁岐娶鄧氏公既貴贈祖父皆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毛鄧皆淑人居峽江世力稼穡至梧岡翁始知學醇
慈自持橫經授徒于鄉亦不求仕生二子公其長也
公初誕鄧淑人夢旭日墮懷中爲童子雅不好弄重
碧能爲七言詩梧岡翁責之學不煩提諭日開月益
翁弟商于安陸將問之擇諸子孰可使者公請行時
年十七以正德丙寅始至安陸乃公藻思質行早見
李父益責之學安陸士人亦嚮之遂屬而家焉戊辰
兄弟子員博涉刻思必發其蘊喜讀蔡虛齋書謂爲
字不根理道而襲陳言是文奴也故其爲文推擢腸
胸臆載而茹之當俛首人微時座人間難不知所對
會意而起淫涌百出率常屈其座人太守建業李公
直貳守江陰王公瑞之見而異之曰高生抱奇負氣

如其文公故貧乃委已於學不苟取與家由是益貧
僦屋而居攻苦茹淡衣蔽縕衣卽突烟不起不屑赴
人濟視貴盛人若浼已貴盛人亦不敢以濟請李公
嘗屬富人濟公不受嘉靖壬午舉于鄉癸未會試落
第或謂公貧宜乞學秩公笑曰斯秩也乙榜則可乞
則不可予平生恥說乞字寧甘貧俟爾乙酉復北上
遇遺金於途執之以俟其人至還之時公年已踰壯
介特扶義歷二十年不以貧絀一郡咸目之丙戌成
進士授四川犍爲令以才調直隸溧水已丑遭母喪
去職復遭父喪癸巳卒喪補直隸東鹿甲午召入爲
麻律錄

卷之六十二

八十三

盡忠究於利公家事有犯忤或勞險不可幾濟衆皆
巧避公輒引爲已任不反顧沮悔或謂公愚公笑曰
予誠愚乎哉吾弟見巧者以技徇身志不在公家爾
人臣舍利鈍則志壹而力專不問濟與否殆不病於
心乎吾所以爲此思當吾心不問公家也吾不知愚
公令三邑進者舊聞民所疾苦舉罷之不務新條格
以奪民便其要損刑薄斂離紛疣導滯塞納之和平
而已犍環山而邑素畏旱公察其羸瘠明若白黑豫
藉之以待勸賑不遺吏以奸錦衣官逮他官過席勢
橫索公面斥之將按其狀以聞其人爲宵逃大中丞
麻律錄

卷之六十二

八十四

浚川王公材公爲薦於朝乃調溧水瀕行值大旱解
裝而禱比雨公跣雪墳下濡及膝不起乃隣邑皆不
雨犍獨大熟溧水故豪侈健訟公治其善爭者勢家
請謁不斥而寢之人以寧便束鹿多劇盜公櫛刈令
震賊而勸其餘境鄰晉州潯沈決至晉爲涅漿滙先
是大中丞周忠公康築堤二千餘丈復築柴城口一
餘里捍之歲久多圯公齋戒投詞於河大爲補塞
之去民水禍公治三邑率踰年或半年輒去諸所宜
序多未究乃起念民隱不急名譽謀其私民皆信之
凡去民攀號至不得行在邑刻廉自奉不改寒暑

人過邑者對食脫粟飯公笑曰昔家食時安得有此
由捷過家貸而後治裝戶部役外倉非任久不授公
入部踰日大司徒儉菴梁公聞公名欲試之於是奏
監徐州倉公兢兢謹度支惟允梁公益賢之崇文門
權稅忌勢而賁于奸諸僚皆戒不往復以公往稅無
漏計乃復監黃土倉御馬監倉守以中貴人公因事
擊綴取一切乃已居頃之出宣大治芻餉以益客兵
公責出納於主兵者第苗蔣而髮櫛之委積乃時邊
臣禦虜有戰功詔賞銀幣如邊臣有曠孽張通者入
城謀變垂發而費公贊其撫壞其機收之 肅皇帝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八十五

南巡出帑金犒行兵屬公投承 庫中貴人欲加羨
公引法拒之中貴人乞沮不能出氣化馬池初設部
司同事者畏險遠率先請免公毅然往不辭廣募鹽
商贏其值戒無耗取上疏請設通判往來理之儲由
是大備花馬池接河套虜騎時至城下地不毛諸費
皆遠受多不時給居者曰皇皇談虜警公諭鄉耆重
儒生教廩子講說忠孝大義多泐水及泉爲池時操
練借助聲勢以固其志在浙江治五路事一吏軌民
諸蠹不得售侍御觀察者亢公秉禮自靖侍御銜之
會入賀倉皇屬公行乃論撫毛瑣誣之疏下朝士呼

然大宗伯陽峰張公少宰龍湖張公舉公棄金事大
宰辛百原熊公曰此古人也惡得污蟻處州盧公在
諫垣曰高叅省古貌古心吾潮人蓋知之臺中靳春
嵩公輩亦言公三採利柄不少染况入賀哉疏遂不
行會當大察侍御喉同列申論其事銓部不直兩侍
御以法乃改四川朝士謂誣僅毛瑣寧他足誣乎以
是益重公四川以建昌爲邊境將士利征伐每以警
勦公第端委臨之境內斬然眉州水失故道公塞之
俾得田其於虎藪于澤多傷人公禱神懸賞獵之害
遂息教場瀕水易沒乃拓地崇飭之山西內外儲寄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八十六

在叅省公緩急有序治黃岡老吏不敢弄法按察使
職列外臺公挈持維綱鋤削荒類治獄虛聽實求民
用不寬瀆俗以食米釀酒致民艱食公下令市酤皆
罷沅江土酋那繼抗王師殺藩臣主議者移罪兵備
憲臣及武臣十數掩之屬勘公不能徇由是逮者皆
悉去黔國摘孽爭襲勘久之莫能決會科臣銜命至
公引莒人滅節事爲判科臣以爲然疏上報曰可官
其嫡鎮臣警毒不得涉流於民貴州荒遠來往者輕
薄其地計資遷去政多循習不振公力責之剴決督
厲以贊時憲貴故無儀率取輸于川湖貴叅政督者

又不越二省以是積十餘年小輸儲日乏公議
者以時往責其直輸帑遂不絀焉宣慰安萬銓素悍
不奉指揮每造公不俟再呼至則開誠諭之萬銓素
撤夷服服冠帶綴諸司後貴人謂公議威行於夷酋
此曠見爾藩署向明門獨西堪輿家說久不能奪公
易而直之駭者亦不能奪乃諸法制以職不得專公
每注視及爲巡撫探扶遯隱下百執事修直顯遂與
學校誠土司清驛站墾荒田收流民立關屯保甲法
成令修與夷張弛詔令採硃萬斤民苦之公購僅得
什一乃上疏極言民危困狀 上允之貴以是不擾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會修三殿巨木皆徵于貴木出四川西播窮山絕谷
假路生苗浮溪澗乘漲乃出公祇役周歷其地冒瘴
癘齊寒暑三歲乃竣諸苗故伺隙以逞時木政方亟
官司無他餘力苗幸之相望而起公曰彼犬豕獨奈
何欲窺吾力短長而爲此乎昔議南夷以服屬類
從撫彼警殺或迫於彙則然爾乃今大逆有叛狀倘
以木政絀而撫之是貨之與平非撫也撫必不行宜
撫其罪薄而弱者取其兇頑者殪之且叛苗不殪則
木政不得通其利害在貴非昔平居比爾惟多擊便
乃列撫剿議請 上命公便宜行從事時黑白界壘

首亂公策此酋獨矜無知識乃吾民誘導者使然
是俘其人警之二蠻懼乃刻識投質不戰而定荅於
苗故稱梗寨嘉靖初嘗再勦不一倏驟起兵獅子口
公使項副使廷吉督諸兵擊之苗據險設伏諸軍少
却公下車法趣疾攻之諸軍殊死鬪生得糾拽虎苗
數人追斬渰沒無算餘十數寨不拾一矢皆自輯乃
立石門於獅子口名關與寨曰歸化增兵一哨守遣
官輪邏著爲令叛卒李昂者擁衆稱雄黠夷酋叛服
倚爲重梗雲南貢道兩省患之公釋脇從離其黨使
間內應乃揚兵臨之昂鼓噪至我兵四合內外夾擊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昂乃成擒諸寨皆驚相告散去貴人謂昂禍本也戡
百寨不如除一昂貴軍民雜居夷性易惑如昂者匿
其地故多鼓煽公既滅昂乃立保甲法綏潛至藉久
旅給產授糧藉以爲兵貴人益賴之無何龍停白洗
意三寨攻土司急大點土三稱亂數十年弗靖至
是亦復猖獗公次第屬總兵石都督邦憲羅副使時
霖隨所在追擊大破之於是因苗百十寨震懾不敢
動公治貴五年六征皆捷 上大嘉悅五捷各賞銀
幣白洗養鸞之捷俘斬獨多廕一子入監伐木戡夷
二者國之重務也當是時公任以一身左右雅治之

乃鈎材蠻洞選徒于熟苗勢交發而幾危人將惴惴焉假令民不可使威望材猷無以屈羣策豈能以詔詞盛氣足理茲役哉世好言經變非多技不能應故挾數役智往往取隆於時公長不見他技未嘗談古兵法乃心策其然卒未有盤左者及事定木不缺折兵鮮敗北上下晏然不見叢沓騷屑以爲民憂公註意措手豈不獨異指哉夫直性無飾若愚不以利鈍自枉則貞明必照與化周流古昔大臣所以昭顯邁跡用此道也公嘗言志力不分斯直體固在我以是開敏四出精神所鼓舞聲氣所嗟號莫不剖心以受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九

願色所鄉成功繇之視世所巧者奮近利而償遠謀公固吐之惡能與公比尺繫寸哉公經營外內明者忠蓋乃山陝貴竹勞在邊陲此尤爽然顯者然出入險阻皆巧者所必避而公之治業於是乎在蓋其愚有以致之此固有所長非苟而已以是觀公賢於人遠矣公負含深長思以許謨輔治花馬池邊垣不治公謂定邊管接舊安邊管約三百里地皆可垣土堅厓峻者其力易惟浮沙飛走處鑿抵原土運客土築之爲力稍難然亦不盈百里拓此則東西千餘里戡守有據河套可議復矣大中丞松石劉公是之上

議於朝邛州近番蠻且邛表裏山河宜建府治屬邑屹然巨鎮形重而體嚴番蠻常賓服不事戰備兩臺下諸司議未報四川播州與貴之思石接壤而思石屯田賦稅所以食貴者皆在播其土司亦皆隸貴與省分紀故難治思石兵備故有勅兼播而四川欲收之專隸川東公以爲通賦匪盜將益甚有警則去蜀遠機宜不時及而貴之門庭先受之然獮犴滋蔓亦非所以爲蜀計以播合貴上也或令兵備專治思南仍兼制亦不失中策夫天下一家也在審勢求治爾言彼我或矣復謂貴設宜慰司夷性初服則然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九

爾今政治體一而省會獨無府非所以正體統典事功也徙近府於此乃便公請議或行或不行或其後卒行之策世者謂公知大計公事親盡孝乃中歲奔走迎養送死皆不逮及躋臚仕對祿食嗚咽不能下公既還安陸日以峽江墓廬爲深念命諸子偕展省往時年七十六或以爲言公曰吾雖老固入于兩寧忘吾親哉乃戒輿去至則焚黃而哀舉合食禮祀先祖取所受賜金葺諸墓治祭田責諸從子供祀膳族貧踰時乃返愛其弟不異自愛分俸贍其家撫諸從子如諸子乃訓諸子頌及嚴不事阿諛色辭不少借

時命之曰行已率本心自合理智有所不逮人將信之有意爲善善是而意非豈能信人又曰樸儉二字吾平生自信處汝輩無改父道公于貨利嶄然無緇殉乃俸餘悉以贍族子笏及周親從叔絕立其後卹之貧無居者不能嫁娶斂葬者代爲之族子大繁人卹母令失所自奉儉嗇與家人同食飲聲色綺麗不在左右喜讀書尤喜爲詩興至天趣逸出踔厲風發皆唐聲然不畱稿友人或誦之公笑曰予忘之矣爲文故根理道比入仕草疏揮檄慷慨激烈如長江大河不事結構文采蔚然執體要切事情讀者動志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九十二

所著有奏疏集王華詩文稿歸與稿藏千家在建昌嘗序魏了翁集刻之以傳推引進後舉所詣極投之不相悅不止請學者皆成名健爲趙公正學霸州孟公廷相兩叅省最德公者公歸無他事事晨起焚香仰宸頓首祝坐一室中攤書把玩訓子孫不輟平生不爲人干請坐是干請亦無造門者暇拉二三耆舊遊山水間詠歌自適治藏千郡西橫山清水間每命車往年八十挈舟上金泉訪故讀書處抵石灘徜徉而返踰年乃戒遊然容與戶庭神志不少亂入夏多僊臥呼子孫言曰吾少也貧稍自振致身卿佐今老

而傳爾等誦詩書且代祿蒙被寵靈不大渥哉卽罷去復荷明聖命致仕俾以進退自完大馬愚忠見明清朝吾九死無能報國厚恩愧平生矣乃若此身如漚生滅吾蹈險阻時已置之復何言自是不下榻飾巾待期又時時命諸子咏杜句間吐聲和之豁然如平居屬纊之夜呼子孫目之無他一言猶掀髯含笑手加額若祝頌然瞑目正容而逝生弘治庚戌四月七日終隆慶庚午六月十一日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九十二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公如斗傳 京學志

公諱如斗字允文浙江餘姚縣人嘉靖丁未進士始
釋褐貴溪令有神明稱召入爲江西道御史首論崇
節儉革奢靡數事尋命按湖廣清戎籍念沿襲詭影
之弊難於漸滌先條四事復著便宜五十餘條爬梳
敵垢民不擾而戎伍清甲寅按蘇松諸郡會島夷入
寇戚且大侵公疏蠲常稅什五然後以綏懷大計責
之總撫將帥諸臣既得請民懽聲動地士氣倍奮乃
有青陽石湖婁門平望寶山木積分湖之捷賊爲奪
氣而兵燹之餘民心嗷嗷公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
不練則不整而易敗民困而難供故於應援之兵力
爲裁減而遠近稍稍帖席矣滿歲吳民懼失公相率
叩門請留疏七上乃得允公益以發舒奏設海防專
官蠲濱海綱運議改運艘折兌所經畫皆恤民要務
乙卯寇復至松鄉民避者以萬計撫院令杜門毋納
公厲聲曰是驅民於死也脫有不虞吾任之乃洞開
諸門以人然地狹民衆疾疫時與人給糜與藥衆賴
以安賊屯槐花港調水保諸兵力戰斬獲無算仍會
浙省兵夾攻之大捷于沈庄而徐海麻葉陳東之寇
始蕩平焉公按吳三年前後奉有監軍紀功兌運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九十三

勅躬擐甲以戰者百數其功甚巨而視師趙文華銜

公匿不以聞賜白金文綺加俸一級而已丙辰改督
學南畿校士一以文行爲殿最要人請托絕無所徇
士服其公丁巳夏行部鳳陽倭由淮揚薄城下或請
避之別郡公曰 陵寢所在臣子當死守敢以職不
任兵辭乃簡士卒飭將領使之進擊賊始遁已未晉
大理右寺丞壬戌晉右僉都御史撫南畿時徵派四
出而募兵費尤不貲卽奏減兵餉三分之一督郡縣
選士著時訓練織造帶徵竝疏停免築丹陽涇縣石
埭三城乙丑四月倭復犯三沙公分布督戰累以捷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九十四

上拜金綺之賜事轉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代會三
衢礦賊竊發壞接婺源公曰婺非賊不守亟令尼工
令下而賊狩至公曰太平馳往驅之賊始出境人皆
服公先見云祇江西始創條鞭法大略檢一省圖籍
計每縣田畝量入爲出俾侵漁規避者不得行民方
安而禮度器如一見知其長者於人不求備不蓄
怨不思長不談短人以四難稱之他如恤宗族創義
學築濟湖開修下堤建慶源永恩二橋及以蘇松餘
休置公田給督府以減民徭其爲利溥矣所至有生

祠有去思碑在江西不數月感疾請以身代者百計
歿則環哭而祠祀之其得人心如此子思克壬戌進
士亦任御史有名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九十五

邵宗院右副都御史毛公鵬墓表 殷士儋

公諱鵬字汝南別號雙渠家世冀州棗強縣人始祖
登登生溫溫生福福生從善邑庠生從善生澤世隱
德弗耀澤配賀氏生公以公貴封文林郎湖廣道監
察御史賀封儒人公生而穎異總卯補邑庠諸生試
輒爲諸生冠嘉靖丙午丁未聯綴巍科並仕江陰令
廉明方正事如素練平徭薄稅節冗賑乏摘奸先以
逐良開書院以督課士民迄今頌之邑濱江土城不
伊盜繁巨戢公至悉望風喙遁復增築鑿易以磚石
財力殆數萬計而民不告勞費壬子海倭抵城下恃
以無恐比奏最召拜御史歷諸煩劇率著風裁癸丑
出按宣大二鎮酌時宜條邊務不下百六十餘疏陳
宗室饒陽王克恭通夷稔惡承奉劉寶助虐憑陵並
桀悍難制公奏訊丁辟宗藩肅然乙卯按山東剔蠹
起頽飭僚貞度余聞諸父老言數十年來所聞親聚
登清而安靜者如公指不多屈調士崇古誼論文黜
浮靡是秋監鄉試所取皆一時名士號得人丁巳閱
京營汰老疲練什伍增軍丁糧戎務大振戊午冬會
計羣吏公掌河南道秉虛持平甄別明當人莫敢于
以私已未春監禮部會試檢防嚴密發士之懷挾者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真諸法夙弊頓息庚申奉命留都理積牘辛酉督武
同鄉考牧政隨事靖共固不底績壬戌寧夏巡撫缺
廷議匪公不可乃以公升初漢唐有二曠夏人引以
既田歲久堙塞公至親相度疏濬水利復興稔無虞
歲橫城馬頭虜出沒隘口舊無亭障公歎曰弛防任
寇至非計也築塙塹一萬八千五百餘丈以伐虜謀
先是鎮城及河東諸營堡經地震率崩圯自公增葺
守用無虞秋套虜窺山後入犯清水營一帶及興武
花馬池之役公前後指授方略俘獲甚多然不自尚
其功盡以歸將卒人咸效死力且賄商販而人樂輸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九十七

聚崇侵牟而軍得安業西夏依公爲長城云甲子擢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鴈門等關巡撫山西公盡
瘁邊事遂遇疾乞歸竟以不起時嘉靖乙丑三月三
日也距生嘉靖壬午某月某日享年四十有四公體
貌魁梧丰神爽朗賦性剛介持身端嚴博典籍工詩
文孝友嫻睦之行素孚于里閭至其經濟醞藉尤爲
時所推重方虛倚毗而竟爾齋志嗚呼傷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抑菴陳公洪濛墓志銘

余有丁

都御史陳公以辛巳十月七日卒於家 上俞其子
中書舍人禹謨請命大宗伯于祭大司空治葬事公
諱洪濛字元卿自號抑菴其先系出閩中遠祖漸仕
宋爲耀州節度推官以諸父並居宰執徙家汴其徙
臨安則學士簡齋公始曾祖俊祖琬父爲悅清公景
祥生子二長洪範官按察副使次即公悅清公以公
弟貴累贈中憲大夫河南彰德府知府母黃累封
太恭人公方姪悅清公夢觀蘇學士遂舉公甫六月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九十八

稱孤太恭人鞠之比長命習法家言而公志儒弗願
也太恭人爲雪涕而喜年十二通經書大義十五嬰
奇疾夕夢與王文成公視師功成退耕江介遂然適
也自是朗悟若神庚子舉於鄉明年同長公舉進士
長公授工部都水司公授刑部廣西司俱主事丙午
慮囚江北俱報可丁未遷雲南司員外郎尋遷廣東
司郎中兩視司篆善爰書諸所按獄皆手出吏視其
文辭無不謦且服者司寇遂倚以書獄滿六載考出
守彰德郡中故多宗室恣橫公一以法繩之時鄭王
好文學誤四箴規時政屬庶人佑善裏誣王 上怒

甚遣親信大臣就訊公爲白其狀衆危公公曰吾守三尺耳奈何令上有蔽諛間戕骨肉名獄上止錮王終身趙將軍厚誘盜劫人鬻姦入女死公擒殄其黨趙宗爲安郡饑公爲發粟貸民所全活甚衆尤注情校士典壬子試稱得人當路借以爲重云明年入覲以治郡高等稱尋擢江西按察副使鄴民遮留不能得爲肖像祠焉而公當備兵九江多盜區傷敗王旅公至勅諸賊曹跡賊所在必窮剔毋縱數年之間長江晏如而又以其間補伍清屯練兵增堞潯陽遂稱雄鎮已乙卯罹太恭人憂毀瘠其服除赴京朝論

卷之六十二

九十九

以澤陽士民思補前秩兼轄楚新黃至則益修昔日之政有二囚抵死公得其寃以憂去未白至是請臺使者從末減庚申陞左叅政山西蒞冀南擒虜偵者一人又捕白蓮教諸賊蒙特賜帑金屬伊王恣橫不道都御史疏其罪于朝遣使驗問不服乃廣賂求緩會 上更遣少司寇趙公覆按乃疏公名與俱 上允之曰是嘗按鄭藩者邪公聞命即乘遽往盡得王諸不法事辭具服國除幽之鳳陽公兩平亭宗正事皆當旨而以晉藩按洛尤異數云亡何遷長楚臬楚故劇藩而公以彊明剖之庭無留獄前是二令被逮

公一訊即伏乃斥其墨敗者寬其中微文者比遷去寬令以數百金伺道上公大怒吾豈以金故緩若邪若奈何不自礪而以私礪我令慙去壬戌春擢右布政四川踰年轉左時起三殿工蜀困采木之役公一意捐循視前使有加民康焉是秋調棘院事拔士居多乙丑入覲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湖北川東軍務下車卽條上利弊若雲貴互選及裁驛傳增邏卒之法詔報可貴竹長官多侵民而民豪者亦通苗公令還予民地而又時出奇策除其豪時施州酋黃中叛擾雲萬等縣先奉詔剿賊不克公檄

卷之六十三

一百

川東諸道兵進討賊入深箐陵高阻隘發礮石傳毒矢以拒我師公乃募死士夜從間道上先發其爲機以發石者直抵砦門斬苗數十人呼聲震天地擒朝賊以千計破洞寨百餘賊勢窘因投湖北軍降公方謀馳露布已乃聞二省先入疏爭功公具言楚蜀異勢撫剿同情功不宜額有朝議竟直公有大盜楊珂爲蜀楚粵患歲久愈熾公計吾不蚤滅此是遺不可爲之疾腹心也乃授計諸將悉殲之餘衆皆潰初公聞貴州命時長公前卒感慟連日夜又畏簡書病至是上書乞骸骨歸再疏得請未卽途忽領

水諸苗叛公亟普師往討平之丁卯得代歸朝廷以前軍功最大賜白金支綺者三公惟閉門養疴絕交謁間一赴鄉飲之禮四壁圖書蕭然其宦轍所至必覽名勝於世味泊如也坐旁葺一室扁曰補思懸公母像其中拜奠如生撫孤姪如已子養寡姊如母尤倦倦以勗子爲念禹謨旣成進士會戊寅覃恩得進公階通議大夫公手加額曰老臣分填溝壑乃更辱嘉命哉惟有一清忠遺子耳公美髯夷度飲人以和性篤厚其親族貧士所資以舉婚喪者應之不急詩文不爲名高觸輒就所著有五經輯略性理纂要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百一

諸子粹言督撫奏議及講義文評詩稿藏於家

副都御史林公潤傳

徐繼畲

林潤字若清嘉靖丙辰進士除江西臨川令嘗以攝之永豐適盜賊猝起城幾殆潤爲畫城守便宜賊卻永豐人爲之刻石紀功且尸祝之後擢南京山東道御史分宜相嚴嵩子世蕃置酒爲別諸御史凡世蕃不敢吐一語潤獨高談座上世蕃數以目眴之既罷語其客曰吾見林御史相貌似奸持謬謬者吾頃以目攝之彼必以我爲忌之也且復遣人候之曰嚴侍郎謝女願無刺論富世事潤入南首論淮陰人祭酒沈坤大較云坤以非法支解人甚衆縱妾父持鹽利坐受賈人金無筭又以行營葬地謀敵其笏數十里輒齟齬人墳墓天子薄責祭酒置之理次論豐城人副都御史鄧懋卿懋卿相嵩最近幸門士也陪視都堂例無外遺忽有詔下懋卿權埋鹽政于秦晉吳楚間世蕃度是役可得累巨萬迺私劫之曰歸必以十萬爲謁後懋卿所至摻括非獨急營囊中且欲滿其約契歸報世蕃耳旣卒事大司農省榷金無能佐縣官備邊半歲而道路罷供億費且億計潤悉以其狀聞而懋卿蒙相嵩力竟報聞伊庶人典秩盛衛人田生言欲廣節用第開地脈以富王氣疏請修治

卷之六十二

百一

先遣人賂相嵩諂可之潤具條以聞且言受金事有數萬通神陰扶默助之句模竟奪爵後復持世藩羅龍文大逆狀上之龍文買人子以善浮水嘗受總制胡宗憲金二十萬往賊酋汪直所解桐鄉圍龍文宗憲汪直皆新安人也宗憲因奏記相嵩以龍文附入門客除中書舍人 世廟四十一年用御史鄒應龍言戍世蕃于雷州龍文于潯州二豎出長安門即以力脅監謫者縱亡之家久之龍文數入袁州私候世蕃且陰與計事會潤按視上江密檄徽州府推官栗卿微同其跡得其往返狀具疏發之其略曰世蕃龍

蘇微錄

卷之六十一

百三

文二兇狂許罪當殊死 陛下赦之戍于南海廼相約坐里中爲大俠不道而龍文又時入袁州與世蕃挈手辟左右仰天太息怏怏有餘言宜械致京師考掠疏入 天子赫然怒輒下潤捕之潤分遣軍卒而自以身馳下九江府世蕃見紹庭官錦衣衛聞疏下遣家奴走報世蕃始乘快騎赴戍所後龍文客遊梧州梧州守聞詔直於謁舍內收之而世蕃到戍才二日即鉅以行潤復論其里居諸不法事大約云世蕃僭逼無上招致亡賴亡命大橫集江上疑有非常乞

察之市以銷禍萌籍其貨以助邊 天子可之世蕃

既伏誅於是籍貲約二百萬龍文二十萬紹庭探知復遣人馳報相嵩亟呼諸家奴並召諸所往來客恣其盜金亡而自守舍是以寶玉無恙而金之耗損已什三矣後負責無以塞詔旨其家始上書逮其姻屬於是迺窮治黨與各以償金罰戍無得脫者矣事竣擢南京通政司叅議累陞至都御史大夫開府姑蘇其在姑蘇也首訪民疾苦爲上封事十餘條懇切惻怛具載疏稿中而潤於捕罪人時往來江上已被疾抵吳猶彊視事尋卒於官先是吾郡城陷其次年潤以展謁過家疏請蠲租三年仍乞帑金復學官並予

蘇微錄

卷之六十一

百四

諸書生金郡人德入骨髓後潤爲其母黃壽郡人爭持牛酒入賀者千餘人旣族櫬返次江橋江橋背城四十里所至各爲位遮道祭哭凡三日入城之旦士大夫策素車白馬爭迎之郊而持幡酹酒嚮哭擁觀者至不得行居頃之諸書生復以潤功德在鄉校中最大會御史蒙詔行部至請祀潤于學宮之西偏御史廉問諸書生言是如其請方潤請蠲租時會御史李邦珍疏先後至 天子覽林疏下司農卿博議司公卿持兩日不能決已而李疏下遂條議如兩御史

口 天子改容並納李山東肥城人後爲御史大夫

今以疾在告潤所著有願治疏稿蘇州守蔡國熙夏刻于吳中

論曰子爲南尚書郎時會中丞以直指使繼入交善其坐上攝日事中丞自爲言如此子耳而危之假令當日逆計其異時禍及已於首論淮陰輒誣爲謗語下司隸繫責之事去父迺遂其直聲殷起絕不省能鉗之市天道好還不可誣也不可誣也

蘇徵錄

卷之六十二

百五

訓部御史熊公梓傳

郡志

熊梓字元乘其先晉陽人徙武昌嘉靖庚戌進士守太倉勸農興學禁吏民爲奸郡大治癸丑島夷入寇薄太倉城時承平日久城中無備操江都御史蔡克廉適行部太倉見寇至輒脫去而梓城守甚力凡攻五日夜賊得不破御史劾梓不能斬敵當論罷太倉父老走闕下上書訟冤梓得無罷尋克爲事官留太倉明年寇復至梓以舟師逆擊斬首數百功上陞蘇州府知府河南按察司僉事兵備蘇松島寇橫行江淮間會河朔荆楚官軍擊之戰大捷事聞賜白金文綺金山軍亂松江閉門拒之梓下令開城門檄軍還衛圍乃解遣通判往餉軍執之梓單車走金山名諸將吏笞之誅其首惡事遂平在吳十二年從將吏誅賊大小三十餘戰斬首一千四百有奇建崇明福山川沙柘林吳松江五城開楊林瓦浦虹江白茆四渠增補田賦二千二百有奇陞雲南叅政會女官素儀爲亂幕府不能擒服梓以冠帶予之令攝郡遂降尋遷陝西按察使故御史論者從大計吏中之左遷山東叅政會通河決鑿堤壩導三河水亡害以功進秩二品轉浙江道憲海寇曾一本反梟會都

延撫廣東馳至南雄一本解圍去因條上平寇四
策乞餉金五萬皆得請指循士民戒守令勿擾行保
甲團練法造戰艘百有六十發千金賑貸罷久通魚
鹽課區畫周悉乃與師平嶺西新會藤洞諸賊斬首
二千九百尋擊一本於潮海走之入閩疏置二縣報
可仍檄安南夷備境上勿令一本南一本分據馬耳
澳牛田洋則檄閩兵圍之斬首三百有奇一本誘日
本裨王丘古所寇惠州賊脇把總周雲翔殺叅將耿
宗元攻城急梓縱火擊之雲翔走遂行反間丘古所
得雲翔等誅之獲古所平其黨斬首一千二百有奇
獻敕錄 卷之六十二 百七

一本驕粵中議且勿擊梓親督諸將進攻斬首虜三
千焚溺三萬許一本伏誅梓卒于軍 上以平寇功
進副都御史贈兵部侍郎賜葬祭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交川湯公賓墓
表 張佳胤

公與余同舉進士公既致郎撫事歸老南皮而余領
蘄鎮總督節則南皮在境內得脩有司羔鴈之禮而
訊公體中無恙無何有司以計來報余爲文莫之及
余名還本兵其子諸生性曾者緘帶手一編乃馬柱
史所列公狀以表請夫表之爲義標也標其行而垂
諸石使過者式焉則余奈何泯公之行而不式於人
耶遂不可辭按狀公諱賓字繼寅交川其號也上世
爲楚齊安人有遠祖徙順義永樂間祖慶暨曾祖福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百八

春者始卜南皮而家焉福春生澄澄生某太學生初
封戶部主事再封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娶於
劉封太恭人是爲公父母太恭人孕公時中憲公夢
一少年冕笏入戶公遂生中憲公通墨家學知公大
貴公自幼穎敏殊凡兄書口授輒成誦屬對應聲而
答皆奇麗驚人五歲時忽向中憲公前朗誦大學康
誥章意若有風人益奇之已而中憲公授吳江丞公
時可入歲隨侍行道里二千而遙中所經行山川郡
邑水陸交際下極覬瑣一一能舉其詳後治舉子業
有名爲博士弟子每試必高等嘉靖庚子舉順天鄉

試成進士劉太恭人病篤公侍湯藥目不
離床不離帶者逾月晝夜焚香籲天願以身代而人
恭人竟霍然已人以爲孝感云初授安福知縣公深
已愛民劑量里甲其他平反疑獄保障流寇諸政事
原本經術於是安成之士相與交重公越三年癸丑
轉戶部主事初權崇文門稅再巡通州草場三轉選
鎮糧餉四官淮安倉政所至以勤廉著聲尋轉員外
郎中知萊州府事可一歲而持太恭人服服闋補常
州府常州爲東吳劇郡巨室大猾陰持官府差繁賦
重弊實萬端公明以察之寬以劑之庶幾有德禮君
康徵錄 卷之六十一 百九
子之風竟用治行高第擢湖廣按察司副使兵備蘇
松葢吳人不能一日去公也時當島夷兵燹之際公
外捍海圻內安黎庶其時開府大吏不問人情徑裁
兵餉沿海無賴偶語市中謀鼓譟地方洶洶大吏聞
之倉皇無措公立召幕下開誠告戒許以括帑金爲
餉而諸黨叩頭散去是年挑七府塘百里白茅河百
二十里度地程工胼胝爲勞而公心獨苦先是中憲
公丞吳江時曾濬白茅工未竟而公卒成之人羨
父子有德於吳如此庚午轉河南按察使便道省
憲公上九十壽鄉里以爲榮辛未轉湖廣右布

無何再晉左癸酉會耶陽撫治都御史缺廷推公以
右副都御史往公領節抵鎮議察山寇招撫流移舉
政修明地方寧謐四陲頌聲萬口如一而中憲公卒
於家矣公扶服代歸幾不欲生至乙亥京職大察公
中謫言得旨致仕公既襄大事橐裝如洗日惟課農
教子凡大夫有司之于旄並皆謝絕暇或羣一二耆
宿鯁菜濁醪共話桑麻有司歲舉鄉飲一與不復再
而公儀貌修偉內無城府與物甚和而介然之守萬
夫難奪公其吾榜之賢乎公生於正德九年十二月
初七日卒於萬曆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年七十二
歲 康徵錄 卷之六十一 百十

廣西巡撫都御史雲谷陶公太順墓志銘

陶望齡

予初隸史官時同郡陶文僖公爲詞林先輩文僖心精體密言動可準則介然爲館閣表儀而其兄中丞公相繼貴用事其謹廉相類裁局博大過於弟人謂二公者皆大臣也文僖方卜相而沒中丞壽考晚寄節鉞纔數月又輒罷歸夫有大臣之材矣或無其位有位矣無其年有年與位而用不竟施若中丞公者尤足悅也公諱大順字景熙別號雲谷舉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以父老移疾歸養終服起補武選陞

蘇徵錄

卷之六十一

百上

職方員外郎執政以爲材其任職方也一歲中更長三司遷爲郎中時北虜初款塞約束未堅秦牒下上日不暇給公條畫詳練事倚以辦諸債帥交關中貴人一切持不用始時交憾之後密刺公陰事竟無纖毫復用稱歎于請遂絕而是時文僖公亦已爲吏部侍郎兄弟並當樞機獎拔文武材士進用之名爲得人門庭肅清外無覬覦而性俱周密退食中然雖賓客羣居莫能窺其際也公長子允淳與公同科進士擢爲尚寶司丞而文僖子允宜復舉禮部軒騎出入京師中以爲祿事爲職方再以邊功賜金進俸一級

次大當選列卿屬文僖公卒官尚寶丞以使還歿於

家遂力請外補遷大名道兵備副使以遠鄉里再改

湖廣乃歸經紀葬事詣官久之遷山東糧儲道叅政

會裁冗員官在裁中歸居四年復補湖廣治屯田鹽

法明年遷福建按察使轉右布政使遂爲左秋滿之

明歲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無何坐言者

致仕始公弱冠從其祖父莊敏公官京師以三河籍

中癸卯順天鄉試時南人附籍舉者凡九人北士謹

於朝公與八人者皆歸克本縣廩生又十六年戊午

再舉於鄉又八年偕其子尚寶丞成乙丑進士尚寶

丞沒且久而公門人吳公時來起山中爲左都御史

廷中號耆年公知名既早徘徊藩司間朝士不知者

謂已篤老故口語橫及之然公懸車年纔六十五耳

罷職通敏氣深慮沉平居恂恂抑畏臨事裁斷洞然

無滯所決獄平反甚多初公入曾光何心隱皆圖像

名捕甚急武昌有游士與客比丘過從者或疑爲二

人收以詣公曰光顧應應圖也公笑曰果光也頗不

復慈矣釋而遣之楚之鄆邑與宜慰司鄰民相與訟

有司召其人來獻不至捕之扞捕者恚以叛聞發兵

討得二十人秦報當死會官論決公心知其冤至

市平立不肯押字曰就所書獄此拒捕耳非叛也
史勳色曰公言是也然業已奉 詔當奈何乃殺一
人餘皆獲免陶藩司之帑大亡其金吏卒五十人皆
坐繫劾徐倫至公時為右使請於長曰盜者二三輩
止耳而繫五十人即盜在是亦四十七人冤矣請為
公治之則悉縱遣繫者令四出跡盜果得真盜以
五十人者皆得解時楊君四知為巡按御史當決囚
場令止其必無赦者十人甲乙以報而復為匿矣
而謝曰公之明允乃仰符天意乎所至皆有惠愛雖
百十

去官民嘗謠頌之居楚日遣吏江行遇盜剽其囊視
所持牒遽口此陶公所使也虐仁人使不祥乃舍之
其得人心類此宦游凡三十年徒仰祿入居楚日至
斤私奉金二千兩以繕治省城及長閩濬甕錢穀之
任最久尤謹嫌疑每出納監以郡佐涉筆署封而已
嘗謂諸子曰吾意欲爾等貧以為更勝於富故生平
用度無所增加時陶氏羣從後先為方伯者三人皆
用前白額名人亦以此多之公雅有裁鑒日所器賞
京師僧寺中公偏過見之驚曰此郎公輔器也明

朝無父子相者有之自陳氏始矣少多病性好
當靜篤時或內觀肺腑畫觀星緯常慕白居易為
人手寫其閒適詩日咏歌之後得末疾笑語人曰吾
生平喜讀樂天詩今病與病之歲皆類之豈當與同
壽乎及卒竟亦符合陶氏居會稽鏡湖旁在前漢時
已姓其堰矣而譜稱其先宗陽公者自郡城陶家坊
來居堰上後有陰德世遂昌衍七傳而為莊敏公諧
出庶吉士授給事中言事忤奄瑾得罪起謫籍至
總督兩廣都御史終兵部左侍郎贈尚書而其父樵
祖父壽皆封侍郎矣莊敏三子仲曰師賢有襟度人
獻徵錄 卷之七
樵長者在為鴻臚生薄公其長十次即文僖公大臨
也文僖先貴贈父詹事兼侍讀學士而公後以二品
秩滿復贈如其官母韓淑人配諸皆為夫人云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臨江李公

墓志銘

余繼登

大中丞臨江李公卒之明年其子重光輩以公第西江公所爲狀詣予言先大夫仕宦幾三十年其治行在人耳目卒以微文註吏議至不得微卹典爲地下光惟先生志而銘之先大夫死且不朽予辱交公兄弟不敢辭公諱采菲字君采別號臨江其先江西新喻人永樂中有戍藩陽中屯衛者遂家于河間高祖榮榮生瓊瓊生平定知州銳瓊銳俱以公伯父叅戎公貴贈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瓊配張銳配高董俱

康懷錄

卷之六十二

百五

淑人銳兩子長卽叅戎公某次涵卽公父也公生而警敏十歲能屬文總角爲弟子貢明年廩于庠嘉靖辛酉舉鄉試第八人與其祖銳先後辛酉同名第又同人咸異之乙丑成進士授行人丙寅冊封德藩隆慶丁卯齋莊皇帝卽位詔于留都江右反廣之東西戊辰今上爲太子復齋詔于畿之南山之西東轅轅半天下于魏述無所受事竣丁內艱庚午服闋選四川道監察御史辛未清戎關中萬曆甲戌巡按西粵所至俱以風裁稱而在粵尤表節義興學校不獨用威嚴也丁丑掌河

大計外吏汰斥惟精既

乃陞陝西副使分巡河西河西地隣虜公所爲安

固圍計者甚備戊寅陞山西行太僕寺卿兼整頓

武兵備踰年以外艱歸公之行也兩地人皆遮道泣

留其得人如此壬午起甘肅行太僕寺卿未幾陞山

西布政司叅政分守冀南道越四日改冀北時和虜

久疆事刈敝公爲積芻餉簡辛乘常若有意外緩急

之虞者從容恬愉邊境無事屢荷金幣之賜乙酉以

積勞陞按察使視事如故丙戌陞本省右布政使戊

子晉左布政使己丑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

西公在晉久于間閭疾苦長吏賢不肖邊關隘塞夷

猷敬錄

卷之六十二

百六

情向背如燭照數計故諸所指注無弗當機宜協輿情者先是礦徒張守清聚眾豪里中公恐其久而礦悍也編其眾而什伍之會大璫祀五臺者有所要求于張意弗饜歸爲上言守清作奸狀上聞以語輔臣聞者因劾公縱寇殃民詔公歸公歸而代者捕守清于獄討之無事實竟死獄中又二年行邊者復言公撫晉時曾以公帑充私遺坐是落公職大撫臣握兵柄力可以制驕虜顧難一礦徒哉第撫臣以撫爲職者也業已撫之而復殲之此喜事之臣公不爲也至于以境外之交東修之饋爲公罪則其罪益薄

矣蓋事有所不可已而罪有所欲加勢有所必至而
誦無所與分公亦安之而已公家居日惟教耕教讀
一觴一詠以自適若初未嘗顯仕者又數載而卒是
乙未八月二十四日也距生嘉靖癸未三月二十八
日得年六十有三

卷之六十二

百七

贈兵部尚書江西巡撫侍郎夏公良心

碑

郭

明主之馭賢臣勞臣也生則革之蒿之僅之營之設
九戢之網待鱗魴之魚崇爵厚祿而爲之官沒則社
之稷之尸之祝之銘於太常詔於司勳祭於大烝辨
六流九祭而爲之祠祠以酬功亦以報福宣告後人
無奈於位此祠之意也下自郡邑有司上而藩臬監
司又上而撫按兩臺位益尊懸窮鄙之社脉之如部
婁望霄漢非有江海之潤惡能洽淪而使之慕明主
九重萬里撫臣卽勤而戴星廉而飲水地相縣矣不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百八
幸死相捐矣非有日月之明惡能下照而使之憐故
自有豫章以來建牙旆旄之臣得祠于朝者二在唐
則韋武陽公觀察江西宣宗讀元和實錄見韋政蹟
語宰相周鼎堦上功狀宣宗命杜牧之爲文刻功于
碑我明正德之季逆濠叛巡撫都御史孫忠烈公憲
副許忠節公死之濠誅御史唐公龍請祠于朝世
皇帝詔立祠賜額曰旌忠大學士謝文正公記上下
十年惟二祠竝峙亦董董矣萬曆三十三年巡撫江
西大司馬夏公以疾卒于官按臣徐公元正請卹大
宗伯

崇卑二其操守不以仕路之升沈進退役其情神
官三十餘載不染一塵不挂一字撫循江表風節
勵吏畏民懷中使愉其清和真有古名臣風請加祭
贈謚建祠并乞祠額有旨夏良心贈兵部尚書與祭
葬仍加祭一壇祠名褒德謚許類題蓋合武陽旌忠
而三之真異數云祠始于某年某月落于某年某月
公子姓自廣德來祭而麗牲石未有辭是時同籍兄
弟落落如晨星新建熊京兆習之聞于撫臺王公按
臺韓公王公謂頃見泰和郭司馬豫章書作夏公傳
甚覈無若屬郭司馬京兆始以音來相屬章惡敢辭

廉徵錄

卷之六十二

百九

予與公同籍同官吳越久比爲藩司長公得豫章于
得聞壤地相錯予請益公曰予有三速速收速給批
速放且曰何以勗我予曰予有六字一錠收原封放
予做公三速治閩公乃以予六字兼治豫章于是豫
章列郡有哭來歌往之謠老胥有遇夏栽秧之憾戊
戌入覲握手追故泣而別公以觀餘貲四百金發貯
南昌豫章人愛公如父 上乃留公撫豫章以播亂
今章撫黔公書來慰曰子勤王事無內顧若翁在堂
吾翁在堂也公撫豫章輕車熟路晝不操燭日有餘
力是時二堵湘南浦星子間公制之無今惜其爪牙

十三郡議征課十有五萬公爭之朝不得請留其
以贖南州吉報可而歲所輸之半率諸司無名錢毫
毛不出民家沿江千里坦若中衢大小無迷廣信銅
塘山亘閩浙延袤七百里故劇盜御茂七數向奉旨
封禁瑞誤信爲礦疏請必開公謂是役也害匪測而
非可口舌爭乃繪山箐險瘠爲圖疏不可者十以上
復授意郡守侯瑞勘時理諭勢禁瑞遂意折疏上乃
爲報罷并罷泰和武山石膏役已復置義倉貯穀二
萬石置義田一百七十餘畝備賑後值歲大侵有司
取以與正賦他若嚴保甲申錢禁汰冗兵減劄從懲

廉徵錄

卷之六十二

百十

悍宗所爲地方計不遺餘力比六載考績奉旨夏良
心積有年勞地方寧謐者陞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
逾年以勞瘁病病口校遺疏卷卷以稅使未撤佚賢
未起爲言有古大臣尸諫風無幾何卒卒之日豫章
人環聚而哭之又無幾何卹旨下豫章人又環聚而
哭之賜名褒德良有以夫人亦有言善建者不拔善
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然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
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使無是德建
者拔抱者脫上何以塵有赫之褒下何以繫不輟之
祀哉公德爾豫章真可云善建善抱矣或謂豫章三

祠旌無武陽見厄於元和後始顯於大中孰知
張德甫爭命而湛恩遲也則上之知公深也然旌
忠之胤四列上卿武陽之子宙相宣宗爲唐名臣則
天所以酬賢臣勞臣者厚也公子孫秀且蕃予知其
未艾矣章不文上魏杜謝敬掇拾司馬遺跡而鑄之
珉公名良字宗章直隸廣德州人隆慶辛未進士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百五

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仇野司公汝濟墓志銘

袁宗道

余七八齡時讀書村塾每聞里叟與塾師閑談及可
進士時傳野公初成進士甫踰二十妙齡高第故里
閑爭盤談之丁亥公出山補驗封郎而余是時爲庶
吉士始得見公修幹長髯溫然長者今纔十餘年而
其子太學君校持狀來索銘嗟夫余少聞公名壯觀
公面日月幾何已爲陳迹年光石火良可歎也公姓
張氏始從養父司月泉公姓諱汝霖後復其本姓改
諱汝濟字澤民傳野其別號也世爲山東汶上人自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百五
五世祖浩禮賈開河里浩禮生勝勝生珊珊生林林
生公爲仲子林性軒豁好結客而吾郡司月泉公鏐
部運開河與游甚歡時月泉公年四十矣尚無子而
公甫四歲無母遂請于公父憐歸子之公以是爲吾
郡人公丰神美秀性甚慧穎年十一輒工經藝十七
補郡諸生丁卯領鄉薦明年成進士年纔二十有一
耳而涉世通練同于黃髮臨川故號衝疲公筮仕此
地游刃恢然倖浚儀之神明等雅丘之禮讓提獎矜
裾摩撫饑寒秦畝盡開蠶敷一清屬賦法初新四覽
疑駭不數月間人情帖然莫敢譁者遂首薦刻庚午

觀畢還里遭羅孺人憂公時已膺內召矣迫服闋齡
尚未滿三旬其治行卓犖雅稱瑣閣霜臺之選而年
不及格部議將以銓郎優之干時執政者爲江陵張
公托言避同里嫌尼焉僅授兵部武選主事大司馬
譚公深才公特倣刑曹例設本科以公總閱四司章
疏無何楚缺銓郎譚公力薦公于冢宰執政持前說
甚堅公仍守兵署因乞差還里未幾遂調考功公雖
杜足權貴之門絕意華要之地而清通雅望題才所
急藻鏡之寄安所避之已卯調文選未浹旬公再以
月泉公憂去壬午補稽勲員外癸未晉驗封郎中甲

歲徵錄

卷之六十一

申春予告休沐乙酉復補驗封尋進考功戊子調文
選郎中掌選事公才既警敏性復祇慎疏忠拔滯汰
冗懲貪苞苴之選遠絕請謁之弊不啓又能祭器鑒
品隨方度地大小遠近銓敘惟宜除目一下選人懽
然相賀已丑晉太常少卿尋進右通政庚寅晉光祿
卿公條陳積弊十餘事俱荷俞旨六月晉太常卿疏
請開立東官者再辛卯六月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福建于時閩海息警久矣而公初至倭報驟傳
公于是增舟師練士卒備戎械簡將才又稽寺租清
商稅裁軍門供應及一切餉道無名之費諸所節舊

畫克兵儲以是賦無少增而兵餉用饒兵曹題允抽
沿海兵船集天津防禦公念由閩海航天津相距萬
里有如萬一不測是以有用之舟與鯨穴而以將士
之命委魚腹也豈不惜哉請以舟值匠作往便疏入
獲允閩中將士如獲更生公自念食祿多年值此疆
場多故之時正人臣殫慮竭蹶圖報日也方將發舒
大竟其用而言者且急持之矣遂力辨求去得旨回
籍聽用公笑曰吾于江陵公踪跡始末甚明言者豈
惟不能誣我且功德我我日者拮据兵事食不下咽
今翩翾歸矣吾萬竹山房蒼翠騰峻高者捐雲下者

歲徵錄

卷之六十二

百五十四

拂牖寒濤清耳濃蔭覆席得老是中豈不萬倍中丞
樂乎聞者皆稱公達公既歸里杜門息交適意林木
寄興毫素以薜蘿爲衽席指鷗鷺爲友朋升沉苦樂
視如昨夢矣藉令假之年當極雲林之樂而罹疾未
幾倏焉長逝傷哉傷哉易貴之日公絕無他語惟取
筆書十許言有開府非年五十非天之句可謂達生
觀幻脩然去來者矣公長郢中受月泉養育恩深雖
痛念汶上不忍言及迨身漸貴顯得微恩封月泉公
爲主事贈母羅爲宜人益務色養及月泉公歿公再
入爲司封乃嘆曰吾生也二天吾幸致孝養育我者

而竟不及生我者天乎夫何使我至此極哉仆地長號不能起乃緣予告東訪開河僅得一叔氏宗魯把臂歎歎爲畱匝月起已丑遷太常始奏復本姓更今名云屬續之際猶娓娓以劬勞未報爲言公大怖臨身不忘孺慕有足悲者公生平守道直躬中外洞然無町畦居間以圖史自娛其道古今得失若觀掌紋對客揮塵聽者忘倦所遺有天官郎草鎮陶疏抄北遊等稿袁宗道曰公爲太常時常與同里一禪衲談神一日過予曰張君甚重君稱君氣韻清遠言必名理無一語及塵事余愧不敢當又憶同郡公會公謂

蘇徵錄

卷之六十二

予曰今日之集聊當法會煩君說法開我蓬心愧余當時酬荅疎莽不能秋毫有所助發而公皈向般若訊及少者慙至若斯可謂賢矣無何公建旄八閩余亦歸臥田間雙魚絕斷不知公學問究竟何若然聞其歸里之日無少佗僚似非知道者不能于公不惟同里兼有道矣銘曷可已銘曰公生于汶長于荆宦起于臨終于閩其外警敏其衷真醇生歷華要沒享榮名鬱鬱長阜水清竹幽昔所釣遊公魄來休樂哉茲丘

雲南巡撫中丞薛公夢雷傳 董應舉

雲南巡撫大中丞鳴宇薛公在萬曆初由江山令徵入爲御史出爲廣東僉事忝議兵備副使補淮楊又補浙江水利道以叅政轄浙西三郡轉雲南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徧歷藩臬幾四十年而後至中丞吾郡之歎歷久積功多而收效晚者無如公公之撫雲南也以武定逆克之變舊撫某不設備又予反者印被逮朝議擇可者雲南人爭欲得左伯薛公故有是命未幾言者以予印事波及公請勘公遂歸聽勘雲南人又爭言薛公冤公當舊撫取印時徑走北城守城矣舊撫堅欲得印以紓禍索者三至公憤甚城中士夫及同事皆勸公爲生靈計乃不得已歸印於舊撫也今奈何以及公御史勘疏亦言公忠憤激烈予印非其事於是公事大白朝議方圖用公而公卒矣嗚呼何公之不幸也公爲人強毅易直周練物情有遠慮能斷嗜與民利至法理所不可雖勢要不少屈曲屢削虎牙不憚也其在江山清賦息訟察奸入秋毫未期月聲績出兩浙上守韓大重之至言於直指欲輟已薦以爲公豪有估貴人力奪民丘壠者公法之其權能使直指宛轉爲言公一不聽其爲御史以不

蘇徵錄

卷之六十二

董應舉

於阿失江陵權協院王篆擠之以是出僉學憲備
瓊崖海上轉參議副使破平大泥賊蛋賊海賊蘇觀
陸某宗權等以其間築廉州城三受賜金巨璫張誠
弟橫行海上有年矣有司莫敢問公擒而杖殺之直
指爲之吐舌督撫某欲得夜光賂權貴人示意於公
不能得則暗與盜魁李茂通茂以制府聲盜珠公知
而亟捕之賊逸珠竟不可得也其在浙琉球貢船失
道官兵屠之僅俘二十七人歸誣以賊兵備某者欲
借爲功議殺矣而匿一善奕校童於署中公道出遇
俘訝其貌非是問之果琉球貢船也奔白制臺取校
童以出釋諸俘兵道大憾公構之公不爲動其後范
童諸大姓爲人所持當事者欲究竟之公以爲太遽
反范祭酒死直指邑令皆被逮諸大姓乘之交爲惡
語下石無人敢爲白者賴公入都力雪得從末減公
初不阿當事意爲束濕者也公於吏事精絕嘗一日
縮十一篆從容決遣沛然若有餘又築海寧堤四千
丈節省萬金受帑金之賜又能獨斷司天月食之誤
同事皆心服而公固戢戢不立崖畔色平氣和而事
事以必當中丞劉公元霖大以爲賢會使出使華
人情洵洵欲亂劉以非公不能輯特疏加

廉徵錄

卷之六十二

重刊

歷其地浙西三郡遂賴以無事其在雲南稅璫榮倨
待諸司日誘人告捕索寶富者中以危法當事惴惴
獨公每事裁抑之解其可解者又禁民以事訴璫置
之法一掾奴白璫掾大有藏金可籍也公召詰之知
奴嘗手批掾母仆地當以毆祖母律榜之市人爲慄
然璫時欲搏公掾之僞而富者亦憚不敢發也公於
璫不少徇亦不務爲激直以誠心大度壓之嘗與璫
飲人皆挈樽嚮往防其毒公獨慷慨浮白不設情防
璫以此服公而亦憚公雲南人賴公顯護陰全特如
父母者七八年故舊撫逮爭欲得公也公亦深知雲
南抗弊思竭忠力爲西南必可恃之策方討軍實察
瘼傷休息生長以便制蠻夷百未一施而言者至矣
嗚呼公爲御史而不得志於權相爲藩臬監司浮沈
數十年少行其志矣而不能究其施中丞能究其施
而未一施遽中於言者以去去而事白矣而公又遽
卒此吾所以謂之不幸也公諱夢雷字其福清薛港
人幼讀書贈公掾廨中郡守吳公聞而召見之大加
器異卒奮於功名其天性極孝友視其兄子甚厚出
多惠政嘗脫二孝廉於法救州幕於死以早青獄立
得雨雖劇盜亦別白處分而釋其餘黨所至往往有

廉徵錄

卷之六十二

重刊

去思至今江山人以配余邵兩令謂之江陽三令尹
云卒年六十有六其卒也能自知時日其神不亂
童生曰甚哉西南之變吾問于土人播之反也以激
猛以誣編旬之騷以報復阿克我童耳梓乘我無備
所謂徒手而遇蜥蜴者也固守而靜待何果至城下
盟乎雋撫之智行於猛而詘于克猶之湏也昔何以
勝今何以辱侃侃倅公有慮無權有權無日奈之何
哉此可爲長太息者也詩云心之憂矣之子無裳吾
以悲薛公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吾以爲當事者戒焉

蘇軾集

卷之六十一

五十九

寧夏巡撫晉似齋公應槐墓志銘 郭正域

大中丞晉公爲楚臬時試諸生于兄弟並居第一受
國士之知後公往撫靈武予兄弟相繼入朝而公且
告老幾二十餘年而公沒長君大行公走人數千里
以公遺命來曰吾官迹多在楚楚人知我身後之文
以問江夏予小子泫然思公德教其敢辭公諱應槐
字植吾人稱爲念冲先生家世洪洞十世祖冕生勝
勝生統皆有隱德焚券利人邑乘載之統生鍾鍾生
偉爲元城永有廉靜操偉生朝臣舉于鄉結和州守
和人祠之擢戶部員外郎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配曰張恭人姓公而夢庭槐有龍蟠焉遂以名
公公少穎敏嗜學過目不忘乙卯年僅二十三拾省
魁明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吏部驗封司主事歷
文選司郎中掌選事條定選規按籍陞授無能輕重
其間時華亭相用事爲所私求州倅不得監生某謀
府倅不得黃少宰爲之請公執不可黃使人挾重貨
餌之公正色曰乃公不怙要人而貨取乎後黃語人
曰晉郎嶽嶽折吾角矣故事銓吏校滿率自舉鄉人
以代同鄉有大司馬某以其子請公弗應比公擢太
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則大司馬晉大冢宰矣修前

蘇軾集

卷之六十一

五十九

就借京察調公運判稍遷廣平府同知會新鄭公入相公爲書道之大略謂新鄭峭急而輕露宜稍溫潤蘊藉也新鄭貳銓時故知公深又感公言亡何轉中州僉憲值河北礦賊大開往捕之不欲以兵殘也第遣一將領率勇士二十人佯爲買客入賊壘用計縛其魁十餘人餘黨解散不費斗糧不殺一人而一路以寧已遷河西固原備兵參議副使則覈倉廩革影役置糧籍清守支課監收簡將卒通牧地修河堤一切利弊皆松觀火是歲靜寧告變諸將士奇貨獵之爭爲先登公曰若曹以殺人邀功吾因而嫌進如人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百五十一

命何卒用計散之已而宅憂復除湖廣按察司副使首按侵奪屯田者置之法刊屯約四章軍田盡歸亡何擢分守湖北叅政榮府承奉死于醜理官受賄幾脫免公竟坐如法又發薛弁所懷暮夜金巡撫王公疏其事以聞上命紀錄尋晉長楚臬景王府第以府僚羣飲燬干火而罪樵採者七人公曰罪在官而以小民償之吾不忍也竟抵官罪盡釋七人者何尚書爲之請不聽也歲壬午大比士公已陞湖廣布政司右布政江陵相介學使者請其子公笑曰不見翟相國雙鳳鳴乎休矣凡蒞事四閱月而所行政若

起解平衡石議丈規汰宗糧節浮費臺使者鐫行以示永久于時中外爭推轂公進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遇與虜市輒先事誘虜至因而爲利及虜窺見吾情而奸人乘間挾以取重公佯若不急虜者而內實有備于是著力免黃台吉一如約束竣互市事無譁往市馬苦多公爲簡去若干時方清丈田畝有司故爲增加博能名公下令勿得踰額脫有餘田還以遺軍民耳靈州將爲兇卒所殺邊廷震動公以靜鎮之而用秘計擒撲地方安堵凡再經大閱欽賞幾次陞俸一級廷議且大用公而南都彈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二

百五十一

章至矣蓋向之湖北理官不得志于公者所嫉也故言皆楚事楚巡按御史覈實疏其賢吏部以原品調用南都公義不受調竟謝事去還里中遂去邑城五里卜築于北溪居曰漁樵坊曰澹泊屏曰無思環以清流周以茂樹日手黃庭一編偃仰其間著漁樵莊說無思軒盟以自廣大略謂韓柱國以居郊之心居家不待郊而郊也邵堯夫以仙境之心居家不待仙而仙也待郊而郊待仙而仙待雲山而雲山是擇而適也郊而思居仙而思凡雲山而思朝市是無適也適塞毀譽雲山朝市柄不在吾者吾無庸思是真適

也醉而醒吾不謂醉醒而醉吾以為醉而未酣醒而不醉吾以為沉湎之醉公之言所寄遠矣暇日與子孫及門下士談名理大都在不失赤子之心嘗曰吾心人心也凡吾蒞官行法求人心如我心耳其事贈公蒸蒸色養俸餘盡以上贈公分之諸弟在固原時便道省覲中途聞太恭人病即棄妻子單騎疾馳夜禱于神請以身代事繼母李一如所生親終之日哀毀骨立創立祠堂率子弟衣冠拜祀歲時如儀修邑乘三閱月紀載甚悉為可傳之書請告時見石州城為虜所殘破倡邑人修葺又輸貲新學官他如贍養

敬錄

卷之六十一

五十五

尹之妻孥歸邑簿之旅櫬償道軀之遺金白馬主之寬獄明邑令之蜚語皆人所誦而傳也還鄉年僅五十優游林下幾二十五年大抵遇勢而不怖急流而能退人也年七十有五

蕭都御史中傳

薛瑄

蕭氏諱中宇存中世居江西之龍泉其里曰南園世稱南園蕭氏存中曾大父諱暉甫太父諱福可父諱民遠凡三世俱以德善承繼一迹遠引弗耀于時存中賦質剛敏篤志問學大能繼述三父志以增累其德善在鄉里直言正色是是非非無少假借雖為鄉人之善者敬服歸向卒不悅於羣小以是醜正健訟之徒妄相與鑿空造言意欲構陷存中獨先識其幾微謂其家曰辟言于行不食古亦有之吾不可不行其戒遂挈家避居外邑者將十五年後知鄉里訟風

敬錄

卷之六十一

五十六

稍息乃還舊居所謂南園者其鄉里善人老者喜其歸少者仰其德俗遂變為仁里爭訟殆絕存中乃益治其舊田園課僮僕勤力其中不數年生意益饒於前時大有所積則斥其餘以周困窶不責所負丁亥歲臨哀憫郡執役之人伐木歸自湖湘者既飲食不時疲於道路加以隆暑鬱蒸病者死者扶路相望居人皆以為疫癘染人閉戶無敢出視存中獨曰是有命疫癘安能染人乃大出湯藥分遺所親多方救濟役夫賴以全活者甚眾存中既讀書知義尤篤於宗族無間疎戚遠近有女孤無依者為具教養擇所歸

使無過時男長不能娶者資給以聘禮使無失配其
 於家法閨庭內外秩如雍如嚴而有恩訓其子孫一
 以道義不及於利其子落者既得存中家傳之學登
 宣德丁未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山東按察司僉事
 陞僉都御史奉勅兩鎮河間府居庸關其所職皆風
 紀戎政大事存中數戒以書俾處心以公仁持已以
 廉慎行事以古人偉節豐功自期待勿為區區小利
 汨迷身心撓損名節恪能恪守其戒所至守不可奪
 事無不立人無不悅卓然為時之名臣存中貽教厥
 子者可謂正且大矣啓鎮守居庸時存中棄世邊
 方殷 朝廷勉留啓瀝誠懇乞終制至于再三詔乃
 許奔喪奪情起復及至又領勅巡撫山右久之謝病
 歸將奉存中之祀于家啓之既忠且孝則存中教及
 厥子者又可謂善且美矣啓為監察御史推恩封存
 中如其官啓既陞都憲又推恩誥贈存中中憲大尺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三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三目錄

巡撫	都察院十	楊信民	陸矩	李侃	鄭寧	岳璠	王朝遠	左鈺	甯杲	楊武	王雲鳳	王純	王德明	汪玉	李淮	徐錦	陸邠	李良
		陳詔	徐瑄	盧祥	張岐	張綱	汪霖	楊繼宗	王哲	謝綬	吳世忠	張璠	歐陽重	陳察	劉葵	李宗樞	侯鉞	趙時春

阮鶚	侯汝諒
唐順之	趙錢
溫景葵	王鎬
吳維嶽	楊豫孫
劉祐	侯于趙
陸樹德	孫維城
馬文煒	姜璧
江東之	
蘇徵錄	
卷之六十三目錄終	

焦大 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三
 都察院卜
 巡撫
 命都御史恭惠楊公信民神道碑 廣東
 丘濬
 正統己巳 車駕北狩胡虜乘機犯我畿甸時廣東
 左叅議楊公坐事居京邸 朝廷用言者起公守白
 羊口是歲廣東都司囚越獄有司不能捕遂至哨聚
 守土者閉門自守召邊將禦之至則爲所敗報至
 京師廣人士寓京者聯名上章乞公 朝命授公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乘傳往至則廣城被困者數月矣
 城中軍民喁喁然朝不謀夕見公至始有更生之望
 先是民之居鄉落者避亂趨城至則閉門不納及歸
 盡爲賊所戕脇從者日益衆公下令有司用木爲牌
 給民從其出入又榜示於外遣官招撫之於是歸附
 者日以千萬計賊勢日孤公偵其有嚮順意遣使往
 諭之賊首黃肖養曰吾輩得楊大人一言死不恨矣
 尅期來見賊果至公毅然欲往藩臬以下皆沮其行
 曰賊意叵測奈何公曰吾以誠待之毋慮也公出見
 賊羅拜泣下公諭以禍福且諭以更生之路賊衆以

大魚獻公受之不疑遂謹譟而去期以再會未幾
都督統大軍至賊遂中變歲庚午三月五日有大星
墜於城外對岸之河南十二日質明都指揮姚麟者
來白事公出與之語姚既出公忽病作扶入臥榻即
呼其子玳曰我死矣不能終始王事知我者其天乎
語訖瞑目而逝城中居民聞公卒信疑相半既得實
爭走哭館下雖老嫗稚子亦至失聲滿城縞素爲位
哭奠者相屬陷在賊中者聞之亦曰楊公歟吾屬終
無生理矣計聞 天子悼惜遣官諭祭如禮公卒後
僅閱月大軍門平賊凡賊所經之處盡屠之民受刑
獻後錄 卷之六十三 一

劫盜之共務事多自專公首疏其不法事郭遂去
而黃翰來代之黃所爲益甚公復上疏發其奸詞
僉事章瑄亦誣詆公俱逮下獄公就逮啟行時廣
人爭瞻 皇就舟相贈公一無所受而黃舟則爭以
瓦石擲之至注司勒得實黃坐除名凡奏公他事
皆涉虛誣鹿鳴宴 皇花一事行勘尋白廣之軍民
狀公德政相率赴三司保畱乞備其事上聞亦有跋
涉萬里直詣闕庭者前後以數千計及公在白羊既
受命邊城官軍不忍其去亦赴官保畱之公之所至
得人心如此公宅心仁厚見人有患難不啻在己汲
汲然爲之惟恐後惟疾惡太甚見人有不平事輒扼
腕爭辯用是見嫉於人方在學校時見僚類有過舉
者輒切切不置及有當爲事衆方推避即奮身爲之
人多以爲激目之久之見其事事皆然亦皆帖服葬
母特備大冢塚石每夫公代其昇數百步入遍乃止
或曰何自苦如此公曰葬吾母而專役他人於心安
乎家居時聞鄉鄰兄弟不睦或構訟者輒至其家勸
之不從明日復至人雖拒絕之不厭也必從而後已
邑有朝妃渡每歲爲暴漲所阻公率衆督工堰石爲
步至今行者過之必曰楊公事中也官禁近時嘗

一奉勅整點江西軍伍所至求民瘼除宿弊事竣回
條上所詢民情五事皆當時急務及佐廣藩時承平
日久禁網疎濶嶺海之間民物殷富仕者類以請貸
殃民爲常公至一以廉潔爲心而凡事行之以寬公
退之暇卽出公署門徐步街衢間詢問父老以民間
利病反覆款曲必得其情而後已嘗有民以公事至
長藩者欲繫諸獄公曰彼無罪姑遣之去至期自來
可也長曰彼無保任者公曰僕保之民感公恩信縱
之去至期皆自來公所以感人心者大抵此類也嗚
呼今世之爲政者豈復有如公者哉公卒後二十年
獻徵錄卷之五十五
是爲成化己丑朝議凡大臣有功德在人者皆加諡
贈賜公諡曰恭惠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陳詔傳福建 實錄
陳詔浙江青田人宣德五年禮部會試第一歷監察
御史四川按察司副使僉都御史爲人平恕周密無
估勢賤物之失閫中盜起詔奉命往宣德意以安輯
之革心向化者多景泰二年九月還京卒遣官論祭
賻以鈔幣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陸君矩墓志銘 吳綬

蕭 鑑

景泰六年二月七日參贊延安綏德軍務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歸安陸君以疾卒於邊訃聞上爲之悼惜既遣禮部官論祭又命有司給舟還其喪歸安治墳以葬舊制朝臣四品以下無治墳者蓋特恩也君諱矩字仲輿陸氏世家湖之歸安曾大父原周大父子真皆不仕父諱斌以君貴封奉政大夫刑部廣東司郎中母潘氏封太宜人君生四歲郎中公坐累謫籍河間之阜城以故君爲阜城人弱冠補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六

邑庠弟子員宣德己酉京闈中式第癸丑進士授刑部四川司主事正統中陞本司郎中未幾丁太宜人艱服闋改廣東司奉命從征閩寇今上即位以功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鎮守真定諸郡以郎中公喪去位起復遂有延綏之命初君爲主事即究心刑名而時事尤所練達時尚書匡南魏公以嚴憚稱然獨喜君每大獄付三司鞫問輒授君起草君雖執法不撓而能濟之以寬數見聽用又嘗勅三法司審在京疑獄君於其間尤盡心委曲賴全活者甚衆其爲郎中也有歐榮者以邪術厲魁論外連坐者十餘人

此時凡錦衣衛官校所廉得者莫敢議君獨議大理寺審錄未允幼君當落職會御史陳克昌論列其事詔多官覆按一如君議遂領職如故於是君聲聞益彰其從征剛寇適尚書淮南金公總理軍政奏君自副是時主將不戰士道途所經民不勝其擾金公嚴禁制之凡號令數奏之文一出君手軍士屏息不敢出氣至則賊渠已灰餘黨據山寨自固官軍分道並進君與副將保定伯梁瑄獨當一面併力以攻刻日破之擒其偽將而盡釋其脅從者闔境以平君之功爲多其鎮守保定諸郡當虜寇侵掠之餘民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七

往往離散不止君招輯撫綏之百方發德州廩粟數萬石賑其饑者民志始定有張都督舍人藍王者乘勢奪民田莫敢與逆君即奏論之抵罪而歸田於民民乃欣然相告語益強負而還者如雨比公之憂軍民父老連章奏留之君懇陳於朝始得去其參贊延綏陸君上賜之楮幣二百錠璽書詩切益以西北重鎮委君也至軍踰令一新未踰時廢墜者日以修舉過人私相戒曰今參贊公非故參贊公之比不可犯也明年春方行遠冒風雪得疾亟還竟不起時年四十有八將佐以下弔哭之皆哀軍士有出涕者京

聞之人聞之無問識與不識皆嗟惜焉君性明敏疏達而溫然可卽勤學問工楷書事父母盡孝道其兄仲瑜早卒鞠其遺孤子女如已生友其弟平教之必期有就益父子昆弟之間無間言焉處鄉黨御羣下無賤貴疎戚必盡恩意有不給者周之惟恐不及與人交終始弗渝嗚呼若君者可謂純焉君子者矣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八

中憲大夫右僉都御史徐公瑄墓志銘

吳綱

商 韓

公諱瑄字子敬姓徐氏蘇之嘉定人高祖道瑞曾祖廷王祖公行世有積德父茂宗累贈右僉都御史母王氏贈恭人公天資秀穎自幼嗜學篤於孝弟年十八已有才名進補邑庠生正統戊午解京闈已未丁內艱乙丑登進士第觀政都臺尋丁外艱服闋授四川道監察御史諳練老成臺端推重景泰庚午奉命捕京畿盜賊法今嚴明奸宄屏跡壬申巡視山海關武備整肅內外寧謐西出按西蜀丙子復按東廣所至徧歷郡縣問民疾苦禁戢貪暴疏濬寬滯人心悅服天順戊寅北虜犯我西鄙上特陞公右僉都御史使巡撫延綏慶陽諸處兼贊理戎務公至奉宣朝廷威德訓練士馬撫輯兵民偕一二鎮守總戎大臣同心協謀出奇應敵初與賊戰於李羅池溝繼進至半坡墩明年戰於金雞峪又明年戰於雙海子斬獲無算賊遁去公籌畫之功居多上聞而嘉之累賜璽書金幣慰勞公益加感激申嚴戍守督理屯田廣積儲餉修明學政使人曉然知尊君親上之義一時士風爲之丕變無何間繼母顧氏喪乞還守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九

上以西事未寧奉請不允自是出入邊疆觸冒風
露薦罹寒疾甲申上疏乞致仕辭極懇至遂得請而
還因念久歷仕途曠於祀事即呂第左偏創祠堂以
備薦享延師就家塾訓誨子孫處鄉黨有禮撫族姻
有恩遇患難者扶翼之貧乏者賑卹之或與梁朽壤
不便於行者修葺之其急於為義如此初號願貞後
於城東西各買田築室為遊息之所更號野莊道人時
輿籍紳士夫往來宴會請往自適人謂有香山洛社
遺風公生永樂壬辰九月二十日享年六十計開封遺官
卽其家祭之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十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侃傳 山西 實錄

李侃字希正順天府東安縣人正統壬戌進士授給
事中進都給事中已巳之變一時言官奮發言事侃
居其間多所建明景泰中嘗面糾戶部尚書金濂格
詔徵斂罪有旨宥之侃膝行近前厲聲言濂罪不可
宥遂下濂獄易儲議下侃與林聰等初不肯署名既
而不得已乃署選官以侃為詹事府丞聰司直郎
時史館欲採宋元事實侃微朱子綱目例續其書奏選
文學之士充纂修官侃與焉書未成而英廟復辟
改太常丞丁外艱改太僕丞進少卿未幾陞右僉都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十一

御史巡撫山西兼提督馬門等關首奏巡按御史李
侃不職侃坐除名食邑者望風欲避有生擒虜酋小
石愛子者為備駭馬來請侃請歸之以結其心從之
時邊方警侃於前請將厲兵之外專以變
化風俗為起人心取時時有所建請施為多令人
稱性侃今史胥服備巾以變革其心頗近於迂尋以
丁內艱解任軍民擁護至不得行服除再陳休致如
所請成化二十一年九月卒年七十有九計開遺官
諭祭常例外特賜葬侃氣節方剛論議持正無所回
抗好學嗜書平居手不釋卷性尤孝友事親備極孝

道房犯京畿二親在容城請告冒白刃迎之人以爲難晚年家居貧甚歿之日幾無以爲殮子二人中進士德恢今爲嚴州知府德仁刑部員外郎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十一

金都御史盧公

廷錄

黃佐

盧祥字仲和東莞人幼多技能年三十始習舉子業往從其兄全州訓導寬海正統戊午遂領廣西鄉薦壬戌登進士高等擢南京禮科給事中多所論建凡六年丁外艱服闋補吏科論北虜也先僭號之害劾大臣王文瑒等奸惡爲人所畏憚未幾以言事謫山西蒲州判官慷慨就任以下僚自處或訟之則曰吾素位而行也天順改元召爲禮科都給事中章疏剴切多見聽納戊寅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尋以內銀歸甲申補順天府丞其冬升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十三

巡撫延綏至則嚴武備肅紀綱明賞罰屢平虜寇朝廷有白金文綺之賜議者欲進其秩宿與銓部有憾遂爲所沮因以書抵其外甥祈順思求退休順答曰昔人謂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論者有猶豫留時之請舅何爲而不早決也丁亥冬得謝歸明年五月卒年六十六祥以氣節自高性寡合與同官林聰獨厚凡所獻納必協力成之故其名稱亦相頡頏云祥嘗學春秋於安福吳節敎其子士廉從子曉爲明俊皆預賓興由是邑子之學春秋者益盛所著奏疏詩文號行素集藏於家

公都御史鄭公寧傳 宣府 李 濂

鄭公字志道別號靜齋世為開封之祥符人正統辛酉舉於鄉明年壬戌登進士甲子授刑部湖廣司主事三載考績推封父母如其官已已擢本部陝西司署員外郎未幾改湖廣司景泰改元庚午銓注江西司員外郎六載考績擢廣東司郎中公之在刑部也十五六年精於法比諸寮遜服直隸顧山周氏武寧不法事聞公奉勅往勘周託一京職懷金夜餽置於榻間速出公追而還之曰勘問自有公道何庸賂為其人慚謝公竟寘於法壬申間外報還汴有還卒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十四

獲鄰人為盜者賊咸曰此鄭郎中家物歸之公不受曰物有相似母相誣也甲戌服闋復除刑部山西司郎中奉勅清理南畿冤獄謝辭平反曲當情理用是譽望益著天順改元丁丑選郎署才望老成者出任方面公被薦超遷四川右布政使陞辭奉綸音丁寧至再命內帑給寶鏐光祿具酒饌以賜之公入蜀適劇盜趙鐸嘯聚倡亂公擒滅之撫臣以聞上賜紵幣一襲以示嘉獎戊寅入賀萬壽聖節事竣還任有唐千戶者妖言惑眾逃避深山中為咎自固撫臣徵兵議勦公曰此愚民耳可不煩兵而解乃屏去兵

入告諭以禍福千戶感泣請縛不假兵力而

地方以寧公嘗以公事連坐或暗之公笑曰此公罪也吾輩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耳人以爲名言成化丙戌公同保國公朱永征勦石和尚等功成受白金綵幣之賜丁亥九載考績進階通奉大夫贈大父父皆如其官尋擢太僕寺卿仍食從二品祿戊子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盛暑築城堡工役數千人天久旱有司祈禱莫應公曰此勞民弗息之徵也乃下令罷工是夕天大雨稽事有秋邊人胥悅辛卯間內艱復歸汴蒙遣官諭祭葬厝甫畢詔奪情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十五

起復仍舊職公固請終制不允再至鎮軍民咸迎拜喜曰我公來矣逾期移撫大同公在邊鎮數年適驅場無事幕府多暇日延見境內士大夫咨詢民瘼次第舉行甲午以木疾乞骸骨不許凡三上疏始得請其歸也囊無餘貲居闕十四年服食澹泊數至匱乏丁未詔在京五品以上官以禮致仕廉貧不能自養者有司歲給食米四石弘治戊申四月卒公質直謹愿雖貴顯接遇鄉人殊優厚是故鄉人多稱之論曰天順成化間汴中上風醇厚鄉大夫致政里居好甚篤絕無嫉忌而人品亦由是可見濂為堂

版磨鄭公巷相對稔聞鄭公謝遘事而歸與同時
諸老爲嘉樂會每會則薄醪常果簡俗易辨文談情
話真如兄弟焉當是時宦吾邦者如巡撫江浦張公
瑄布政眉州吳公節咸雅重諸老稱吾汴爲君子鄉
且垂念貧乏時有偶遺以爲依讎之需公同會者十
一人曰都御史婁公夏左布政使張公斌丘公陵參
政楊公鐸副使劉公安參議賈公恪王公穆僉事呂
公益和公維運使張公遂皆年七八十歲而劉則九
十餘幅巾藁衣禮度雍雅真有古昔敦龐渾朴之風
嗟乎今不可復見矣里俗日媮緬懷前輩爲之慨然

歐徵錄

卷之六十三

十六

敘都御史張公岐墓志銘 遼東彭華

公諱岐字汝氏來鳳字也其先山西徐溝人永樂中
徙河間之興濟祖迪夔州府知事父縉交城教諭母
遼氏公自景泰庚午領京闈鄉薦甲戌登進士第視
政刑部乙亥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天順辛巳遷浙江
按察副使成化丙戌來考績甫歸至杭召爲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視院事居無何奉璽書巡撫畿甸明年
改巡撫遼東丁遼夫人喪特恩賜祭葬襄事畢即起
復赴遼乞終喪不許又明年以督餉有功轉左僉都
御史給三品俸又明年坐累除名歸田里歸踰歲詔
復其官仍家居居五年而卒公負氣懷材識胸次閎
爽明決遇事敢爲視天下事若無不可爲者與人交
披示肺腑耻作喉吻中語事上謹御下嚴待僚佐以
禮然事有不可者斷斷見言面初在刑部郎中以新
進士易之一日宿齋潛攜酒劇飲酌公公不受語侵
之公曰此豈強酒時耶以主待人而自違法若此其
奈何辱我其人愧謝乃已及爲御史謝縉好食無
所避其在浙也所至凜然郡守衛尉以下服之無
憚莫或敢喘息撫綏畿甸晝夜盡心力以爲國
遼陽御將士如束濕汲汲剗宿弊剪豪猾

歐徵錄

卷之六十三

十七

牽告者事連公朝廷遣官往訊驗之遂逮公至京公
暴處非所不勝忿奏言訊者偏徇并下獄簿責對狀
公痛自悔恨曰吾爲大臣得罪宜卽伏乃若是耶卽
引伏然所伏罪當贖且還職乃竟罷歸公以微罪罷
公卿大夫士過輒跡其門公亦輒與傾倒酒酣耳熱
意氣浩若平生不少沮故人皆意其必復也而竟不
起春秋僅五十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十八

金都御史岳公璿傳

李 濂

岳公璿字文璣河南祥符人自幼以穎敏稱博學善
辭令景泰庚午鄉舉明年辛未登進士第選授南京
山西道監察御史丙子三載考績進階文林郎錫之
勅命天順元年丁丑 英廟復辟銳意維新之化乃
慎簡天下賢俊分任百職尤屬意東南諸大郡而公
以才望擢知湖州府下車首詣學宮謁先師孔子賜
廟學並廢弗庇風雨公喟然曰廟敝如茲何以妥靈
學敝如茲何以造士乃諭郡中好義者咸助貲修之
而先捐已俸爲之倡復擇諸生耆民篤實勤敏者命
之監督工役逾年落成舊時春秋下祀樂舞久廢公
敦延太常嫻於樂舞者董正大成之樂以肅祀事觀
者改容郡有何山晉何楷讀書處在道場山之西南
楚宋安定胡先生寔葬於此公曰斯郡爲安定先生
過化之地而墓在境內吾不可不往謁之至則封荒
荒涼無牧擾擾乃考定侵界而封樹之禁樵采者弗
得入故有表思堂碧澗菴乃祀先生之所亦皆廢乃
又相俸爲倡而僚佐以下洎郡中士大夫皆樂爲之
助立神道門開於塞路構堂六楹追蹤表思碧澗之
制以嚴先生之祀君子以爲有裨風教云郡城之內

有水橫貫於南北曰雷溪溪之上游有長橋焉名伏龍橋又名東路駝橋寔往來所必由者故有橋以木爲之屢修屢圯公曰此非經久計也乃以石易木環以三洞規制宏偉民至於今利之先是湖州屬邑田賦科額不一而加耗無定則吏胥詭弊滋甚公疏其利病於朝乞每祿正賦外加耗一斗餘悉蠲去制曰可遂著爲令郡邑稱便公在任九年民懷其惠成化丁亥考績受誥命進階中憲大夫尋擢山東左叅政未三載聲稱著聞超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甫履任遽卒時辛卯七月也得年五十有二所著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十一

吳山館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公綱神道碑
大振張姓綱名上世本順天府密雲巨姓國朝洪武初徙山東濟南之長清今爲長清人大振儀觀端厚性行純雅平居未嘗疾言遽色待人平易近情君子曰張公古君子也凡六經百子古今故實靡不精覽形爲製作惟理是主弗事雕刻尤深於易景泰庚午高舉東藩主考錄其文於梓以爲學者式甲戌登進士授監察御史奉法不撓人不敢于以私時有爭鬻指揮者曰羅琪羅理理結權貴欲強得之大振不可卒歸於琪寧府支屬有隙僉曰此重事非其人恐弗濟大振奉命而往一聽審之是非昭然具疏以聞載遣太監覈之一依大振所擬巡按湖廣有以罪六人臨刑大振擬其寬及廉其跡果寬辨之得免湖湘風俗甚漓以葬爲末務婚姻必論財大振出榜曉諭民用丕變率遵古禮再巡直隸罪人王恕等數輩有司置之獄大振曰某犯律該某罪某犯律該某罪據法得不死咸釋之民家有犬傷人有司以犬家償命大振曰犬物也而以人償命是視人與犬同卒辨出之至今民家爲立祠以祀用是人稱曰老包蓋擬之爲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十一

吳山館

包拯也成化丙戌陞江西按察副使浮梁寇賊積菁
深瘡爲痛革之民心稱快又吉安諸郡投狀無虛日
狀必連數百人大振一一剖析不數日因囹空虛察
屬敬服庚寅陞湖廣按察使下車之初見三司設鋪
戶倍買市物剝下益上卽革之大植風紀搏奸盜滌
巨蠹有司望風膽落吾民得以安堵風聚氣節炳耀
湖南未幾陞左僉都御史未勒整飭邊備自山海關
直抵居庸紫荆等關凡城壁隘口低淺者修之傾圯
者植之又於要害處設柵馬大石標頭柵以拒胡虜
之衝突軍職自都指揮而下不職者黜之邊事稍寧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二五 曼山館
卽歷順天府地方志民怠於農事奏置勸農官栽植
桑棗無慮萬萬株至今民食其惠又以各處倉廩空
虛奏行有司積糧備荒歲前後所上章疏大抵皆爲
國爲民之言用是人稱曰得體蓋道其不屑屑於細
務也二年滿奉 勅賜封贈如例丁酉五月偶得風
疾卽疏曰遑關重地社稷攸繫臣非才恐孤重托况
加以疾令於京師療之又疏曰臣延醫京邸近一載
未愈是終不愈也上憫其誠遂允所請歸家未幾年
而不起計至 朝廷遣官致祭并治葬域云得年五
十又五生永樂辛丑三月日卒成化戊戌五月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朝遠傳 甘肅實錄

王朝遠名漢以字行江西進賢縣人景泰甲戌進士
授監察御史天順中坐劾石亨等姦狀黜知衡山縣
會天災未行祭未巡按廣東時廣西猺蠻越廣東境
縱橫猖肆前此巡撫者匿不以聞朝遠至則巡撫者
既去以聞於朝始命韓雍趙輔往征之不然兩廣幾
於不守矣成化乙酉巡按浙江戊子陞陝西備邊副
使時西北邊有警宿重兵榆林饒伯告絕朝遠多方
輩選師賴以濟以功加三品俸尋進陝西按察使久
之進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未久以疾乞歸成化十
六年七月卒朝遠喜事功頗以才能自負歷官亦寡
過然其所建立亦不能稱其位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霖傳 實錄

汪霖字潤夫直隸六安州人景泰甲戌進士授監察御史征兩廣紀功還陞大理左寺丞稱滿悌右少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整飭薊州山海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成化十六年四月卒賜祭如例霖溫恭儉素不立崖岸在大理時亦僅僅循常轍惟巡撫京邑時汪直勢焰可畏所經行處守臣極力奉承之惟恐後屢往遼海道霖部內霖待以常禮直怒有不平語或以語霖待之不改其常直久之怒亦解其後奉承者因之以欺君子以是多霖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二十四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左鈺傳 山西實錄

左鈺字廷珩直隸阜城縣人自舉人選授監察御史陞陝西按察司僉事理環慶等處兵備遷副使成化十四年預征岷州番賊以功陞從三品俸十八年進接察使十九年召入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改蒞大同既而召入理院事二十二年復命巡撫山西兼都督鴈門諸關弘治改元以言官劾之致仕三年七月卒賜祭葬如例鈺爲人通敏有權略善以言語中人意初韓王取假子自紹事敗連歲不決鈺爲僉事承檄之一訊得實時稱其才又嘗以事忤太監汪直既以端說免禍云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二十五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楊繼宗傳 雲南

巡撫雲南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縣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嘉興知府九載秩滿超拜浙江按察使以母喪服闋起爲右僉都御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爲治中陳翼計奏左遷雲南按察副使進湖廣按察使未幾復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道卒時弘治元年十月也計聞遣有司致祭繼宗廉介峭直人莫敢犯而爲政恒便於民其在刑部時憫獄囚多瘼疾者每時其飲食令三日一櫛沐全活甚衆在嘉興惟以一蒼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二十六

頭自隨有富民張姓者坐侵盜官絹繫獄御史張敷按臨日卽入獄點囚指問曰是無失主繼宗曰朝廷卽失主又曰無原告繼宗曰知府卽原告御史慙而退布按司官行部者事畢卽去不敢久畱其境既去民懷其善政爲立去思碑在浙江憲度甚肅初藩臬諸司所用多取辦於民中官鎮守者供億日費萬錢繼宗一切革去以憂解任時悉取解舍中器物籍付有司篋中惟書數卷衣數襲而已及爲御史時畿內多權貴莊田有侵占民間者奪而還之其風力如此繼宗歷官中外所至有聲而其事雖未免過當然

氣節有足尚者

楊公清政錄

吳道賢

公名繼宗性資鯁直言動不凡稜稜有風所觀政刑部卽有能與時福建司缺員每淹禁數百人尚書軒公命公往聽之不旬日曲直皆判衆論奇之金吾千戶李銘偏愛欲襲其庶子誣嫡子不孝將決公疑而片鞠之竟得其情河間府獲強盜遣里甲張文郭禮解送京師中途遇夜盜自釋刑具而逃張語郭曰人言縱盜者罪與盜同予二人俱死不若畱一人汝母老寡兄弟汝可爲解人予爲盜可全汝母子之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二十七

命郭感謝張以刑具自服到司公疑其言動非盜疑而審之得實二人遂俱得活其真盜後亦爲人所擒云嘉興素難治王忠肅公以公薦公不攜家累止蒼頭一人若旅寓然六事備舉尤如意學校三四載積粟數百萬歲饑民賴全活而浙東數郡又移以賑之下中局吏參謁卽戒之曰近民之職惟守與令而已其長賢則僚佐皆賢爾爲四民之父母庶官之視效可不謹哉爾有不職較之僚佐必加罪焉我不輕貸自是終公之任官屬少以墨敗者每昧爽時必書畢卽銷倒批文恐妨民日力凡上司文移至

五日完少濡滯卽責當該官吏其准民詞慮有不能
自達者自是日無限期門無阻遏巡警每經歲一至
郡府治安靜而公猶缺然不自滿足謂七邑之衆我
豈能悉得其理往往論四境有冤獄聽令上司告理
而民終無片紙隻詞赴訴 額賦有夏秋二稅夏稅
視秋僅百一而會計催徵之法里胥比併之勞與秋
等糧長緣是侵漁數倍况時值耕種小民不堪暴斂
往往逃竄墮業公乃立法併於秋糧中徵之由是民
得安於田畝公後會計秋稅歲得羨餘若干補其數
故終公之任夏稅悉蠲民至今德之 國初民不樂

廉徵錄

卷之六十三

王人

夏山館

仕學校之人每提學考選里胥必以其響應而人又
多以計脫公嘆曰人才國家之利器今若此何以爲
國乎乃廣建社學擇師爲教八歲以上不就學者罰
其父兄歲終羣試進其秀者補弟子員復其家嗣其
不給時與諸生講解經義點算文字季考先德行次
文學以勸懲之人刻惜陰警世二篇及方正學宗儀
九首頒示學者 學寔自公始 郡之科徭往
往出派于丁田公 假是以營私者乃預據每縣
黃冊通籍每年丁田之大數凡若干科徭定額凡若
干計祿及丁該銀凡若干其批荒優免加派者不與

焉每歲發縣按而行之其田多力寡者使之出銀
爲柴薪皂隸之類田少力衆者使之出力定爲祇候
弓兵之類裏多益寡彼此均平用是民無漏報官無
擅科今有定額不出五千而違例斂至萬計曰空閑
銀民於是乎重困而益思公不置云 民俗嗜鬪輒
壓溺小兒以誣人被誣者雖不至抵償然檢勘再三
則吏件里胥及勘官之不廉者乘機需索所費不貲
往往家破而身或不保公知之時加曉諭有犯者必
反坐如律若毀其什物而有所詐取仍追償之自是
民知所儆而小兒之獲全者多矣 府縣編金舖戶

廉徵錄

卷之六十三

王九

以供買辦官多以賤直與之亦有全不給而反罪焉
者且所買動至千百或販易以規利及官府所有又
高價散之民不能堪怨讟載道公一切革去之市井
晏然 土豪張某縱惡害民盜賊多窩聚而歸其賊
家益饒裕且交結權要府縣相視以目莫敢發一言
公下車時張某刼柯鄉起解官緝公廉之得實縛而
真之法會當道行郡張厚賂之召公論以張無原告
爲辭公曰知府朝廷之民牧也而張所盜者官相何
原爲若欲原告請以 朝廷爲失主楊某爲原告 豈
道語塞斷愧 半馳去張竟以罪歿於獄人咸快之

成化間清軍孔御史按郡里老多被箠楚至死
公揭示要衛曰孔清軍打成人役赴府報名孔見之
無如公何而刑酷如故公入告之曰爲治貴識體今
公以侍御清戎則當剔奸剗弊勸懲官吏而已若逐
里清審此有司之事非憲臣體也孔不能折乃委其
事于府臨行亦欲計公之短直入公衙公遂引入臥
內几上惟圖書數卷床頭一衣篋公復啟而示之孔
愧服而去 屬亢旱苗盡稿深憂之於是去冠帶跣
足走烈日禱於城隍引罪自禱畢須臾雲起雨下如
注田野沾足秋大熒 於郡邑學官皆優以賓禮見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三子

必茶話移時乃去賓與有宴必列之上坐曰吾爲郡
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義同賓主豈可與屬吏
班哉其有倦教亦譙讓之曰有司廢法貪墨其害止
於一時然木嘗不愛天道之報學官不能盡心教人
致誤人家子弟其遺害有不可言他日天道報應又
將何如耶自是師儒各相砥礪惟恐有過云 臨春
秋大祭不惟品物豐潔且極其誠敬齋宿必拉僚佐
處於郡之慶嘉亭令不得有鋪設床褥之費雖其他
郡薦之祀恭恪亦不少替既至壇親取其羹嘗之有
不精潔必責之執事 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必兼

訪之昨未應奏請旌表者亦必親過其間誘掖獎勵
使民知爲善之榮重禁民之游手無賴者博奕樗蒲
之具人不得鬻而宿娼之戒尤嚴毀淫房殆盡至於
符錄師巫邪術之家皆痛懲之 政清訟簡長吏按
部往往不越宿而去時有中貴人以監織造來聞在
他郡橫加箠楚以要重賄公戒堂長弗之賂惟遠候
之彼亦稔知公名重其遣人相迓也因問公嗜食何
物公北人好食麵衆以是對既至卽款公於舟中以
全盃行酒公執而笑曰是無乃太僭也乎已而曰郡
民難於供應請無久駐中貴遂辭去 嘉興七縣錢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三子

糧視他郡爲浩繁糧長人役有多收斛面尖頭事發
公嘆曰是弊自上始設無所規取下之人敢縱放如
此哉於是先革常糧官吏之賂遺後治其罪故比時
徵收石米但增三升而已頃年以來少至四五斗多
則倍而徵之不知其利何歸也 生員汪願家墓田
與家有地宅相界欲兼併不得遂訴以不法事比提
學按郡試諸生唱名獨不及願公問焉提學公曰願
有發其過惡者將黜之公曰願在學有文行必以地
界之故爲仇家所訐耳請視其狀果然願得白後歷
官王府教授 郡民有懷悅者家富多善行公每保

公之既滿去悅子生員沐送至蘇公諭之曰財者累也我去汝家亦自此多事矣汝當策勵以持門戶既出百金爲贍公笑而却之後果有以軍事誣懷者案道竟以不振凡民一見問姓名雖數歲無不識者秀水民周可立公嘗見而識之未幾以罪匿捕之弗得後幾年更名立復充他圖老人以鄉民違法事呈公公曰爾非周可立乎吾求爾數載不獲今以違法告人耶若違法則莫如爾者周股栗服罪於人皆悚懼莫敢有欺鄉士大夫素服公剛介不敢以私囑然遇祝賀期雖龍鍾老疾皆扶筇而至當隆冬時禮畢則燃爐圍坐款以酒數行有不至者必人問之自是舉行大禮肅然如右朝廷焉且知其人未嘗不恤其後有知縣趙完居官廉謹家甚貧未幾縣食其孫宣爲府門子公見其雅飭問之乃完之孫也即日免役仍責其縣之定均徭者雅持儉素食用不厭粗糲嘗飯同僚於外館所具惟菜肉而已他官或至羅列則語之曰此無乃民之膏脂乎及鄉飲賓興之宴則務欲豐腆若出二人其豐儉適宜如此冬夏之服惟紗段一襲必用木等絛補參謂上官無異乎居雖朝覲謁見必服之或曰不可公曰此乃制服也

舍此將安服耶當道知其人亦弗之許成化初中官汪直用事竊弄威福勢傾中外大臣將相多出入其門公朝覲至京直聞公名而未識欲得一見公執不往人皆爲公危公不爲意直亦敬憚之郡張昇者父子兄弟號爲四凶結黨害人事緣則以賂免公召語之曰汝輩爲惡日久若能改過不汝咎後犯又賂臬司欲脫之公不從父子俱寘極刑民歌曰虎狼害除其樂何如烏府受賂黃堂不輸屬邑有孤子王得兒生七歲父母早沒家甚富裕稱十萬王家族人利其有將陰害之公聞之以其家貨盡貯府庫長而有室乃盡還之獄有重囚久繫者賂遺獄卒皆縱其鎖匣一夕逃者七人公遣人捕之弗得禱於城隍廟越數日忽夢神告囚所匿處遣人搜之果得其三其四亦爲近城人所獲公之行乎於神明有如此者公能察識天文凡言水旱陰晴輒驗秋將納稼時天極晴霽人多緩穡事以俟堅好公忽屬耆老而謂之曰大雨不日至矣農人宜急收刈言之數次人不以爲意旣而大雨決旬禾之在田者生耳民皆神之兵書項襄毅公在憲廟時掌都察院婚干戶沈順怙勢爲惡公每升堂僉一白牌令隸立府橋

呼曰告沈禎者入其父子青衣小帽當府門聽伏凡月餘得其狀百餘俱未有重情乃徐召其父子入諭之曰吾欲汝改過爲善保爾身家密將其詞粘連爲卷封志一木桶中公秩滿臨行付架閣庫收貯語其吏曰日後嘉興有大事方啟此桶人不以爲意終公九年沈猶不敢大肆及公去勢益張未幾項落職回東厥訪得禎爲惡狀朝廷遣法司按治將抄沒其家監察御史佶公責府縣禎爲惡卷案無得官吏酷受箠楚一老吏忽念曰楊公行時畱此桶試啟觀之乃卷案一封上批曰權豪勢要之家賊官束手難行

藏微錄

卷之六十一

三

日後充軍充軍乃禎爲惡事也送入察院佶公見而嘆曰楊先生神人也卽依擬將禎問遼東軍後省同前此鄉人欲爲公立廟禎子輪首出銀十兩且曰吾家向無公在必無所顧忌後來必抄沒矣今得存其家是公之賜也郡在黃龍辛亥由拳野稻自生遂名郡以禾與距今成化祭已幾千三百年矣適公在郡嘉禾盛生每莖離根二節間又生一莖秀二穗或離根三節節間又生一莖秀三穗或生四莖五莖秀四五穗經曉司蓮缸栽稻二本亦如之郡民范俊等獻於公謂公德政徵公謝曰郡志上有是瑞此氣運

行而後然耳然人益重其謙德云公守郡九載去之日郡父老擁車前不使行有抱其屨欲解畱者彷徨道傍久不能遣驛門爲拆公命取篋中衣謝父老父老前爭得衣公遽得登舟行自郡守擢爲按察使至浙卽榜示曰訪得鎮守府三察院布按二司及分守分巡道書手某某等舞法害人自本職到任之後許令自新否則問遣如法越數口尚有倚戀鎮守府者公往縛之曰此輩但知利己不知壞上人名節我當悉爲掃除之鎮守亦聽公執法莫如公何公在按察時有常積倉官十餘員以虧糧監併歲久至鬻

藏微錄

卷之六十二

三

子女以償者公憫之莫論其故適倉官送月俸至命量之正數外尚餘四五斗較他衙亦然且曰此常規耳公因悟前倉官虧糧之故出而審之得其實欲奏聞衆懼請於公公曰俸者民之膏脂也食之而能盡職尚有天殃况正數之外乃其子女所易食其餘是食其子女也於心忍乎衆因願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起送藩臬諸司供用什物皆取辦下民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公一切革去彼權貴者亦自望風裁省民受其福公至浙素知所屬官員貪殘爲民大害卽召而與之約誓曰閭閻凶頑一鄉之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王主

害士大夫皆知爲民除之不知已身爲萬民之害所謂責人則明責已則昏如子女玉帛之兼致車馬器玩之並取大肆貪酷作進秩之階廣交勢要結固位之其爲害無算今與所屬約誓欲除在民之害先除在已之害二害咸除一方迺寧以是人小官僚恐懼奉法無敢犯者 成化庚子鄉試公爲監試官得二上卷卽具服焚香再拜同事者詰之答曰人臣以得士爲功二子皆奇才也他日當大魁天下吾爲朝廷得人賀耳及開卷乃王華李旻也復曰儒士王華當作首但非由學校作養無以激勸後人因以李旻爲獻徵錄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王主

及種蒲藕蘆葦潮蕩根株盤據其來有日無敢問者公至被害者望風赴愬公曰巡撫以撫恤軍民爲職舍此將何撫乎自 上賜及價買外審係侵占軍民者悉奪而還之豪貴斂跡畿甸肅然公撫臨黑水灣石門塞黃土嶺等處閱塞皆塊石乾砌或道路茅塞或倒塌污穢或用鎗架作管門公仰而嘆曰朝廷差鎮守爲腹心巡撫巡關爲耳目總兵爲藩翰腹心之臣欺心不言耳目之官蒙蔽不奏藩翰之寄廢弛不修遞相欺罔延至今日如保障何卽命各分守叅將等官加倍修砌檢卒守勝一時關塞壯麗士卒精強虜寇畏矣 公謂天壽山守備廖太監等曰慶成經筵 皇上至尊無對中坐文武百官東西序爵而坐其餘臣民宴客之禮皆賓上主下或賓東主西此古今定禮也近來內臣妄自尊大在上中坐令客東西坐僭行君臣宴享之禮殊失賓主之儀無乃不可乎廖太監等雖勢傾中外聞僭行宴享數語竟莫能難卒從公議云 成化乙巳正旦星變有聲如雷二月地震二次費縣平地崩陷湧出水泉太山搖動聲響如雷 上震恐下詔求言公上疏歷指內臣及文武大小官員大肆貪殘民心嗟怨天出笑鬼又曰宵人

在位播惡於衆官民供給日費萬錢天人共怒王
難容又曰乞查舊例取回鎮守等官又曰臣効王理
確論如鎮守必賢如懷恩者任之如巡撫漕運必賢
如周忱李秉王竑者任之布政憲使賢如王恕軒輅
者任之知府必賢如崔恭王宇者任之下此斗筲之
人不堪任使疏上不報公上疏語逆龍鱗衝突內豎
未幾假疏濬河源事左遷雲南按察司副使衆多不
平其親舊多爲公危者公慨然曰韓魏公有言天下
事見得理是便做勿計生歿禍福吾何憾耶即日就
道畧不介意至雲南榜示曰按察官員專以按察奸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弊爲職今本職按察得奸弊三事一事二司官新任
吹毛求疵凌辱土官軍職索要銀兩各官畏懼送銀
多者千兩日後纔不尋事一事二司官出巡帶吏典
門子家人索要有司常例多者或十兩五兩或二兩
三兩間有好官不從吏典人等撻置本官輒將好官
叱罵凌辱一事二司官私役銀銅錫木漆竹皮畫鉞
銀等匠鉞銀馬鞍粧奩及置造百般器物歲無虛日
有司效尤一體置造或朝覲進表考滿送回原籍行
李多者八九十扛少者六七扛復任從新再造又
因公差乃復送回復任從新又造新任官員踵前

迄今無忌憚勞民傷財固有止極榜出觀者嘆其痛
切一時官僚無不震懼時適洞獮猖獗官軍數萬臨
之不能下公毅然往諭之畧其旗曰雲南副使楊繼
宗入其穴衆皆羅拜曰聞公名久矣今至此某等再
生日也因詰其生亂之故奏 聞區處衆帖然聽撫
公之足以服遠夷者又如此 公嘗稱海隅重穉婦
女見官有廉能幹濟者咸稱爲包待制自古以來名
公鉅卿歷代有人獨稱包公一人此真豪傑士也壽
止六十四歲再初仕欲學包公終不能及今已六十
有三比此公止乎一歲上疏乞致仕不報公自以爲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三十九

不及包然包嚴而克公嚴而惠論者猶以爲過於
云 擢湖廣按察使初下車未視篆命祇候者必清
水二三百桶將按察司堂上梁棟下磚石及公座等
處洗刷一次明日亦如之又明日亦如之滌去貪污
之氣三日升堂卽榜示曰按察不明黷官相慶又曰
以迎送爲謹愼饋送爲才能又曰屬官放肆貪賊積
至萬餘兩而貪心不足縱惡毆死人至十餘命酷暴
猶不少減又曰將風憲官知善不舉見惡不拿發煙
瘴地面安置之條畧不介意一時官吏股栗更善如
畏神明然尋陞左僉都巡撫雲南都布按三司官皆

友視象之日舉公禮恭拜畢公出位降階另拜
二拜曰明日幸相諒三司官俱不解其意次日曉三
司中貪酷不職者八人奏聞俱落職爲民 雲南土
官襲職鎮守三司捐要保勘銀多至三二千兩三司
承行吏典要銀多至一二百兩齋本人要銀多至一
千餘兩各官相沿爲例因循年久全無忌憚公廉知
其弊以奏 聞于上畧曰臣至雲南纔知此弊若臣
不至其地終身不知臣年老多疾臣若不言恐臣死
後仍無人肯言此弊終不能革乞將前項官員俱發
充軍朝野傳誦以爲能盡言 松部孫子嘗謂雲南
蘇徵錄 卷之五十一 四十一

名宦惟祠王恕老先生一人單車赴任嘗曰本欲携
蒼頭一人猶恐子民嗟怨有語曰王恕若來天有眼
陳頑不去地無皮少時讀書家君嘗教之曰學王恕
楊繼宗二老先生可也及長始知楊公清明正直不
奉王公歷官三十餘年行李蕭然第宅田產無增於
舊惟祠堂墳墓祭器等項則極其莊嚴精潔堅固煥
王公焉嗚呼若公者亦無間然矣

左僉都御史郭杲傳 金州別記

杲蓬萊人弘治丙辰進士任御史杲爲人內深果
好殺戮其天性也正統初北邊盜大起瑾建議立四
鎮捕盜御史使得將家屬不限期日賊盡乃返而杲
爲御史薛鳳鳴皆瑾門下人杲得真定鳳鳴得河南
鳳鳴至則日夜與守備挾伎妄縱飲瑾知之怒謫充
弓手而杲頗嚴賞格募健勇自將掩捕賊得首虜輒
鳴金鼓盛軍容迎之取生寇手屠披其腸胃斷手足
分懸於四門瑾益才杲超擢左僉都御史撫真定會
瑾誅罷歸尋以千金賂朱寧起爲恭政復原官微賊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四十二

劉六等大破之遂縱所部兵屠村堡掠城鎮取金帛
婦女梟男子首充賊級人更苦之言官列杲諸罪狀
按驗得實而竟尼寧故不行令 皇帝初卽位捕杲
下獄論棄市竟緣赦成遼左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哲傳

江西

實錄

王哲字思德直隸吳江人弘治庚戌進士由監察御史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整飭臨清兵備未幾陞廣東按察使正德四年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管理操江明年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視江西尋改巡撫又明年以疾乞歸正德八年九月卒賜祭如例哲爲御史頗有風裁巡按江西時鎮守太監董讓怙勢驕縱至隱盜賊不以聞哲首劾之其爲副使於臨清也外夷來朝貢者私市鹽事覺哲請沒入之而返其直人稱得柔遠體後爲江西巡撫病不能事事時逆藩宸濠常以計去守臣不附已者哲自濠所宴飲歸而病或謂濠中以毒云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墓志銘

正德五年庚午江西盜起朝廷選憲臣有風力者往治之欽以公舉乃自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改都察院奉勅巡視于時江西大夫士來問罪盜術公曰在安民既至斥貪吏去苛政民之懼恃力富恃資刑侍賄者束手屏氣不得逞盜聞皆有向化心大夫士又交嘆曰公來晚矣求養疾作泣送不忍去云

始今以御累按江西所至郵民隱作士氣表先賢廟

卷之六十三

王哲鎮守怙勢凌侮縉紳至匿賊盜不以聞人莫敢何問公首劾其不法數事上切責鎮守且以治盜事付公公嚴督有司遂擒盜魁賜勅獎諭時天旱種不入土公親錄繫囚釋其所當原者數百人翌日雨是歲有秋又善斷疑獄民有女奴自逃其仇指爲故殺訟於官獄既成公覆訊見其有寃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家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盜因誣其所怨者路鎮守欲置諸法公察其誣而出之鎮守怒衆亦以爲疑後直盜出始皆愧服以爲不可及民爲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四十五

休歇至今論巡按之賢者必以公爲首稱云十六年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守備臨清舉持綱領不屑細瑣民安之夷人入覲私市鹽罔利事覺公謂不治則法廢治之則非所以柔遠人乃請沒鹽於官仍給原直與之時逆璫初橫中貴人有忤璫斥南京者道次臨清公置棺埋之人爲公危公不恤也正德三年改任本司尋以撫按交薦可大用遷廣東按察使未幾進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領操江事公言操軍危弱異日有警不能支其後流賊弄兵江上果如公所慮至是有江西之命再改巡撫其病實以憂勞所致疾

中猶日以江西事為念踰年病且愈吏部奏將起用而公不可作矣時年五十有七曩歲公初歸予言江西都司有以賦革任者福建林公俊來巡視復用之公不可林怒移文語侵公公不以介意且諭三司曰林公先朝名臣處斷必不苟意者為甲稟不詳所誤且令再具事本末以請林公大悔悟即罷其人弗用因重愛公比歸賦詩贈別送之數程此予所親聞者而狀不及則公之嘉言善行遺逸者多矣

狀敘錄

卷之六十五

忠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北山楊公武墓志銘

王九思

公姓楊氏諱武字宗文陝西岐山人也岐山在北公愛之故自謂北山先世益弘農震之後唐末避兵岐下遂家焉曾祖文秀精星曆術勝國末識東南天子氣杖劍歸我高祖以功授百戶後辭歸終於家祖貴博學能文章乃不第歲貢大學終太學生父禮隱者配孺人麗氏生子全全繼孺人羽氏生公公且免身母夢月墮其懷故公之生也神骨特異不幸父母早逝鞠於伯兄全而後恃以底成立者伯兄力也公舉進士之明年丁巳出知涇川縣是時縣治久廢公下車鋤惡弭盜修繕城池疏理冤滯勸課耕織積穀倉之粟振帷薄之風斥廟學之規崇鄉賢之祀興詩書之教賑貧乏之流蓋乏科者且百年乃相繼舉者數人彬彬與名邑較矣公善用智以此聽訟輒得其情蓋有盜市人稷米者求之不得公攝其鄰居者數十人跪之於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忽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服又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公疑其讐

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布灰於庭樞村中之丁壯者令履其上而曰令其跡者卽盜也其最後一人展轉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訊之果僦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行路者於路傍枕石睡熟囊中千錢爲人盜去公令昇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而許人縱觀不與禁乃潛使人於門外候之有窺覘不入者卽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則又不敢求其錢費十文爾餘以還枕石者此數事予皆聞諸涵川細民蓋典史陳瓚者黃巖老吏也嘗侮慢公公怒鞭之於庭瓚急誣奏公於是涵川民十輩走闕下爲公訟冤管兄予故聞諸善政云公嘗出視涵河謂可溉田指示疏鑿處皆值故渠歲旱蝗飛蔽天公憂甚齋沐祭蝗蝗息徒行禱雨甚苦天降時雨竟以有年於是撫巡都御史御史前後薦而辛酉春考績於吏部其年冬起爲浙江道監察御史乙丑清理河南軍務及查盤軍器前後凡三年尺籍器物罔不精審而風裁凜然正德丁卯代歸刷卷京畿道明年戊辰出按順天諸郡縣時劉瑾用事事多牽制不可行公蕩然無所迴避雖不及於禍然猶罰米百餘石至於任丘邊氏中傷之禍辨密雲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四十六

李順殺人之誣卽劉珪亦稱其爲直御史也已大理寺左寺丞受勅勘視大同邊務若屯田不均軍役耗損諸弊政釐正裁革彈劾不少邊邊人誦焉明年庚午起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地方蓋所謂北門鎖鑰者公毅然當之而時論亦以爲非公不可黃將大有爲矣未幾瑾敗言者不問才能堪否輒以鄉人爲辭公由是罷歸其里舍乃於城外置墅構寶穡之堂以農爲務藝植花竹必成行列一器一物罔不精好性不喜酒而風致甚高往年戊寅嘗與德涵太史過予同遊南山紫閣諸峰信宿然後別去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四十七

嘉靖甲申予往壽德涵尋又歸女得再會公而已丑冬會葬康生子寬幸復會然是時公已被疾數年矣風致頓殊執手不勝眷戀予亦戚戚不忍別嗚呼孰意其竟不起也蓋壬辰十一月二十一日云距生天順甲申四月十四日六十九歲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謝綬傳 六同 實錄

謝綬字朝章山東朝城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任丘知縣弘治初進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陞湖廣按察司僉事守制改四川正德五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六年陞大理寺少卿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贊理軍務明年閏五月卒賜祭如例綬性剛介其在任丘得民心有指揮奉巡按御史之命道任丘不遜綬收鞫下獄既而釋之其人懇於巡按巡按遣兵隸來繫綬綬即往任丘吏民危之相率隨行者以千計綬止之吏民默踵其後以理直御史竟不能加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四九

害其歷官之政多類此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西樓謝公綬神

道碑

于慎行

謝公諱綬字朝章別號西樓先生其父世潞人國初徙家朝城爲邑望族大父郁舉明經仕阜城丞父珊贈如公官母某氏累封恭人贈公任俠好施嘗夢一老父謂曰若昔解裘衣我得免於凍昇而後顯於東上已而公降兒時器宇端凝不妄笑語十歲能屬文學使畢公瑜異之成化丁酉舉山東省試甲辰第進士授任丘知縣其治法列緝征修公廩墜日夜問民

疾苦勸課農桑以暇日校誦生執經問難出其門者

鄭閔邊劉諸公皆至卿寺滿考上狀召拜南臺御史內監蔣琮爲南京守備怙寵放恣至鑿雨花臺起第公上疏劾琮 孝廟震怒立逮琮下吏庾次獄中已改北道條陳時政六條亦見嘉納出按宣大大將李翊股削軍士恟蹇不法前使莫問也公列翊罪狀劾罷之一軍肅然改按兩浙值歲大饑民多歿官緝作執紼費以鉅萬公奏請裁罷 上亦欣然從之其時孝廟虛懷受諫公又以廉直見知故所言輒聽如此晉湖廣按察副使比猷平允楚人德之正德初逆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四九

瑾擅權朝士多納交者獨公無所問遺且與抗禮瑾大恨公乃鉤浙中未央獄罰穀千斛調四川險遠地公曰分當戍國險何足避以單車二僕往募吏或以賕敗屬公訊狀吏夜進千金公固無意法之及見賄入乃怒召其人伏庭下秉燭傳爰書旦日獄成吏人股栗歲餘瑾誅晉南太僕少卿尋召爲大理少卿嘗錄死罪千餘皆謂不冤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其時虜酋也先旂廬百餘里掠聚塞下數入侵盜公至鎮簡練軍實墾田殖穀威名流聞酋大驚服部落遠徙不敢近塞公又設伏險扼虜騎零步出入

鄒要事之多所殺行... 馬公之在邊日對將
吏商軍方略夜治文書按圖籍指畫山川險易及處
中曲折皆如身履尤好撫卹士卒調給芻糧燕犒無
不周至竟以勞成疾卒於軍府訃聞詔守臣臨祭如
法後邑諸生薦其行履祀之學官

歲徵錄

卷之六十三

五十一

金都御史前西... 監祭酒虎谷先生王公雲鳳
墓志銘

嗚呼虎谷先生有作人化俗之文有攘夷戡亂之武
有因時明禮之材有援古修樂之具其提學關中時
桷爲所造士親見儀範身奉教約雖使思孟設科無
以過之當其志固欲使天下人各得其所也乃今已
矣嗚呼痛哉先生年十九歲中成化癸卯鄉舉明年
甲辰舉進士丁未除禮部主客司主事清忠效官獨
立不懼無故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飲宴或誦其
篇激久亦自息 憲宗弗豫禮部沿舊典以爲難先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五十一
生言於禮部尚書周公洪範曰祈禱固臣
行於佛老宮非禮若爲壇於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
於天三日可不克用弘治庚戌土魯番貢獅子先生
商於司郎中欲却之不從遂袖藁以見於部侍郎周
公絕尚書耿公裕皆然之司郎中怒乃又婉曲與語
疏入得允天下傳爲盛事辛亥陞祠祭司員外郎乙
卯部尚書倪公岳曰災異倡府部院疏弊政用先生
四事草一懲邪慝二... 度三停減齋醮四議處
宗室言甚剴切丙辰... 中他日倪公默語先生曰
朝廷必欲度僧奈何先生曰當力爭之曰勢已成矣

先生乃疏列千餘言。二清不報。僧道通中貴欲度撼以危言。先生不動久之。命下度僧不多而逃。軍囚匠不與時人皆喜其有回天之力。神樂觀道士多賭博盜教坊司或買良爲娼。錦衣衛校尉獲賊。又誣娼巧取其資。漸以成風。先生皆疏題禁絕之。又奏准天下郡縣皆立名宦鄉賢祠。爲後人式。並祠薛文清公於鄉。而凡斥韓王微鑒之道。號禁吉府土木之科擾。上皆嘉納。由此識其名。丁巳京城風霾。踰旬各處天鳴地震。先生陳修德弭災之道。大意納忠言罷左道齋醮傳奉諸事。上遂下詔求直言。先生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五十五

又代部尚書及諸大臣條二十三事。一勤聖學。二接羣臣。三奮剛斷。四復早朝。五甦軍衛。六恤軍士。七清軍匠。八重名器。九禁私討。十惜財用。十一崇儉德。十二減妄費。十三停踏勘。十四節供應。十五停齋醮。十六專巡邏。十七寬馬價。十八恤夫役。十九慎工作。二十謹服用。二十一疏淹禁。二十二開言路。二十三修武備。時閣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忽微中外人莫敢言。先生乃又獨上疏乞斬廣泄神人憤以弭災變。廣怒令道士設醮咒術。術以舒恨亦不驗。乃令校尉伺先生出入。十二月朔望駕郊天看牲。回詔以駕後

除。錦衣衛戊午三月滿。知河南陝州命下。怡就道。比至問民疾苦。與利祿害。惟恐後州城高阜井深二百尺。民難於水。乃勸富僧通唐人長子廣濟渠。水入城。民皆踴躍。日受百狀。皆與別白。匹夫匹婦得言其情。口訊手判。仍應他務。人以爲劉穆之之風。沈姓兄弟因事爭訟。則買幾遺之。兄弟感謝。聖寶有誣民殺夫而有其妻者。邑吏更鍛鍊成獄。先生察得其情。并其妻皆出之。尚書許公進之。姪犯法。亦治如律。許公稱爲真君子。謝其相信之深。而電傷禾乃單騎遍勘村落。穿林入谷。晚宿民舍。自出米菜食之。里老亦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五十五

自裹糗糧以從。每催微嚴。令禁酒里老不敢求索。有勢豪謀利病民者。痛治之以戒眾。而又表賢者之閭。講程朱之學。毀尼僧寺。以正風俗。拆太山廟。以給學田。於是士民翕然懷服。擬諸古循良。史已未冬。朝覲科道官上疏言先生及布政周瑛等經術氣節撫善勦強。才行政績。不凡。欲照天順四年例。賜衣服楮幣宴於禮部。不果行。十月李廣因先生奏漸踈於上。懼誅飲毒。歿閏月。乃陞先生陝西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道過陝州。父老擁輿流泣。如見父母久之。始復出郭。至則教人先德行。後文藝。鋤刁惡。拔信善。崇正

先生教人讀書自小學近思錄始次及各經史語學者以聖賢之道曰立志以堅趨向之方主敬以養清明之氣讀書以究事物之理慎行以致踐履之實勿妄意高遠忽於日用之常勿過爲詭習出乎人情之外故以五要肅士心以九容飭士身以十有一行正士習以九戒敦士禮立四科以待衆士以二十一過禁士愆立十政以收士辛酉陞副使整飭洮河岷州邊備州染夷俗頗乖禮法乃申孝弟章宿弊所按部賊汚官吏有望風而遁者軍法嚴明邊卒悅畏西戎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五十四

遠遜條疏八事并禁約三十餘事皆可常行甲子考績都御史楊公用寧及御史李春文薦其賢乃復改提學門中士子相賀曰王先生復來後學得依歸矣於是士子益自策勵甚至有駢肩接踵向往於道駸駸乎復周漢之舊者矣正德丁卯陞山東按察使關防凜然人不敢犯雖同僚事乖理法者亦必曰慎勿使先生知且嘆服曰王公非今按察也郡縣吏之賢否博詢諸訟者密記之以行獎責一時畏若神明時劉瑾專橫因前官陰使校尉至山東緝劾亦無刺舉事因以寢八月丁母夫人憂歸已已服闋陞國子監

先生始被命欲堅辭友有遺書言執政者誦

太祖寰中士夫不爲君用者當殺身滅家語於是先生父大司徒公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乎不得已收招平生詩文付門生周朝著藏之泣而就道至無所懼境怒欲重以禍竟不能得時國學敎廢先生朝夕講說約東太嚴誹謗四出值瑾苛政人皆危之先生不爲動六館士子卒感服先生欲更六堂名敎諸生讀小學以上達瑾問怒曰王雲鳳亂成法欲代邢讓灰耶先生以道不行快快求去會瑾下獄遂上疏乞致仕時相有忌先生者乃改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先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五十五

生復上疏陳乞准回籍養病壬申御史楊邦禎通政使丁鳳都御史石邦秀交薦其賢上命巡撫宣府地方先生上疏以疾辭不允乃上楊太宰書其畧曰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畱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頌不聞唐介初貶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未幾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惟薦起陞在執事筆端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千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疾擯斥岳正坎圻終身極貧之陸布政反不得超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

一時快意可畧也。役人是非之公，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每日光陰之過者，不可補歲月之來者，未可追。且用舍之間，士風所係，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振；進獎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頹。惟雲鳳於執事，可以此言進故，不復忌諱。況今兩耳皆聾，謂治不瘥，只當耕田納稅爲畝畝之關，民養親讀書忘歲月之不我，豈有夢寐更着冠束帶耶？伏望周旋其間，以必得通藏爲幸。縱猿鹿於林莽之外，投魚蝦於滯澣之中，某未歿之年，皆執事之賜也。稿傳京師人爭錄，誦先生再欲辭避，尚書迫之行，不獲已奉

康徵錄

卷之六十三

五

勅之鎮豪猾，久攬權草者，聞風遁迹，至以便宜從事。將官犯法，依律重鞭，罰米至萬餘石，用足軍食。先生號令嚴明，法度整肅，自恭將以下，願指氣使，莫敢喘息。練習軍士，率有紀律。日戒諭防衛，如賊在目前，虜畏不敢輕入北門。鎮鎗時論歸之。兩閱月，丁父尚書公喪，歸將士遮道感泣，有餽以香帛者，不受。乙亥二月，服闋八月，除職如故。清理浙江鹽法，先生上疏乞致仕，不允。且促使供職。先生復上疏懇乞致仕，上不允。准養病。病痊起，用先生曰：「吾志遂矣。」先生生而神氣清微，舉止端重，異羣兒。年十一歲，與鄉人立通。

知一後以扇還擲之地，少年趨向之，正卽異流俗類。若此，長益刻苦自勵，穎悟出羣。六經百家言一誦輒不忘。文章頃刻立就。二十登進士，相識以花紅迎賀，却之曰：「烏用是炫耀爲哉？」衆嘆其不可及。觀戶部山東司政時，廣東陳先生白沙、陝西薛先生顯思負重名及門者，尊之若程朱先生。聞其言論評之人，以爲允先生貞經濟之學，以堯舜君民爲心。天下想見風采，累辭不出。人以道未大行爲恨。先生天資豪邁，狀貌魁異，知識卓越，器度宏遠，博學力行，以聖賢爲標的。居無惰容，自少至老，如一日。常曰：「一息不敬，便與天道不相似。」理明義精，視國家生民利害，若切於身。遇事敢爲，機動矢發，無留碍。一有弛張，上下嚮應，雖權力弗能阻。臨臨歿，生禍福之際，有定見，不苟趨避。守官清介，人不敢干以私。歷任三十年，治行可采，旌權之典，獨後於人。時論稱屈恬不動念，拜官力辭，再三乃已。一不得志，卽奉身而退。人以進退合義爲稱。允篤孝友，執親喪，勺水三日不入口，臥苦枕塊，哀毀骨立。妻妾不同寢處，有父在一衣不私製。錢蓄自負，獎拔善類，終始不渝。疾惡甚嚴，不少假借。

康徵錄

卷之六十三

五

空茹蔬衣敝澹然自樂門庭內外斬斬五尺童子非呼喚不敢入宜人李氏貞順莊謹先生相敬如賓邑宰有貪酷者不時戒諭里人困苦恒注意區處之或誣罪至死力爲白於官得出後學執經問難語諄諄忘倦與人接貌莊氣和言與心平可畏而親談當世綱紀不振則感慨泣下言及奸臣貪官怒氣勃然鬚髮亦奮有擊搏之狀憂國之誠老而彌篤或杖竹於門跨驢於野不改布衣時行旅農夫見者嘆息有曰此人入朝天下有福然不理於讒佞之口乃信於愚朴之民天理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泯滅者如此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五人

於書無所不讀尤達於性理之學書法直草隸篆自成一家端勁如其爲人四方人多求之文有氣力不假雕刻模倣而出入古格滔滔不竭詩賦亦清奇古雅所著書有小學章句博起齋稿讀四書私記若干卷先生爲學守敬義事君秉忠誠功業樹中外聲名滿朝野道德文章政事皆可擬之古人云諱雲鳳字應韶居山西和順之虎谷因號焉父諱佐南京戶部尚書母馬氏封淑人感奇夢生先生於成化乙酉七月二十五日卒於正德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吳世忠傳

吳世忠字懋貞江西金谿縣人弘治庚戌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吏科左右給事中陞湖廣布政司左叅議劉瑾時坐累降山東按察司僉事入爲尚寶寺少卿陞大理寺寺丞右少卿正德癸酉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世忠鯁介有文學在諫垣遇事敢言凡薦劾皆愜公論嘗論方孝孺練子寧之忠宜表祀聞者駭之巡歷荆襄銳意興革豪猾屏跡爲巡撫兩心邊務虜在河套出師逐之既失利乃以疾辭其爲人近厚所得俸餘輒分助諸兄以孝友稱於鄉里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五九

管遺還卒主湖藩或誣同官胡姓者以罪胡吳聲相近誣逮世忠世忠隱忍受之不辯亦不復言瑾誅後胡以告人皆服世忠之器度爲不可及世忠才不逮志而用亦弗究家居一年而卒知者惜之

左僉都御史王純傳

宣府

實錄

左僉都御史王純字希文浙江慈谿縣人弘治癸丑進士授大理寺右評事歷左寺正陞江西按察同僉事領兵備平瑞州賊陞河南按察司副使領潁州兵備兼理淮陽諸府屯田未幾改廣東以父喪去逆瑾惡之矯詔罰輸邊粟千石服闋改雲南金齒兵備陞大理寺右少卿時有上變告山東歸善王謀不軌者純奉詔往鞠之同事者欲深治其獄純不能隨平反甚衆轉左少卿未幾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上於宣府有所營建純疏止之不報會與同事中貴不協遂以疾乞致仕得請還正德十四年三月卒純精於法比性敦朴居官清白衆謂用未究其才云

僉都御史恒山張公璠墓志銘

王崇慶

公諱璠字仲齊別號恒山真定晉州人也先世有諱伯遠者居郡城之北曰新庄生榮榮以紅巾盜起避地出國朝平定乃復歸業榮生信然俱弗仕信然生子男三季曰矩者是爲恒山之父云矩少爲州從事晚年飭躬勵行尤崇義讓封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追贈大理寺丞妣苑氏封孺人加贈宜人蓋生恒山公者也恒山兄弟二人長諱某仕至山西岢嵐州知州恒山生而聰慧英發自爲兒時即有大志年十四入郡庠刻勵向學一時並遊者皆推讓之戶曹李君夢陽見其文遂大驚異孝廟甲子果發解正德戊辰舉進士已巳考侍御史第一再考實授復居第一臺卿屠公滿每指所試獄詞曰是書生乃有老吏筆如此尋掌道事會邊帥馬澄乞討蟒衣恒山上疏劾之風采動朝宁未幾巡茶陝西會逆瑾煽雷凡官秦地者必先納交其親識族屬恒山獨以命義一切拒之莫敢以私干者時將官曹雄結姻於瑾佩征西大將軍印厥子入京過陝城撫按藩臬多趨承者恒山獨不爲禮雄子銜之肆毀於瑾使人伺察者三卒

御
奏
不
附

無所得幸未復巡按山東是時大盜劉六劉七劫掠諸省而山東為甚臺中被差者多假告而去恒山則慨然請行至則檄下諸郡縣治城池練兵士嚴詰察為守禦計巡歷所及問民疾苦去吏貪殘復請蠲賦稅表忠烈東人以得更生為幸先是巡撫都御史張鳳任情害下恒山効之宰執有欲庇之者恒山再疏其言動之非文移之謬宰執雖甚怒鳳竟罷去左轄姜洪廉正人也不能諂事舊按陸姓者陸遂劾其年邁昏妄恒山力與白之朝論爭傳其疏先是閩人谷大用督兵勦賊謾無成功恒山疏陳三事一曰罷征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六十三

未果二曰冗兵太多三曰事權不一恭指官者為地方害也上嘉納之尋詔大用回無何賊出東萊境上會僉事許君達牛君鸞及邊將劉驥許太輩會兵迎入恒山為分命把截指授方畧賊始遁去遂効名官急緩縱弛者俱蒙罰治賊平撫鏡以奏提會恒山曰參官吾職也至於奏捷即諸公事吾或附名是僭眾邀賞也遂不具奏職者以為知大體後以公論有文綺白金之賜奏函還京甲戌春值乾清宮災恒山率同係御史條陳八事還宮闈復司香早視朝御經建聖邊軍去眷僧草皇店謹濫功言極剴切上雖

本納亦不之罪既而復差南畿提學是時學政寬弛富室宦家子弟濫名庠校者甚眾及就試多曳白者恒山於是嚴條約公勸懲革浮靡振實業豪無復假借人以為嚴毅公明陳天台以來鮮比乙亥轉大理右寺丞丙子尋丁母憂已卯免喪轉左寺丞嘉靖壬午總制侍郎臧公鳳疏薦大同巡撫不果旋轉右少卿贊佐大理後先五年參駁狂縱卿長或少偏徇恒山即反復論辯必使歸於是而後已祭未轉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首効總兵大將之退怯者諸將三軍莫不凜然慶庶人台沈先倡寘鑄之變漏網免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六十三

誅流惡邊陲正德以來撫斯地者莫敢誰何恒山至赴訴者盈庭乃憤然剪其枝葉漸及根株庶人始有懼意又以謀復護衛奏下禮兵二部移文勒報恒山據法以聞寧遂寢庶人憾之陰結官犯謀為中傷梟夜間謀罪人就擒恒山以其反狀奏上遣中官意出良民庶人偏圖救援勒官利之動為掩覆恒山與意亦因有提解之命即獲庶人納賄私單總鎮喜曰持此上聞助逆者當復何說恒山曰奈何為此敗滿朝縉紳乎遂引火焚之比至京仰賴上得還原職及嬰變故後百念淡然遂上疏乞歸

侍兄太守公田園勝咏若將終身西夏士人咸恒
山遇亂之功爲建生祠肖像祀兩京臺諫諸君子皆
先後薦於 朝南科丘司諫九仞且特疏謂台沈之
惡不減宸濠恒山之功不下王守仁然當國者受庶
入路若罔聞知公論惜之已丑詔求耆舊南北言官
劉君世楊周君煦一時疏上同薦乃起爲都察院提
督操江恒山乃振紀綱勤較閱嚴訪緝明賞罰官吏
畏威樂於因循者若以爲過先 上之建四郊也
恒山協諸御史萬公鏜上疏行 旨奉 命南禮部侍
郎黃維特寵貪汚爲御史張寅劾之黃即奏辨且自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本南
陳議禮功並示其背刺盡忠報國四字冀動 上心
寅復劾其罔上並行都察院勘焉尚書某謂黃背實
有字非罔也恒山正色曰原其刺字之意始欲求美
官今幸免國法不能抑彼尚欲誣正人乎尚書默然
恒山得薄謫方相臣張孚敬觀政大理也建議大禮
張以書示恒山謂廷尉鄭公岳曰張言未可誣也自
是乘用遂感恒山爲知己且示欲顯用意恒山因善
辭之自後吏曹推山西巡撫北臺副僉大理鄆河道
侍郎凡屢疏俱不果用張相既罷而李公時繼之嘗
出送王太宰瓊文中有大德大才大功之語恒山乃

笑而弗言李殊有愧色及入相而會聲著恒山薄之
因與絕交云給事中徐俊民黃侍郎鄉人也深恨發
黃之奸乃劾恒山不能捕盜塞邊軍官疏入李陰喜
其合已蓋自是恒山歸矣會長郎集今饒州府君以
工部郎署過家乃率諸孫捧觴膝下恒山及其兄州
牧薩甚且謂彼忌我者將以去官爲辱安知我之樂
如是耶由是釀酒栽花治田種圃日惟從事娛老又
嘗自憇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當不讓孔北
海矣癸巳詔復冠帶戊戌詔復許致仕兩京都院大
臣臺諫多連疏薦之者方擬起用乃辛丑冬十一月
麻律錄 卷之六十五 本五
偶感風寒延至壬寅夏四月二十九日卒享年六十
又六云所著有家藏集東巡錄撫寧錄若干卷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一泉王君德明墓表

崔 桐

世有介丈夫秉義勵操與時齟齬者可謂窮于斯固世俗之所窮也君子以爲達焉有若風靡波馳終身富貴者可謂達乎斯固世俗之所達也君子以爲窮焉余考一泉王君之出處而重有感也夫君清宛人諱德明號一泉余日在史館君遣其子舉人闡問業於余門聞之館寮曰是其父能文章舉甲子鄉試戊辰進士主司崔後渠奇其文可以魁天下者也余索其所爲文得經義若干首古文若干首果有奇氣可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六十五

誦也又聞之朝士大夫曰是其父有異政章章在人耳目者也余求其實筮仕封丘知縣劉瑾黨廖鵬茶毒河南三司以下咸受指使君獨不屈上官以爲異已苦以難平之訟君易易理之庚午鄉舉鵬之子鎧冒籍祥符貨文士代筆御史輩擬以魁選君發其奸亦取列第六無何給事中陳鼎劾鎧除名君聲益章既月嘉善寬糧長之積逋均豪猾之隱稅興學校建射圃以振作寒畯且設兵閱武卒成桃源之捷時有御史按浙憤嘉善之不善事也多方挫折君不爲屬明年御史敗竟免中傷晉戶部主事運大同軍儲不

美餘監臨清鈔解稅倍昔晉兵部郎中乞養病家居蓋取介有爲而薄於勢利者也丁亥余出補藩臬於君不相聞者餘十年庚子余承乏國子祭酒闌來謁聞君已不作四年矣問君末節於闡迺知出守懷慶會歲饑君減征損費貸粟散居多所全活是歲禾麥瓜諸瑞疊見天子以爲賢褒以金幣晉太常少卿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大同之變提兵境上爲聲援効奏避事文臣納賂將官者以振風紀且以計得石州巨寇常誠心悉平其黨獨以治吏太嚴防奸太密貪夫固側目伺之會行法宗人竟坐免臺臣嘗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六十五

數薦之未及起而卒寔嘉靖丁酉九月十有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邇君之世本元學士磐之裔傳至明善明善生忠忠生浩浩生恩君父也贈都御史嗟平一泉自筮仕至其終稜稜風節動遠時好雖數遭拂抑而屹然特立無所沮奪是世人雖欲窮之君亦何往而不達也哉

右僉都御史三厓歐陽公重墓志銘

雲南

羅洪先

公名重字子重別號三崖吉安廬陵人也吉安著姓歐陽氏最繁公出安祿令萬衍後世居釣源二十世祖觀善徙水陂高祖憲文明初仕爲翰林檢閱會祖用堅祖元器考權以公貴封奉直大夫刑部郎中母蕭氏封宜人年二十二舉弘治甲子鄉試戊辰禮部中式廷試進士出身第五人初授刑部浙江司主事進承德郎歷員外郎改山西司郎中進奉直大夫擢四川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以母憂去服除補雲南督學轉浙江按察使未上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勅總理蘇松糧儲兼巡撫應天等處會尋甸賊安銓反以公熟於滇事遂改巡撫雲南二年致仕公爲人眉目皎皙溫美望之如羽人處子比居官刻厲謹約數以職守忤權倖有武夫俠客顧望而寒心者嘗曰先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旣爲官又避禍有是理乎故自入仕以來未嘗一日不治事亦未嘗一事不守法法有所在卽朝議曲爲解宥不敢聽法有不可雖俗情習爲隱忍不能甘始爲刑部逆瑾柄國擅生殺百官除拜必詣私宅蒲伏叩頭如

逆瑾柄國擅生殺百官除拜必詣私宅蒲伏叩頭如

否公獨違衆不一往瑾不加害瑾敗而餘黨錢寧張銳誣逮縉紳前後相踵公於田崑崙仁李穆余祐樊準之獄皆出公力相爭卽嚴旨切責不爲動銳不勝忿以他事中公下廷尉久之索瘕不得竟還職於是獄之根株難治者衆多遂公嘗決囚南直隸勘事河南浙江囚每臨訊不更閱辭人出數言輕重其罪各中情隱其郡縣如監司或欲有所出入公卽歷歷摘招伏語相詰如經生背誦書不錯一字難者貽聘噤口人皆稱神其後兩爲督學卽又善說書史指畫經義士人宗之安銓之變斬關殺吏攻圍鎮城而阿迷嶠峨新興蒙自武定騰衝諸賊相煽且起是時老撾潛通交趾木邦孟養與緬甸孟密互相讐殺師相樓思陀入寨廣南亦佐戎皆亂勢亟矣公聞命自金陵晝夜行三十五日入滇不四月銓等授首上以銀幣勞公公謂前都御史傳習以戎勸事而身享其成不可上疏相辭且以滇夷獸面鳥言不易馴伏有司恃險遠恣爲虐罰則猙獰跳踴相報苟拊狗不至兵革未有休息時也於是籍諸郡縣殘破者給食散種差其免租之限如含澤摩喃弱子而於諸夷

列遺訓。忍爭。攜黨與而歸。種落則如投善劑以消
毒。焉減月例。家火以寬農。戮武官職田以代俸。止蒼
石玩器之害。定土官替習之規。又如積餘餼以充虛
庫。至若鹽鐵銅錢商稅之辦。納徭役里甲之疎。數稅
而精。研之則治家者之於水鹽。零碎蓋藏之不遺。算
也。上既知公可任。數下璽書。褒公公益感奮。而總
兵沐紹勛以上公世守。茲土與鎮守巨璫杜唐表裏
爲奸。拊刻境內。歲且至數十萬。公已切齒。而近歲
上供金寶浮羨過正。直且二倍。皆出唐所指。揮會當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七十

行。諸逐臣益公已離滇久矣。不以去位爲嫌。而以
政爲慮。不以去官爲辱。而以完名爲榮。聞者莫不
危公恐觸。上怒而公之懇款若未效。百一於君父
前者爲耶中時。乾清宮災。應詔陳言五事中。如早
朝帳房。番僧。官市。皆人所難言。至指老兒黨者。卽寧
銳諸人。且嘗其反噬者也。顧斷斷不肯釋口。豈所謂
胥靡忌險。故耶。正德間。權倖用事。公數數相忤。不及
禍。今上初號爲治。朝公又屢受知。遇宜得展布矣。
乃卒爲權倖所中。致仕時年纔四十七。家居視入仕
之日爲多。使得就日力以盡展布。其可稱述何阻將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七十

進奉公請得禁治諸弊。詔從之。而唐庇私人不受
理。公遂疏唐不法數十事。復以他事疏紹勛兩人。併
力行。賄撼公使去。公疏此兩人至十餘上。兩人益懼
嗾軍士以索糧不得。叫囂。醜公公既伐其隱謀。乃更
自以三疏乞休。而輔臣方角黨求勝。至是爲賄者所
乘。卒右兩人坐公不能調停。與致仕。且連巡按御史
誦調給事中論掠者奪俸一月。公請自坐除名。贖御
史追奪已俸。贖給事中不聽。公慮所言不效。來者藉
口實將事體更壞。於是復上兩人交構狀。以爲佞人
不可不遠。累數千言。明已非輔臣黨人。願弛前此黨

有斬之然者。豈非命乎。其後邊方多故。許大宰讚數
薦其才。不報。無一長物出。餘俸治室廬。與兄弟共居
無分畧。收族教子周貧。郵寡。稱其力不懈也。公既廉
而多。施門。居去城市二舍。許未嘗一見郡縣官。卽在
鄉。未嘗以顏色忤人。鄉與鄰者若不知有公。卽相見
不信能忤。權倖爲人難爲。一至是也。洪先嘗聞公於
外父太僕曾公。則已想慕其爲人。乃今讀狀與諸奏
稿。既悔生同郡。未獲識面。以快所欲見。又悔近其居
不及侍語。以請所欲聞。然幸銘墓傳其平生。以酬所
欲得。猶可以自解也。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公墓志銘 順天

張邦奇

公諱王字汝成號雷峰一號嘿休系本徽之婺源越國公之後曾祖諱公鏐祖諱江父諱子才以公貴封承德郎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母吳氏封安人公沉毅重厚髫髻亂如成人年十六七讀性理諸書潛思默悟慨然以古聖賢自期若將不屑意於舉業而才思充敏得之心而注之手跌宕雄俊自足以動人辛酉年二十一領鄉薦明年游南雍時楓山章公爲祭酒整菴羅公爲司業大見器重召語必移時較藝必冠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七十五

多士焉戊辰舉進士授刑部江西司主事轉雲南司員外郎訊覈精敏爲同輩所推服甲戌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攝辰沅兵備乙亥督造紙劄拒請託絕侵蝕減浮費以萬計明年仍巡辰沅攝兵備公性簡亢不能與衆俯仰不悅於當道湖藩六道辰沅最遠且多故故再以屬公公下上嶮巇不避寒暑矻矻移牒不間宵晝民夷肅然惟承順宣慰司恃其富強納賄橫奸圖地之屬保靖者事久弗決相殺傷無虛歲朝廷初大臣會勘或受別指欲有所左右而公持蓋堅卒以理誄羣力焉承順先以黃金器若干啗公公聞之

生命擒其使使遠逃匿至是陰令刺客伺公人多爲公危者而公屹弗爲動難亦竟弗及也香爐山上表叛合湖貴兩省集計平之公之贊畫居多在沅再期鋤奸祛弊罄竭心力復構書院於明山之麓聚諸生爲之講解今南京刑部侍郎周先生亮之時以御史謫官沅之竹寨驛公禮請爲師暇輒會講士多興起已卯更巡武昌黃州會宸濠叛陷九江九江與黃蘄接壤倉卒備禦分守者稱病不敢出城而公遽沿流入蘄斬吏民方豕駭欲竄公諭戒稍定日夜修城增埤募民集兵皆越宿而辦黃梅有粟萬餘石與九江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七十五

僅距一水衆謂冒虎牙間而公從容取歸州城賊睥睨不敢犯境內按堵已而亢旱出禱澍雨輒降未幾武宗南巡供應賞犒之需籌畫周悉聲聞日益起然積勤六年而薦剡不一及及是巡按御史毛汝厲疏公才節乃擢柳桂兵備副使強賊王廷鑑爲患率民兵搗其窠窟悉殲之當道無知者其於事惟盡其心而不欲以聞於人類如此壬午冬丁外艱明年春會吏部考察旌天下賢能卓異者纔數人公復與焉乙酉服闋補臨清兵備稽供應減夫役豪猾屏戢軍民安之丁亥春擢山東按察使行之日耄倪泣送滿

車下八閱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整飭薊州邊備見西北邊凋耗已極實將官拮据所致首議請甄別將官賢否明賞罰示勸戒仍劾去貪酷之尤者二人邊境饑震戊子春畿內賊楊恭作亂驚動京師公調參將郝通授之方畧不數日折其首京軍後至遂冒爲已功公會弗之辨也凡防禦方畧鐵冶利弊與夫重守令審均徭清地畝會錢穀皆熟計而條陳之切中時宜有撫畿奏稿二卷勦勦歲久成消渴之症且念數十年重大牢固之弊一旦盡革已爲檢壬所忌而貪官被誣者相煽復起曰禍機在是懇疏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七十四

乞休不允既病臥卒年四十有九公與故王公伯安友意不能盡同王百方說之卒不應其自信不移如此然實學古心高才勁氣獨立而不懼知命而不惑議論人物必求之心術之微舉天下鮮當其意者已或有失雖纖微不自蔽人之桑侯疾之雖仇讐不爾痛也所著有二書碎義書經存疑錄雜記敝篋爾稿凡若干卷藏於家

左都御史陳長公察傳

南朝

王世貞

陳長公者名察字原習其先閩人徙常熟遂爲常熟人常熟故多豪陳豪族其人類長者高皇帝數以法破諸諸豪首獨赦陳氏自如爲其以長者故四傳而公父光祿君隱不仕母譚淑人夢斗間氣下傳體霜而視腹有赤文曰鳳已遂振生公公生巖然莊甚動止自矩下帷日夜誦不輟補邑諸生俄光祿君塲公苦而仇酒肉之味者三年久之舉進士釋褐南昌推官滿三載高第入爲留臺監察御史尋召治臺事中貴人瑾拉而公持議亡所屈坐罰輸粟邊百五十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七十五

石瑾後伏法殊死而義子寧彬煽起益甚公力爭不得嘆曰死耳而不難太夫人耶是時譚淑人春秋高尚亡恙云公移疾歸養又可九歲而會兄寨免檢討亦歸譚淑人廼起公曰若母以吾老爲念而遂孤天子大恩公乃起守故官俄當出按滇上疏言天下大計五日備荒曰治兵曰屏盜曰水利曰民牧俱下所司脩者令寧王宸濠及義子彬說上以南方饒樂可游上欣然嚴中外且發公抗言弄兵者陸梁彭蠡間寧能舉大名哉發三千騎渡江可徑縛取奈何屈萬乘尊奉吏士任且上出而京師空然無一人

寄撫監卽北不憂虜不憂蕭牆內耶一上不憚切責公奪一歲奉公遂行按滇屏騶呵以身周行箐棘而微刺民間得失滇中別產銀幸臣請縣官場而權之歲可佐度支費什一下使者諫公持不可曰此兵端也且用事者觀其利余觀其害而從史之不可竟罷議金齒帥沐崧挾中貴人愾而需公効治如律上亡子公疏畧曰臣越在外微矣干國家大譴外罪次罪陛下之踵先帝稱尊者十五年矣先帝十八年而棄羣臣亡卒然之患以有陛下也陛下多狎游壯未有子羣臣心怛然竊害萬一宜早定大計

蘇徵錄

卷之六十三

七十六

擇親賢寔禁邸端良之士屏翼左右陛下固萬壽無量庶有以培本根消窺伺臣民不勝大望不報亡何毅皇帝晏駕上卽位下詔求直言而公還自滇數上書陳君德興革計弊復出按蜀公說上以罷蜀鎮守及諸織造中貴人具其狀甚悉中貴人尾得書語相銜公次骨諫格不下然上固已心動後次第有所裁具如公語公之按滇而蜀也一罷青巖布袍導二吏符節而已岳守而下大憚服備備亡以奉下風墨吏先公解印綬去試諸道借計吏者甫畢以譚淑人喪免公繇郵書中受計卽被髮號且號歸

天其祝不穀得以九歲侍而易一日耶公服除再入爲御史王邦奇者壬人也例罷所任千戶不得志緣上意誣大學士費宏等給事中楊言因遂紀邦奇上患謂爲大臣遊說卽朝置獄訊備五毒公大呼以臣察願以不肖軀易湯言地下衆錯愕引辟而上連目攝公不爲動退復具草言亡論邦奇語非是大臣不自飭扞文罔亡以消厭人議惟上體貌終始其聽自効邦奇別下司寇獄彈治勿令天下有以窺見風旨上曰善因遂寬楊言獄弗誅帥侯勛方挾幸爲姦利巨萬公時監軍事陰請賜罷上

蘇徵錄

卷之六十三

七十七

謂御史慈吾不受一勛以謝御史其令侯就第公守御史久同列妻起大位幾徧始遷爲太僕少卿垂拜公復辭薦代八太僕於故事不得辭又不當得薦代入坐謫潮屬邑校官公怡然卷衣出曰察奉臺事亡狀又數妄言當謫天子幸哀憐之於是倍道趣潮聚諸儒生譚經學諸儒生入相勸亡倍陳公暮歲移信州倅距倅南昌更可三十歲治如南昌亡見遷吏態已晉浙江按察僉事俄超爲副使踰年而遷山西按察使亡何遷山東右布政使已而又遷浙江左布政使入爲光祿卿既上皇子生贈祖文官欽一子

大學士吏部言南贛撫臣請以陳察任報可卿三

品又遷日左使當爲副都而大臣者失其名以公不
先事見嫌之僅改左僉都御史之鎮公則申先都御
史王守仁束約定甲保繕要衝勒習技射士密授之
捕盜盜魁相戒避明吏毋汚陳公質爲也而公益頌
高皇帝大誥闢里社人給小學彬彬矣 上行

且召用公然公倦游乞骸骨辭至 上殊非所望曰
都御史輕去朕叩吾不用矣公故受經羅文莊而友
張潤章拯相與劇切爲君子歸杜門益讀習濂洛諸
先生書希濶外事監司歲時行部間造公公度其人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七十九

長者乃已或其人非長者而侈則徐出所飯麥強飯
之曰余田父甘也公又多語刺刺是非咸遠巡避去
所寢卽生平不二余蔬肉分日而食冠衣褻亡易第
令綴以絲綈色錯然而失其故少年親以不堪或
相率摘訾公非情云公之事譚淑人二毛矣于上膝
間爲嬰兒慕歲秋先其鄉人入租稅既者病且亟捐
私田三百爲邑助博士弟子貧者曰吾異乎所以益
子孫修者公卒年八十三有集及奏草若干卷

院右僉都御史李公淮墓志銘 延毅

公諱淮字巨川小泉其別號也生有穎質未冠補邑
庠弟子員弘治辛酉領鄉薦正德甲戌登進士尋丁
內艱歸服闋授戶部河清司主事督儲太倉公廉明
允屬吏畏而愛之及滿相率列狀保畱司徒公因加
器重聲譽遂彰尋督儲密雲有中貴怙勢於公獨心
服更加禮重尋督儲德州知州某素兇詐沮撓儲政
公諭之弗悛乃疏其惡於朝竟置之法事竣奉命監
督南畿兌糧百八十萬石舉完無愆期擢貴州司員
郎尋擢山東司郎中總理遼東軍儲遼爲巨鎮歲支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七十九

支百二十餘萬多資鹽引豪商憑藉朝貴率空手占
窩取厚利軍儲大損公下令有見貨方與引諸豪猶
怙勢恐喝公曰吾不畏汝咸吐舌縮首去請託遂絕
及明約束嚴積覈平出納祛積蠹軍儲大充將士咸
悅一時聲稱翕然咸謂公可大用矣事竣擢四川布
政司參議未發以才優陝西分守河西兼督糧餉
公治如遼東而總理益密勞瘁有加時詔使勘土魯
亦入寇邊情益中有陰使之者欲假此報執政私忿
將起大獄邊事幾大壞公與巡撫唐公澤據理持法
極論夷情奸欺國體當正邊情至重不可再壞詔使

不能奪疏奏河西始安權陝西按察司洮岷兵備副
使總制王公以公熟諳邊情奏留整理河西事務兼
分巡督餉責亦繁重公竭力應裁百務咸舉而勞瘁
益甚矣尋陞陝西布政司叅政歲大饑予方撫陝委
公分賑公遍詣村落給食不含晝夜至廢寢息有勤
者曰吾一人不足惜如億兆何至永壽遂以過勞嘔
血數升猶力疾卒事會延綏撫臣缺廷推以公名請
上擢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命下而公
疾甚乃輿歸聞喜未及赴任卒壬辰三月二十七日
也距生成化己亥享年僅五十有四云公天性孝友
蘇徵錄 卷之六十三 八十
入仕以親養不逮歲時哀慕人不忍聞事二兄極誠
敬俸入不自私撫孤姪如子長卽誨之弗克肖至涕
泣論之至哭於祠墓復詣其姪孫底成立居鄉以行
誼自勵頽垣疎牆晏如也平時縣官罕見其面近出
未始用與馬素潛心理學子與諸生講解經義必體諸
身心參及時務期於可用所至執經問難者不遠千
里蓋其學有本故所至建立卓然所著有詩經重訓
辨疑其稱於中外者炳炳若此予則尤見其規畧恢
弘條理不疎志慮堅定地獄鑒不爽律已端嚴而與人
不求備取善疾惡而恕恕不宿留故累司財用人無

間言所至雖武夫悍卒莫不傾心敬服涼州有父子
異居致訟者公反覆譬喻咸泣復合所謂全才公不
忝矣 上方將大用公而遽爾淪逝惜哉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黃巖劉公葵墓志銘

費宗

公諱葵字舜卿別號黃巖世爲襄垣人曾大父端頌鄉薦授賓雲教諭大父深領鄉薦歷監察御史終浙江按察副使父風儀舉進士歷刑部員外郎俱用伯兄紫巖公貴贈南京吏部尚書母張氏封夫人寔生公夫人就館時夢紫衣人槐實劬因以小字命之公生而岐嶷異凡兒稍長益穎拔從大父遊京師所接識多海內英雋學用夙成歸補邑庠生名藉藉動三晉庚子舉於鄉明年辛丑舉進士與庶吉士之選益獻徵錄卷之六十三 全三

肆力讀中秘書期成鉅儒余時亦從公後心憚之奏西授兵科給事中丁丑聘同考會試所取多名士辛巳陞刑科右復陞戶科左今上登極更新庶政有詔起用太監蕭公敬公上疏謂臨御之始不當先奮用閣臣非所以令衆庶見也辭意俱烈疏入不報者累日入咸危公公方引義從容而上亦察其忠弗讓京東民田爲權倖所據民不得訟事聞命公往訊至則按籍悉歸之民權作敘跡時以爲難是年以紫巖公爲少宗伯例改翰林院檢討丁內艱甲申服除史職與修武廟實錄事竣當加秩而公忽得外種

諫州大名人以爲異而公處之愈閑至郡折節親諸書事長吏惟謹長吏益賢之暇則葺元城書院進諸生闡經義與尚文教彬彬多成材焉丁亥陞南京宗人府經歷歷南戶部郎中江西按察使司副使改提學河南陞貴州布政司叅政調陝西陞山東按察使所至有聲嘗錄囚釋其寃數百乙未夏羅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保定保定畿輔重地俗悍喜鬪歲薦饑民或聚爲盜公至則按捕之節用愛人緩賦驅蝗民賴以安提三關邊警叵測公飭兵食屯要害數親巡視慨然不勒居燕然之志居三載虜不近塞輯寧獻徵錄卷之六十三 全三

保障之績民至今頌之公又疏治遵河葺修嶽祠稱旨數膺璽書褒美錫賚加渥方駸駸嚮用乃爲言官誣論公遂懇疏乞歸越六年忽遘疾不起蓋嘉靖癸卯正月也年五十有七所著有黃巖集金陵稿恒陽集處州錄大名吟奏議七卷

右僉都御史徐公錦小傳

順天

葉照

君諱錦字章甫號楓岡生而穎異慷慨不羣攻儒學首膺文舉之選正德丁卯中浙江鄉試登進士除福建甌寧尹痛先人之積學早世以清白揚親蒞政清嚴秋毫不取私邑有行都司軍民雜居君嚴約東岡不帖服界隸司府往來員役聞君之名不敢輕抵公所邑戶豪負險深谷積逋不輸於官君諭以義豪悅且信遂效命無或胥梗至於均徭役以除宿弊蠲冗費以濟民難人多利之歌頌恩德御史相繼薦於朝有公明廉能之譽甫三載天官卿以君治平爲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八十四

天下最徵拜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老成明斷望重南臺尋轉雲南道寒暑謫謫益勵風裁奉命按淮揚及廣西等處惟整飭大體不事繁苛接藩臬虛已咨詢以濟時宜靖江藩府怙勢害民莫敢誰何君疏陳規制裁之以法卽斂手屏迹不敢恣事竣會建仁壽諸宮奉勅督理同事多中官每索取常例不一滿望則多端阻勒君委曲開諭備述官民輸運之艱中官爲之感動及從寬恤時章聖皇太后屢賜茶宴金帛以勞之屢荷殊恩錫以明倫大典無逸殿碑文諸書上嘗錄公名於屏風曰此宜可大用旣而陞

南京大理寺丞斷獄平允多所寬宥有尋陸太常寺

卿聲威益振庚子歲會推順天巡撫上覽疏爲中官曰少卿徐錦得非向御史也親簡注焉獲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兼督理薊州邊備蒞任踰年撫養士卒邊城不驚及沙河大工成進俸三品人皆旦夕以公輔期之值辛丑星變引咎自陳乞休恩賜致仕家居每遇聖旦必夙夜具朝服拜祝於庭暇時攜酒歌詩不干戶外事賦性寬和與人輒平易未嘗以貴顯自大朝野咸謂君再出以柄樞要而距不可作矣寔壬子二月十四日也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本五

金都御史李公宗樞傳 河南 喬世寧

字子西金寧武將軍耀州司候烏古論速可之後也父恕弘治丙辰進士歷官貴州叅議宗樞舉進士授知諸城諸城多衛官富室豪奪民田宗樞懲其尤甚者一人餘悉自歸民田民盡復業以治績擢御史按宣大陳邊務十事 上盡採用之語在集中已又劾都御史汪鉉不法狀 鉉著於臺中未幾鉉遷太宰即陞宗樞順州兵備僉事定欲考察時譬之乃宗樞頴上名益著御史薦者十有三疏鉉竟無隙施焉鉉罷乃陞河南叅議副使會 上謁陵承天諸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八十六

守臣率以罪繫乃遷宗樞叅政頃之再遷按察使有扈從功方召用以母憂歸會虜入山西大掠至平陽撫鎮多以不職譴罷時太宰與科道官舉才臣當事者十餘人皆首列宗樞俟服闋補先職無何即遷僉都御史巡撫河南宗樞習知大梁事乃盡禁諸服用奢僭與豪姦倚王府爲窟者一時大梁肅然又檄諸郡邑條百姓所苦樂將一切書便事會病卒不果宗樞性穎慧口吃有濟事才交遊間情儀殊厚詩學初唐作字學章草俱成家有詩文集傳世子羔已人三十四年以會試行會地震客歿闔鄉

金都御史陸公邦傳 河南

公名邦字秀卿嘉善人讀書耽爲時師訓詁嘗以人心物理與聖言融貫非可離而二之欲求畧去名筌直軌往哲而發憤篤行誼尤以氣節爲重人或相日爲腐儒公曰吾腐吾腐不較也嘉靖丙戌舉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道自河間郡守某見公貌頗頗不善抑遜心惡其偁乃送一屬館居之館僻在西遠妖魅所窟誤入其中者輒公不知其愚我也誠之而入比暮輿皂慄慄告出唯二童子甞既寢夜半有聲制然已而崩山裂石之狀其怪頗然而黑不知其長幾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八十七

許植於臥榻前公怒甚以手擊之大喝曰何物妖麼敢爾須臾遁去院宇間寂如故厥明門外候吏皆兢兢俟內音公偶睡軒日高不起人人私痛其爲呆下人無類矣頃之放衙偉然陸主事坐堂上竟無怪狀於是郡守聞之大駭心知其非常人比至南都審刑多平反有獨見以濟法所未備旣而居父喪闋鄉人有欲引公者公不應補北刑部又乞南改南武庫郎中武庫主出納諸司隸直多美金人易乾沒公率不改封以發人頌其廉下無間言擢常德知府以治最改岳州岳州大饑公不待奏報發倉粟以賑民賴

以活者數百萬計時楚中災傷極甚每御史播如所至則饑氓匍匐拔曳龍鐘將什衣不掩形流離困頓羅馬前號哭不已御史緩言慰遣心實慘痛恨無良法以速起其死也及抵岳州境內晏然則未有以荒歉告者心大異之又地逼江湖寇盜出沒時仍饑饉之後不聞賊警於是稔知公先事預備慮周生民固極盡安輯之力矣御史又察知公寒素澹泊不求榮進爲政無赫赫之譽此其心與古循吏無異遂上書薦之於朝世宗皇帝軫念元元特重有司之務實政者乃曰守臣那爲予一人綏萬民積可嘉其廉徵錄卷之六十三 八人

得已乞骸骨歸歸三月而卒年五十五所著有風雅輯畧傳習辨疑古文詩賦藏於家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侯公鉞傳大同

侯鉞字義甫東阿人金丞相摯之後也爲人魁岸有大度戰鬪電日狀貌如神論事侃侃口如懸河慕賈生陸贄之爲人也資質殊絕讀書日以卷計率三數過終身不忘舉嘉靖辛丑進士請告里居三年請闕授工部主事奉命修玄恩橋於涿州之南監修中官上其估百萬鉞爲上書指陳其狀乃二十萬而足擢本部郎中出爲山西屯田僉事有詔築龍門邊五百里衆以虜所出入相顧莫敢往鉞獨以身任之一日虜大至左右請入城避答曰吾舍數萬丁夫獨先安獻徵錄卷之六十三 八人

往乃驅民入城身爲之殿夜至宣府城下有老弱避兵者復數十萬擁門不得入鉞乃坐門外盡入居民而後入再擢爲山西副使整飭湯和兵備大將軍仇鑾行邊司道皆伏謁鉞獨長揖不伏鑾初不悅及進而與語縱橫指畫有若無人鑾奇其材謂軍門曰此中缺缺侯君一人兵備三月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嘗一再遇虜有首功百餘級未及論功會總兵岳懋以兵部尚書薨勅鉞視邊軍敝不請餉乏軍興速下吏治因諷鉞自耕欲令歸過戶部鉞曰事有不

可吾寧身任其咎不敢爲朝廷起大獄竟不以戶部

爲解制籍罷歸田里常有袍戴笠乘一白騾從蒼顏
一人遊行隴上與田夫漁父抵掌笑語至揮鋤爲
相娛樂遇者不知其故中丞也時塞上多事鉞有重
名廷臣部使交章奏薦方有詔召遂卒今祀學宮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李

右僉都御史麟山李公良墓志銘

宣府

張鳴文

夫毀譽不公良臣解體忠佞無別志士懷心今朝延
有忠直之臣而或以疵類疆圉有功烈之臣而或遭
掩抑故賢士不能盡其誠而國家不得盡其才正以
此也往歲經略邊事之臣莫如李公麟山先生卒以
間去至今人情之先生諱良字遂伯其先洪洞人始
祖李二避兵長清家焉二生德德生斌斌生勝勝生
儀娶張氏生先生繼母許氏爲人忠信仁厚豈弟孝
友勤學以養父志備物以奉繼母戊子領鄉薦己丑
舉徵錄

卷之六十一

李

第進士筮仕漢中府推官平妖寇擬陞河南道監察
御史以不奉時相改評事歷陞陝西僉事山西叅議
副使河南叅政陞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管理軍
務蓋先生文人而究心武事故其勲伐多在關隴兵
戎之間凡所以爲夷夏之大幾社稷之大計必悉心
經理要必爲天下長久之法故在陝西禦套虜有黑
水口之捷總制松石劉君表其贊藥之功在山西守
巡冀北道外禦強虜內制橫軍邊圉晏然百姓祠祀
之在宣大六年知形勢明戰守習訓練一膺巡撫之
寄卽上奏疏無慮數十咸切肯綮又見屯戍單寒建

併中之議舉舉可行已酉之秋虜寇入非先生
爲調度將不知何所底止也然其執法守已不阿時
好獨見短於權要議當回京調用而先生浩氣志不
可奪矣居十年惟課農教子焚香讀書表率鄉俗以
居家守禮居鄉守義居官守法爲訓所著有文稿若
干卷藏於家屢薦推昌平操江巡撫之任先生厭聞
之戒客勿須口也嘉靖辛酉夏五月卒年五十有一

狀徵錄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浚谷趙公時春墓志銘

徐階

隆慶元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巡撫山西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浚谷趙公以疾卒於家明年五月總督三
邊兵部右侍郎鑑川王公爲請卹典有司循故事得
賜祭一壇於是予西望拜且哭曰嗚呼予負公矣予
負公矣予與公交三十年自謂世之知公無如予者
今予方在政府又幸際 聖天子嗣大歷服盡召起
巖穴有聲實之士而予乃不能亟薦公使竟其所欲
爲予負公矣予負公矣公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
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必引繩按矩詰責之
不少貸故賢者服其正而在中人咸疾其太剛或語
及北虜方持盃酒相懽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
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
巨矢間以長鎗大斧卽俺離丘福不足平也故在賢
者率壯其志而亦頗訝其尤輕憂其太銳然自過年
來士務以柔媚全其自將畏懦不敢一言戰政日以
弛虜日以驕其狀如人之病痿漸入於不能起予以
爲得公出而矯士之習作將之氣於時必有所藉也
而又念士大夫於公尚未有定評使其所長不曉

狀徵錄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三

著於天下萬一有異議者公必怒而引去不肯復出
故委曲爲白其所以然異論定然後薦且計公年未
六十用世之日長而不意其遽卒蓋不獨予負公卽
公亦且自恨其不及侯予說之行也嗚呼其殆有歎
然耶公幼與君兄遊每列旗部署自長御之年十四
舉陝西鄉試十八歲禮部奏然爲舉首當是時海內
伺其有所製作學傳誦之而公則習騎射談甲兵日
以邊備之不修爲大戚及再失官虜果入犯遊騎薄
都城世宗皇帝用予薦召爲兵部職方主事遷山
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九十四 曼山館

督鴈門諸闕庶幾用當其才矣然公在職方坐議馬
市非策又以能兵爲逆聲所忌幾得謫死在山西檄
將士禦虜代州身甲冑督兵繼進斬虜若干級而總
兵李涑乘勝入虜伏中敗沒詔解公官聽調迄今十
五年予日思薦起焉乃竟不克遂虜固未嘗減耶何
公之難於用也公讀書日能記萬餘言凡史氏所載
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之算與寇戎蠻貊之詭姓
隱名歷歷誦之不爽所爲文章詩篆宏闊肆如司馬
子長李太白而卒澤於仁義道德初舉進士改庶吉
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代庖主事卽請禁武成三

士風又疏錄用諫官明善惡開臺端等七事下詔議
爲民暨改編修兼司經局校書疏請正東宮朝會禮
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本又罷爲民爲政於晉斥貪
臺省征徭抑求請絕餽遺曰吾不敢竊府庫以自潤
亦不能借府庫以市恩宗藩貴宦相戒莫敢犯法一
時文學氣節政事之聲振動天下乃公則皆曰此儒
者之末事其志專在攘夷狄復祖宗之疆宇遠後
世以長治永安而卒不獲試此予所以深慨於負公
也公諱時春字景仁浚谷其號祖福以國子生爲平
谷丞考王雷化教諭贈編修母許封太孺人公卒時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九十五

年五十九銘曰龍興而雲從伯樂與驥幸相值今
而不克收以爲功世方貴劒術而干將鑌鉞曾不
與鉛刀並庸歎耶人耶吁嗟乎公

石倉都御史山峰阮公賜墓志銘

李春芳

中丞阮公皖之桐城人也諱鶴字其號山峰居士系
出步兵晉黃門侍郎遙集自陳畱受節鎮皖樂山山
之勝因家焉歷唐諱樞江者以大將軍顯宋諱師簡
者以進士顯文武後先輝映由進士五傳而生暹暹
生廷璜人稱愛雲翁則公父也愛雲翁少孤嚴事其
兄讓千金產有隱德沒祀於鄉後以公貴贈南京刑
部主事配吳氏繼童氏俱贈安人正德己巳歲大校
翁傾貲振之所全活甚衆無不頌翁生賢子者已而

藏微錄

卷之六十三

九十七

母吳以是歲十月二十四日生公公生之夕室有瑞
光如爲兒時端重不戲六歲就外傳輒問曰讀聖賢
書不當學聖賢乎傳大異之嘗作燈花賦以見志長
而博綜經史百家文聲籍甚嘉靖甲午以儒士中應
天鄉試乙未遊南雍少司成歐陽文莊公方與諸士
講明致戶知之學公聽受而篤信之曰學不在是乎
自是盡棄平日馳騁之見而反之身心矣甲辰第進
士觀吏部政會星變上疏乞崇廉介以抑奔競不報
太宰熊公某獨亟稱之乙巳授南京刑部主事敬簡
明允精於獄比千戶劉恩以善訟作姦公暴其罪竟

置之法時有殺人而橫於市者都下譁然莫知其由
邏者偵捕朱監生甥抵之業已誣服公心疑爲冤齊
沐禱神竟得真殺人者於是才名大振三載奏最改
河南道監察御史巡視光祿光祿多中貴人憚公風
裁省浮費且十萬計地震應詔言七事多見採納已
西巡視倉場兼理河道蘇運卒立議單劾罷漕帥之
不職者漕政以肅明年案順天諸壘吏望風解印綬
去任丘進士王聯豪橫數殺人擬大辟乃撫拾胡公
續宗詩誣奏謗訕上怒逮下詔獄并逮撫按藩臬
郡守三十六人公曰以言語罪人非盛世事矧誣搆
獻微錄

卷之六十三

九十七

之乎漸不可長乃極力調護其間事竟得白尋改
內督學公以首善自京師始正身帥士士蒸蒸然鄉
風諸所請謁悉謝卻不避權右庚戌虜入犯至薄都
城下公適校士涿州涿固都城要地也公選率生徒
張皇號召士氣倍振虜退條上禦虜十事動中機宜
當是時公職在俎豆不與兵戎乃毅然以憂時捍患
爲己任其廉濟之弘猷已於此露其端云癸丑擢浙
江提學副使頒示條約一如畿內而因地裁成之得
人爲盛浙方歲苦倭寇甲寅尤甚公下令諸生操弓
矢習射作忠義之氣乙卯夏省城戒嚴撫臣檄

五地防守公嘗守武林門則列營關外令士女分道入遷至還開視他守者獨無追迫蹂躪之慘民咸德公焚香祝天曰安得阮公開府以活百姓耶丙辰陞廣西右叅政臺省交章薦公有文武才可大用上擢公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浙江聞命卽展布方略誓告將吏四月賊攻乍浦追斬皂林賊奔桐鄉公冒重圍入桐鄉方賊之圍城決旬也多方攻擊而公亦應機應之顧孤城力乏數請援於總督胡胡不應城中危甚卽睢陽之急不是過也賊又持總督紅牌抵城下議和人心搖惑非公抗議固守鮮不敗者

廉肅錄

卷之六十三

九十八

少宰松溪程公序平夷碑亦謂公有睢陽之節武穆之忠以此久之賊計窮遁去五月賊陷仙居公又募金台諸郡兵分疑設伏凡三戰大破之而賊首徐海黨與衆盛復集舊巢時趙尚書文華出視師與總督胡共持和議乃公獨銳然決戰會官官上疏罪議和若詔下專命公勦平公得報益自整竭命奇兵四伏正兵突擊賊遂大敗四竄巨魁陳東麻葉辛五郎皆就擒賊又奔據沈庄悉險自固若謂必不可破而主和議者猶觀望不進公大怒曰不滅海尚留根蔓乎檄諸道令兵四圍夜渡濠溝賊相火其巢自寅至酉

力戰俘獲甚衆徐海始就滅功最稱奇而譏忌亦自是漸起矣公顧一意向賊謂諸將曰寧波屬門久爲賊據而舟山餘黨尚在奈何安枕耶遂夜驅水陸兵並進大破於蔡奇山獨山大潭山水戰於清港洋丘家洋直抵舟山賊方除夕酣醉遂擒斬殆盡自是兩浙三吳始得休息矣上賜金綺者五進秩者一方鄉用公而忌者愈忿謀奪公柄移公專鎮閩是時閩寇方張而兵弱財匱私計可以困公而公不爲困丁巳春公發浙江倭犯福寧公抵建寧倭犯會城已而犯福清犯海口羽書猝至公日夜治兵儲糧慎選謹

廉肅錄

卷之六十六

九十九

謀而於先登陷陳之士不惜重賞往往能得其死力遂奮擊賊於古源陽崎長樂港閩安鎮凡十餘戰計任事不過數月捷書飛奏上加大加獎異奈何忌之者方謀傾公乃指摘公廉費儲餉肆爲謾非風聞謠言遂被逮至京然募兵壯造戰艦捐賞予卷牘具在有司可覆視也卒莫能中傷落職歸肉巾私第絕跡城府東西西陌舊過從悠然不知老之將至也嘗有論胡督府宗憲侵浙餉者復波及公公疏請兩省互覈而人多依違其間迨隆慶丁卯公病轉劇伯某父聞陳情於是大司徒馬公森大司馬霍公冀

合疏題覆行兩省巡按覆報公之心事行且昭雪乃
以十二月七日歿於正寢享年僅五十有九耳嗚呼
天亦忌之人何尤哉余嘗讀陳平傳而重爲公慨也
平事漢謀所以撓楚者請捐金行反間高祖與之黃
金四萬斤恣所爲不問出入率間楚君臣滅羽垓下
由公觀之使平也生今之世身且不免又安能吐六
奇而封萬戶哉今按中丞五臺徐公紳狀叙浙閩事
獨詳有以也浙之士民思公之德相與立祠俎豆公
夫豈可強致哉噫此益足以觀公矣若夫勸副使李
某同知唐某以全善類哭送南野先生旅觀以敦師
友敘錄 卷之十三 一百
道不拜仇成寧不附陸都督不謁趙督察以勵士節
皆狀中所稱述者自當信後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侯公汝諒墓志銘

寇陽

侯汝諒字叔貞號松亭公幼聰穎不羣讀書過目成
誦爲文藻思逸發操筆數千言立就弱冠領鄉薦戊
戌登進士高第己亥授戶部主事監太倉及三河諸
倉正己率下出納明允宿弊頓革總督侍郎胡文江
巡邊諸監倉者率有厚餽張盛晏以姻之公獨無後
餽者多敗時稱公有守甲辰陞雲南司郎中司務繁
劇公才既優應酬如流吏不敢欺內用金寶當事者
率通舖行倍估高價因爲己利公裁其直之半省帑
獻錄 卷之十三 一百
金甚多外戚方氏奏討祭葬及庄田七百餘頃公以
爲財力土地有限而覲奏討者無窮弗之許方託所
親啖以利公峻拒之且疏稱白於大司徒蕭廡王公
王難之公曰設有利害郎中自當之疏上命下竟減
其請之七八貴戚咸怨公亦不顧也乙巳陞南陽知
府公嚴以馭吏惠以愛民抑強扶弱興利除害唐府
求儒學隙地以益園圃撫按檄公勘之公曰卽府地
尚捐以助學可侵及學官耶事乃寢朝覲給由赴京
公私餽遺一無所受撫按交薦其賢庚戌陞陝西按
察司副使值莎亭翁卒於南京公聞訃號慟卽日奔

赴護喪而歸服闋癸丑復除陝西分巡關內歲大歉
公調度賑濟全活甚衆地震異常人多歷歲劫奪蜂
起公循行禁緝地方賴以無虞丙辰陞河南左叅政
至汴卽入賀丁巳陞本省按察使振肅紀綱申明法
令豪右斂迹激揚得體風清弊絕人望益歸入覲事
訖已未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地方
連歲荒歉餓殍載途又值兵冗百務蕩然公夙夜焦
勞匡濟時艱危言懇請數萬金糴米數萬斛賑之軍
民賴以全活復請通登萊天津海運公私稱便招集
逃軍修復墩堡督造火器訓練卒伍軍中之務畢智
廉徵錄 卷之六十一 百七 吳山館
殫力誠無遺策焉虜雖數入多遭挫切而去屬夷內
叛勾引醜虜爲患事體重大莫肯執其咎者公抗疏
婉言條其便益計擒首惡果力箇等四十餘人功收
不戰羣酋投首事聞 上嘉之有白金文綺之賚公
孳孳爲國約已裕民用舍惟公賞罰惟明嚴以絕貪
勇以起懦軍民咸悅朝鮮貢使有濁鷄之詠坐是與
總兵者不協互相訐奏奉 旨回籍聽勘中途患疾
抵家調理不痊於辛酉年七月二日卒距生正德乙
亥六月九日壽四十有七云

余都御史荆川唐公順之言行錄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其文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荆
川先生嘉靖己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遠處內閣
使鄉人索試策欲首薦之而先生以年少第仕守已
當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庵洪
先也自與羅公交後知其人品甚高心服之嘗曰省
元狀元人品每不齊而吾幸與羅公爲兩榜首省元
狀元每相忌至於相疏而吾獨與羅公相友善亦一
奇也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於舉業幾成勞
瘁而學問文章俱未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百七
自立之地不樂居官庚寅春疏病得歸值母艱服闋
無仕官意以父有懷公教乃速裝壬辰收稽勲主事
獨考功居家時素知有司某某賢後取至京以不避
關節謂不時用先生卽密白其賢擢科與道不使
其人知之羅宰相公改各屬官爲翰林部中首舉先
生并編修校對累朝實錄於時王遵岩陳后岡高謙
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先生之作心服之而先生
未敢以爲然也至其戒行雖苦終少自得之趣先生
尤自歎時則王龍溪以陽明先生高弟寓京師先生
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

先例當陞先生不欲受又以羅參贊已將遠其
遂告歸張線是怒以吏部原職致仕居家著其面於
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贊儀未嘗與取林下三十年不
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庫積先生所卻至三
千金會皇太子立妙選宮僚今上面諭宰臣起
先生爲春坊司諫竟以請朝東宮落職歸先生自是
御一布袍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宦於其地者
欲一見之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都者必先禮於其
廬以得見爲榮刻薦殆無虛日獨侍御雲川舒公之
薦章有曰學以聖賢爲師道以經濟自任立朝著塞
獻徵錄卷之六十一
百四
講正直之氣居鄉有廉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
正氣躬延不問無此正人可謂得先生之真矣先生
喜靜坐樂與方外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
同而其行皆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於
今之儒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妙而於
歷算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詩可以並李杜然嘗曰
此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后文字更何
如耳先生與人無間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
無厭有所拂則拂然見於顏色遇之途亦爲之趨避
曰匪怨而友吾弗爲也其與人言聲竭底蘊若淺露

者然事蹟淺要則深沉隱默際不可窺於瑣屑之
若不甚遠雖至於籌畫世故則辨悉毫芒性恬澹不
樂仕進而見民之瘡痍困頓又若痼痼切身思一救
援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
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
之嘗自謂當今少一甯武子之愚蓋自况也甲寅倭
奴起滌流血東南先生日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適居
有懷公喪而趙公雨江以上令視師海上來訪先
生與陳機畧且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
歸朝首薦先生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先生不應陞
獻徵錄卷之六十一
百五
北部職方員外又堅臥不起及巡按提學二侍御奉
旨促行先生不得已赴京即陞本司郎中陞見後即
奉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漸直先生奮然曰一月賊
不平請擊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擊郎中十二月先生
將至浙賊聞風遁去先生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
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自嘉興兩次下海泛大
洋至蔽門而還未幾春汛急自登海船督諸將泊崇
明沙沉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二十級餘賊走三沙
陞太僕少卿胡公奏留同事又陞右通政於時江北
巡撫李克齋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鑑往援先生以

江北殘廢重地乃以三沙賊徽盤堅守身往江北與
李公首尾擊賊敗之於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場度
其勢無能為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
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
雨夜登江北岸矣先生每以此自愧其新猷功皆遜
不居而胡公竟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先生每與
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國曰胡
公計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未幾陞
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朝
方倚任十一月勉強赴官值歲款請於朝得餘鹽銀
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捐俸易米散
各鎮為粥以食饑民先生素仁心不忍見民之饑歎
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即有變於內倭寇乘之貽
患不細故於賑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而先生治軍
務不少休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
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
能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
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
不起矣二十九日也將革猶以為人與學問未成未
了十年工夫自恨時天渡彼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

而先生氣絕

荆川唐都御史傳

李顯先

武進之有唐氏遷徙爰自淮南振起始於伯誠伯誠
以子貴封許事許事子復由進士歷陞知府有政蹟
載在一統志知府子衍又以子貴封給事中衍子名
貴號曾可第進士會試第三名仕為戶科給事中
清謹長厚歿而祀於鄉貴子瑤字國秀因父母俱亡
晚號有懷以鄉舉授知州遷員外郎郎中官止永州
府知府要宜興任儼女生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幼
而父母教之弱冠師長成之而友朋助之讀書不成
獻徵錄 卷之十三 百七 吳山園
熟寫字不端楷父即捷之或外嬉晚歸或內言使氣
母必厲色曰汝尚有童心乎將為君子乎唐子由是
勸勵書寫得其父心出入得其母心矣業師乃包廬
葉林而憲友則方山薛應旂也經義本其祖傳而舉
業可繼王文恪戊子鄉試第六名己丑會試第一名
廷試二甲第一名御批其策條論精詳海內傳以為
榮會試卷見者以為前後無比氣平理明而氣附乎
理意深辭雅而意包乎辭學者無長勿遠近悉宗其
體如圓不能加於規方不能加矩矣選庶吉士
大臣不相能遂即罷之主者猶以二甲前三名制策

會經任寬欲各授以檢討唐子力請同罷一事而有
去雷非體始進卽能恬退如此試政吏部選除兵部
主事未久因病告歸繼丁母憂母隨父之任信陽路
出天津卒於舟中後唐子每對人痛哭曰吾母相夫
三十年不及享其封教子二十年不得食其報其病
也方藥交諸塗人而不暇擇其良其卒也棺斂辦諸
水次而不克盡其心人生有涯此恨無涯呂涇野聞
而解之曰吳自季札言游之後雖世有聞人然皆未
有能並其盛者君篤學好古卽能升札游之堂以光
顯其母不爲優乎後王遵嚴序其集亦以此爲說或
蘇徵錄 卷之六十三 百八 涇川館
踵習之耶抑偶合之耶其請銘於涇野也值雨雲連
綿泥途凍渾自僦輿僕力或稍却則徒步行來不惟
見其孝心且知不藉官勢矣服闋改補吏部考功司
主事不隨衆作傲態而接人得大體掌管二考科查
考給由吏人簿籍各編字號豈但易爲力而且難作
弊也召時翰林皆由進士上甲與庶吉士兩途 聖
上以爲此不足以盡人途更其制選取十一人咸自
科道部屬入焉而唐子則由吏部十一人者陳東尤
相厚入則陪侍講筵出則校讐東觀暇則盃酒歡宴
或繼日夜不休素愛啞啞詩文篇篇成誦且一一依

及遇王遵嚴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九
硬也考子已有將變之機聞此如決江河沛然莫之
能禦矣故癸巳以後之作別是一機軸有高出今人
者 此古人者未嘗不多遵嚴之功也居官尚節
樂 門閭兼且議論英發人雖有忌之者然而頗服
其才稱其公不至不能容其羅峯張國老雖會試舉
主惡其不相親近有慶賀事遠投拜簡躍馬徑過其
門因其上疏養病則票一旨意云唐順之方改史職
又見校對訓錄乃輒告病着以原職致仕去不許起
用報出士夫駭之而唐子曾無愠色父在浙泛聞有
蘇徵錄 卷之六十三 百九 涇川館
事不知其何事及得致仕消息喜謂所知曰此有甚
事原以秀才得官今還其官矣固無損於秀才也議
者以羅峯險毒而唐子高亢後羅峯有悔心家居日
嘗言倘蒙宣召務薦用之了此一事仍復還山嗣是
爲相者寧復有此意哉唐子既抵墟里雖犬柴門依
依桑梓謝卻業緣便有終焉之計矣詩文更進一格
以其侍從慶成朝堂雍容之作而爲村樵漁父歌詠
太平之詞又以其暇日精究天文而問數學於顧若
溪久之乃有獨得處以古曆惟人行爲精被僧一行
藏卻金針世徒傳其爲驚譁耳郭守敬別有一法曰

弄孤矢有橫立赤黃白道變轉最爲活法

道一問零可齊而氣測之差可定知曆理又知曆弊此與於儒生知外數又知活數此又其異於曆官者也所著孤矢論勾股測望論乃千古不傳之秘而曆家作曆之本也嘗至廬州時蔡克廉以府同署印將約之同遊境內山川蔡辭以有筭糧事相妨唐子乃討善筭者十餘人人各與一數筭訖記其槩只數字凡三四易自撥盤珠每一數亦只記數字不移時而一府錢糧數目清矣老書筭咸驚嘆天下未有若是其神速者也往費一月之力工食紙筆催辦騷擾獻徵錄卷之六十三百十

其戒予不當着恭止予不出黜銀及稱予覆疏的確迄今何可忘也俸薄而用不足官閑而樂有餘不但辭受不輕雖一拜往返之細亦斟酌可否而後行之名既高而心愈下年漸長而操更嚴同羅念庵趙浚谷上封章請朝東官因以激上之怒以爲意在刺朕閣臣又有身首異處不足償責揭帖事勢似不可測矣予爲之多方求救如崔京山等不遺餘力因召見言及之聖心本無他章畱二十餘日始批下俱奪職爲民再還鄉而寤愈甚父子兩宦多年止增田百畝人窮返本所謂霜降水涸天根乃見也用是參透世情節忍嗜欲以培養性源久之此心凝靜百物皆通今人未免苦窮未免粘帶未免撻引苦窮則靡所不爲粘帶之根固於中牽引之勢播於外處則躁熱仕則貪婪無一可者矣嘗欲得一民一社自效其能而竟未之遂閑居每以民隱爲憂其論均徑不欲奉行新法十年一役雖極重百姓無不甘心一年一役雖極輕百姓無不怒自益零碎苦楚難受也以至大戶之詭寄官戶之濫免其說甚悉而尤長於計筭糧數區處災傷主計者之蠲災率十裁而爲七牧民者之上灾率七溢而爲十水旱不可不存恤而免遭

又不可減免於是有輕齋之法以米折銀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不失一石之入蓋此法於不可減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腳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歛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萬有利於民武進一邑歲該償運五萬四千有奇此入於國之正額本色正耗水腳平米七萬九千有奇折色銀九千有奇此費於民之羨數漕運百萬石有輕齋四十萬以待四方之水早來告者江南米賤而京貴若取銀江南而散拾北軍則南無遠輸之費而北無賤糶之困矣此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百三

甚有益地方因詳書之性好遊好靜常避人居宜興陽美山中有得於心靜居亦遊也遊亦靜居也過岳亭遇盜竄身於江生平不善浮水然得不灰亦奇怪甚矣遍歷諸名山其在武夷則爲與遊巖探乃翁行狀非浪遊也嘗言人用之不敢以隱不用不敢以求其爲兵部主事也予以書讓之曰此一起官頗紛物議出非其時托非其人若能了得一兩事急急歸山心跡庶可少白於天下不然將舉平日所守而盡喪之矣唐子得書不以爲忤第言行止非人所能聽其日至而已兩次復書終是婉護其意必以爲年且長

其欲是不可哉已而由主事歷陞職方司郎中朝議以薊鎮邊垣東自石門塞西至鎮邊城延袤三千餘里又京都陵寢關係非輕鎮兵缺少欲行招募選補分區設將操練禦防題奏允行久矣每遇防秋輒稱兵寡且弱多調邊軍糜費司農告急議將降勅遣一部屬前去經理行令總督王忬督同鎮巡等官歐陽安馬珮責成總副叅遊守備提調把總等官揀選精銳分別奇正一切方略詳細具奏定奪眾以唐子畱心邊務堪以差委遂領勅書關防星馳至地方會同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百三

山海關巡關御史王漸從石塘嶺起東至古北口墻子嶺馬蘭谷又東過灤河至於太平寨燕河管而止凡爲區者七又會同居庸關巡關御史蕭九峯從黃花鎮起西至居庸關鎮邊城而凡爲區者三總兩關十區之兵原額九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名見在五萬九千六十二名逃亡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名此外更有天津河間等衛春秋兩班官軍二萬二千二百八十二員名又有大水谷白羊口曹家寨遊兵九千名夫兵之缺額其故易見兵之不練其實難尋救弊之策補兵獨易而練兵則難專倚邊兵不練土兵疲

聖諭者十年來謂在練兵不在增兵者惟有
總督楊博一疏而已漢光武以漁陽突騎定天下唐
之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古所謂其人
慷慨勇悍而沉鷺者也今乃瑣縻綿緩靡靡然有暮
氣之頹惰而無朝氣之精神就而閱之疲卒朽戈十
常七八力士徒馬十纔二三其五陣分合之變五
兵長短之殊不復講習久矣老卒不汰紀律又疎守
猶不足戰何以堪其間伉壯可用者惟洛關塞夜不
收千餘人及三屯建昌兩營古北燕河兩區巡撫標
下民兵射手數百人薊在畿服之內百餘年來止有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百四

熱夷小警至庚戌以後北虜諸酋合謀入寇其禍殆
烈矣於是條爲九事上之定國帥以分練明賞罰以
勵士難邊兵以同枝而逸卒練火器則九事中之
尤緊要者也而通水通便轉漕亦因時言及之奏入
多見施行浙江舟山地方久被倭奴殘孽負險盤據
咎在人玩兵疲不會大振兵威協方督勦雖節被當
事諸臣殄蕩但方屏息於此旋復馳騁於彼禍本已
深急難撲滅况又水陸兵將不肯同心文武庶寮亦
無決志海防地利設險未周歲久日多人情滋玩兼
以民窮則匱供億維艱本兵題請宜特差部官一員

經畧以爲安撫之圖查有本部郎中唐某生長
江南久知夷性且又素曉兵機近查閱薊州兵馬兩
關振飭卽收堵截大虜之功相應復遣仍給勅前去
浙直等處會同督撫等官督責大小將領并兵備有
司遵奉嚴旨先將舟山見屯餘孽設策削平中間有
兵將司府仍前怠慢不共濟時艱者卽行叅奏以憑
處治及將緊關海防處所或選士掄才或增兵易將
羣策羣力並集兼收凡有戰守機宜周詳具奏以備
上裁未久卽陞右通政同尚書胡宗憲經畫兵務
已又陞僉都御史巡撫仍管前事未及來歲春汎之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百五

防預爲經久可行之計其所條諸事似尤精切禦海
洋而固海圻圖海外而別人才定軍制而足軍需復
舊規而鼓軍氣至於早定廟謨則其說愈是而其
見獨長二十年前並無倭患今忽有之須求其故古
云兵久則變生近日吳淞定海之間水卒呼糧扶官
縛吏則民變之漸矣蘇人素怯今亦燒官寺劫獄囚
閹然一逞則兵變之漸矣况憑倭導倭自爲倭者可
勝計耶惟願大小臣工畢上其議仰求祖宗以來
招懷撫諭之由背叛殺絕之路如何可以永斷其路
如何可以潛消其萌苟可以利國不必爲序家顧慮

苟可以便今不必以成說拘牽是在 聖明從中獨斷毅然行之不然則雖百戰百勝猶不勝也况未必勝耶至其分別來船去船功次則更爲確論水中首級一槩以十五兩行賞不知打來船之難十倍於打去船也去船殺人劫財已滿其欲殺一賊止是一賊若殺來賊一人却全活數命若題破得來船真倭首級之雖不同之陸地首級三十兩量增銀五七兩則爭打來船者衆而賊之登岸者少矣其奉使集中所言多奇謀偉畫未得盡展而天遽奪之速矣嘉靖庚申四月一日以蠱脹舊疾卒於揚州距生正德丁卯

徵錄

卷之二十三

重刊

十月五日至是年五十四拒山田頌嘗恐其不遇四十相士有謂其四十六且歿者以其數則過矣以其德而宜壽則未也本以天性剛方而又問學充養使壽至耄耋事業寧止於此有問其爲文者則應以始尊秦漢繼好宋唐必須完養神明以深其本源浸涵經傳以博其旨趣獨存本質盡洗鉛華透徹光明委曲詳盡雖從筆紙寫成卻自胸中流出如說家常話而作家庭書所謂見理明而用功深者乃始得之也有問其爲學者則應以必先不爲習氣纏繞不使欲障起滅好是懿德好仁無尚真消息也終日如愚終

實功用也已將舊時伎倆見解一切抹殺清明中稍見標影原是靈明混成者以爲有物則何思何慮不概不聞以爲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三代人才皆從心性上磨煉故其參贊經綸之業不出戶庭而得之後世反躬自得之學不傳而攻辭雜禪之徒紛出矣唐子以此爲文爲學宜乎有用於世而亦有名於世云嗚乎人徒知唐子之進道匪懈不知由其父教之而後有以成其學也知唐子之遁世無悶不知由其父安之而後有以樂其天也知唐子之應用無窮不知由其父作之而後有以善其政也非

徵錄

卷之二十三

重刊

長山館

是父不能生是子非是子不能承是父唐氏世胄其承昌矣子一鶴徵庠生能讀書肖其父所著荆川集十二卷所輯名賢策論及左編等數百卷俱行於世同時數子惟唐子爲大中丞稍得行其志歿有論祭葬子自良朋之喪文行進寸退尺而唐子今爲枉尺直尋矣鶴以行狀求洪芳洲以墓志求趙大洲傳則羅念庵而表則予子以少洲之意亦惟作傳其三文俱未之見而念庵近亦作古人矣子當又爲之一傳也

祭荆川唐先生文

萬士和

惟宇宙之靈氣實造物之所秘非時與地與人之相
值則或歷數千年而不一寄嗟儒者之寂寥而止學
之蕪廢豈元氣之漸漓抑醞釀之未至若吾師之有
生得精靈之所會固天縱之聰明發天光於智慧蓋
乾坤之翕聚者至是一開而與地上下數千年間於
此盡收其粹世之分門立戶登壇說法者既非性之
所安而規矩準繩謹守格套者又病其爲忠信廉潔
之似不靠傍以隨人揭真心以從事修飾遽蓋吁其
離齟今寧痛癢之自知而冷煖之自試震雷過而不
驚泰山撼而不躓持空拳禦萬馬而不播蹈水火入
蘇轍錄

卷之六十三

耳八

吳山館

金石而不貳爲必要其所成力必如其所志夏不扇
而冬不爐日忘食而夕忘寐惟良工之苦心造種種
之奧遠觀萬物之備於一身信精神之通乎天地故
先生之一嘆一唾莫非寶藏之所存而人之得其一
技一業者猶足以垂名而耀世其博物也天文地理
經書子史醫藥算數之說靡不貫串其微然一經棟
擇則如李光弼入朔方軍而精采頓異其取益也佛
氏之禪定老氏之虛靜養生家之寂寂靡不悉得其
玄然一親經歷則如身坐和輪之上而曲直不蔽學
以操鍊爲主則經歲不食肉廿年不洗足野人所不

而先生持之益厲性以奢侈爲戒則身不輕置
不星不輕易一椽康士以爲難而先生行之自達時
驟然以不思或淵然而默識苟一得之未融歷數歲
而不置忽豹變以龍騰肆泉流而火熾功久熟於仰
鑽悟直參乎道器涉傳註之浩繁厭支離之破碎既
淘沙而得金彼糠粃之盡棄及恍然今有聞乃豁然
今無累敢奇功於一源會萬象於同致自博而約由
粗而細如莊生之所謂承蜩解牛斲輪累九之技要
皆道之所寓至其得意忘言點頭一笑亦何讓乎會
之唯而頽之喟蓋雖查滓未化較聖學於毫釐而至
蘇轍錄

卷之六十三

耳九

吳山館

大至剛斷乎其接孟氏之裔惟叔茂而資深時漏洩
於文字捐早歲之蹊踪失向來之鑪鞴雖其首尾接
續變態倜儻奇取諸班馬韓歐之精華至於識見獨出
則一掃陳言之蕪翳莫測者機極壯者勢近作出塞
新篇遂奔放豪邁而不可制既見惡而如警亦見善
而如審即一能一長者雖庸人賤役或駕舟千里以
相尋若泛來泛往者雖公卿貴客至扣門竟日而深
避以是而獨立不阿亦以是而招尤速毀苟余心之
不愆何謗訕之足計比所得之益多猶歛然其自矜
嘗欲一人不接一床不置坐草根於空山求面目之

所自宿習盡銷靈根如著似三年之不雜將一得而
永習此志之難陳值倭夷之爲崇此已屠戮之難
堪彼方斫人以爲戲凡有人心者能不一動其念慮
而況萬物一體之仁夫孰非冠之當纓孰爲尸之可
閉且蒼生之望方殷廟堂之薦相繼乃翻然而改圖
奉詔旨以從仕始委之以巡督終托之以撫治於
是勞形殫神鞠躬盡瘁以隻身接兇寇之鋒鏑以六
月居東海之瘴癘號令嚴明威行將帥方張之封豕
既摧已聚之長鯨盡殪三吳淮揚至今帖然者實先
生之所遺病既亟以彌謂志之久而愈矢誓不安於
祿徵錄 卷之六十三 百五

事者之議矧先生之志伊則亦何解乎說讀者
之味和自蚤歲卽蒙教誨薰陶琢磨靡不周備喜其
心之稍淳慮其實之柔脆以整襟危坐爲外馳以通
身無病爲藏穢裁也驕心之未降揚也古人之可冀
其驅而之善也若策駑馬於長途而不息鞭箠其防
其墜落也若以一髮引千鈞之石臨萬仞之淵而將
至於墜山巔水涯花前月際或扁舟相從或徒步隨
侍任爭席於樵夫借伽坐於僧寺噓之以冰壑之風
飲之以上池之味時不言以傳心視針眼之相對凡
和之蠡測豹窺夫孰非先生之所賜丁巳一別四載
祿徵錄 卷之六十三 百五

違背蒙寄手書言及進退和適官沅間之沈慰惟先
覺與先知豈自私自利信果哉之無難納溝壑其
誰罪以是復於先生而先生謂之曰智方謂宇宙之
大擔當有人詎意龍蛇之辰適逢其季計音遠來五
內煎沸如可贖今恨不卽逝乞身不報官如用繫及
今撫棺歲已再藝入室睖然魂飛魄悸乘化返真先
生何意木壞山頽其奈我輩音等交於朱蔡以弱息
配先生之嗣托同心於骨肉庶幾勉以相濟嗚呼詞
短意長孰知我懃就几筵以布懷仰青天白日而涕
淚泗至人今不歟庶幾之不休鑒
一念之微忱共爲我輩而抑爲我輩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柱野趙公錢墓志銘

林樹聲

公諱錢字子舉一字鳴鶴號入柱野人上世著族燕山宋淳佑壬子藻公游寓桐城樂其山川築室牛山下五世而葬道公避元季寇亂徙邑之諸市巷遂著藉焉葬道生敏敏敬生信信生永芳永芳生弼號一竹以公貴封吏科右給事中始一竹治儒生業游螢舍久之以母老棄去力耕佐養嘗道拾遺金訪遺者返之里中無不誦其義者配汪氏封孺人生子五人公其第四子也公生而骨相瑰異八歲善屬文

顯徵錄

卷之六十三

五十五

曼山館

邑令蔡公銳見而奇之置膝撫其額曰驥子神駿當一日千里也甫弱冠游邑庠每試輒冠諸生邑令謝公炯尤賞重其文庚子舉南畿第一人甲辰第進士授刑部浙江司主事職職明允時稱神明改禮科給事中庚戌張文隱公開公同考試公力辭是歲汪太孺人年八袞公竟以冊封得便道歸上壽還朝轉工科左給事中巡視京營時咸寧侯仇鸞怙權寵占役軍卒公抗折不撓嚴點閫勒七歸伍因條列軍政六事奏入下所司議行戎政一飭仇衡之未發思中公公不爲動會一竹計開公奔歸服闋補吏科都給

丁巳京察考察公疏言虞廷黜陟能使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夫考績非以威遠也然公道明則人心正中國安則四夷服今南倭北虜警譟未息茲舉宜簡微愚母爽國是使賢智奮庸著績安攘甚盛比命下公嚴去雷所抨彈咸當僉服其公戊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專蒞馬政是時民養種馬而官驗有銜痕者恒峻其罰公曰畜馬禁騎坐是贅物也弛令自便民德之立祠祀焉公嘗與僚佐遊瑯琊山見農人苦旱躬禱於豐山雨隨注滁俗耕者專仰雨澤遇旱潦不飭備公爲文諭之民用與厲陂塘溝洫以時修浚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五十五

種種被野滁人賴焉作亭豐山饒之石以章久遠滁舊有陽明書院歲久漸圯公斥羨金新之朔望聚諸儒生闡明良知之學諸儒生習其指者皆興起累遷南京鴻臚寺卿通政司通政太僕寺卿晉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理軍務費處極微虞瘴癘有言者公曰丈夫不志四方平驅車行比至貴值土舍韓甸攫司印逐流官糾黨旅兵三省騷動公命總兵官石邦憲率夷帥冢繼武等會勦之繫其渠首羣黨悉平餘寨皆刻木誓不異萌貴既荒遠東北連播州西南雋土府民徭錯居習亂易動公圖畫便宜條奏六事皆歲

行。公處官事如家相度城中荒土引渠走潦辟水田渚流爲池教民習耕植貴之知水耕自公始作鳳嬉愛山諸堂與諸大夫游而樂之曰使吏於土者釋羈思以安職業匪直事燕游也衆聽其言無何有冒其功者當道惑之調公南京用復倡議裁革軍門者公貽書大司馬虞坡楊公言不便狀且曰錢逐臣也猶喋喋不置此棄婦願梁笏耳其忠不忘君類若此公歸罄俸入建祠堂五所以奉先世之宜廟食者而蔡謝二邑侯則列祠於念初堂報知已也歲以冬春二孟舉祭祭之日合宗人讀律法寓勸誠置義田一畝徵錄

卷之六十三

五十五

古體興托不凡所著有古今原始無聞堂集易林九夷古事等集行於世生正德壬申四月距其卒歲已巳七月年五十有八

徵錄

卷之六十三

五十五

金都御史溫景泰傳 順天

郡志

溫景泰字汝陽大同舉人也其文行為鄉表令長山陸御史守蘇州並有治績嘉靖庚申邊事孔棘兵道初設乃日朔州道移任初制運籌詳審精密任四年政兼百善事恆人心功垂世軌如穀賤傷農立為糴貯法因軍餉對支掠害商人立為入倉法因將士重買行糧濫費立為稽塗法因後府催徭殘坑衛職疏准為徑解惜薪司法修建昌營劉家營石門寨半壁山等城為邊疆保障未再閱月新郡城樓七座處置有方財不費而居民不擾為重鎮偉觀遷入庠士館

綱鑑錄

卷之六十三

百十六

之孤竹書院聘師豐稟嚴程課如親子弟然聯登科甲皆出其門約軍衛而寬嚴並用遇士夫而恩禮兼隆在任四年閭閻肅清而民安堵加參政俸癸亥之變總兵陳沒督撫重譴朝議難其人科道交薦特擢都御史巡撫順天其澤及永尤深居三載告病歸今人亡而澤不泯歲久而思念深云

右金都御史王鎬傳 寧夏

永平志

王鎬字宗周灤之陳里莊人也父璋為義烏丞母李氏感異夢而生長七尺如神英規比玉家世故殖為友人周冉之難以貧值侵歲自嚼糠粃而以粟事母嘉靖壬午舉於鄉嚴嵩為司業欲收之門下不顧已丑成進士授大理寺評事廷尉雅重之疑獄必屬焉京師有惡少誘宦家子淫博失千金廷正欲重惡少罪鎬舉古人言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積其厚積必貪婪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福不道之家不如恣歸於人廷正善其言而止居二年贈父母如制改山陰徵錄 卷之六十三 百十六

西道御史首言追崇之禮出自 聖孝議禮諸臣不過將順而已何敢貪天功以微榮自私當時中外臣僚羣起攻之未必無所見何至廢退者未起禁錮者不釋哉疏上人為傷懼而不恤也初按江西典試事所舉皆知名士或有私相媚者鎬曰寧得罪於一家不得罪於多士竟黜之而相不銜世以是兩賢之再按河南論其屬曰當興不興者為善人遺害也當革不革者為惡人殖利也下令蠲贖緩出餘帑大築貴河堤連護十城全腴田萬頃境內人材不遺姓名舉之而鼓勢行私者抑焉京營目鉅萬計姦利不可勝

擬而提督臣爲宰執肺腑親人莫敢有問鎬巡視之
輒奏去甚者宰執銜之出爲山西副使兵備代州邊
有警而代當衝鎬備禦免虜患而銜者已媒孽其間
左遷湖廣參議提督太和山至則督發中貴人贓并
入以天神目之轉山東山西副使甘肅行太僕寺卿
兼攝四道戎馬貨胡馬入百威武大揚轉山東右叅
政駐節萊州府卻羨金四千兩轉湖廣按察使禁戢
宗室爲暴者數人主以書來好答使者去已卽投橫
中封之武於法得釋使來謝乃引使至橫取書還之
實未發爲報曰法當如是而吾安敢低昂耶後書不
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
更未至於祿糧調停咸足之轉右布政值左轄缺攝
事論諸解銀者入則所司緘封進則則原緘發之惟
聚索端坐懸衡謹權錙銖無所移毫庫不得與是時
倭寇猖獗爲繕城池備守具給餽餉散土著子弟往
出奇設伏左右翼繫職之沉大勝數十擒斬俘獲無
一東還者論功當超遷一級廢于不行間止得賞銀
幣轉右叅都御史巡撫寧夏入境輒有斬獲會楊襄
毅公初入吏部首推之欲擢貳司馬相于世蕃大恚
曰楊初入吏部必先舉王某者私也亦甚輕我且抑
之嗾給事中某論之三素願雖不玷於清名今日

難堪乎重任當召回京別用旣入京遇嚴相長揖而
已遂乞骸骨歸與兄同居貴不置私橐視猶子如已
出終世未嘗一言干有司遇親舊有婚喪者輒助之
而佐士之不給撫按交薦無虛歲以年至而堅臥矣
隆慶戊辰不疾而卒萬曆改元殿邊功賜銀五十兩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霽寰先生吳公維嶽行狀

汪道崑

先生諱維嶽字峻伯孝豐人姓吳氏其先自淮海遷
宋南渡居孝豐明興先生六世諸祖並顯其一歷通
政司叅政其一守萊州至大父吏部公家大起吏部
公二子並登進士長公麟由御史歷山東按察司副
使以親老歸次公龍由吏部郎中歷叅政吏部公賜
爵如子配張氏封宜人當是時門戶赫然盛矣宜人
夢天女授美子曰帝畀汝孫於是冢婦方恭人有身
以正德九年六月四日舉子宜人昔夢庭下立柱石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百二十
千仞上屬於天長公亦夢舍後山高出雲端巖巖嶽
立則以爲貴徵也因命名奇之先生頌而莊英氣勃
勃始就外傳日誦數千言始勝冠輒起民間首諸生
籍嘉靖丁酉鄉試先生以執禮舉第五人明年舉進
士除江陰縣令操法得民會沙賊僧號反崇明與縣
夾江相距縣故無城郭先生躬率甲士謹備之賊無
敢犯江陰完境內三載應召得刑部尚書郎先生
明習法家主部尚書奏議詔定問刑條例部尚書舉
以屬吳郎於是吳郎具藁部尚書耕上之大稱
著爲縣令庚戌虜大入詔收兵部尚書坐吏議

讀者吳郎從容上疏曰尚書無他獨事重發耳不
然廷中獨多吳郎慮因江西囚得從末減者萬五
仇者侵徐滾母塚滾殺之先生當日滾以母故殺人
且侵塚在辟滾得免劉福德讓里媼子不孝里媼子
出惡言福德怒毆殺里媼子先生當日誅不孝奈何
與不孝子等必邪從輕議釋之某月而徧部中法無
不當既歸省居大父及父母喪泣血三年自幾眇喪
畢補駕部尋轉按察司副使督學山東先生下車操
功令唯謹謁闕里徘徊洙泗鄉曄之間徹孔顏孟三
氏教授司定約法勒石學舍宣言曰建首善請自三
氏始其世世守之廣厲諸生務在躬化所至左右文
行無不當於人心追祀名宦鄉賢表章節義齊魯之
士蒸蒸鄉風居五年進湖廣布政司右叅政尋進江
西按察司按察使已復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貴州言者謂三省並建撫臣請罷督府廷議貴州常
楚蜀之命今巡撫具文武材其以川東湖北轄貴州
罷督府便先生上便宜五事上納之貴州半雜夷
道多剽掠乃馳羽檄分道遣材官護游按偵察之嚴
賊更懸賞格夷寨各立夷長籍記寨中諸夷若干人
你界分區界內有犯坐夷長於此諸夷無敢竊發道

乃通夷酋楊珂仇其叔進雄據六洞先生則以進雄
故立珂爲後後有子欲殺珂諸夷將釋憾於進雄無
所發珂急率憾者距進雄歷十有七年當事者議未
決乃授有司方畧責珂降珂乃面縛伏辜待以不赦
事 上詔賜白金文綺論功有差於是先生部署諸
夷法不軌者時王世麒叛清浪宋廷武宋鵬宋鶯叛
草唐王阿利等叛平伐先生笑曰世麒祖父逆節父
漏天誅乃今濟惡不悛亟誅世麒以正國法諸宋由
畢集起黔蜀觀望三十餘年出其不意急縛之一旅
足矣平伐負固爲虐可襲而擒於是斬世麒捕廷武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百五

鵬鶯俘阿利境內悉平會有人言先生以改南去先
是先生聞仲弟維庭病甚則自江西趨歸未至而仲
亡哀之甚會程期意尋以單車赴貴州居常念仲不
忘食浸減驛書至先生頓首曰臣不幸有狗馬病使
臣得歸骸骨終餘年 君之賜也先生強直方正不
取苟容初對公車長公所善故人在供奉先生無私
窮心望之先生射策得當祝政間且薦高等故人惟
先生牘遂不前居江陰會舒御史汀行縣故事御史
謁廟縣官長晚候車御史方齟齬諸縣官暴甚先生
倡言曰 天子置縣官而面而臨百里且先師在公

而鐵橋門御史目攝之然卒未有以中也
爲郎吏部尚書熊公決請以吳郎調吏部坐不拜嚴
相國議格不行嚴相國屬先生序鈴山詩先生固辭
謝畱山東不調客以行間說先生先生謝曰僕待罪
儒宗終不以善士而間相國坐泰安州試士段御史
顧言且按部來有司請避舍以居不許潘臬大夫畢
從御史登岱先生獨畱不行及赴江西監司遇御史
京口前驅不避御史噤之 上遣使者出貴州使者
失望尋中以飛語御史亦倡議南中嗟平直道不容
卽明時不免耳始歸田里至弟維京亦自禮部移官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百五

先生語曰吾結髮入官齒駸駸矣自今惟日討諸
子而訓忠孝力耕稼供田租此吾事也季齒壯其母
忌先業以報國家比年讀書灌園將以家食老矣季
轉南京刑部省先生於家會先生哭嚴氏女過哀病
大作踰月而病革召季及諸子屬後事語甚詳頓謂
鄉人某子甲往饋朱灰母以歛乃瞑先生家世蓋州
顧折節務恭儉年少嫻於文學終身不衰始從宦京
師執舉子業師事袁郎表莊郎用賓旣而講德修德
臨朐馮惟訥從諸尚書郎善濟南李攀龍江東王

貞武昌吳國倫廣慶宗臣朱曰藩當是時濟南江表
並以追古稱作者先生即遠遼師古然其持論猶宗
毗陵其獨操蓋有足多者乃今遺文具在大都載奏
議及歲編中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四

分節御史楊公孫孫

楊孫字幼殷華亭人
性端嚴沈毅明於理學即私居無燕褻之容與人
傾肺腑相示而尤好稱引善類年十七舉應天丁酉
鄉試登丁未進士釋褐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陞禮
部祠祭司員外郎中陞福建監軍道副使改湖廣提
學副使能正已率人望之儼然諸生自考校外不輕
交一語尋陞河南參政召入為太僕寺少卿未幾改
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時華亭公當國引孫孫自
輔凡海內人物與國家典章悉諮而後行由是士大
夫欲求知華亭公者日輻輳其門孫孫遜謝之終不
能遣乃力求出遂擢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豫孫練達
政務諸識人情案牘剖決如流日坐鎮雅俗而已接
下官勤款有禮吏犯小過輒以好言勸諭之不欲為
束濕毛鷙之令人皆愛而憚之踰年地方稱無事以
病卒官遺命家人無受賄賂以免我平生其後上下
諸司有所饋遺悉卻不受其守已峻潔至死不渝如
此所著有經史諸遺二卷成史若干卷文集若干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五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公祐墓志銘

大同

葉向高

公諱祐字淑修拙齋其別號也東萊掖人五世祖寬有德德寬生宣宣生通通生真真生廷佩廷佩是爲公父真廷佩皆以公貴贈大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公幼穎異絕人日誦數十萬言終身不忘十五補邑弟子員聞於江萊峰周公負人倫鑒時刺平慶州挾策往師焉周大相賞譽諸生崔桓者有俊才周語崔若當北面劉生其他固無能先若也未幾公遂舉於鄉後若干年崔乃舉首世以周爲知人公既舉益肆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重刊

力於學越三載爲嘉靖癸丑成進士授中山司理折獄明允登薦剡二十六以高第徵入爲兵科給事中侃侃言事無所迴避歲壬戌遷庶吉士進士某者其父方貴顯賂相嵩使爲地公直疏其事且引昔人所論九品中正之弊爲喻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上感公言詔罷還嵩擬試題進怒擲之地自此有逐嵩意矣都御史某嵩黨也撫閩多不法公疏劾之并總戎二人皆抵罪中外肅然隨以贈公憂歸毀甚除服補吏科屬大計所彰瘡悉當輿情四明宿司理嘉興侯太守被流言公力爲申救得免其後二公並

至大僚歟歷有聲公所爲保持善類多如此轉刑

右兵科左已出守淮陽故事左右諫不當守公爲

則以前貴顯者方柄銓修郅左公公怡然就道至郡

首葺徐節孝祠梓其遺文以示風勸列侯某建節督

漕勢張甚前二千石皆伏謁公獨長揖山陽沭陽二

令暴橫爲患按其罪罷之屬吏凜凜畏公如神明乃

其民愈親公有訟者公涕泣誨諭輒悔罪解去郡逋

賦十餘萬公奏蠲之淮人相率祠祀治平爲天下第

一當事擬有異擢修郅者欲撓公則語當事淮陽守

信賢第氣豪甚宜稍挫以藩臬使老其才遂晉浙江

按察副使備兵淮陽時海寇釋驤公日夜治兵逐賊

島中再戰再捷聞賜白金文綺通泰鹽徒縱橫出

沒至執殺官校公謀誅之或懼挑禍公曰縱賊殃民

如職守何卽不濟願以身殉遂以除夕進兵夷其巢

淮楊民始安業晉浙江右叅政分守金衢吏民懋雷

兩臺使者聞諸朝詔從其請以新秩視事僅七浹月

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大同爲邊要害

地去虜最近築首俺答吉囊方相繼深入陷石州屠

昌黎寒下岌岌成爲公難之公至則諏咨利害得其

要領謂雲中西聯東勝東接右衛聲勢連絡自一

以險予敵五堡之役復以兵亂不終雲中遂
 懸不支矣宜乘時聚落耆休控險成犄角之勢漸開
 復五堡援右衛屯田訓士且戰且守庶有寧宇於是
 相地形增亭障稽覈耗漏率勵勇敢諸將各守分
 地毋輕出塞搏虜邊政大舉虜不得利引去間一入
 寇公督兵禦之俘斬數百奪馬牛羊千數獲聞賜白
 金文綺仍陞侍一級虜自是稍挫其部落多來降公
 疏請便宜處置千人以上則爵其魁游微卒敢遽掠
 者罪制曰可當是時微公雲中幾殆然公治軍嚴
 諸執袴子弟不得竄籍冒功遂騰蜚語公亦以念母
 憂辭歸
 卷之六十三
 下
 太淑人甚移疾乞歸時年方四十三日率其弟次公
 娛侍膝下于子樂也太淑人病公旦夕禱北辰跪進
 飲食竟愈春秋登九十乃逝公歸養且二十年矣於
 人子之心可無遺憾公猶哀毀不減於哭贈公時蓋
 生平孝友出自天性家故無厚產田園稍腴者盡部
 以予次公次公亦知公愛弟誠不謬為讓也族姻知
 故貧困公次第周給故童子師尹先生罷縣佐歸窘
 甚公絕少分甘終尹身無敢失早年即嗜濂洛關閩
 之學紬繹不倦晚益精詣以為學問在正心體不墮
 知見賦詩作字皆非切務海內名人接公者咸感服

自謂不如家居薦章屢上而公已絕意仕進以其年
 月日卒於正寢距生其年某月某日年七十有三

蘇徵錄

卷之六十三

下

金都御史侯公子趙傳

山西 杞縣志

侯子趙字宗度登嘉靖乙丑進士授平陽府推官清介執法多所平反陞戶部主事尋改兵科給事中歷工科都給事中前後疏數十上皆切中時弊戚畹武清伯李某一日請賞覲裘貲三萬金上以太后故允其請公抗疏極言其不可舉朝皆爲公危公亦懼不測乃與家人訣別待罪闕下賴上英明袖其疏不使太后知公得以無恙而李計遂阻於是中外皆憚公爲直臣矣尋以開加河議與江陵相公左遂出公爲江西大叅陞湖廣按察使右布政尋陞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四十一

山西左布政未幾擢爲都御史巡撫本省先是石樓饑民聚衆爲盜勢頗猖獗聞公命卽時解散時北虜順義王奄達物故部落內閣公慮有意外乃多方賄賂酋黃台吉青把都堵力克等移咨延鎮傳諭上失兎阿不害等各以恩威相持勿生它故陰爲練兵儲糧之計邊方賴以無虞屢蒙白金文綺之賜未幾以母憂去家居十四年累薦不出卒年六十二子應琛請開請恩例應一祭半葬上念公邊功特賜全葬及妻張氏并祭附葬益異數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阜南陸公樹德神道碑

王世貞

陸之居華亭自婁侯遜始也其後機雲以文學擅天下聲而他族之在江右者九韶九淵並挾孔氏不傳之秘後先爲東南冠綬然未有如今中丞公仲季之盛者始中丞公與其仲氏少保公樹聲用經術取巍科俱叢文苑擢而又能相砥礪名德至賢公卿乃其所得於心學者吾不知於韶淵何如要之當聖門不爲後矣中丞於秩爲第四品其卒也法當僅得祭而故嘗卿太僕領中大夫諡中大夫三品下於是兩堂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四十二

以中丞計聞而以太僕故秩請詔予祭復予葬法得樹碑神道少保公手纂公事行累數千言其子太學彥楨別紀復萬餘言屬不佞貞曰幸爲叙而銘之貞視官保公通家子素嚴公而善太學乃爲之叙叙曰公諱樹德父曰贈大宗伯鶴娶沈夫人有三子而公其季也公生而端重穎敏讀書能通曉大義工屬對父母母絕憐之然貧不能資束修時少保公已前贅於李矣而夫人復逆公哀毀骨立已而里中薛君見少保四奇之謂李父曰吾僅一女安得才如而婿者費乎李父曰有之印吾婿之少季某也是

贈公年十三矣薛君請於贈公欲得女尚公贈公臨
公而泣曰苟而母在吾何忍棄之薛乎手錢一握納
公袖曰與兒作美食公飲泣而別已而得美食輒以
奉贈公贈公嘗而惟之徵所從得則皆出自袖中蓋
公未嘗私一錢也贈公泣歎曰兒殆純孝矣公自是
文思屢發所受經凡四師皆謝不任而最後乃事少
保公得其諳獨深公益自勵勤苦非丙夜弗就枕公
雖名爲養尚未投室及少保公之成進士而公補博
士弟子也薛君歸公於家使舉親迎禮儀一鄉大夫
車御公公力辭曰士而大夫車非禮也竟以徒步往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高士

時人異之明年當鄉試公不利有司而少保公時以
移疾予告贈公謀而欲道地焉公不懌曰是磯我也
始進之謂何謝弗應又三載始舉鄉薦明年下第歸
又三載以少保公預試事不聽入自是公連蹕者垂
二十年而贈公亦已捐館矣公之在公車時屬其伯
氏夜中盜尉微得其主名欲以爲功而見微者不勝
楚自誣服公察其有寃色夜密聽之得其兄姊自相
詰語而微其狀知爲尉卒誘使誑也力請釋之俟而
真盜得贈公喜曰是兒非豎儒異日得備李官不足
爲矣公成進士業四十餘有善少保公而憐公才者

贈公遜謝曰病不受佔俾也就選人格
薦州府推官於是贈公言驗矣公在事益精明雖取
介絕俗而不喜爲煩刻其於單赤尤能曲體其隱以
故僅三月而聲稱著聞公於事勇往無所避太中意
忌之弗善也公亦弗爲動然至守當入覲公署郡事
而撫公有所善非屬公謂守何狀公力爲明其無他
守意以是得免公弗使知也然至奉檄按武義令
夜行索有所居間公叱之出盡法無貨麗御史尚騰
於僚屬鮮當意者至公獨無間言曰廉士廉士公以
卓異徵當授給事御史而會少保公石爲少宰公於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高士

法避道拜刑部主事始公之徵吏民哭擁者以數萬
計遮公不得則肖公像祀之於孔道以見思公既郎
刑部少保公實不赴少宰召也公不鄙其官益治文
法無害而與其同舍郎鄭履淳等遊相與砥礪名節
履淳上疏論時政大有所指植實從公謀具草公始
欲聯姓名會疏中語稱少保公乃不果而履淳得
廷杖錮緹騎獄前是公以進士肄事時嘗具諫草其
言絕愆有人所不忍聞者同年蕭某讀而寸裂之謂
公必爲名耶即外且累上德而至是復語公第
忍之職行及矣上何公果改禮科給事中時

帝每朝及經筵一語公謂易上下交為泰與公卿輔弼相難何以劇君德而辭萬幾上疏極言之不報公又條議諸邊計甚明皆願諸使總督譚襄敏給公既還兵科為右給事巡視京營而譚公入督迎謂公不穀戴慚願以見惜公疏且稍有所阻語不者不穀可表以免咎矣公歲且滿例得舉刺而所善者縉紳朱忠傳希孝以其私人屬公公立論罷之遷其科左巡視內十庫公擇諸中貴之謹愿者好語之曰輪戶以公等抑勒畱難之故破家者屢矣然非自公等始胡不自謀之而令我曹得為名諸中貴

麟徵錄

卷之六十三

高南

然相戒有所約東矣亡何公以開封周趙二王國悉卻其饋餼還禮科都給事中皇太子將出閣公疏所以資廢學者而未歸之身欬語剴而精當是時新鄭江陵二相國讀公疏而歎曰向永流也俄而太子出閣公以侍班拜金幣賜詔天暑暫輟東宮講讀公力諍之報聞當是時莊皇帝頗倦政而日月交蝕早魃起公前後疏皆危辭侃侃而上不豫公疏請慎樂餌內言伐陰之劑不可服其請詳保藏則其言仲夏亢陽之月所宜謹其指益危上意不轉然以公言者難之為畱中獨下公所請召輔臣以資

而諸大璫囁嚅謂輔臣曉賢耶必靜養而臣如我曹何公亦不顧而諸璫中復有請開戒壇為上造福田利益者業得請矣公復抗疏言佛法故非聖世所有特其空寂澹泊稍有合於吾儒寡欲養心之旨故其說久而不廢若乃戒壇度僧男女叢雜宜淫道侈固佛之所深惡者奈何輕信左右之說而遽復之夫陛下不以聖躬為虞無所事佛陛下而以聖躬為虞則大禹之惡旨酒成湯之不邇聲色萬全道也亦佛所弊也上為停戒壇當是時新鄭江陵之好衰而互為構公平心其間無所附麗二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高南

公亦兩器之有尚寶卿劉者上書譏切時政其大指在新鄭公以非所宜言且得罪或謂公宜特糾之公曰彼言事者我何以糾且奈何緣執政指無何上晏駕時中貴人保橫甚新鄭決策去之而公與言略各有疏發其姦私不勝保遂逐新鄭而併請諸言者獨不能有所加於公會嘗議祧廟公請毋祧宣宗而祧睿宗以嘉靖初所建世室奉之議雖格不行天下聞而避之於是官保公復召為太常伯矣公於法復當避僅移尚寶卿滿三載始權應天丞甫至而當舉鄉試事棘以內外戚公主之纖巨井井公於

事甲子不精密吏洗手奉法惠決間井又嘗以推
大司成事諸生服其行循循就矩尋改太常寺少卿
連攝翰林光祿鴻臚篆故事九列若四品持資簿待
遷亡滿考者而公前後凡七年以中貴人保在事故
然公了無所觐望其任職奉公非諸公所敢望已進
南京太僕卿卿治滁故遊地也公第取前輩王文成
公建義倉及教授諸生遺意行之而入爲太僕卿甫
士進今官出撫山東於是中貴人保者業得罪竄矣
公益發舒且感上知思有以稱塞卽馳入境首問
民所愉苦示之廉一切供張悉罷去與按使者約脯
修不相入車門絕私書僚屬相戒爲慎公間畱客不
過酒茗鮭菜而已客偶謂齊優一何拙耶公念必落
司宴有之次日入謁以微言自引咎不已衆相顧錯
愕不敢對而優晏絕矣齊魯之誥盜者溫公悉集成
案覆之而出其寃者又請裁募兵費蘇里甲戒苛罰
俱得報可東人大悅公素不喜食肉其行部所給奉
不過蔬粥一筭器而已筭朴不妄施獨於食墨吏無
所縱舍時時一按覈皆以爲神明然公體羸而竭精
吏事遂病脾會德藩官後有白雲湖者故民佃也
奪於王業已歸民矣而宦者與中貴人之代保者宏

廉徵錄

卷之六

四

不請必欲復之公執不聽然益邑爵不得志上疏
告歸太宰楊公勸歎曰吾獨不能爲東人借公須臾
耶爲言公之賢而請聽之計病痊且必用報可公得
請使院儼然一無所齎持至道途之資亦謝絕吏民
擁車而號者竟百餘里車枳不得行公爲之揮涕旣
歸闔門謝客唯與少保公相對談說道理巍坐竟日
一侍少保公行田里中兒爭指目曰非兩疏也耶公
踧踖不敢當曰吾何敢望少保受吾自以犬馬病不
任耳公凡三被臺薦與少保公鴈行旣而預湖廣之
廉徵錄 卷之六 四 曼山館
推則公病矣公爲人孝友忠信其事父母獨能得其
懷歟而哭之毀伯氏之食於家非公與少保公弗裕
也公之莊愛少保公亞於父其砥節秉行壁立萬仞
之志畧同然少保公寬頗以辭色假諸子姓而公更
侃然以故成樂就少保公而憚公之嚴惟公亦自比
於程正叔先生以爲不如家兄也居官所與遊皆當
世豪傑所言皆天下大計所蒞處必開闊利便生平
未嘗以私干人亦不受人私其於諫忤旨及犯權要
人者數矣然而竟以其身免歷位融顯優游令終豈
期天哉嗚呼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爲大丈夫者非耶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公維城墓志銘

翰林

于慎行

孫公以萬曆壬寅六月十七日卒於榆林軍府冢嗣
洪基逆其喪以歸上於某年月日葬於祖兆以待卹
命先期奉中丞王先生狀再詣穀城山下請誌與銘
禮也行無似故獲事公知其品地而王先生公之石
友以書來言誼不得謝志曰公諱維城別號衛宇東
郡丘縣人也洪武初有諱文中者再傳諱剛三傳諱
友四傳贈方伯公諱麟五傳贈方伯公諱尚賢六傳
爲公公母贈景夫人以嘉靖庚子三月十四日舉公

墓傳錄

卷之六十三

墓人

曼山館

公生而體質端凝性資卓穎既補邑諸生文聲日進
隆慶庚午舉山東省試明年辛未成進士授濬縣知
縣服官恪慎能子其民旋丁內艱服除補太康邑俗
健訟伏不可詰公預爲籍記皆知其蹤迹主名有奸
輒發黥風遂止已丁外艱服除補任丘任丘當道
多中貴及士族繁倍二邑公持法堅信無諱與彊邑
賦不均履茲而登下之豪民無匿其奉過客如例而
止無加禮也滿考書最萬曆壬午召入授南京湖廣
道監察御史先是江陵相君奉情起復軍國諸生哭
仕期將上書譙之未發而郡丞宗武微得其章以

好江都御史橫橫者相君私人馳遽以告梏而斃
獄生婦爲冤書千言走都市哭公至首疏其狀劾都
御史及丞下吏適戍邊天下快之故侍讀趙公志皋
等皆以忤江陵指中考功法公又疏陳其狀謂三臣
所言皆不悖無罪而錮觖海內心上用其言立召
三公復位其後皆至卿相而方是時海忠介公爲大
夫亟稱服公曰吾臺得孫君乃重耳中官田王奉祠
玄岳請得假符節如鎮守法公援引祖制力陳不可
又以請有言官忤旨奪俸一年而會下亥內察公以
考績入都座師許公從容謂曰某公吾所厚善方負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墓元

時名卽有他幸爲調護公對曰門人待罪南床惟知
彈赴戚晚喪者大臣爾他固不知座師默然於是竟
論罷某及他要人直聲益震已出爲松江知府時公
方按下江雲間爲屬則上書求罷主爵不得已爲改
永平至則值有海警督率將吏嚴飾千振繕城濬隄
條平賦役采葦葺郡乘新昌黎孤竹之祠以暇延見諸
生品其藝術禮敎大興再覲明堂課二千石治行皆
爲第一壬辰陞山西按察司副使分巡赤城赤城者
上谷要塞也公躬歷險阨簡卒蒐乘多修弩矢刀
守具益築亭障一百六十所皆稱堅利招屬夷史

二派得其生口千餘分布塞下論功進山西參政施
以考績進按察使受三品誥命虜酋安免恃其驍
健挾市龍門曰請以銀五千待命爾下惟大師進
止之督撫請公云何公曰無傷也因請試革其賞而
遣譯語免曰若乞兒也衆不能干入必借兵某酋某
貪漢物誓不借汝虜王又陰許我召汝歸巢不則收
汝部落吾以大兵蹙之爾安所乞命乎免聞嚙指曰
太師知吾虛實乃獻出邊屬夷自贖毋敢挾市幕府
奏上其功進右布政使移守宣府與中丞新城王公
同心共事謀畫相參夷人關市乞賞一切載以故事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百五十一

一餅一鬻不得浮子歲積撫賞美金十有四萬公軍
市租五千皆充年例將吏悅服久之遷廣東左布政
使鎮人安公乃大譁督撫上書畱公詔從其請改山
西銜分守如故滿考奏績受二品誥命庚子虜寇延
綏詔簡才臣往撫廷議推公乃督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開府榆林至而下莊諸酋叩關乞款議者多不敢
任公疏九邊俱開關市而延綏獨閉不納有如虜衆
生心號召別部併力內侵是以一鎮代受諸邊寇也
且明詔業已許之而以小費渝約示不信於外夷一
日用兵所費將大疏入朝廷從之公則上言六事曰

預運發日專責成曰酌馬數曰嚴賞規曰重命地曰
改市期部覆皆如請礦稅使者並緣西邊多所漁獵
公疏劾狀屬歲大侵糧關中粟萬斛以餉吏士苗而
不饑先是宣府師某鎮之世家也力鉅而有內主公
與同城常以法繩其部帥則中公有南粵之徒及公
開府延綏帥亦移鎮共事如前一日登城而望積沙
高與城平命發餘卒除之帥因號其衆曰食不宿飽
除沙奈何邊沙不可盡也卒乃大譁甲而陳公啟門
問得狀乃諭曰本除城沙防寇攻耳安所得邊沙語
衆悟乃散而言官爲所扇動遽以適公公第謝過求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百五十二

史山館

罷亦不自白有詔畱公治亂卒首如法而公業以積
勞成疾及有此役亦不能無邑邑遂卒於軍郎中春
君兵道劉君入哭檢其橐中餘裁秩金一錠軍中將
吏無不流涕鎮人爲罷市焉制府李公請比以夙勤
事得賜大卹禮臣未覆明年閱邊使者又以公所興
修疏爲請卹樞臣覆而未下乃藁葬以俟云公爲人
修長疎爽風骨稜稜不爲纖趨自少至老動止準繩
無失尺寸自奉蕭然其才廊落恢弘而出以慎密然
不知有機械事也總習朝典洞曉邊情凡所調度咸
中機宜去永平時僚吏以府藏羨金致之境上笑謝

弗納其去赤城口北亦然故給事某嘗出權相門下
爲公論所斥操重而入詔都將有祈於言路及叩公
門闔扇謝弗與通山人遊客爭持朝貴尺蹤遊謁塞
上母敢造公者曰固知其廉貧又不肯遊之路將故
不往爾遷宮過里故人以逋租繫請爲居間解故所
服銀帶代之輸官而不爲言其與人多此類也座師
江陵柄政三爲邑令不通一牘遂上十年於中朝要
貴亦終無所請問其介特如此然其議論常依大體
間有自恃操節而繩人以爲名者亦不取也

廉徵錄

卷之六

七

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定宇馬公文煒墓志銘

于慎行

前巡撫江西都御史馬公諱文煒字仲韜號定宇青
州安丘人也國初六世祖四公有祝虎之異氏其
里爲虎林四公生仕能仕能生斌斌生隣世隱於農
隣生驥始用經術著名里稱五溪先生有子三人贈
中憲公惠者其中子也娶恭人門氏是爲公父母恭
人娠公大期而生白衣重袍贈公異之語恭人兒有
貴徵顧吾非久舍兒去矣再越歲贈公果逝恭人茹
荼撫公六歲過里塾聞伊吾聲歸請於祖願就外傳
稍長從季父稷山公受易嘗濂洛家言蒸蒸嚮道十
七補諸生試輒傾其曹耦而丁母恭人艱嘉靖辛酉
舉東省試壬戌成進士除河南確山令綜賦均郵興
學飭傳事事可爲永利士民尸祝之尤稱其折獄爲
神一日有求盜卒磔於塗卒母詣縣訟殺兒有主
名公笑曰去今爲若跡之已從園墻呼卒故所捕盜
李某訊於庭戒門者勿辟人人爭前跪令跡殺人何
狀公遽傳令闔扉盡訊諸闌入者中有三人駒李色
動立叱縛之具服故李使殺卒者也某子甲與人共
販夜行澤中殺而奪之錢詭言中盜死也公察其色

廉徵錄

卷之六

七

八

有異下之獄使吏給其母妻甲事露已自實奈何可
急持所奪錢來幸母連坐母妻驚懼探米壘中錢付
吏甲遂伏辜諸所摘發多類此隆慶改元徵入爲山
西道御史出按嶠兩淮上便宜六日減開中曰收餘
鹽曰禁私煎曰議本折曰止截齋曰治權豪俱報可
比代積羨十餘萬金以抵正額商困乃甦請建運司
學處賈子之儒文教以興亡何請告起補浙江道廷
訊大辟政府有所欲出公勃然曰是嘗希相嵩指殺
忠臣鍊及其二子罪歟且不蓋何言出爲政府不憚
而罷公竟用是應守德安矣到郡猾吏聞其風重足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夏四

夏山館

立卓矚之豪陰戒勿犯馬府君隨州守坐賕露按如
法有要人爲請公執弗聽俄而要人拜楚中丞同官
胥爲公危公益發舒不少避中丞竟無以難楚恭王
覺而嗣子在抱攝者謀奪其國與妃相訐奏諸司雜
治不能決檄公入王宮問狀公以片言折之羣小伏
辜嗣子得有國矣爲郡之明年城雲夢明年城孝感
又紮郡中要害初小店新河二鎮募卒置墩刁斗相
聞郡無崔符之警暇日集六屬諸生躬爲甲乙各以
便宜置學田共可數千畝徙隨州學宮於城東地
麗紳衿奮起至今頌之甲戌朝正月會 上修

二千石尤異御路朝召見面勞之曰若等良
吏其爲朕善捐元元賜白金文綺頓首受出公名在
首列焉乙亥就擢按察副使治兵荆南荆故相君里
公一以惠文從事無所撓日計軍實教騎射增樓船
組練之甲雄於上游江故有堤而囁公重築之堅實
倍舊荆人呼爲馬公堤也戊寅進左叅政備兵荆南
如故屬歲大侵亟檄所司賑貸及條荒政下邑所全
活萬萬計又遴簡所部茂才餼而甲乙如德安令公
未去荆而兩試所舉士已各十數人一時人文彬彬
盛已會 上遣中貴爲江陵相治第監奴橫行部中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夏五

縛置於獄責人覲謝迺已辛巳以久次陞按察使公
先後任楚楚人習公神明滋用震懼顧持大體不欲
以鈞鉅鈞名民滋見德癸未入朝江陵相已逝主爵
雅知公久淹卽拜江西右布政使轉左遂晉僉都御
史巡撫其地出教以十事要約長吏曰持廉平勵明
作除繁苛謹防禦重獄鞫慎催科拯弊俗減訟牒禁
淹繫省追呼十三郡奉約惟謹而臨江守某最號爲
毛鷲所箠殺平民甚多前中丞孫其罪下公勘實竟
伏法不少貸金谿民以均田窘其郡邑倅丞因集
命自衛縱劫掠勢甚張公聞報從數騎馳往諭立

散之梟其渠魁屬從事良吏為均其田民不敢譁革

除夙難諸賢練公安曾公鳳韶輩久已褒錄而親屬

坐戌如故特疏請解因所釋還百餘人公論快焉然

公執繩頗嚴下不得逞求所間公廼嗾悍宗數十人

譟而呼癸庚擊傷吏卒公以狀聞因乞自罷上為

譴削悍宗任公如故諸不逞益恨然無以中也公往

城孝感嘗得古鼎一王元美作記以為此仲山甫鼎

至是中者為飛語入之疏中謂公以古鼎餉江陵相

內交然鼎故在公閣中未出也公笑指曰嘻而鼎尹

昔負而要君吾今復負而要相聞者絕倒當事為公

微錄卷之六十五 皇上

理甚哲稱其剛直不諂於俗知公所繇得謗以此有

古聽改南京公遂歸歸不踰年南北臺省交章薦公

部使者先後薦為無虛歲家居十八載對郡國守吏語

不及私至為鄉邑盡利病則纒纒不厭里人

公公病瘳走羣望禱者千餘人沒無少長

公生於嘉靖癸巳九月卒萬曆癸卯二月年七十

元子應龍從龍先後各以其經冠束省士又以王

同舉南宮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蒲汀姜公壁墓志銘

余繼登

中丞諱壁字元卿別號蒲汀順天文安人世以

孝弟力田為德於里里長老言此其後當有興者及

公生而馴謹篤學以三禮起家領隆慶庚午鄉薦明

年辛未成進士即以其年令樂安萬曆丁丑入為河

南道監察御史戊寅出按中州以疾歸丙戌起原官巡視京

營戎政復巡視京畿兼掌河南道事大計羣吏公在

西臺先後十三年始進大理右丞尋轉左晉左右少

卿辛卯春晉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壬辰秋有言公速

化者詔改公留都公以太夫人老不復出又三年疾

卒於正寢距生嘉靖庚子得年五十有七初樂安有

大俠王彥飛者聚黨橫里中操赤白九報誓以睨毗

殺人它令莫敢問備兵使者行縣索之弗能得公至

召諸賊曹語之曰若輩受賕縱奸舉當必能縛王自

贖當貸若輩眾恐願自効即共為具飲王中酒伏健

兒急縛之公度已得王又虞有道劫者預勅尉率微

卒通之劫者倖遇尉悉駭走遠逮彥飛至庭論既具

立斃獄中而為散散遣其曹悉勿問眾咸震

五事房也人者其按淮上也主在杜干請別積蠹富
商請託爲奸利者無所容其私奸商張國用劉威
輩名以輕重伏法時淮揚饑民以其間競爲私鑄
錢法大阻商販不通百姓嗷嗷幾釀大亂公檄所司
禁私鑄而亟發金銀萬餘倉粟數千賑之始以事聞
所全活甚衆於時黃水入淮淮大溢總河大臣與撫
臣相掣肘而有司行河者率委之倖貳又有議罷范
公舊隄勿修而別開支河者公疏言倖貳權輕不如
專任守令大臣事權不一難責成功宜罷總河以其
事歸撫臣便又河口外高內下開支河則引倒流之
蘇微錄卷之六十三 夏天

之公曰此膏脂也非刑罰嚴峻何至是卒疏如
舊額雖陳東連曹徐西接亳穎故設有兵巡道彈壓
盜賊久而罷至是有議復者公言增官則增費若改
清軍道兼屯鹽而以屯鹽道移駐睢陳則事專而費
省議雖寢識者是之公之主大計也疏言五事曰急
先務精考覈禁營餽懲貪酷慎委署雖未盡用其言
而無私毀譽無徇造請時服其公矣開府鄖陽當惟
擾之後推誠布公一以寬行之而不欲如東濕然地
方方賴公牧寧而公中口語歸矣公既歸猶有跡公
撫鄖時事者見一切餞金皆儲以待餉議者始息公
蘇微錄卷之六十三 夏九

豐儀偉貌鬚髯如張望之者以嚴見憚而身之油然
可親也公嘗誦伯淳言擬拾短長以希直名有所不
能益終身以爲則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念所江公東之傳

貴州

鄒元標

新安海內名區也故稱才藪名碩項背相望以予所親記若吾友江念所中丞者大節凜凜可置諸古司直中乃以用兵誅賊予閔世之人不亮其初終猥從流俗之毀譽也作江中丞傳 中丞名東之字長信別號念所歙縣人也宋有汝剛公者由三衢來倅歙遂寓歙長子孫其後諱汝楫爲邑諸生封侍御者卽中丞父中丞登萬曆丁丑進士爲人魁梧倜儻初仕行人輶軒所至咨諏詢訪不遺餘力旣官御史勃勃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夏平

有埋輪志時姦人徐爵者江陵馮閣皆倚之江陵外言非爵不入馮閣內言非爵不出爵又以獨計令兩人交疑且交離兩人者不得而測其倪嚴事之夜至禁門守衛者不敢訶問江陵歛益橫無忌公默自計曰夫此么麼者濁亂海宇日久而保以爵爲腹心病在腹心不治卽廬扁望之而走忿而疏爵不法狀上怒而下爵理滿朝震悚於是疏保者疏江陵逆僕逆黨者紛至而城社肅清矣公於是益感激 恩遇知無不言疏王中丞宗載陷御史劉臺事王得戍去是時王方掌院事公以副封進王笑曰柱史何言

亦笑曰爲歙御史鳴冤王曰歙御史者誰公曰卽乃公土取贈歸邸舍待罪至今烏臺譚之猶有生氣然人人目公矣奉 聖書督理屯牧畿輔畿輔人聞江御史名多咋舌去會虜蹂躪黑谷關邊臣及諸帥掩諸幣以功聞爲故臣卒植紕發 上命公輟屯政往悉其數云臣復有爲邊帥地者公矢心告曰東之生平不敢負國欺君亦不敢故入博名高說者慚而返至則諸掩飾詳密無所得聞公佯出郭外觀青映人立命健兒取奩錘未掘蔬下窖以者枕相藉而創痕尚血漬未乾諸將始伏辜公竟據實報坐獻徵錄 卷之六十三 夏平

諸將歛息事大振丁御史此呂參江陵科場諸作奸者海豐楊冢宰謂御史言過具疏參御史外謫公適自塞上歸襁袂起日十年來以賢書爲奸藪者人知之冢卿獨不聞乎亦具疏參楊與論而之時公言最多請諸請賑請免徭役及禁私官不能盡紀每疏出都中爭相傳頌 上無不嘉納也有 詔江東之盡忠言事可嘉其特擢以彰忠諫晉光祿少卿陞太僕少卿是時諸官疊較下者皆江陵舊人多回面內心熱又恐人恭其短從旁揶揄訕少年不察遂有起而擊罵環諸君者矣公曰諸臣無罪言江陵與

事新貴人其罪諸臣可議臣請與俱罷人遂以黨
 擊公力求去 上使使至皇極門諭罷亡何公又言
 大略山事羣起而攻公左遷職方員外郎出知霍州
 病免歸 上手詔起公知鄧州陞僉事備兵沅州尋
 轉南光祿少卿入丞大理晉左少卿署卿事所平反
 甚多會與銓曹異議陞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學畫多
 大猷惠民有田寢饋稅有疏障下流有堤皆其鉅者
 首議建天柱銅仁二邑擒烏撒酋平高寨苗俘獲百
 餘人 上聞賜金帛有差最苦心者搭酋仇五司五
 司在黔門庭中日苦殺戮公以赤手枵腹鼓舞數千
 兵士卽不支乃其心在報國也而諸臣未履疆場乘
 公致仕以文墨繩公得削籍報公遂飲恨歿嗟哉元
 標兩入朝咸席未暖去與公跡甚疎心最偉公者一
 不能及公者二公艱子娶武林婦偵其夫固在也禮
 而歸之此所許公者也同年舒比部疫歿餘一子公
 入室抱其子歸以子字之舒卒得祀丁侍御以言謫
 謫言駭起公獨以身冒衆猜不計人問故曰朋友道
 喪吾將以身爲儻羊此所以愧公服公無能起公九
 原而拜之也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三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四目錄

南京都察院	都御史	向寶	黃紱	熊繡	劉洪	何瑋	端廷赦	王樵	副都御史	邵玘	吳訥	羅麓	陳璣	歐陽旦	趙載	趙汝濂	嚴升
		石璞	金澤	張肅	張琮	王燦	海瑞	沈子木		夏迪	朱與言	章律	汪舜民	孫修	柴經		張楷

陳世良

裴紳

目錄畢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四

南京都察院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兼詹事府詹事向寶傳

實錄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兼詹事府詹事向寶字克忠
江西進賢縣人洪武乙丑進士初授兵部試員外郎
九年無過特陞通政使以不善奏對力辭改應天府
尹建文中坐累謫廣西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召
復前職又坐累繫獄數年左遷兩浙鹽運司判官
仁宗皇帝在東宮知其廉名卽位驛召還朝陞都察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院右都御史翊日入謝命兼詹事府詹事給兩俸有
詔求言寶陳八事其一曰錄用勲舊二曰設置諫官
三曰選舉賢才四曰簡練將帥五曰貴重有司六曰
考覈吏員七曰監生資格八曰流通鈔法言多可采
上卽位之初命蒞南京都察院秩滿入覲上憫
其老命致仕歸以宣德三年八月卒於道計聞遣官
賜祭命有司治葬寶儒者有文學寬厚愛民而持身
清介累遭困阨未嘗易操平居言不及利疏食水飲
自處其適歷任四十餘年卒之日家具蕭然

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臨漳石公璞

傳

崔銑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初爲監察御史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璞剛直有治才所在著稱在江西時有民娶婦三日矣婿婦往拜其家婿先歸婦後之過索不獲婦翁訟婿殺女婿不勝榜掠自誣服云棄尸前塘中官使人求之果得尸獄成獨璞疑曰殺人而棄尸非深怨者不如是也彼初婚方燕好胡乃爾爾出囚謂曰爾辭信乎囚叩頭曰信速死公之賜也屢問皆然璞計無所出乃齋沐焚香祝曰

廉錄

卷之六十四

二十

此獄開網常萬一其婦與人私其夫既受汚名又枉歿於理安邪望天以夢覺我夜果夢人贈一麥字璞思曰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比明械囚首令待時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子竊向門內窺璞令人召入曰爾羽客胡爲至此得非爾師令爾偵某囚事乎童子大驚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通見匿之槁麥中江西人號曰斷鬼石在山西時議修堯廟一夕大風拔木積廟前皆棟梁材後進工部尚書正統戊辰河決榮陽經漕溝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東入于海命璞治之河決口塞明年已巳處州盜起命璞討之平

泰辛未也先寇獨石命璞兼大理寺卿往璞充餉勸兵修垣守險康定帝賜璽書曰爾忠勤善謀素爲邊人信故命爾事平進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內子湖廣苗叛民李珍魏玄冲往爲用道之寇掠作譟又湖湘訛言騰民用大擾又命璞往璞以計生得珍玄冲盤送京師苗平還治部事數年致仕天順庚辰英皇召大學士李賢謂曰石璞純臣也聞其尚健然貧爲我以璽書召來璞至京上召見文華殿璞服青袍繫角帶入上曰吾賜爾緋玉敝乎璞叩頭曰臣平生以孤忠奮無結納今臣自分填溝壑矣詔至

廉錄

卷之六十四

三

臣自知亡他途必臣有罪當誅誼耳上說是時璞微曠乃命掌南京都察院事成化初致仕歸五年卒後渠子曰銑正德初奉旨充孝皇實錄叅對官見國史載石公功今求諸其家亡有也長老道公數事載之足見其素槩石公在山西其夫人與諸僚妻燕歸愠曰彼多金珠綺采吾布裙襖甚不稱布政妻也石公曰爾何坐曰席首石公曰使吾墨于憲汝安得居此坐且吾素不以妻子故宦彼金珠綺采者後欲居汝席得乎明年其夫果有以墨罷者石公自司馬歸彰德無宅第假太僕行署居後竟不能治第有司

令其家納金以行署長歸之予少聞城西孫平村商
平渠南有石尚書別業已卯春始過焉傍作屋三
楹痺甚且闌屋左茅舍垣內僅一畝予訊其老僕
即公居蓋瓦則易之屢矣公歸買田僅百畝其孫貧
四十畝售朱氏安陽某自典史歸石公許往其家盛
治具几上陳銀函前列金杯十餘公見之問曰爾富
幾年曰未一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誣吾貪奪職石
公曰使吾治爾爾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出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黃紱 實錄

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黃紱字用章河南封丘縣人
正統十三年進士授行人陞南京刑部員外郎晉郎
中成化九年陞四川布政司左參議督松潘糧餉兼
理兵備十四年轉本司左參政歷陞湖廣左布政使
二十二年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增置建安等堡
邊牆及移置驛傳拓教場地人皆利之弘治三年超
陞南京戶部尚書四年改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掌
院事六年疏請致仕許乘傳歸未行而卒計開賜祭
葬如例紱性嚴急不容物遇事輒徑行已志無所顧
慮然所守有可取云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五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金公澤傳

金澤字德潤應天府江寧縣籍先世浙江寧波府鄞縣人中成化丙戌進士七年授刑部雲南司主事十年陞湖廣司員外郎十二年陞四川司郎中獻獄明九十三年丁憂十六年補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屢著才幹十九年陞四川右參議二十三年陞右參政播州宣慰厚饋以金幣毅然麾之至以庶長奪嫡意寘之法革三長官司撫安七十二寨夷民駢首歸命流賊李廣蜩聚五千餘人戮通江官吏傾其帑藏東鄉王伯榮效尤犯順焚蕩縣治澤前後設書偵其渠

獻像錄

卷之六十四

六

魁而殲之銅梁新設民多負固撫循有方咸帖帖服獲賊野王剛鼓衆猖獗充斥湖陝上命三省督兵會勦澤下重賞之令竟磔剛于市弘治五年陞廣東右布政使七年轉左時汀漳盜起郡縣有司無遠暨不急補其勢寢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散剽掠劫富室燔民居掠帑藏殺官軍閭閻爲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其東則發於西掠其南則竄於北八年八月時鎮守江西太監鄧原暨巡按監察御史都布按三司議以爲盜之未平以政令小一而鄰境有司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撫憲臣置

司要選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

延具奏其事孝皇俞其請因陞澤爲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俾巡撫江西澤奉勅撫定便宜從事先

傍今自首乃嚴督緝捕斬賊首滿天明等八百餘顆

論功罪明賞罰人多感奮思效徭徠洞蠻聞風向化

四邊以寧又因四省交錯緝捕官員責不專一每有

警急事難責成先該鎮守江西太監鄧原奏行將雪

都會昌信豐瑞金安遠石城龍南七縣各添設主簿

一員專一捕盜惟廣東韶州府五縣惠州府七縣南

雄府二縣福建汀州府八縣湖廣郴州五縣江西南

獻像錄

卷之六十四

七

安府二縣建昌府四縣贛州府三縣俱未添設機快捕盜無律盜賊縱橫無忌又奏行將前各府州縣不分全設裁減州添判官縣添主簿各一員並不別差專委操練機快緝捕盜賊遇有緊急調用責成又瑞金縣招集鄉湖陂山場去縣六十里僻在一隅俱係深山險洞林木森陰先年強賊藏隱在彼打劫石城縣殺歿人民丙辰澤具奏於湖陂山場設立巡檢司一所又撤下撫屬設立關隘僉編附近居民之壯者防守要津禁遏奸細後各縣因地方險易不同道遠近亦異而有所增損然莫非阻述前意也又指

贛州舊城一尺并信豐興國南康永寧舊城圯破
檄修葺又創巡撫院并贛州府贛縣學校俱檄重建
凡百政令皆行之可久而無弊者十二年陞南京刑
部右侍郎十五年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十八年陞南
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正德元年致仕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八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諡莊簡熊公繡傳

劉端

熊繡字汝明其先江西豐城人四世祖以下始占籍
湖廣寧遠衛自幼穎敏不凡年十四補道州學弟子
員成化乙酉以禮經領湖廣鄉薦丙戌成進士丁亥
除行人奉使楚府及巡禁四川茶課土官一切餽遺
雖一扇不受士論多之辛卯除貴州道監察御史立
朝寒諤有器識凡百論議務持大體略苛細奉勅巡
河風聲丕振一日過廣平寒甚借守一裘後還之守
以鄉里故新製一裘遺公公辭以三不當受而竟却
蘇徵錄 卷之六十四 九
之他日白沙陳先生聞之亦甚以公爲當也乙未巡
按陝西發姦擿伏無所假由是貪夫斂跡右布政使
于璠賦迹敗露棄官宵遁公遣人追之急璠遂遁子
誣公他事逮至京卒無驗璠落職璠所親當路力主
謫公知清豐縣陝民訴冤於朝者數百人在縣殫心
民瘼不事逢迎均徭之輕歲給之法常單騎
巡行鄉社等第其民戶高下凡貧而老疾無依者悉
爲之殮葬一縣化之乙巳陝西大侵父子相食適鳳
翔缺守難其人吏部舉公往行之日民遮留痛哭如
失父母六月履任三日而雨是歲遂登郡大治先是

公巡按辦一疑獄其家繪公像報祀聞公至持以見公遣之弘治庚戌陞山東布政司左參政癸丑轉本司右布政使甲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地方公盡心邊務威名大著虜人不敢犯邊者久之丁巳滿三年考得貤封二代適母夫人龍氏卒于官所公扶柩歸葬道州庚申起復陞兵部右侍郎甲子轉左公性剛方清介與人寡合而人亦未嘗敢以私干大司馬劉公大夏甚器重之凡邊情重務必與公商確而後行常奉命清膳驤四衛勇士得其虛實糧餉者幾萬人由是權貴皆銜之時 孝宗敬皇帝勵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十

精圖治召二三大臣商治理劉公泊右都御史戴公瑯尤被親近而公與焉未幾 敬皇帝上賓衆嫉公因舉公爲右都御史出撫兩廣蓋遠之也旣而劉公亦乞歸公至廣首征獍苗之負固者餘皆以恩撫之地方悉定舊例供應甚厚公一切裁革日惟廩給數升而已正德丁卯逆瑾用事密使人索跡公其人回嘆曰熊某康給外無一毫過誤可指吾且奈何瑾竟不能害乃取公南京掌院尋令致仕公歸之日雖紙筆藥餌一無所取朝廷以公先征賊有功賞以金幣瑾賊輩怒不已乃以大同泥爛布豆爲公巡撫時事

罰米五百石責公親往輸公至舊屬爭欲代輸而皆力辭自是家居閉門觀書不預人事不入官府解里亦不敢干以私澹如也公平生簡直清白臨事有執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怠居官恒恥干薦常曰我心不敢違理如父母在上教人只以存心爲本所親爲置廳事稍寬終身不悅居家未嘗置產業自奉甚約悖孝友兄子女公爲婚嫁者數人乙亥四月忽一日左足涌泉穴痛遂自驚曰我雖精力尚強恐旦夕不測身後慎勿援恩側乞祭葬俗禮不可者禁毋行聞四月二十三日終于正寢年七十五公歷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十

官四十二年致仕者七年始終一節前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秦公金上其奏贈公南京刑部尚書賜祭二壇給卹以嗣孫瑞補廕後用前太僕寺卿何公正事誥誥公誥簡仍月給卹孤米一石

南京右都御史張蕭傳

實錄

南京右都御史張蕭字用和山東歷城縣人成化乙未進士授襄陵知縣擢監察御史憲廟末年數言官蕭疏諫不報又嘗論妖僧繼曉術士邵常恩輩左道惑政會吏部尚書尹旻敗蕭以同鄉坐累謫郴州判官弘治庚戌起爲河南按察僉事歷副使參議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正德初巡撫宣府尋召入院陞右副都御史兼清理軍職貼黃會章丘知縣嘗殺犯賊嘗革職寧海衛軍沈洪殺人當抵死皆重賄逆瑾欲爲辯明蕭執不可瑾怒乃陞右都御史令掌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十三

南京院事比去大學士焦芳之子黃中欲強市其居與其黨通政參議魏訥蕭不從芳亦怨之僅旬日以遼東滄瀾倉糧事族瑾矯詔逮繫蕭罰米二千石三年方事竟獲職瑾敗詔復其官而蕭已卒矣時正德五年八月也至辛巳今上御極詔瑾時守正被害者昇卹典乃賜祭葬如例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劉洪傳

實錄

劉洪字希範湖廣安陸州人成化戊戌進士授陽縣知縣徵爲御史陞浙江副使廣東按察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四川尋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入掌南京院事守制歸正德十年二月卒于家詔贈刑部尚書賜祭葬洪儀觀修整性度醇實與人言表裏洞達巡按得憲體在貴州時兼魯餘黨煽亂洪効守臣之邀功開覺者乃帥兵討之在四川松潘夷弗靖洪申嚴法令邊人賴之以安在兩廣潮惠二府獲賊出沒爲患洪出師俘賊甚衆兵部尚書劉大夏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十三

常以正大薦之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琮傳 陳沂

張資政公諱琮字廷獻別號惕菴其先蘇之吳縣人國朝洪武初徙閬右占應天江寧籍曾大父豫以子學士文僖公益貴贈行在中書舍人曾大母倪封太孺人大父晉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母孫贈淑人父淵贈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前母高母李贈夫人公生於天順癸未七月二日公自兒時疑重寡言笑未冠爲府學諸生不狎於衆人亦憚之而文日有名成化丙午舉應天鄉貢弘治庚戌登錢福榜進士癸丑授工部都水主事管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十四

理清江提舉漕艘事告者曰一自防百不足理也公笑曰自防者分也無所理事何以集成漕艘之法古莫善於劉晏吾且法之踰年數千艘成丙辰改禮部儀制主事壬戌進郎中部事至是始專而續始顯癸亥冬 孝皇不豫免長至賀 東宮親王如故事公請於尚書曰未有 天子不豫而王受賀者 太子侍膳問安禮亦省已而命下如所議占城國王請封制冊封夷王給事中一人往將命占城遠在海外人憚于往六科倡議止之疏不絕上尚書不能決公曰封而告不以封天王之命討去矣禮先告哀而後請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十五

封國無訃命將誰與以是詰之威信其庶幾乎卒從公言 武皇卽位大喪大慶大婚耕藉幸學諸禮悉如制而小變之皆著爲令晉藩有奪王封者時逆瑾受賄勢凌有司莫不傾靡公獨執不可瑾曰一郎中力能勝尚書耶吏部出公爲陝西參議奪者卽如所請而公坐貶京中語云鐵漢去矣如禮何丁李夫人憂歸正德庚午謁闕左遷爲濟寧知州州苦於要衝日費錢數萬公裁省十之八所過卽權力者斂跡而去在州二十有八日改山東道監察御史巡按甘肅時方討安化之叛餘亂衆息實投之艱危公恤無辜治有罪安輯邊氓遠逐夷虜獎誘忠勇舉用賢淑懸賞耀威而腹心效順矣一日視虜刃曰吾南方一刀千牛而不改鉏此何藉以刺人耶擲之地下虜吐舌大驚呼太師爭獻牛牢酪爲壽曰太師其神乎疆圉乃靖辛未瑾旣誅晉正王封嘉公之執擢湖廣按察副使兵備鄖襄益當河內陝右三路之衝流民盤據爲城社公綏順懷逆示以大信行以大法有稱浮屠淮誘者聚衆數千人僞爲符璽僭自稱王大亂將作郡邑動騷諸監司議請兵討之公曰此特縛其首耳咸謂大言公召勇士數人拆其巢獲之且諭衆曰茲

非汝等所知法不及汝衆駭散逐定乙亥擢貴州按察使嘗兼布政都司事邊氓夷落戎衛諸種規模一新以勞勩有金幣之賜丙子擢四川右布政使戊寅轉左布政使時舉松潘兵取官殿木軍餉夫役之勞費甚多方郡縣告困而內豎劉允適張西竺迎佛事所過閭閻殘廢聲絕雞犬公意輸以近儲挽以津人迎以僧徒省其煩紆其疲裁其冗沮其勢議上中丞大悅事就而民免于俘蜀人曰不圖今日復見張益州也松潘平朝廷再下金幣之錫已卯奔父喪歸辛巳服闋冬補廣西左布政使明年壬午爲今上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十六

嘉靖改元公始蒞任數月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節鉞鎮湖湘十有八郡實承撫綏之命兼贊理諸軍事時黃鏐造逆劉召爲亂丁爵萬明福倡妖于德安李全伯作孽于陽隴政阿核構叛於荻部荆襄大饑漕河運艱告乏凡七下簡書酬應不暇公調遣諸兵召令郡吏相其難易緩急咸授之以略限之以期決之以機次第舉之皆不踰年而悉平所賑飢民用青州法因時小變民免於死以甲申進南京工部右侍郎候代境上乙酉改南京刑部公家南京素無釋比者門無私謁雖葭莩之親有犯不敢以厚望公有

富者之喪數援姻家枉公以甲公曰生未識安弔卒不能致丙戌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諸臺謁公曰朝廷之法執於御史執者廢法將安歸惟寡交游則無私謁少宴會則無請托皆惴惴而退鮮不憚者遇考劾首黜不法者數人六卿皆不敢以屬吏自比公轉官自刑部皆居公署諸子在私第非召不敢至門可雀羅己丑休疏凡四上始得請上甚難之命有司歲供大復月給廩以優其老庚寅九月三日以疾卒于私第之正寢年六十有八訃聞上悼恤賜葬祭有加配倪氏封淑人性婉順無犯公所不悅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十七

者子男七人恕舉鄉貢愈發卒志郡學諸生憑廡滿國子生恩憲恚皆能服公之教出入皆徒步一力隨之無越禮者公筮仕四十餘年惟故廬數楹至貳卿始易居亦不崇致政後始置田頃餘不能歲給焉

南京右都御史何文定公瑋傳 張鹵

公諱瑋字粹夫世號為栢齋先生其先揚州如皋人
洪武初有忠一者以總旗從天兵北定中原歷河南
懷慶衛編管三傳至森配劉氏以成化甲午十月生
公於武陟縣千秋鄉屯舍公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人
以爲痴七歲時入郡城忽見彌勒佛像乃抗言請
去之人皆大駭歲讀書十九爲郡庠生必期以聖
賢之學爲學嘗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牛世未遠而
居又甚近于此忘所師法學其謂何故于一言一行
必求聞于父老力索于遺書有得則欣然忘寢食而

藏徵錄 卷之六十四

十八

從之弘治辛酉河南登解第一壬戌登進士第改翰
林庶吉士嘗爲閣試克已復禮爲仁論有曰仁者人
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見侵於風寒暑濕者也能
無爲冰氣所勝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識者
謂可與程明道顏子所好何學論相比方成化以前
文章以懷麓堂爲宗匠至是人頗厭其纖靡而競爲
復古之業公曰文章不逮古昔固爲要切而人心尤
甚乃獨務已舊所謂學以要其必至甲子授編修丙
寅 毅皇帝踐祚公因新政抗疏乞復史職不報戊
辰同考會試已巳 孝廟實錄成晉修撰時逆瑾燭

如焚一日瑾贈川扇于諸翰林諸翰林有人
而跪見者公獨長揖瑾怒亦不以贈頃之受贈者復
相跪謝公傍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
名公自前對曰修撰何瑋公知必不爲瑾所容乃累
疏謝病得致仕歸庚午瑾伏誅辛未復公原職時四
方盜起公入朝獻時政論三篇又爲兵論五篇以貽
執政又疏請籍 鳳吏以杜禍原皆議格不報癸酉
以經筵觸忤忌諱請同知開州爲三比法以均賦役
督修黃陵岡堤岍能使子來之衆以日易月晉東昌
府同知再乞歸既歸居城南別業八年杜門却掃不

藏徵錄 卷之六十四

十九

接外事壬午 肅皇帝嗣位起公爲山西按察司提
學副使以父憂不就癸未再起浙江提學至則抹殺
舉業捷徑華靡之習務敦尚本實士風丕變未幾晉
南京太常少卿 甘泉湛公爲祭酒杏東郭公爲司
業公力與修明古大學之法其贈杏東之言曰古之
君子何爲而學也以修齊治平而學也則當務之急
固在身如何而修家如何而齊國如何而治天下如
何而平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
而不可後焉者也博學而審問焉慎思而明辯焉一
旦卓有定見則所謂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

說主之以正然而身不脩家不齊未之有也大學之道如是而已矣至究其本原爲性命形於著地爲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之君子不察乎此刻意詩文則曰立言不朽此豪傑之所以名當時而傳後世也留心性命則曰無極二五窮神知化此大儒之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至有僞起捷徑之有則又曰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此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噫爲是論者皆天下豪傑之士也吾豈敢謂其不然哉特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又贈兵侍陳公有曰嘉靖改元石峯先生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明年改南京大理卿又明年改南京兵侍予於是有感焉古稱才難全才尤不特唐虞之際命官九人固皆極天下之選也然而興禮興樂掌教掌刑皆久下其職有終身不易者豈非以其才性各有所長職業各有所習兼全之難故也至于內總百揆出總六師土地山澤無所不掌惟禹益爲然全才之不易得如此近日當道用人司錢穀者未久復改之典刑獄職風紀者未久復改之司民牧計資遇缺而遷初不問山所長

廉徵錄

卷之十四

七

所習無乃以全才待天下士乎其意良厚矣所慮才不可多得用違其長則王良操弧后羿執轡非惟無成且以敗事是故不可不深長思也時人稱爲留京兩篇文字丁亥晉本寺正卿再晉南京工部右侍郎奏華神帛堂各宮監機戶夫匠料銀歲省以數萬計改工部未幾改戶部時儉菴梁公爲大司徒二公一時水孽清源正以廉頑立懦官府舊習積弊皆湔滌無餘再改禮部再謝病歸遂爲終焉計會御史毛鳳韶等累疏乞留謂斯人不可使一日去國詔許在京調理又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竟不復就是時南有王陽明北有許函谷皆以理學名于時而公獨默如日事二親躬營菽水率其家之子姓及鄉閭後生以脩孝弟忠信一介非義取與不入于衡茅雖其茅屋間僅蔽風雨薄田百畝聊供餽粥日與其父母妻孥怡然順適若廣厦萬鍾而不復知世間之有榮貴也兩執親喪皆哀毀頓歾若不能更生居常非涉日用躬行者絕不形于言門人有問太極陰陽之說者曰只以伏羲八卦橫圖豎而觀之則易之所謂太極動靜之所謂有常更易簡可見而周子可無事於圖矣有問律呂之說者曰只以舜典詩

廉徵錄

卷之十四

七

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十二字而驗今俗樂之詞曲及唱詞曲時必吹竹彈絲相應與夫宮尺上工合四爲版眼之遺法以求之至明白可見而蔡氏可無事於新書矣有問一貫約禮之說者曰儒者未得游夏之十一而議論卽過顛曾以聖賢心法爲初學口耳此道聽途說之最可惡者門人婁樞王西星嘗請梓公文錄公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故惟均役糧二論家譜家訓二篇儒學醫學管見皆切世務者門人因得哀集之有贊公

朱子本

王

者曰先生真可謂銖視軒冕塵視金玉者公曰此後世儒者輕世傲物之論也金玉自是金玉如何塵視得軒冕自是軒冕如何銖視得此何異於老莊芻狗飄瓦西星輩曰如是孔子何以謂富貴如浮雲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浮雲在不義不在富貴也家居十餘年薦揚者二十餘疏嘉靖二十二年九月夜半有星隕于郡城西流光如晝是夜公疾革卒年七十計聞詔賜葬祭隆慶初詔言官舉先朝應得恤典諸臣鹵時叨諫恒乃上章特爲公請給贈諡上素重公名乃特恩賜諡文定贈禮部尚書

士林稱大快云

南京右都御史王公燦傳

京學志

公諱燦字存勳浙江黃巖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太常博士每遇郊祭衆率宿食郊殿公病其褻獨宿於館次日衆被逮公獨免人謂公筮仕輒卓立如此擢工部給事中正直初轉刑科都給事中疏勤政務惜老成事委任三事時中官多橫侵凌縉紳而御史林有年僉事韓邦奇咸以駕帖被逮公言錦衣乃扈從爪牙之寄駕帖非尋常勾攝之文必重急而後用之今不問巨細虛實一槩施於林有年韓邦奇骨鯁之臣非盛事也丁丑當大辟駕幸北園當事者謀取還

卷之六十四

王

旨快私臆公特疏請停刑還駕謀乃寢公疏皆人畏縮不敢言者竟以忤中貴傳旨謫惠州府推官攝府事積羨累千金悉委不取擢廣信府同知嘉靖改元以科道會薦復刑科都給事中尋擢太僕寺少卿改太常權應天府尹府賦徭繁重富人多投內監神帛堂以避而積累貧者公爲革織匠百八十九戶竹匠百六十八人銅匠三十二人守庫百二十八人部薪夫三百十有六人裁齊庶人之供億節中使之浮餼籍記縣司丁錢使諸司不得恣取冗費爲之一清他如議罷京邑種馬議養內帑絲織神帛議輕荒稅

流亡議料田出賦均貧富疏數十上皆不避嫌怨爲之一時困者起流移者歸而公之頌聲滿京輦矣又以其間被諸生異等者躬課之郡齋自是擢巍科躋聯仕者甚多皆公教也丙戌陞南京刑部侍郎以母春秋高疏乞終養詞引李密事甚哀荷 俞旨回籍則太夫人疾劇不食五日矣聞公歸喜甚尋就康衆謂公孝感所致三年母壽九十五而終起復原職土豪王冠家僮數百人陰購初生嬰兒剗粉爲延年劑且廣結權貴事發爭爲求脫竟按罪論貳畿民稱快六載考績渡江大風覆舟浮沈百餘里會海山採薪蘇錄錄 卷之六十四 七十四

舟回以巨斧破舟底出公時公愈甚有司請就行臺公曰我去則舟中人誰與出之乃盡出之而後誌其年擢南京右都御史舊內守備進表取御史兩人監禮公曰中人行禮奈何輕用朝廷耳目官乎執不與奉表北上大學士夏言藉寵傲物京堂官率多閑坐公獨據正席且贊惟一幣及滋不悅因乞骸骨以歸公仕餘三十年所論薦多當世名流性不能隨俗俯仰至於升沉利鈍視之泊如平居恂恂若無其可否至臨大節決大疑則毅然不可奪有京兆遺愛錄等子金陵士民建生祠祀之於寶山側

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端公廷赦墓

志銘

顧應祥

嘉靖三十一年秋七月二十有三日南臺御史大夫虹川端公卒于官 上聞賜祭二壇命有司治葬如制公諱廷放字世恩別號虹川先世本衛人孔門弟子子貢之裔今獨稱端者省文也其詳載宋潛溪學士端木府君墓誌中元末諱邦達者避地當塗遂家焉生以良以良生厚封監察御史厚生宏天順己丑進士仕至浙江左布政使宏生文用公之考也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妣唐氏封太恭人公生而岐嶷不凡方伯公甚鍾愛甫再暮失怙方伯公居官清白無遺蓄太恭人竭力訓誨學乃大進丙子領南畿鄉薦庚辰南宮中式 武廟南巡弗及廷試明年辛巳今 上登極始廷對賜進士授高安令高安素稱難治前令俱被累弗克終公不事鞭朴庶務畢舉督造版籍剔弊殆盡民勒石頌之召爲監察御史首劾武定侯張璠橫不報然貴戚斂手畏之奉勅巡茶馬于西陲劾去貪墨者數人風裁益著巡按兩浙浙爲東南巨藩璫權刑獄俱關白而行公裁決無滯人服公才事竣回掌進事行人薛侃上書請如朱仁宗故

一子育於宮中疏入達鞠朝堂有朝士希進者傳致某官主使薛被考掠竟無所指法司阿意偪向公具疏白之人益直公公亦以此遭忌尋遷大名府知府後二年轉陝西苑馬寺少卿公逆知不爲人所容遂致其事而歸未幾臺諫交薦起爲遼東行太僕寺少卿遼陽去家五千里公以太恭人故不欲行太恭人不可乃之任尋轉河南按察司副使兵備信陽地接三省民多流竄時河內大凶公開倉賑濟全活甚衆大司徒王公上其事 天子嘉獎三載轉湖廣布政司右叅政召入爲順天府丞甫半載陞右僉

廉傳錄

卷之六十四

三六

錢法滋惡出令禁治中外稟陳咸豐公大有所爲而不虞其止是也 七月感疾卒詎生弘治癸丑年六十以嘉靖癸丑葬於金山之原

廉傳錄

卷之六十四

三六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忠介公瑞傳

京華志

公名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以鄉舉爲南平學教諭初至調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爲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莫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爲貧哉自世治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娒娒不舉其職士習益而吏治媮所從來矣持論若此尋遷淳安令淳巖邑也地瘠而民膏所產茶竹杉枹外無他物且重崖複嶂民易逃匿山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

獻徵錄

卷之十

王人

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親民窮慨然思拯之初入署例有燕公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奉法宇下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稅不使貧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秬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僅過淳安公無加饋胡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笑之也豐城鄢懋卿由中臺出理閩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崇

一使醉燕之費千餘金鄢將往徵齊雲牒所過郡邑供辦令其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鄢甚言邑小不足奉地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也甚具鄢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曰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慄曰令何慙幾累我輩矣公時已晉嘉興別駕鄢私人御史袁迎鄢意以他事摘公從舊職論調興國興國地故單薄歲賦不入民苦浮糧爲患公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獨亟清丈以蘇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肅皇帝尚玄脩朝政多曠公慷慨言天下大計謂興土木爲傷民數推廣

獻徵錄

卷之十

王九

事例爲鬻爵以師陶仲文爲非禮以仙桃藥丸爲怪妄甚者以不見二王不還大內誹謗猜疑僂辱臣下爲薄於父子夫婦君臣其言皆敵以下所不能堪者上震怒投其章于地已徐閱之意若爲動者畱踰月不下而會上意有所不可遂下公詔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聞天下公何肅皇帝崩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事已進承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爲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甚中外墨吏往往里風解叩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藉其門以

居聞公至即易精而黜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見公亦減其半云吳故有松江滙震澤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漑已爲潮蓄淤爲陸公斥羨募工乘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豪以爲奸利輸不必入公獨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逾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陟武斷殘民輒建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者多竄跡遠郡以避小民始忻所有更生之望矣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

藏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三十一

上深鑒其忠屢欲召用而柄地有陰沮者乃以爲都御史掌南院浹歲三遷皆出特簡海內端人衆手相慶以爲特達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顧目公爲迂闊詆之甚力章亦寢不下公屢疏乞歸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公至罷市者數日祭于途累數百里不絕計聞上震悼者久之贈太子少保謚忠介賜祭葬公在南都一意自約罷無名之賦其理根排枝梳剔弊垢見爲毛舉細察要以惠養元元母耗敗財用而裕其力蓋世人所視以爲迂而公則斷然以爲必可行者南都民故苦火甲夫差公力爲釐正使官民不相擾爲簡可照煩冊以便遵守民若出湯火而公意猶以未盡如京師法爲款科條甫備而公不能待矣惜哉

藏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三十一

夏山館

海忠介公瑞傳

王弘海

今天下冠帶之倫其以賢豪自命者非少矣然往往趣舍異路而言行相詭或借爲中行之說陽抑而陰爲閥而不自知其竄入于黨愿之中或見謂功業有道途可指取有名節可戾矣凌厲恣睢而苟爲高而罔致嚴于簞簞之飾其平居之所慕說蓋稜稜若異

代人不可及乃其行事之概未及蓋棺而論定矣名不虛立士不虛傳壯夫義士非其仁心為質輝脫塵瑣不畏義歟母榮作生則胡以毅然稱人丈夫哉余有感于忠介海公云公生於嶺南為吾鄉之瓊山人名瑞宇汝賢別號剛峰其學一切以剛為主其譚說理道雅尚節槩非陽浮慕之而創為名高者自辭受取予進退以至拱揖遜讓居室食飲務盡地而趨嫌阿之態側媚之行絕不以網於心而染于躬用世之志老而不衰至縮胸儻易驛而致通顯者則塞耳而不願聽謀國之忠持已之介終其身斷斷如也自為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三

史山集

諸生時即抱當世之慮瓊世苦黎患每為經畫區處事宜始以計偕來伏闕上平黎策意在開導置縣以免征勦中戍之苦識者相與壯之已而就吏部遂曰仕亦各官命耳何擇為遂而得教諭南平以倡明師道為已責首揭鄉愿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之守孔子申張剛者之辯以廣厲學者而作其氣抗學官禮於臺使者及監司使者務守會典憲綱獨立行一意而已臺使者監司使者相驚嘆以為古已遐淳安令至則校講民所疾苦蠲除不俟日身自飯糗糲羹霍僮從悉令樵採者休之外無所取時相嚴黨

邸某者以都御史制八省離政出行部張甚諸縣道咸盛供帳為敬懼失其意公挺然不為動至按其生事者聞於邸而置之法邸貌喜而心銜之公時陞嘉興府通判矣邸之私人某窺邸意以他事摘公從舊職論調與國地故單薄歲稅不入民苦浮糧為惠公自為七事上之中丞臺次第施行而獨急於清丈以蘇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肅皇帝恭尚玄脩大小臣工率勉強道服從事公慷慨上言天下大計謂今日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欲洗數十年君道之誤則莫如以堯舜禹湯之治責君欲洗數十年臣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三

史山集

道之誤則莫若以旱蕪稷契之輔責臣疏凡千餘言多慨激上震怒投其章於地已詳閱意若為動者留踰月不下會上有旨有所不可遂下公詔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何肅皇帝崩莊皇帝奉遺詔以原職出公獄尋改兵部主事已晉丞尚賈承大理南京通政入為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公威名籍藉中外墨吏望風解印綬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公者吳故有淞江滙震澤入海瀕江田灌溉弘多已被潮蓄淤為陸公斥羨募工乘輕舟往來身自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告成又吳俗以

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於其豪以爲姦利輸不畢入其俗日告訐無已公廉得其主者名斷擊無少貸悉令受獻者還其田或許之贖不使富豪有侵奪名由是吳賦無復逋負者益公嘗諭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官民田一言至于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井田遺意故其令疲邑撫三吳皆用清丈及令獻鬻遠贖毋俾苦樂不相等爲安養生殖至計然公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歸杜門時不能溫突意蕭然也交際所入以周族姻之

蘇轍錄事

手四

貧者邦大夫時過從問政纔纔爲言不少解恥面諛亦罔及其私里居十餘年而九卿若臺省前後薦公若無慮十餘疏今上銳意太平起公南僉都御史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至而疏乞骸骨行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爲姦毫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其於守令務極選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于閣部大臣及歸本于君身中多責難之語疏甫上而又有南右都御史之命浹歲二遷俱出特簡海上士大夫舉手相告以爲主上特達之知而言官某某日公爲迂闊詆公甚力章亦寢不下公疏屢報

聞竟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日無一語及私貧無可給棺槨都御史王公率諸御史相與捐金治具計闈上爲震悼命禮官議諡諡忠介且錫之祭葬存沒之賚於數爲優矣公之始至南都一意省約罷無名於官之可去者其理根排枝搔痒爬垢見爲毛舉細察要以惠養元元毋耗敗財用而裕其力蓋世人之所視以爲迂而公斷然以爲必可行者南都民故苦火甲夫差公力爲釐正使官民不相擾爲簡可照煩冊以便遵守民若出湯火而公意猶以未盡如京師法爲歉科條甫備而天不慙遺公已捐舍豈天不欲斯

蘇轍錄事

手五

夏山作

世蒙仁人君子之澤耶悲夫當余官翰林時公以戶部主事言事自分必死過余談治亂興亡之事甚適又相與論文對酒已乃出二十金遺余屬之我疾必以此殯我公今沒于南子姪兄弟無一在者而余職侍帷幄無能視含斂諾責之是媿獨計公之精忠大節所以傳不朽者固自有在而余以公意氣之交能道公之事其詳而且信者宜莫如余言故因友人梁君之狀而爲之傳云
贊曰海公者非唐所稱楊綰流耶方綰之相唐而大臣減音樂勲貴撤騶從方拜命而轉化乃爾此豈有

音笑貌也乎哉乃海公之砥節礪行而縉紳又多
遺議何也夫謂公意不可一世則可謂公無用於世
則不可因其不可一世也而遂詆其不得用於世則
又不可爲乎行爲國棟德足世儀惠以達名介而遠
利剛標高碣挽我叔季若海公者吾不得而見之矣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陽沈公子木墓志

孫鑛

江南諸沈大都皆梁沈隱侯裔而歸安尤盛其最著
者曰竹溪里南右都御史沈公歸安竹溪里人也諱
子木字汝楠父應登貢生歷官寧國鳳陽青州三
府通判封工部主事郎中廣西按察副使贈通政使
祖父鑒處士亦如封公贈曾祖父珙高祖笑登仕郎
輅其始祖子敬則初徙居竹溪里者也蓋在我明洪
武時下至登仕公數世矣而贈銀臺公敦實行爲鄉
祭酒至別駕公益顯屹屹好脩居官有惠政生五男
獻敬錄 卷之六十四 七
公卽長從同邑陳方伯應和受毛詩嘉靖戊午舉于
鄉有族子驚而忍受別駕公恩輒報以橫逆侵及丘
隴公以甫獲薦不宜訟卽訟不可自宗人始惟曲以
理屈之明年成進士慨然嘆曰嗟乎此吾涉世初也
我先世修儒業勤生殖以作家至家大人始通仕籍
然居常不忘韋布意常勗子木等去汰心毋効浮誇
習子木日心戒也且向者篝燈探往籍未嘗不以遵
古賢默相質茲幸藉累世德獲登第正宜思所以遵
嚴訓酬往志一失足則愈馳愈遠改步難矣乃先定
志凡事俱從減損寓京師惟掩關讀書又兼讀律

精法家言是歲選當塗知縣當塗太平附郭邑直指
駐節地也迎送甚勞又俗好訟多通賦公夷然以開
裕理之吏民安焉會景王之國所需不貲從闕又橫
索守張某有心疾將箕斂于間右以供公裂眦爭之
乃已公又謂長史某曰王而體 天子意者必軫恤
吾民不使擾擾民非王意有私索者請奉三尺治之
長史以啓王王曰此賢令也供張不乏久留此何爲
卽日命從官揚帆去至池州王急索輦有司以江行
無所事輦輦不具守惶懼不知所爲忽當塗以輦馳
至乃王亦竟不用也中陳公應和故公業師公慮其

麟德錄

卷之六十四

壬午

或有缺故預爲備焉辛酉歲大飢賑救有條民不知
無年壬戌擢虞衡主事領盛甲厥厥有中貴主之物
料半侵牟戎器具數而已公乃召工匠嚴諭之曰若
曹不覩庚戌事耶虜酋入寇甲兵不繕主者皆獲罪
若何玩愒乃親視器必期精好不中程者輒毀棄令
重治之中貴鉗口莫敢出氣癸亥虜果猝至通州禁
軍出禦敵戈矛矢之屬分給至十三萬有奇皆堅
利可用司 豐城雷公禮大嘉賞之曰此實心任事
者也使人人如此何職不舉丙寅遷都水員外郎是
時 上居西苑離宮別館營建甚多公亦兼 工方

身拮据其間省水衡金錢萬計會河決徐沛
司空朱公衡董其役隆慶丁卯擢公卽中領南河董
夜宿河上告成晉秩一級尋出爲建昌知府略倣古
循吏跡不尚威嚴郡有羅憲副汝芳講學著名時以
郡守家居公數駐車與談理又進諸生課經衍月旦
其文稅自後登公車者多且居官多有名焉某邑有
富民死無子爭爲後者訟連年不已公以天倫勸誨
之遂交相讓卒歸之應嗣者鄉豪欲攘下戶業要人
數爲關說執不與兵憲某簠簋不飾與公不相中乃
反譏公公知之一日謁撫臺語次忽徵詢曰監司若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壬午

何公曰甚善曰不與府齟齬耶曰安敢廢公然則道
路語藉籍何也曰府寔無聞都憲乃莞爾曰公誠長
者前此江右有洞夷警郡募健兒爲備多江北人久
之議撤奉令者失調護諸健兒呼噪不散公馳單車
諭之曰汝誠不畏死耶勁兵在近壞機滅汝如踏蟻
蟻耳汝作數百橫灰鬼痛哭今爲汝請九十日
衣履之費以行脫介冑返故土不亦善乎皆感泣
下曰公寔生我遂羅拜去庚午冬入覲明年
副使領右江兵備而欽股公正茂舊爲江西按察使
素器重公時以侍郎總督兩廣聞公來甚喜每

公在嶺東西功最多靖洛容寧柳城田入塞里
府江率用公策柳州有懷遠縣寄萬山中四面皆徭
縣今寓郡城過領之不入縣而令馬希武者翹喜事
吳讓城馬公曰此示之疑也徭將生心而按院李公
良臣與馬有連主其議城未半諸徭已警警馬猶
不省謾爲大言無何患作竟殺馬令上震怒命急
剿之而開府蒲田郭公應聘重發兵撤府江還兵擊
之故事土兵十月出師二月罷歸田作是歲爲萬曆
癸酉檄至已正月束裝待歸復驅之遠征已懷怨會
道中又大雪沒膝乃粵中數十年未經者不勝苦遂

蘇徵錄

卷之六十四

四十一

鳥獸散賊知之將奮力犯我同事者與公俱駐融縣
去賊止三十里議棄融還公曰此引寇自逼也吾一
退諸屬邑如破竹矣密期總兵平蠻將軍李公錫督
指揮黃鸞率浙兵三千直趨長安鎮扼其隘口賊怖
不敢出乃徐調諸營兵六千土兵三萬分道進剿仍
戒毋妄殺遂連破七十餘砦斬首三千餘級獲故懷
遠縣印戮其酋督府疏聞上嘉之賜白金文綺晉
右參政仍領右江未幾廣東征羅旁移公督戰窮其
穴拓地千里丁丑擢按察使聞母陸淑人訃奔歸仍
以罷旁功晉右布政使庚辰爲忌者所中貶秩候調

以年補湖廣右參政督轉漕漕舟舊待兒漢口有風
派之險公移置會城軍民便之甲申晉按察使會
詔下籍江陵家一時承望者多苛求公獨持之曰賊
貴得定彼行事雖多不善然安可懸坐諸公不悅又
遼庶人罪廢乘此欲歸獄江陵冀復國公奏記當路
曰遼庶惡自宜滅國非故相以私憾傾之也故相破
家不枉然不可執此伸遼謀遂寢識者壯之乙酉遷
山西右布政使丙戌轉左晉中大飢公放鄭俠繪流
民圖奏上得捐帑全十萬爲賑因命吏治粥以飼餓
人全活者甚衆丁亥晉右副都御史撫山西督雁門

蘇徵錄

卷之六十四

四十一

等關軍務會虜王灰子當嗣封乃故桀驁不肯從首
來徘徊境上或擁鐵騎馳驟若要挾然衆皆疑虜盟
將敗喜事者多謂宜遂絕之修戰守公曰是安可輕
易重餌在此夫將焉往姑徐之當自就我銜轡耳已
而果然晉宗室多不法陽曲有三四驚虐者爲之魁
矜上公奪財產不服者至用火炙蝎螫等毒刑
劫之公請於天子置之法惡宗斂迹撫晉三年緩
鞭朴戒沒削植羸困抑豪猾敦節儉下吏肅然其飭
邊備則修障殖穀明賞申約復屯政通鹽利清入籍
作上氣除戎器事事覈寔制府上其功賜金綺者三

入爲兵部右侍郎以父年及耄亟歸省甫三月封公
病卒守制家居辛卯閱視給事中有言調南京用晦
跡丘壑者八年已亥起南京太常寺卿閱掌故見
懿文太子四時有祀痛 建文君獨無祀乃草疏曰
皇上以孝治天下殆三十年欣承祖宗諸盛典無不
釐舉獨 建文祀久闕未有言臣竊謂 建文君
高皇帝孫 懿文太子嫡長子五年御宇統順系明
卽當一成祖時且用先臣王景之議以 天子禮葬
遣官致祭輟朝三日則 成祖之不欲廢其祀可知
也相沿至今藐無成說生爲金潢玉牒之主沒銜斷
獻敘錄 卷之六十四 皇主
蓬飛草之怨若赦令餞伯有無依不亦悲乎 皇上
御極初年特念死節諸臣下褒祀之 詔伏讀制詞
有曰仰遵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夫忠干 建文者
且祀矣乃 建文獨不得祀耶弘治時禮部主事楊
循吉曾以 景皇帝爲比議追謚夫謚且當議則祀
尤宜急議今世所疑者不過謂倫次間稱號難定是
不知禮以情伸數緣時降第獲甥蟹一組猶愈於渥
絕弗存者臣愚以爲甯都誕育之區臨蒞之地生所
憑依魂魄不遠宜卽其處或祔于 高皇帝之側不
則 懿文太子側廟祔弗淪儀典斯秩 累朝未備

之禮今日集其大成 列聖未慰之靈亦將惟忻交
麾于 皇上之善繼述矣疏具將上會 青宮冊立
少待辛丑轉通政使至都卽奏上之下禮部議如所
擬覆上不報然時論譴焉在納言七年封駁惟允時
中官四出漁利而爲牙爪者復多蜚語封事十九寢
不下諸司日行疏亦遲留不如期大小員缺多懸不
補河工告急水衡之見金公從部院後每遇災異皆
上疏極諫不報乃引疾乞歸數十請未得允至戊申
進前三品二十三年實在職十二年 詔從吏部擬
晉南右都御史公去志益堅稱疾歸里日與親知置
獻敘錄 卷之六十四 皇主
酒爲樂康強不衰已酉八月邁脾疾卒距生嘉靖戊
子十月得年八十有二公貌魁梧昂然挺立爲人瞻
慨多大略汪洋千頃莫可涯涘居官不上虛聲所經
畫皆久遠崇聖學工文辭有著述數種藏于家事
繼母孝弟于禾同母子來子采子果異母皆怡怡和
輯之待諸妹有恩愛居者分財濟焉既貴敦舊交如
平生嘗謂諸子曰石韋柳實以簪紱世其家至今問
巷傳之乃功業不少概見然則不朽者徒青紫哉汝
輩勉之無以科第自多公生四子徹炤大名通判徹
序南工部郎中徹价福建右布政徹烜貢生

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邵公玘墓碑

楊士奇

公諱玘字以先姓邵氏其先居睦至仁仲始徙金華蘭谿之椒峰孫吉甫宋國子助教公高祖也曾祖伯玉祖巨川父子祥曾祖以下皆不仕母盛氏公幼已負志挺特不與凡兒狎就學外傳勤勵不懈中永樂乙酉鄉試明年成進士賜勅歸進學又明年召至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慨然以功業自期明憲紀究律意而用法平恕至遇巨奸猾爲民厲者亦不少寬假聲譽遂起嘗巡按江西廣東福建克振風裁時 仁宗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皇帝監國尤所簡知間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闕堂上官率命公署有重獄數以付公公感 上知遇風夜盡心每事親理有所顧問應對詳明一時老成多推讓之陞江西按察使先是南昌新建二縣 官上官和買長里役者供一日費家爲之空公視事之 立罷之權聲溢路而私不便者皆側目焉然公自用簡儉終亦莫敢一語侵之積歲訟牒填委悉取省閱擇其尤甚者自聽斷餘悉歸郡縣滯獄一清在江西五年政用肅然丁內艱去服闋改福建按察使治職如江西而有司之務倍繁稍濟以寬宣德三年召爲南

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緩弛御史尤繼公奉勅簡擇奏黜其不肖及庸懦者殆半繼奉勅偕六部長貳簡黜諸司之不肖庸懦者綱紀復振爲人外肅內寬仕二十餘年所歷中外皆風憲於條制故實與夫施措之宜默識明習所至糾劾官邪舉大體而略瑣細家居有孝行既仕得祿時惟母在迎奉就養極其愛敬母喪哀毀所居產瑞芝者再鄉里以爲孝感處朋友寮屬必約之於義有所薦舉必清介士其廉潔之操蓋終始一轍宣德五年正月十二日風興衣冠坐得風眩疾遽卒訃聞 上爲悼嘆遣行人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賜祭又命有司營葬事春秋五十有六

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夏迪傳 雷禮

夏迪字廷簡號霞軒浙江台州府天台縣人生而魁偉聰明介特事親友弟極其孝愛既長備邑庠弟子員洪武丁卯以書經中鄉闈戊辰上春官適遭疾弗遂厥志援例入胥監卒所業夏六月奉使河南建置平倉事已巳之山東招諭人民咸訖事庚午試政于刑部時迪父松谷君以耆年有德應召至京辭以老疾還迪幸賜告侍歸踰年松谷卒迪哀毀骨立葬祭無踰禮甲戌服闋上京師授溧陽縣丞勤撫字吏民信服邑過年丁水滂連賦數夥其糧里有需妻貨子獻徵錄卷之六十四 四十六

廉價所遺猶未能集甚至有喪身公家者迪憫而思之乃勸借於殷實巨家得米十萬七千零先足官賦天贖其子女以歸人咸德之明年以舊官復任郡戒行邑之人願留不可得明年調福建懷安縣丞蒞任一如溧陽之政翌日朝廷以虧兌違官來徵民無所措迪有白馬卽解以輸官一不與較于時理問缺署事之官所司知其廉能委以任之推謙詳審剖決平允略無留滯薦陞大理左寺副凡遇審決一以至公無不得其平焉壬午 文皇卽位陞吏部文選清司員外郎轉本司郎中銓選遵常制百司官使

人名達 仁皇試以太極論褒美有嘉丙戌拜河

左參政有如其能者文許陰私詔繫獄候勘明年春 仁皇憐其無辜請命於行在宥之從陞平侯分理庶務尋授兵部司務四日召至文華殿諭以田賦不清今用爾爲浙江司郎中稽考來解之以浙人復諭之曰爾不作弊奚辭卽叩頭奉命不數日清理明白尋拜四川左參政及解仍命傳置到任凡司之繁獄未決徒犯不下十數卽時推審無淹滯人咸悅服先是所屬上官嘗以進貢道經奎司在官者各饋馬一匹迪至亦如之獨不受衆皆服其廉特獻徵錄卷之六十四 四十七

朝廷遣使採辦木植踰越歲時厲氣盛行民多夭折迪因入覲備陳民瘼蒙齋勅寬免軍民歡聲如雷庚子丁母憂甲辰夏調江西左參政 仁皇卽位遣使召至拜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政暇日誦諸弟子曰我今際遇明時賴祖宗積德所致而祠堂之制未建於心無愧乎汝等竭力經營我齋櫓措置於是相基官舊制度儀物類依文公家禮又割松谷君遺田五十畝以充祭田凡四時先隴等祭量入爲出著

熊觀等勘實徧召鄉之巨室諄切諭之發倉撥廩得米六萬餘斛以充賑濟公私賴以給助間以糧里跋扈兜收細民稅恨踰期逋負迺程督迫切有唐達者托舊僚顧行之子顧賓齋賂迺求免直抵南京迺子幼謾年甫十二辭不敢受賓棄而奔去迺尋弗得迺令人至常州察院以告迺駭其事即檄顧賓等劾所由連所賂紀送赴北京迺之朝廷知其出於非事唐達等悉抵罪迺年二月忽遭疾卒于金臺年六十有一天台志公居官三十年布衣蕭然迺有不足之嘆殆非虛語云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四九

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諡文恪吳公訥神道碑

錢溥

錢溥

大江之南有古君子見川於世可傳於後者曰海虞吳公初公以布衣應召爲監察御史既而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授中順大夫尋轉左副都御史授嘉議大夫昉年七十以老疾辭者再上特賜宴遣之歸益以著述講授爲事學博行尊褒然繫士林之望年八十有六而卒天順丁丑三月十六日蓋致仕後十有九年也上遣官諭祭于家公諱訥字敏德別號思菴姓吳氏世居邑東北隅子游宅傷冒大父獻徵公諱卷之十四四九諱清大父諱天佑蘊德弗耀父遵道沅陵縣簿累贈右僉都御史母王氏繼母陳氏俱封恭人公生而悟穎絕倫甫三歲失恃鞠育於祖母又三歲得陳母撫之七歲背五經正文弱冠聞沅陵君被誣繫京師印日誓往訴其屈事未白而父歿遂扶柩歸其祖塋繼母亦卒公哀毀瘠立莽祭一本家禮邑士化焉厭塵市退居北郭大肆力經史百氏之籍研窮濂洛關閩諸儒之學發爲文章務極根柢略無華麗之辭見諸行事務厚倫族不尚撓競之習聲譽隱然日起授江陰崇明二縣學司訓不就昆山馬令以名達禮部召

至南京時 仁廟監國命翰林試之將授官而太醫院以素善醫奏教其子弟辭之改教諸大臣子弟於禮部屬近臣復薦召至行朝見 文皇於齋宮奏對稱旨俾日侍闕庭備顧問洪熙更化侍講學士沈度又以經明行修薦授行在湖廣道監察御史毅然以道自重不矜小名志存大體出巡江浙見仁和邑庠有宋高宗書九經論孟碑多散布行路曰此南渡始崇道學事也命檢其所遺得百二十片復置殿廊見李公麟畫先聖賢像而泰檜記之有縉紳未純儒術頗馳徂詐僥倖功利等語益指當時恢復之士曰此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五十

正聯菴所謂邪說誤國罪萬死不足以贖者也卽命磨去仍錄其文使知邪說之言與夫表宣公奏議敘鄂王褒忠皆足散人心而厲名教宣德庚戌陞都憲於留都始至適習儀朝天宮謁卞忠貞墓見其偈臨命道士撤垣屋還所侵地輯歷代名臣諫疏勵諸屬積案尙午裁決沛然上下憚服以爲神正統初 上方御經筵卽集解小學博條爲要以進旣歸復成補註性理羣書陳北溪性理字訓朱文公詩文抄吳文正文粹文章辨體詳刊要覽思菴前後續集行授

人考其誠不與管辨子游聖門

高弟豈有荀况所謂愉儒憚事無廉恥嗜飲食之議蓋荀子子游幾二百載其時子弟鄉人或狃於俗習遂乃譏及子游晦菴嘗記子游祠所謂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一灑其譏今公自處雅儉粗衣蔬食不混流俗而又淵源其學本立而用行廬陵楊文貞公當代儒碩慎許可至論公著述皆端本澄源之作又謂古道古心非今世所恒有噫是豈不足以及灑其譏耶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五十

南京右副都御史朱與言傳

實錄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與言江西萬安人永樂辛丑進士浙江道理刑同監察御史事乙巳拜湖廣按察司僉事宣德庚戌陞四川按察司副使奉勅捕盜幼都司布政司守土官之失機者而削其官陞賞巡捕之有功者立守禦所二巡檢司三於要害盜遂寧息雅州妖人自稱鬼王聚眾作亂與言執械送京師境土以平尋召還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涖事南京號稱明允嘗有所建明多切時病未幾乞致仕景泰六年六月卒與言為人剛方廉慎不屈於物有獻數錄

卷之六十四

五十二

所賦為林有犬體不事苛察人謂其得大臣之體

通議大夫資治尹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公亮神道碑

彭華

成化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昌羅公卒于家訃聞上悼惜遣官賜祭營葬公諱篪字應韶一字叔和其先泗州人有仕楊吳為古州錄事者留家於吉十五世至遂從仕元為江浙儒學提舉子後可葬之南昌西山因徙居焉後可生文富文富生德厚德厚生公器是為公曾大父大父父也大父父皆贈如公官大母王氏母郭氏皆贈淑人公器甫廬居而士習好賢急義喜與縉紳游而公為

卷之六十四

五十三

之子自少有所觀法十四入郡庠祭酒胡公儼致政家居面試之甚奇愛其才每出必召與偕公益自淬礪學日以進及領薦上春官辭乙榜入國監又為祭酒李文忠公所稱許乙丑登進士拜雲南道監察御史戊辰奉命巡太平寧國諸府清理案牘乙巳出甘肅勞賞將上景泰辛未擢浙江按察司副使乙亥丁外艱歸又丁內艱天順辛巳服闋陞湖廣按察使成化丙戌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庚寅召還理南京都察院事明年奉勅兼督操江又明年以疾乞歸休公才氣俊偉居官敢於任事所至有聲

平恕恥苛刻初爲御史時閭中城爲亂者至
少皆論公曰法十五以下當沒八豈可樂殺邪
自於都憲奏出之凡活三百餘人北虜不庭上疏備
陳關塞險易邊將賢不肖及防患備敵之策多見采
納兩浙漕舟三載一新以爲常而用工悉取於民
吏往往肆侵剋所靡不貲公蒞六事工稱費省斥其
餘錢還之民有邏卒得羣盜利其賄縱之且誣執良
民爲盜繫于獄陰嗾獄卒言其有反獄狀冀寘之
以滅口公察知之立捕卒正其罪寃者得釋湖廣西
南境苗獠雜處爭鬪一日辰州苗因爭田相攻劫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五十四
或欲舉兵誅之公曰此事小可以撤止撤之不能誅
未晚也檄至皆伏罪兵得不舉及爲都憲又揭榜諭
苗獠以朝廷威德及順逆禍福狀聞者悚息間有不
率肆剽者公畫奇邀擊之竟破賊乘勝搗其巢穴焚
寨八百餘所斬首二千級俘二千人苗人自是鼠伏
不敢出爲惡捷聞有文綺寶鈔之賜武昌城距江僅
數尋每風濤衝激壞民廬舍且盡勢將齧城公課令
商船自荆襄漢沔載石順流而下築長堤以捍江居
者賴焉歲大饑公以便宜省浮費禁冗食緩催徵日
勸分富室及出官帑以糴一二年間賑饑之餘

至六十萬石民困以蘇軍給用饒當公之築堤積累
士夫不悅公者因造爲謗語冀以撼公公屹不爲動
卒有成功其在南京校講謀畫務持大體上疏規切
時政乞親萬幾用正人遠邪佞納諫諍慎刑罰節內
廷之賜予省官船之餽運皆人所難言者此歸杜門
自適豁如也平生爲人簡重坦夷與人交不事矯飾
尤喜濟人急宗族親戚有不足者輒分所有賜之居
閒好讀書爲文平實詩清雅和平有知菴集藏于家
春秋五十有八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五十五

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章公律墓志

公姓章氏諱律字鳴鳳號容齋系出宋相文簡公先世自閩遷浙之樂清代有顯者迨高祖始家蘇之常熟祖煥文父珪號全名俱贈嘉議大夫都察院副都御史祖妣唐氏妣李氏俱贈淑人公生四歲失恃賴祖妣拊養自少有成人志恥伍里巷兒正統間全名公爲監察御史以直道弗容于時棄官歸隱園池構館宇爲游息之所公與兄國子助教儀鳳廣東參議翔鳳今南京大理卿韶鳳讀書其中自相師友識者咸以遠大期之三兄相繼登科入仕惟公侍父側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五

竭力奉養日則綜理家務夜則篝燈苦學舉景泰癸酉鄉試明年遂登進士天順丁丑授刑部山東司主事甲申轉江西司員外郎屢辨疑獄衆稱神明成化丙戌擢保定知府保定爲畿內輔郡素稱繁劇及公蒞任興學校定戶役理冤滯抑豪強不爲利回不爲勢疚政聲卓然有聞初全名公爲權貴所擠至是其子夜率人劫奪姑家衆疑公必重其罪公笑曰忠厚存心毋懷宿怨父命也吾可違乎卒坐以親屬相盜律癸巳遷雲南右叅政時交趾遣使欲從臨安入貢公以非故道力拒之且疏言夷情譎詐宜飭邊備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五

全名公艱報闕改廣西左叅政庚子遷右布政適歲秋旱霽沐率官屬露禱精誠所感甘雨隨澍歲以大熟荔浦獍賊竊發遣將徂征公受命監督軍泗城兵由象武路厄陳村口常賊要衝號令明肅士衆帖然且戰且徠遂擒渠魁而悉散其脇從者營中屏竹檣而復生衆咸以爲不殺之兆捷音上聞特賜勅獎勸進秩正二品甲辰轉貴州左布政撫綏遠限制馭雷療咸得其宜丙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巡撫雲南其地爲公舊治民夷素服威德事皆不令而行朝廷推恩追贈二代弘治改元召任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掌院事仍食二品祿公感知遇益加寅畏整肅憲度風采一新先是諫官有忤執政倣以他事補外任公首請復其職執政憾之會公在雲南時巡按者處事乖刺嘗面折之旣而其人以不職見黜遂誣公受夷人賂召致廷對按驗無實詔章服間居鄉大夫祖餞都門外公因某以疎直不卹人怨幸賴天子聖明察其非辜得遂歸老之願足矣旣歸杜門却掃日課二子讀書預擇吉壤營壽藏暇則爲山水之遊以詩酒自適若未嘗居顯位秉重權者因易其號曰怡晚散人弘治癸丑八月卒

生宣德戊申五月年六十有六

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璠傳 實錄

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璠字玉汝蘇州長洲人成化戊戌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歷左給事中都給事中妖僧繼曉既就逮法司擬以常刑璠與同官暴其罪遂伏法妖人王良惑衆通虜奏令撫臣禁紀因請重天下社學以端蒙養則邪慝不興有中人擊尚寶官於朝劾之俱坐黜彭城伯張信爲幸臣所誣璠辨其非歷陞大理寺左右寺丞左右少卿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兼管操江召還蒞院事周府莊田與屯田相錯互爭不決璠往勘歸之府人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五十一

多非之璠者屯田十一難以辨再陞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管操江劇賊施天泰等擾海上璠引兵會巡撫魏紳不卽捕滅第誘降其首而黨復熾爲言者所論遂致仕家居不一年卒時正德元年九月賜祭葬如制

南京右副都御史汪舜民傳 實錄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汪舜民字從仁徽州婺源人成化戊戌進士授行人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陝西甘肅等處多所舉刺從父奎以御史言事廷杖舜民扶掖之坐謫雲南蒙自衛經歷歷遷廣東東莞縣知縣擢江西按察司僉事詳獻明允剖決如流擢雲南副使孟養餘孽思六叛據孟密承檄往撫定之以母憂歸服闋赴京會淮揚大侵議遣官賑濟之用薦改注山東理其事兼徐州兵備以便宜出納奏停不急之徵流冗多復業擢福建按察使盜竊福清縣庫怨家有所詆指獄已成舜民廉得真盜而罪誣者脫三十人于死擢河南右布政轉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鄖陽居一月例召還道改南京都察院正德二年六月丙戌卒舜民有才略平生亦矯矯以風節自勵者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五十一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歐陽旦 實錄

歐陽旦字子相江西安福人成化辛丑進士授休寧知縣擢監察御史歷按察司僉事副使布政司參政左右布政使馴陞應天府尹其後乃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德十年五月辛賜祭葬如例旦爲人純謹有文學名其在湖廣浙江提督學政以寬厚得士心入仕三十餘年貶議不及少時伯父敏待之甚厚及貴乃爲其子膏授室且擇師誨之無異己子以是重十鄉里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本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廣原孫公修墓志

姚冰

先生姓孫氏名修字用吉號廣原其先蜀之富順人祖貴隱跡田野父顯行貨燕趙間時正統己巳所在盜起遂占籍邯鄲應募禦虜積功至指揮使生三子伯偉仲儒公其季也公十有二齡父歿母拊公孀居公雖少卽勵志於學十五受詩于太史程先生楷之門程先生深咨異之十八改事家君東泉公家君賢者之疇也公文譽益起高出倫輩弘治辛酉舉順天鄉試乙丑舉進士正德改元拜戶部浙江司主事出視壩上諸廐中官素羣蠹其中逆瑾焰又方熾衆皆危公公曰惟法是徇餘非吾憂也已而卒無他已已命公責逋賦于蘇常嘉湖諸郡公召守若令以禍福諭之未幾吏勤于督民樂于輸賦入大司徒錄其勞庚午春進廣西司員外郎尋改山東道監察御史走時言官救過不暇公偁偁自將咎譴弗及頃之瑾敗公治其獄有聲辛未春擢陝西僉事治延綏之東陞公爲之督察姦蠹峙糧訓卒虜偵知有備引去總制張公泰輩薦公于朝者凡六疏癸酉改理全陝屯政邊民不忍其去攀號滿野甲戌巡撫金公獻民輩薦

公者凡四疏先是屯廢不治者已數年公立法簡而嚴歲入數倍於昔陝人神之乙亥虜犯秦隴別部萬餘奄至平涼藩臬重臣有事于土者皆不至公偶以公事過之關祈祀備宗室內震城且陷公急令塞諸門招胡騎哈指揮者率敢死士百人發勁矢射之虜大驚乃環城數里而陣於是城守始嚴城外民居數萬家亦賴以存虜遂引却當是時徵公則平涼皆虜魚肉矣總制馮公清輩尤偉其績與部使者論薦六七疏丙子夏進陝西副使秋監文試戊寅陝人賜間御史宇文鍾主事田龍與給事中王元凱有隙王誣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六十一

宇文以謀逆有狀鎮守中官劉寶惑於廖愷之說奏於行在所 武宗命逮至軍門鞠之鎮巡諸公下使繫其人公察其無左驗止錄尤重者數人械送南都劉怒曰謀逆大事也烏可止以鍾龍輩塞詔旨其家屬并諸證人宜悉在遣中何故釋之衆不敢應公徐曰鍾龍雖曰謀逆而按驗無狀執二人以往足矣它日鞠而實彼家焉往如其誣也必獲伸雪又焉可累及無辜哉且誰無子弟公亦宜自念其家劉噤而止二人至南都雖庾歾獄中而其枉亦白罪竟坐元凱而數十百家卒賴公以免不然株連窮治冤濫將不

勝計也庚辰秋商有巨盜嚴天柱獲礦利甚厚擁其徒三千人襲商州破之遂僭號部署其衆聲播關洛巡撫鄭公陽托固原有警避去檄公禦之公卒兵五千疾馳赴之甫一月薙獮無遺者公既立功當有異擢而本兵欲薄鄭避事之罰不復序列公功公僅被勅褒賞而已辛巳擢山西按察使公廉有威上下憚之巡撫胡公錠輩薦公者凡三疏銓司擬公巡撫甘肅朝廷雖未即用公而聲望自是益重嘉靖元年冬入覲部院思得異才以佐新政考諸藩臬之長特署公上考曰大受器也是歲總制鄧公璋既剗薦公而家君將去榆陽特舉公自代癸未春擢河南右布政使尋陞浙江左轄舟行抵維揚母病去浙祇數驛或勸倍道赴之有不諱殮費可責辦有司公泣曰此豈規利時哉留二旬而母竟卒乙酉秋服且闋遂薨楊公在關中首疏薦之丙戌補江西左轄公念兵火之後公私空竭乃謹出納杜請謁常賦賴以稍裕丁亥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湖湘公夙望素嚴賊吏相率棄印綬去時顯陵繕治公與有勞勩內臺左都御史嘉魚李公素不樂公會廷議處天下巡撫李乘間擠公賴在議諸公多知公賢戊子春乃改公南京操江

江洋巨盜陳表出沒剽江上諸民居公嚴立賞格躬率舟師蹙之三月就縛上嘉勞有白金文綺之賜公以北院改南其秩任如故特以操江與在院者事權稍異院長張公琮抑公於後來者之下公頗不悅曰禮與法未之前聞也吾不能辱官以媚僚友遂不復入院視事一時依阿澆忍者咸嫉公過剛公於是引疾之志決矣已丑春公以災異自陳詞甚懇惻上特聽之公即日北歸杜門謝客數有薦公者謂公宜用不宜廢則天下之未能釋公者可知也公生於咸化戊戌距今卒之歲年五十有六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李甲

嘉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趙公載神道碑

嚴嵩

公諱載字文載初舉進士名君琰武廟御賜今名蒲州垣曲人也曾祖諱郎登洪武初進士爲監察御史巡按北平以風裁著稱祖諱信隱居弗仕考諱鼎以公貴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母晉氏繼母衛氏俱贈宜人公中正德丁卯鄉試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奉命督漕上疏極言漕政利病譽籍籍起陞陝西叅議撫治商洛嘗剿巨寇有白金寶鑑之賜土魯番侵奪哈密爲邊患總督遂菴楊公知公才薦爲甘肅兵備副使時議者欲奄魯番擊之公言外攘必先內治宜實糧餉利器械固堡寨謹斥埃用間諜及倣趙充國墾田故事食足兵乃可舉否則虛內事外徒啓邊釁疏上議遂寢公於是銳意屯種開鹽召商實粟塞下期年而士氣大奮所戰克捷番酋牙木蘭帖木哥等率衆降者萬餘人又酌屯田便益十數事條上俱獲允行陞陝西參政仍兵備甘肅遂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仍兼理屯政公稽歲所入以革宿弊人不能爲欺邊方素不知學爲擇師儒以教學官弟子諸番入貢每乞增額公奏請導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制驗放以省供億鹽引課令本折兼輸以便商賈
房至督將士出戰凡所斬獲親効功次以明激勵守
邊數年政績大著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
操江既去任猶陳邊務十二事曰此吾所已試者俾
後人守之耳然是時言者摘他事効公奉旨聽勘久
之事得白衆望公起復用而尋已不祿矣公生成化
壬寅卒嘉靖癸卯享年六十有二訃聞詔賜諭祭命
有司營葬復以邊功錄其子爲國子生蓋異數云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六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攝大理寺事松洲
柴公經墓志銘

崔 桐

公諱經字季常松洲別號也幼敏而文長魁庚午鄉
薦登丁丑進士授刑曹主事會 武皇帝巡遊偕部
僚伏闕諫詔跪闕下五日廷杖三十奪俸半年時彬
寧羣兇奸國紀公不爲撓前雪冤獄周世昌等十餘
人爲同官羣城張公所愛重謂公長於宣奏薦應銀
臺選公以速化爲恥力辭免今 上御極用諫官言
加公俸一級癸未公陟雲南僉事憂歸闕補湖廣時
辰州有鄭生者所司以怨坐之灰刑監司以生富故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六

不敢辨公獨條其冤狀無所顧忌生乃免沅州有判
負當路姻恣貪虐公按其罪一道慄然氓王以罪廢
議者欲攝以郡王公謂假人以柄疑僭生嫌卒與撫
臣定議令世子自新以杜覲覲保靖酉陽一室慰積
怨構兵數十年莫之解公承檄往撫之諭以朝廷恩
威二僚卒受約束芒部告變公將楚兵萬餘會總制
伍公于貴陽號令嚴肅僚吏悚誓庚寅公遷貴州參
議時大臣督運巨木經畫失宜公抗疏陳襄構飛橋
傾墮之害請從民便事易集而民不勞公 力也劇
賊周天是之變川貴病焉朝議合兩撫臣兵攻之公

蓋率調兵餉與賊對壘晝夜不敢怠賊平受鎖幣之賞辛卯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撫臺龍湫王公廉其賢道義相信展布益著甲午遷廣東按察使渭厓霍公謂前使追復梁氏所據憲司池爲非力請歸梁而公不可雖忤渭厓以素知其賢且嘗薦之亦莫之憾也丙申遷右布政使時兩廣軍門儲匱公條陳便宜數十事自於總督錢公榜示列郡於是水陸並至輸運委積丁酉大水自嶺至雒州霖潦湮道公計發帑構橋走涉稱便梅國劉公爲置碑以紀其績庚子以愛關補四川尋轉左使議糧籍定稅額以均徭役鑿山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本九

刊木通道于荆陸馳二千餘里民無病於覆溺辛丑公晉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江務公法律詳備江防改觀壬寅視篆本院兼署事大理有監生吳仕者以無罪蒙重擬部堂允之而公不允池守滅大姓徐正本從坐者數十人撫臣允之而公不允被論謝政癸卯二月也公平生事親孝太安人教子婦有家法公泊李安人奉之甚謹嘗一奉至楚色養備至太安人老不喜出乃留妻子承歡凡五任不以隨行撫諸弟甚友愛與人文直而不矯敬而不諂居官處家清介壁立至決大疑臨大事侃侃烈烈意每依於忠厚重金玉君子也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雪屏趙公汝濂墓志

銘

李元陽

公諱汝濂字敦夫姓趙氏世爲南中太和人高大父諱賜曾大父諱均咸有隱德爲鄉評所推大父諱平贈推官考諱儀治禮記領雲貴鄉薦魁初授涪州學正歷應天府推官瀘州知州有惠政累贈中憲大夫配段氏累贈恭人以弘治乙卯生公公七歲時步履舉止不類凡兒八歲能屬對句恭人常語人曰此兒言動如有教之者十二歲在涪從師學易同門十二許人惟公與夏公邦謨穎敏出羣其師曰若二子者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本九

不必師矣後夏爲冢宰公爲中丞人以師爲有識云十五歲浮涪水偶見鄰舟乘迴旋將覆公喚舟子急移已舟救之舟人曰離旋如此往救恐亦不免公曰彼生吾亦生彼死吾亦死坐視其溺豈人心乎卒之兩舟皆濟所活二十餘人公父聞之喜曰吾有子矣自是公益勵問學嘉靖改元壬午中雲貴鄉試易魁于太戊進士釋褐都察院觀政是年冬十月遷改翰林院庶吉士乙未授吏部考功司主事丙申調文選司主事轉驗封司員外郎己亥轉稽勲司署郎中調考功司庚子實授考功司郎中大應補文選公白冢

辛曰頃者考察一任積愆已深若轉銓司誦毀且至願得南京尚寶足矣冢宰曰此對品耳非所以處賢人也衆譁然勸公入銓司以爲美秩之地公曰銓郎雖好然伺候兩府趨趨風旨此豈迂拙之所能耶明日詣內閣辭皆曰宜晉四品公曰四品之例在銓郎則可在某則不可與其爲人所忌不若爲人所忌諸老皆喜意取南尚寶卿一持輿論多之甲辰由尚寶轉太常寺少卿轉右通政丁未轉太僕寺卿庚戌轉太常寺卿尋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協掌院事辛亥同南京吏部考察京官時以公舊歷斯任每事咨焉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七十一

多所推服是年公自陳奉旨對品調外任公歸里既二載甲寅吏部咨聽調官員如有疾自甘休致者聽具奏以原職致仕公如例乞休奉旨准以右副都御史致仕隆慶改元例進正奉大夫正治卿已已卒于家時年七十有五公爲人簡默平居言訥訥若不出口及廷中有大論議寥寥不少阿屈聞者悚然爲考功郎主京考察事人謂公曰兩閣下私人須先請問否則匪直損官而已公絕然曰若此何用考察爲哉竟入部明日立堂上簿唱官名都察院王左都曰御史某某應改調公曰此數官者未聞其過王曰雖無

過然乏風力公曰不宜御史猶宜別官本院改題可也考察所以摘過豈宜斥無過之官耶王默然久之首肯曰是是部屬魏某者端人也本堂周尚書欲黜之公爭之不已周怒而詈公亦詈諸老解曰考功雖無所聞本堂必有所見姑從之勿爭遂削其籍堂事卽畢部院欲散公申言曰今年考察不虧人只虧一魏郎中耳頃之科道拾遺奏上獨留之後魏官至兩淮巡撫公相見未嘗及之其器量弘毅有如此考察疏名將上時冢宰謂公曰黜中有某某者內閣之姻黨某某內閣之門人某某內閣之愛幸此疏一上恐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七十二

爲衙門累也公曰決不累衙門惟郎中不自顧惜斯無患矣冢宰又曰趙某者內閣倚信決不可黜公曰趙某不黜則無可黜之官矣竟持疏入朝方納所奏本旋步聞忽有喚趙考功回者其聲甚厲乃闔寺二人還所奏本曰爾何苟且如此吾輩不敢進須速易求視之本面浸漉公少悸知爲權門意也因毅然曰此本決不可易但進之生灰吾自當之諒不至詒患諸君也闔寺語塞明日旨下果留趙某等三人無他患也後時趙某與嚴氏聲勢相倚總制淮浙威震中外遇公于途譏公曰昔時會殺人今能否公應之曰

殺入而人不灰恨刀不銛耳彼怒目而去其于利等
之際深沈不撓有如此初爲通政時狀至輒審誣
必刑項之部院皆喜訟簡既而乃知舊通政無不
之狀至公始判其虛實故無情之訟自止也公兼操
江時各司解賊犯但閱其申文卽付之有司刑曹問
公曰不杖賊犯何也公曰五城拿官御史問官理問
司獄獄官皆以笞捶從事吾三法司堂上如律定罪
而已識者然之其知法意每如此公在太僕時堂側
費千餘金僚佐亦皆需及公一無所私僚佐以爲矯
激公乃集衆量分已獨無取衆謂公亦宜受公曰諸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七
君有出還之費吾塊居於此受之無名竟不受其爲
馬政革相沿之習相馬給直價不太費而馬數易盈
民皆稱便南太僕至今以公爲則也公自離考功日
日圖歸蓋見管家顯盛自顧不能久於其位卒之公
論在人徧歷清銜官至右副都御史時有管家逸李
給舍論公給舍奮然曰吾豈代人報讐者旁人聞之
以告公曰荷李公知已然吾官至此已出望外矣歸
里以來不入治城第日與田夫野老拄杖遊行就山
麓營一草菴有殺輒往歌嘯其中名其菴曰覺真謂
人曰平生涉歷良途殊無真意乃今覺真惜乎晚矣

公敦內行祖之居宅父之宦囊一毫不取皆推與弟
姪爲之嫁娶公爲人長者人或犯之付之一笑不與
較曲直使久自悔貸錢不取息貧則還其券以周之
作詩文信手應人不爲雕蟲之技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嚴升傳 實錄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嚴升字仲升直隸繁昌縣人由進士授蜀之青神縣知縣調巫山縣一以誠心愛民所至有賢名永樂初下詔求賢用薦陞江西按察司僉事坐累左遷順慶府同知改吏部考功郎中在職六年澹靜自守而勤于職務 仁宗皇帝嗣位遷選廷臣尚書蹇義舉升陞大理寺右少卿升沈毅剛民執法明慎奉命清理軍政蘇州諸郡舊俗豪猾肆姦逕平民爲兵者多升至行之以公明民莫有受誣者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與左副都御史邵玘同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主四 吳山 心蒞政屏黜不肖風紀用張升清素儉約雖居顯庸飲食衣服無異寒士而風裁嚴峻不可犯云宣德五年十一月卒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公楷神道碑

李賢

天順庚辰冬十一月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公致慶禮于京師一疾而逝是月七日也 上聞訃驚悼良久特遣官諭祭復令有司爲營葬事公諱楷字式之浙之寧波慈谿人天資穎敏讀書過目卽成誦年十二能屬文有司聞其名召補邑庠生十七領鄉薦登永樂甲辰進士宣德改元之明年試政於夏官時方北征輿馬之需甚急大司馬雅知公才委往關中督之果先期而集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初有強盜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主五 繫刑部獄中吏受賂脫之公劾尚書以下十數人皆罷黜名聲赫然六年考績至行在因獻聖德頌正統初乃還在任能辨疑獄有造僞印者本夏三也賂書牒人吳謙承之公廉得其實以罪三有與妖僧作逆者連坐其主當族公察之逃日所爲主得勿論有尤毆人成誣與弟同毆歷臺審無能辨之者公察其枉謂毆時爾安在曰在鄉學乃拘其師友驗之果然遂釋之此類甚多庚申用大臣薦陞陝西按察僉事理屯田督租賦治水利俱有成績尋遷副使時靖遠伯王驥巡邊以公同行公上安邊十二策多見采者

丁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畿甸蝗起上命公督捕公授郡邑捕法而按行之蝗遂息閩賊鄒茂七作亂朝廷遣將率兵往平之以公爲監軍兵至廣信賊黨圍延平甚急公謂都督劉聚曰賊聞大軍至寧無懼心卽具榜遣人馳諭以威信賊果解去兵至鉛山賊圍將樂公調都督劉得新乘夜襲之賊皆潰散茂七僅以身免退保陳山公駐兵建寧四招其黨賊復攻延平公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洋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爲賊所易者出城挑之已而駁作伏起合擊大破之遂斬茂七俘其衆未捷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七

之先朝廷慮賊衆兵寡復遣寧陽侯陳懋統大兵繼之至則茂七已誅餘賊有據九龍山者公選精兵二千徹其筏誠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入其寨而反攻之比旦賊視我營兵少果至溪上無筏而還二千兵已據其寨用其滾木檣石下墮之賊衆遂降凡定三郡七縣破三十六寨擒僞總兵學士等官三百二十四人招徠其民八十餘萬初處州賊葉宗留亦起已遣都督徐恭征之至是復勅公旋師與之犄角恭次金公山甚危公往援之至卽伏兵樹鳴兒芭爲壘賊至公麾兵擊之少頃佯走賊追逼壘伏兵四起

一鼓殲之景泰改元公班師至京有妬其功者劾公初至航詩玩寇以罪罷歸天順改元皇上復位念公之勞仍舊官致仕明年陝右興師禦寇而督軍餉增戰騎募勇士以佐師者難其人適公至京入謝上見公曰朕得其人矣遂以公往還京上嘉勞之轉南京都察院方專委託而數止于斯豈非命耶主洪武三十二年三月年六十有三公好獎引士類見人有善必延譽之遇患難者必拯濟之尤篤於友道其學浩瀚善行草隸篆所著有四經糠粃大明律斛律條撮要諸書至於選詩唐音李杜詩草堂詩餘凡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七

十數家公悉和之累數百卷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陳世良傳 實錄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陳世良字宗之浙江海鹽縣人成化丁未進士授樂安縣令改南和擢監察御史南京大理寺丞世良資性明敏尹南和時陳言便民六事民德之爲立去思碑逆瑾擅權以事中世良罰米至二千石餘瑾敗擢南京大理寺右少卿未幾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理操江時武備廢弛不習戰士卒皆影射無實倉卒則募沿江漁戶充之及流賊至皆望風奔潰劉六劉七之過南都也世良平兵出禦事急隱蘆葦中得免竟爲言官所劾勒歸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致仕正德十四年九月卒于家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裴公紳墓志銘

張四維

蒲州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裴公卒於家距生正德癸酉六月六日得年五十五耳初公巡撫陝西時中飛語聽調里居于時五葦矣會今天子登極搜揚遺碩科道文上疏薦公可大用詔報可迺公忽以計聞天子悼之特頒御祭一壇公階四品不滿一考于法未應賜祭蓋異數云公神宇冲粹涵蓄甚富與人婉款有情恂恂自將見者起敬至於論當世事辨人臧否稽古今同異侃侃焉出之有緒而不滯也性

獻徵錄

卷之六十四

故好學發而爲詩文清潤雅飭如其爲人尤喜接引後進出其門者彬彬多知名士當嘉靖丙辰丁巳時公居內艱余亦罹先宜人之變與今太傅冢宰楊公及余舅督府兵侍王公俱守制在里余因獲從三公者講業于楊公北墅大椿堂中見公外溫內理不爲巉巖傲異之行而中截然不可犯根心出言無纖毫矯飾致可敬也謂公且宏濟於時不且充所解詣磨礪浸漬登作者之域詎謂中壽未躋乃奄爾物化耶悲哉公諱紳字子書別號右山裴氏故爲河東望族公系出聞喜晉公度之後勝國時有澤民者以功授

錄符爲達魯花赤領平陽事始定居於蒲澤民下居
陝西行省參政居敬子約文爲元總管數傳至公
曾祖瓚祖英俱隱德不仕父肅以公貴封文林郎河
南道監察御史母張氏封孺人公幼穎敏能日記千
百未總角卽爲學官弟子員試輒占高等嘉靖甲
午舉於鄉戊戌登進士授行人辛丑擢監察御史督
理長蘆山東鹽課近京多奸民依憑城社私販大行
公首禽鄭尙書僕置之法仍對仗彈尙書奪俸比公
代遂無復私販者乙巳按真定是時虜寇太原公
乃議增紫荆諸關埤塹事竣有白金文綺之賜丁未

蘇徵錄

卷之六十四

按浙江上海防六事詔悉從其議蓋是時海盜漸不
靖矣朝議設都御史督軍務而都御史諸顧據數平
民報首功公檄臬司問狀都御史乃大恐公以其不
知肩重任故條言其事自後海寇益猖諸建白防禦
計無慮數十上率無越公議者戊申御史公愛辛
亥起復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崇實學杜請
諸所獎拔皆藉藉有譽之士乙卯陞河南布政司
政撫中汝南其冬丁張孺人憂戊午起復補四川
政司參政庚申陞江西按察使辛酉陞河南右布
政使未幾卽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壬戌

春虜犯延綏公聞警提旅馳之遇其南下于是朝議
謂總督程公不任事擬公代之未果其冬虜復自寧
夏入公督衆迎拒斬首八十餘級以捷聞乃益爲內
地備簡西安等衛卒三千人奏設恭將一員團練會
城陝當滇蜀孔道民苦于供億有忻城伯某者使蜀
過陝又特稱食言公廉其不法狀數十奏之且請自
今勦臣出使毋枉道主命者爲令併徵忻城伯還
忻城伯懼自紿秦地肅然初公督學山東時有一二
鄉宦求庇其不肖子弟不得則大恚已乃作爲謗書
編騰之兩都中當丙辰時既憾公不動益慚憤至是

蘇徵錄

卷之六十四

歲癸亥屬京察期復以流言中公甚異賴當道者稍
稍知之乃奏改公南京公曰吾矢勤于國而顧增此
多口命也遂歸臥河山舊廬課子明經尋繹故學
與故友嘯咏杯酒間若未嘗涉世者山西撫按若延
安楊公南昌萬公鄧州王公海豐楊公濰縣王公先
後各以公之德美疏聞于朝不果用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四終

宋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五目錄

道御史

陳繼先

王度

張翼

唐舟

康榮

陳憲

孫鼎

練綱

鍾同

展毓

伍驥

閻禹錫

婁謙

張稷

陳斌

陸愈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目錄

李興

徐憲

李經

程村

鄭巳

王傳

包澤

涂禎

林璠

陳茂烈

任賢

王渙

馬銖

王相

董建中

蘇思

向信

林潮

鍾善經

唐祿

呂秉彝

恭貫

劉翬

張緯

張日翰

劉穎

馮恩

藍田

朱潮

雷應龍

浦鉉

鄭洛書

劉陽

郭弼

曾翀

陳讓

侯度

鄭芸

葉經

王瑛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目錄

楊爵

蕭端蒙

包節

嚴天祥

朱木

沈楠

徐鳴鶴

胡濬

陳登雲

雷士禎

姚三讓

目錄畢

道御史

監察御史陳公繼先行狀

梁潛

公諱繼先字仲述姓陳氏系出潁川十三世祖某始由金陵徙泰和既子孫蕃衍貴顯者益衆又幾世曰菊存先生元潁州路學教授以子貴贈萬安縣尹公高祖也曰學禮由潁州路學教授累官潁州路推官公曾祖也公之祖曰以道潮州路學教授公之父曰有慶先生刻志於學而行尤高推官公嘗晝寐夢神人擁皂纛登廳事前而去俄而公生焉推官公喜曰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此兒亢吾宗矣稍長穎悟特異嘗坐客羣集推官公呼令屬對公應聲而辦一坐客皆起賀時方七歲推官公愈益愛之未幾天下大亂亂甫定而居室盡燬於兵諸長老相繼歿僅僕無一人存者公甫冠從弱弟老母以居累累然鮮顧之者獨其姑夫劉尚書松來撫之諭使爲學遂往受詩於尚書公數年學日進雖貧約僅自立而氣岍高邁不少降意時人尚書公甚重之久之益肆力古學諸子百家靡不究覽蓄之既富出之沛然渾厚浩博而簡嚴精粹發揚蹈厲而鋒穎潛藏一時先生長者皆稱之或慕其爲文而求

之有軒欣然許諾退坐軒中握筆細書片楮如蠅頭

點竄瑣瑣遇得意處則琅然誦之其聲若出金石益

有不知饑寒之在體者久之以詩登洪武乙丑進士

第明年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改山東道出按事於山

西閩海間名聲益著繼改廣東道時天下決獄多藉

於京師又太祖高皇帝慎庶獄決獄者惟弗稱

上旨是懼獨公所訊不用威而得其情奸宄懾伏五

鼓而興夜深而寐凡憲臺章疏多出其手訊鞠之暇

輒爲文自娛一時與公交皆名士大夫識與不識皆

稱爲陳古文而不名也昔所爲文多散失不存存者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二

五卷耳以洪武甲戌六月二十一日歿於官歿之日搜其橐無餘資出其篋無完衣而床几左右惟簡編塵積聞者莫不悲之公孝友之行本乎天性廣穎隆準肯隱起如負箕緩步徐行懇懇乎碩碩乎其大也傲乎其自得而憂患得喪不足動其中雖坦夷自居而說隨側媚者不能逆其情雖簡質不華而巧技曲中者不能測其意終始一節未嘗少變蓋公之材用未盡施年不及下壽然爲名進士賢御史爲文章追乎古之作者雖死無憾矣潛之老母公姊也嘗稱道公之事以勉潛於學令詔其子賞使識之不忘

陸家御史王度傳

黃佐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少肆力經書精理脩辭爲人所師部使者以明經儒士薦起家拜山東道監察御史繩糾務持大體疏十餘上多見用會高皇帝棄羣臣諸藩不靖兵部齊泰等會議兵事度與僉謀歲庚辰監會試時大將軍曹國公李景隆北向敗績退保濟南以歷城侯盛庸代之度密陳便宜無不可制勝者乃有東昌之捷景隆徵還赦不誅反當軸用事忌庸等功掩已讒間遂行度等與謀者皆見疎卒已夏六月濟南告急師徒屢敗度奏請募兵壬午春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三

有小河之捷命度勞師徐州而還夏五月鳳陽守方孝孺與度等畫策以死社稷爲言秋七月坐黨禍戍賓縣千戶所出語得罪聞門被繫寘於法度死時年四十有七按惠大記云度革除初爲山東道監察御史王寅志云或曰令南海三年始召拜則其拜官之年今皆無的據矣又云度居邑之東平坊因往役藩司牧伯禮爲其子師會朝使祭南海神設席度與焉酒酣索詩卽席口占數絕多所規諷或記其詠橄欖曰南海飛騎薦荔枝誰知橄欖更清奇只因根托尋常地無自吹噓到京畿他皆不傳矣因詢十事入

又度死姻家連坐一百五十五戶籍長王宗錫冀脫逃詭稱度爲他產冒籍然亦莫能免也冬十一月都御史陳瑛請追論方孝孺黨上曰彼自盡其心耳其勿問於是事漸雪永樂二十二年冬十月昭皇帝曰方孝孺等皆忠臣可憫因大赦諸家族之存者戶留一丁應戍云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四

監察御史張公翼傳略

張翼秦州人舉永樂戊子鄉試歷任江西巡按監察御史會歲大侵人人頗領半廛相屬于道公上疏論國請賑濟詔感之爲發帑金數十萬甦活甚多又江岸地斥鹵可田有司憚于開墾公至爲處牛種鑿渠道有秋者萬餘頃民得殷富大臣劾觀貪婪無忌廷臣多彈射之然劉有寵於上言者反遭貶自是舉朝口噤心悖疏莫敢再公忿然曰言官之職掌爲何誓不與劉共朝於是按其不法數事力劾之上爲感悟下劉觀及于輻錦衣獄遣戍遠左中涓楊進等獻徵錄卷之六十五五

佑寵要恩請玉帶金鞍圖書等物引從征王璉故事頗屬僭踰衆憚之不敢言公批鱗極諫事得寢中涓輩竊指曰秀才大膽時與御史邵玘楊爵輩齊名臺閣生風焉忠臣直士何代無之乃羣議而單阻者多矣張公懇直敢犯不避齒馬之嫌豈非違衆獨立者乎所按部又能墾斥鹵請賑金垂永賴之嗣以休喚一方則又直臣中之良吏矣

監察御史唐丹傳子亮附

黃佐

唐丹字汝濟瓊山人學優才瞻中華除開鄉試永樂癸未復試皆中第二名甲申舉進士授新建知縣始至簡易御下若尋常然久之名愈著上下大服有司其故曰古人所謂新任如處暗室輕動必有觸損久坐自明未幾應求賢詔起赴京陞江西僉事整肅紀度郡邑承望風采舊南昌守懼先隙閭門不能仰視丹待之加禮衆服其量後以微累降判衢郡卽折憲節盡安輯撫綏之道以非辜從戎隆慶衢人思之不巳仁廟登極大臣首薦爲監察御史卽抗辯內獻徵錄卷之六十五六

侍陷黃本固等數事風節愈勁出按浙江所至多政譽爲人胸次坦夷光明無纖芥吟域待已接人任真自信敷歷中外餘三十年所至有水蘂聲嘗題門帑曰雪霜半染中年髮天地應知暮夜心見者嘆服及歸杜門不出家無擔石之儲處之晏如鄉議高之年八十二無疾而終子亮字景明幼隨父任衢州游常山學中永樂丁酉科浙江鄉試戊戌登進士除直隸泗州判官改詹事府主簿旋改王府長史司奉祠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仁宗以舊恩賜鈔幣擢寧國府同知謝恩詩內侍傳宣出建章東宮寮屬被恩光親

勞御手分文錦又勅中官賜玉漿五品大夫名不
萬年 天子壽無疆小臣戀國心長在時望彤雲捧
玉皇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七

監察御史陳憲傳

江西道監察御史陳憲字廷章浙江定海人由進士
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江西莊重知憲體其在江西
政績尤著糾察方面及郡縣吏之賢否而去留之悉
公人用悅服南昌之民舊苦三司供給郡縣因之爲
已利憲悉革之民大稱快吉安守禦千戶所清貪淫
兇惡殺人破家殆不勝紀都司受賂常曲庇之按察
司巡按御史雖知之皆怯懦莫敢問憲至廉得清殺
一家無罪三人執訊引伏械送京師一郡晏然舞抃
於道他善政尚多既歸同官以鞫獄出入相訐者引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憲初鞫爲證俱集刑部憲事已白以待覆奏未出然
已有病時施禮署部事寬而無制屬吏肆爲姦弊凡
死罪繫獄者悉得自便滅清雖罪狀明白尚繫刑部
獄未決夜竊至憲所詬詈捶擊憲憲忿恨竟以宣德
三年十月卒於刑部於是公論皆咎禮後 上問侍
臣曰聞御史陳憲能持身振憲紀今安在侍臣以實
對 上深惜之自是不直禮後有告清他罪者立命
磔於市

河南道監察御史康榮孟嘉墓志銘

楊士奇

正統七年河南道監察御史康榮孟嘉奉使廣東明年秋使事畢將歸得熱疾布政使南昌彭公按察使蕪湖郭公合三司察屬徧求醫療竟不起九月二日也發其裝蕭然遂相與治棺斂且歸其喪孟嘉吉之泰和人自少勤學雖貧志操卓然宣德中舉賢良爲廣西按察知事持其言行不肯苟且而勤於職務按察使謝瑾及其察佐皆一時之賢者亦皆賢孟嘉瑾嘗語人吾輩以友道待孟嘉未嘗以屬而孟嘉事其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九

上官皆謹凡所施於下吏者亦咸見敬愛三載考最刑部尚書匡曰魏公前未嘗識孟嘉採諸輿論薦爲監察御史益明法意究大體用刑能恕而致勤夙夜操行益嚴不肯枉道徇物嘗巡按浙江歲餘君子稱其嚴而不察公而有禮得憲體之正孟嘉在察院處其同寮相好無間言獨都御史陳智怙勢驕弘昵邪讐正凡其屬之正直者及爲上直大臣所舉者智皆惡其不阿徇已而不禮逝之或導孟嘉盡少枉以取容乎孟嘉曰彼所爲若是將不自容何能容人無幾智及其所素昵者皆以罪罷黜如孟嘉言孟嘉爲人

和厚坦易廉潔公正與物無競其卒也士君子皆爲之嗟悼其享年四十有八孟嘉余女弟之子十二三從余在兩京二十餘年自束髮聞一善言輒服膺之不混儕流俗今卓立如此余方資賢甥以終老豈謂

體先吾而逝也嗚呼惜哉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十

監察御史孫公山傳

京學志

公諱鼎宇宜鉉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舉歷江浦松江學博士甚得士心彬彬多興起者楊文定泮薦爲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公教壹以德行爲本而文藝次之置本原錄錄諸生善行學以身爲率不事譏防行部令勿先知從單輿猝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或破題數首隨閱隨定畢便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之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厝手嘗見庭橘方熟命左右摘嘗因分畀諸生同啗之一生獨取其二公問之以奉親對公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飢甚奏免其獻徵錄卷之六十五十一

租什七賑濟萬三千餘石賴以全活者甚衆庚午秋試時上北狩公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常簪花燕饌今日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旣而詣闕上疏請隨所用以效死不報乃自矢于文信公祠去蒞所部道遇金尚書濂慷慨對泣有萬里丹衷扶日月兩人清淚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金陵王林朴以賢良徵公薦以自代不允而擢林朴僉事黃廣學政會勅封公父待告歸省父聞恩命至擁騎以迎公塗行控御甚虔觀者榮之明年還朝

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缺當道屢欲論起之郡守江浦張瑄疏公孝追會開學踵程朱宜居論思之職皆未果名卿大夫過公鄉者必禮於其廬鄉人子弟考德問業者無虛日守若令以下時從乞言焉歸六載爲天順元年十月朔卒於家年六十有六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十一

御史練公墓誌銘

王傑

公諱綱字從道姓練氏蘇之長洲人高祖貞元浙江行樞密院都事曾祖文達海道萬戶府總管祖則成洪武初由春坊司直改河南道御史以直言授旌賞考皆封監察御史母王氏文靖公汝玉之女贈孺人公在童穉時有鉅人志長而嗜學通春秋宣德乙卯領鄉薦名在第二會試入胄監歷事都察院正統乙巳英廟親征北虜未還景帝監國尋即大位時

京師人心洶洶廷臣雖職居臺諫亦莫敢昌言

國是公據古証今上與要務八條一曰謹天變二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十三

曰元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羣吏其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為成轉禍為福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冬十月虜進逼京城公復上勤王急務謂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然我國家輿圖之廣倉廩之實甲兵之利固非宋比也求其人如神師道孕綱輩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邊將勒兵內向邀其歸路設有倡為和議緩於武備且請南還以圖偷安者即為姦臣其急加誅以爲衆戒疏入

上感悟命施行之且奇其才可任風紀即日授公浙

江道監察御史明年景泰改元上時政五事皆一時

安攘大計辛未奏重書巡視兩淮塩課權貴爲之飲

戰壬申還朝賜宴光祿寺以示優異尋以邊境未寧

虜情叵測上軍國大計八條皆見嘉納時吏部缺尚

書上命舉可稱任者公率同官言左都御史王翱

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

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

蹤王直上於是召王翱爲吏部尚書以年富爲戶

部而薛瑄亦相繼大拜三載賜勅命有式克振勵不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十四

忝厥官之褒先是京師有警兵多離次遣使四方召募丁壯聚之勇敢營歲久逋逃者衆大臣請治其罪編之尺籍公上言召募之初既論以大義復許以事定遣歸故健夫勇卒雲集京師爭先日效旣而淹留日久恩寵未及饑寒迫身勢必逃避且皇上嘗體天地好生之仁於犯大辟者尚原其死俾隸尺籍何至使應募無辜之民與之爲伍刑賞失中莫此爲甚方今水旱相仍流亡接踵萬一事例太重搜求太急致生事端爲患非小兼之邊務尚殷急於用武他日復有召募誰其肯從上是其言悉詔不問義勇得

復於民者數千人甲戌巡按福建時官臺山民聚爲盜渠魁未獲而逮繫脇從公至釋之趣師勦捕且追咎其典守者於是與衆相忤按察使楊珏乃誣撫公於朝當道亦多忌公遂左遷陝西邠州判官再徙甘肅前衛經歷部符未下而公已丁外艱歸矣自是絕意功名尋復舊業於尹山之陽爲終焉計建思菴於先塋之側塑先賢范文正公文信公像於中語人曰初吾自分得用於時當學范文正則爲文公爾今兩失之奉其遺像以見吾志識者憫焉公賦性剛毅不肯下人好善之心雖切不嫉惡太甚事有不可雖達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十五

官貴人亦面折之不爲少容以故立朝未久一斤不復亦其勢然哉春秋七十有六

貴州道監察御史贈大理寺左寺丞諡恭愍鍾

公同傳

程楷

鍾恭愍名同字世宗吉之永豐人翰林院復之子復以文學氣節軋時輩居京師與劉忠愍連邵弟忠愍諫死時復以母老不與名恭愍趨庭稔聞正論復既歿學益深過廬陵忠節祠歸銘座右曰生不登進士第死不登忠節祠豈丈夫哉景泰庚午鄉舉辛未舉進士壬申拜貴州道監察御史入臺風采謬謬時天下多事凡大計輒敢言 景皇帝既淪盟奪嫡會所建薨 憲廟逃潛邸倖侍擬必有所待恭愍則曰天下事無重於此者吾固不敢默雖然不可以輕言無補甲戌積陰晦逾日求直言五月四日適獲韃賊知虜情巨測因上章先虜事中言父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然太子薨逝則知天命有在茲皇儲未建國本無依而虜警天變中外洶洶誠不可不慮也 太上皇曩侍 皇上友愛甚周今 上皇之子兄弟之子猶子也天資厚重亦無過舉誠可爲宗廟社稷託伏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擇日行禮復其儲位仍選蹇諤之儒臣日侍講讀庶緝熙聖學用延祖宗無疆之休天下幸甚臣同昧死敢言 帝不憚然重

變仍優詔褒答所言事理深有憂國愛民之心然事有難易從多官議說後數日禮部郎中章綸繼以復儲言有旨鞠訊夔辭連及並下錦衣獄命牢固監候審辱萬狀喻明年八月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亦先議及儲事至是以考績來上憤其言因被杖左右曰皆鍾同倡論至和者再三同是罪首耳遂封大杖入往杖至百腐腫逾六日死獄中時八月二十六日也年三十二瘞尸獄中丁丑英宗復辟國子生葉華朱圭以爲言贈大理寺左寺丞錄長子啟爲國子生已卯得尸詔給衣棺馳驛歸葬尋授啟咸寧令以疾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七

龍成化癸卯妻羅重以爲請憲宗特命錄其仲越爲通政司知事月給羅米一石丁未越以易名典請乃謚恭愍俾從祀忠節祠恭愍方在庠序隙地特出紅葵一本迥異旣葬宰木巢烏鵲產白雛者而納諫章時馳馬出馬溝伏不肯去同憤曰死同耳我馬奚爲馬猶迂迴再四乃去後三日死廐中

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展公輒墓志銘

李東陽

公與家君友且二十年東陽七歲時始知讀書爲文皆藉公啟迪稍長因公爲外傳從之游食飲於公數年東陽舉進士僅五年而公卒卒之日門人進士李紳爲狀東陽乃泣而銘之嗚呼公生無伯叔昆季家故貧始爲著卜術已而棄不事事舉子業游順天府學天順丁丑舉進士擢河南道監察御史三載階文林郎兩按藩鎮皆有譽共在山東剗奸刮腐十去四五民無賴詭爲僧遊食市中者甚衆公悉驅之耕時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十

有欲傾之者陰縱人狙公撫掇無所得公益嚴戒立崖岸爲之吏民無敢犯其在朔方有中官出鎮橫歛荼毒人莫敢低語公首爲狀白都御史奏之彼幸得罪去大同萬全之間有牧地數百里析兩地兵民居之衆侵攷擾亂手梃與刃相殺有司莫能制公掘地爲塹數里抵南北山麓中分之戒不得過乃已時戎政廢弛命尚書王公塏及公理之乃閱士卒壯勇者復管爲十二置長若屬居則共習戰則俱往其爲法最良尚書去十二營遂廢後乃復爲十二營馬之在畿牧者民多以賂爲奸其名僅存實喪共三之二不

公與給事中一人偕受命往治之責太僕之不在事者勅罷其丞六人其在道考覈爲多凡與諸道偕諸道疏具在有司公風義凝重毅然不挫於物其有不合者雖貴矣必與之抗人皆以爲難公真能御史故公諱毓字鍾秀其先本崔姓祖與出婿於展遂從展姓徙自鳳翔之岐山居京師

職錄

卷之六十五

十九

監察御史伍驥傳

實錄

成化十一年正月壬申命祀故監察御史伍驥都指揮丁泉於福建上杭縣先是上杭知縣蕭宏奏天順六年盜賊竊發都指揮丁泉率兵守備本縣扞禦有方賊不敢犯次年賊勢益熾巡按監察御史伍驥初入境聞變徑馳至汀州審察賊情調兵策應兵旣四集驥乃單騎冒險親造賊巢諭以禍福賊不意其猝至初甚駭及聞所諭且見其至誠莫不感悟泣下旬日之間脅從來歸者一千七十餘戶俱給以牛具穀種俾之復業惟賊首李宗政等負險不服遂與泉率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二十

兵深入攻破管寨泉奮身力戰爲賊所害自是賊益猖獗驥總督官軍弔死恤傷激揚義氣與賊戰十餘合破犁壁等一十八寨擒斬八百餘人賊平驥銜冒瘴癘致成危疾班師未幾卒至殞命衆皆傷痛如失父母縣民郭明德等已備私財創立祠宇乞載諸祀典令有司歲時致祭以慰衆情以爲人臣之勸事下禮部復奏賜其額曰褒忠命有司春秋祀之驥字體純江西安福縣人景泰甲戌進士莊重寡言居風憲持大體見同類掇拾大臣以沽名者恒非之遇事當爲果決敢任衆期其大用而止於此莫不惜之下希

監察御史閻公錫墓志銘

馬中錫

成化甲午春夏間中錫得劇疾危甚稍間則秋試屆期吾邑計偕者赴試久矣公方試士於順義縣因持牒復試得中錫文輒大言謂隣邑諸令及校官不意今歲解元乃在此吾歷試八郡未見有出色者晚得斯人足慰吾心矣仍命順義令醜米肉僕馬以示優異比揭曉中錫果第一朝論翕然以公爲知言顧中錫膚淺何足以應公盛心而公之愛則深矣公今已矣每追思不勝悲愴其子效復屬中錫銘公之墓是益重予悲也義不可以但已乃收淚叙而銘之公諱

蘇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三

禹錫字子與世洛陽人祖以上不仕考諱端發解河南爲敎官以終贈雲南道監察御史公美髯明目負氣自許不肯脂韋世俗亦不事邊幅與物無忤童時穎敏之人讀書日記萬言過目輒成誦肆長博極羣書日大性純孝九歲時哭其父幾至滅性正統甲子年十九領河南鄉薦明年會試中乙榜授昌黎訓導丙寅喪其妣太孺人既奔喪之禮久不行乃自官徒歸廬於墓終制有強暴見化白蟻出集之應有司以聞詔旌其閭既而聞河汾薛文清公講明濂洛關閩學遂謝舉業去洛從之遊得其大指而歸考功員外

郎開州紀振薦公爲其庠訓導遂以其所得爲敎四

方從者日衆學舍幾不能容州之氓無少長皆化之曰無取閭先生非刺也稍涉不義卽相誡曰毋令閭先生知之正身飭行望者消釋人以比司馬端明之在洛云天順丁丑大學士李文達公薦爲國子學正尋陞監丞諸生之事干謁者悉不得行不遂者或以賈怨癸未謫撤州府經歷諸生詣闕奏留者至再甲申陞南京國子監助教復轉監丞掌京衛武學事世祿子弟悉知讀書由禮登甲科者相望而中外擁貂握虎符號稱儒將者亦多公門人四典文衡尤

蘇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三

號得人大宰塩山王忠肅公欲大用公未果繼忠肅者姚文敏公集廷臣求學行異等可任御史者提督畿內學校同聲以公應乃授今官公感知遇慨然有造就人材之志勵名節敦士風抑詞章之習明本原之學取周子太極圖通書爲士子講明之一時之人皆粗知性理者公之力也又疏塲屋數十弊陳之皆久賜施行時論稱快焉世方仰其有爲成化丙申七月二十八日無疾衣服冠而逝公卿大臣多惜之士子如失所怙恃距其生宣德丙午四月十三日得壽五十一明年丁酉歸葬洛公宦遊三十年清苦蕭然

如吳隱之每去任囊無一錢如劉寵死之日家計如
庾黔婁其文武門人及故屬吏相與贈而殯之平日
著述甚富有自信集晦菴要語二程全集薛文清公
讀書錄河汾詩文司馬法吳子註解孫子選註武學
詞範行於世

監察御史婁公謙傳

京學志

公諱謙字克讓江西上饒人成化丙戌進士拜監察
御史督南畿學政以躬行實踐爲教士類翕然風動
時中官汪直新幸勢炙手可熱公絕不與接直甚銜
之使遷校文致其短竟莫能得已督北畿陝西學爲
教一如南都弘治壬子晉四川左布政使提調鄉試
監臨者重其雅望簾內外諸務盡歸之以勞苦觸疾
卒

監察御史張君稷墓志銘

李東陽

君姓張氏諱稷字世用世爲揚之寶應人曾祖谷成祖仲仁父彥明封太常寺博士母鄭氏封孺人君少
有器識弱冠爲縣學生穎脫儕類御史見其文驚曰
是當爲場屋魁比試有司屢弗利成化戊子始舉鄉
貢壬辰登進士第觀政戶部嘗預收京儲給河南潼
關諸君賞皆有能聲授太常博士凡值郊祀廟饗左
右執事甚閑禮度有白金文綺之賜居數年被簡爲
四川道御史監光祿寺出納明慎及按福建樹風采
嚴號令鋤強植弱敏於聽訟立判曲直然未嘗恃以
威權錄

卷之六十五

七十五

爲能每錄重辟必動服念所全活者甚衆有藩閩武
臣怙勢爲民病君列其罪奏出之名益彰尤重文教
以作人厲俗爲事間又訪先賢遺跡興廢補敝存問
其子若孫或弔古感物輒形歌詠亦不以妨政務又
受代薄牘無留者時官數多冗至有冒名匿罪以干
別有擬奏而病已作竟不果上云君闇藥明達博交
汎愛而臧否自別有不當意輒見辭色旋亦消釋不
復著胸臆間慙窮赴急義氣所激視財利若土苴在
官十餘年不問生業未嘗增一寸土一屋服需儉朴
然如諸生時君富經術授京師有顯者爲詩文清
瑛有思致至於辨別體裁詞勝高下尤介介不徇君
子以爲知言所著有竹西稿若干卷

御史陳珣傳

順德縣志

陳珣者龍山人也進士選庶吉士出爲監察御史時
宦官汪直僥西廠調督京師橫恣羅織商輅項忠疏
罷之矣御史戴縉上言汪直功德不宜罷復用事未
幾縉遷都御史珣與同官郭和上疏曰汪直奸邪小
人竊弄威權締結朋黨紊亂朝政擅起邊功皇上
頃罷西廠人心大快今復令直提督其勢益張天下
但知汪直而不知皇上請將直正典刑以爲奸邪
之戒上優容之巡按雲南討巨賊賑饑民撫叛夷
歸侵地有王射者藉汪直詐稱使者至滇珣械歸於
蘇錄

卷之六十五

七十六

京師而鎮守太監錢能直黨也其事珣未嘗不側行
跋踏然珣氣盛弗爲禮會能掠取鎮內寶石子女及
納夷賄許以土地印信諸不法珣遂劾能與直朋邪
相倚害民啟釁直等齟齬其間逮珣論治適戍居庸
子應科上書訟及科道論救乃放還田里珣爲人剛
不能容人戴縉本同里子以附直獵大位珣終身不
忍見也嘗出見縉樹坊故瞠目仰視奈何輒塗汚我
欲撻巧人於是兩家大開泉司不能居解坊不克樹
縉請於朝乃克樹云是時珣直聲聞天下當塗甚
重之珣亦蕩表在念有所關說其言輒效後有以曲

辭考斌曰儻直惡賂我乎邑人至今以爲口實又常奪人田布政劉士奇微時田亦在奪中告斌斌曰卿大夫奪田自其故高第以歸于勉之矣及士奇登第遂歸之以此少於邑人不傳也

職徵錄

卷之六十五

五十七

監察御史陸君俞墓表

張元頤

君諱愈字抑之別號貞菴世家海鹽之陸塘橋高祖考伯榮曾祖考昌祖考成始徙今平湖之馬廐里居焉考桂妣朱氏君幼已篤嗜典籍長益刻意進士業以邑庠生領浙江壬午鄉薦慮分於家事去情修於百里外僧寺中游太學復卒四方知名士倡議爲麗澤會以相淬礪乙未第進士觀政吏部出爲揚州之江都令爲治一本仁愛窮鄉下里靡不歷月召有年德者鄉一人詢民疾苦江田消長不常不稅額不損馬多領牧於無丁產者城南供餽歲所糜不貲一一職徵錄 卷之六十五 五十八 爲之均賦而節約之民困頓甦水居咄不知蓄泄數苦旱澇召伯鎮河塘數厄於衝囓始教之開渠以待盈縮復爲之伐石以甃其塘積患乃由是除歲凶民多鬻子女於江南亟捐俸入井公餘錢贖以聚者幾百人每新穀未登輒發其舊廩散之約秋成償貧者甚得濟巡撫李都憲籍所部羨銀十數萬兩將上之特請留之江淮活無窮民命江南屯卒爲暴境內一旦單騎徑往擒其魁奏置巡檢司控制之勢乃戢黨臣誣平民數百家爲兵與抗執累月竟得免如嫁尼僧瘞旅骸修學校恤孤寡善政尤多旣三載召試廣

東道監察御史監通積局竹本及巡視京倉人人稱
平中貴人欲有所私不可得丁外艱服除始實拜廣
永道御史又未幾復丁內艱改山西道不三月尋有
按蜀之命蜀地遠在萬里外謂非嚴莫治下車卽鋤
豪強斥貪墨發奸弊風稜甚峻上自崇藩下至羗酋
咸慄慄莫敢縱尤加意學校孤寡及死獄大修成都
郡學湖養濟院於營昌出成按之不能生者亡慮百
十數滿一載將代以盛暑行炎鄉得疾旋成都遂下
起寔弘治紀元戊申之八月二十六日也距生正統
歲次己未七月十二日得壽五十君爲人雖落落負
嶽散錄 卷之六十五 王九

氣節而宅心殊平恕居常留意世務於工賈事亦博
詢及以故唯所任之而達性不崇佛老及諸淫祠而
朝家諸置祀田皆所倡者遇親族甚厚迎養
寡姊訓田宅以奉寡嫂弟有疾躬候醫藥無所夕間
教育其子猶己生子率皆人所難能云

李興傳

朱睦㮮

李興字伯起嵩縣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授冠縣知
縣以憂去百姓感道泣留起復改鄒十尋擢監察御
史忠鯁敢言每上疏訣別妻子不復留意家事及按
陝西大振風紀所至姦盜屏息是時參將郭鏞怙勢
違法諸司皆畏之問有劾者奏鏞卽令人劫於道并
其奏章奪之興乃密疏罪狀請按誅之上俞其奏
興捕之戮於市百姓稱快又儀賓樊某者嘗毆父父
愬之官莫敢有理者興廉知以計縛至階下校死其
它鋤強戡暴皆類此布政韓某素與興不合及轉都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三十 晏山館

御史卽撫關中因郭樊二氏子愬遂奏興逮至京師
坐以重辟吏部尚書王恕乃上疏論抹其畧曰邇者
御史興巡按陝西克盡憲職所至秋毫無犯其有益
於地方多矣今之所傷雖有數人蓋欲懲治奸頑初
非有意挾私法當擬徒今若處之以死臣恐天下後
世以爲陛下用刑任情弗以法豈不有累至仁至
明之德耶且天下貪官汚吏強軍豪民所忌憚者惟
御史爾今若此是使御史垂首喪氣而貪汚豪強無
所忌憚欲小民獲安四方晏然難矣疏入上落其
罪謫戍嶺表而興名益震會赦歸所著有西巡奏議

萬南野錄若干卷子尚當父興被誣論死三上章乞
代及興謫戍賓州遂從行弘治十一年尚由賓州
生中解試論曰李公好言事所上疏多除姦啟蔽
進用正人一時中外肅然其按陝時所至山嶽動搖
至今吏民猶畏威懷德可謂不愧厥職矣視世之喜
循默惡鯁直者何可同日語哉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三十一

御史徐憲傳

崔統

徐憲字振綱安陽天池人成化戊戌舉進士授松江
推官松江天下稱饒而民頗役憲以約已推誠爲治
張弼稱之曰繁華罔動用刑宜俗民亦稱曰徐青天
大說服有盜牛者以火刀更其角莫辯也憲令縱牛
入野牛奔王家關中乃治盜罪入內臺爲御史出按
甘肅番貢獅子憲令守關者勿納上疏言獅子異物
受之則夷生頑心況日食牛羊百夫扛之昔武王受
桀召公戒曰細行能累大德往者夷貢獅子受之故
敢再貢彼蓋窺我好尚矣却之便時例贖徙者并贖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三十一
杖憲奏流之罪三贖米四十石而止雖犯死罪不論
五十石今增贖杖法則三年者米至四十五石矣是
雖輕於死而實重於流也憲以親老謝病歸天池卒
年五十一

河南道監察御史李君經墓志銘

李東陽

士常姓李氏諱經別號力齋其先鳳陽臨淮人也曾祖諱濟元季以鄉兵歸國累功授廣信衛正千戶祖諱庸陝西都指揮僉事考諱徵萬全都指揮僉事始居萬全兄上章署都指揮僉事世有勳望士常幼端重如老成人爲都司學生刻志問學夜或睡輒以手自批其頰舜咨父尚書公謫戍萬全士常定受學有名諸生間葉文莊公爲巡撫賞愛特厚薦於我外舅蒙泉岳公爲督公時知興化府得葉書曰與中不吾棄徵舉
卷之六十五
士常 墓山陰
負盛報許之士常游蒙泉門久學益進御史林貴寔閻子與督學政咸見器許甲午舉鄉貢戊戌登進士第奉詔入翰林爲庶吉士辛丑拜河南道御史奉勅巡山海諸關二年政令明肅歸掌道事覈京官稱負尤嚴慎不苟及巡河南令有司毋貨市物而稽其職聞者皆相戒莫敢肆時歲大凶上言懷慶諸府民父食子兄食弟骨肉親黨相噬死徙十六七雖蒙赦有宜大肆燭郵庶他變可弭又與死撫會議諸賑卹舉未及報益憂懣簿訟填委弗遑殫食冒暑至洛陽疾作復有公事當詣汴猶閱案過倅分乃行至則益

此評已不可辨猶隱隱言抹荒事九月二十一日卒士常天性孝友又習世訓居喪疏食三年兄弟雍穆晝聚處堂上暮乃歸寢兄出未返過期不敢飯聞壺和敬迭爲賓禮叔母寡寡而守節終身母事兄士章子指揮同知稽及穆及兄純子程秀皆早孤視若已出或親爲講授繕庶弟也遺腹于外及長謀歸之爲娶婦焉士常赴義如渴勇不計力人有善推誠嚮慕意氣所屬歷歷出肝肺守官清儉家指既衆俸不給或稱貸爲日夕旣及遇文人墨客竟日延欸與相倡和所得詩賦至累篋筭猶酷好不厭自出翰林爲御史雖極通要而非其好竟憂勞以死嗚呼悲哉士常善楷書恒曰吾兄書法過我謂士儀也士儀乃自書此銘曰以慰吾弟東陽爲篆蓋亦士常意云

墓山陰

卷之六十五

士常

墓山陰

河南道監察御史程君材墓志銘 王鑒

宗皇帝御天下憂憫元元體貌大臣而於臺諫尤所優假於是言官多得盡言而言之得體剴切而可憚婉曲而可思明白而可以感動人主者亦無幾人若休寧程君良用其所謂得進言之體者也君諱材初以進士授閩之汀州府推官汀俗故號頑獷君至方毅明察一時獄訟不之守而之推守以是噪之巡按御史胡華入守言每含怒以待有囚法當流胡欲寘之死君據法以諍胡曰我不知法耶胡怒亦甚君辨不已久之胡忽自悟曰推官言是也不然幾誤殺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三五

一人後有大獄必召君議巡郡必挾君以往文事武備悉以委之且舉君爲八閩循吏之首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卽上疏劾大臣貪耄者二人時長憲者謂試御史不得遽言事不與實授君亦不顧曰試御史獨非言官耶會考京職給事中吳彝王蓋被黜二人蓋嘗劾冢宰馬公者君遂上疏言大臣天子之腹心言官天子之耳目任腹心而廢耳目可乎願留彝蓋黜臣等之臧然者未幾又疏九庫出納之弊蠹政爲刻甲子秋始實授御史往福建清戎伍至天津值中貴進時鮮者梟橫不法

民生至淮安又上弘大綱舉萬目以隆治體任將帥以重邊防謹諡議以昭公道累數千言 今上初政又上十事一曰君心萬事之本聖學進修之本朝廷四方之本部院諸司之本衣食生民之本禮樂教化之本賢才致治之本聽納求諫之本將帥攻守之本內治外攘之本所歷地方災傷又上奏曰 陛下登極之初災異數見願反身修德信用忠賢自官聞以及百執事皆禁絕奢侈與逸遊戲玩之具與夫不正之人無益之事可緩之賦一切罷去皆人所難言者又嘗薦人才如王綸可尚御藥許進宜本兵柄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三五

陸完之勤廉林俊之養素自重陳茂烈張詡夏鐸潘府之恬退後多爲名士君自以裔出於程而生於新安故一意程朱之學嘗曰今世人才之不逮古者科目害之也朝廷設科以取士士由科目以進身豈利祿之謂哉所至輒引諸生講明性理之學雖簿書叢遽而手不釋卷居大父母喪不用僧尼道士至今家以爲法時巡按缺員君兼領其事又兼查理文卷軍器諸務填委君殫精竭慮遂以成疾疾革召所屬語之曰吾爲言官不能舉職死有餘愧死之日其勿購賄以重吾罪古者冠帶不送死其爲吾易深衣

發時有族叔在浙西求一訣君曰爲謝吾叔察院登
私見所耶叔大哭而去時正德丙寅九月十七日也
年止四十有一君修髯偉儀觀抱負落落不凡與張
芝戴銑爲友砥礪以名節必欲追古人及之不肯隨
世碌碌以就功名官內臺一年所上十餘疏疏皆當
今急務非撥拾細故以塞責亦不爲矯託以求名
中道忽蹶然跡其所樹立亦足褻白於天下雖
公卿未爲不遇也假而位至卿相終老默默以
今所得何如哉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三七

監察御史鄭已傳

郡志

知已字克修山海衛人也成童充縣學弟子員屬儼
句輒驚人貧而克意向學隆冬夜然柴誦書達旦舉
鄉試亞魁登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劉文安典教
每閱其文輒嘆曰山海乃有此子耶改御史會廷推
撫臣有弗當已出卽抗章論之語侵當道又累疏指
摘撫臣及中貴而權要多忌之矣巡按陝西甘涼諸
路災沴連歲邊境繹騷已上匡時圖治等疏大要以
安民練兵責在守令將帥而守令將帥之選責在吏
兵二部搢本則歸重于君身親儒臣以講學延大臣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三七
以勤政獎直臣以來諫臺疊數千言極剴切咸斷斷
可行得 上允遂講賑濟飭邊備陝以西賴之時
貴出鎮統禱子弟怙勢凌下監司莫敢問已捕而杖
之濱死實勳貴人親弟也乃謀中之謫戍宣府總兵
募而敬禮焉館諸佛宮士從學日衆有黠卒怨總兵
奏不道事累及已繫闕下誣白放歸田里奉卽降詔
復官知者欲薦嚮用已謝不起蓋其亮節有氣
惡如仇讐談世事弗平輒攘臂憤慨至面詰人罔
其不耦於時有以云

監察御史王君傳墓志銘

馬中錫

寶抵有良御史曰王傳元臣生有異質大父徽州司獄某謂其父主簿封御史縉曰是兒骨相當貴屬其母封孺人趙氏護愛惟謹既長廣領疎髯性資高朗領成化辛卯鄉薦以乙未進士爲山東城武縣知縣下車值歲侵民多流亡縣帑廩罄竭元臣移文充郡得銀二千餘兩移檄殷富得粟麥二千餘石布帛三千餘匹以需賑給民賴全活人稱其仁惡少殺一客七人獄久不決君廉得其情抵於法人稱其明以是有良有司之稱甲辰拜御史多所論劾風紀肅然初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壬午 長山館

人愧君

雲南道監察御史東川包公澤墓碑

張時徹

包氏其先汴人也至朝散大夫彰始徙鄧之江東於是鄧乃有江東包氏云明興有以明經舉進士授新城丞則諱莘者也莘生文助文助生甸甸生銘號素菴贈監察御史配紀氏贈孺人生子男五御史公其次也諱澤字民望別號東川孺而穎特年十三補郡庠生器藝輒先諸生弘治癸卯舉於鄉丙辰第進士首以才儔選授雲南道監察御史督視京師通渠護垣有功承寶鑑之賜庚申奉璽書清戎陝西飭理寧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庚申

竟固原諸要害經略整整磨勘諸司文卷蒐剔蠹弊罔伏比考績輪音嘉獎焉已而出按湖廣兢兢執法奏罷藩臬不職者郡縣官凡自揆無狀輒望風解印綬詭籍之吏空舍而避非一一捕治之也諸王府侵田咸勒而歸之民先是鄧王國絕遺墾田一百六十頃與襄二府各欲歸其國奏爭不已撫按官迄不能決公詳覈始末請以田歸興府而襄府軍校得佃種如故其事乃定時有然將趙昇者善權顯貴人嘗杖殺戍士奪民園舍顯貴人無敢發問公至密以萬金爲賂麾之而悉按以法儀賓蕭聰較轅諸司王實爲

之宏公曰：數亡格憲，非制也。蓋以聞王瞿然出，璣就獄。太和宮巨璫齊姓者，怙寵徼福，四張漁獵，聞公按部，輒戢其下，曰：「毋縱閭閻，老擒汝矣。」于是興學校，正風俗，練甲兵，修水利，舉荒政，課農功，哀矜寡，謹刑獄，平反大辟，凡四十餘輩。值歲太歉，發餘粟，茸貢院，諸司以哺饑民，所活蓋以萬計。其餘興利除害，疏奏九十餘事，皆斤斤中於理。巴東雜出洞蠻，以隸省會之邊也，恒負固不靖，乃度地宜，奏設九溪永定兵備，諸夷不兵而服。公初奉命而出也，道經維揚，徐運同携千金為科場關節，浙東張食事亦私以二子囑皆廉徵錄卷之十五 甲子

峻絕之及鎖院條禁精嚴，校閱詳核，得人稱為盛云。公天性仁孝，二親早世，孺慕者益終其身。諸弟妹方在襁褓，篤於撫字，俾有成立。平居敦尚行誼，最率禮節，訓子弟有常業，每邸舍遺書輒以惇本飭躬為先。與人交，恂恂不二，親黨急難則亟為拯救，甚於痼瘵之在身也。時兄弟強幹，率以智計逐什一之利，積貲高等矣。比其析也，人取千金不啻而公則一無所與。土田屋室悉取其薄者，追念祿不逮親，奉廩所積置山田四十餘畝，為歲時代臘饗祀之需，與諸從共之。在官清白，自將門無私調，縣有猾盜，詹掾尸者，善發

古墓事覺，繫獄暮夜，喚隣人袁孟一持玉碗二黃金數鎰詣公，可免。公曰：「此盜物也，而復盜盜物，可乎？」孟言：「子官而法之，於是吾明盜墓之患，遂息矣。」卒之日，家無私橐，惟有東川政績十二卷。弘治乙丑七月卒於京邸，得年僅五十有七。

監察御史徐君禎墓碑

李夢陽

新淦縣南我舟至蓮花潭舟人指岸西廬曰此徐御史居也余聞之呀然於是登岸造其廬見其子朴而問徐御史葬處朴指曰父葬處隔江五里東鄉西廬山是也余望之歔歔已謂朴曰比得碑于廢寺吳石也曳樹墓道刻表表曰戊辰夏余蓋罹閹瑾禍云余至京師下詔獄乃徐君業先繫獄相見執手問故初瑾以鹽貨源也因遂厚望巡鹽御史貨會一御史入貨如瑾望而瑾輒擬人人必厚貨如望及徐君巡鹽還則空手見瑾瑾怒下君獄然猶日望其貨來也久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四

之貨竟不來瑾愈怒矯詔徐禎打三十棍發蕭州衛永遠充軍君坐掠重尋卒無問識不識見君卒無不嗟歎淚下乃時余尚在獄聞之哽噎者累日食不能下也今大政更新瑾事盡廢格不行人士咸彬彬乎進矣無問識不識語及君又無不嗟歎淚下以冤故禎君名字賓賢弘治己未進士出知江陰縣有卓異績舉天下第一乃於是擢御史云始君下獄江陰人願厚貨入瑾如它御史數雲瑾望解君君不從而朴則曰父幼時嘗讀書玉笥山云篤古持禮諱弘濟者父父也早亡而朴仲父曰徐兆善使酒觸父父容之

仲父以父之容之也反顧驕縱酒然產不出其手於是謀手其產日闕父割父不從會父出仲父輒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父還祖母不平而怒曰阿兆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盍白族長父對曰弟寡活不如兄廩生也父有友丘坤者家貧而有子議聘朴妹矣未決會坤卒父往弔焉語坤妻曰吾女已心許而郎矣勿疑語曰觀其死知終始今豈無皎皎之行爲世所敬誦然矯僞盜名稱身歿而跡彰者多矣此非所謂誠之不可掩邪夫徐君官不過七品壽瑾踰四十非赫赫久修之夫也乃今歿士夫思于朝鄉人德于鄉所縣麒麟錄

卷之六十五

四

縣人思慕而不忘此豈苟然者耶然余往在詔獄見君曰涕泣念母今母存而君則亡亡於非命論者頗疑爲善而無報夫孟子不云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誠若云云則顏回王通之倫非哉

清察御史林西園公塘墓志銘 林俊

西園公貌古冲晦不肆爲時俗衒耀人鮮克知者一日會黃司副汝亨所公獨端坐無言既去予曰是無類有道者黃曰然是故爲進士督墳巡撫上其事爲令者爲行人使諸藩給邊餼絕饋遺者既爲監察御史言慎名器厚國本七事名斥主柄匪材又按傳太監假子出巡雲南言孟密不當立安撫階亂事出萬學士乖違程尚書依附馬序班受賕又言鎮守故遺玩其淫巧過制宜鎔毀母以上供疏入太學士南陽劉公驚曰林得御史體未可以貌取人鎮守所漁利

蘇徵錄

卷之六十五

五

留任都司有粗悍者公陰折之時弗自勝然語人必曰林道學林道學有安乃者土官子土官生事死獄中通把利其田言乃謀叛普顯者土官弟嫂氏虞爭官誣以通黑脚夷三千入寇皆繫獄十餘年被累死者百計土人懼其出則飛語謹歟無敢白者公駁曰乃叛從者何人寇何鄉黑脚夷至三千時當有飛報征調事豈得自默遂不能難乃顯得安置四川自餘平反益衆蓋公智而守以愚動而行以靜正而居以和繁而示以簡無喜色無怒容故法克施人無怨若議者在滇幾三年代者以憂中止繼者當復來公方

蘇徵錄

卷之六十五

五

十汰八九狐鼠薰灌殆盡代者心不樂然敬憚之曰吾閱御史多矣無如林者黔國沐公廉重寬博倅史張聰盜柄都司屈膝不爲禮邊務多紛更受賕事敗沐欲徐去以他藩司爲達予曰是有撫巡旣而都憲王公怒見詞色公獨唯唯人曰怒難救也予曰無亦唯唯者耳旣之王頗解而公執如故聰竟戍廣西故事鎮守邀飲御史坐右公始坐左幕下治文書頗弄舞方執酌跪公曰善事主者毋襲故常其人骨竦膝觸地有聲二府官屬盡斂弗肆參將縱麾下私干崖奪印殺人公殿實論死數人降調數官參將坐落聽

監察御史陳茂烈傳

實錄

監察御史陳茂烈正德十一年冬卒於蒙巡按福建御史王應鵬奏其清修苦節貧且無後請加卹典以勵士風禮部議茂烈孩提之性富貴莫移冰蘆之操始終弗懈殆儒者之高蹈也宜如應鵬奏令有司樹坊表宅賜以名額或附入鄉賢祠歲時修祀仍優給其家從之

明旌表孝廉文林郎監察御史梅峯陳先生墓

志銘

林俊

正德乙亥陳先生如賓書林墳成明年丙子得目告

墓錄 卷之六十五

聖七

吳山

哭母封太孺人張氏加疾謂山齋曰吉凶未可知吾平生所事見素所友執事又甚謂子曰畢竟如何子曰吾而兄也勉就藥以觀天意私叩其家無一新衣為之密備甫畢氣絕十二月十有六日也是日天氣慘黑道路流歎吊者皆失聲先生無子予立其族子熾揚為後與松崖山齋治其喪守馮君以棺來助熾明年正月六日遠揚奉張及先生若配駕人鄭氏以葬墳土未乾德人先逝噫其如何士民具純行羣請之守帥言之巡按王君應鵬以聞禮部覆可蓋坊表宅里進之鄉賢以祀月給米以卹其家始末

以孝廉為吏部所知奏食學祿養母辭繼以布政使

陳君珂薦上特嘉清苦月賜米三石資養又辭

上溫旨諭受及是命三贖典也先生諱茂烈字時周

陳為瑞安大川顯姓曾祖伯洪功陞興化衛總旗傳

慶四又傳贈吉安府推官善祥為先生父父卒先生

甫四十歲家貧忍食以飽黃氏祖母讀書時夜分黃

惘其羸喻止遂輟燈默誦究心道學作省克錄自考

黃卒易所居資其餘直買山碧瀨以葬二喪親負土

石墳成間日一視久之三五日一視哭盡哀而還胡

憲副榮重古行禮為子師會試道遇劫徒附之者幸

錄錄

卷之六十五

聖八

在抵京如封付之附者請牛先生曰某者去君者存

何半太學試第一進士出使東廣盡却賄金修禮陳

白沙因領靜一之誨退而與東所私論難吉安持大

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

從守志夫制得妻嫁有娠之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

人爭之驗與姊氏為類爭者媿服時張守本以嚴擊

強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峻徐開解為霽信孚上下官

有賢薦而民有去思郡志列在名宦考績歸至淮以

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為救為監察御史袍

服模素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係風紀之重尚

書仁者子受賂崔者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
劾先生再劾侶者而崔猶留先生以母老乞終其養
供母外短牀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
出則執小油葢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
嫁其涼薄皆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
五經四書之旨體驗心身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
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孝廟上賓與子相對慟哭逆
瑾亂政相對憂憤至羅織重罰以恣毒士夫先生曰
某僅有死耳予起征藍先生杜門養靜悟領深而充
養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有懼先生知爲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罕九

愧予嘗評第物品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閔
冉程朱高第子無讓焉薦者謂廉約如石守道而養
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予始
識先生諸生韓洪洞問甫人物予曰從吾又問以先
生對韓曰以甫再指一書生耶予曰是友自純家居
相信尤深每晤言驟慮消息宿疾爲頓愈先生亦惟
予言獨契嗚呼由今其復斯人耶先生壽五十八

御史贈太僕寺少卿任賢傳

實錄

任賢河南裕州人正德六年以母喪家居適流賊至
同知郁采請協心拒守賢諾之乃招集其鄉人三千
人登城拒守城陷罵賊不屈遂遇害一家歿者十三
人巡按御史嚴實以聞贈太僕寺少卿子祭葬仍廕
一子爲國子生時正德八年六月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辛

正德間逆瑾僭權威虐縉紳中稍懷恥者鮮不見忤得禍而先大夫在武選以事不關白幾就逮余每聞人談瑾事輒恨當時大臣不能相正則已反蒲伏乞哀門下思驚其勢以自便是禍縉紳者不在瑾而在此數人也然瑾得肆威虐大抵皆籍口祖宗之法以持人短長使大臣各思自盡無所缺失不得其職則斷斷相誣繼之以去瑾雖凶悍烏能累犯眾難哉及讀象山王君子長所撰教齋公墓志始知余言未至也公嘗爲御史連上疏指斥時事被杖朝堂獻徵錄卷之六十五 王
除名既歸猶以他事論輸邊其疏有曰採亂之道貴防於未然及其已成噬臍何及漢之黨錮唐之甘露之變其所由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於乎可謂至論矣瑾之勢至是已成而公云云者蓋自盡其職不復虞其禍之及也瑾伏誅諸謫徙者皆復起當道銜公故嘗直已竟抑不用於乎用不用於公何與吾獨念瑾未振而縱其萌惡瑾已敗而幸其餘威者不知凡幾人矣而率逃於後死之誅則是可恨也說者多咎韓忠定伏闕之請不行爲縱瑾之漸矣幾事不密韓公有之至於洩露取媚以致報復相尋者誰歟然竟

以名碩老死牖下一時彼禍之人妻孥流離道路困厄病餓隕絕於瘴烟荒塞之外言之使人掩泣拊心不下於黨錮甘露之慘則公爲幸多矣彼其流離困扼旣已不暇他顧而病餓隕絕於遐方者又倉卒於嚴禁之時其多憂沒無聞何疑也而公有子子長能暴白行事於旣往使不肖亦得以歎感慨於數十年之後方思追義始禍者以爲後鑒則直道豈必盡屈而逃刑者顧可久恃哉子長慷慨自許必不辱公余與相信厚善故傳其事補史文之闕公名渙字時霖弘治丙辰進士初令長樂有善政爲御史所上諸獻徵錄卷之六十五 王
疏皆可誦生七子而挺最顯即子長云

馬錄字君卿信陽人也正德三年進士授固安知縣邑當南北衝劇頗號難治錄明習政體周察人情廉明惇信士民悅服踰年冀寇作亂襲破固安錄被執入見卧內無長物冠賢而釋之再踰年徵拜監察御史督理山東馬政以內難歸免喪出按江南時上改元嘉靖之初也遣使捕高唐州官屬連坐者五百餘人中外大駭錄上疏止之其畧曰夫法者公器天子不得而私也昔漢文帝欲重懲驚馬之人張釋爲廷尉執法不可文帝從之故千載以爲美談我祖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五

宗監古爲治內設三法司外設撫按官無非冀刑清獄平使天下無冤民耳先帝時劉瑾專權於前錢寧竊柄於後張銳張雄等依附作威於其中蠱惑朝廷動差錦衣官校四出提人天下洶洶幾壞國事幸賴陛下登極祛除舊弊人始安堵不意復有高唐之命人情且驚且疑當此新政之初恐非所宜有也伏望陛下自今以後擴弘仁之度慎法令之施遇有罪人內則付三法司外則付撫按官卽無不可治之人亦無不可行之法矣惟陛下垂察以杜將來多事之漸上從之六年按山西妖人李福達事覺

初福達以丹術干武定侯郭勛勛奇之相與頗密及被繫勛乃移書請貰錄大怒劾勛庇奸亂法勛皇俱入辨上疑復屬法司於是刑部尚書顏爾壽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卿湯沐等會鞠俱如錄擬而給事中王科等御史高世魁等二十五人各又奏論勛先後十餘疏上以人言衆愈疑而左右又有爲勛言者乃令福達并勘官俱至午門覆審以兵部左侍郎張璠署都察院禮部右侍郎桂萼署刑部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璠等鍛鍊盡改原擬錄與都御史李璋少卿徐文華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啓充盧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五

現按察使李珪僉事章綸都指揮馬勇等坐故入俱誦戍顏壽文莊沐與侍郎劉玉王啓孟春閱楷張仲賢都御史江朝卿顧必汪玄錫余才寺丞汪淵等坐推按不實俱落職科與都御史聶賢給事中秦佑沈漢程洛等坐挾私彈劾俱編氓福達釋歸勛置不問詔俱報可璠等降勅獎諭各賜衣帶銀帛有差錄既戍南丹講學授徒四方之士雲從服則娛情詩酒無少怨尤歷十七年以疾終年六十有人論曰嘉靖初張璠桂萼方獻夫以議禮受知驟致顯諸朝臣疾之如讐璠等亦斷斷切齒恨之會

而三子乃協比傾（？）寺而下無不被楚
蠹者衣冠之跋扈可謂極矣於戲自古黨錮之禍維
由小人構致實吾輩有以激之也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五

曼山

贈光祿寺少卿監察御史覺軒王公相墓志

王崇慶

公姓王氏諱相字夢弼覺軒其別號也汝寧府光山
縣人五世祖勝四弟勝五嘗避兵亂自楚徙居老鶴
巢因家焉曾祖元凱祖彥祖皆有隱德弗仕父珠幼
讀書有才俊名後爲安東縣幕小心贊政有黠民誣
奏者及事解其人復且犯盜兄弟三人皆被繫邑令
欲並置之死以償縣幕憤縣幕弗忍從及署邑政竟
活其季曾無幾微介諸中君子以爲長者云公之生
也頗然長軀而豐貌雖天性樂易然亦不詭隨流俗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王公 曼山

先是縣幕翁每謂人曰大吾宗者其斯子乎遂延師
勸課正蒙考業後以公貴追贈爲監察御史妣胡氏
贈孺人覺軒賦資穎邁習舉子業往往有警策語辛
酉中河南鄉試正德戊辰登進士初授淮之沐陽令
沐陽邑僻民貧公帑無夙積會歲且大饑民日流移
覺軒日方求所以濟荒者因請官錢數千緡賑之至
躬親計口面給焉由是全活者甚衆逆瑾用事嘗變
賣鹽引及沐陽覺軒乃白之當道謂舟楫不通百家
之產未足以當千引之費後竟事寢吏有受賄作爲
人申辨者覺軒時方訊決吏乃持手藁以進故以

字問覺軒知其詐治之立服蓋自是效驗者莫之敢
肆矣邑庠屋壞覺軒為脩葺之每謁廟後親啟羣經
而講究焉沐之士子翕然向學自覺軒始也時山東
盜起近遠騷然覺軒乃築城廓浚池隄練民兵由是
盜相戒莫敢入境者他如撫饒寨鋤強梁恤獄訟正
風俗裁冗奢未及暮月而賢聲出矣當路交薦比啓
行沐民老弱泣隨者相望因留其雙履既而且立碑
以申去思未幾拜山西道監察御史獨持風裁門無
私謁及領湖湘清戎之命乃更飭法令立條格使
官吏有所書一以繩里胥用是軍政乃清而宿猾屏

像徵錄

卷之六十五

孝

述李憲彭公聞之有嚴明端慎之許嗣後奉勅開城
池驗軍器凡湖山隙地盜所出沒者悉令修築以為
捍衛斷府往嘗作看花樓於城隅至侵及池隄為魚
沼覺軒一切按之以法始還其舊又嘗上封事有設
守備以安地方禁科官以恤民兵責守巡以祛宿弊
查恩例以免拖欠造軍器以節民財復舊規以革冗
員事皆切於救時而冗員云者則指總兵權宦也楚
人迄於今頌之雙鳳山二程夫子所生地也因重新
其祠華堂劉公東山里居為薦疏起之並及錄用其
嗣至若甚小憑依狐鼠必戀之不少假借時邊將多

其冤將奏聞於朝邊將懼乃賂權勢其獄成以
詐且遣人恐嚇之而覺軒屹不為動尋出按山東風
采視昔益倍先是臨清地衝要設鎮守太監一又各
倉場設至五六有司供費動以萬計軍民病之覺軒
按臨初即會議以聞辭甚懇切而又榜之衢市以示
禁約由是有司始不敢過於奉承無賴始不敢恣於
無忌矣然渠輩由是羣起而謀所以中傷之後果被
逮補判高郵州東人號泣遮留者無異沐陽也覺軒
方從容就道然自是病作未幾卒年僅四十有九云

像徵錄

卷之六十五

孝

覺軒孝出天性每念封翁未及祿養必為泣下敬其
兄良輔處士殊盡友愛兄沒奉嫂氏撫遺孤每給田
屋與之無吝色待族衆相俸輸稅宦居垂十年餘未
嘗為自私計不經之事未嘗一出諸口有奏議文移
詩稿若干卷藏於家今 皇帝卽位贈覺軒光祿寺
少卿諭祭一壇至御父蕭某按大梁奉 詔采輿論
移文有司又從祀鄉賢祠嗚呼其亦庶幾不朽也已

民諱建中吳江生薄董公之中子也湯民少與邑人殷雲霄相友善以修學倡鄉人又取呂氏卿約爲謀每大書壁爲勸誡弘治乙丑與湯民同舉進士湯民授行人嘗官御史近夫謝病歸後起爲青田令督官給事中並以其才行理官近夫峭勁而好文章多友當世士湯民悍大而執蒞事精悍初吳江公貧喪其配楊葬具薄陋湯民日夜號泣吳江公在太學繼妻暨子留壽張湯民涉水負粟販之以給朝夕歲凶兄弟將異居湯民泣止之不可往白于吳江公亦不獻徵錄卷之六十五

吳山作

仁以待有司懼迎湯民于路跪請避之湯民弗許直入坐堂上泥關閣政如常大闢大驚辭去有二青衣持勢人書至語人曰往太監皆無能故屈御史下吾之來非有託也將挑之與角勝負耳旣入書湯民不啓封火之以詐罪二使流于驛霸州男子自首爲盜趙鏈弟幸不歟實賊諒爲問者湯民立命斬之命修州城以備湯民沉毅慮定而後發發卽不可易嚴於治吏而不苛以其服復謝闢修元節士劉因祠以禮教節義誨儒生乙亥得痺疾已以吳江公卒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有二近夫亦以是年獻徵錄卷之六十五

本

于南京天平殄我二良謂之何哉

湖廣道監察御史一齋蘇公恩墓志銘

徐階

公諱恩字從仁別號一齋姓蘇氏仕終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嘉靖乙亥八月十二日得壽五十七以卒幼孤母薛孺人撫且教之公生則寡言笑恒若有所思念不與羣兒徵逐爲歡好年二十屈應科舉選有司置其文高等明年遂領鄉薦人循罕識面目者正德戊辰舉進士拜秀水令秀水去華亭百里而近姻故造請輒戒門以絕諸所興革惟法之從視世所謂周旋委曲槩以爲違枉與監司語不能抑揚致媚

蘇徵錄

卷之六十五

李

史山館

厚邑之豪不得肆則誣公不法若干條按察使思文致之比辨乃無絲毫實名益起微拜御史鄉人有附貴倖竊勢權者公意輕之彼愠曰小蘇乃敢爾耶會侍宴殿中劾奏錢寧江彬驕橫不時赴詔釋不問公知不能容乞歸養薛孺人尋丁孺人憂諸貴倖踵相繼斥戮以以免喪復爲御史出按四川飭已持憲繩引斤斲人不敢失尺寸查巨族侵民之田若干頃配其奴同年友贖千貨摘弊無少隱當是時論公者一以爲嚴師一以爲烏鵲公因引疾歸後四年起按廣東或舉蜀事爲戒公不合至則籍寺田歸之官敕郵

吏母濫給食察其食之濫與食焉者根鉤罪之費大省英德令受民賕聞公且來卽夜去其邑不敢以門第姻黨冀萬一免時相疾公之爲爲新法大考諸臺諫從臣疏三上竟罷公御史最公之政始爲秀水則幾失官爲御史初入臺禍幾失官按四川又幾失官至廣而蹈皆以執法自舉進士迄致其仕垂二十年食之曰僅十有三嗚呼其可謂篤信特立矣公家居不樂與賓友過從宴衍問遺之跡不及郡縣意有所會或時忿悒不平一發之詩長篇短章皆勁雅可誦嘗讀唐御史渙集唱然曰吾與渙村同官同好靜

蘇徵錄

卷之六十五

李

又同獨詩不逮耳予因請題其稿曰三同公屬予序予諾之未暇爲也乃于今哭公云

御史向信墓志銘

楊慎

御史向秉誠之喪大理母惟一相馬諸執友往吊之
嗷然而哭曰斯人也而可使早世乎哭已慨然而嘆
曰斯人也而可使無嗣乎嘆已慨然而思曰斯人也
而可使無傳乎惟一曰命之不淑天也訊諸其家幸
有娠未殊者宜勿恤其嗣曷姑謀其傳乎惟一乃揖
諸公屬予曰秉誠與吾與子均同鄉也然與子仕同
科第誼通家世錦等其辭請嗚呼予其忍辭憶先是
十日秉誠過予觴不醉奕不竟作而曰予憊矣蓋照
日而寢疾疾之三日予始聞之往問於蓮巷舍者再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六十三 夏山館
俄而聞其不起矣則四月二十二日也嗚呼予其忍
辭秉誠諱信四川岳池縣人父諱時德安知府母雷
氏秉誠生少而穎異既長就學聲名燁燁出流輩上
庚午舉鄉試辛未舉于禮部賜進士第選為河南府
推官法比吏事如素練然僚屬羨服之尤留心民務
嵩縣有承通渠久涸不潤君為濬之靈寶縣有沙磧
地若干頃君為請蠲其租戾州臨黃河溢徙別道其
淖淤地善肥饒謂之退灘田地固無主名民爭訟之
積歲不決君令取為軍民牧馬場至今便之劇賊割
六之亂君分守新安縣城督令丞修戰具揚先聲聞

今羣寇喘於西犯城得以完收被虜婦女以百數
各遣寧家獲棄遺畜產亦數百總制都御史幸菴彭
公上其功有銀牌綵幣之賜甫滿初命薦劄七八上
徵入為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以母喪去位嘉靖初
元服闋北上值新政初君首陳講學用賢六事詔嘉
答之其他論列極多予就其家求其草曰當時即焚
之矣嗚呼是愈可以規其賢也今故無得而書然他
日國史自書之矣秉誠幹字軒昂揚休山立未別色
入朝人望而知為向御史也與人交有信義而和氣
款言無少長愛之居閒好讀書為詩文有古意又善
射儀毫中的巧噴四座飲酒不多而惟洽竟席環居
種竹因自號竹溪嘗徵予賦竹溪詩未有應也而今
已矣嗚呼悲夫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六十四

監察御史林公潮墓志銘

王慎中

方晉江之盛有鄉先生曰顧新山公李竹坡公林沙溪公並以年德化服于鄉顧公好急民之病上說下教有司有所訪政李公樂誘進後生獎人以文林公善以和飲人導俗於不爭不治人過而常使知愧以自悔革三公所長不同皆有以善其鄉而所得各有至者顧公起廢歷官至戶部侍郎而後致其事李公以尚寶卿就家起之終不出林公獨以爲御史時有論事之肯持議者不觀其仁而誅其過公亦負瑕含憾恥爲辯竟廢然以廢久善于鄉之日尤多得與二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五

公參其功二公亦雅相引重視他人無如也李公既沒士無所宗顧公與公歸然並存有司尚得以諮其治俗猶有所愧頃顧公公亦相繼化去鄉之耄倪有哲有愚皆相吊以人之云公蓋知斯人之喪非夫人之爲喪也公所以能愧人者出言醇簡必依於仁禮容莊而溫竟日無情氣迨老彌篤而事親孝不以貴弛其勞友諸弟以恩貫處熟游者莫知爲有殊出居在市集未嘗齒物價於財漠如也其實行內脩感動在言之前而意厚誼敦神情恬裕稱其爲容也其所以廢由以御史按江西疏論宸庶人有孝行宜褒

以勅時宸庶人方包逆謀多爲不法而外飾小行買名喪其親善哭聲動官庭徒步送葬公謂是其謀不可測既難以輒發且可因其僞而與之使益爲飾以自蓋匿或不遂爲逆即使爲逆猶可少緩其發徐爲之圖陰與都御史孫公籌所以遏折備防之術甚悉而僉以疏入公去江西未幾逆變作議者以疏爲公罪其所爲陰籌既甚秘人莫能知孫公以節死無復爲上言故以坐廢公心事昭晰無有疑其朋者第斥爲畏禍徇庶人之意以苟免也然公在江西抗法自嚴宸庶人侵之數矣卒不能得志公亦堅不爲奪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六

其跡最著而體大禮重者不以朝服謁不以朝禮見其子便殿曲宴不奉觴爲壽論揀御史范輅彼遠輅之逮庶人所中也累以禮與爭絀其邪心顯與爲拂顧幾以一疏免不待智者知其不出於此矣公始以乙丑進士發身卽乞歸養逆瑾怒廢數年瑾敗而後得除爲台州推官在台州執律例以拒監司不敢以獄比輕重徇大吏風旨滿三歲考勾天台國清寺山泉堰茗數杯而已未嘗攜一長物還家正德中年戚畹內侍多寵倖驕佚踰制靡有顧畏獨喜結言官有私與爲好亦玩重賄無所愛公爲御史開關掃軌無

權貴之交門外悄然利慾刑禍易溺而多休皆人所
常患世常有慷慨蹈禍而不能自潔於利者至其清
心淬行不爲利溺宜非刑禍所可怵而屈也公於利
若此豈以宸庶人之威武失其守苟爲一疏以徇之
哉公名潮字君信別號沙溪祖名金者來籍晉江自
蒲仙遊之沙溪徙公取所自遷爲號實志不忘其始
金傳四世至公之父名凱皆不顯而多有隱德以發
于公公生三十六年而爲進士廢七年而始得仕仕
八年而廢以善化于鄉三十餘年而終蓋年八十有
一公喜飲酒不爲嗜味而嘗以寓意托興於人無狎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七
而無不可親客或從公遊或樂致公至其家公皆不
爲忤神觀修則儀矩肅然間出於諧謔自有人人長
者之風凡傾在席莫不躁釋暴馴充然心醉而自滿
其有以親人離街杯度曲之間尤有至者

鍾御史善經傳

歐大任

鍾善經字理夫順德之都粘人天性孝謹不言而躬
行居父母喪皆不進鹽酪者百日終三年未嘗御酒
肉雖盛暑必服衰而半武不出倚廬祭葬無少踰禮
者創建家廟出自已貲長姊早喪育二甥女如已女
擇壻厚嫁之弟善綸先歿撫卹其孤寡同居共爨內
外無間言少篤志問學以明周易補縣學生正德丁
卯領解額高等辛未登進士授福建興化府推官守
法慎刑每獄疑獄部使者驚以爲老吏不如也故署
考有片言折獄一介不取之語興化士大夫以慮數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七

百人以不譽其賢能者假官楊日新勢張甚察案尊
禮之至則詰以數語不能對卽縛送臬司按治如律
總鎮崔太監使一指揮往鎖府吏竟叱去之崔怒欲
求事中傷不可得及相見反屈服焉其發姦隨伏不
畏強禦多此類被徵爲御史差往盧溝橋抽分竹木
販賣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會 武皇帝北狩力諫回
鑾嘗劾奏錦衣千戶陶淳不法又彈太監崔文芮景
賢以風力聞京師居無何卽上疏乞歸屏居杜門有
可屢勸駕不起督撫巡院交章以學行薦於朝未召
而卒卒之日貧不能飲當道設局其喪弔者如市郡
縣諸生以其行白于督學督學曰賢如鍾御史固當
尸而祝之也今祀于府學仰高祠

君諱濂字景之別號松坡世爲歙之槐塘人其先爲唐德宗後避亂居婺源之嚴田宋季曰虞者以元兵丁江南議殲五姓而李與焉遂襲其故國號爲唐居歙之聊山虞之後至君父復庵公凡八世中以學行稱先生於鄉郡者曰梅臞曰鈞軒曰三峯凡三人三峯名仲實在高廟朝以耆儒召見有不嗜殺人之對者也其子子儀知興國有惠政文廟簡爲趙王講官於君爲高祖曾祖允祖邦皆能世其德復庵益敦信義約而能裕始以憲使貴封中憲大夫福建按察使錄

卷之六十五

六十九

察副使配封恭人洪氏有子三人君其季也幼聰穎強記出語驚人時憲使與其從弟太史守之偕遊邑庠君請業其間憲使登進士知平鄉君從之學歸入郡庠文譽大起既登進士觀政兵部憲使爲刑部郎中曰退自公於當代典章及天下要務多所究習授南京太常博士君惟國大事在茲稽肄惟謹簡庖役嚴壇禁性滌必須協贊諸郎臨之以分不少假京府臣弗躬陵祀君嚴檄之繼是勿敢弗躬南城太和二羅公繼蒞太常皆謂君能重其官三年考績試廣東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不縱不激惟法無勢有內侍

家人市馳馬傷人君執而法之內侍不敢怨臺幕

扶權姦爲橫家人馳馬與醉人爭道執送君欲誣以劫馬洪君笑曰醉人耳杖而遣之君以守令數易惠鮮及民而吏緣爲姦憲臣行部下上交諂庶事日廢大傷治體上疏論之尋差刷卷湖廣僅一月而宿蠹盡滌以災虞召還君列羣吏臧否狀請行黜陟又建白息民計歲備武靖邊等數事詔議行之於是江西巡按當代宸濠反機露矣有欲禍君者計以其差歸君君行毅然無難色道聞洪恭人病馳歸十日而恭人卒君遂病毀既而江西變起君以郡當兵衝凡守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七十

禦之策力起贊畫馬事平後民兵太橫君言於郡減之巡撫欲借徵白糧於徵君以喪例至闕言於司徒請別議之曰民之情國計也吾不敢以郡嫌忘國卒如君言歸四月君疾復作遂不起君喜交游天下名士以名節相激昂者若干人爲博士時諸生從而學者若干人其在家進諸弟姪而課之業輟敘而窘君尤資之養中意以志不以時好伯兄某好詩有所倡君必和憲使君兄而師者也禮以師不以兄殺修先墓在藤源葛塘者復其堂若田爲石坊大書仲實對高廟諱其上以彰殊遇又請諸郡梓梅臞以下三先生集其自著有松坡集藏于家年三十六

監察御史靜軒呂君秉彝墓誌 呂枏

君諱秉彝字性之直隸真定晉州人也世傳爲宋呂榮公之裔元季曰天章者居晉左之呂家庄有俠義風人不敢枉以非生五男子值國初紅兵之起乃南渡灣沚遂定居楊家營焉彥禮生四子長繼宗繼宗生亦四子其季也曰興饒財而嗜善力能扛巨鐘然人犯之又多不與校與生二子長曰祥祥生二子仲曰瓚充庠生有行義累試率首郡諸生然卒不第貢爲太學生是生君者也君幼卽哲靈有遠志嘗與羣兒戲郡守至儕輩皆驚避去君獨留止問則直對人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七十一

已覘其不凡比爲郡庠生董學先生得所試文輒傳曉畿內士無弗以爲佳也然積試不第至正德丁卯戊辰始連舉進士當其三試也皆可中魁選乃皆屈遜二三人焉已巳銓部選爲御史辭弗就復選爲黃門給事又辭弗就友人詰之對曰居諱言之朝處必危之地享其名而怠其職非仁趨於始而悔於終不智予始以親爲重乎旣尹章丘適歲大饑而上官督租尤酷民多逋亡君乃勸富人輸粟以賑貧窮民用少蘇然是時誅求孔棘燕趙青兗盜騷然與所過郡邑十七屠破君崇城浚隍練器撫士尤嚴賞罰盜薄

章丘再四曳兵空歸他日民有訟人以死罪於上官而訛其名者上官移縣捕未獲會有他訟詣庭者君見詞懇遽曰爾非誤人以死者邪其人驚服凡發姦多類此故當時撫按薦辭曰一介之廉如水如玉六事之修克慎克勤云去章丘民攀泣留輶未三載大水侵城不陷民又相謠曰昔非此城吾其虜乎今非此城吾其魚乎仁人之爲利何其裕乎於是贖錢立祠及去思碑旣抵京大宰知君循良卒授御史不能辭甲戌三月以母喪歸初君自章丘被徵過家遭母疾日夜親湯藥旣瘳猶侍不行故久而後授職除喪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七十一

復職未幾又遭父喪於是憂痛結衷頰肉減損遂成鰥寡至庚辰始復實授時天下多虞武夫用事宣大尤急而巡按且缺僉以君強直越例奏往旣至邊商儕有被殺者餘商法當誅君詳之曰疑緩尋果獲眞殺商者邊鄙以爲神辛巳今上卽位數上封事凡兩鎮遺姦積弊剗革殆盡歲雖饑饉罷察亦皆安堵秋魁見於家有鵬升雛於寢室君遂病反胃不起兩鎮士咸哀悼焉距生成化甲午壽四十有八歲云君形貌偉長莊厚人望之知其爲端士且醇慤明坦人皆樂與之遊至其辨析物理皆該括羣書超邁衆見

足動人聽聞者乃持正不干人以私寬厚不愆奉身
儉約則自爲諸生已然矣使天假之以年究其所蘊
蓄雖古賢相名卿何難到乎傷哉

朱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七十五

監察御史韶山黎公貫墓志 黃佐

公諱貫字一卿同郡從化人也宋提督公之後高祖
子禮曾祖仕珍祖珪皆隱德弗耀父元昌耆耄好禮
鄉黨歸仁焉母李氏有淑德夢一鶴銜火自天而下
遂誕公幼穎敏端重如成人年十三通算善賦詩十
六補邑庠生明易詩二經正德丁卯舉于鄉辛未始
計偕中乙榜司教建平捐俸祠名宦鄉賢及修王叔
英墓提學御史張璠巡按張仲賢皆以異才稱薦之
丙午校文江西多得名士丁丑上春官崔文敏公銑
置諸前列殿試賜進士第內閣覆閱所對策忠懇過
人乃選爲庶吉士讀書翰林文名日起與進賢舒芬
關中許宗魯臨清閻闡輩以志行相砥礪館閣皆推
重焉已卯授監察御史巡城能恤人甲靖獄市大
駕北征戒嚴巡檄回鑾以守城功被褒賞庚辰奉命
往福建刷卷兼查盤有司倉庫軍衛器械劾奏鎮守
太監尙春追還官銀十三餘萬兩糧二十六萬石前
此使命所未有也封事累上其論絕貢獻復史官
通言路尤切治道考績獲貤封父如已官母及妻皆
孺人方流賊起山東破城邑而兩廣盜亦時發用公
建議賴以奏功時冗食日多帑藏日罄乃請稽歲入

之數權其輕重爲定式且令戶部覆考績者視糧完
否黜陟之朝議雖其言著爲令時元舅玉田伯轉輸
求以其子主 獻皇帝祀選除奉祠世襲且多所干
索治中王槐阿附成之公劾奏神不享非類以外戚
主陵祀非禮決不可行且又求乞無厭他日驕恣如
薄昭王鳳則蔓不可齒矣 上優詔答之尚書林公
俊會議曰御史言是然竟不能從會三邊有警論列
太監晏宏都御史王珣當罷去而以致仕尚書楊一
清代之上從其言果靖虜患甲申巡按江西首械豪
民互訟聚衆劫奪者獄訟爲之肅清逆濠既伏誅其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主五
宗室多株連乃疏治其從獄數人餘悉末減始濠未
作逆求新建伯王守仁巡撫江西有得其書跡者同
寮多欲論列公獨止之曰此間謀耳衆疑乃釋至是
釐正平濠功恣益惡人心自餘鋤強理枉與人誦之
甫五月而封君訃至矣凡命使懼憂例復命領公移
已亂其如後罪何尋有詔許人代領人以爲孝感服
闋行至贛州病作上疏乞歸詔報可遂家食七年庚
寅督還朝時汪鉞掌院恃權見公泄事判案不覺嘆
服事多咨訪然心寔忌公會大學士張孚敬方釐正

祀典請去先師王爵及減邊豆佾舞之數公大以爲
不可率同列抗疏極言之鉞使人止公曰疏上必得
重禍且三日卽當差往廣西矣公不聽上果震怒命
法司廷鞫鉞迎合孚敬欲置諸死刑部尚書許讚獨
不可會上怒稍解乃罷爲民公還朝僅六十日耳給
事中孫應奎管懷理皆論採上譙讓不行去國之日
士民爭識其面云家居杜門却掃奉太夫人菽水歡
如也會有詔起廢已請旨點用輒爲鄉人用事者所
沮九江通判林檣上言請復夫子王爵與御史貫官
請判化州而兩京科道及巡按薦章前後十餘上皆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主六
不果用銓部議守邊撫臣欲以食都御史起公又爲
同年當國者所沮可歎也夫

御史劉敬傳

劉敬字伯綱衡陽人正德丁丑進士授行人值武宗欲南幸敬杭疏留駕上震怒廷杖八十謫南國子助教世宗登極詔復行人尋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命巡南城屢建危言宦戚斂手繼按四川特禁中貴專擅復蘇氏侵田修鶴山圯院居父喪起復屢陳情終養繼母汪氏得請歸四十餘年母九十六歲而卒敬居家結茅清修公門屏跡爲當路所推重所著有奏議文集易經卦變童訓等刻存於家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七

江西道監察御史張君緯墓誌銘

王九思

君諱緯字文之咸陽人也其自稱曰渭涯子曾祖憲好義受義民爵祖讓隱居龍巖鄉人高其行稱龍巖處士云而龍巖之兄舉子亨精通尙書故君父斌從而受尙書爲學官弟子有名旣屢試不第卒業成均仕爲山西太平縣丞以君貴贈江西道監察御史母王氏贈孺人生四男子君其季也方六七歲失怙贈君撫之異於他子令從學許時勉舉子所時勉大奇之呼爲小友未幾隨侍太平令荀文瑞者予同榜進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七

士也君從而受學焉文瑞見其文輒擊指節歎賞而曰丞有子若是于是太平鄉太夫諸士咸敬重承求友其子惟恐或失也贈君旣見若是浩然棄歸以爲有子矣何丞之爲歸未幾乃不幸卒君一哭幾死自是愈益學問補學官弟子今遠菴楊公故都御史虎谷王應韶相繼督學關中皆奇君弘治辛酉中鄉試累舉進士不第其兄勸之仕不肯乃就城北僧舍誦習甚苦閱二十年而正德辛巳舉進士第明年嘉靖壬午擢拜江西道監察御史是時天子新卽位有以佛老進者君乃抗疏諫曰夫佛老者帝王之罪人

也。陛下深惟治道祖述帝王而左右儉人移奉佛老佛老進則帝王之道遠其勢不疎儒斥正不止矣。敬信佛老者不過曰將以徼福也不知禍福在天彼佛老者豈能竊以予人也。陛下聰明神武惑之固難書不云乎愼厥終惟其始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咎命茲當改元履正之時四方之觀聽萬民之瞻仰所由繫焉風聲流聞爲害至不細也。蓋愚民者易惑而難化設法禁制猶入于邪況從而導之乎又左右儉人朝夕窺伺此隙一開其勢漸盛臣恐天下事自此壞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當慎其微也。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七九

疏留中不報江南民鄧愈唐者逆彬用事時爲仇家誣執繫獄數年不決無辜死者若干人都御史以付君君立剖得其情在廷諸老多譽之者甲申巡視居庸諸關峻崖絕澗靡不經涉所至練武脩備發奸摘伏邊人頌焉大同有變君建議以爲恩浮于威無以示戒宜有震動以彰大討事下兵部集議多見采納比代有所舉劾鮮不核實乙酉奉命巡按遼東前此已抱病而是時遼東多事衆方冀其大有爲作君亦自奮欲往會病不果竟以是年某月某日卒京師舍中貧不能具棺殮其友谿田馬伯循武功楊用甫率

其嘗與游者棺殮歸其喪往弘治中予在翰林歸省君過訪予類眉疎秀玉立偉丈夫也其後罷歸聞君齋好馬伯循康德涵呂仲木之文見輒評曰此類先秦此類太史公亦濫及予予愧甚然以是知君不實宿舉業中必舉進士果然君風流輟藉不拘小節然自舉進士斬然自愛其志可知也乃又不幸死豈造物者靳秘不欲其掀揭簾揚于世邪是豈獨君之不幸也然其慕親敬兄之德居鄉之義交朋友之誠汲引後進之量亦無愧于古人矣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牛



張御史曰韜傳

徐觀瀾

張曰韜字席珍正德丁丑進士初授直隸常州府推官歲己卯郡守邑令入覲曰韜兼綰郡邑事會康陵南巡江彬以寵幸尾從止留京縱其黨客數十輩下潤州橫索民間勢張甚潤州守莫敢誰何常州人聞狀輒謀亡匿曰韜召父老並二三豪傑約之曰彬黨且至卽至若等卽並力與格又釋囚徒呼乞兒輩各具瓦石往投之部署已定而彬黨各累騎來父老與豪傑直逆之境上遮母得入叱之曰客何來者常州連歲災沴物力大絀無可啗爾曹郡中惟有一張推

藏微錄

卷之六十五

全一

持者勿詰而彬亦誠其黨母得再下郡國於時南中士大夫咸云此事微張君力扼此輩勢必以次下姑蘇跡諸巨郡何地不漁獵哉永陵登極曰韜以風裁異等徵入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入臺僅四月慷慨陳時政失得凡七疏最後抗論大禮廷杖幾絕鼻出朝門外猶以布裹臀肉強扶上馬歸質明臥地牀上復口具疏草進之云臣言狂諍乞黜免越三日卽卒永陵改元采都御史塗澤民監察御史王宗載疏光祿寺少卿七疏兵燹中俱失傳

藏微錄

卷之六十五

全一

浙江道御史洪齋劉公穎墓志 王 葵

公諱穎字時秀別號洪齋姓劉氏生有異質屹如成人七歲讀書過目成誦十歲能詩弱冠充邑庠弟子員年二十六中弘治辛酉鄉試登正德甲戌進士初授浙江衢州府開化縣尹公勤於政事儉於自養惠黎民如赤子開俗產女不育公禁諭而其俗大變開饑公舉救荒之策民咸賴以生邑舊無城公鼎築而藩垣固修緝圯學督勵諸生獎其尤異而誨其不及有德于諸生甚厚每出兒童遮道揖迎儼有竹馬之風公每晚必以晝所為焚香告天當道吳公石亭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八十三

之曰政聲歌于童謠清廉聞於庶士遂知名 當寧

正德十四年以召北行不取開一物行李蕭然尋擢南京浙江道御史時正德十六年辛巳也卽以父憂歸不肉食室居者三年嘉靖癸未服闋更授浙江道御史首奏大禮忤旨廷杖三十隨懇其忠直詔供前職知無不言疏薦賢才各當其人如御史宋公景湖廣僉憲方公豪河南督學洪公範皆一時端士莫不才亦與疏未奉勅清兩廣儲蓄而宿弊革繼命按廣西時田州岑氏搆亂公請兵督勦親冒矢石猛賊遁俘奉勅紀錄功罪惟明惟允賊平降勅獎勵賞銀三

十兩紵絲二表裏勅曰若非爾謀斷素定紀律嚴明安能有此復條陳撫恤瘡痍八事詔行之復命按貴州公寢疾乞南歸得賜允尋丁母憂治喪茹痛越二年庚寅公疾革語其子曰死生存命獨恨未報君父耳不及他事語畢終於正寢公生平清介好施故卒之日棺斂無措郡守星山周公中請于監察御史措銀一十六兩于是葬有資焉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八十四

御史馮恩傳

王世貞

馮御史之始成進士也以行人出勞兩廣大帥王文成公守仁文成公進公而語之道公不覺屈席已薦東脩爲弟子文成公亦器之每語人任重道遠其在馮生哉公以行人高第得御史分司留臺故事御史有所執訊甫具以移刑部曹郎俾爲獄不復更相關也公下所司必從曹錄獄牒以報諸曹郎噪其尚書謂御史屬吏我尚書以語公不爲動曰御史非欲屬吏公諸曹也欲因以知事首尾孰爲緩孰爲速孰爲可否體當如是耳尚書屈遂著爲甲令尋疏論留守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全五

魏公不當越江役諸衛卒語侵大司馬奪一月奉魏公憎不敢越江役衛卒矣已奉命巡上江故事還卒獲盜多寡爲殿最公嘆曰是必有孽盜以免殿者下令卒畫地而程之以不被盜爲上功獲多而核者次之民自是不虞盜誣指揮張紳挾汪御史大夫鉉而殺人公立訊寘之法汪大夫以上寵之故勢張甚諸大計覲吏時南諫臺母得先論摘候既畢事而始論摘其尤者部院更衷之公謂南諫臺論摘在先北在後皆所以詳核官邪司察漏網大夫欲自牧寄而奪耳目之任不可上疏力爭得如故事汪大夫愾而論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全六

能窺伺上旨沮折其屬又阿諛時相數更職守以自固公復上疏極論之時上方喜新貴人議建南北郊又欲令皇后出蠶北郊而撓其不合者著論以邪徒關之中外惴惴莫敢抗公獨上疏謂陛下必不忍以敢言之士爲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詆之耳今天下士風日敝以緘嘿爲老成以順吏爲平易以特立爲矯激有所建白咸指爲沽名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謫不唯父母妻子怨其不能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絕跡往來以避權臣之怒陛下尚猶以邪徒目之則唯有甘心立仗之馬暗口朝陽之鳳而已古者天子躬耕籍田以供粢盛后親桑蠶室以資黼黻文章未聞出郊而蠶也今士庶之家少習禮教者必以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爲美俗堂堂天朝四方取則焉可舍九重而遠出郊病是禮行後世有特書者曰后親蠶於郊視陛下當爲何如主也南北郊高皇帝未定制也分十年而合合百餘年而列聖繼之未有改也今陛下一旦改之行夏之時而顧復周之祭先地後天則尊卑之義不明分天分地則神明之志不通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毀中人之家守先業者尚知其不可而況陛下爲天地子爲宗

廟社稷主哉 陛下服歷大位九年於今矣以爲治耶亂耶安耶危耶太倉水衡供億不足那貸盡至三輔近畿關陝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草莖木葉亡子遺矣江省大水歲課不登爭流竄矣閩海叛卒至殺兩長官矣地震星孛產妖作異草木變怪禽獸爲孽置郵不絕書靈臺不絕奏 陛下了不之卹而沾沾焉以爲治安今日頒手詔明日降勅諭欲以追前王軼後世臣故知其不可也因勸上速停二議開言路且以堯舜之用元凱爲勉而唐宋之翰林甫安石爲戒俱報聞當公具草時分且得達而上寬之弗竟也公益感奮思報會彗星見遂極論注大夫爲腹心彗并及二相臣以爲召用者宜亟罷罷者宜棄勿用遂放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以某賢當簡用某不肖當斥其詞旨峭厲上恚甚馳緹騎逮之至京下詔獄苛究所主名榜掠瀕死者數四公執語不移遂移秋官獄論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斬而疑之或得從輕比上奪尚書王時中職侍郎聞淵歲俸郎以下逮謫有差公遂具論斬矣時汪大夫得驟遷太宰而王肅敏公廷相代爲大夫議以公所坐特毀譽失當與三尺不盡合疏請之不聽尋當論

蘇徵錄

卷之六十五

全七

報以例會審南關門汪太宰時執筆故今校卒持公轉膝面之公卽起立不跪太宰怒謂汝上書欲死我死旣下獄復欲爲厲鬼以死我死今不在我手耶公叱曰若安能死我耶卽重我不過磔若又安能磔我太宰益怒謂囚何敢叱大臣公曰大臣而無 君人得誅之何但叱爲太宰乃撫公獄中事謂以受人餉公笑曰如若言不過以義彙餽耳不至如若以還人市又受某某金而薦之開府太宰怒其推案下欲舉公公應之聲益厲王大夫好謂爲御史何絮爲祖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豈以而快心破祖宗法又

蘇徵錄

卷之六十五

全八

人而君爲之長當御史公下獄時公甫十三歲即伏闕上書白冤狀括髮短後衣楚楚長安街中見一要官舉過卽攀跪泣請其辭絕酸楚不忍聞皆掩耳促早者疾過之其又二載而君年十五矣會冬事追乃刺血書疏叩公車大略言臣父恩幼而失怙祖母吳含飴哺之以長成有今日不幸私憂過計欲爲陛下作一吠肝之犬而頓忘逆鱗之戒遽陷大辟塗炭都市竊念祖母吳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臣父今日死祖母當以今日死臣父明日死祖母以明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茫然一孤寧得不死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全九

監察御史馮恩傳

馮恩直隸華亭人由進士任監察御史嘉靖壬辰年彗星見東井恩疏論開部諸臣爲門庭心腹之讐乞

誅朋姦誤國者而尤指斥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鉉詔下錦衣獄榜掠數百痛絕而殞都督陸松灌以良藥乃得甦獄上移法曹柄事者媚鉉當恩大辟癸巳年秋會審闕下鉉例主其議操筆東面坐諸囚跪西面恩獨北面列校牽使西恩厲聲曰吾此膝跪朝廷耳豈爲鉉屈耶鉉怒推案詔曰汝屢疏欲殺我我今殺汝矣恩大呼曰聖明在上生殺皆天斷豈容權臣無忌憚至此反覆爭辯久之鉉攘臂跳跟若將下毆者恩復大呼曰諸公卿觀否耶汪鉉無君擅權我恨不能手刃以報上左都御史王廷相感額恩曰馮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九十一

御史母動氣祖宗百六十年來未有殺諫官者詎令今日有此又正色謂鉉曰汪先生宜爲國惜體如先生言是以私意殺人矣鉉愈怒遽書情真二字而起恩囊三木挺身出長安門士民聚觀者如堵噴噴言曰是御史若口若膝若膽若骨皆鐵也相與稱四鐵御史刻所與鉉爭辯語鬻之市四夷貢使爭購以歸時鉉猶必欲殺恩賴 肅皇帝仁聖特詔免行刑恩於是得不死繫獄三年長子行可年十四矣屢疏乞以身代母吳匍匐擊登聞鼓訟冤皆不報行可晝夜哭長安街攀訴諸貴人不忍見聞每望見輒疾驅避

之甲午冬行可刺臂血疏自縛詣闕乞死通政陳
經引以上請 肅皇帝之命法曹再議刑部尚書
聶賢左都御史王廷相誦恩罪在狂妄無死法而行
可乞代父情可矜詔免死戍雷州士大夫聞者咸舉
手相慶太史鄒守益羅洪先程文德題四德流芳卷
贈焉謂 君仁臣直母慈子孝也恩寓高要諸生多
從之遊著詠亦富丁酉釋歸 穆皇帝卽位奉遺詔
錄忠賢恩年已踰七十卽其家拜大理寺丞致仕卒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李

河南道監察御史北泉藍公田墓志銘

李開先

公諱田字玉甫號北泉原昌邑人遷即墨祖珍從元
世祖有功授武義將軍總領監軍後有千百戶漕運
把總防禦陰陽勸課教諭等官入我朝而尤盛曾祖
福盛祖銅俱累贈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曾祖
妣于王丘三氏祖妣于氏俱累贈太淑人父章號大
勞山翁成化甲辰進士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終南
京刑部右侍郎進階資善大夫母徐氏累封太淑人
以成化丁酉二月乙亥夢大星降于庭寤而生公見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李

者偉其貌聞者壯其聲聰穎不羣七歲善記誦能詩
對從資善公於京師福山孫內翰珪以長對難之不
待思索出語奇絕已又從寓婺源吳江陳中元吉
時猶未第因受學於其門聞教卽書紳難題不寤筆
計年不過十二三耳見者已許其爲國器學士程篁
墩敏政試以梅花賦授筆立就程乃嘆曰吾舉神童
日亦不能過此子南直隸督學司御史亮屢命陪諸
生糊名試之不一等第而試於山東沈提學鍾奇
其又以爲不類少年語或記誦稍作不可知三覆試
之始信而大喜批其卷云不期卽舉之鄉而產藍田

之玉由是名重齊魯隨薦鄉書年纔十六乃弘治壬子科也入太學不廢學規以其餘日從師於李西涯東陽楊遂菴一清楊石齋廷和取友於升菴慎劉松石天和張岐陵鳳翔不惟文筆縱橫而國體亦通達矣資善公以忤閹瑾繫獄謫判撫州又值宸濠之叛公周旋其間年方三十有二以憂勞鬚髮半白及瑾誅而濠平資善陞陝西僉事鬚髮復如故後資善以三品考滿例應廕子或嫡孫公乃讓於弟因既不私其身又不私其子每病場屋之文日趨浮靡當時所作之文高古藏鋒鋟不露圭角奮然以變時習爲己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九三

任因而不合於主司每一下第輒改一經久而五經俱過士子不得第者必以之借口才學如藍田馬理尚且空歸吾輩復何愧恨耶及馬公第而公猶脫落文乃俯就時格至嘉靖癸未乃得雋廷試二甲進士次年選授河南道監察御史適值大禮議起疏凡七上不合聖心又同羣臣伏闕痛哭下詔獄翊日廷杖幾殆呻吟枕席月餘始出而視事得時權要所上十二事多拂輿情公乃條論之以爲不可因其議禮是而事事皆是也給事中陳沆已陞僉事總內不欲外補乃阿附驟進一一大臣仍以舊銜叅劾白巖喬

家宰宇石潭汪宗伯俊各去位沆畱補左給事衆論不平公復上疏論救并以知縣刊列沆之不法事情曰辯冤者附入疏中下刑部尚書趙清溪鑑按其事悉實覆奏得如擬巡視西城望重如山事決如流不止游食躡足而豪貴亦潛踪矣乙酉巡按陝西資善先巡撫其地有平亂安民功德漢中固城金縣皆立生祠公取道瞻拜復修其舊政欸具邊務所當興革者十餘疏上皆可之至莊浪卒遇醜虜入寇指授方略虜乃宵遁追斬首級甚多西人謠曰一按一撫一子一父虜不犯邊民得安堵自負有爲地方方望其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九四

大有所爲豈意資善在家病逝計聞卽至境外候交代畢奔而抵家治喪致哀中禮執政欲爲沆報復無由乃窮索所上累疏巧詆中之將執下錦衣獄西橋劉太常銳及數相知多方解說止擬本省會勘廻奏爲民遂作可止軒於後圃游衍誦讀其中口談不及官事足跡不入公門縉紳有造其廬者懇請始一出見否則托疾辭之萊州劉英爲寧州守寄其囊篋人無知者赴任舉家沉於江公召其從弟還之封識如故歷下同年周秀居官清苦歿後家貧乃攜其子養而教之兩京臺諫山東撫按閩部大臣前後薦者二十餘疏竟不獲用止得恩詔冠帶間住而已

監察御史朱澍傳

柯維騏

朱澍字必東號損巖塘下人正德丙子鄉試第一嘉靖癸未登進士選授監察御史甫閱月遇昭聖皇太后壽辰有旨免朝賀澍上疏言皇太后親挈神器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日在監若免朝賀則無以慰母心而隆孝治澍蓋陰闢議禮者不考孝宗之說也同邑御史馬明衡亦上疏槩與澍同世宗震怒差官校梓二人至內廷命中貴詰以免賀乃皇太后意如何輒敢訕上遂俱下詔獄既而鎮撫司請旨世宗召輔臣蔣冕曰此曹以不孝誣朕法當反坐論死冕膝行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九十五

泣護曰澍等愚昧固可罪然中心寔匪他陛下方隆堯舜之治不可有殺諫臣名世宗怒稍霽曰饒死充軍冕又泣乞末減乃定各為民澍抵家以奉親為娛與人交不欺或為人所欺不之校處鄉里未嘗虐視一人咸稱為長者公府絕無私干至於民間利病則不肯默默雖與有司迕弗顧如里甲協辦當者率破產澍貽書同年按察使周延極言其弊友人叅政王鳳靈與周善亦助之言周力贊御史起應祥務華協辦名目屬叅議府同知吳元璧會計歲費幾何徵銀在官不涉於民刻籍為定規省不啻十餘至全賴之家居三十年巡按累薦不報制與明衡出處雖同然制家貧尤難堪所著文詞無窮仁恕尤語其養深矣卒年六十七

御史雷應龍傳

雷應龍字孟升雲南蒙化人進士任御史嘉靖五年來督兩淮鹽課君性峭直不喜曲媚見義勇為不顧利害其禁私鹽先束官捕之倚法為奸者及議掣鹽深恩博訪慎重周密必求所以利于官而亦不病乎商不輕差官縱掣以開弊門雖未大見施行而人以探知其為國持法一念忠懇為有餘也會郡邑諸生請禁淫祠君即下令首撤五司徒廟銅像建祀胡安定先生于甲改東嶽廟用演習文廟祭樂廢天妃宮增築鈔關公署及毀州縣淫祠無數械治廟祀僧道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九十六

久擅左道惑衆饗利者悉抵于罰士論稱快後君以勤政積憂疽發于背歿于揚之察院屬續前一日召屬官遺語于家其語大抵述已平生力學起家居官守法之事欲其子孫知之未幾郡官迎五司徒像復諸舊廟御史金堂李君佶繼君巡鹽新鄭王君鼎亦來巡按更追君志而嚴正之碎五銅像補鑄兩學文廟祭器又榜五司徒不當祀之義以覺民警俗夫以雷君持法嚴毅如是而其崇正黜邪一念耿耿至死不亂僚友聞風興起卒彰君志俱不愧一時良風哉

浙江道監察御史浦先生鉉墓志銘

藍田

浦先生爲御史者一年母太孺人表氏思鄉乃上疏請假扶侍歸旣還朝思太孺人不置復上疏請終養者七年後還朝掌河南道事河南者司考察與考功司等時當六年京察先生黜貪墨屏邪佞不少牽連以是忤于柄臣乃毀言先生與考功郎中夜飲共謀罷官閒住者七年兩京給事御史巡按御史先後交章論薦曰浦某者名御史也吏部乃請召還朝旣而巡按陝西初御史楊爵以劾嗣國公郭助太學士夏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七

言緊秘獄者年餘矣先生上疏論救忤旨命錦衣官校來傳逮捕之旣至關中宣駕帖先生拜伏曰臣罪當誅乃褫冠裳徹縵于項桎梏于手足檻于車中晝夜疾驅者三千餘里至都下而先生已病矣屬錦衣鎮撫司訊之拘執束縛掠甚嚴奏獻甫上復命訊之加榜掠先生不勝痛以嘉靖壬寅正月六日卒於獄中先生之子珠扶柩至其家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北原襄經走五百里至大勞山中泣謂某曰先君子與先生同在臺端敢以墓銘請某昔以言事兩緊秘獄榜掠幾死者屢矣幸而生還痛定思痛豈必

銘耶然又不忍不銘乃按許宗元氏所撰狀志之先生諱鉉字汝器故蘇州之嘉定人先世從戎于登州衛遂占籍焉父諱政世具隱德輸粟救荒授七品散官復贈湖廣道監察御史先生以成化壬寅某月某日生正德丁卯舉于鄉薦丁丑進士補洪河知縣北虜入寇先生率民兵禦之虜失利遁去其爲政師法兩漢循吏民翕然畏服嘉靖癸未擢湖廣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惡少屏跡豪猾不敢犯廷議大禮奪俸者半載時尙書林俊陶琰徵入而復去太監秦文旣出而復入先生上疏曰非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保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九

泰之道也武定郭某之姦貪播于海內請罷其兵權復奪俸者三月又言恤災防虜罷織三事乙酉巡視居庸等三關言邊務六事時政六事庚子復浙江道監察御史監北畿鄉試甫畢卽西巡值旱荒之餘地震星隕所上四十餘疏皆軍國大計總制都御史楊守禮薦之曰若浦巡按某者關中數十年所未見也請破常格用之蓋未幾而罹于禍在開元中御史周子諒以諫死墀下柳宗元書其墓碣曰有唐貞臣浦先生之大節與周氏等銘墓之文當屬如柳州者而屬之於某汗顏多矣銘曰太山喬松摧于雷風

莫下鍾今有吳莫邪闕于泥沙亦露光華今鬱鬱北
原海市吐吞貞臣墓門今結爲卿雲凝爲瑤琨爰寓
忠魂兮後千百春垂裕仍孫銘詞尙存兮

浦御史傳

楊爵

浦御史鉉字汝器號竹塘山東文登縣人正德丁丑
進士授山西洪洞縣知縣擢監察御史以親老乞終
養服闋復御史職值六年考核京官鉉以職當與聞
其事有論鉉專擅考核而不與衆共者於是鉉與監
察御史張祿同考功司郎中俞胤緒皆得冠帶間住
是時爵亦病請御史職家居嘉靖己亥上以吏部薦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九

鉉才不可廢與爵同詔起用授浙江道監察御史次
年冬奉命巡按陝西過歷州郡遠涉邊疆激揚伸理
務正直平易又集其政務之大總成一書以見其施
爲緩急之序名曰全陝政要集辛丑年春爵以言得
罪下錦衣獄濱于死者屢矣戶部主事周公天佐疏
救之死於獄中鉉自陝復上疏申救謂天下之治亂
係言路之開閉言路開則忠言讜論得以上達而化
理成言路閉則奸諛邪佞得以下恣而治道隳比河
南道監察御史楊爵以言得罪下獄既久懲創必深
臣願陛下廣天地之量開日月之明將爵特賜釋

放寬諸朝著之列使布靖共之才爵必能進思進忠

退思補過上不負明時下不負所學庶幾廣納諫之

門作敢言之氣言路開而太平之盛治可臻矣疏奏

有旨御史浦鉉着錦衣衛差官校械提來京下鎮撫

司獄擬以不當救爵之罪詔答一百與爵同梏鎖七

日而死鉉初在陝被徵秦民間之如失父母行之日

遠近奔送扶老攜幼滿其車至車不能行所過州縣

民皆先期相約候於道左每止舍處常萬餘人皆號

哭祝頌曰願使君復到秦地以活我百姓檻車過

陰鉉登樓望獄題詩其上有多難來遊懷抱存晚雲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一

孤鶴散塵襟之句出秦境父老送者遮道號泣不忍
遽別鉉以詩慰之有滄溟釣石間相待收拾絲綸坐
水邊之句當時差往官校既歸皆能道其事大當顛
沛危迫之際應語從容不撓可以想見其習次矣
鉉爲人磊落光明與人交有懷必吐其誠施焉
闊大略無瑣細計刻之態故德善所及民輒感悅初
下獄與爵別處一室同垣數步間未得相見一校卒
事鉉頗愜爵朝呼之以問起居因脫二紲以贈校者
既笞後始得同處爵之剛忿粗惡不自斂戢見守者
或不遜卽不能堪鉉語之曰處此大難中必學古人

內文明而外柔順何必與較時有間使來獄中以伺
鉉起居其人遇鉉甚謹且開懷相與鉉感其誠口占
七言律以贈之傷瘡甚慘草苦木板之上流血成池
見者不忍正視獄卒輩亦有泣下者鉉氣象毅然略
無嗟嗟卑下語嗚呼可謂難矣十二月十四日下獄
中三十日蒙筭踰年正月初六日子時卒臨歿顧爵
諱諱訣別雖語氣漸微猶強呼之大抵多慷慨慰喻
之詞謂爵展轉困迫之狀皆人不可堪其死在旦暮
未可知也何痛我之深也嗚呼可痛哉可痛哉死之
明年御史管子學來獄中子學嘗爲洪洞縣知縣言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章

前治洪洞者惟浦公政事獨優益民到今懷思焉其
庚子歲秋爵被詔北上取道於山西榆次周春坊汝
威者晉陽之豪傑也爲御史時嘗巡按山東時謝病
家食爵過謁之因訪以齊魯人才汝威首以鉉爲對
且言今已起用矣比爵至京鉉至已奉命監順天府
鄉試矣事畢後得與同官數月今則親見其死而哭
其屍於獄中焉嗚呼鉉既死而爵之罪愈益重矣顧
爵庸愚不肖豈足輕重使烈夫志士相繼而死今而
後雖以刀鋸鼎鑊正爵之罪然仁賢之禍世道之損
已無及矣蓋至此而爵之罪始不可以輕宥矣古人

有言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
又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蓋爲人子而不能孝則爲
人臣而能以忠自樹者未之有也鉉以親老卽不仕
言者已死而又敢言此又可以見其操履之大要矣
危難窘迫之際處之裕如百鍊之剛至死不回庶幾
乎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者矣卽其志趨才猷始
終節槩振奮炳朗益卓卓乎爲當世之奇英而不可
議者矣惜其以枚爵之故而卽至殺身也

監察御史鄭公墓志

陸深

嗚呼思齋歿且十載矣始克葬而予始克誌之於人世何如也嘉靖癸卯冬鄭生開自莆陽走海上再致遺命復奉王大參應時狀并以某方伯鳴玉書來速銘二公端人也予發書而泣嗚呼悲夫士君子履正修學當聖人御極率以爲之時而又有能爲之具顧其所出才十一爾而遠齋志以逝能不悲乎按狀思齋名洛書字啓範姓鄭氏鄭出南湖唐大府卿露倡道于莆四傳至刺史肇徙楓嶺生倉曹楨楨生靜邊都統帥瑄析居待賢里之桃源至元泉南提舉朝

歲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一

曼山

歲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一

曼山

甘泉器之時王改齋宜學舒梓溪園裳內翰請居亟稱之不置庚辰赴銓授上海知縣上海東南劇縣也素稱難治思齋治之以慈惠若有神明然每事事抵日昃則垂簾屏坐鼓琴誦詩以自適或退而引諸生論經史月徵季考時其勤惰而激勸之嘗曰爲學不以聖賢爲邦不以仁讓非士也士多成美才海故健訟庭下常數百人詞入悉受而遣之聽自息有不息徐爲數語折之即皆引伏又曰民之爭禮之廢也乃計家爲里里有長計里爲鄉鄉有老還高年有行者充之朔望則里老率其鄉人子弟行揖遜禮講書歌詩錄善紀惡海多火葬又曰此非民之罪也今之不德也爲立義塚明表樹定禁約以示之習尚浮靡六禮過制且婚無載書易速于訟爲之詳品節定書式令社學師掌行之遂建社學九十六區隨學建倉爲之約正司馬準常平之法適歲太歉倉日不給乃大發賑之時饑民相攜來歸者萬計爲之別以都里列以交衢諭以旌旗散以僚吏金穀封裏坐衆而印之授受以手焉論次鄉賢名宦修葺社稷壇壝更定邑志海賦久弊始議以三鄉田爲三則稱土而均按咸是之奏上而未果行其說猶存嘗於履端謁郡

歸泊海口有沉屍壓以石磨忽見之嘆曰此必客死故莫余告也遣人偵之近村民家有石磨失其牡執來相照合一訊卽伏果江西賣卜人歲晏將歸房土利其財而殺之又一夕舟行見焚屍者詰之曰吾嫂也姑隨俗爾數日有告母死無歸者因憶向日道見大而不哀豈其人耶因逮來集諸隣保訊之衆云此家無喪亦無嫂乃告者之母莫行被殺而奪其首被發其家藏首一一具在有懷金渡海者舟人沉之其家不知也旬日告發乃盡呼舟人其一已移之他渡卽令解其首帕密遺示其妻問金妻果以金至囚乃

獻錄

卷之六十五

一百五

曼山館

諸如此皆麗法抵罪無拘吏文邑人稱快又罷勾禁賭博毀淫祠木節義以獎人倫懸鍾磬以達幽隱當道才之以卓異交薦乙酉春召爲河南道試監察御史巡視京倉九月實授巡按通州丁亥九月選推提督南直隸學校計立臺之日僅三十三月而章凡四十一上其論治心修身之道者五事勸上廣仁恩以惠京師者十事救災求言復上十事皆剴切語多不載至論逸欲之戒有曰陛下觀於御馬可以求御民之道觀於使舟可以求使民之道効費少師張唐事之交惡有曰失近臣守和之義乖明時雍穆之

風二臣宜罷論調停器使之說有曰過爲區別則才能何以自容每事紛更則法令何以專一開大臣薦舉之門者將移威福之漸破條例資格之常者必啓奔競之路悉荷上采納其薦達臣工也如大學士楊公一清兵部尚書王公守仁彭公澤吏部尚書羅公欽順吏部尚書楊公旦戶部侍郎邵公寶國子祭酒魯公鐸大學士謝公選尚書林公俊孫公交纒纒非一其救解過誤也如總兵馬永之革任御史魏有本之調外給事中楊言之下獄鄭九萬之瀕死郎中葉應聰之就逮主事繆宗周唐樞之之編管皆一代之

獻錄

卷之六十五

一百六

曼山館

偉人名士士論體之既奉 敕陛辭而南過徐聞近菴公計兼程歸治喪如禮壬辰終制赴闕補浙江道兼理廣西江西諸道名日起而忌者日亦衆時方京察會有互相糾劾之命給事中有失官者訐奏上特旨報罷而思齋歸矣道吳舊治士民相攜徒步送百里號泣攀挽者載路旣歸甫以明年甲午閏二月卒于家年三十九耳遠近莫不痛悼之思齋以氣節自負所與交游必海內賢豪士非其人雖貴顯不顧也好辯有口明習當世之故廣庭羣議善批屈人卒亦以是自屈云深昔在正德丁丑春試有享於禮闈與

二僚友相約期得名世士思齋經房爲介谿嚴公
子亦批其文爲擅場之作以呈兩主考戒斬斬公東
江顧公共嘆得之晚不及梓文爲惜會出令上海深
時居先詹事公憂目睹三年之治咸覈而思齋謬以
子爲知己故予志海事獨詳以此思齋文翰精麗所
著思齋集若干卷藏于家

鄭御史傳

徐觀瀾

鄭洛書字啓範少穎悟絕倫稍長卽希志古文詞年
二十二登丁丑進士以請急歸省時父祥官電白學
諭署邑篆會有兵興幾不免洛書單車入粵得脫父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二頁

阨扶侍歸已而授上海令上海東南劇邑洛書年少
初若憤憤不辨案數事劃然心開傳其獄獄事卽趙
廣漢黃霸輩不能過也召入爲河南道御史立臺僅
三十三月而章凡四十七上費內閣與張詹事交惡
也洛書疏論之云內閣爲天子公孤詹事青宮上秋
羣臣中卽有才行異等非由翰林者不待與 陛下
春秋鼎盛 皇太子誕生有期而兩臣以微郤各特
長短久不下勢必多引門生故吏陰相彈射而朋黨
之禍起矣此其憂在社稷非獨文臣不調足患已也
宜下明詔詰責罷黜爲百寮戒 天子內是洛書言

乃重棄耆舊疏竟報聞又會有李福達妖賊獄起
天子以三臺論報不實詔欲坐端門臨問于時大司
寇以下凡有事于斯獄者並械繫以聽言官悚息卷
舌自保洛書復上疏力爭之云主逸臣勞天道也禮
刑不上大夫今 陛下操獨斷之威法行貴近如此
則張釋之不得持罰金棄市罪抗辨於文帝前而田
蚡灌將軍事當時又何必令東朝雜問之宜下公卿
博議疏入 天子謂洛書數喜生事今復以狂言蔽
主尊臣大不敬內閣楊一清爲長跪叩首請得赦罪
他如上逸欲之戒罷調停之議皆剴切語多不載久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二頁

之以學行推爲南直隸督學使者奉命抵徐沛遂以
電白公計歸服闋入補浙江道兼綰江西廣西諸道
事洛書頗傲睨意不可一世人而側目者相與傾之
去會京察期有科道互糾新例而給事中饒秀失職
怨望疑洛書中之適撫他狀誹奏部院莫解其辭方
擬量調而特旨從中罷矣蓋柄國者陰有以嗾之也
洛書因邑邑失意歸歸道吳上海士庶走迓出餞者
數百人再歲卽以病卒吳人復具賻誌詞赴吊者
又數百人卒後三十年郡城陷洛書之子開往依上
海上海士庶相與環泣曰此故孫叔敖兒也通倡義

今置田百畝在故邑所令間歲一至收入以奉蒸
昔史漢循吏傳好采奇事奇易有此哉先嘉靖戊子
按史聶報持斧召威稜行部抵郡適洛書以宅憂在
里諸所傳擊里人疑其意授然不聞有報復之私云
豹與洛書同年進士又令華亭齊名並從王守仁論
學最稱莫逆第洛書以高才口辯不能浮沉自晦卒
時年才三十九而豹以善仕遇合位至大司馬多壽
考適交驩分宜竟以不安引去人固不可以無年又
不願有期頤之壽如此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七首

御史劉先生陽傳

王時槐

三五劉先生陽字一舒安福縣人自其兒時端重若
成人恥私食食必廣坐年十三請焚先世積券弱冠
從彭石屋劉海源兩先生受學兩先生深器之陽明
王公撫虔時先生亟慕一見其人稟學焉而梅源先
生故是王公弟子問示之語錄則益嚮往遂專如虔
除夕泊舟野水風雪霏霏齒牙下上指麻木不得履
信先生顧津津然喜也旦日見王公稱弟子王公聽
其修幹疎眉飄飄然世外之態顧謂諸生曰此子常
享清福已又謂先生曰若能甘至貧至賤者斯可爲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七首
聖人先生晚受教自是日兩謁見退則與冀君元章
等互相稽切越數月辭還先是督學使者與王公持
論不合則發策詆之先生明正學以爲言衆皆謂先
生且殿而先生竟首選嘉靖四年舉鄉試任碭山知
縣碭山盜警無虛日先生捕其魁桀格殺之奸民和
顧警懼不敢動於是表孝子閭祭節婦墓百廢具興
民俗丕變邑苦河患先生齋沐七日率父老子弟精
禱遂自疏者二十七里待僚佐有恩意煦煦然昆弟
也而僚佐亦以昆弟視先生先生視身如寒士時人
覲表俸金以行不煩民一楮居碭山四年九被薦

徐志稱先生有介操臨民愷悌尤尙理學政暇則引
四民訓諭之無賢愚皆獲其益蓋實錄云既召去士
民遮道哭聲震野爲初仁政祠去思碑入拜福建道
御史則侃侃持風裁世宗時改建萬壽宮爲永禧仙
宮百官表賀諸御史推先生先生毅然曰此當諫不
當賀已而廷臣有密促賀表者以矢威臣測衆洶洶
歸過先生先生曰卽有譴請自當之不以累諸君已
而迄無患故事部院接疏中官持疏南面先生謂同
官曰疏在中官手北面可爾旣授疏猶侈然當尊謂
朝廷何竟東向揖中官中官雖甚恚然迄不敢出一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百上

語官舍蕭然禪室日恒蔬食或諷先生泰儉先生曰
不聞青菜侍郎長齋御史乎居頃之以病乞休執親
喪墓棲者三年哀吟嗚悲感行路旣除服被召尋陪
點光祿少卿竟辭不起而惟日與色士人談學不倦
嘗會復真羣公夜講罷門弟子就先生遮牀跌坐退
若有得也氣清明癯然海鶴嘗登泰山絕頂遊衡嶽
夜半坐祝融峯被羊裘觀海日超然遠覽薄視色界
一切晚闢雲霞之館於三峯翠微坐半雲洞天與諸
同志講道飲泉茹蔬悠然無之發爲詩文自成一家
言皆根極理道關切人倫與人言依於踐履嘗曰

堯舜之孝弟而無稱於鄉黨小溫公之誠實而不踐
其然諾言獨言幽乃無忌於可指可視言著言察乃
未及乎行之習之蓋深中學者之隱衷云至其所以
深造而獨得之者則猶不容以易窺矣先生每語人
曰孔子之學率十年一進藉令其壽加乎七十又當
有進於從心所欲不逾矩者卽是語推之先生所以
孜孜不懈者蓋向有涯也先生天性溫良馴雅自
少至老不能害物與人交仁經義緯人人以先生親
已其言優游有餘味能使聽者不逆於耳尤諸達事
體善爲鄉人排紛批難爭曲直者多不之有司而之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百上

先生之廬間有背先生指結訟者有司曲直之一如
先生言人以是愈益歸服沒之日哭于其庭者以千
數相與祠祀之至今不絕

貴州道監察御史松崖郭公弼墓表

羅洪先

嘉靖初今上厲精圖治日親覽斷羣臣自揀過不暇
罔敢忤旨壬辰慧見有詔求言者日數起多汎不
切安福松崖郭公弼爲貴州道監察御史極論營造
採珠爲害力請停勒中外方甚危之會上令所司議
行罷諸司人人惕公遂激怒將嬰重禍左右乞貸不
聽有被杖死者久之怒解猶削籍去公自是名滿朝
野然是後莫敢有言採造者矣公長身疎髯雅重簡
朴望之若甚儒緩而中不可奪始入院受知都御史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五

李公承勛會天下諸臣入覲俾考黜陟實越常敘至
監內庫按貴州刑弊發奸戢戎平亂京師嘗起大獄
或逮貴戚黨援強衆據法行遣一不他徇其清稅與
邊務諸疏慮遠辭直素持風裁不獨能言採造然李
之知公則自江陵始也公初以進士知江陵處衝疲
節浮省煩周防豫禁民尚弗順慨然曰是猶恃法吾
之誠固未盡乎乃益盡心於民思委曲導化之不敢
施一切以必其速就已而梗令怙惡如下五庄諸姓
及陳銳父子去暴即良政益明信於是捕盜盜平發
粟賑災異境來歸惠及襄鄒藩封素恣橫至是厘市

夫庸州蕩稅科無敢逸法嘗行水火不敢堤行火祝
天火不及鄰咸歌異感課民藝植鄉督以長桑棗徧
野歲不病乏四年內召遮留不得共立生祠沙市中
江陵嘉魚接境李爲名臣其知公任之益有以也既
解職歸絕跡有司不復與外事舊從王陽明先生遊
聞良知之說旣以自淑淑人且試之政比移居邑城
數數與祭酒東廓鄒公輩往來青原復古相資切劘
而以禮教家以儉約下以義倡族人而割之田若饑
渴在已不但已雖當道薦剡屢入甘以廢棄自安殊
無改也始公將舉鄉試同舍生王國卿染痢頗劇人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五

故多避公犯蒸穢朝夕摩撫旣不抹復傾囊紀其喪
而入試夜拾友人伍箕遺卷橋下亟訪歸之是年遂
與同舉夫歸卷出倉卒人或能之若處王生利害至
切人情所甚難者是時未聞良知之說其所立已如
此豈非資之近道者乎公家居二十四年而卒卒之
年爲丙辰壽七十有六旣卒安福以鄉賢祀江陵復
舉名宦而沙市之祠報祀益虔

監察御史贈太常少卿曾公紳傳

曾御史紳字習之泰和人自祖父時家鳳陽霍丘縣嘉靖中登進士授南刑部主事又三年改河南道監察御史竟以劾冢宰汪鉉死杖下其初入刑曹也有冤獄連百人囚繫四年莫爲辯者公訊得其情止六人擬遣餘皆獲釋疏上竟如擬爲御史出綜馭政清理運河有功賜金帛時大臣專柄言路扼塞公疏罷尙書劉龍誦賢侍郎陳璋甘爲霖大卿王綬洗光都御史趙載由是直聲震朝廷已而大宰汪鉉不職給事中海陽薛宗鑑首言之鉉上疏肆辯繼臺諫文章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百五

論劾鉉辯益力公方臥病邸中憤然具疏其略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臣觀鉉詆辯一疏有人臣所不敢言不當言鉉掩主上之美附宰執之權庇七人之奸塞言官之路乃敢肆言至此欺罔專權無人臣之禮乞早正其罪以保治安疏上竟視鉉職而下公并宗鑑錦衣獄獄中自敘生平大槩多忠孝語略微纖芥怨悔之意獄成與宗鑑同杖於午門中使奔呼播踊公神色不渝第曰臣言得行臣罪當誅杖已越日而楚公神采英毅好善若渴嫉惡如讐嘗曰丈夫磊落顧巾安能脂韋俗流作沮飽計耶父兄早世嫁諸

妹成諸姪先產悉推與之周族貧乏不植私藏國有大事寢食弗寧蓋天性然也隆慶元年贈太常少卿遣官致祭蔭其子綬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百六

監察御史見吾陳公讓傳

張元忬

自淳熙朱子倡道於閩中一時及門高弟砥行植節者滿郡邑故閩中之學在有宋孝寧之世爲最盛追明興以來朱子之書布四方家傳而人誦之然特習其說以獵取科第影剽竊而朱子之宗旨轉晦夫自蔡虛齋陳紫峯兩先生相繼出乃始一洗俗儒之陋習獨採朱子之精微而閩中之學在皇明正嘉之間又最盛見吾公益紫峯之從弟自少卽稟學焉盡得其衣鉢之傳而統承於虛齋者也然當兩先生時王陽明子方講致良知之學獨異於朱子世之爲兩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五

先生之學者泥於舊聞相率而排之公旣尊信兩先生而亦無疑於陽明之說嘗與人論學有云陽明先生懼人謂格物只是窮理窮理只是讀書故以格物爲主于行懼人以致知爲致聞見之知故加一良字於知之上非良知不足以言知非格物不足以言致良知又云陽明之學入頭處在格物要妙處在慎獨獨者獨知也獨只是良知慎獨卽是致良知此學初無凡異不知世人緣何而異之又云宋儒之學萬分之中不無一失陽明發明其所未至將以爲宋儒之忠臣益友而非欲拾彼之短以形己之長也今講陽

明之學者輒掇拾宋儒之短以爲口實語養德之學則爲薄德語講學之事則無益於學而徒使陽明得罪於先儒可爲深戒由是推之公於宋王二子之學蓋皆超然自得而非徒依傍口耳私開戶牖者使論學者人人如公則二子之說不惟不相悖而實相濟矣尙何辨論之紛紛哉公姓陳名讓字原禮少穎異不羣爲文奇崛道勁不爲陷襲語嘉靖辛卯舉閩省第一尋登進士授紹興府推聽獄稱平暇則進諸生校藝講學士彬彬興起天真祠之置圭田三江閘之捍海患公區畫贊襄之力爲多徵拜監察御史遇事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五

敢言無所諱避肅皇帝旣嗣大統迎興獻太后入仁壽張太后仍以藩妃禮遇之兩宮以是有郤巨俠劉東山者睥睨兩宮間將以奇論取富貴乃令其黨構誣張鶴齡兄弟有逆謀左道呪詛詞連宮禁逮繫無辜數十百人都城騷動諸司不敢出一語公方視事東城遂捕東山下獄究其罪東山度不可脫益令其黨告變且誣公爲張氏羽翼併下公獄公從獄中上疏謂陛下有帝堯九族旣睦之德而東山乃敢對陛下倡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克諧底豫之孝而東山乃敢對陛下公言慕秦遷母

之事宜亟正典刑以安宗社上覽疏意稍解會西曹
鞠東山所奏悉無驗併其黨坐欺謾伏誅公得還職
京師宴如當是時微公仁壽宮危人心搖矣已而
興獻太后登遐廷議遷興獻帝合葬天壽公以藩王
不宜入祔皇陵乃偕堪輿家爲言顯陵氣脉不可
洩又重於勞民請以袞帔交葬便上初覽奏怒甚
投疏於地少頃復取視曰此言亦是於是遂定不遷
之議而執政從旁擠公竟賜罷然公身雖退而言則
已行矣公在臺中二年疏屢上皆侃侃大計獨此二
事尤人所不敢爲不敢言者咸謂公有社稷之功焉
既退休里中曰夕靜坐讀書孜孜學問口不談當世
事惟地方利病所關輒不惜齒頰盡爲上官陳說
爲人剛方廉介見者悚憚然與之久處談論慷慨真
意溢出人益信慕之上自承天還猶問公姓名臺
使者至閭輒以公薦於朝而執政終忌之置不用家
居十五年而卒隆慶改元錄先朝諫者贈公光祿少
卿所著有見吾文集二十卷邵武府志若干卷行于
世夫公始終出處大致如此世之知公者徒謂公爲
廉吏爲直臣爲博雅之儒爲剛介之士而不知公之
學其所見者定其所造者深其所養者粹蓋真有以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夏山館

紹紫峯之家傳振閭中之末響凡其平生所表見凜
然偉然者皆其學之緒餘而非襲取于外也公歿未
幾子孫無以具饘粥子往嘗見其子於溧陽程祠不
完子甚憐之頃者走三千里外來謁子請爲公傳且
曰吾父之事行誌若狀旣備矣惟學術所統承未布
發其微者是以竊有請也嗚呼某之志若此亦可謂
知所重矣故予傳公特詳其學之所自以附於誌狀
之後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夏山館

四川道御史侯公度傳

實錄

侯度字憲甫東阿人舉嘉靖壬辰進士出爲淮安府推官江都富室殺人倚憑權貴久不成獄侯度廉得其實竟置諸法泗州民有被誣爲盜者數人吏知其冤皆以避嫌不肯爲解度得其枉狀立論出之選四川道監察御史出按山西前御史王汝楫劾按察使曹嘉嘉憑內援亦奏御史下吏治後御史畏嘉悍戾皆不敢竟度至師杖爰書訊之立劾罷嘉起汝楫士論快之報命還掌本道遇事勇敢不畏疆禦長安富民蔣氏藍氏以貲雄都邑倚中貴入爲援自占工部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五十一

僦人所乾沒縣官金錢動至億萬御史臺忌其請托八年不問至度乃正其罪謫戍邊廷中諸公皆爲言竟弗止都人凜凜憚之復出按河南坐湖廣貢使遇盜於境逮下吏治杖之闕下行至良鄉創甚卒年四十有四度爲吏廉死無以殮諸御史推金葬之

鄭御史芸傳

黃錄

鄭芸字士馨初城東人唐太府卿露之後五世祖有初徙大坂芸登嘉靖乙未進士拜松陽縣精敏有聲部使者疏其才移上虞有游沙河通商船甦置傳復上妃白馬夏蓋三湖卽以湖歲入魚蝦錢倡築上虞城後十五年倭夷寇浙東獨上虞以有城免鋒鏑民追慕祀之由上虞察廉遷監察御史疏議漕務請定大官品物及奉常牲直繼持節居庸疏脩外堡防閑道并上三邊圖序得俞旨當是時分宜相嚴嵩及子世蕃初結寵近侍芸語御陳策伊敏生曰此亂之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五十一

孽不早鋤之蔓難圖也乃竝疏嵩怙寵不道上怒奪三人一秩示薄譴而分宜相從此已忡忡甘心此三人矣御史葉經者先亦攻嵩會經按山東監秋試上貢貢士籍嵩摘其文字誣爲訕謗坐經死遂以芸代經芸慷慨攬轡至則激揚風采諸所禍適聽之是時嵩父子固愾礪然尚畏朝廷且偵芸居東無卻卽欲急投種未有地也芸得代有銜命南粵取道省覲卒于家歿之日囊無餘金余棧不給御史趙應鼎捐廩賻之且屬郡視其後

御史葉經傳

楊爵

葉叔明名經字叔明號東園浙江上虞縣人登嘉靖壬辰進士授直隸常州府推官擢監察御史按北關一年以能持憲體得回道管事癸卯年夏奉命巡按山東是年鄉試叔明為監臨官發策以邊寇侵侮禦應夫當中國疲敝事當安集以試士其策詞略曰禦虜之道不可倖彼之不來而在嚴吾守備之足恃今茲醜虜厭飽而去非有挫折安知懲創正宜謹復墮之虞圖苞桑之固庶幾有備無患可為長久之策苟偷一時之安而不先為不可勝之計萬一黠虜復來

獻徵事

卷之五

因我無備以大肆其猖獗之勢則將來之患可為寒心其言財竭民困之故則曰成賦中邦舳舻飛輓有兌運之輪歲辦軍需用供武庫有常征之賦羽檄遐馳中原騷動有棄堡之役行伍不實額外旁搜有壯丁之選隣封策應老師置財有臨洛之行採木羣方轉轍直達有河上之運王事期程急於星火郡縣追呼雞犬亦為之驚矣又欲停土木之功緩催科之政慎爵賞之施祛冗濫之弊為今日救恤之計故事凡試錄所載文字謂之程文或筆削中式舉人所為者亦多主事者自為之或言山東試錄皆叔明手自更

定亦未知是否錄上以策問內含譏訕下禮部議其罪而又摘其錄中議論所及如言繼體之君德非至盛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不能任人等語皆指為謗毀貼註以聞械繫下獄擬叔明大肆譏謗無忠敬心詔於午門外笞八十發原籍為民卒於道其提調監試考試官十有三人以不能校正皆下獄初山東試錄將獻考試官有言錄中文字論及時事者稍宜刪改否則禍出不測叔明不聽卒以此得罪先先是辛丑年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詔下錦衣獄以負罪深重一時同處者多戒心惟叔明屢有通問得

獻徵事

卷之五

不以得其通問為可幸而以叔明敢於通問為人所難也至是叔明以山東事來獄中相見甚歡是時奉和劉子煥吾工部員外郎也太平周子順之吏科給事中皆叔明舊交而先叔明以言下獄邂逅間敘平生以勞苦之狀而各禁不言得罪事又先以事逮獄者章生夕與叔明同居爵使以間處問叔明以山東事叔明言職在監臨宜自當其辜又問胥中如何若不知有所謂恐懼者俄有命下叔明罪當管與三子者相謂曰葉子心志定咎雖多不死嗚呼今乃死矣使叔明聽其考試官所言於文字議論間

就豈其得罪之深而至於死乎然叔明不憚殺身之慘禍而憚爲諛言以欺君上則叔明平生之所尚亦可以槩見矣人孰不死同一死也而有輕於鴻毛者有重於丘山者人言叔明非以異事死而以修辭立誠直吐所見不自顧忌而至於死也嗚呼其所係亦甚重矣世之儉夫壬入習爲乾沒媚悅之計於利害所關則搖首閉目禁於出一言以相正甚至迂曲隱避譁張爲幻以上欺君父下欺此心者往往而然視叔明所爲則何如然則叔明雖死猶不死也時年三十有九歲

獻教錄

卷之六十五

重五

監察御史王公瑛傳

歐大任

毘陵在江南衣冠最盛公卿以至郎吏數十百家簪纓聯不絕也豈地氣固然哉彼其碩德弘藻每致通顯以余所聞王御史其一也御史諱瑛字汝玉先世居石沙而遷無錫因稱石沙山人初授書于邊進士伯山伯山讓其華采且謂其幼有成人之度辭不能師南畿諸郡邑皆聞無錫王生又往往傳無錫王生文正德乙亥出應臺試督學使者張仲齊選爲邑學弟子員爲文厭經生類藉力振迅踔厲嘉靖壬午鄉試應天中式三赴禮闈不遇歸則結廬山中潛心六藝探討奧眇究明指歸約其閎博以造于深厚爾雅詞卽高峻亦不戾于格一時與唐應德薛仲常先後起毘陵矣壬辰會試程太史舜敷得其卷異之取置前列仍梓其文爲式旣成進士則試吏部政大冢宰而下咸重其才授太常博士常是時世宗皇帝方興禮樂隆郊社百神諸祀日贊秩宗斟酌舊典尋召人臺貴溪夏少師以議禮合人主意業已得御史于奉常日謂封駁察舉才無右御史者每延譽不已而御史弼躬守官如故也會議南符御史與同官疏留已而議竟寢御史則奉勅理冀北山東河南馬政

蘇徵錄

卷之六十五

重六

持扶姦蠹條畫便宜牧事修舉爲直指使者最暇則
謁孔林觀鄒嶧走大陸泛黃河岱宗崧高無不游詠
庚子出按八閩懲官刑重民命獎恬退禁汰侈崇教
化旌孝烈清寺田以補虛糧復驛傳以蘇疲邑諸所
舉指炳在憲牘海邦頌焉歲當大比綜覈嚴密校閱
精允闔士被其甄錄與解額所遺者人人自以爲恩
明而且公也已御史戟髯虎目顧步有威而中實無
伎刻簡曠激昂緩急必赴不以空乏爲解而實不能
阿附權人閨中多碧水丹山靈區異境如鵬海鯉湖
武夷雲谷使節所經必褰帷以廣瞻視于是譏諤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直隸

生及瓜而補外之命已下御史謝病南還恣遊寶界
九龍琛山慧麓及義興三洞句曲三茅旬月忘返又
與鄉士大夫修復碧山吟社家有園林日召故人密
親琴阮奕博芳辰令節則廣筵合樂華燭飛觴每極
賓讌之娛衣冠家有沈隱侯白少傳之風如御史者
能幾哉而事繼母則孝養備撫猶子則慈愛周內行
純謹殆庶幾泥毓臧肅焉豈但以宦業詩名著江南
而已哉御史所著有溪上集子同穀爲鴻臚寺主簿
與余善 論曰學希古士行志御史貴顯矣然遇合
難也見幾明決不俟終日君子貴自行志能與規規

謏謏者道哉余又聞嘉靖間錫山有華雲華察王門
三先生與御史咸蚤退而學各傳嗟夫嗟夫澤豹淵
虬意並遠矣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直隸

監察御史贈光祿寺少卿斛山楊先生爵傳

吳時來

斛山楊先生諱爵字伯修陝之富平人家故貧母誣先生於鄉家婦隣以火起羣赴之則懸孤室也長美姿容身滿七尺年二十始發篋讀書無燈嘗以薪代夙夜攻苦有時之隴上耕卽挾書而讀意欣欣也兄靖少參邑掾與前段令相惡爲直指使所捕先生徒步百里外申厥寃遂并被逮獄中上書辭意激烈後尹見之曰奇士也胡累至是耶立出之給油薪費督之學年二十八聞朝邑韓先生講性理學躬簞米往獻碑錄

卷之五

五

拜其門韓先生睇其詞氣行行壯也欲卻之父運峰老人謂曰意若非凡人數日叩其學詫曰幾失之旣省語言踐履錚錚多古人節嘆曰畏友也督學使唐公校藝首拔之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就食館中客有遺金者先生守之客至持館人急先生詰其實還之金客謝弗取請至其家舍焉以書經舉第三名己丑登第授行人司行人奉使之肅府儀府吉府費贈俱讓不受世宗肅皇帝議禮多制作薦紳譴斥者衆先生上疏臣奉使湖廣地方目睹百姓多菜色掣筐操刀割草肉鬻啖道傍假令周公禮文盡行抑何

裨於老羸饑饉之艱上之司舍待罪得旨下民部發賑全活以萬計壬辰秋授山東道監察御史見枋臣

弄威福草奏將劾之爲鄉人親昵以有垂白母在于是浩然請告歸居母喪一遵家禮廬墓三年冬月竹筍生兎馴繞人咸以爲純孝所感云服闋堅以不起行部使者交章薦之庚子秋詔起其家幡然戒行曰曩以母故不得舒吾志此一時也何爲區區策駑駘爲復補河南道監察御史辛丑春二月初四日上封事娓娓數千言大約天下大事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肯受病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一則輔政者記

卷之五

五

郭翊國祿爲巨蠹二則凍餒民閔不憂恤而爲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覩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道流入禁內五則挫折諫臣辭具載疏中上震怒命錦衣使逮北鎮撫司推究考掠備至先生一無訕被創桎鎖中尻肉綻若懸珠手割之血淋漓下氣息奄奄昧惑不自省守者以爲死矣被覆之半夜汗如雨復甦東廠日更伺言動以上有蘇校尉宣來心惻楚狀拾重瓦間合處尋被笞撻辨事役矣時有張子者同室職納橐橐得緩死部郎周天佐侍郎浦鉉以申救筆死獄中守益嚴踰年工部郎劉魁冉

踰年吏科給事中周怡成以抗疏下獄驪馬降心相與切劘脩誦緯四子諸經百家研精于易著周易辨錄及中庸解若干卷詩文賡歌如是者五年乙巳秋八月十四日 上虔修萬靈明庭之儀祝釐得仙箕釋此三人者遂與周劉由潞水迤臨清別而歸 上雖放此三人者其時熊太宰以諫仙箕忤旨終未釋然後詔逮之抵家甫十日也十月二十四日下詔獄與三人俱繫復三年丁未冬十一月五日先生籌易與周劉飲謂曰今須盡此杯明日出矣是夕 大高玄殿火四發不可嚮避火圍中恍聞呼三人名氏者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重正

次日釋歸為民先生兩繫詔獄暑八易其初苦楚若不耐久之而鼎鑊湯火飴如食飲抵家以教授生徒為事解凍而耕暴背而耨與農人同甘苦雖乏儋石之儲而蕭然無憂蓋園屏中礪心學問磨礱精光開拓胃次真有渺人寰空宇宙者而世上儻來富貴曾足以芥蒂其目睫乎已酉冬十月九日猝大鳥集居處先生不樂曰漢楊伯起之鳥至矣兆在我乎十四日午時而歿年五十有七隆慶元年 穆宗莊皇帝肇極復其官追贈光祿寺少卿廕其孫恒官左監丞

處困記 楊爵自撰

嘉靖二十年二月初四日余以河南道監察御史上封事有罪次日下錦衣司撫司十三日夜蒙旨十七日夜復蒙訊鞫血肉淋漓 息奄奄而所以困苦之者則又日夜戒嚴未 時也余自謂死在旦暮且以得速死即為幸矣 刑瘡之潰裂者雖少完復然殘毀之餘形狀變動輒顛躓亦未敢以萬一獲生之意自望也忽一人謂余曰子之險其將免矣有一賢者焉以救子為事疏之上已救矣余問為誰其人不以姓名告但曰俟一二日當自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重正

知之已而戶部廣東司主事周公天佐下獄中余未始一識周也時獄戒甚嚴又未獲一相面語惟聞眾驚愕囂囂語及疾趨往來躑躅聲周笞之既重其困苦之者視余則又甚焉余慮其弗能堪也呼一人即膝上手畫困卦二字使以潛慰之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无咎之義也聞周首之且微有笑容次日余詢公之起居於同逮麻知州時公已逝矣麻不欲以驚悸告但給之曰必無事今日飲食稍能進矣其卒為五月初八日未時也數日驗出其屍天震雷屍既出雷已予哭之以詩有天上烈星墜人間草木愁

都是淚只向暗中流之句周以忠義英烈自振奮下獄未三日即歿人情慘阻聚語洵洵皆爲余懼炎氣蟲蟲獄地蒸濕徂暑流火之際余所着者尙爲冬月之袍布重以嚴禁力弗能堪惟思古訓格言可益身心如孔顏問答之類者潛玩其精蘊與其氣象以自寬自解覺有得焉忽不知桎梏在躬而忘其身世爲囹圄中之一羸僊囚徒也繫及冬初刑部員外郎錢子洪甫以事下獄錢子余同志舊友也相見甚歡數相語皆崇德切要功夫未嘗以困苦廢忠告蓋恐爲有道者笑也居旬餘日錢子送御史臺擬罪余願有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夏

以爲別錢子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人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別未久錢子復以前事來獄中時御史浦公鉉自巡按吾陝西處上疏救余械繫來京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北司獄中別處一室衆皆洵懼莫敢窺伺惟錢子往候之爲守浦者遮拒未獲與言除日晨旦浦公蒙筭移就予室同加嚴禁公旣傷重弗能語惟聞有呻吟聲衆包之以衾共以手舉寘之余傍居移時始與余呼以老兄謂之曰老兄固不自愛矣如時政何報之曰今日之舉吾巡按陝西之責之一事也於予

誠無所與予勿復言旣而告余以關中人材風俗之大概及所著全陝政要集過華陰有題華山詩出境上別秦中父老詩皆能爲余誦之有以公事來者遇公甚厚公感其誠意口占七言律以謝之余從容謂公曰吾兩人者地分秦魯相去數千餘里絕跡仕進甘老林下同一志也往年詔起廢官復御史職者惟吾兩人而已未幾皆以言獲罪今日同一桎鎖者則又吾兩人焉事至於此豈偶然耶吾人處世榮樂則心存於榮樂患難則心存於患難於今日之憂困而安順之亦百年中所作之一事也時錢子亦以善處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夏

憂患爲吾兩人慰余旣日夜在側執弟遜禮甚恭遇守者或失之粗厲公戒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處患難之道也忽一日公自覺寒熱交攻坐卧弗寧余知其刑毒將潰凶之徵也卽夜破一磁盞刺其傷處血流弗止公自謂覺少寧息但神益昏潰飲食少進食卽嘔出公旣危甚守者見余情狀迫切慮自殺防之甚急是夜以鐵索縛余臂聚而守之已而公不語矣余執其手哭之甚慟良久公復少蘇問哭者誰也左右以余對公曰子無過勸吾死於此命也語畢卒時漏下三鼓爲正月初六日子時也余枕屍慟哭徹三

未已迄今記及未嘗不流涕也錢子以浦周二子之
歿也其歿以浦周二子之事也謂余之痛似可以少
已焉夫固然矣古之君子得志則道可行於天下不
得志或亦有以善一方德厚者動而為世道之益否
則無往而不損焉今日賢人君子之過雖非我所敢
致亦由我而有之矣非積未誠而動未審歟吾豈怵
中懷危蘇蘇焉而為沲若者耶即憂困中省愆思咎
之心誠未已也故述吾獲罪之顛末以自責而自勵
焉時嘉靖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爵書于獄中

續處困記

楊爵自撰

獄徵錄

卷之六十五

重刊

予下獄蒙笞後司官絕余供食日給四飯予以事非
君命特過於奉承者一時不以生道處予故義不忍
食時繫獄同屋居有張清者頗尚義氣予得資與共
食焉既而錢洪甫下獄得自通飲食家人附供食物
書予姓氏者不聽進乃約以再字別之凡書再某物
者知其為寄予物也踰年洪甫出工部員外郎劉子
煥吾下獄亦如洪甫為予處之又踰年吏科給事中
周子順之下獄亦絕其飲食於是予與順之皆依與
煥吾同飲食乙巳年八月十二日予三人俱蒙恩
放歸田里取道於通州張家灣同舟南下至臨清州

予由陸路西去九月十一日 上密諭東廠使復
予三人是月二十八日使者至予家時予抵家甫十
日即刻起程十月二十四日至東廠次日蒙旨下鎮
撫司照舊監禁不許怠縱始予以罪下獄時戶部主
事周公天佐及監察御史浦公鉉相繼救予皆以重
笞死獄中旗士蘇宣以東廠使具予言動久囚繫狀
積五日一上奏宣以厚余為予遭譖下獄笞幾死予
皆別有傳以載其事至是治廠事太監徐府以拘予
事係密傳拘至不宜題本笞八十降南京小火者於
是人情悚懼皆慮禍及於已既下獄即絕予飲食凡

獄徵錄

卷之六十五

重刊

予所具匭履以禦寒者悉奪寘庫中惟慮困苦予者
或末極也獄中繫逮者百餘人見予皆遠避或偶以
一言接者則縮頸歛足左右顧瞻如與境外異人相
通而恐禍出不測也章生勺浙會稽人壬寅年以事
逮獄與予同屋講周易司官以講讀事不宜外聞於
人乃寘往別屋或不得與予見予出獄時過生門呼
以相別予曰予具飲食使小校者以布裹沙鍋
藏衣襟下朝暮供之獄卒多以患害恐生者生不為
動則應之曰以此得罪死不恨予密諭生勿發危言
當以貞觀晦默相濟處初予繫過孟津縣謁夷齊祠

復繫非君命而禁予自供食者當餓死哉
定詩壁上有願借首陽方丈處藏吾天地一殘軀之
句此入獄嘗盡日不食司官使告予俟劉周二子來
處當如舊十一月初二日順之至廠蓋順之得抵家
拜其母次日卽行煥吾未抵家七十里間使者先至
其家繫其弟以行卽趨應捕者順之至廠十一日同
下錦衣衛南監卽轉鎮撫司是日夜漏將一鼓予困
於櫃鎖見獄戶未闔守者然燈若有所待予度必二
子將至須臾聞步過外有鐵鐐聲既又獄卒繫櫃木
羣出力叫吼聲響聞數十步索鐵鍊以縛二子呼聲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夏

震動守者一人坐予傍訝之曰何爲其然捕得虎來
耶忽一校者未門內告予以二子使門者候予笑曰
困縛中不忘致寒溫意可以見二公曾次矣煥吾順
之各居一屋皆在予屋後左右南向側門在予屋前
右東向次日天明順之登廁過予屋戶板扇外有柵
向內掩畫常鎖之予不得出乃隔柵與順之相勞苦
予問順之至家得見其母夫人納福否順之惻然悲
傷始予不食囚飯嘗於暗室中誦孟子簞食豆羹章
以自涵蓄至是順之亦不食謂予曰囚飯之食呼號
之食之類也乞人尚不屑而我乃屑之乎予笑以爲

然因謂順之曰寧以壁碎石上作羣玉屑安能甘此
侮汚爲全民礫耶或以順之與予共約不食蓋所見
偶同實未嘗相約也煥吾曰朝廷既待我以不歿吾
豈忍以不食而死乎順之曰伯夷伊尹柳下惠不同
道而同歸於仁今日之事各行所志可也司官聞予
二人不食許以煥吾名通飲食既數日復使告謂冬
久旱 上祈雪未應心甚急恐加怒於予三人而許
通飲食則事屬怠縱懼以餘罪相累耳明日當復阻
之予應之曰必吾三人者餓死天乃雨雪乎一校者
繫縛方面從傍聞之怒曰此非人所言乃食草者之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夏

云也順之顧謂予曰此言皆可紀也次日食果不進
各鎖予三人於冷屋中戒無一人敢相見門外飮食
往來紛然予三人四壁寂靜兀然獨坐勺水粒米日
不及門章生餽食弗能達生亦奮然不食間以乾餒
使隔柵潛遞之百戶雷聰居近予偶得薄粥食予三
人獄卒赫然詈叱之卽欲以櫃鎖苦聰聰再四謝罪
始獲免時東廠月以六人日來覘視楊棟國用者孝
子也其母病棟嘗割股見予三人展轉阻阨嘆曰豈
可使懷忠義者困迫若此乃往見司官謂 主上仁
聖於三人者欲其生不欲其死恐未可以非道相加

而使饑以死也於是司官使許煥吾得自供米物賴君恩浩蕩終不加怒予三人得躬褰糊口相與痛省愆咎以答上王成之至仁而延此憂患之歲月耳自予下獄身負重譴凡士大夫以罪繫獄拂上意者司官必以予例處之如兵部侍郎張漢都給事中尹相林廷堅張堯年御史何惟柏桂榮一時下獄者皆絕其食時煥吾在獄故諸人皆得托以自致而忘其爲剝膚災也及予三人復下獄始知凶禍切骨而日所履者皆窮絕之地至是則有致命遂志而已矣予所居屋前左右二屋皆南向屋中不設櫃木往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墓誌

巳年季冬望日書

蕭御史端蒙傳

林大春

蕭御史端蒙者字曰啓嶺南潮人也父曰與成武宗時舉于鄉第一尋舉進士爲翰林院檢討今上即位稍遷至修撰承務郎以憂去蒙少事父治老蘇之學與季父潔俱季父多技能任俠而蒙沈靜有器好讀書客過父父使侍食蒙嘗要經而食父怪之客故於衆中斥其名陽謾之者盡受之不與校也後舉季父下第而蒙與從兄來鳳並薦上春官蒙舉嘉靖辛丑進士召試文華殿補翰林庶吉士改御史而從兄竟不偶死蒙爲吉士思繼父之業下帷發憤與大梁高拱晉人裴宇同舍恒相讓嘗著論二十餘篇幾十萬言光祿大夫少師言見而奇之學成會言免相出爲山東道御史御史自抱奇不欲談說諸公又不喜街物以致知者亦少云御史既失其父業以不世其官居常深念然獨伏思御史之職得以循行天下糾官邪觀民風以諷勸主上遂慨然有四方之志上二十三年有詔詔御史治軍嚴內畿內軍多異屯伍往往散沒其勢莫得而齊御史以爲不若以同屯同所爲伍休則鱗次而居行則魚麗而陣以庶幾古人比閭族黨爲兵之意言上上從之明半入報

會海內無事 上遣使者分行天下問民所疾苦
 史使貴州貴州益夷中地故嘗介諸梁益間無專使
 嘉靖中始置一道然 天子終以為選非文物所亦
 略之御史主會有銅平鎮草之寇因上疏請置重臣
 撫綏其地其略曰臣聞鷲鳥象百不如一鸛千夫牧
 羊不如一豎何者勢有所重而權有所專也今貴州
 雖嘗建置撫臣而紀統不一兩省諸司以客相視謀
 篡異同動相牽制一方有事彼此提衡而立此威信
 之所以未廣而疆宇之所以未寧也誠如臣計宜放
 兩廣汀贛故事特設部院大臣一人以專西南之關
 獻錄 卷之六十五 高士
 自貴州四交之地地無夷險悉以制之吏自川湖雲
 廣諸路兵司而下無賢不肖悉以聽之其調度兵食
 有不用令者許以兵法從事如此則熊羆之師奮死
 而金石之士守官矣此臣所謂長久之計者也先是
 貴州試士皆會于滇南至置本道始得專試然其額
 不廣至是御史題上書曰臣聞由余夷人也而霸於
 秦相如蜀產也而文於漢故王者之治無外而聖人
 立賢無方今夫盈尺之網不足以羅燕雀而燭繳干
 尋鴻鵠將下之彼其所持者廣也今使貴州之士拘
 於額而不得廣有司因循以為定制使遠人無所

非所以崇廣聖意屬夷倭也臣愚以為增之便於
 是 天子皆報曰可為置重臣及增試士焉明制諸
 所置吏率加意中州至雲貴間多以子郎諸爵者為
 之或謫罰去又地遠去者輒經歲時事寢不治於是
 御史奏以宜重郎吏之選又吏有行能秩當遷者請
 自近地移居之錄是名吏稍稍出與中州等明年使
 者代至御史還道病因自免家居間采其鄉之長老
 之言吏治之弊民所隱痛而不能自言者為代之言
 凡六事以聞 天子方下吏議未行會北虜入寇逼
 近京邑詔下諸道故所免吏有名稱者悉起於是御
 獻錄 卷之六十五 高士
 史復起為浙江道御史大司馬列疾議請遣兵入衛
 制詔遣御史之綏德得精兵三千人賜金若干斤
 若不足尋遣南行江西江西藩王素驕縱自宸濠反
 時頗不奉法及宸濠誅稍戢已乃復縱江西自撫制
 大吏皆欲手而謹事之或與晏遊會御史行縣吏收
 民間俊秀王麾下剽而奪之辱甚長吏於是御史劾
 王不道捕麾下治之境內肅然自是頗不與大吏
 撫鎮合矣是年又當鄉試士方鎖院三試之畢院災
 甚急御史乃亟收諸所所讀試士文數千卷下令曰
 諸所吏無大小救火者如得士之賞不救者如蔽賢

之罰衆爭赴之火乃滅比較文得士士無遺者御史
本收試卷之力也於是御史自劾監臨無狀上原
之諸司得不坐時當代者未至有喪御史復行江西
如故蓋先後凡三載江人至今思之三十三年甲寅
復命赴闕廷議欲還御史爲廷尉會病疏未上其冬
御史卒御史爲人豐體重步寡言笑然性尚簡朴習
勞探知人情循行所至未嘗侈奉輿馬臨眎士民煦
煦然誨之不勒至姦宄亦不能藏也所部事無大小
必親省決無間寒暑以此吏莫敢欺然卒以勞獲病
罷形骸神竟死於此云初御史與某地人某者並居
康徽錄 卷之六十五 高平

臺院御史之江西而某入南粵某因諷吏大索御史
家數其父罪捕梟與御史同學者季父某某貢如京
師及其庶弟某某道奔死御史有二弟端貴端升
者亦以鄉薦偕計止上下第客吳越間不得歸或以
告御史御史曰吾嘗遇吏厚何得至是不聽後御史
代還其入尋悔乃檄吏奉幣謁其父及御史吏因謾
爲敬伏謝御史御史謙言不敢當終不及前事其後
父病而季父潔造拜光祿署丞以歸吏繼至竟承故
吏指捕治之慘辱其家蓋其時御史已死矣贊曰蕭
蓋服微子之後世有聞人唐漢以前故不論論其近

者自宋漳州公而後有潮陽公容州公巡海公程鄭
公山西公給舍公以及修撰公至御史蓋十數世矣
何其盛哉豈微子之遺烈歟余嘗聞之師大宗伯歐
陽文莊公謂御史之行縣邑也有古使臣風余渡江
御史過余余觀其狀良然方御史下江西勅藩王諸
司望風伏愾豈遽不能紉一吏哉乃竟不爲其亦賢
於挾私怨快恩讎者遠矣雖然御史如不死者其志
猷可勝量耶

康徽錄

卷之六十五

高平

監察御史蒙泉包君節墓志銘

徐階

嘉靖丙午蒙泉包君以侍御謫戍壯浪後三年厥妣楊大孺人卒于家君痛其生之弗能養也疾之弗獲侍也歿之弗克奉以葬也窮晝夜哭泣比卒喪衰經不去體又五年弟侍御吳石繼卒君拊膺號曰誰代我奉時祀者於是哭益悲竟以是得疾歲丙辰六月二十八日卒于戍所年五十一初君生五歲而孤太孺人身教養之勤苦備至及嘉靖壬辰乙未君與吳石接踵舉進士君以東昌推官徵入北臺而吳石中書舍人爲南御史太孺人則已向衰君之按滇還也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五十五

將上疏乞侍養會吳石以終養得請太孺人恚曰教子者獨爲身謀不思爲國家用耶君不得已入朝未幾奉命按湖南劾中貴人不法若干事爲所誣搆得罪當死天子憐而活之故君之赴莊浪雖甚危苦未始有不平色其所居頽垣敗屋不蔽風雨而君處之甚安獨以太孺人故悲傷蚤殞謝雖於君爲不幸然亦足以觀忠孝之大節矣君爲人慷慨雋爽口所欲言不顧其人之忤于色心所欲爲不計其身之及于難嘗清戎福建出按滇南鎮守世臣悚然爲君率禮而貪墨之吏望風解印綬以去至湖南先聲所被

不震疊一時稱貞御文者必歸君然君亦以是不

見容又無財足以自救其卒也棺殮之費皆出西寧兵備大梁孟淮孟益素與君以意氣相許者也君諱節字元達號蒙泉其先嘉興人曾祖俊贈南京禮部郎中祖鼎與其弟備同舉成化戊戌進士官至池州太守父志贊曹涇楊氏君遂占籍華亭領應天鄉薦以起所著有苑詩類選西戍北逮錄通考意抄二十一史意抄釋疑錄渥中稿合若干卷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五十六

四川道監察御史嚴君天祥墓表 韓邦奇

嘉靖己酉十一月十九日君卒于京邸既歸葬越明年十二月君弟天祐請表其墓君諱天祥字叔善號雙洲姓嚴氏吾關內馮翊之朝邑人也嚴氏之先唐嚴思善之後思善有大節善推占武后時來周峻法思善獨尚寬平全活者甚衆來周疾之謫交趾後稍遷至著作佐郎兼太史令官至禮部侍郎子向爲鳳翔尹今西原有思善墓祠云父諱堯輔母李孺人君生而靈異穎悟過人八歲能熟誦大學論語卽通其大義十二八縣學歲試兩魁諸生僉憲開州劉君珂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墓表

而民衆懷不以戒令爲期而以信故不勞而應繇思而君又敏達勤慎故並其有土厥鄰環三晉而郡縣者七十餘絳縣治行第一撫按共聞于朝戊申徵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明年實授未幾疾作彌留卒適君生于正德甲戌某月某日卒得年三十有六君性孝友五六歲時每遇美果食必先奉母既長朝夕惟以承歡父母母爲念母病泣跪進食呼天而禱父落一齒持之泣累日嘗因事諫父父怒以履踏其面笑而受之父乃感悟天祐多病飲食湯藥必親嘗之學每有所得必以語天祐居鄉謙謹重法禮鄉人愛之及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墓表

爲御史遺書家人曰凡居鄉必順天理合人情毋挾勢凌物利已損人行無不利矣絳平陽富邑君三年間俸薪外分毫無取去絳時僚屬士民爭以饋進皆不受曰取予士人之大節豈以去絳而遷其守乎昔兩漢取士以孝廉爲首成周效邦君養恬爲先夷視君履居身之珍治絳之美兩無所歉云

山東道監察御史守愚朱公木墓志銘、嚴訥

昔在正德辛巳甲榜吾邑常熟登第者三人其一爲
古愚朱公寅至嘉靖甲辰榜吾邑亦三人其一則公
乃古愚公之子也邑先有重慶守葵軒沈公者爲人
敦慎富經術而古愚公父慎齋公丙甥其室故古愚
公之學有師承云而公幼負穎質又淵源於其外大
父與其父之學也十歲即能屬文句輒驚人甫成童
失怙恃則藏修於蘇之何山寺手不停綴口不絕吟
蓋下帷發憤者歲餘而攜家所蓄青讀之殆遍由邑
庠入太學每應試士莫能先公大司成陸文裕公以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夏山館
文鳴一時見公卷既拔以冠士且嘉賞不置其年遂
領鄉薦於順天六上春官以甲科除知山東之昌樂
縣昌樂土瘠民窶俗舊剽劫且孔道交衝結轍旁午
似非恂恂儒者所堪也而公以愷悌之心行拊循之
政驅游惰禁淫酗督農桑弛征役民所利病一切罷
行以其故農狎於野商輯於市卽頑悍之徒亦多化
而良矣賓旅載途應以簡易事不稽滯而閭閻不騷
暇則簡琴校髦與之講業課稅而甄造之部使者入
境旁縣民持牒訟者必請曰願發昌樂令訊鞠卽不
不恨蓋境內則絕無訟者凡訟於昌樂者多矣

也部使者指公進曰吾聞民謠云田有黍苗野無盜
盜吾父朱公體天行道爲民牧者顧不肖如是耶於
是令開籍籍交相剴薦有詔徵入擢南臺御史巡上
江尋丁繼母湯憂服除補山東道御史御史大夫韓
山周公民譽也謂公持重使兼攝四道綰印纁纁
執政逐不已附者忽逮治及公廷杖幾斃出判鄭州
公不攜家而孑然赴鄭渡濠州作將覆舟賴反風免
人以子方方之其治鄭一如其治昌樂鄭民德之亦
不異於昌樂之民會浙中總兵部使者才公因檄之
行鄭父老爭攀轅留公擁衛不得前伺間出城輒復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夏山館
昇輿入其見愛戀若此公之惠澤深結民心可推也
遷知遂安縣公亦以治昌樂者治之歲侵民沮山發
礦格殺官捕其勢張甚將蔓一省部使者檄公剿平
之公蹙然曰民不聊生計無所出直利此土中錮銖
度晨夕耳何用煩兵魚肉我赤子且濫及無辜爲乃
引兵駐山下遣人諭以禍福羣盜於嶺上望見公羅
列而拜大呼曰仁侯有令吾屬敢不服從衆立解散
去不復嘯聚而所全活者不可勝紀部使者獎之有
文以作人武能輯亂之語無何遷叙州府同知初公
拜臺官念有言責欲亟劾謫直而見謂當路掣肘有

易行其志者則遂有意於卷懷矣既免喪憚於就
道同年瞿文懿公艤舟強挾之行公乃指虞山誓曰
吾不久當考槃此中軒冕外物豈足以累我哉及落
職倅州則曰此君命也吾豈敢違乃又強往然非
其好也至是則喟然曰吾業已倦遊吾惡可復蹈險
巖乎哉於是馳還里第稱病不出所親勸之往堅拒
不聽或乘隙俳踊輒觴以醇酒令勿復聒也所居旁
有湖山公築臺溶池取可登臨而寄適其間日以圖
史自娛興至則集賓友暢飲爲樂不更問郡事公
平生恂恂溫厚待人色和而禮恭內不設城府而外
亦不修邊幅臺中時嘗謁郡守衣不薦繡郡守易之
後覺而悔謝之公自若也居鄉益朴素無侈靡之飾
久且不知其有官者不虞人詐不暴人過不嫉人得
志久即有犯荒爾容之古愚公清白無好田宅公既
仕始漸購之而宦囊虛常從人稱貸公家雖無饒貲
而好賑人之急嘗爲其外家置祭田以蒸嘗其外祖
父母而因以時譙會其黨其先世所遺舊居則讓諸
其同堂之兄視異母弟存愚君不啻如同胞所以保
護維持之甚篤姊既適而貧則迎而養之凶妹有孤
則收而撫之下至臧獲亦莫不煦嫗育之人咸謂公

長者以此世本汴人宋南渡時家於邑之橫瀝國
朝有晚翠公果以學行爲學者所宗生孟章公堅孟
章公生慎齋公始徙邑城慎齋公則生古愚公仕至
工部都水司主事娶於鄒以弘治壬戌正月二十六
日生公木其名子喬其字守愚其自號云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墓主

江西道監察御史讓亭沈君楠墓志銘

范應期

君諱楠字汝材自號讓亭子世居武林郡中高祖耕
樂公忠出贅漳溪丁氏子孫遂爲漳溪里人後東蜀
公文炳以貢授繁昌訓導仕雖不顯而內行甚備能
以德誼望于鄉訓導生望雲公天祿望雲公生就堂
公致和娶唐氏而生君是爲君父就堂公嫻於文詞
聲名籍甚武林大師涉毛詩以教者必首就堂公而
就堂公數試有司數不第於潛人禮爲學傳竟死於
潛當是時君年二十四適父喪甚哀養母孝人業已
歟微錄 卷之六十五 墓誌

奇之而君少負異才既承家學與胡元靜丁元昇卓
卓甫兄弟爲友其始爲諸生業工甚而兩卓君年少
才美丁故多圖籍能盡出陳示君益與蒐羅警校揣
摩貫穿而爲文以故其業獨精一時名能爲文章者
咸推避弗敢並年二十八舉嘉靖辛酉浙江鄉試戊
辰登進士奉使三邊歷三關太行之險慨然有封狼
居胥意尋授南昌郡李南昌簿牒叢委獄情詭秘君
防檢既周聽察尤慎姦欺屏息請謁不行以故幽隱
卑達人雪覆盆之冤市絕橫羅之辟其最著者郡人
范某兄弟爭產君用一言感悟和好如初贛州周某

父子並戍遣君廉其誣立爲昭雪花園鄉故稱盜藪
役久無功君受牒單騎詣賊賊皆面縛悔罪願釋戈
歸農君白于部陳者盡解縱之事聞有白金文綺之
賜君雖法吏以誠長者處官其感化類是大江以右
部使者撫臣交薦于朝士大夫行過豫章訪爲吏之
著者必聞南昌之名聲稱翔洽遲以爲法從三載考
績例得贈父如其官母與妻封贈皆孺人 今上元
年召爲江西道試御史閱數月拜真議察四門令嚴
禁豫寺人門卒皆相戒無犯也君每有論建務持大
體同臺宿舊多自以爲弗如又二年巡按陝西下車
獻微錄 卷之六十五 墓誌

問民所疾苦延見藩臬諸大寮諮以吏治失得及部
中豪不法政事所宜廢舉興廉屏墨威暴澤枯君且
詢且行率孳若弗逮又閔延緩兵馬入衛之疲勞邊
勦苑馬寺芻餉之煩苦西安鳳翔漢中三郡分辦乾
馬池鹽課之利害方欲條上方略請行之而君既以
觸暑西征焦勞卽事行部諸郡邑埋輪攬轡風稜凜
如而君且劬瘁骨立未及上而疾大作矣削疏引告
待命耀州竟以是卒士民相與悲傷之櫬發關中關
中人白衣冠而送者如堵皆緣道哭泣夾車轂頓足
嗟嘆焉君爲人孝友疎節而廉于財遠聲利如厭貶

少食貧事母唐孺人曲盡志物撫諸弟宗族有恩與人交無少長賢不肖咸盡其心絕口不郵傳人過失其篤厚如此生嘉靖甲午卒萬曆乙亥年僅四十有

二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厚

御史徐公鳴鶴傳

杞志

徐鳴鶴字子齡生而奇偉卓犖弱冠連試于有司皆第一嘉靖壬子舉于鄉七上春官然後第蓋隆慶辛未也授屯留令屯留土瘠而民怠吏胥多乾沒爲姦公至一切紮法以提衡之矧然一新撫摩貧民無所不至會以憂去民皆樹碑頌德爲生祠以志不忘服除補棗強公知棗強非屯留比乃更與百姓相安於無事未幾復大治尋擢四川道監察御史按宣大所部有不法者悉窮其狀吏民靡不懽服貪污望風而解是時邊郵多故公亟陳邊政十款疏上天子褒嘉之居恒指麾邊事犂然皆當歎繁雲谷之人倚爲長城是時子元已登進士爲吳江令公每于家報中無它長語惟以清耐二字貽之尋以病歸久之拜山東道監察御史巡福建中道以疾舉而還是時其子亦拜陝西道監察御史父子同朝蓋希遯云臺使者爲表其里以榮之公存心正大一毫不肯假借然坦率無城府故人皆樂于觀近生平好施予掩骼埋胔若或不及至今鄉閭愛慕不忘相率爲祠于西陽公與黃公并祀云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厚

厚

爲民御史胡公澤傳

王世貞

萬曆初一御史上書言事忤 旨奪職歸而曰吾編氓也卽自稱吳氓云既病劇而謂其友人曰死幸呼我爲民御史友人者王叔承也於是叔承草爲民御史狀而屬余傳之爲民御史者胡澤字原荆世爲常之無錫人其先有儒行而隱耕獨其王父良佩與父贈御史君觀隱酒贈君之與伯兄暨兄之子皆天於是胡有三節婦而君之母封孺人闕獨以明淑稱甚愛君而誨束之君少穎秀所授書輒誦弱冠補邑諸生娶於浦後封如闕浦有母而妾亦來依君君雖爲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墓七

諸生負僞聲然家以食四婺故貧卽闕姑婦拮据理生不能給而發之長者趙數責甘毳於闕君乃行館已氏束脩之美得少緡錢時時佐趙共又不給君泣呼天曰奈何闕室長者共又獨勞母心耶然君益不廢學遂舉鄉薦成進士矣會有詔選庶吉士讀中秘書人以謂君君笑曰庶吉士文弗及程出而給事御史令課吏高等則入而給事御史吾文而出乎將以吏入乎等耳令能得於民勝於是通州進士顧某意與君合曰且以試筆札費沽酒共醉耳君之詞遠得永豐令初蒞令而吏白解舍故當治君笑謂治費云

行立召工而授之算率減十九有構訟者君按情重輕麗法而小寬之顧購得其主文者誚曰汝笑訟之利而不笑訟之害也以三木囊其頸匝月曰盡此曹庭梢空矣邑多薦紳大夫君抑之不使食齊民而造諸酬酢必以禮當受賦君必投謁謝謂令不敢以法加賢者顧諸公之謂何諸公人人悅輸恐後也客過邑故爲恠衣冠抵掌甚口君陽過從與語得其狀立決其妄出諸境有誚君胡草草者君笑弗答也客尋用宿狙盜事發他邑君乃曰盜而衣冠吾不失之彼衣冠而盜將奈我何君爲令七月而丁母闕憂去官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墓八

士民遮擁不得去立生祠祀之時有成御史薦諸朝且曰七月薦非例也能取諸三載以加七月者誰乎服除補安福令滿歲入覲僅數舍而裝場貸故人得二十金乃成行所報謝諸公取成禮而已人亦無敢望之君之治安福其操舍大率倣治永豐而加以文彩安福薦紳大夫不啻倍屣至燕中城巷其交口譽君若一而君聞不憚曰吾得之安福薦紳大夫聲甚不若嚮者永豐得之耆老女孺色也尚書以尺一召君試監察御史君試御史治東城威曉緹綺家惴惴相戒毋犯君琅璫而君所上書有所侵中貴人語報

聞君每朝中貴人輒目攝之曰是悍御史耶小遲
我曹當見魚肉而紅星犯禁垣君時已得拔遼左乃
上書言事事頗及 宮壺君大約謂 天子方幼冲
慈寧能攝之欲以形史見忠而中貴人指摘有所譏
切幾麗大辟輔臣宛世解救乃削籍罷爲民君從戶
部給繻出跨一驢都門客爭勞之曰御史也而民雖
然真御史哉一中貴人沃之酒以好屬衫強被君背
曰毋謂我曹無人卽從君死不難也公之爲諸生固
已任俠赴人之急甚於已而自御史罷歸其自喜爲
俠益甚諸微時有德於君者君弗忘也君所爲德於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夏九

人及以事見君卻者君如弗有已監司守令嚴重君
干施溢委巷間居不能一一報謝而所親弗富意或
面責之又數數爲戚故驛寬滯寬從役聽者外奪君
勉爲解去然其中不無少望諸受君恩悞意外且無
可復償姑秘之而傍伺窺覲者有所請而君不能盡
應則持君踵以修毀君夷然弗屑也君故宦薄而又
喜俠不能無挫產顧其於倫常愈篤母關歿而存娶
者婢趙丘媛錢所以事之如閨會浦孺人有怠色君
不獲已乃若示廢箸者而歲入額米五十石以共二
娶卽亡歲亡廢也妹適李生而天有一女母女者君

謂嫂錢姑女之及長嫁女如已女李生囊君時時賙
之稍不給則以臂報君君好謂卽臂我必以賙報
君旣用宗戚故見寔而至於客則心好苟一技名當
君者亦折節兄事之舍館傳餐侍酒竟夕不倦其所
尤善卽叔承舍中兒每謂人吾見主君猶嘻嘻見王
郎自色栗也君素趨輕饒膂力嘗道晉陵醉後舟出
觀白龍橫匿水且濡矣忽矯起蹈空上觀者數百人
咸異之君爲御史而顧生以觀入與君飲適掉臂曰
吾臂任御史君躍而立顧生臂曰御史足定何如令
臂嘗與客游匡廬秦餘諸山客方飲山陴睥睨問君

已獨身取問道陵巉岩而登箭關握凍雪下勞客矣
君歸而於吳越諸名勝靡所不究梅時玄墓菊時婁
江桃花時蟠螭芙蓉時西湖木時菁山葛仙井楊梅
時光福櫻桃時北固山以至太湖月錢塘潮虞山拂
水吳淞海探不陽善卷張公諸洞弔泰伯延陵春申
伍胥范蠡要離伯鸞遺跡陟龍池岩觀虎鬬金山呼
龍食及網鱗魚作鱸間手揀菠薐薺甲石耳莼羹
佐飲若惠山梁溪園則几席之矣君所通母問主其
上耳君名逢迎恐後卽無論主其舍人子圖丁黃茗
焚香前擁曰我公來耶君亦袖繻錢勞之以至城門

益第益貸責責家不忍迫之而君亦不忍負乃別
從姻故起責責端無窮而產遂大挫許無所復之則
沾托酒與內以至竟歿君歿時僅四十有六也其罷
御史以民稱者八年天下既高君之節而始疑君者
徐察君之秉介不食私而終信之日夜冀公復召用
而御史李學顏以疏薦君俛得罪用是薦者沮止然
君絕不以爲意君讀書好涉獵大義弗肯竟其爲文
詞雋朗饒意趣書法亦道逸所著有承真集若干卷
王子曰叔承之狀君垂萬言其什八在俠十二在政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莫士 曼山館

行夫俠者季劇之流間里雄耳鳥足以名胡君叔承
又言君喜佛事當歿之前數日與陳氏子度胡橋遇
羈衣僧胸前垂綉八卦囊以梵字一赫號授君曰祝
之君笑弗祝曰吾事去矣祝何爲僧亦笑竟去曰不
祝亦得歿之未一月而有胡僧持枇杷石一鵝鵝羸
一寘樞前諷唄移時去竟莫可踪跡也客遊惠山泉
亭者遙見君幅巾行咏入黃公祠惟之曰吾聞胡君
病今乃已耶則君之前沒一日也噫亦異矣吾聞之
夫子不語怪然徵之君鄉人而信故記之夫以君之
慷慨論天下大體得意外以終歿天下能惜之歟

舉其語尤可嘆也然以君之遺奇証或幽或顯淺
智又烏能倪也

胡御史澤傳

馮時可

公名澤字原荆世無錫人自少陵琴倨虐意不偶一
世爲里人詆毀稍自禋肅舉嘉靖乙丑進士推擇令
永豐永豐民善訟公購得其計議主名嚴治不少貸
踰月庭常空無人居七月丁母闋孺人憂服闋補安
福令其操舍倣永豐而稍輔以術居久之譽藉藉起
公間不憚曰我向以循吏吏而茲以老吏吏也召拜
御史疏論諸侍中鮒入覲出大爲政靈宜加裁抑交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莫士 曼山館

戰間目攝公矣會紅星犯禁垣公以爲天子當陽
四方是則宜謹闕雎之治令女史進彤管兩宮鑑別
衷辟譬之雞壘豕苓可以引年不嫌早畜推此意具
言之語不無過坐觸禁罷爲民公得旨跨一驢出
春明而臨門闌以白闕披公背贖以千錢曰公言所
難言慎自愛行且賜環矣姑納是酒貲夫負意氣者
我曹寧無人而獨甲乙諸公翩翩耶問其姓名笑而
不荅公歸里監司守令過公者遇之頗矜豪率任當
意欲往報則坐藍輿亟報否則已門下客伺公醉
感額言某所治獄寔某人爲吏急至傾家公

衡奮解屨及堂皇立白之當路事解客受謝公開之不責也荆石王公知其事因舉爲書公言曰嗟原荆御史言事職耳君子知盛名難居則務却之君不素有所拂主名居之難矣却之尤難每見先朝言事臣其賢者惟其衣冠以盛自負而小智者旋其面目以苟自容皆吾所不取嗟原荆居名母及傲却名母及溘而後可以免公領之然請見有司言事如故曰吾豈能自同寒蟬第無染指足矣夫避小嫌而不與人排患解紛者淺丈夫也吾不忍與人排患解紛而有取者商賈行也吾不屑有司或嘆喟與公不相能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五十五

則數數乘酒狂語侵之有司念至曰我何難治是白眼兒因以毀於監司諸公自是干旄希至矣公甚困則徜徉山澤以自解慰江南奇蹟屐齒無所不徧矯霞舉濟勝之具恒自過人與山人王叔承善叔承工詞嘗以示公公却曰惡用是脉脉咨咨爲哉大塊噫而萬籟鳴貴自然耳爲文若詩衝口恣吻自足玩諷然多悲壯激烈以洩其不平人或稱之直臣則曰謂我豪士若酒人可謂我直臣我敢有是名萬曆己卯哭伯母過哀病成囊無銖金踰時始斂人更目公康士云

河南道監察御史南濱陳君墓志 余繼登

陳君諱登雲字從龍別號南濱順德府唐山縣人萬曆丙子舉于鄉明年丁丑成進士與子同籍予始識君於疇人中見其論議慷慨有烈士風謂此少年英氣耳徐叩其中則古今善敗粲然畢具下筆滾滾數千言可立就問何以能爾君曰吾少病瘡百療罔效爲家大人憂竊自念瘡者否也可以通否惟窮理乎因下惟日發諸載籍讀之更無他念蓋二載而病如失遂有今日予笑曰固不聞書能療疾君旣以此治身矣今漸服官可以此治人乎君亦笑曰吾志也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五十六

誓必不負予壯其言戊寅除鄢陵令君至駟見細民苦於豪強文法舞於奸吏冗費無節賦役不均田野荒蕪學校頽廢河水爲患流亡載塗嘆曰此一邑之病也首黜積役數十人捕所謂五虎者置之法躬履畝畝度境內田爲三等賦役以是爲差變大班坐月爲會銀歲所省以若干計令訟者得以墾田贖罪所墾歲百餘頃爲建屋宇置器具牛種以招復業者來者旣衆復教種植桑榆益其生業洪溝青泥諸河爲扶溝所壅歲溢爲災卽力爭於部使者卒令隣封毋得壅激而河患頓息斥俸餘捐贖銀新學宮給學田

與除之外一意以教化爲務癸未拜監察御史君爲御史初按遼左次按晉後按中州按遼時適當大閭上罷遣大臣以屬君君爲悉心稽覈條上安攘十事而其所持疏者在議賞功之異大畧言自功之賞給發不時貧軍不能枵腹以待不得不鬻之富人富人挾其貲以冒功累級多貴至參遊者此其人力不能禦敵智不能謀虜而冒濫名器混淆體統役占軍士糜費俸給邊鎮之蠹無大於此在晉在中州值歲大饑晉人猶以木皮草根雜土爲食中州則父食子夫食妻以人爲市以鴈糞爲糧矣君皇皇然爲請蠲請

獻穀錄

卷之六十五

皇五

長山館

正直忠厚爲本茲不太甚乎君曰不見吾冠乎觸邪吾職也若事關宗社吾知而不言則吾將復作矣豈必機穽之間斧鉞之下能歿人哉君獨立行一意大率若此信陽王太史素不識君見其祈天永命疏嗟嗟嘆賞謂爲隆萬以來奏章第一忌君者爭欲甘心於君而主上明聖竟無微譴加君者君幾滿九載推少京兆廷尉丞俱不報君度不爲世所容卽以假自劾歸君所居當孔道行李往來慕君名多就問者君雖抱疾猶喜肅客每語及時事意有所不可輒不勝憤至強起坐榻上語刺刺不能休以是病轉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皇末

長山館

浙江道監察御史雷公士禎墓志 孫 鑒

當萬曆壬午歲天下藉甚稱雷御史也於時權相某者病憤憤矣其黨不自安其謀所以自固思代相者少宗伯某楚人也次可及其黨曰某乃以鼻食者何爲有無又謀將以權相子一人繼之而兩子方爲史官不得讞數等以進日夜相顧無策於是代爲權相疏薦相六人公私參焉而某公者素和柔多可且近衰謝其黨以爲易制因置諸首乘權相未絕時上之而內有閹尹爲之主時見相二人蒲州吳縣比命下則某邑公儼然居吳縣上矣滿朝詫愕其黨遺所知書曰某旦夕即去某不足忌某邑公當國大師如存耳彼喋喋而咕咕如吾黨何其某謂二見相也自矜滿如此是時吾國柱拜御史甫三日即上封事極言某不堪相狀權相猶在牀閹尹持疏不下人人爲國柱危比權相計聞 旨乃下若曰某係故相某首薦御史何撫往事爲說不罷某亦不罪國柱若兩解而天下已知 上意所向矣時有以書抵京者曰比見白麻無不駭耳洞心得柱後彈事旨下無深語衆稍安耳其爲人倚重如此然彼黨爲謀日益甚擬偏以私人布要地共執政柄若將盡天下之人才易置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墓志

漫山館

之所在四五爲僞屏人密語氣焰甚閃爍更熾於故相在日胥徒輿隸皆停筆佇足以待命賴 天子明聖二三鉅公持之其謀不行尋敗白簡蜩起高壙隼紛紛落如風蕩葉某公亦罷有少宰某者彼黨魁即造謀代故相疏者也以國柱有前疏甚忌之或傳將有疏刺焉惶懼使人吐欵求免然國柱實無疏也或謂流言業如此疑終難釋不若即遂之 曰不然我知彼奸不能先事舉因問乃發不直即應之曰固無疏也某甚喜乃更申欵曰得無蹂躪幸甚然今衆口方煽願終無言沒齒不敢忘德國柱曰我言官也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墓志 漫山館言由我不言由我適者本未有疏故不欺汝雖然可要切乎或謂既不擊何不婉言示德國柱不從然亦竟無言也是時彼勢已敗言之者皆有功不難於言而其卑辭來也他人答之不苦則甘國柱直道而行不襲善不法德出彼爲名高者數倍上矣受 命巡漕巡漕者督諸運舟其過淮過洪皆有期往往任此者率嚴督促或廣偵伺甚或身微行以察之然猶後期國柱約法簡易人便之顧更先期大司徒亟解之在丹徒中濕因病又聞韓孺人訃遂請告歸巡漕近設其經費金無幾又爲先事者預支什二三國柱徐於

用此事竣猶餘半焉直指報命所薦吏事有謝金武吏則以爲非士流入無從知卽盡金猶暮夜焉率納之國柱一切拒絕至有持金尾至家者竟不受也此卽致餽者告余者也國柱三十登進士初仕爲太常博士博士不治事職捧祝板詣上前其理劇者乃在典簿會典簿缺國柱署事會計精密寺猾袖手又大搜往牒作太常考八卷凡禮樂儀數燦然備至今賴焉 九陵祭器壞議修之國柱偕禮工兩主事往中使欲因以爲奸利聚累年祭器如山積曰是俱當修二主事色難之則曰明年 上謁 陵問器所獻錄 卷之六十五 夏元 夏山節
由敝卽以監修名對耳兩主事愕然國柱徐觀牲匣有九因折之曰太常共一物 陵殿用一器此 陵三少牢耳餘六安用之中使語塞姑請倍修國柱遂薄正祭器所省蓋不貲云其爲御史以博士遷也此歸疾尋愈竟不復出惟以讀書爲業間授生徒或勸之仕不應戊子十月遘疾疾危而復蘇已丑十月六日疾復作竟卒距生嘉靖乙巳正月四日得年四十九耳傷哉國柱初諱士煌後改士禎朝邑人居新市鎮高祖遜生景瑞景瑞生寬寬生贈監察御史南河公世濟娶南大司馬韓恭簡公女生國柱恭簡公

邦奇當代名臣也國柱早慧五歲通算法六歲就塾師學卽知所授書大義爲同學兒誦之恭簡公甚愛重常置左右楊忠愍公繼盛恭簡公門下士也言事謫狄道尉入關謁恭簡公國柱甫八歲從旁竊視意恣恣歎慕比夫謂恭簡公曰客凜凜異人哉爲士者不當爾耶恭簡公益奇之語門人張明傳曰此見必以諛顯第恐傷於激無益吾老不及見矣子異日盡以吾意語之後國柱自巡漕還北地至通州又欲有所彈射友人以義論之遂止是時國是初更好事者爭求多焉會蒲州遘難去一二慮及者倡說不根人獻錄 卷之六十五 夏元 夏山節
心搖動然射虎已除不虞敵軍狐潛免匿不來自散去急之則異說遽出且持正論者或未必正言愈多是非益淆不如靜也人皆以言重國柱余獨以不言重國柱以其能不言知鄉者之言非動於名也恭簡公可無恨矣

河南道監察御史益軒姚公三諫墓志

邢侗

公姚姓三諫名厥字崇謙益軒其別號也先世由太原榆社奉詔北徙占永年諱士遷實公高祖四傳而爲處士儼卽公父封文林翁封翁天資樸厚世延爲施千里有義門姚氏稱而公生異發夢于封翁云夢爲關壯繆與我戰北而痕頰已公墮地痕頰宛然也久之借環乃減稍長從叔父學穎悟絕倫十歲爛爲制舉文駿發今上又數年爲嘉靖壬戌吳興潘公以督學試拔置文學弟子弟一屢試不再屈指聲振膠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墓志

序間萬曆癸酉舉于鄉連第進士踰年用次得和門令抵舍壽二親旋以板輿之邸蓋身率婦子僅飯脫粟而奉親則極旨甘公治披誠盡下不樂爲鉤棘和人亦安公坦易儕俾化之若苾芻之翹陽光也歎民怙勢將嫁絲絹稅于同郡五邑民四邑操挺起矣和觀衆而動公亟論之謂有令在必不忍而曹代歛民且謀能已稅乎和以令故靡所諱卸率之四邑扞文罔而和獨拮拮稅竟以不坐一時上下服公恬鎮足屬大事隱然具公輔望矣三載上續父母以下受四勅如制又二歲公及于徵矣值母孀人棄養倉皇步

柩歸邑民攀號如喪厥妣枳其車三日不得行已

與醴金建祠勒石紀事他以常食位祀公者千家矣癸未服闋拜山東道監察御史乙酉出按三河嵯周視嵯池劑量池勢高下元潦別爲塍畦翻車以時轉運不令亢乾潦淖莫可孰誰猶夫土炭低昂屬諸造化而以吾陰陽反移之嵯乃大有秋于是三河不至割裂方幅爲長蘆倍公之力焉丁亥出按陝值歲大侵公一意荒政發賑勸貸迄無餘術至感神示者石爲糗糧石爛可噉也奏石丁朝舉朝咤異謂公誠感公按部務持大體不爲毛屑然所至不寒而栗卽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墓志

史山館

諸王國人各屏氣相下曰毋觸吾驄馬姚公他可知矣垂已于事而竣用倦劇移疾歸歸數載未嘗以片謁抵郡邑門郡邑聞管不說驄馬姚公何狀諸守相令長無不凜凜于姚公甚者辛卯起補浙江道出按應天諸郡所轄隸強半公所舊耳目地一切虧除典建風裁之外佐以陽和然至郡大吏有所憑依執法則又露章糾舉畧不假毫釐人相指謂曰此其爲真御史邪及報命肺疾忽作又驟聞封翁疾疾置以歸尚及扶侍未幾罹于大故哀毀踰恒丙申服闋猶委頓不能北會臺檄屢至不得已趨駕入臺補河南

掌道事用職掌清理軍政拾遺疏中多冒時所請
 尹為政公遂不能一日安于其位矣于時直言見諫
 南北省臺幾空無人先是權璫煽焰立貴顯人同年
 某氏風公往詣之公田七尺之軀與三尺之輿執重
 君且休矣聞者咋指高之公晚居林麓杜門掃軌即
 容戚執友無故不一而遇婚喪可哀憐事則不恠傾
 橐期于得富而後已擇地營兩塾羣諸子弟延師誨
 之不倦奏疏剴切及他文爾雅稱多逸去亦見公之
 平任質不銜云

獻徵錄 卷之六十五 重刊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五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六目錄
 南道御史

張金陵 金忠

蔣誼 蔣欽

龔大有 陳傑

王宗茂 于有年

陸崑 王萬祚

古虞陳 宇

吳興茅元儀 校

錢塘徐象標 梓行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目錄 一 曼山館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六

南道御史

監察御史張先生金陵墓表

倪謙

承翰張先生有用世之雄才而弗究厥施以歿此世之人所以共惜之也惜其人則必求其志節之懿而表著之斯不徒惜矣先生諱金陵姓張氏字承翰以字行世居吉水文昌鄉西園生而氣質警敏不凡九歲就學讀書過目成誦作詩對輒有奇句攻舉子業師逸功倍先生長者皆器異之比長長身美髯丰度英爽音如洪鐘言動磊落頎然偉丈夫也宣德壬子

歲次庚子

曼山館

中順天府鄉試明年中會試乙榜當外補召試內庭與梁穀等十數人同被留俾冠帶進學成均蓋養成其材將大用之也凡遇瑞應慶賀必製詩賦以進輒蒙賜賚正統改元仍中會試乙榜以母老就職得授應天府訓導在任以師道自重樂於啟迪親之者懽然若挹春風瞻霽月也先生善屬文援筆立就作詩歌藻思清逸論者以太白樂天擬之一時文價大振求之者屢接外戶時總戎襄城伯李公尚書捐齋黃公南齋魏公深相推重恒延訪之乙丑秩滿被選理刑內臺踰年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激揚清濁風

裁峻然都御史周銓所爲不法會同官劾之或有危之者曰吾用盡吾職耳他非所卹也尋果爲銓黨所排左遷柳州雷塘驛丞銓亦竟死於獄安遠侯柳公總戎廣西以象州屢爲猺獞侵擾民無寧居會藩臬重臣議起先生署州事先生爲立信設法揭榜撫諭猺獞解散民遂生業景泰甲戌上計京師藩臬方交章薦知太平府事遠以母喪去官矣遂歸家守制先生舊有背疽疾已愈比服闋復發竟不治卒春秋五十有六所著有南京文稿吟稿人瑞軒集藏於家父伯穎號勿齋舉進士累官翰林脩撰先生爲人豁達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二

曼山館

豪邁坦易無城府與人交傾倒盡底衷樂周人急雖千金不惜人有患難必極力拯救之事親篤孝愛待宗族鄉黨有恩義先生在京校謙在弟子列深辱獎許今不可作矣仰惟厚德曷勝永嘸峻來京師泣謂予曰先君之墓已有僉憲王公銘之矣然懸綽之石未有文以刻敢以屬子謙於先生無能爲役則揭德振潛當效執筆第媿文辭蕪陋弗克掄揚而義又弗容讓也乃爲之表

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麗水金公忠墓志銘

李東陽

成化己亥閏十月七日金君尚義卒于遼陽君金姓諱忠字尚義處州麗水人乾州知州諱善之曾孫封文林郎監察御史諱叔度之孫雲南按察僉事致仕諱愷之子今開封府知府致仕尚德之弟少從按察公宦遊廣東甫就學輟棄去商販蘇松間年二十見其兄舉進士復奮就學補雲和縣學生數年應貢升國子生天順壬午舉鄉薦甲申登進士第會修英廟實錄奉詔往應天太平寧國徽州諸府採錄事蹟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三

更山館

還簡試御史事于南京丙戌拜貴州道御史未上聞按察公喪歸又喪母高宜人哀毀踰禮庚寅服闋上原師卽上疏陳三事皆人不敢言者復除南京直星變復具疏將上言愈切開封君作東甌童子篇遺之乃止巡上江抵南康諸府法尚嚴肅沿江諸司各置紙牌籍兵尅期更相考覈俾往來江上無虛日盜不敢肆監南京內帑諸衛倉及象馬諸草場吏卒轉相戒曰勿犯金御史攝雲南江西山東三道事劾大臣不任者一人三載考績道得鼻衄至南京移疾不視事因圖爲去計會憲檄遣巡盜蘇松諸郡君辭不往

都御史胡公敦勸之而行人謂君法太重執不變有爲君所按者誣君事以奏遂逮捕君君聞命以妻子屬其友陳御史直大曰吾不免矣自往就逮入錦衣衛詔獄獄成特命戍遼東三萬衛君談笑就道意慨慷如也時至遼杜門謝客有達官問所欲君謝曰此正某平生所不敢爲者居六年病卒時諸子皆不在側家人以冠帶服君君已不能言但搖首至再易深衣乃一領而絕年四十有八君性剛斷負才氣見義無所讓同邑進士吳榮卒貧不能舉君合賻治葬又贈所粥田若干畝遺其家貢御史壁道死君具棺斂歸其喪南京致賻以行遼有兄弟相仇者君諭第牌兄及貧急又調之所著在官有薨天稿三卷在遼有東甌童子吟稿三卷廣惠集方一卷藏于家初祺方要十日聞父難亟來赴及君被謫兩上疏乞代父戍不得自歸遼遠自爲狀述君事甚悉鳴治嘗謂予曰尚義有子矣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四

更山館

監察御史蔣公誼傳

陳錦

蔣誼字宜誼別號未齋又號石屋居士晚號愁翁自少穎拔書過目成誦八歲時鄉長老試以詩有青天閣雨雲歸岫紫氣乘龍水入江之句咸以爲奇既長從翰林劉士選先生學凡經傳子史星曆圖志百家之書罔不旁通爲詩文援筆立就成化乙酉領鄉薦明年登進士授杭州府推官廉公秉法先是於潛昌化二大姓爭山地百餘頃累歲莫決官以賕敗者十三人臺憲以委之遂斷其地餘官微利歲損民賦錢若干萬尋丁外艱居喪守禮服闋改紹興丁內艱服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五

長山館

闕改金華以治行卓異行取授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嘗按鳳陽諸郡風濤弊絕值歲旱星變合同列疏時政缺失及劾大臣不職者多見承納在京諸司殿最例屬河南道考覈力振紀綱不少假貸爲戶部郎中谷至愚所訟繫獄久之丁未秋今上登極肆赦旣出以疾卒年僅四十有九平生嗜學公退手不釋卷所著有經緯文衡續宋論紀竹石屋間鈔吹噓餘音愁翁新錄凡四十五卷太常陳師召先生銘其墓曰豐其畜弗暢其施胡宰物者之不可知然立言足以不朽奚必位台鼎而壽期願予銘其墓以紆士大夫之悲

前御史蔣欽

實錄

光祿寺少卿蔣欽蘇州府常熟人武宗朝爲南京陝西道御史同官任諾等劾逆瑾擅權亂政被逮下錦衣衛拷訊諾等氣沮而欽獨抗言不屈卒拷死瑾誅贈光祿寺少卿嘉靖五年上允官請命所在立祠祀之而廢其子浣入監嘉靖十八年十月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蕙復以祭葬請特命給之

南京監察御史蔣欽字子修有剛直名正德初元偕同官十三人上疏論時事方夜屬草燈下聞篋篋間見聲戢戢子修自念此疏一上且掇奇禍彼鳴者將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六

長山館

非吾先人之靈念覆後胤欲以尼吾事乎因起視曰儻是吾祖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於壁子修嘆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爲先人羞亦均於不孝矣因奮筆曰死卽死耳不可易也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坐逮被杖創甚諸人或迎醫飲藥子修獨曰吾得死所矣竟不療治而卒天下傷之子修吾蘇之常熟人弘治丙辰進士

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瀾松公大有墓志銘

王以旂

公諱大有字士謙別號瀾松其先江西人宋宣慰使諱陸三者從高宗南渡道出毘陵卜居梅塘里數傳入國朝爲望族諱銘可者爲縣簿卒於官其妻石氏奏乞驛傳歸櫬表其里門曰龔巷至今故官資給疑昉於此諱衡可者爲山東費縣令生二子孚承承卽公之高祖也曾大父諱禮洪大父諱瑛有丈夫子二人長諱詵是爲公父邁德懋學頌成化丙午鄉薦累科弗第齋志以歿公自少穎敏不羣服膺庭訓年十

秋徵錄

卷之六十六

七

史山館

下車悉首正莫敢隱匿由是怨興謗生辛巳夏例當考察坐謫去任公拂衣徑歸曰吾年已逾知命安能以筋力爲人盈縮懇乞原官致仕詔特許之獎恬退也欣然家居日課耕讀暇則拉二三朋舊尋幽探勝嘯詠酣暢絕口不言世故或勸其出仕輒不應微曰吾將留不盡者以遺吾子孫耳性好儉約自奉未嘗過豐拳拳戒子孫勿以奢敗尤喜講學見姻族子姓質美可進者輒命題呈稿親加點竄略無倦容以故士多成材公弟大倫中壬午鄉試從弟大稔登辛巳進士官至憲僉雖俱已卽世然公教在家庭尚駁駁

秋徵錄

卷之六十六

八

史山館

未已也嘉靖丙申以疾卒春秋七十

南京湖廣道御史陳傑傳

柯維騏

陳傑字國英號方巖世居金橋曾祖瓊廣信府推官祖讚父曰漸俱教諭傑登正德戊辰進士授景寧縣知縣潔已惠民民咸戴之有巨猾陳盪怙富武斷爲鄉蠹傑置之法盪行賄上司誣傑于理閩縣父老奔走號訴至願爲侯死郡守劉斐率僚屬管同時掛冠去盪竟坐誣而傑得白還任甲戌徵拜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景寧人爲樹去思碑塑生祠祀之時王陽明講學南都傑從之遊嘗奉差遣部內不肖吏雖善結援管護無倖免者其語諸生曰辨義利審真偽斯獻徵錄卷之六十六 九 曼山館

爲聖賢實學彼科舉特筌蹄耳所奏若干疏皆切時務既滿考念父暮齡遂疏病歸養踰年父卒送終盡禮既葬猶廬于墓經時乃返事庶母撫二庶弟咸盡誠服食糞浚行里中不假輿無書抵公府姻族亦不敢以貨干履規道矩益持之終身家居凡九年卒得年僅五十有六陽明嘗稱其篤信好學高潔自守其不誣矣藩臬知之者爲營葬督學潘瓚爲題其墓曰孝廉先生巡按聶豹施山先後疏請依御史陳茂烈例旌表弗果行

御史王公宗茂傳

胡直

王宗茂字時育其先曲阜人當元末有仕德安路總管者遂留家京山宗茂幼聰慧有殊質登丁未進士初授行人司行人奉使祭葬魯府封晉府晉南京廣東道御史是時大學士嚴嵩在相位日久縱子世蕃賣官鬻爵賂遺珍玩四面而至連引阿黨布列要津朝政濁亂軍民困窮災害並至公時在南道上疏數嚴嵩罪惡有云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廉鮮耻之行陛下入其術中致位極人臣久持國柄凡有奏請多資其判決一應陟降間出其周全雖係三尺之孫亦需一命陛下待之無以加矣固宜靖共兩職用酬殊遇尚懼至德之莫報也乃根蒂盤固氣焰熏灼作威作福一無忌憚以總貨爲長策以彌縫爲嘉猷備縉紳之所惡以爲智巧冒往昔之所戒以爲行能昧通萬國寃舍九地引用奸邪以爲羽翼大小臣工半出其門使中外唾罵人神怨恫雖唐之楊國忠宋之秦檜嵩將大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黜陟之司也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二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自州判而上以至二司雖間多恬退而奔競其門者每年生旦

不分遠近皆來稱壽折段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顯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就肯犯其怒耶兵部者將帥邊陲之管也嵩撓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員名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五百兩三邊要地不計匪人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雖不無安靜而感其私恩者至於歲時皆來叩頭果價或至千金該部非不知職之不專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耶卽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餘耳此嵩誤負之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滕應表借刀琛銀五百兩充爲饋送除廣東德慶州判官未及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十一

曼山館

門官竊視其間云法監金銀美人高二尺五寸許者并金銀溺器狼籍卓下皆雲南之物遠集於此不知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誤負之罪三也如袁州府分宜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投獻地宅不遑悉數聞相府之後別置庫室皆積石灰云內皆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并賞賜銀兩猶不在此其深藏貽遠竭盡心力以此而謀國何不臧之有此嵩誤負之罪四也如所蓄家人五百餘名并袁州所屬皆冒伊親名色絡繹水陸其供應舡隻馬匹月無虛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十一

曼山館

到任物故此債尚未償完至今告追不息臨江府富豪游桂三逃罪來京潛住考功司員外郎萬采私宅一月用銀二千餘兩采恃鄉曲親百計求免采既由賂而能脫人則由賂而能官人可知卽今外官之墜不必稽其器能察其勞考但視禮物之豐菲書疏之疎密是以端方之士或不得爲陛下之用矣此嵩誤負之罪二也如己酉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販家屬回籍其財物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請檢點金銀器皿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卓嵩坐於後愈出愈奇惟見卓之前增椅之後退也有一

時少有遲緩卽細打需索雞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敢阻當雖還糧舡亦讓其先過至於開壩商舟無不被害卽今徐淮地方驛門盡閉過客有關文者惟在門樓垂繩上下益懼狼僕鄉里之擾也此嵩誤負之罪五也如陛下所食太官滋味不過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蓋不極玉食以費天下也嵩除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凡窮海之腊極陸之毛絕域之所產罔不畢至以供宴飲是九夷四方之待嵩有甚於陛下也謂國家之事皆由於彼也此嵩誤負之罪六也如往年虜犯京畿正主憂臣懼之日臥薪嘗

賄之時嵩不惟漫無禦備之策尚有乘時之索諸
虜寇在門前宰相還要錢銀北狄亦聞之可謂國有
人乎都人兒童審問其貨病困之久亦爲諸曰介
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
遲蓋嵩積惡貫盈負恩賣國不能假手於一陛下而
但願假手於上天也爲人臣子致人怨惡之極無可
奈何而求乞降災於天其惡可想已此嵩誤負之罪
七也如 陛下近因邊鄙多事太倉空虛雖各處王
府苟有羨積亦奉表輸納以助軍需蓋臣子之分所
宜爾也王府於 陛下有骨肉之親嵩於 陛下有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十三 吳山館

茲其梗槩耳臣惟 陛下臨御以來吏稱其職民安
其業海內殷富四海向風何至邇年百物虛耗軍民
窮困南征北伐殆無寧歲乎蓋天下之所恃以久安
長治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剝
民脂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黎民幾
何而不困不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侵漁芻糧
或支不及其時或散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不弱積
漸至今天下之民竭其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殫其
廬之入不足以免其禍征誅之酷筭及鷄豚嗟怨之
聲徹於蒼昊以公家之賦稅有常數而私門之苞苴
無休時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十卓之器皿五間庫
之深藏豈神輪鬼運哉官歛之民而又納之於嵩也
嵩之授受若固有之不甚愛惜不知蕪楚之苦膏血
之剝一路之哭向隅之悲憺 陛下聞之亦不能不
愴然動心矣臣惟邇者各處地震由臣下專權之徵
也而所謂專權者寧有出於嵩之右者乎 陛下用
嵩將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至於傷天地之和招
怪異之至何取於嵩而信任之哉臣聞 陛下帑藏
不足支諸邊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可以贍諸邊
年之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周公而且富於 陛

下矣夫 陛下以四海爲富豈真不如嵩哉蓋 陛下積而有施而嵩獨積於無用祇見其多而爲害之甚耳 陛下與其爲賈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用盍去此索財惑衆之臣以全國之元氣乎臣又聞數年以來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結足以售其姦陰險足以肆其毒才氣朝陽之鳳卽爲立仗之馬不爲廷杖之鬼則爲還徵之卒苟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爲此無用之言以賈必死之慘哉是以卷舌而長吁結氣而有待也臣爲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腐心久矣彼以尚非言責思懼出位過蒙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十五 史山館

擢用待罪南臺幸厠當言之例遭遇受言之君旣知姦惡復爲緘默則臣尸位素餐之罪旣不可逭而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爲人而列之朝且無食祿之費矣臣非不知嵩日薄西山暴虐無幾然一日業乎其官則一日流毒於民 陛下爲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共工驩兜之屬以月恒日升之聖而睨此朝不謀夕之姦臣不知三下後世將以陛下爲何如主也臣非不知憚人無才不足以動人主一爲所動非謬遜之臣未孚之言所能勝也然進言在臣聽言在君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進也臣非不知左右前後

嵩腹心一言浸潤密敕妄瀆刀鋸伏焉臣亦盡其言職耳其他不暇顧也臣父母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承歡膝下樂其妻孥之爲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妻子零丁孤苦有甚於天下臣民罹嵩之害者然時事至此殊非太平之象將爲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燎自經林木有甚於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言猶爲不遠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福有甚於臣之生矣臣以一死而易天下之治父母妻子之安顧不爲歟夫嵩之血氣旣衰愈得而愈無厭者嵩能持之入地下乎爲後計也臣亦人也寧無計後之心而犯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姦以取必不可生之辱雖後亦不遑計者良以世受恩榮作養之遠每欲捐軀以報 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而當言不言也哉臣犬馬之誠誓不復綴班行之後以累平明之治伏乞俯鑒臣言將嵩速賜罷黜以謝 陛下并究臣不當計大臣之罪以謝嵩則臣隣幸甚天下幸甚再照吏部爲百官之長四司爲衡鑑之公衡不平則輕重叢鑑不空則妍媸溷尤不可使一壬人願乎其間者也宋旣以奔競而爲中書復假權勢而入吏部玩法干紀肆行無忌中外金帛悉歸其家以爲

之奸佞欺負而來又以邪僻濟之則寵賂之彰國家之敗臣不知其所終矣况頃朝觀在邇冠裳咸集似此壬人儉夫必善潛要詐索尤不可以一日居乎其位以妨賢哲之路者也伏乞勅下該部并將萬家亟爲罷斥別選正人以充斯任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而蠻方可遏矣臣感激於衷不識忌諱冒昧上言疏入謫平陽縣縣丞尋丁父憂還四十年卒今奉詔卹錄贈光祿寺少卿

南京廣東道御史贈光祿寺少卿虹塘王君墓

志銘

王世貞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十七

曼山館

余之京山蓋有御史王宗茂墓云而王君之墓木材矣而猶未有志若銘其子玉泣而請曰以有待也蓋手狀而授余夫微狀余固知王君當君之試爲御史也在嘉靖中而相嵩方貴幸以其子世蕃恫喝中外百司挾其賄巨萬虜闖入至都門外而相嵩賄益甚乃郎中學詩御史錦以後先論嵩逮褫職王君奮上書摘嵩誤國負主八大罪罪皆有指是時上不能無動而外難相嵩顧召當制大臣論且薄君罪得爲溫之半陽永白君謫而相嵩益盛至出人主上而其子世蕃益用事嵩柄爲奪諸論嵩父子而建者非死

亦成禍加慘於君矣君之丞平陽務爲精勤稱職不少見遷人態而其所辨誣良民爲島寇導者三十餘人卽上官爲君屈君又厲禁其棄女者居半載而全女口二千餘女長冒君姓或以君舊官爲小名俄丁母郝夫人憂歸是時君父布政公橋領廣右伯重於朝嵩以君故甘心焉罷歸君內哀傷郝夫人而外恭養布政公進而晨暮羹饌奉食不敢以瘠見也退而哽咽幾絕者數四布政公老且病深居咄嗟時時及出處不能無嗾君謹俟其解而後雜他僮端以薦久之布政公亦竟不起君自是摧毀無復意人間矣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十八 曼山館

天子尋用御史言斥相嵩戍其子而君以哀憤積成疾卒相嵩罷與子戍卽君卒之日而君竟不及知也當屬續語不及私唯曰上活我無以報上恩嬾某從子玉前泣請訣君正色曰卽某不肖而終兒女子手耶手揮扇自若頃之日遂瞑君卒之三載而上修相嵩子籍其家嵩寄食民舍以死然外尚諱君直不爲旌而至穆宗初始下制褒贈君光祿寺少卿少卿五品法不得子葬祭諸視君而加慘其生存者暴起至九列而見法者賜諡錄一子春秋祠祀勿絕君獨寥寥至今也夫君不愛死論劾相嵩反復以身

爲喻甚哲獨能動人主以薄譴而至蒿籍金寶珍異
過天府按君疏若薄亡不酬然不能回人主之惡而
爲好天之獨薄君以謫疑若爲君厚者然不令君一
快志於相蒿之敗又不令從諸君子與觀昌大之會
而至褒卹之典去諸君子歿者又倍促也嗚呼天人
之際固難言哉君生貌寢善談笑與人處夷朗無他
腸所爲詩文援筆立就善騎射於書靡所不窺然略
知其指弗肯竟舉於鄉凡五上春官輒不利矻矻不
少阻最後成進士爲行人使魯晉二國却其餽御史
南京僅三月丞平陽倍之人呼爲青天王或太平王

蘇徵錄 卷之六十六

九

曼山館

而於其行泣而送者溢道路奉布政公指撫教其弟
俱成立布政公素嚴難事卽君已五十餘猶宛然孺
慕也唯王氏之先代有聞人布政公與其弟太僕公
格俱以直道自致爲時名臣至君而加顯矣君字時
育別號虹塘山人其生以正德辛未卒以嘉靖壬戌
春秋五十有二王子曰余讀隆慶初考功令而惜之
御史業已驗若著蔡而胡匱匱一五品爲壅閼 明
主湛恩也且夫旌諫臣宜第事可否不宜獨第禍雖
然所以爲御史足矣何所事此是宜銘銘曰 贊
復全之壽康汝言而使汝不及知嗚呼 志而
可達止於斯天即人兮嗚呼噫嘻

文林郎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前渚于公廟年
墓志銘 于慎行

于公諱有年字時泰前渚其別號也上世萊掖邑人
國初以趙衛間被兵空虛徙海上大姓實之曾祖常
遷臨清之梨園屯家焉是生祖通通生父魯先娶潘
繼杜生公公少有穎資而器度凝重不妄笑語識者
嚴之嘉靖甲子舉山東省試隆慶戊辰成進士授揚
州府推官以內艱去起補常州又以外艱去起補懷
慶凡滿六年考使者奏公治行疏二十餘上矣萬曆
庚辰召拜南臺御史公爲人風格儁爽才識絕羣而
心地坦夷不爲城府其任理官決疑亭法務在審慎
所讞稱平其時政令嚴切郡國奉行率務摘虔取名
相高以尅核而公爲法吏從直指按部獨用平恕寬
和無所侵冤權相制政育人附離者爭招延海內士
以植私黨士亦多趨走之公獨不爲私謁以是僅得
南臺時論重焉巡視京營及鳳陽等倉簡練將卒嚴
覈出納具有成效前後所條疏十餘皆關大計其要
者在馬政初江北諸省民間畜馬歲課其息息不中
程更買以賦後稍取直輸太僕而令養母馬自若民
間苦之公請令諸省各計一歲中賦馬之數定其直

蘇徵錄 卷之六十六

十

曼山館

道里費算入租稅徵而使太僕歲數見馬以多少
 裁其本折須馬則吏代買即取其直輒以所徵輸入
 民間養母馬盡斥賣罷除之無有所與 上嘉其策
 行焉江陵既敗有執法大臣某故常私比爲奸利而
 與後政有連衆雖指目之未敢發也公毅然具疏劾
 大臣某當罷狀有旨譙公以非所宜言大臣某亦遂
 去矣武林兵變公疏畫綏輯事宜大指在解網肆赦
 無治脇從部如其言以覈屬有星變陳天人感應之
 際災異所繇其說甚具爲御史五年聲猷日著諸公
 交譽之屬有脾疾不能自力告歸以萬曆丁亥卒距
 康徵錄 卷之六十六 主 史山館
 生嘉靖乙未得年五十二歲公居家廉儉服食器用
 無所修飾其在里閭屏去御從與諸生父老遊如平
 生歡值歲不登糴穀百石以贈里人內外宗黨貧者
 爲買田分給多或數十畝少亦十餘畝間左或欲流
 亾輒慰止振貸之里人德焉公平生修潔冲和恬於
 澤利處已當官踐踐有繩矩而外不爲邊幅可謂有
 道仁人矣位不盡材年不酬德天寧可問乎哉予讀
 史東海于公治獄多陰德子孫貴顯封侯傳世于宗
 率出東海公豈繼延平而興者邪毋論三爲司理所
 平反不可計卽馬政一疏江北河山之間所保全

民家室以千萬數豈特一獄吏之仁哉吾識於此俟
 公之昌後考焉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主

史山館

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陸公崑墓表

呂耕

君諱崑字如玉姓陸氏湖州歸安叢桂坊人也父震仕爲廬州知府配毛氏實生君在姪七月稟受甚弱比長氣宇清瑩疆直過人爲諸生篤志儒業不問寒暑及父母偕亡毀瘠骨立悲感里閭時三弟崧嵩崗年並少家亦就圯君與其配童孺人竭力拮据撫育諸弟咸令就學比弱冠皆與授室遂偕季嵩鄉會二試同登前列君既謁授直隸清豐縣知縣乃益力行所學効諸政理鸞鳳采良鷹鷂暴悍各稱其施三年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主

史山館

考績監司交薦至厯厯書有愷悌臨民清嚴律已之褒而考妣二人亦獲追贈矣已而擢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適 孝皇下詔求言遂條陳十有二事皆閔切時政不詭於經多見采納正德丁卯間逆瑾恣橫流毒縉紳君上疏列其奸狀逮下詔獄乃得釋未幾追理前事復就逮加杖放歸田里庚午八月瑾既伏誅詔復原職致仕遂隱居衡山遷居處玉屏徜徉山水矢口不談世事及今 上初政詔下錄用會有阻者弗果召君材高學博有志體國雖在泉石間猶請正禮樂竟格弗行嘗自撰擴記曰生平好義重禮忠

介孝友處家行已俱有矩度接物待人洞見表裏但嫉惡太甚齟齬于時其一時名公鉅卿如鄒公軒陳公仁王公守仁諸賢或稱其練達敏銳或期其進於聖賢不遠嗟乎使君獲大展所蘊其樹立當未可量乃竟齋志以死不亦可傷哉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主

史山館

王二固侍御傳

郭一鳴

王公諱萬祚字君錫號二固浙江台州臨海人公生而色鰲體貌樸古氣骨稜厲爲諸生時治經術有聲尤長于詩脩身潔行若而年睹公面者僉以異日鐵面柱史期之乙未釋褐筮仕太平當塗令甫至先問大姓主名爲邑積患者得若干人悉法治之諸豪有力爲之屏息至革羨耗以防積弊之侵漁嚴保甲以杜濱江之竊發諸所勞畫迄于今爲當塗永賴服闕補河南汝陽數政肅法令門以內冰清門以外春盎亦若令當塗時惟是汝陽重災後公單車問民疾苦爲

獻徵錄

卷之六

五

請命兩臺盡緩得已額征一切起運難緩者尤悉心調停慰撫民咸感激勇於公賦怯於私闕卽中州膏訪徒黨甚盛公廉訪得實不少寬假于是習姦者如距斯脫公用治廉平不苛聞以異等授南京福建道御史所至風節矯矯彈劾不避時貴痛斥自設藩離中人每疏上南北爭傳疏至疊疊百千言而公忠憤吁騰猶若有未盡吐何旣辭甚也巡城城治姦人至引避相戒謂勿化鐵面王領差下江一奉望書從事先訪治巨室豪門得一二輩不逞者懲以法緯有埋輪風采云至犯而纖微者直置不問江表益用澄

清差甫報竣而公逝矣惜哉未完公之大用也其鄉賢有司暨學使者素欽風節旋舉公祖豆郡邑庠間予子一人奉祀青衿益徵士論之公所著有留都疏草及詩樹瓢鳴行於世

王二固侍御疏稿序

黃汝亨

余于古人中每慕汲長孺寇萊公趙清獻包孝肅一輩人我明如海忠介龐中丞庶幾匹之而今乃得吾年友二固王子王子性忠鯁赤心鐵面自徵拜爲留都侍御史其夜之所思晝之所爲無念不以除殃厲善鋤姦臣正安社稷保生靈爲汲汲以論繩斧所指

獻徵錄

卷之六

六

有埋輪破柱欽手避聰之風裁而值此薦紳比肩共戴之朝至于水火其形玄黃其血士大夫弱者噤口庸者歧足巧者如黃悍者如鷲賢者仰屋浩嘆如風疾雨之至而王子獨立敢言率先衆正一無所顧南中清議所出盈庭之訟眈爲輕重王子一出人入不降色輪心奉爲九鼎者今其疏稿若干章具在也素所蓄積畢之靖獻而經術世務洞然胸中足以稱志展筆讀其辭披瀝心血百折九迴若惟恐其言之不暢事之罔濟者不知者嫌其過于憤激而其中則無爲而爲豈惟爵祿不入于心卽一切非譽禍

禮置之度外。與古所稱準繩之官直方其道者已。識
 者謂士子浩氣嶽立。天必長承其年。以砥柱中朝。益
 樹鴻鉅之業。奈何。令此人死也。王子在南中。婦人小
 子皆呼之爲閻羅士。君子稱之爲龍圖老子。其歿也
 悲痛嘆息之聲。自負販而冠蓋如出一口歿之前一
 日。猶據座。此案皆地方要切事。既歿。吾輩入哭于時
 寒風臘雪。猶以敝焦紗爲帷。所覆布被陳絮而已。案
 中如洗。至無以爲棺斂。同官周汪諸公。檢其贖銀餘
 餉。則已先期悉括其數。下郡縣令買穀貯。庾備賑濟。
 以報嗟乎。王子介至此乎。如此而有言。豈肯尸位。眊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六 二十七

筆含垢揚清。又豈區區以小忠小廉。買名聲于朝而
 盡言以翹人過者。同日語哉。嗚呼。王子殆以汲冠趙
 包諸公之直節。而懸賈生蘇明允之文采。所謂千載
 上人凜凜。猶有生氣者。王子不死矣。王子兩爲令。有
 德政所作詩英辭勁骨。詞人所不及。彙在別集。不具
 論云

卷之六十六 終

宋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七目錄

通政司	掌司事尚書	張文質	鄭紳
掌司事侍郎	李致省	謝宇	
沈祿	通政使	賀銀	李錫
崇義	楊載鳴	汪宗元	李際春
左右通政	趙居任	陳嘉猷	徐世英
劉文	趙侃	杜明	李泰
党承志	左右參議	趙昂	王萱
張龍	張寰	王汝言	
張選			

趙邦柱

南京通政司

通政

強珍

夏崇文

余本

林時

沈束

參議

李文郁

張詡

朱廷益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工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七

通政司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張文質傳

實錄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張文質字允中直隸昌黎縣人
正統七年舉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景泰中陞都給事中
以音吐鴻臚選為通政司右叅議天順初遷左通
政復進通政使成化中加兵部左侍郎工部尚書俱
仍掌通政司事既而加太子少保改禮部尚書管部
事歲餘以母喪去服除仍以禮部尚書掌通政司事
後為言官所劾致仕弘治五年四月卒賜祭葬如例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文質為人重厚有容居家以孝稱歷官四十餘年無
過舉其子忱亦舉進士為兵部郎中

掌通政司事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鄭公紳神

道碑

孫 陞

工部尚書致仕鄭公卒子錦末衛指揮僉事璫以聞
詔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公諱紳字公珮別號敬菴其
先保安州望族高祖思明徙保定府之涑水縣思明
生秀秀生友以從兄征進都勻東苗西堡有功授錦
衣百戶世襲遂定居都城友生表以從征大同有功
晉副千戶累指揮僉事贈百戶君如其官兩世近臣
又皆功能表見而都城之鄭漸著公爲指揮君長子
當承廕乃顧雅嗜文墨年十餘受書不釋手指揮君

徵錄

卷之六十七

二

吳山館

侍朝蚤起公必先馬歸入戶輒閱讀書聲定省唯時
色詞以恭指揮君暨母胡相顧喜曰世稱讀書人明
理道習孝敬吾兒信然大吾門必此兒也令就學於
司徒李公李公大奇之一時同學多士鮮或之先焉
名起都城籍甚舉正德丁卯順天鄉試甲戌進士乙
亥授戶部主事已卯父指揮君卒侍疾執喪務竭其
情既葬廬於墓側百日以母命歸處中門外不入私
室不與宴會者三年辛巳補戶部晉員外郎尋遷鴻
臚寺右少卿癸未左少卿丙戌卿戊子居母喪庚寅
起任通政司右通政癸巳左通政丙申通政使是歲

宗廟工完贈祖若父如公官祖母母皆淑人已亥

扈從南狩賜衣帶銀瓢三事已晉工部右侍郎以慈
慶慈寧二宮工及城垣鼓樓京倉諸工數賜金幣庚
子以皇穹宇工加俸二級及金幣之賜已晉尚書掌
通政司事俸食一品甲辰考績贈祖若父如公官祖
母母皆夫人公自入官三紀凡九遷不出都城門而
累績迥列晉位上卿恩每逮其先人時子璫由廕階
典禁獄累晉今官孫崇孝以公廕補太學生且嚮用
鄭氏數世武文迭興語都城華閭咸推穀鄭氏公曰
吾其止足時矣遂上疏乞老得俞旨是爲歲乙巳公
既賜休甚適乃故都城居也朝大夫舊游及諸後進
知公名數就公訪政理輿馬相屬公一切謝避之乃
於都城之南里許築居號南池書院引泉種樹鼓棹
中流城隅而江湖若也就訪者又至乃又去都城數
十里於西山得冷泉之勝築居號北泉書院偕朋舊
子姓數輩以往間來南池復往釣鮮茹美探幽尋樂
悠悠乎洛沂風雩之懷而香山洛社之儔矣公之詩
曰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閑人養太和都城人誦焉
公事父母孝事傅父如所生仲父持家政有幹濟勞
公念之爲文勒石墓所示不忘與諸從兄弟約曰必

徵錄

卷之六十七

三

吳山館

爾我視也母有餘不足論也吾黨今則七人矣其先
一身耳願世世同堂合食毋改於今日約定俸入不
問所費久之食指以千計勢不得終合公乃悉捐先
世遺業讓諸兄弟曰吾固食公家人也烏用此諸兄
弟感泣弟紋幼公教之學後以鄉進士仕至濟南府
同知故所師事李公寢疾獨招公受遺囑如子公爲
治後事如所生同學友病疫且死不能語執公手授
之千金竟不語乃後公爲卜居定業安處其妻子子
長以所餘金還焉居官門無私謁而公亦未嘗干人
以私涑水邇都城邑侯有爲夫役之餽者公曰吾家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四 曼山館

世邑人也乃今詎可私役邑人謝之居身不喜爲無
益之勞所在正襟屏息坐竟日因以敬名菴卒之前
數日手爲書遺親戚朋舊備道情故曰吾其長別矣
嗚呼遠哉公宦篋涼薄無厚遺乃後卜築兩地樂隱
十餘年供具不乏則今指揮君竭情善承之余聞
之都城人又聞之先伯兄伯兄與今指揮君同官錦
衣同試武科稱莫逆交乃語曰水積澤深善積福臻
若公者行善終身承先啟後以稱於世曰德門宜矣
公卒爲嘉靖己未六月十七日距生成化己亥十一
月十日享年八十有一

李孜省傳

黃錄

孜省江西南昌人初爲吏待選京師成化丁酉因太
監錢義何興以祈禱術見先帝試之驗傳授太常寺
丞言官劾之改上林苑監丞未幾傳陞通政使司右
通政賜金冠法劍各一圖書印三文曰忠貞和直曰
妙悟通玄有所奏請用以封進孜省又採取符錄諸
書以獻寵信日隆八年間官至禮部左侍郎掌通政
司事恃恩驕恣有忤已者必害之工部主事張吉兵
部員外郎彭綱劾之皆被謫孜省益自肆遂并吏部
尚書尹旻及其子編修龍所與往來太僕少卿張燧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五

給事中袁昇工部侍郎談倫主事王範翰林侍講學
士焦芳修撰曾彥編修王勅司經局洗馬羅璟禮部
郎中劉紳員外郎楊察吏部郎中鄭宏兵部郎中鄒
襲等並以次謫降士大夫皆畏之亦有陰附以媒進
者於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爲右都御史禮部郎中
黃景爲左通政南京禮部侍郎尹直爲兵部左侍郎
工部尚書李裕爲吏部尚書通政使邊鏞爲僉都御
史李和爲南京戶部左侍郎其同僚通政司參議元
宇直張璞陳琬俱進品秩又採取時論所推若學士
楊守陳少詹事劉健都御史李敏侍郎李嗣大珪寺

張錦馮貫及吏部侍郎徐濤學士倪岳南京國子
監祭酒劉宜通政黃孔昭左都御史余子俊等皆密
封推薦籍紳之進退多出其口人亦無敢言者矣孜
省已戍邊衛遇赦當還太監蔣琮言孜省罪大不當
赦復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孜省不勝考特至是死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六

掌通政司事工部右侍郎謝字傳 實錄

掌通政司事工部右侍郎謝字字伯寬湖廣耒陽人
景泰初命入文華門與內侍同學爲國子監生授中
書舍人歷陞禮部員外郎太常寺少卿并本寺卿兼
司經局正字於內閣制勅房書辦前後幾四十年
上登極以東宮侍從恩陞工部右侍郎掌通政司事
秩滿陞俸二品弘治六年閏五月卒賜祭葬如例字
善楷書亦工繪事性警敏善得人意指享有榮祿以
終其身子汝賜舉進士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七

掌通政司事禮部右侍郎沈祿傳 實錄

掌通政司事禮部右侍郎沈祿字汝學順天府宛平縣人由舉人授通政司經歷祿妻爲今 昭聖慈壽皇太后之姑弘治改元 皇太后正位中宮祿遂超遷本司右叅議俄轉左甲寅進右通政戊午進通政使壬戌改禮部右侍郎仍掌司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卒於官賜祭葬贈禮部尚書祿以恩澤致位九卿遭逢之異近世所無有然其人篤於友愛少失怙其兄浙江僉事舉教之有成後舉致政家居祿事之甚恭撫遺孤曲盡恩義人以是多之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八

通政司通政使賀銀傳

實錄

賀銀台州臨海人洪武中爲桃源縣學教諭用薦陞宛平縣知縣 上起義靖難銀率縣僚吏給兵士芻餉永樂二年陞通政司右叅議九年陞工部右侍郎坐事降工部營繕司主事十七年陞通政使銀素闕廉譽及爲侍郎坐累籍沒其貲甚厚復官遂改行其卒也家具蕭然時永樂十八年九月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九

太子少保通政使司通政使咸寧李公錫行狀

楊鼎

公諱錫字天祿先世居平陽大父曰克讓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通政使始徙家西安之咸寧父曰榮讀書習禮鄉里號為善人歷贈通議大夫通政使母康氏歷封太恭人再贈淑人生公於洪武乙丑二月年十五入郡校為弟子員永樂戊子歲二十二中陝西解首明年會試禮部中乙榜優等授蒲州學正己亥九載滿獻績來朝陞行在吏科給事中壬寅丁父憂洪熙改元冬制終轉禮科宣德丁未給勅命授徵仕郎

徵仕郎

卷之六

十

贈其父為給事中封母為太孺人辛亥遷右通參議甲寅給誥命授奉政大夫父母俱進封贈乙卯陞右通政正統戊午再給誥授中憲大夫父母亦俱贈癸亥轉左通政甲子陞通政使景泰庚午又給誥授通議大夫贈祖父皆如已官祖母母皆淑人壬申加太子少保癸酉以夙疾休政歸公自幼穎敏過人見者奇之既長為弟子員苦志勤力昕夕匪懈不事浮華不近聲色為學正時毅然以師道自居凡教人立心循行皆以身先之故出其門者成器而足用為黃門時整飭典雅小心慎密得近臣體在通政時封駁章

奏通達下情雖倥傯繁劇而井井有條無壅滯之弊又能不察察小失有大臣德量以至處家教子居喪閑退無一不得其宜所以入官四十餘年歷事五朝無小過可紀宜乎身榮存沒官封祖考家用平康厥嗣繁衍而其實足以傳於後世也耶

徵仕郎

卷之六

十

通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宜石柴公義墓志

銘

楊一清

正德辛未間予在吏部嘗求刑曹之明習法令不爲利誘勢屈者尚書劉公及兩張侍郎以主事柴君義對進爲員外郎已而間先是有劉信者以毆傷人被誣繫獄君當鞠之時劉瑾專政庇其所厚者屬君坐信死君曰枉坐非辜義不敢爲也瑾銜之方圖中傷而瑾敗伏誅得免禍予嘆曰真法官矣是年冬會鞠重囚於朝予當執筆尚書命君讀獄辭明朗有節有所矜疑予詰問之應答如流無弗中肯綮予益喜識

獻集

卷之六

十一

之明年壬申通政司官缺員 武廟詔吏部求稱是任者廉得數人而君在列引入內廷試之有旨用君遂擢通政使司右叅議予以君之才不止此而出納命令所係甚重且柄用之階不忍權也比予得謝歸江南十越歲嘉靖乙丑再起廢西征事寧召還入內閣而君已進擢左通政矣次年丙戌 今上親擢爲通政使以其音吐洪暢容止端重甚眷注之嘗命近臣傳諭通政司官奏事當一如柴義越二年戊子冬十月二日君方出造親友家歸至內室忽得疾不能言予同僚石門翟公君姻家也聞而往視急延醫診

之已不可藥遂卒翟公既經紀其喪屬予一言銘諸幽可無辭按翟公所述狀君姓柴諱義字時中別號宜石其先浙之仁和人隸騰驤右衛籍遂家於京師曾祖秀春祖清父潤以軍功授錦衣衛百戶封通政使司右叅議母黃氏封太宜人君生穎脫儕輩知孝敬父母性俱方嚴髫年就遣外傳督之學苦志經史遂舉鄉薦登弘治乙丑進士所得俸資俱上之太宜人一毫不私蓄尤篤友愛作屋數間悉以讓其兄仁弟禮居之鞠其幼甥周尚文如已出比長捐俸助聘資俾之有室性寬厚與人處謙謙持謹言溫而氣和人樂親之下至臧獲吏僕未嘗見其有疾言遽色家居衣服飲食甚儉朴蕭然如未仕時生成化癸巳二月二十九日壽纔五十有六 上聞其卒甚悼惜命所司賜祭葬如例

獻集

卷之六

十一

十一

通政武東楊公載鳴行狀

胡直

方嘉靖末廢臣竊魁柄頤指天下士平時爰書赫蹏以示銓臣列某當內某外某上某下一日飛數楮若倚閨閣語雖太宰以下咸拱聽奉若畫一而一時幽明慶罰之樞盡歸私家於時予邑武東楊公以銓部郎適管選事柄家挾所爲又憑鄉故關說彌繁要在必從公心厭薄之久之以其來楮擲地作色不可柄家遂大銜忌者乘之進熟譖傷公竟落職左官閭之將樂典史由是中外縉紳想望風采嘆曰是大浸將稽天乃有茲砥石何其特立也公之名遂燁布中外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內 吳山館

矣公既出一時當事者咸弭耳惕息爭先爲役士大夫風習爲之大變歲壬戌柄家既敗天下名流唯冀公一朝還朝與當塗共濟然公竟遂巡補外服稍遷至銀臺而病作矣未幾公竟不起此豈獨一邑一家之戚已哉公家居武山之東故號武東載鳴名虛卿字也上世華陰人南唐虞部侍郎輅來居廬陵二世徙吉水至宋盛時曰允素始繇吉水徙泰和又十三世曰景行舉元進士官翰林待制事載史傳又三世爲文貞公十奇大顯於世又再世爲太僕公昱乃公之曾大父也昱生雯雯生天柱公訓天柱公性嚴重

有家範以貢補華亭學官遷岷府黎山王教授以公貴贈吏部員外郎娶劉封太安人以正德甲戌十月廿三日生公公生而方面或言類文貞幼類敏殊常兄五歲就外傳靜重不爲佻弄七歲業舉子至九歲天柱公方試有司歸卽以所試目試公公立就又嘗爲族人著勿齋賦有奇思天柱公曰汝大賢後當紹先烈寧學近時士止科第著稱耶未幾著資聖錄一卷言治安事曰吾將執此以獻天柱公笑而火之曰非小子先務也歲戊子以童子就試邑侯及督學使者皆首諸生補弟子員歲丁酉踰冠今元相徐公督學試吉安士得公定名虛位論大加賞異曰是能從韓文脫胎者江南第一卷也名益振是歲舉省闈高等戊戌第進士天柱公方教諭華亭先皇帝出幸承天公得從例歸省如華亭時人榮之已亥補廣東潮州府推官公天性方稜既居官益砥礪節廣中吏故有貼班銀曰助衙錢公至首罷免有鄉宦自閩寄香茶公不啟封還之餽遺請託盡絕至刑名出入未嘗不規規焉措意也常曰推官法吏法生殺人易耳一付吏人手鮮不爲奸又或視上官指下上其手其謂法何故公於獄獄亭疑一主公正而行以詳愷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內 吳山館

文出躬裁吏人袖手無能爲弊穴者時公方盛年然
稱敏陳推第一云潮故有橋稅異時監者乾沒其間
人恒寡公監未一月輒倍其入以是在潮凡一歲再
被薦踰年丁外艱聞喪卽行每痛天柱公未面訣語
輒涕泣免喪補登州府推官登海國區訟動連數百
人當道聞公至則故知名也多委艱大事公亦畢力
自效不避怨瘁不數時庭無滯獄囹圄遂空代巡完
公薦公有水清玉潔鑑空衡平之語時謂知言丁未
行取補吏部稽勲司主事歷陞考功員外郎滿考得
贈封其父母公在部感激思報而當時士習事體日
腐徵錄
卷之六十七
十六
身山館
垂公乃退自淬厲力謝謁謁物爽入署勅家人鑰宅
舍務絕賓親獨行一志然遇賢者未嘗不款接咨諏
人材狼狽不自怠居部凡七稔始晉掌銓事時公於
人材臧否既考鏡瞭晰乃首擢其望而淹者拔若干
人摘其地而倖者抑若干人曹中吏多匿善缺市厚
賄故應選上有數年不得出者選君未皇稽也公乃
示應選者各呈報其鄉之缺官不踰月缺盡出公於
三大選中按次除補無復壅滯歡聲載道往時外寮
文憑付權貴家僮轉鬻各外省承差至必索厚利廉
吏尤苦之公建白按季類付巡按御史分致其屬一

時大便公督選凡五易月士論翕然願獨與柄家私
心刺繆或爲公危公不之振也甲寅春行取天下官
員有推官郭某者素善文公少嘗偕友人讀其文題
之時在念至是因按其前考語最遂置取列而郭適
以它事被劾柄家遂請此曹公而甘心之公既蒙譴
過家起居太安人卽赴將樂未一歲量移惠州推官
道經哈峽舟覆漂蕩五十里幸免於難方覆時公自
檢考生平無欺君父傷人害物事可質天神決未當
死既出未見有恇憾意捫髮憤猶故也識者異焉是
夜宿野舍賦詩自慰又著爲哈峽志謝城隍祭役人
錄有文門人黃侍御緝刻以傳而公自序題曰困喻
錄公之至惠州也當道不欲煩以吏事公因固請中
丞王公乃從士民願以惠志托公公殫精摛思凡閱
月書竣其有關郡邑利病兵賦善廢一篇之中反覆
致意務爲永鑑而隨事抒謨翼敷衛道意肫如也學
士文人傳誦謂足駕武功安陽二家矣未幾得召復
爲南吏部主事進考功郎中故事南考竣當陟卿寮
公又以地望久次人也復因考察貳於舊寮再出爲
四川僉事時論滋不平而公分巡川西樹利剔蠹無
幾微不堪之色時川有採木重役使者鱗鱗載道日

費千百公條布愼委手註出納隨時批答事無少壅
史抱文書睨視莫敢出氣撫臺黃公代巡郭公相與
嘆曰是絕無觖望之氣者二公不以常數遇薦皆重
語亡何擢廣東督學副使公即毅然以復古道正士
風爲任其造士先德行後文藝首揭義利爲諸士辨
別布行冠婚喪祭飲射儀則而亮節峻屨又足以表
導之至文行品題明若觀火公若執衡士無敢譁潮
令某者墨而苛公曰子奉聖書擊貪墨清化源是不
可貸竟去之潮人至今樹石饗官以志感頌廣大夫
士謂自魏莊渠歐陽石江以來蓋僅觀公云庚申夏
歲德錄 卷之六十七 十一 曼山錄

也嗟乎此豈人也哉公天性篤倫詎奉太安人曲盡
至情友其兄寒松公及弟能卿無不怡怡寒松先逝
撫遺孤尤厚遇天柱公故友雖下劣必待坐出入四
方謹奉文貞公像以隨曰異日吾得見烈祖無覩顏
也嘗經紀從叔給事公之喪與殯送侍御党公周卹
其後士林義之生平憐才好善若出饑渴見人一語
之工無不嗟羨彌日或手自抄錄迄其身無倦意蓋
公自圖史之外無它嗜玩素不問家有無誨其子首
上德誼薄勢利不得口官勢呼慕鄉里又刻文貞公
遺誠誠之家居未嘗一干有司其廉隅有人或難堪
歲德錄 卷之六十七 十一 曼山錄

者嘗大書晚節二字於堂內其勵志如此

通政使汪公宗元傳

郡志

汪宗元湖廣崇陽人登進士授行人乙未遷南京工科給事中改兵部武選主事己亥改尚寶丞歷少卿乙巳遷南京太僕寺卿修馬政條例遷太常卿修太常志輯國朝名臣所建白爲經濟考庚戌遷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漕流以通會時柄臣嚴嵩嫌其不附已罷爲福建叅政尋轉右布政使外禦倭寇內察民所疾苦復三運八運之法歲省民金萬餘釐其賦爲正辦雜辦撤汀建諸鹽商使畫疆而鬻又檄南臺洪塘去其互稅鹽利以興而商不告病後三年始轉江西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辛

左布政使治如閩政化大行無何轉應天府尹改順天晉通政使久之公避怨引例自陳勒致仕歸家奉母楊太夫人歡甚卒賜祭葬所著有經濟考皇明文選春谷集若干卷

通政使李公際春傳

杞縣志

李際春字應元嘉靖乙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行人時琉球中山王請封應往者各以計脫公獨毅然請行適倭寇浙閩往返艱危中幾三載初解維時颶風大作波浪兼天不分晝夜舟刺刺有聲若分崩然衆皆股慄公獨危坐神色不動俄而紅光燭天若有神緋衣異冠擁護得免事見使琉球錄中天子嘉勞擢爲尚寶丞累遷至通政使時江陵相用事中外多傾附之公獨抗直不阿由是有中傷意公嘆曰大丈夫以七尺軀何至作兒女態向人嬖趨取容乎遂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辛

授扶而歸旁構園圃蒔花卉於其中名其堂曰逸親父病不解衣而寢居喪哀毀骨立歲時伏臘輒痛哭流涕其天性篤孝如此萬曆癸未病卒朝廷遣官論祭

通政司左通政趙任傳

實錄

趙居任應天府溧水縣人洪武中以耆老授通政司左叅議陞山東布政司左叅議再陞左通政嘗奉使日本其王贈以名馬方物悉却不受上聞而嘉賚之命往蘇松治水居任雖以清介自持而無恤民之心在蘇州十餘年督治水及農務每霖沒田禾不待雨止廣集民男婦踏車出水隨去隨溢低田終不可救高鄉之民困於其役不得盡力農而居任恒以豐稔聞永樂十七年以疾卒民用慰悅

通政使司右通政陳嘉猷傳

實錄

通政使司右通政陳嘉猷字世用浙江餘姚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改刑科時朝鮮國王私授建州董山官命嘉猷齎詔往責之惶恐伏罪未幾使滿刺加國封王航海值風舟壞得不死歸治舟再往竣事還陞通政司左叅議尋陞右通政丁父憂奪情起復未幾卒年四十七遣官賜祭時成化三年冬十月嘉猷儀觀豐偉善於敷奏因宣彈文音吐洪亮嘗為英廟所屬意云

通政使司右通政劉文傳

實錄

通政使司右通政劉文字宗華山西大同縣人以鄉貢士選習夷字舉正統元年進士授中書舍人仍譯字十四年扈從北征還陳邊務數事景皇帝召入便殿面問之尋命提督四夷館丁母憂詔奪情任事陞吏部郎中天順初以迎駕陞右通政石亨敗坐黜爲臨安府同知復召入爲郎中提督夷館成化五年再陞右通政九年命偕都督李文撫安西番三年而後歸因乞休致至家卒計聞命有司致祭文在夷館最久熟知夷情屢有建請多所採納云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三十四

通政使司左通政徐世英傳

實錄

徐世英字國用常之江陰人祖希兵部尚書世英幼好學攻書正統末以薦授中書舍人督寫武臣黃誥積勞陞通政司左叅議進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九年轉左弘治初言者論其儉邪冒進貪不知恥以本自致仕弘治三年八月賜諭祭如例世英生貴家歷官久積貲厚以此致譏然薄於自奉謹祠祀睦鄰族闕人之急有足稱者云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三十五

通政使司右通政趙侃傳

實錄

趙侃字至剛貴州普定衛人天順甲申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遷都給事中陞右通政清理軍職誥命侃起戎伍無他長其在言路因人成事而已適清理軍職誥命通政缺吏部意在其屬以侃陪文選郎中黃孔昭上請御筆點用故事凡書名先科道後部屬吏部以侃居孔昭次上特點侃名用之命既下而輿議未愜成化十七年五月卒賜祭如例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主末

通政杜公明傳

李濂

杜公明字文昭河南祥符人也姿貌俊偉司寇金堂杜公銘爲郎中時以公事至汴見而異之試以文優乃遣入邑學爲弟子員擇諸生中有文行者俾從之游公時貧甚願刻志讀書靡間寒暑兩肱當几處木爲之穿由是業益進順天順壬午鄉薦成化戊戌登進士第拜禮科給事中封駁克慎有聲諫垣維時陝西甘肅洮河岷州等處邊儲積弊滋甚公以才望奉璽書稽察之乃會同巡按御史徐舟暨陝西藩臬二司自成化十三年以後各倉場糧每十一盤驗洗姦剔蠹風采凜然凡黜而異者若干人人不以爲刻成化末言事者尚細故多被譴謫公掌科事最久多所建白務持大體善類倚賴之丁未春正月天下諸司例朝京輦公首倡大班舉劾來朝官丰儀音吐動人憲廟簡注遂擢通政司右叅議弘治辛亥轉左叅議壬子擢右通政公感知遇益奮勵不懈出納惟允聲稱籍甚廷議屬公勘處哈密泊巡撫順天山西皆不采行朝著方留公柄用忽遭疾不起時乙卯春三月也得年六十上聞訃遣官諭祭有曰方當大用胡遽云亡蓋深惜之先是公喪女不出同列奏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主末

李濂

上詢公何在其素荷眷注如此公重厚端慎能急人之難鄉人凡以事至京者有所控告必盡心為之所無不感悅而歸初娶劉氏貌甚寢親族多不堪其配至有勸遣之者公禮之終其身不衰鄉人稱其有陰德繼娶劉氏並受錫命贈封宜人云子昌正德戊辰進士官御史巡按山西能振揚風紀蚤卒士論惜之天順壬午東平梁御史覲按河南試知公有稱賞語是歲鄉試公在中列而梁寔監臨有劉僉事瑄者與梁有隙因指公及同榜袁江唐昭為梁之所私以奏併逮至京下館閣覆考其試卷人格乃得釋明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壬午

長山節

牟癸未會試河南鄉試通一榜獲第者止袁一人唐登成化乙未進士劉奏之誣於是益驗釋文靖公成化丙午憲廟為皇太子納徵有旨取禮科庫貯寶鈔裝盒公偕諸給事開取之庫無一貫衆愕然失色曰鈔非吾儕所收必須換究已往陞調去任者公曰換究前僚法之正也有誤大婚伊誰之責乃奏曰本科庫貯寶鈔年久滯爛不堪裝盒請下戶部行令寶鈔局選取直挺新鈔送庫以備用上允之於是大婚禮成而前僚咸免換究朝著服公善處大事如此弘治甲寅祥符尹段鑑恒以刁民某等為憂乃列其

惡蹟走書於公屬其白諸新巡按御史除之公笑曰今苟廉慎無難處之民陰害同鄉之人以媚邑宰吾不為也竟不從其言鄉里聞之稱為長者同邑監生楊獻歷事武選卒於京邸公往弔之為治棺殮且遍告同鄉宦於京者共資助之以歸其喪時郎中天台戴君豪聞之曰楊生歷事吾司不幸客死杜公助其喪獨為義士邪亦捐俸以助人兩德之銀臺杜公遺事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壬午

長山節

通政司右通政党公承志墓志銘 閻樸

公諱承志字汝孝別號牧川幼而穎睿甫十歲已擯文清陽弱冠入郡庠督學王公鴻儒石公玠試而奇之曰天下士也於是聲望日溢正德庚午舉於鄉明年連擢進士授直隸保定府推官公蒞以明恕有疑獄則立爲判決其怙終者不少貸居三年故俗大革治行稱天下第一乙亥徵拜刑部主事會吏部司屬缺員朝廷慎簡諸曹更補時太宰陸公重許可獨器公奏調驗封主事公感奮思報乙卯武帥導先帝巡行方岳衆惴惴莫敢諫公具疏謂朝政紊亂威柄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三十

吳山館

下移宜親賢遠奸恭默圖治寥寥千餘言辭甚激杖於闕下尋欲解任終養其父論之曰汝但效忠王事勿以吾繫心乃已未幾陞稽勲司員外郎嘉靖改元預修武廟實錄成覃恩錫誥是冬充晉藩冊封使卻餽遺不受奏未陞驗封郎中甲申議大禮抗疏忤旨復被杖繼調考功再調文選先是選法壅於請託公銳意裁抑凡銓除擬注各量才器權貴惡其厲已深銜之丙戌擢通政司右通政提督武職錄黃丁亥值災異詔求直言公上疏條陳者四曰節財用曰減徵需曰飭邊防曰練京卒皆切中時弊權貴不悅

諫言官論列然無可指之瑕止攻其峭執竟坐罷

古所謂因貶見褒者與既歸杜賓客絕交際暇則與

二三逸老遊眺川壑怡神自足彈冠之念泊如也先

後撫按薦起凡十數已亥今天子舉用屈滯吏部

合臺諫疏公儒術弘深特宜甄錄不果或勸結津要

公謝曰行藏有命君子貴守道不辱身杜尺直尋吾

不爲也庚子北虜內寇郡城卑且壞公有憂亟白撫

臺檄令增築民樂輸其力工成特以無恐又捐貲葺

古文昌祠輪奐孔飭別構堂數楹羣諸子姪及鄉之

俊秀課業於中挾策鼓箏洋洋而興焉公天性夷曠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三十

吳山館

薦於倫理事父樂軒公曲盡愛敬第承賜進監察御史卒於官恤其殘字遺孤如已出處鄉人底裏洞見恂恂煦煦若無廟廊貴者居常博覽強記自經史百氏以至兵刑律曆象緯堪輿之說靡不該貫故其文涵肆演迤蔚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縝密淵粹得唐人體後學爭傳誦之晚著忻州志若干卷暮年髮澤面晬矍鑠無惰容俄頃疾作翌日遽不起邇其生成化丙午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三

左通政李公秦傳

郭心村

李秦字仲西河南臨漳人生而穎異嘉靖十三年舉於鄉明年登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尋轉吏科左條陳時政六事上嘉納之著爲令陞禮科都給事中時分宜任禮部尚書新有寵于蕃頗放縱納賂秦抗疏劾之分宜惶懼訴辯疏雖留中不報而秦聲望大著後竟遭中傷調倅大名分宜屢因考察欲罷秦奪於公論不果秦在郡聽斷明允屢白疑獄有濬民屈際者素虐其妻妻逃去妻父告際毆死沉屍於河指際讎僕證其事際誣服獄成數歲秦聞案疑獻徵錄卷之六十七三十二
之密訪於五橋堡民家獲際妻際得開釋歲饑上官委秦施賑旬日徧歷十一邑給散有法全活甚衆郡守載之守魏錄永爲荒政式陞鳳陽府同知父喪去任服除陞戶部郎中尋丁母喪服除補武選郎中陞通政司右叅議遷左通政自嚴氏專政淹滯外內二十餘年後竟爲其黨所排歸來結廬洹上名曰知止時與朋舊吟咏灌蔬種芋此外無所事也卒年七十

通政使司右叅議進階朝列大夫趙公昂墓志

銘

李東陽

先生姓趙氏諱昂字伯顒竹溪其所自號也舉正統甲子鄉貢登乙丑進士第觀吏部政授中書舍人直內閣領文臣誥勅事戊辰禮部會試充掌卷官已巳丁母憂景泰庚午起復修歷代君賢壬申兼司經局正字書成賜金織文綺甲戌以歲旱代祀淮瀆乙亥修宸宇通志丙子成復賜金幣擢翰林院編修天順丁丑英廟復辟超擢通政使司右叅議督武官誥黃尋充蜀府冊封正使其所領多文翰禮儀事餘無獻徵錄卷之六十七三十三
所見也甲申憲皇卽阼出爲瑞州府同知至則勞撫字勤綜理所屬學校尤加意課勸藩臬部使未嘗吏視之必稱之曰能丙戌丁繼母憂歸已丑服闋輒上疏乞休命復舊官致仕自是屢脫榮利放意詩酒間雖處城市不異林壑燕游登眺惟意所適京府鄉飲禮賓賓席亦歲赴焉丁未今天子登極詔進階朝列大夫其卒以庚申九月十日子五翊舉鄉貢知宿松縣茲舉進士歷刑科都給事中光祿寺少卿鴻臚寺序班次立次矜先生風神朗徹性度寬裕與物無忤居家事上卹下務敦恩意親鄰雖疏遠必致

情愛雖幼且賤亦加禮接慶弔問遺舉無違闕解紛
拯難常若不及公卿大夫及勲戚貴冑罔不愛慕父
喪致客千人仕雖未達而姓字甚著童兒隸卒皆稱
爲趙伯願先生無異醉尤博涉羣籍善吟咏工書翰
所著有貽安叢桂二集竹溪小稿若干卷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三十四

吳山館

奉政大夫通政司右叅議王君蒼墓志銘

費宏

君諱萱字時芳姓王氏別號青崖生有異質七歲書
過目成誦十歲能文十六入邑庠學使者見其文皆
奇之旣冠魁弘治辛酉鄉試明年登進士入翰林爲
庶吉士自是益肆力於學館閣諸老見其文皆奇之
越二年拜刑科給事中會今上改元正德太白屢
見君謂弭災圖治貴以實應天今之要務則在戒因
循廣聽納親賢臣而已蓋諸司有所建白少與時忤
內批輒寢而不行此因循之大弊也故君首及之且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三十五 吳山館
其詞懇惻有所感動上嘉納焉閏月又陳五事其
一謂古人記人君君動今旣名修撰編修檢討爲史
官則宜令編錄時政以公是非用懲勸其四事欲懲
怠玩以除盜賊禁科索以甦民困清寃獄以廣仁恩
去奔競以振吏治皆時弊所當亟救者聞者皆稱重
之未幾移病乞歸時逆瑾擅政以怨除都御史雍泰
名君坐嘗薦泰罰輸邊米三百石瑾尋矯令諸請告
踰年者皆致仕君遂廢處林下幾三年庚午瑾敗君
復故職居兵科值四方盜起君條陳八事謂其患始
於玩忽而成於蒙蔽所以禦之者多非其人賊能破

覆出奇以待我而我徒應以不教之民兵宜屢敗而無益也且詔書有自相捕斬之購而有司槩不奉行衛所雖設官軍而擅調既難罪責不及今宜重蒙蔽之罰開自新之路更用良吏廣蓄將才屈羣策募死士有警聽使宜調軍策應不專貴州縣庶羣盜殄滅有期章下兵部多議行之壬申以四川師久無功擇才往視衆以屬君君被命誓必滅賊卽條上機宜八事籌慮精覈類履軍而素講焉者至漢中聞賊勢未衰乃復以添設大將請廷議用都督時源率邊兵鼓行而西又以總制屬之都御史彭公濟物於是渠魁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三木 吳山館

廖麻子喻思偉等詭請聽招要我盡撤兵處其衆於開縣臨江市巡撫以丁皆墮其計欣然會奏以爲奇功君方入蜀境亟移書辨其不可奏至朝廷幸賊解散且降獎勵之勅矣然識者謂廖賊稔惡流毒決不可原且君奏未至亦不能無疑也不數日君果以賊徒復叛聞乃停前勅用君言治主招者之罪君以賊以招誤我且其黨駱松祥度三兒等皆坐招而獲也自是督剿益嚴諸將吏材鄙勇怯及功過所賞罰舉者銖稱鑒別不少假借當道亦諒君忠懇言必見從時方用陳珣代楊宏爲總兵而以藍海代閻綱爲

君復疏其不職竟以徐謙周誠易之於是賞罰嚴明人思奮勵戰始協力既踰年諸賊擒散殆盡蜀境乃平 上嘉君功擢通政使司右叅議人以爲宜君素孱弱緣軍務積勞益病丙子使制府冊封王子得便道歸覲二親久之始持節還朝妻子皆留家侍養又明年戊寅五月十一日以疾卒京師春秋僅三十有七士大夫惜君之才未究於用莫不悲之君自幼負大志以剛正廉潔自持其自蜀還藩臬郡縣發視箚箇示不持軍中一物荆王循故事賄贈固辭遇事敢言如在蜀劾貪吏舉遺賢表貞烈請帑蠲租賑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三木 吳山館

窮皆非使指所急然得之聞見必吐乃愜性尤嗜學手不釋卷其詩平淡清逸爲文章力追古人疏暢警拔奏議尤明辯峻厲纏纏不窮嘗極論軍中四害劾引曲喻切於事情諸老亟加歎賞以爲非流輩可及有青崖集若干卷藏於家

張龍

會州別記

龍弘治中進士性傾險狐媚時壽寧侯帝外家有殊寵而龍陰附之擢兵科給事中再選通政叅議帝亦微得狀龍家多姻中貴戚里生奪人田舍貨產會考察吏部擬削職帝笑曰此人歸必亡賴爲大盜乃令止謫守潔正德初龍以珍異賂劉瑾擢真定守劉瑾誅復諂附錢寧召入爲右通政則日夜趨寧門爲通中外賄近百萬而龍所受謝亦不訾寧爲諸給事御史交劾寧比龍龍所挾受徐漢興白金五百兩黃金百兩土通白金千兩下獄案問朋黨交結亂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主人

史山館

朝政者斬木決以吏死

通政使司右叅議張公寰墓表 歸有光

公姓張氏諱寰字允清世爲蘇州崑山人曾祖諱用禮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祖諱穉考諱安甫祁州知州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初奉政有四子穉其長也次和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次穆次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兄弟以文章節行稱於世號二張先生次种濮州判官始英宗皇帝臨軒策士中順兄弟同舉禮部大中名第二及八對策中順第一天子使小黃門密至其邸識之以有目青真二甲第一大中積官當人爲都御史會李尚書秉爲大理寺卿王堅所排大中在李公奏中遂罷官而兄弟四人惟伯與其季不爲進士而伯實生奉直公其季生大理評事申甫又皆舉進士奉直性高簡不屑世故爲祁州滿任卽致政詔嘉之增秩以歸蓋張氏子姓不甚繁衍而世登科甲二張先生最有名而公父子仍紹其美崑山之人以是榮貴之公登嘉靖辛丑進士明年知濟寧州至則減損戶徭拊循流亡州水陸二驛併水驛須冰泐乃給陸以省其費修學舍揀生徒才俊者督課之創方正學先生祠時奉直公就養在濟雅不樂公居孔道晨夜飭儲待候望公遂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三九

史山館

疏乞改官濮州濮於濟北境而僻公益獨去繁苛出
庫錢以賑饑荒水囓州城公新築增羊馬城東郡有
大賊詔書名捕不得公陰誘其豪具得囊橐遂捕斬
之巡撫都御史上其最兵部以非邊功格不行丁內
艱服除補開州州瀕河河溢水退多填闕之田豪民
兼併以虛租影射下戶公命魚鱗比次以紀其姦輯
二州志修衛公子路墓陞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
尚書以公才令攝浙江司郎中獨循寬法人以無寬
居頃之予告歸養奉直公春秋高雙公甚常同卧起
頃刻不離年八十有四而終公居喪廬墓有乳燕之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四十一 曼山館

祥服除授通政司右叅議司事清簡散衙後即從名
流賦詩會九廟災詔京朝官三品以上自陳而公秩
五品往見夏學士問詔旨欲自陳夏公讓應之曰可
蓋素不樂公欲候之也公遂自陳得致仕以強年坐
廢論者惜之其後撫按先後薦吏部特表薦皆不行
公之歸也惟以圖史自娛臨摹法書揮翰竟日不倦
而好遊名山初嘗從奉直公觀雁蕩登天目父子相
隨衣冠儼雅浙人慕之後益得縱意渡浙江南抵武
夷至匡廬還觀石鍾小孤采石九華黃山白巖足跡
幾遍東南先是坦上翁與名士吳琬陸昆輩爲湖社

初亦與其中坦上翁者前工部尚書劉公麟也
廷安李尚書嘗稱兄翁峴山了無宿具惟以乳羊博
市沽風雨瀟瀟欣然達夜高風可聽翁獨與公善
公晚入社而顧尚書諸名賢皆在公春秋如期至若
上社畢輒遊山然以其人夷曠多愛所至大吏迎將
人比之鄭莊千里不齎糧自陽明歿後學者稍稍離
散公嘗游其門至是吉水鄒謙之餘姚錢德宏以師
門高第會講懷玉之山公欣然赴之欲以明年爲大
嶽之遊而遺疾不起矣實嘉靖四十年正月二十四
日年七十有六公爲人篤於行誼事長姊終身孝敬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四十一 曼山館

不哀置義田以贍宗族少年有善推獎逾分以故多
依歸之陳主事者分司濟寧詿誤繫獄公抗言使者
竟白其冤楊太僕杖死朝堂召故人賓客爲棺殯所
部三州經三十餘年其人猶不絕問遺其見愛如此
人或當廷有所凌忤但坐睡少頃欠伸卽命肩輿
終未嘗有所較也晚歲惟務遊覽在舟中之日
家事一無所問人望之蕭然有神仙氣云

通政使司左叅議進階朝列大夫張公選墓志

銘

黃正色

靜思張公與余同舉於鄉同登甲榜出宰又同浙地及內召公擢給事中以言事罷職余遷南臺亦以言事謫戍其出處意氣僅相同也而今已矣傷哉公諱選字舜舉靜思其號世爲無錫人張之先在宋有循王者薨葬青山相傳公之遠祖入國朝諱策者寔公五世祖策生謨舉賢良方正任廣東高州府通判生士名士名生友諒友諒生東涯翁獻可以公貴封蕭山縣知縣娶周氏封孺人則公之高曾祖考妣也公生而秀拔東涯翁雜生徒中教之頗覺聰穎稍長銳志於學雖祁寒溽暑誦讀達旦爲文惡剽竊務得肯綮乃已正德乙亥恒山張公督學補邑庠弟子員公故家貧需餽養父母中罹顧華二孺人喪貧益甚其游從者樂其造就彬彬多成材時邵文莊公慎許可每見公文特歎羨之於是師資日衆嘉靖戊子領應天鄉薦已丑第進士筮仕浙之蕭山蕭山固紹興隸邑當閩楚要衝人稱難治公下車厚儒生興學校尊鄉飲別淑慝士論攸歸民情向化然後稽冊籍括丁田之多寡較贏縮均徭役之重輕驗豐儉而徵國

稅虞浸滂以築海塘土豪肆攘奪者抑之冗員恣澤食者汰之尤所嚴者民命無論眞贗公必問責始繩之法設施朞月遐邇胥嚮而頌聲作矣他如誠格海神而護堤沙漲仁孚物類而獸遁蝗殄豈古所謂偶然者非耶諸監司風聞交相騰刺遽沐內召辭邑之日行李蕭然士民立生祠樹去思碑議感云赴銓擢戶科給事中緘書報東涯翁曰兒今叨官矣言官嘿嘿恐貽尊人羞適值太廟裕祭上遣勲臣代行公思鬼神不欺非類夫子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矧裕祭大禮聖駕不出必有沮之者卽疏奏伏闕候旨上御文華殿覽疏震怒命廷杖八十杖折者三公精神愈爽論杖者曰吾罪甘死汝無累聖天子有殺諫臣名杖已出朝瀕死藉諸元老洎同鄉諸君投之砭劑幸復生還抵家養病禪院授徒膳親出入徒步凡有所往必告親而行遇奇果輒懷歸以獻東涯翁晚遭咳逆周孺人亦患首疾公遍求名醫治之勿藥乃喜一日不戒於人閨門驚悸公百方經畫構堂數楹公語宗戚曰吾非愛輪奐也勉強安吾親防火警耳公置別墅力課耕農又語宗戚曰吾非好勞動欲給親養歟耳時撫按諸監司灼公廉

孝廉薦於朝公固辭之二親捐養公喪之如禮初猶
在室出告反面如存故西淙洪公顏其堂曰忠孝公
平居接人煦濡謙虛未嘗形矜驕色伉儷相敬如賓
待從弟情踰同胞下迄子壻訓導諄切人或非義于
之畧不假借立論不避權貴處朋儕肝膽畢露當春
掩骼埋胔暑月施藥膏療人瘡瘍隆冬煮糜粥賜凍
餒使公握樞機以生天下其雨露沾被可推也公暇
結社碧山偕行輩縉紳為真率會嘯歌觴咏追王謝
故事歲學官行鄉飲酒禮虛大賓以俟公赴數四會
曰宜之丙寅冬世宗皇帝大漸軫念曩抗言受譴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甲申 吳山館
諸臣遺詔復公給事中加陞通政使司左叅議致仕
未幾今上卽位建儲單恩進階朝列大夫隆慶戊
辰十一月卒距生弘治甲寅十月年七十有五所著
有諫垣遺稿歸田養浩集碧山吟社稿卜筮範占作
縣事宜躬耕記事等集藏於家

通政使司右叅議洪泉王公汝言墓志銘

孫鑣

王公諱汝言字子慎號洪泉其先吳人徙山東之濱
州高祖能永樂中以軍功授武驤左衛百戶遂居京
師生福福生弘弘生二千次曰鑣鑣為布衣豪娶張
氏嘉靖乙酉二月三十日生公於京宅公生有異質
十歲能文弱冠游鄉校中己酉與余兄少宗伯公同
舉於京兆明年試春官不第入太學是時先君宗伯
公為祭酒大奇公癸丑復與余兄俱進士出身授行
人有廉直聲咄咄臺省選矣丁巳乃遷為戶部江西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甲申 吳山館
司主事是時執政貪初選時人或謂公曰囊空矣稱
錢下如公曰是貲郎矣且以是入也欲志行得乎是
後餉遼東明年監江南稅又明年以母憂解任壬
子公調察密織瑣無不加意增定諸約束至今遵之
會公宗人有與賈錢通者人因以傷公公性褊急聞
之不能平因之尊官所辯焉尊官曰徐之事未可知
也公愈怒忿激不能擇辭懷袖曰索賄者豈人乎骨
肉相殘子孫隸樂籍而是時官尊者方不飾於蕭蕭
以為公設語侵之遂大恨癸亥大計吏公遂貶一級

外補揚州府通州同知臺使者檄守江都已又守海門江都饒而衡海門僻而貧公以薄正賦供張而以本業勸瘠土不數月兩縣皆治於是江北一時翕然稱王同知聲譽流於四府爲諸州最會客將來鎮通州縱其軍恣睢於市公持之又面數其罪於途客將者遂劾公以廢格軍興公亦疏辯而是時以倭寇方劇天子不欲傷貳臣意詔下復貶秩一級而州同知品從六貶則爲正七秩當知縣大學士李公興化人於知公善因請於天官願得王同知治敝邑乙丑五月遂除興化知縣爲政自刻勵公廉不私一錢訟獄徵錄

卷之六十七

甲木

吳山館

者見輒決獄辭皆造自手胥人莫得與焉縣患水築堤障之自後稍得有秋貧民歸業縣中政清蒞事二年仍擢戶部陝西司主事抵滄州聞父憂未及任歸

庚午復除戶部湖廣司主事贈父鑑如其官母張氏安人明年遷通政使司右叅議公爲人豪爽好讀書以博聞多能自負應物敏速官無通事工書喜談笑在京師賓宴飲無虛日典州縣亦樂延接卽鄰境士大夫無不謂淇泉公親已者然狹中不能少忍好刺議時事有不善者雖非已所與常曉曉不已又負氣高自標置以不折節於人爲賢故貴者多不喜庸流

亦多厭之用是頻起頻仆及是遷也寔以公登仕籍久向遭謫非其罪特超用之而忌者猶謂公才非異等捷徑致顯位意稍不滿踰年復爲言者所中謫爲兩浙都轉運鹽使司副使改忠州知州治如在興化時蜀中稱之明年大計吏以通政使司右叅議免官家貧甚僦屋以居衣食或不給而談笑自如世言察廉者不食於官當於家豈不然哉公好奕與人對奕或竟日獨居則讀書爲娛間校徒焉余嘗共公奕公曰僕復官矣公知之乎余曰何哉公曰今茲以通政叅議罷也豈知州乎因公大笑無何病矣公素知醫及病作甚篤諸醫皆不效莫知所爲公稍以意指授之得少間尋亦漸愈然衰頽非昔比矣已卯病復作遂不起

獄徵錄

卷之六十七

甲七

吳山館

志銘
郭正域

子與安甫自童子時同起庠膠予長安甫五歲乃安甫先子六年舉於鄉後予六年成進士予在翰林安甫在吏部予南安甫亦南子歸安甫亦歸安甫於里中獨雅重予兩人生平多切劘語凡文章行藝予不忝一日之長言無忌諱而安甫領畧獨深予遭大難安甫驚悸泣下其後安甫無疾而逝天何奪吾安甫之速也按狀安甫姓趙氏諱邦柱其先豫章廬陵人宋宗室有經畧豫章者世家廬陵自敬榮公徙楚之獻後錄 卷之六十七 四十九 吳山館

咸寧生魁賢魁賢生鶴為諸生餽於庠生安甫其仲也性穎敏美秀白皙望之如玉人時蒲圻魏順甫有文名海內一見安甫文大奇之曰吾閱人多矣無如趙仲子遂以次女女焉年十四補諸生十九為歲丙子舉楚第三人已丑舉禮闈授戶部主事監崇文門稅課九門鹽法薊州邊餉一毫不入私橐人稱其守改吏部主事有饋玉卮而詭言墨挺者覲其受也見而卻之諸凡干瀆一切皆已念姚太宜人病請告歸而太宜人逝以不為合敘額天擗地布席掘側服闋謀屏居田野奉太公長水而太公促之行甫治

而太公捐館哀毀骨立會銓部與政府不協相君故以事憾先後吏部諸郎遂下旨半逐諸郎而公名在所逐中調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朝野不平而公無幾微見顏色在南十年買舟負米以供朝夕意豁如也少宰止菴楊公宣言於朝曰以趙某才品可久淹南耶改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時太宰為見臺曾公有道經留都者訪人才於曾公公曰諸曹吾所未悉也吾署中宜莫如趙賢已陞南京光祿少卿曾公意未愜既致政去復以書言於當路不令公知也會以 皇太子千秋入賀時宰握其手曰公久淹南中獻後錄 卷之六十七 四十九 吳山館

此間宜藉重公公薄其人不答久之陞通政右叅議故事諸中貴以銀臺為外府所請乞訟詞以百數動至破人產公痛懲其敝關說不行諸中貴伺公上疏至殿庭環而諄語以百數公不應第命持一名刺詣司禮諸閹悉鼠竄會科臣有附執政疏言相權漸輕者公適在大司馬李公坐謂公曰此疏殆有微指李公曰何謂也公曰是欲以追四明山陰責耳李公未達明日臺省藉藉如公言李公謂公曰僕聞全疏數過未喻公見疏首即了了此其智奚翅三十里哉有丞某具疏言天下事以時宰方唐楊綰宋文彥博公

其焚燭視聽屏去不奏會署務旁午於一切奏報
多所釐正梓爲書安甫故瘦削似不勝衣又重感時
事紛沓有遠引意遂乞差歸里於近市隙地構一小
樓爲避賢計亡何以疾卒平居無疾言遽色臨事不
以利害禍福動其心自髫年與伯兄貢元公季宜黃
今共朝夕雖甚及宦遊撫諸姪如已子處私室雖溽
暑不岸幘變童季女不入門食不兼味布衾裘葛不
敝極不更爲也嘗言仕宦須早爲歸休計卜地爲園
林鑿池養魚植花散步聊以頤性命攝身心何必車
生耳哉通籍至臘仕手不釋卷尤好爲詩歌不作近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五十 曼山館
人語而天奪之年弗竟其學所著有亭帚言南遊草
悠然齋尺牘納言愚得周易注疏等書行於世生嘉
靖戊午卒萬曆庚戌年五十有三

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強珍傳

實錄

強珍滄州人字廷貴成化丙戌進士初知涇縣奏減
賦額人爲立祠爲御史負氣敢言嘗按甘肅及江北
諸府人凜然畏之按遼東會權闖汪直挑釁債事時
無敢論者珍獨上其罪下詔獄撻辱備至謫戍遼東
三年有旨復職致仕弘治初起爲山東按察司副使
未幾爲大理少卿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坐言官
論列召還改南京右通政以母老乞歸弘治十八年
八月卒珍性強鯁政尚嚴刻所至有風采爲時所重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五十

曼山館

大夫南京通政使司左通政湘陰夏公崇文墓志銘

儲 嘯

大師夏忠靖公有孫曰崇文字廷章仕至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考諱瑄歷官太常寺少卿有大志慨然自負不售知於人凡太師所以佐本朝者授諸廷章語輒解悟蓋其父子自爲知己故廷章議論行誼克肖其家 敬皇帝初臨朝羣臣爭上書言事進士李文祥忤執政者謫咸寧丞廷章適考績寓京師拜疏言明詔首求言故忠義之士咸感激以進今文祥以言獲譴彼一人奚足惜第恐人人以爲戒塞忠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五十二 曼山館

諫路且新政抑何以示四方衆皆危之無何執政者相繼罷去文祥仍改京秩繼又言慎終惟始宜選儒臣日勤講讀祖宗謨訓宜書屏障觀覽宜召用大臣如故事朝夕接見以議國政宜慎名器禁奇巧斥異端裁冗費錄功臣後褒節義之臣皆今日所宜先者尋又指大臣之邪正者乞進退之所謂正者前兵部尚書王公竑暨給事中王公徽也弘治辛酉北虜跳邊兵踰年不解廷章罹內難服已闕卧病家居泫然曰吾世臣也豈以私戚而忘國家之憂疏十事入遞上之親大臣舉賢才理則用任將帥修武備採羣策

以賞罰敷忠信廣仁恩正士風其凡也覲縷蓋數千言未報傳邊劇日甚復擢括前事力言之在太僕寺丞有上言歲罷民間俵馬請徵價者廷章言祖宗藏馬於民歲孳牧之以備調發慮蓋遠矣若緊徵價久之種馬亦耗脫有警何從得馬乎言者計非便乙丑五月 敬皇帝棄羣臣 上宅憂屬有星變卽奏言敬天惟在思孝賞罰用舍一守成法變異將自弭矣是月虜寇宣府我師失利復惶遽極言備禦之策殷勤鄭重若不測在旦夕者且曰此虜爲中國患史冊所書痛不忍言矧星文示儆尤不可忽會詔諸司陳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五十三 曼山館

利病馳上五事勤政學慎起居節冗費謹邊防公薦舉皆切務也廷章每建白輒傳以家世舊聞祖宗典故忠誠溢發其言明白痛快 天子察其忠詔有司多議行之間有彊直語亦不以爲忤初以進士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進郎中在署久當轉官太宰耿文恪公語人曰夏崇文太師孫不宜補外乃薦陞通政使司左叅議轉太僕少卿始至今官以便母養官南京廿有五年得年五十有二正德丁卯春三月庚戌以疾卒於織錦坊之私第廷章始以援李進士知名其後愈慷慨論天下事當世公卿奇其才率以公

輔望之歟歷留都官寢顯矣使臻柄用恢張所蘊蓄
要其功當不止文字間覽其章奏可以悲其用世之
志矣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五十四

吳山館

志銘

張邦奇

中憲大夫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南湖余公本慕
嘉靖己丑十二月十六日日將中矣南京右通政余
公過予子迂之庭升階聞友人汪汝成都憲沒也愀
然動容焉坐定談汝成事秩秩不少亂已乃咨嗟悼
惜殊不自堪忽暈眩喘急戴目垂手欲僵予驚泣叫
呼不應手灌湯藥弗愈踰時氣漸微乃絕其子九疇
輩奔至伏尸而哭乃以卧輿舁歸其第嗚呼痛哉公
諱本字子華世居鄞城南臨月湖故號南湖余氏參
知政事天錫之後公曾祖諱烟南安府同知生愷愷
生謙德即公父也節易慈孝鄉稱善人以公貴封翰
林院編修階文林郎母夏氏封孺人愷以弟愷早卒
弗嗣命文林公後之公孝愛性生而英邁連屬動師
聖賢娶未逾歲遭母喪終其制不入私寢今刑部左
侍郎聞靜中先生時就讀其廬卧起必偕能悉其情
云始公少游府庠斤斤自持不少剋觚角每候謁上
官諸生多叢聚踈談而公與聞汪二千恒敏襟獨坐
一日相就問姓名語合遂爲契友焉正德庚午領鄉
薦辛未廷對擢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明年念父老
無兄弟疏乞歸省時例京官省親離庭幃六載乃許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五十五

吳山館

公未及再暮而特旨允歸又明年奉其親就養京邸尋充經筵官時權奸迭興文事廢不用公慨然具疏指切無所忌至再上不報乃疏乞補近地儒學官便祿養當道難之乃請擢廣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至則毅然以釐俗作士爲己任秉公力勤務行厥志然素性骯髒視卑賤咕囁之態不啻若臭穢行事一不當於理卽義形於色或面折不少容用是與巡按毛御史鳳積不相能劾其不法數事而毛遂肆其莠言以相詆誣詔各回籍聽勘毛以京考落職而公適罹外艱服闋當道令公赴選公不可嘉靖丁亥起復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五十六 吳山樵

山東按察司提學如故行事不改嶺南戊子秋試士之中式經公所首選者幾半其年四月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凡文牒無細大一一訊辨擇可否罷行之曰不爾則無以遏讒說詎殄行非朝廷設官意也官宇頽圯會以時詘禁工役公乃計處工食若干佐以俸餘費不涉公帑役不越輿隸而堂廡煥然嚴飭莊固見者服其能焉今巡撫山西都御史王天宇先生者公友也嘗曰吾每有舉措或沉吟未決思子華之風卽沛然矣蓋公臨義必赴於得喪是非死生禍福不一置於懷故能無所瞻顧若鷹攫瀾趨莫或牽掣

家居食貧稱貸無虛月親族有急輒傾囊濟之或爲假貸而公自償焉從父兄某弟某皆早孤文林公撫養如公比長室之且給之田若干畝公於書無所不讀見古人奇偉事躍然期必爲之至奸臣傳其擊節罵詈不釋口禮樂天文陰陽律呂皆研窮其數爲詩文直寫己意不屑磨鍛崇華飾作世俗語而典雅確實克裨世教其雄才大節使當大任當爲國家長城太阿無疑而遽止於此知者惜之公生成化壬寅月日得年四十有八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五十七

中順大夫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介立林公時
行狀

公諱時字懋易號曰介立山人姓林氏其先徽之休寧人也大父曰志賢成化間以商家汝陽志賢配王氏生松軒先生雲雲配沈氏生一子即公公配毛氏生二子宏密繼曹氏生一子寓側室苑氏生一子定公既貴松軒先生累封奉議大夫南京通政使司右參議母沈氏累封宜人繼母潘氏封宜人毛氏封孺人贈宜人曹氏封宜人公以弘治辛亥十二月十一日生十三年癸卯入郡學庚午舉河南鄉試第二丁

歲次錄 卷之六十七

壬午

升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己卯授檢討尋以內艱歸壬午起復會修武廟實錄為纂修官癸未為會試同考試官乙酉實錄成進編修為經筵官丁亥擢國子監司業辛卯改南京通政使司右參議甲午擢右通政乙未改提督贍黃會繼母喪歸遂卒是年十月二十五日也壽才四十有五公幼奇疑穎悟絕人六七齡讀書一目成誦弘治之己未也大父卒值家中匱時甫九齡或日一食或竟日不食讀書不輟名翹然起乃後益貧郡學生有倪子聰李子松熊子選者約以文會互為食初松軒先生為里張氏塾師公亦

事錄

舊張氏既張氏子不學乃脫毛宜人簪珥僻巷做草屋三間居之屢空自得雖戚屬富者一介不以取也後為舉人則有郡守新城畢公昭問周之畢重公學每夕必輕輿造訪至巷不容輿必踵就為與論古今常變經史信疑或以私託畢日絕不道及在館務學益勤劬每讀書夜半為文深思不苟蓋自少篤確不嬉戲寡言笑至是德益成閑老梁文康嘗曰吾閱人多矣館中惟君一人同考禮闈也閱卷精慎退卷復再三閱故最後得朱佐者會議大禮忤旨與同官俱建獄杖三十病踰月乃間武廟實錄且成惟迎立

歲次錄 卷之六十七

壬午

史山館

今上等二事未決眾議紛然公奏記副總裁中峯董公曰昨聞迎立一事或云由中或曰由內閣誅賊彬或云由張永或云由楊廷和疑信之間漫然無據史萬世是非之權衡固不可以偏重時竊意廷和以忤旨罷歸永坐罪廢今上方綜覈名實書進二事必首登乙覽恐將以永真有功廷和真有罪不待左右汲引排擠而君子小人進退之機失矣矧夫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史臣體也二者既未嘗親與其事可信可疑宜嚴其有關於治忽者庸詎私一廷和哉幸執事裁擇輕重之固是非之權衡也董公以白之

裁驚湖費公可之書進 天子由是乃傾心任宰輔而宦寺之權輕矣爲司業立十二會選博士堂官文行優者六人分領之月終稽核親爲改正戊子舉鄉試三十七人而元與亞胥此出每會講博士堂官呈稿必痛改或不存一字集講章二百餘篇教勲戚定國公而下三十二人授業日禮遇如書生體貌峻絕坐亡所絀怠者必斥勲戚至有縮頸流汗者曰西廂宗師難親如此臨諸生務實守法不少假借以說人誠聞者不得於私第約見終四年門亡班坐一跡諸生中有悍情久不至請託者一切繩以法曰朝廷法賦徵錄 卷之六十七 六十 夏山館

復先朝積分之法將使善者舉不能者知所勸賢者進不肖者亡所容臣雖至愚殊切願幸顧嘗私念此法之行非公亡以服人非明亡以辨類非嚴亡以警惰非恕亡以悉情四者教之所由興也臣未能一焉誠難以表率人才作新善類乞勅吏部將臣罷歸田里選任才賢則道尊教成而真儒善治之功可計日收也 上下吏部覆奏獲升在京別用之命已乃收陟南京在南公事殊簡升堂後寂如也暇則取諸經傳閱之作文賦詩亡虛日嘗著介立子未就會憂歸焚焉初奔喪急途中積熱十月疾作謂子宏等曰賦徵錄 卷之六十七 六十 夏山館

南京右通政前禮科給事中會稽沈公東墓志銘
張元忬

嗚呼自昔忠臣烈士感激於一時引領就斧鋸而不避世尚以爲難至若以直諫幽囚十有八年既出而辭榮忍凍餓以終其身如吾會稽沈公者古今有幾哉公諱東字宗安自稱梅岡子當肅皇帝季年分宜父子怙寵專政諸所進退一以賄入爲低昂公初拜給事中每觸事憤愾將論列其罪狀語稍漏會總兵周尙文卒請卹典嚴氏憾其素不附已報寢公抗疏曰臣聞上有必行之賞斯下有必效之忠尙文忠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李三

吳山僧

勇素著國之長城其死也邊人亡不灑淚者而身後之典格而不議其何以示勸夫當事之臣不能上體聖心任已意爲予奪臣竊悼之疏入嵩大恚條旨杖公闕下尋繫詔獄垂絕者三四恍惚見神人金甲翩然立於前呼先生者三徐曰少忍亡恙既數月而創始愈先是公配張孺人自會稽來念公未有子置妾潘與俱既至則公已下獄三日矣張孺人語潘曰吾忍死以視夫朝夕分也若艾年且未識大而寧能共守乎潘涕泣誓以死待卒相與茹荼苦拮据女紅易升斗獄中橐橐賴以僅繼日惟兀坐玩周易著周

詩

易通解及文言說內外本末稱名辨多要眇自得不苟襲先儒齒頰頌發爲詩歌悲壯悽惋令讀者裂眚酸鼻庚戌冬虜入犯闕京師戒嚴詔集廷臣策所以退虜者國子司業趙公貞吉抗言於朝曰驛沈束之囚以求直言錄周尙文之功以勵邊將卽虜可不戰而退亡何趙公竟斥去公在獄聞虜狀輒具疏請得精騎五千往來督戰以外疑虜而內翼蔽都城且度虜飽而歸必道涿鹿出遵薊或衝突於宣大宜傳檄諸路乘其情歸設奇夾擊必大勝嵩見疏輒又斥去曰囚安得上書其後餘姚趙公錦以御史上虞徐公學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李三

詩以刑部主事會稽沈公鍊以錦衣經歷先後上書論嚴氏卒被逮謫謫以去時號越中四諫而嚴氏恨越人特甚會有構者謂錦衣與公本同宗疑有連於是益切齒欲甘心於公屬主者加械公手足公分且死誠家人庀後事張孺人徬徨紉衣袂具兩棺期俱死已而華亭徐少師聞之爲中救得免然嚴氏日夜以蜚語中公浸惑上聽壬戌嚴氏敗公繫獄既十有四年而公父邠州公年八十有七疾且華思一見公於是張孺人伏闕上疏請以身代繫令夫得一見父以瞑凡三上乃下部部議上不報然上意稍稍

語動目錄以聞謂之監帖然守者或亡所得則姑寒以謾語丙寅冬帖進云有鵲當沈束前噪不休束曰豈有喜及罪人者耶蓋覆諍而上信之會何公以尚疏救海公瑞忽有旨下何於獄而釋公公歸而邠州公已不待矣乃踊而號曰痛乎生不救死不舍吾尚得為人乎於是枕塊水飲伴狂自廢丁卯莊皇帝登極首錄諸諫者起公原官上疏乞補制尋遷都給事中再遷南通政竟以疾辭自是獨掃一空左右經史口夕研討其中所著有易圖洪範律呂諸說書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六十四

詩春秋周禮諸解及潮侯集雜詩彙惜多逸者家故貧僅有田十餘畝婦妾并日而食處之怡然有司勸一望見顏色不可得也辛巳年六十有八微疾而逝少時好讀蘇武傳每讀輒掩卷歎歎當食或廢箸由今觀之蘇處北海十九年白首歸漢公繫獄十八年亦白首歸田蘇之歸也以鴈書公之歸也以鵲帖皆託之人而成於天事誠有不偶然者然蘇尚拜官而公不拜蘇有子而公卒無子其節愈苦而數愈奇天道其何如哉公之先本宋文肅公紳之裔世居會稽之阜步里高祖潭以子性為御史封御史曾祖恪祖

現並善書父儘倅袁守邠並有聲公生而警敏嗜學其舉於鄉為癸卯第一人甲辰成進士出理徽郡三年而拜給事中禮科財三月而上書下獄矣其出獄也潘猶一處女張孺人冀公有後日令潘進御而身出汲入炊無難容父沒未幾而潘亦尋沒矣凡公之勁節介行雖所自樹亦其婦妾能成之也山陰徐侯貞明表其里曰一門風節太守蕭侯良幹請祀公於學官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六十五

南京通政司左叅議李文郁傳 實錄

南京通政司左叅議李文郁湖廣襄陽人由教官擢
通政司叅議永樂初陞戶部侍郎未幾坐事謫戍遼
東 仁宗皇帝卽位召至復爲叅議文郁性介直謹
持守久處患難不移其志宣德七年五月以年老自
陳遂命致事

南京通政司左叅議張公詡傳 黃佐

張詡字廷實少負經濟力行好古不爲口耳之學甫
田彭韶見其少作詩美之曰嶺海孤鳳也成化甲辰
登進士疏乞養病歸總督兩廣都御史屠蒲俾有司
促之仕遂北上授戶部主事尋丁艱歸隱居二十餘
年弘治辛酉巡按御史費鑑疏詡學問優長操履端
慎杜門高尚不干時事部書下有司速駕詡以疾辭
不起正德初御史程材王旻前後疏詡少從陳獻章
講學祖濂洛正派爲嶺南學者所宗師友淵源踐履
純篤閉門養病讀書求志可大用部書再下詡復辭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李士
如前繼而吏部以詡敦龐博雅綽有古風恬靜清修
欲忘世累薦不報壬申巡按御史周謨疏詡議論明
正事體疏通言不忘道志不忘君癸酉御史高公韶
疏詡學有體用不爲一偏之行以聞有旨起用之甲
戌拜南京通政司左叅議檄下趣上道先具疏辭遂
抱疾赴南畿謂孝陵而歸抵家不閱旬卒年六十詡
嘗贊白沙遺像有曰嗚呼噫嘻大道堂堂其顯也鏡
中鼻現其隱也海底金藏蓋其所見類如此

南京通政司參議朱公廷益傳 郭正域

朱公廷益字洪虞別號虞對先世婺源徙武塘曾祖鳳祖賢父建侯三世廣文母張孺人以嘉靖丙午生公幼慧攻苦習勤篝燈於帷伺父母寢熟擁被起讀十四補諸生有聲慨然曰古人以秀才任天下豈其時乎祖象齋公喜曰是兒非常木氏其興乎庚午舉於鄉不辦半醴不鮮僕從讀書蘭若丁丑登進士今漳浦下車問民疾苦謝絕饋遺歲不登捐俸糴粟徒跣郊垆手調粥糜全活無算凡城塹之墜圯者衢路之填隘者煥然拓新時朝政刻覈革疏千餘言且上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本本

大宗伯林公阻之曰其然勿憚二尊人乎瞿然謝之乃已屆試期以短喪策諸生邑諸生莫不色動亡何以救荒論列得旨降級怡然而行父老攀號踰五百里建祠羅山歸家研精理學將終身焉癸未謫判連州隨令嘉定饑疫相仍百計勤恤邑苦漕兌懇言於大司農得改輸又疲於征布控於監司少寬其期凡濬川源墾蕪田稽賦籍覈納田功倍於漳三載不通家問丙戌擔簦跨蹇上都門槩無所修費治行第一且注銓曹依依二親不能北請南遂以南儀郡行過嘉定邑人鑲旃值爲象而祝之大宗伯徐公學誤列

主政於道左邑人又祀之雙塘在儀部時聞易數言故事禮曹郎宴享費出諸伶僮屏去之移有司主事瑞史橡納班銀遷考功郎議記不行少宰海公瑞曰牙君疑疑中流之砥柱乎下交爲同志友已丑奉勅提督江西學政訪先賢陸象山徐孺子謝枋得羅文貞楊文恪及死事忠臣鄒瑾魏冕後裔優錄之復訪布衣章漢黃托躬詣其廬幣聘主白鹿洞凡二載校士環十三郡者再一日臨建武益王餽古琴受而檄於學官以備羽籥翌日以妃弟請不應諸豪貴人不敢干人服其公嚴辛卯擢南光祿寺少卿汰冗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本本

食涓祀品便糧役亡何上特用爲南大理丞每刺獄碑精竭思僚友愛其羸弱以爲言嘆曰問學之功祇在人事天行健不行息矣癸巳歲都御史李公世達侍郎趙公用賢相繼去上疏言老成當惜不報冬以憂歸哀毀骨立冒絮衝寒以卜窆癸戌戌奉母北行至丹陽以病請季秋起南通政參議明年之任公署司事每黎明問訊兩造時瑞從橫行多所株連江湖道梗上疏言小人蠱惑萬乘騷動畿輔不報明年修通政司志成庚子春推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命未下仲秋患痢十餘日卒先是夢天樂盈空乘雲

而上復見巨星如斗嗚呼豈其乘箕尾為列宿聆
 天遊帝所乎卒之日鄉人檢其遺囊僅得餐錢數銖
 暨一葛耳嗚呼世有官為大夫列仕版二十餘年而
 貧如此者乎公天性至孝甘毳先奉二親出入請命
 祭祀躬自涓滌一稟於古待宗黨友朋多所賑貸食
 無兼味衣無重績人有所請曰某不敢以子弟干人
 可為他人請謁乎祖父遺田不增一畦凡片長一節
 之士虛心引薦不令人知不受人報曰行一善易若
 成一人所著有語錄幾卷詩百餘首名曰清白遺稿
 言志也邑令鄭公聞於學使者祠之鄉賢公自丙午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七 七十

迄庚子年五十五歲子束純

論曰賢士大夫無不飾簞簋而或不信於人或小推
 而大擾或陽吐而陰茹朱公之貧真貧也批鱗君子
 羞仕而侃侃末路而墨墨豈其殊操後乃金注矣朱
 君靜而止之巖而翹之白首如一遇事風生綽有條
 理聽者悚動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訕於富貴天假之
 年煥煥鍾鈔古之遺直乎

焦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七終

焦大史編輯國朝獻

徵錄卷之六十八目錄

大理寺

掌寺事尚書

楊守隨

卿

虞謙

王霽

燕忠

陳恪

葛浩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目錄

胡岳

李珏

余胤緒

張鹵

少卿

胡閏

傅啟讓

仰宗泰

徐正

劉慶

王宇

田景陽

陳珂

湯沐

王綏

汪文盛

李香

張夢經

宋儀望

薛崑

沈榮

李奎

李茂

董怡

羅翰

商為正

寺丞

鄒瑾一作公瑾

劉端

王高

彭典明一作民

孫珂

汪淵

周鳳鳴

張鵬

成守節

寺正

殷本

寺副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王敬

李芳

評事

林公端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八

大理寺

掌大理寺事工部尚書楊守隨傳

掌大理寺事工部尚書楊守隨字維貞浙江鄞縣人
成化丙戌進士授江西道監察御史庚子陞應天府
府丞丁未調南寧府知府弘治戊申陞應天府府尹
已丑調廣西布政司右叅政甲寅陞廣西按察使乙
卯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丙辰陞南
京大理寺卿庚申改大理寺卿乙丑以九載考績陞
工部尚書仍掌大理寺事正德丙寅致仕正德十
年六月卒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諡康簡守隨為人
樸少遠易學與從兄吏部侍郎守陳從弟京吏部
侍郎守陞相砥礪雅有士望居官剛直建白甚多遇
事無所顧忌為御史時嘗按賊吏李孜省罪及孜省
以左道得進遂調南寧為府尹時嘗按太監蔣琮罪
為所中遂調廣西為大理寺嘗偕三法司獻太監張
瑜獄抗衆杖之必欲盡法與內意忤遂致仕夫復得
劉瑾所構繫獄凡八年罰粟凡千石守隨素清
至屢空而其心裕如也

嘉議大夫大理寺卿金壇虞公謙墓碑

楊士奇

公諱謙字伯益姓虞氏虞之先家河南陳留代有仕籍宋諱南者徙宋南渡遂家金壇世業詩書南六世至文寶生仲仁公祖也祖母徐父德華母周以公貴祖父皆贈嘉議大夫大理寺卿祖母母皆贈淑人公自幼秀朗端重異常兒聰敏好學洪武乙亥由太學生擢刑部山東司郎中授奉議大夫陞杭州知府授中順大夫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召爲大理寺左少卿授中憲大夫永樂己丑車駕巡北京時仁宗皇帝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二

帝監國太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授嘉議大夫甲辰轉大理卿公自少壯有志世用旣仕恪勤夙夜務盡職分持大體恒曰爲臣之道愛君愛民二者愛君崇其德愛民厚其生初爲郎中已駸駸起時譽在杭州嘗建議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多者或數百頃而官府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爲徭役所困請爲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五畝餘田以均貧民初公之已而謂非舊制遂寢陞大理寺卿都察院諭旨准洪武榜例梟首示衆公奏言比奉詔書自今准斷罪誑騙在律當杖而流梟首非詔書意上曰

言是也從律天津衛倉災焚糧數十萬事聞達上人不勝考掠皆誣服應死者百餘人餘坐徒流察其冤卒白於上得減論於兩法司具獄及四方所上獄議必親閱之必當必平於大辟罪尤加意曰彼無憾斯我無憾矣爲都御史嘗奉命巡視揚州淮徐州旱災至則疏民所苦請發廩賑貸又請官贖還所賣男女爲奴婢者皆從之又奉命督兩浙蘇松諸郡通賦輸南北京及徐州淮安先是富民賄有司率得近地而貧民多運北京公建議爲四等丁多而糧最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三

少運北京丁多而糧次者運徐州丁糧俱中運南京淮安丁少而糧多存留本郡縣倉又言兩京往來官員軍民商旅舟聚徐州呂梁二洪動一二月不能進者請每洪增夫二百人協力挽送如例給月糧仍官撥牛每洪一百分畜近洪民家閒暇聽民以耕大舟行則用挽之亦皆從之又督運木道潁州陽武陸行下衛以達北京所督軍萬餘公節其力而厚撫之人不言勞會夏暑疫役者多病公曰此聚之過密宜疏暢之遽命散處之病者悉起奉命巡撫浙江察廉給貪用建議便民十數事多見施行仁宗皇帝

於刑獄才隆欽恤而嚴大理之選曰是天下之平也
於是大理寺卿闕遂改公爲卿時有詔求言公上言
七事其一用人曰用得其人則治道興非其人則治
道隳人主之職惟在擇人而已二興學校曰教育之
道本於師範今內而祭酒司業外而郡縣學官不在
於備而在得人庶有成效三曰都察院耳目綱紀之
職用以激濁揚清雪理冤抑今專俾治獄非朝廷設
風紀本意四曰廣儲蓄今國用空乏宜預爲備五曰
北京八府之民困於養馬極矣宜分給無馬郡縣牧
養以蘇畿內六曰鈔法不通其弊原於出多而入少

獻律錄

卷之六十八

四

今但多力收之而不輕出民艱得鈔則自流通七日
京師盜賊之繁由軍民雜處官司不便管束鄰里不
相通知今固不能遽釐正之宜勅五城兵馬司於各
坊街巷不分軍民工匠每十家編爲一甲使互相覺
察出入一聚有犯十家連坐有能捕首免其連坐之
罪庶輦轂之下可以肅清皆切中時務蓋公於爲臣
必思盡其所當然者一日朝還得風疾上命醫往
視賜藥歷半歲竟不起宣德二年三月廿四日也訃
賜祭給舟還其喪命有司治墳其生以丙午歲正
月二日享年六十有二其居家善事父母父母歿喪

祭咸盡禮於其舅友愛與人處溫恭怡怡其儀觀律
然風采凝潔瀟灑絕俗也以詩名於時所著有玉雪
齋稿若干卷喜寫山水木石幽澹簡遠有倪雲林韻
致嗜蓄法書名畫邂逅心之所好輒贈不靳

獻律錄

卷之六十八

五

通議大夫大理寺卿王公宇墓表 李 賢

公諱宇字仲宏別號厚齋河南祥符人曾大父敦本
隱居不仕大父友德父希哲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
大理寺卿母丁氏封淑人公自幼穎秀異於羣兒父
母獨鍾愛之童時從師受業日記萬言巡撫侍郎
于謙一見之曰此遠大器也卽遣爲邑庠生正統戊
午遂發解鄉闈明年登進士第擢南京戶部主事刻
華宿弊廉能之聲大振都憲周銓時總京儲茂視屬
吏見公獨敬愛之三載以績最進階承德郎公益砥
礪名節在郎署中特立獨行不顧流俗時郎佐秩滿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六

衡轉正郎吏部以公才能顯著薦陞江西撫州知府
是郡地儉民夥素號難治公至以簡御煩聞郡翕然
稱頌里有隱士吳與弼以道自高足迹不至城府公
欲往造其廬與弼聞之卽先詣府謁拜接談竟日乃
嘆曰真明府也公益勞心民事凡漁利害民之弊悉
罷之吏有奸黠者盜府金自若公廉得其狀置於法
累皆畏服以爲神明撫民多商給之錢歲計累萬前
守皆自取以爲當然公曰可以勿取而取之是傷廉
也悉以屬官郡治傍有穴地前守引水畜魚以自給
公以土實之爲倉儲粟數萬石以濟饑民郡人題其

壁有關節一毫無地入公廉兩字有天之句遠邇

傳誦宜黃多山虎爲患公爲文告神而驅之虎皆遁
去金谿有聚衆暴掠者公曰此吾良民迫於饑餓故
耳卽開倉濟之衆皆感泣曰真吾父也卽時散去落
阜書公績曰剗繁治劇才識有餘清白操持纖毫無
玷都憲巡撫者上公治行於朝特賜誥命以旌異之
進階中憲大夫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首念方岳重
臣爲郡邑表率屬廷臣會薦公在首選遂陞山東右
布政使時廷議山東累歲不登民皆流移必屬能者
撫安之 上以璽書托公凡賑濟之策不遺餘力民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七

賴全活者數十萬人明年 上念宣府北邊重地宜
得憲臣巡撫遂召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往公
至訓練士卒堅完城堡凡芻粟屯田邊備戎務一切
便宜處之剗弊刈奸士卒感恩而權貴則不悅矣賴
上知公爲人譖毀不行未幾兼巡撫大同時石亨
與其姪彪皆驟遷高爵恃寵自肆而大同乃舊鎮之
地索取尤橫衆莫敢撓公獨上章劾之以爲大蠹大
奸莫甚於此乞置於法以消未形之患詞氣剗切聞
者嘆服已而亨彪果以奸敗朝廷益嘉公忠直庚辰
丁內艱還家一年 上起復公至京將有南臺之命

理卿缺員持天下之平者無踰於公道以命之
章悲乞終制弗獲在任惟以洗冤澤物爲心清研
獄狀務得其情不知案牘之勞形也終未春進階通
議大夫公質幹奇偉心性剛介慎廉重名節操履
端方確不可拔事親盡孝處兄弟篤於友愛自奉
甚薄雖居顯貴服食不異寒士視貨財如汗穢見不
廉者若將浼已避而遠之卒之日囊篋罄然無以爲
斂上聞訃惻然傷悼曰可惜佳士遣官諭祭其家
復令有司營葬事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八

理寺卿王霽傳

實錄

理寺卿王霽字景明直隸上海縣人天順四年進
士拜南京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再遷郎中累辯疑獄
有能聲遷黃州府知府嘗有虎害火災又江水嘗暴
至懷民廬舍窘祈祝有應以是民愛信之遷廣西參
政未幾遷江西按察使進太僕寺卿時馬政廢弛霽
條陳十事奏行之宿弊爲之一革用薦遂遷僉都御
史巡撫山東值歲饑民多死徙霽爲區畫銀五十餘
萬兩米二百萬石賑之存活者甚衆召拜大理寺卿
稱用法平易弘治九年九月卒賜祭葬如例霽務爲
和厚所與交無不得其歡心雖與隸輩亦鮮有怨之
故歷官中外三十餘年所至皆因以得美譽云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九

大理寺卿田景賜傳

實錄

大理寺卿田景賜字時中保定高陽人登景泰甲戌
進士授山東道御史陞大理寺丞累陞左右少
卿進本寺卿成化乙巳致仕歸景賜爲人峭直精敏
有訟屈爲御史其著風裁按治所至貪墨多斂迹推
尊三法司事彈劾無所避在大理持法不撓詳讞平
允後因了無他官受戒不能悛陰使人殺之事浸露
景賜懼遂引疾去其年五十九在林下餘二十年正
德元年正月卒

通議大夫大理寺卿贈刑部尚書燕公忠恭志

銘

楊一清

予讀宋史見所載名臣如包希仁之峭介關節不及
其門趙閱道之廉直爲御史糾彈無所避入蜀以琴
鶴自隨嘆曰爲人臣者當如是其在我國朝若太康
顧公之總內臺正色直道後鮑克儼近時仕者守不
勝才通常掩正軟美循默之俗相習而不知戒嗚呼
此燕公之所以賢於人而其死爲可惜也夫公名忠
良臣其字別號西谿起成化甲辰進士丙午授常州
府推官歸守內艱服除改寧國府兩郡故多豪右莫
敢窺其庭戶凡所讞獄多平反民某賈於江淮間其
僕偶有過被笞怨家嗾之曰汝爲彼服勞尚笞管不
汝庇汝復何恃蓋爲汝圖之遂與僕殺其主於采石
因盜其貨慙於官罪人久不得公廉得其情捕而鞫
之遂伏辜郡大旱承檄發官廩賑卹多所全活弘治
甲寅被徵爲福建道監察御史歸守外艱戊午服除
改浙江道以災異陳親賢納諫重名器節財用嚴賞
賚諸事言甚剴切 孝廟嘉納之庚申出按陝西力
舉憲度風聲凜凜雖方岳重臣未假以辭色周歷群
縣不憚險遠賊吏望風多解印綬去諸司有過輒惕

然曰恐巡按知之民有不得其平者則曰吾將訴諸御史執政者有所親厚被摧折乃病其苛察壬戌遷陝西按察副使整飭環慶兵備至則留心戎務日訓練防禦不少懈虜入罔害是時予受命修舉馬政始建議以藩臬之賢者補卿寺官正德丙寅吏部推薦爲陝西苑馬寺卿至又留心牧政馬用蕃息戊辰擢陝西按察使發奸黠伏如巡按時禁和買之弊裁省里甲支費三之一庚午進左布政使以簡靜爲治往時公罰聚斂以給用使因自封殖至是一切禁絕瑾賊方柄國附者瀾倒陝固鄉土所尤屬意公獨無饋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還于謁瑾雖銜之卒莫能害也寧夏變作經畫軍餉食足而民不勞予起廢西征相見慰之曰別君數年此何等時也風操尚爾耶比還朝遂特疏薦之辛未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軍政一新是年冬改大理寺卿執三尺惟謹不肯少有推移貴近有所請托必正色拒之知州田崑爲人所訟上怒其不敬將寘重典公屢疏雪其誣竟得釋有胡某者烝父妾因毒殺父行厚賂祈脫免所司緩其獄公曰罪孰大於此牒至輒駁之屢牒屢駁會奉使江西而止江西藩臬官交惡相奏訐致興大獄久不決公受勅往

得成無異言屬歲饑民重困再授勅賑濟驗丁戶粟民賴以不死甲戌滿三載奏績得推恩賜誥命仍廕其子爲太學生初吏部擬薦公爲吏侍及兵侍皆不報或諷使少貶以求進公曰大臣進退當以正求而得之人將謂何竟不及再命而卒性狷介峭直居常寡言笑不輕交際人望而畏之有包趙之風焉自奉儉約在仕途三十年祿入僅供朝夕田園邸舍無所增置卒之日囊無餘蓄計聞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吏部奏公剛正得大臣體法應贈典報可贈刑部尚書蓋異恩也生天順己卯八月五日其卒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十三

以正德乙亥正月七日壽五十有七

大理寺卿東瀛陳公珂墓志銘

何

嘉靖辛卯秋九月朔大理寺卿陳公卒訃聞遣官諭祭營葬公諱珂字希白別號東瀛曾祖榮甫祖思誠考昱累贈奉政大夫母朱氏贈宜人公性至孝友伯仲五人日侍父母養聚首一堂怡怡無間言成化甲午補郡庠弟子員庚子以易領鄉薦弘治庚戌登進士第公念母年高乞恩歸省五閱月母沒居廬三年癸丑授刑部四川司主事奉勅錄囚南畿御史樊祉知府程漢故出重囚公劾之皆得譴還朝陞本部員外郎榮王啟封國於湖南陞公工部管繕郎中董其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十四

役既至潘博士變相地當徙民民不適有居公多方處分不失其所民安而事集辛酉轉刑部郎中河間密邇京畿繁劇難治大司馬白康敏公舉公出守公至去苛削之文斥乾沒之吏先是山水衝決民蕩析離居公思所以還定之攢木畚土斲石爲隄六十餘里水安故流民復業者四萬餘口時又值亢旱公徒跣禱於山川雨如注冬無雪傷麥復禱輒應麥有秋獻縣民李政訴盜殺其叔李文子林劉信妻亦訴盜殺其夫公謂安陵誰辨刑礪工邪牒於城隍是夜夢雌狐臥繡帷中起首指惶惶欲言公寐召林妻宿錦

鞞之得其情捕盜劉永王幹及李政劉氏俱坐誅殺死吳鑑坐強盜死圍郡稱爲神明巡按御史李璽奏聞於朝銓部亦以課當最擢福建左叅政遷按察使時內使陶錦怙勢張皇公正色危言無所諱陶亦自戢不敢恣睢逆瑾用事遣御史捕鹽徒盜賊甚汎濫公亦屢與之抗民賴以安陞右布政使武平大帽山鯨賊猖驚公便宜發帑中錢具糗糧芻茭給官軍賊就戮轉左布政使設賑貸之法定徭役之條寬舶商椒票之征建通濟橋七十餘洞民咸利之決期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去後常見思乃爲建生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十五

祠尸祝公又援借寇故事立四借亭於通衢以比甘棠見素林公紀其事甚悉嗚呼公何得民之深如是也其巡撫河南適流賊之餘邑里無儲峙賊黨孫郁等尚爲民梗公首命兵勦平之仍命有司收瘞餘骸勒石表男女死節者又申冤獄知縣袁鑑指揮葉章等五十餘員俱附奏請得麗末減新野縣當荆襄之衝內官私置抽分漁獵民公檄守巡官毀之罪其導爲者汴泗東南河嘗決歲徵修河夫寬剝錢公議河決不常可緩歲所徵以與民民方稍紓正德九年春二月汚池縣河清二百餘里公具疏以聞因言宜

迪德祇承休命。帝曰：俞十年入為大理卿，保定民。吳澤詐稱親音，現夢佑澤後當大貴。弟海復傳播以誑愚民，倖臣朱寧謂得之差官校，擒澤等二百餘人，以謀反聞。刑部送澤等至大理寺，復審公駁，議止坐澤妖言。海用傳妖言律斬，餘從寬貸。具列上。帝竟俞公議。是年以論免歸。公暇歷中外三紀，章疏無慮數十餘。大約皆經世大猷，發先賢遺意。其陳應議六事曰：均田賦以平穀祿，口便折納以蘇民困；曰省征斂以厚民生，曰清稅糧以寬通負；曰致刑辟以章憲法，曰謹作養以重世祿。其陳贊畫安邊大計三曰：制

藏錄

卷之六十八

十六

藏於家

大理寺卿陳恪傳

實錄

大理寺卿陳恪，字克謹，浙江歸安縣人。咸化丁未進士，授宿松知縣，擢監察御史。江西按察副使，整飭南贛等處兵備。正德初，逆瑾用事，以冗員例革。尋復以爲御史。時事倖連，別藉瑾敗復起，爲貴州副使提督威清等處兵備。陞貴州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改江西時方朝覲，吏部奏旌天下能吏，恪爲首。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諸郡。改大寺卿。正德十三年四月卒，賜祭葬如制。

藏錄

卷之六十八

十七

大理寺卿沂樂湯公沐傳 張璧

沂樂公者常州江陰人也姓湯氏諱沐字新之大父諱鏞父諱虞號厚菴以公貴俱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髫髻即警敏甫冠爲諸生博聞強記名歛起乃論秀於鄉遂高薦時成化丙午也弘治丙辰舉進士試政戶部監太倉大司農甚善之丁巳出知崇德崇德政積弛公至則裁決無留務日廉問民間刑苦罷行之流愛於人人爲立生祠祀公居三年當道上公治狀徵拜山東道監察御史奉命巡內帑錢穀督河東鹽池弊端多所釐革繼按山西勘賊吏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七

振士風郡縣官望風懼伏正德戊辰擢湖廣按察司僉事公受命取道過家展墓而請官武義命且下矣乃時逆瑾竊政衛公清不染俗影不避難剛不徇物介不趨時遂見忤有茲謫云公至武義如在崇德時有流愛焉庚午瑾敗伏誅詔伏起公廣東按察僉事兼督屯田鹽政先是奸貪在位多蠹政公極力汰除不遺餘力政聲播聞壬申遷福建按察司副使明年入覲時運菴楊公爲冢宰最嚴吏治乃應詔薦天下諸司才堪公輔者僅十六人公與焉上賜綵幣羊酒示褒顯云尋轉江西按察使乙亥擢浙江右布政

丁丑轉廣東左布政使會今上入繼大統陞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癸未改巡撫四川其在浙江毛九寇孝豐在四川芒部寇松藩公率衆平之

上嘉乃績有白金文綺之賜故望益隆赫凡兩京部院卿佐缺員必首薦公乃乙酉徵拜大理寺卿公素修謹至則凡所審鞠志在奉公嘗語僚屬曰法者天下之公苟惟意輕重非示天下以公也又曰因情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移情合法則無不可加之罪未幾有五臺山人罹重法者父子當殊死訟詣京師上下諸司覆訊公三奉獻忤上意乃與顏尚書願壽等並坐免官歸始公入長大理受上眷知每侍經筵數資賞及上方御書公益感激圖報乃不虞禍與機會竟緣是去惜哉公歸江陰城南有故田廬督耕自給且爲園蒔菊數百本花時延客宴賞其中又間與耆碩爲鄉會取適性坦率不爲鈞距見賢者愛之不啻已出尤善汲引後進居嘗慕浴沂點也之風故號沂樂以見志平生孝友天至雖其先人早逝然歲時廟祀孝敬不衰撫其弟洎極親愛歷官清白歿之日家無餘財生天順庚辰十一月卒嘉靖壬辰八月得年七十有三

大理寺卿贈刑部右侍郎葛公浩墓志銘

瞿景淳

公諱浩字天宏敏而嗜學弘治己酉以禮經高等領鄉薦丙辰登進士第初授五河令五河故小邑時復傷旱澇公省科役賑貧窮流民知歸遂爲完邑復申學政以身爲師羣士靡然向風在任五年以考最勦進階貤封壬戌召爲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會災異卽上疏請正心術信命令選憲臣慎考官處輪納嚴武備重刑憲設險要劾戶書某貪鄙請置之法 孝廟上賓請正侍醫劉文泰之罪連及中官 武廟初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三十一

教坊請選取樂工公以教坊非先王之樂諒陰非聽樂之期手疏止之時逆瑾弄權公率同僚請斥之以正國法疏入下公錦衣獄杖黜爲民瑾復摘以他事下公南錦衣當是時公蓋幾不免而意氣自若也後瑾誅起公知邵武府公至則與屬邑裁濶狹貞賦役俗故尚巫男女聚會無別公下令禁止民有兄弟訟者公諭以倫理至情對之洒淚兄弟立感泣讓所爭而退越甲戌應朝奉詔陳利弊乃請通融里甲平處徭役均派解戶吹編馬夫清理漁課嚴禁幼昏事皆施行在郡六年民多歌之詰進階加封丁丑冬公連

遭父母喪時已晉河南參政服闋改授廣東新會憲作議者以縣治孤危恐先碎賊手公潛師趨賊不意縛其渠魁脅從多得減死賊遂以平詔賜白金文綺乙酉晉雲南按察使持法不阿嘗會論囚巡按某欲出一人公以法爭之不爲出中官某縱下擾民公一裁以法境內肅然丙戌進廣東右布政使與左使梁公協恭宣化利濟居多丁亥擢貴州左轄隨召八爲南京太僕寺卿戊子晉南京大理寺卿嚮用方切而公乃引年復以災異自陳 上皆不允尋召改北公兩在大理慎測情罪廷中稱平 上親郊有犯蹕者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三十一

下法司欲置重典公奏罪不至死遂得未減 上以禮成推恩公遂得進階封三代如制云旣以舊德進用然不能俯仰諧俗懼不能安會雷震午門西樓公自陳不職乃得旨致仕時辛卯夏也公旣退杜門不出惟歲時朝賀則一詣縣行禮天性孝友在邵武時子木舉進士卽圖歸養父聞之詒書戒以報國乃不敢言歸後居母憂悲哀不少忘以昆季居朝夕相與懽如也居常無他嗜好惟以文籍自娛精神故舊有頌其德者輒謝不敢當生平恥言人過至居臺中則數抗疏論切大體直聲凜然爲郡邑時繩墨不敢失

尺寸及論犯蹕乃能引去以諍爲國司平公於是加
人一等矣子木丁丑進士仕至山西叅政朝議錄公
勲乃贈刑部右侍郎以嘉靖癸丑十二月初一日勅
葬公于都方山之原賜祭一壇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三

憲議大夫大理寺卿龍湫王公綬墓志銘

韓郵奇

公開人也性貞廉介直正德初開守不理於多口時
適大明黜陟苑洛韓邦奇爲考功員外郎太宰以守
治狀不飾論考功詢之多士皆如太宰言然考功素
知守才疑之往問焉公當飯客考功故久不起公曰
吾當飯客考功請同之公辭不可曰安有戶曹主事
可食而吏曹員外郎不可乎乃出一盂糲食二豆蔬
共食之客去考功以開守問公徐曰開之士大夫皆
曰守治開無狀民則皆謂守良守後得不出考功以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三

公達衆持公議草具待賓戚獨立佳士也遂定交云
公諱綬字遂伯別號龍湫王氏之先本鳳陽人給祖
王洪武初避兵於開之別駕里遂爲開州人王生福
榮福榮生貴貴生溥陽曲縣丞始封承德郎戶部主
事繼贈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配牛始封安人繼贈
淑人生公公童時莊重不羣少長卽知敏學伯右布
政每見而喜曰昌吾宗者此子也弱冠中弘治戊午
鄉試春試不第卒業大學先後所交如浚川王公後
渠崔公蒼谷王公有涯孟公晉海內名士乙丑登進
士授戶部主事是歲夏推恩贈翁及牛泖人皆獲封

尋陞本部員外郎署郎中時權璫用事羣閭倚勢請託公不顧未幾贈翁卒於官邸公哀毀如不欲生扶柩還葬服闋陞河南衛輝知府公振舉宿廢屏除積奸公移滿案兩造盈庭從容詳處皆中情理儒學諸生季必嚴試重行賞罰皆始恕而終服丙子當鄉試監臨東塘毛公以公有文望辟外簾錄文多出公手毛公喜曰中州之錄可以式矣特疏薦曰知府學問深邃可學校憲職丁丑當考績時歲荒歉撫按以公素得人心留以撫之又二年遷湖廣副使初衛輝爲水陸南北通衢臺省權貴過者連車接轡公惟庭見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五十四

一揖耳人因素知公亦不深尤也至湖廣適武廟賀天羣臣奉皇太后旨迎今上嗣統巨闕谷大用者八黨之一亦在迎侍中強公長跪公不屈肆行忤侮公脫冠裂服奔赴王府伏啟王深慰答之而公卽棄官歸今上登極公上疏奏劾大用奸惡辭甚激切凡五上而大用斥矣尋起復河南鎮寇王鏊橫行河朔間公討平之總督奏言副使累經戰陳親冒矢石故致克捷矣未陞山西右叅政時巨寇黃大寶標掠殺戮流毒郡邑公擒之當道累疏薦政顧改鴈門行太僕卿公乃乞歸疏凡三上始得允銓部覆

奏謂公有米藥之操州守朱君喜其名曰水藥已丑薦起四川左布政使士蕃亡部警殺累年公以恩信諭平之會牛淑人疾卽具疏乞歸鎮巡僚友懇留弗顧此泊廣都而淑人卒壬辰春起江西甲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本省地方以恩詔階通議大夫贈翁牛淑人皆獲贈子行恕廕入太學公撫江西督逋欠清詞訟禁奢侈理陂塘恤民瘼事關藩臬符驗頗犯衆怒亦舉行之大者上聞乙未擢大理卿大理自正德以來避部院尊要久失叅駁之職公力舉行之由是衆情不堪私比者多不便左遷山東叅政蒞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五十五

任疾作乞休不允部移慰留而疾愈甚疏再具未上而公卒矣公人仕來凡四里居耕田讀書絕不干謁有司曲加敬重其取與進退大節無毫髮苟可以對越神明日用居處蕭蕭如寒士平生雖好爲詩文然多不存稿卒後行恕訪之親友僅得三百餘篇痛兄氏早亡撫諸孤若子先世所遺產盡以畀之生成化丁酉卒嘉靖丁酉年六十一歲有司延其主祀於鄉賢祠云

通議大夫大理寺卿浦南胡公岳墓志銘

徐階

我皇上受命中興羣賢景附於時有宣力任事之臣
曰華亭浦南胡公諱岳字仲申起家刑部主事歷員
外郎四川按察僉事湖廣副使廣西右叅政福建按
察使江西廣西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擢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改大理卿未上卒公爲人以
氣節勲業自許事至能立斷爲刑部時慮囚鳳陽大
姓甲者與乙爭田鬪不勝因殺叔誣之獄具憚莫敢
決至公乃決上之卽位懋選藩臬大吏興圖化理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以公爲才遷四川芒部寇川南公當分巡會病議更
川西奮曰人固有死必川南邪卽督兵入其山斬木
通道二百里募死士塞賊走路大合兵搗之誅若降
若干人捷聞賜白金文綺松潘兵備副使遷東路者
曰是重地且其政廢久非胡某不可使攝胥檄公公
往覈戎籍實使廩厲侵尅之罰卒以月餉質富室計
其息及十三爲取券焚之居數月粟餘於廩人有餘
力繕甲仗管堡關梁事改於舊諸夷警焉總憲於閩
檄據法直民死罪按賊吏不以御史意假貨語時譏
御史御史至面發赤乃止閱故牘得事之未報者晨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夕下郡縣盡聞之屬檄日常八九至吏傳寫不能終
而公聽讞乃恒有暇手校四書五經及晦菴先生集
翻梓以傳江西吏巧文而輕犯法爲置簿書句稽以
時遠視廣聽奸至卽發問以禮規御史御史怒公不
爲撓曰吾務盡其在我者治事如初至疾病猶扶掖
以出御史竟不能有加後至者以績聞拜中丞公益
自爲首爲書數千言徧以授羣吏已乃汰冗費更役
法民視產出錢歲不過十一役於官有常期榜懸籍
刻吏無得動郊廟建詔市材楚蜀吏盜官錢更賦民
或張旗幟擊鼓伐金從徒百餘行視民所植出黃紙
封之縛其主怖曰當自輸京師民號泣致厚賄乃免
公嚴爲禁楚人賴以安歲饑手疏以請上爲減所
輸全活甚衆公旣勤於政疾復作迨被徵已艱於行
會聞繼母喪自江西歸其家踰月遽卒公平生於財
廉所至未嘗市民一物其與人處言笑歡謔洞然不
疑然或以不義攫之輒詬怒已又輒霽嘗面折人之
過聞者震懼不能勝及論薦人才終不沒其善交游
姻故雖在寒賤拯援周卹必盡其情然不可干以私
故賢者服其誼不肖者忘其怨宜力任事初若不容
於俗而卒成其名致位通顯蓋非獨所遭際爲然生

成化甲午正月卒嘉靖己亥五月年六十有六

狀徵錄 卷之六十八

王

汪文盛傳

廖道南

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父藻爲邑庠弟子員生文盛於學含穎靈不凡少長肆力於學與兄文明夙夜靡益友愛薦至正德庚午鄉薦辛未進士授饒州府推官時宗藩驕恣悉繩以法搆誣逮繫日從狴犴中誦春秋三傳著爲辯說根究理要卒賴廷論白其枉釋之還治適姚源寇起蹂躪德興都御史俞諫陳金檄往視師文盛單騎奮慨悉心規畫多中機宜秩滿召入爲兵部武選主事值倭倖錢寧江彬蠱惑上志誘導南征文盛率同官諫沮械杖於廷瀕死者數人上入統大統擢爲車駕郎中命偕都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清查冗員獨裁抑璫戚蕩滌羗寇羣奸屏息出守福州府首建三山書院以樹標準尋梓兩漢諸史以崇體要而又構羅一峰祠以昭特行表鄭公各墓以彰幽履濬上王港以資灌溉罷閩越不經之祀省靈濟無益之費築羅源諸邑之城處琉球諸國之貢聞人德之尋母憂歸服闋遷浙江按察副使督學政肇開文公正學以開異論次飭天真書院以育俊髦而又請白傳坡翁之祠以振高躅弔武穆忠愍之墓以慰忠魂溯龍門以釋何王金許之緒躋

天台以紹劉宋王方之踪禁西湖冶遊以屏侈靡訂
東澗鄉約以敦俗尚浙人稱之未幾以父憂歸服闋
復補陝西督學甫校士於西安而滇廉訪之命至矣
時交人內訌莫登庸竊據篡奪其子方盈稱兵窺伺
陳棕黎寧播遷赴愬炎驕驕靡有寧宇上赫然
震怒特晉文盛爲金都御史保釐南詔用遏蠻方乃
諭八寨宣布恩威乃詰五邦選厲鋒銳檄留老撾奔
附之光紹招納瓊崖輸款之才族於是武文淵獻其
地圖武嚴威列其陣法儀承恩贊其圖謀龍鳳翔呈
其籌畧陶仙阮仁祐輩恢復爭先阮璟范正教等投
獻散錄 卷之六十八 三十
降恐後刁斗宵鳴於紅衣之寨烽火風燭於蓮華之
離水截鯨鯢陸剌犀象花涉迴瀾富良失險方盈授
敵福海號魄上遣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
受其降璽書褒寵賜以金綺有差乃陟爲大理卿遵
疾歸卒上賜祭葬所著有白泉文集姪宗元字子
允已丑進士太僕少卿宗凱字子才壬辰進士工部
郎中所後宗伊字子衡解元進士初任浮梁令宗召
鄉薦

嘉議大夫大理寺卿後菴李公珏墓志銘

許成名

聖天子嗣大歷服之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大
理卿李公致政卒於家訃聞天子悼焉念公資勞
遣官賜祭移輓調庸治其勞功蓋自我皇上欽崇
典章褒表勲舊近代九卿得此惟艱若公者可謂人
臣有終矣公諱珏字廷重別號後菴世爲開人高祖
諱山曾祖諱寬祖諱敬父諱成代有隱德俱不仕成
以公顯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成娶吳氏繼孫氏再繼
張氏孫實生公孫卒公甫四歲歿然子立鮮伯叔兄
弟張性嚴公事之能盡其孝張撫公亦不啻已出遂
以慈母名公生而嶷然聰明穎悟年十八入郡庠池
陽李公嘉祥守開見公所爲文曰此公輔器也深重
之必治領鄉薦乙丑登進士第時以李公爲知人初
授長洲縣知縣公年二十有五剪剔吏蠹聽斷詳明
遠邇至以神明稱之居二載適逆瑾用事偶以魏公
士田誣連至京縣人爭斂金帛饋瑾贖公公正色曰
余爲民獲罪若復斂民以脫余豈非益余罪耶峻却
之三年陞刑部主事歷本部員外郎中達菴楊公薛
公太村每言法曹中才能明練必曰李廷重部居

載陞東昌知府公政先大體事安民安修葺城
建關僑吾郡之人至今誦焉未幾調劇常州甫一載
丁張母憂終制補青州府青有鹽鑛多鉅盜公至擒
其渠魁撫餘黨悉為良民郡人欲生祠公公曰捕盜
安民有司常事耳何祠焉陞山東按察副使兵備徐
州徐為兩京要衝有司疲於供億民多逃亡公裁浮
節冗交際悉有定式公自奉尤約往來雖貴公知厚
僅留一飯人亦諒公之廉不以爲慢里甲之困由是
少甦時有大盜王鏗聚眾數萬行劫兗濟公選委調
集指授方畧戎服督陣火賊穴巢遂蕩平焉總督余

蘇徵錄

卷之六十八

三十一

公疏其事以聞賜公白金彩幣陞浙江右叅政一年
陞山西按察使公素性明敏剖決如流凡疑獄數年
不決者悉解晉人至今稱思焉陞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巡撫甘肅抵任三月以福建事被逮回京福建事
原公臬晉時所勘也朝見致詞上深奇公丰采異
常中貴密示上意曰廷鞫之日若能少順上意
諉責巡按豈特脫罪當有不次之擢公笑曰死生榮
辱自有定分臨難二心非君子所爲豈敢欺天以徼
寵也獄成謫戍廣西潯州去國萬餘里羈配所十餘
年安人秦氏偕焉安人以疾卒於廣州安人天性貞

南戍之日慨然如烈丈夫親識有勸安人勿從者
安人曰榮寵富貴每同吾夫今流離患難安忍家居
自逸耶聞者莫不嘆服隨行親屬瘴厲而死者自安
人以下十有七人公處之泰然畧無怨色尋蒙恩許
還里居四載爲嘉靖壬寅時大虜闌入鴈門失守畿
甸震驚廷臣交薦召以原職起公提督鴈門等關兼
巡撫山西地方公被命毅然就道至之日督率將領
行視關隘乃陳禦虜事宜及增兵築邊預定戰守之
策上皆嘉納焉遂增參將四員築邊八百餘里晉
人至今賴之又調選民兵分布要害是歲虜不敢南

蘇徵錄

卷之六十八

三十一

犯壘書褒獎賜以文綺公居晉一載夜以繼日焦思
運籌寢食俱廢而公之精神已少憊矣引疾乞歸
上不允溫詔褒答公感泣力疾視事再踰月疾增劇
乃瀝誠懇疏上鑒其忠誠許暫還尋醫仍俟後命
抵家又四載爲戊申遼左不靖上復起公公至遼
增築屯堡奏調河間青州之技卒添募錦義寧前之
兵馬選用土人之精壯區措大備戊申冬召爲大理
卿時方候代大虜數萬人寇虜意以公將行不復設
備不知公於總帥協謀備預已萬全已遂進督諸路
兵爲嚴申號令設代拒險鏖戰累日得虜首一百五

十馬三百二十勝器倍焉遼人謂二十年來斬獲未
有如斯之盛捷至 聖心大悅廷臣方議行賞而爲
勸者所擠功遂不錄公在遼雖未久值大虜內侵兵
食之資禦懷之累非晉無事時比也雖力致膚功之
奏而公之精神又非居晉時比也以是到任未期月
遂上疏乞骸 上允之賜致仕嗚呼向使公疾未痼
久任棘卿難漢之釋之唐之戴胄其何能加胡公歸
田未久一卧不起惜哉

廉徵錄

卷之六十八

手印

大理寺卿李公香行狀

傳 騶

公諱香字汝蘭別號澗山世居分宜之弱溪公生穎
敏端重甫五歲卽就塾丙子領鄉薦庚辰中會試辛
巳以進士拜都水主事管徐州洪洪近側每民船一
納錢十半入官半入夫公痛革之適荒疫頻仍人將
相食公多方措糴又勸諭富民周渾等出粟鬻粥賑
活內外饑民又錯銀買藥剉置衙前井中令人得自
汲疫者以斃其死而無歸者又措銀買民間無碍地
安瘞之各碑識其上又查出近洪官地可耕者區畫
墾荒立義倉四爲永遠備荒計徐人至今德之三載
轉刑部權廣東高肇兵備僉事高肇素苦徭夷焚市
殺官甚至械兵憲曹於山中公計縛其渠魁趙子木
等又計掃大臺尖底兩岡又計殲廣西田州諸山寨
五載之間奇績甚多以妣計奔歸乙未服除補山東
三月擢山西按察司副使正儀賓殺兄之獄獲噍虜
首級百餘威名丕振以考計奔歸庚子服除補曲靖
兵備權福建叅政未幾擢山東按察使已又擢廣西
布政又轉左轄勵廉正嚴閑防清吏胥慎出納風
崇茂地方倚重獨靖江府汰侈澄肆不可悛化公
寬其非法懲其尤盛又清復其混擾界地遂致

之奏禍且叵測賴公上聖明加察當道公論保持
無恙未幾巡按徐公南金有特薦之疏焉戊申年十
月奉簡命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諸所興
革張弛彰瘴激揚輿論咸宜之蜀王亦深加愛敬歲
餘進大理卿各物贐儀及水手諸名色咸峻却之
至瓜州有都蠻距城數百里其酋長偕部下數百人
以彪鎗銳劔及時傳諸莠銅鼓來獻用表歸化之志
公命官屬以冠帶員領授其長十二人因教之以禮
拜又示之訓于弟尚禮義服貢賦之畧諸蠻欣抃叩
謝而去至荊州忽得痺疾坐稽調謝之期遂詣肥廵
歲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主六
之計時辛亥年七月也公歸怡然自得佳山勝水興
至即往非禮節不人有司門晚居郡城不以一木一
石累鄉人尤篤孝友事二叔棧杰如父嘗做呂氏鄉
約以風族里又間合族中弟子考德規過有美質勵
志者獎贊勸成寔甚者給資公生弘治甲寅三月五
年六十三

大理寺卿余公胤緒傳

胡直

余胤緒應城人登嘉靖丙戌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
監神策浦口諸倉會計允當大司徒雅重焉戊子秋
同考應天鄉試秉公得名士銓部嘉其錄文即調吏
部稽勲主事歷陞考功郎中承行六年考察之典且
留意人才考試臧否黜陟甚明不奉要重以不題互
糾新例編管九年闢建書舍聚徒訓講甘處澹泊絕
跡公門屢經輔臣臺諫交薦庚子夏吏部題覆不題
互糾新例正是恪遵成憲起補南考功郎中考察執
法甲辰春陞南通政司叅議因母病足三疏告歸以
歲徵錄 卷之六十一 主六
便養親俱未得允乙巳母痊始赴任七月入賀事竣
領誥命封親迨母捐養執喪中禮朝夕奠後即解冠
衰以謁父雖畧從吉而哀未少忘也後兩臺交薦庚
戌春補南通政原職是夏陞南太僕少卿至冬轉北
時北虜入寇既退上將大興六師捷伐之所急在
馬留心牧養得廐馬數萬以濟辛亥春陞南太僕卿
冬陞南大理卿明啟刑書夙夜詳審務使適中凡廷
獻有疑與僚案相議必執法求生雖秋部都臺或不
欲而其辨益明民自以爲不冤壬子秋又輪入賀事
竣轉大理寺卿會足病偶發謝恩之晨進御道

乃因乞間住得歸感恩泣下家居惟樂清虛訓弟
與子而已自壬子至乙丑十有四年年高德進聞久
望隆屢經公卿臺諫交薦二十餘疏迨上用人圖
治之典將行而遽以疾卒是為嘉靖乙丑九月十六
日也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七

大理寺卿龍池張公夢鯉墓志銘

廷尉公少從塾師遊著聲諸生間乙卯舉於鄉內辰
成進士歷戶部兵部尚書郎擢開封府尹公之為開
封潔廉彊力不事權貴人權貴人銜之久之乃遷備
兵靖邊晉山西叅政江西山西藩臬使率皆用久次
遷又久之乃拜都御史巡撫順天再撫甘肅也尋守
大理寺卿貴重矣遂謝病去蓋公於近世功名之際
稱完節篤行君子云公為人廉治有大節任事多遠
畧郎兵部時屬蒲州楊襄毅公為尚書每諸郎前白
事願獨目屬公謂是夫足當大任以故擢開封公治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七

開封首隸人不藉名者累千人晨起坐堂皇剖決
立就役胥無所緣為奸郡故饒財賦賦所有奇羨吏
初不知公則前白是故事以佐公需公怒令笞之悉
附簿入歲會中邑令進餞贖公笑曰乃公無用為也
悉徙實使稟有大盜譁於獄聞兵來赴援者匪牆外
不敢動公起手劒而入曰敢後者死眾擁入盜皆伏
誅初靖邊議貢市文武吏多不廉察失虜心不者以
漢財物啖虜恣從之名曰羈縻公至立畫機宜卽市
推充市賞不至費縣官一金事聞歲賜金有差而諸
邊時方事虜顧虜至輒憂勿粟公憤悉摘發乾沒者

於法邊庫悉清虜之盟也議者謂吾且以其暇修守
備乃盟日久備日益弛卽功令與斬首虜同功多用
虛文相冒無實者公所築鎮邊新障百二十里蓋至
今稱雄邊起學官親爲邊人師帥彬彬比內地治晉
田賦卽無論晉以無逋負所條官會之議置債受輸
諸轉置惟隸役任歲省富民數十萬計至今天下郡
縣效其法蓋公獨用實心故所舉利便率世世利天
下稱便按察豫章取訟師訊得其主名數十人捕治
之訟事衰息再治晉爲方伯屬有鑄錢之役公曰是
將與民爲政不可急急則銅騰躍耳授民其柄條具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四十

八事繫爲令所鼓鑄文質周郭大行矣順天外備邊
內撫三輔公爲悉裁抑諸不急費歲省徵徭十二萬
已悉取積逋盡白蠲之三輔民大蘇會虜炒蠻寇古
北口遣裨將李如楨等擊破之獲首虜提聞詔賜白
金文綺東虜土蠻以五萬騎犯遼有詔赴援部裨將
楊栗等擊破之捷聞再賜白金文綺益爵一級而公
亦以是威震諸虜間虜以十萬衆欲窺薊偵薊有備
遂巡不敢入移攻遼公則又赴援遼再破之又再賜
白金文綺而威將軍繼光時爲大將軍守薊公所與
議兵間同異輒瞋目諍不下已而公策中將軍則穆

然心折也始入守大理卿宜言廷尉與比部御史臺
共執法耳何知形迹論不當者輒反數月所計千餘
牘大辟囚以羅織下獄者全活甚衆夫世稱敦篤重
厚之儒自守有之至涉世不能見功業臨以小威勢
罄折不自勝公平居恂恂不越規範馴篤長者也當
封疆飭法制興利便所至成果世業夫樹功業必於
篤厚老成也信矣公之在開封屬新鄭方貴所示風
旨藩臬大夫皆風靡公獨持不下有扶溝令爲新鄭
黨所愬新鄭持重怒待之公力白其無他卒之無以
奪公然公秩滿以治行高第久乃使守邊以靖邊數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四十一

中虜新鄭意也又久之江陵相貴倨甚公無所詘江
陵目攝之或謂公宜遜謝公曰吾不能徒步勤造請
若廷尉湯也遂謝病歸爲人嚴重孝友與人交無城
府然非公事不二見縣大夫仕宦三十年無異寒素
異母弟幼一歲而中憲公沒公悉析腴產付之公塋
天子惻然念邊勞加賜祭葬逾常典尤異數云公
名夢鯉字汝化號龍池中憲公則公父贈副使公者
也公生嘉靖十二年六月卒萬曆二十五年四月
年六十有五

大理卿許東張公內墓表

馮琦

公諱鹵寧召和河南儀封人世有聞者其最顯爲光祿公諱某生某是爲公文公幼警敏受知於鄉先正後渠崔公浚川王公年二十一舉鄉試凡數上春官不第名日益高至已未成進士除婺源高平二邑令乙丑以治行異等徵拜禮科給事中累遷兵科都給事中庚午晉太常寺少卿辛未遷右通政是年九月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浙江以恩母雷太恭人棄官歸戍寅詔守舊秩撫保定諭功加右副都御史陞大理寺卿坐不能事當路左遷南京太常寺卿乞休獻徵錄卷之六十一 四十二

歸凡再薦起不果用而稱考終命乃其磊砢大節執德不回言論風采動天下則雖死猶不死也公性英爽慷慨多大畧持論侃侃無所避初入爲諫議大夫卽詔罷附權侍者二人朝論服其強正值穆宗踐祚公請勸視朝涖經筵廣顧問以隆新政上嘉納之今上甫六齡公引累朝立東官故事以請已復上言僕御左右勢易親情易決事易習言習入引覃吉懷安事奏慎選內臣給事東邸當是時塞上多事浮議蜩起論者請遣大臣巡邊公疏言責任在已聞易成於制多則相委兵備不足攝以巡撫巡撫不足

攝以總督總督不足攝以巡邊事有難者則五望互相滯格耳以是不果遣官官孟冲以內降有所罪公極言祖宗家法輔臣無不與聞之政法司無不詳讞之刑中旨可遽置廷尉何爲疏入衆爲公危之上知公忠讜不罪也內江相請更營制公已見推爲奉常命未下一日猶草疏極言其不可或勸公已遷官矣願少異公曰未拜命則猶諫官也疏入竟從公議營制皆如故自銀臺擢中丞三領節鉞在全陵殲叛卒馬應祥在河道獲妖人王後溪在保定修三關險阨數百里保障功爲多大璫馮保在公部中乞獻徵錄卷之六十一 四十三

公爲建坊公不許以爲勞百姓力竭士大夫尚不可況內墻耶保目攝之而未發也江陵公每與公談騰輒前席旣別與公約事可否具以書相聞公益自發舒引當否無所紕有所薦進及論刺皆獨行其意不阿相君旨久之漸不能平喉言官論公左遷南京太常卿以去乎言之難也當其抵掌促膝自以爲極知無所不傾竭一語疑而千百語皆疑矣公旣罷凡來與相君語者皆視眉宇頌功德結相君驩又五年江陵公卒向之爲正言者久擯田野無復爲持平論而數年中視眉宇頌功德者皆操戈爲難有用自解

公乎言之難與聽言用人之難也張公雖以慧龍
氣始終孤立行一意尋未必直而尺寸無所枉何必
筭階乃稱尊貴哉公喜讀古人書遂於理學言動師
薛文清輯薛子名言以自程則其立朝剛正自持非
獨氣勝蓋見理明也公先後分校禮闈舉士六十人
半爲名公卿而山陰王相公用謹正事 明主以道
進退世比之王范兩文正蓋得其師之風烈云先大
夫宗伯亦公戊辰所舉士不佞以通家未學數待公
識其大者表諸墓道之石生卒年月子女具誌中不
具載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四十四

大理卿宋公儀望傳

王世貞

宋公者諱儀望字望之其先丹陽太守哲徙吉水爲
吉水人已又徙永豐定爲永豐人公之曾大父邦鉉
嘗輸粟助邊拜綵幣羊酒之賜里人榮之大父七品
散官魁昂父聞義以公貴贈吳縣令再贈御史公之
爲諸生也數試於有司輒冠然省試輒屈既薦卽第
進士爲吳縣令未幾卽擢河南道御史移疾歸復爲
御史御史未幾卽超爲大理寺右丞已落職補知夷
陵州未上卽拜霸州兵備僉事亡何超爲大名兵備
副使移監福建軍尋削二秩需次久之補四川按察
僉事卽復爲其按察之副使移視福建學政以婦卒
自免歸道遷其省察政卽入爲太僕少卿甫上遷大
理左少卿遂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直隸提
督軍務糧儲久之以功遷右副都御史改南京大理
寺卿已轉大理卿有所齟齬乞歸需次里中公卒
矣公之成進士自丁未以至戊寅踰三十載一居憂
一移疾一自免再坐請再需次而其起家與遷移之
峻且速大畧亦相當公之不出天下以爲非公無可
與任者而及其旣出則躡而肘之必不使其有以自
遂其在下位希遇一名缺亦必念及公以爲非公不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四十五

足當而既遷之後復喻喻皆互相指目以譏致累
公蓋公之才識果敏精神煥發足以鼓舞人之視聽
而時亦一中其忌至於道骨勁挺高論橫溢必不肯
舍已而徇人之好其忌者與知者錯而為公屈伸最
後知公者方柄國舉東南腹心之地以委公公亦竭
其力以大有顯見天下方延頸冀公之大用而卒不
勝其忌者公亦老且不起矣嗚呼人耶天耶始公令
吳而其邑人猶少之公不動聲色發擿奸弊如神胥
吏洗手而治念諸區所苦者長賦而長賦所苦者長
運往往破家公倡諸區各出公田以贍之所出田畝

獻後錄

卷之六十八

四十六

計本受田為差其田貴勢無得免者民以不困虜大
入寇餉不計大司農計專官併責吳舊賦人洵洵且
竄公自郡恟恟之而條處其緩急竄者復矣乃與比
邑合而置義塚於六門之郭禁毋得水火葬吳俗幾
變言公偃故吳人公創文學書院以祠之與諸生講
道肄業其中後皆出為名公卿如今魏郡太原二相
國其表表者公既精於法比時時麗情兩造數百人
不踰時解去而他所經書樽節皆出人意表故既徵
而人為戶事之為御史時上書論大將軍仇鸞擁勁
兵居肘腋扶虜自重無人臣禮時鸞恃寵驕甚聞者

為縮舌 上雖內私鸞而無以易公寢不下未幾
死事露屍及妻于公意益發舒陳時務十二策為
識者所重出按河東雖持法亡所徇許驤賦簡少事
公劾河東書院申東越之學以與諸生講習多興起
者移疾歸省母病痊復為御史司大計時公之鄉人
幸相有睚于橫而貪公欲紓之不免因論邊事遂及
東南而以督臣胡之淫侈撫臣阮之婪荒請攝治之
二臣睚子之心胥也以是不說公而會公督視三殿
大朝門又中貴人議工直日一銀公不可又欲悉易
殿陛石公又不可第易其煨弗堪者而睚子私賈人

獻後錄

卷之六十八

四十七

五千金屬工部歐陽尚書者辟與工事公又不可於
是眾怨叢矣公之遷大理丞睚子自以為公功公無
所報謝而遂逡引避以請急歸適風霾變幸相欲有
所廢樹及大計吏而尚書遷吏部與睚子比而謀譴
公公之兵備霸州也前是有西寧侯者道其地盜夜
迫之倉皇溺死盡剽其資財詔捕之格甚峻公鉤得
其渠魁悉置於理霸人憎公威神竟公任無竊發者
涿為畿南輔公請城之最為堅完又疏豁洪武以來
養馬逋稅民大悅其自大名移閩監軍名為材公而
寔遠之且因以兵事後太宰於公按驤時有所不悅

故也公至閩於大帥戚繼光合英破倭酋斬無算入
興棘事所撰程式義冠一時籍籍稱公有文武材而
計吏之謫復下矣太宰修前指必欲斥公以快而考
功郎一儒力持之曰宋某材且法不至斥必斥宋郎
請先斥郎乃止議謫而公方從容遊武夷賦詩歸而
灌園意甚適也屬邊事棘廷薦公者前後十八疏於
是公補四川按察僉事以至復爲副使視福建學政
一以 高皇帝卧碑訓諸生而時刻東越理性諸書
翌之所以鼓舞振德尤備自是參其省政佐太僕大
理皆不久遷無可見者其撫南直隸九郡則自江陵
張相國居正所謂知公者也公故令吳深曉民間疾
苦與吏弊風俗至則一切務爲寬大而於雲間金壇
溧陽豪貴人之匿賦而以重累卑赤者亡所縱貸諸
郡邑中水上書請減歲租發儲粟以賑水不大災
是時海 解吏士諱言兵而公獨與兵使者王叔
果計益 皇練卒伍飭戎器申嚴賞罰亡幾倭果
狎至公 師三覆之於外洋俘斬虜口奪仗器甚
衆公於 所不揚激而所敦勵尤在忠節會有
詔雪靖 中諸臣公謂金陵其死事所也建表忠
祠聚而 公之鄉人宋楊邦又以不屈文直死江

寧其祠與墓在焉而墓且湮矣公行求得之爲置封
樹因故祠趾官而歲饗薦焉太常卿袁公洪愈國子
祭酒姜公寶皆里居非相國所急而姜尤甚公力薦
之意與左使瑣臣繩公公不顧人以是知公雖以材
見器相國要之不苟爲附離者坐與御史論鹽盜事
相異同公廷辯不少屈雖入爲廷尉猶用前隙指皆
公公所部一郎病狂易嘗闖入交戟肆侮公置弗較
也而郎猶時時毀公偶有中之者遂繼及之相公繼
其說然猶小停公任以解公遂決意不復出以至卒
海內咸惜之得年六十有五耳公生而磊落感慨有
嚴徵錄 卷之六 四九
大人志一日讀宋史至秦檜陷岳武穆事掩卷而嘆
贈公怪之對曰公兒生其時不飲血而碎檜首者有
如日又讀唐史裴度傳所謂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
則歸闕無日大度泣曰壯哉男子當如此耳贈公謂
公當以名義見嫌且必能爲縣官致死力公工於舉
子業負重名然好習史漢書及少陵詩善其言矣
偶從鄉先生聶貞襄公豹所得聞東越良知之督而
服膺焉東越者故王文成公守仁也公遂游貞襄公
門已又游歐陽文莊公德鄰文莊公守益門貞襄及
兩文莊公皆重公以爲能自荷大事最後印證於故

之恭公洪先其詣醇深時方議以文成公從祀孔廟而拘儒或難之公曰是未易以口舌爭也乃著或問一篇反覆數千言大較謂堯舜開道心精一之傳未嘗求理於物格心於外孔門大學首言明明德明德即道心之靈覺不昧者然則明明德之功要在致知而訓詁之士乃謂致知者推極其知識是求之物而格之外也文成公指而示人曰致吾心之良知而已是知也孟子之所謂孩提之知愛知敬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也然則得大學之本旨而上邇堯舜精一之傳者無如文成公公之或問出見者無不爽然後十餘年卒以文成公論祀公於學能識其大其爲人氣豪不帖帖細瑣然內行特純篤贈公有五子公最晚舉能得其心歿而公哭之毀悉其婦橐裝以營喪葬母太夫人九十矣大會客稱觴爲樂比畢會人而視省者四五公時已踰艾猶蒸蒸然孺子慕也所受產室悉以讓諸兄兼爲行履得好田圃輒買益之推而至於三族之親以逮疎者又推而至於交知及間左亡不沾公之德以爲恒卒然有凶吉取之若寄公亦自忘其德於人少喜其邑之陽山以自號有詩曰陽山稿晚樵吳又喜句曲之華陽蓋稟其詩文

目之曰華陽館集始子子仲兄之次子瑜已而自有子曰羽曰玘曰瑛有女婚嫁皆名族許胡觀察行狀中

大理寺左少卿胡閏附文郡奴

胡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少與吳存何英徐素爲同志友講業長沙王吳芮祠中以忠義相砥礪太祖征陳友諒至鄱陽見祠壁題竹詩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問祠中人曰此誰詩對曰里中儒生胡閏陰記其姓名以去後應辟至

上曰此題詩鄱陽廟壁者耶授都督府都事進經歷建文時以直諫選爲右補闕累進大理寺少卿靖難兵起與齊黃輩日夜密謀設法防禦遜國後召方孝孺草詔繼召閏及高翔數人者衰經至哭聲徹殿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五十三

廬上召閏先入諭令更服閏曰死即死耳不可更上以族誅恐之閏不屈命力士以金瓜擊其齒齒盡聲不絕上怒縊之死以石灰水浸脫其皮草實之懸武功坊即日籍其家子傳道論死傳慶成邊宗族夷滅謫戍者甚衆女郡奴時四歲其母汪縛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一卒提入功臣家付養下婢收之郡奴昏睡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則抱一貓卧也稍長識大義髮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灰汗面禿垢不作人狀苟活二十餘年功臣家不以人畜之洪熙初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同女輩乞丐歸鄱陽貧無所依

鄉人憐之曰此忠臣女也爭餽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而巳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胤貞姑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萬曆二十年鄱陽守楊際會鄱陽尹儲昌祚附祀郡奴於其父閏祠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五十三

大理寺少卿薛崑傳

薛崑字西閭鄉人慷慨負志操有口辯洪武間累官大理寺少卿革朝特見信任辛巳北兵日南王師屢敗方孝孺草詔令崑賁至燕軍又作旨諭數千紙付崑密散將士使歸心朝廷崑至師說曰上言殿下且釋甲謁孝陵暮卽下令旋師潛邸叱其給已崑不能對左右欲殺之潛邸曰此天子使也釋之謀遂不行京師定免崑死謫廣西永樂初安南國王爲黎季犛所殺其孫陳天平自老耄來歸季犛子蒼澄請還上命廣西總兵官都督黃中以兵五千送歸國崑爲輔行至芹站伏發劫天平崑被虜死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五十五

行在大理寺右少卿傅啟讓傳 實錄

行在大理寺右少卿傅啟讓湖廣石首人由進士擢河南按察僉事清慎有爲吏畏民服嘗奏築隄以禦河水上從之就命啟讓董其役農民德之九載考最當陞河南吏民奏乞留之命復原職陞正四品祿尋陞大理寺少卿議公平宣德六年六月以督餉浙江還得風疾奏乞致仕從之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五十五

大理寺左少卿簡庵沈公榮墓志銘 錢濟

正統己巳秋大理寺左少卿沈公致政歸景泰癸酉四月九日卒於家距生洪武己未六月年七十有四公諱榮字以望松之華亭人大父諱德輝爲郡史冤獄賴以平反者甚衆事載郡志父諱易初爲諮議參軍棄去授徒於鄉清苦刻勵嘗取古今詩關五倫者爲序以授學者妣顧氏二子長度字民則官至翰林學士次卽公也初公之父以民則贈翰林院侍講學士妣贈宜人終以公加贈中憲大夫贊治尹大理寺左少卿妣進恭人公幼穎敏異常兒八歲通孝經語

蘇徵錄

卷之六十八

五十六

孟十歲善真草十三父母俱亡兄謫遠戍而公獨閉戶讀父書疑難輒定父執所靳釋家貧無楮日懸脫書壁筆力遂大進鄉人長老咸異之率遣子弟從游歲致百數公尚垂弗坐上座毅然教之有成法人固知沈氏之有子矣太宗皇帝臨御勵精文翰民則首起官翰林繼召公同事秘閣授中書舍人於時諸勅填委既視草學士以下班書之解大紳胡光大輩皆擅名於書者獨公兄弟書上視之加喜焉民則婉麗莊重公書飄逸迥勁雖出一家而各臻其妙凡大制作登金石藏簡冊施遠裔者則命書賜二品金

織木特置象笏金縷公姓名以賜皆與兄同題 太宗皇帝 仁孝皇后 仁宗皇帝 三聖主則獨命

公公所受賜金幣每歸爲兄壽時兄爲學士公爲侍讀人識與不識以大小學士稱之而不名兄子藻門人陸友仁輩皆以善書進授中書舍人一時兄弟叔侄師友並居清密而沐寵賚罕與爲比 宣宗皇帝臨御賜告歸展墓畢謁故當盛暑徒步不以騎乘鄉里稱之還朝陞右春坊右庶子秩滿陞大理寺右少卿今上卽位遷左少卿贊治尹予詰加贈其父公事 上以勤慎簡約被顧問一以正對所以受知

蘇徵錄

卷之六十八

五十七

列聖寵遇優隆服用珍異晚乃勅於真書惟樂行草蓋出入宋仲溫陳文東而得其三昧戶外求者屢恒滿服則與客彈棋賦詩一切世務泊如也甫七十語藻曰古二疏何人耶遂偕致仕歸歸乃盡出所賜金管錫老堂於故址日聚親族朋舊燕飲其中性孝友恨養弗逮每時享墓祭泣如初喪敬兄如父愛侄如子交友一以誠有過則婉諷冀其能改遇材士務汲引襟度闊爽邕達不屑屑於細故因自號簡庵詩文興至輒就諸體充備而得意處多膾炙人口是雖以書顯而學與行能自植以蔚起聲望於士林

大理少卿仰宗泰傳

仰瞻字宗泰長洲人永樂中以鄉貢進士授虎賁衛經歷遷大理左寺丞正統間宦官王振用事百官多奔走其門時大理卿薛瑄少卿顧惟敬及瞻獨不往嘗辨蔚州衛兵沈榮冤獄益忤振遂謫戍大同景泰初刑部尚書俞士悅左都御史陳鑑言其以鯁介竄召爲右寺丞持法愈堅在位者多不合遂引年辭歸加大理少卿致仕所著有小學講義歸休集瞻尤篤長者之行有夏時建中者嘗任郡學訓導瞻嘗師之後瞻經其門必下驢趨而過之竊窺者雖暮夜亦然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五十八

大理寺右少卿李奎傳

黃佐

李奎字文明廣信弋陽人自少端重淳粹博通經史永樂辛卯薦於鄉爲廣昌縣學教諭以考最遷國子監學錄以溫厚化導多士日夕觀覽六經百氏之言作爲文章詩歌汪洋浩瀚溫厚典則祭酒陳敬宗見之嘖嘖賞異曰一代杰作也正統戊午被薦試都堂擢監察御史慨然以澄清沙汰爲已任裁斷一切事情引經援史高出世俗人咸遜以爲不可及嘗奉命巡歷浙江時戶部侍郎王瀾在浙督運頗失紀律奎卽劾奏罷之已而巡歷蘇松諸郡奸贓官吏莫不驚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五十九

勳曰此劾罷王侍郎者也皆望風求解去尋陞大理寺丞巡撫河南時流民聚衆賴之以安考績遷右少卿巡撫畿內諸郡所至奸弊肅清未幾致仕卒奎居官廉潔優於文學屢上章疏切於時政一時士大夫咸推重焉有集二十卷藏於家子玘登進士第亦繼武爲監察御史終陝西按察副使克振憲紀有父風

徐正傳

弇州別記

徐正吳江人故業微其父為人治刀筆詞訟不齒而正少美貌能文人見輒詫恨曰無天耶徐氏生此兒正舉進士授給事中侍 英宗左右 上愛之嘗撫慰曰勉哉將大用爾然正小人駟輪沾沾亡所以稱上者會 英宗北陷虜還遜於南宮正密疏曰 太上皇社稷罪人今過奉非計且下或借為奇貨者宜有以處之夫為天下不顧家 陛下母愛此名也帝心難之不下又數載正已遷大理少卿 英宗復辟見正勞曰卿故侍吾給事耶日召對賜金帛酒食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六十

亡算而正亦且幸疏毀不發矣會 英宗一日坐便殿旋風吹文書墮地取覽乃正疏也 帝怒甚遣使召之至則投疏使自拾正魂奪噤不能對反移於市併其家籍矣

大理寺左少卿李茂傳

實錄

大理寺左少卿李茂字萼茂江西吉水縣人登正統己未進士擢大理寺評事已巳陞寺丞景泰初奉勅考察南京百司風采凜然尋陞右少卿又往南京審錄重囚多所平反遂調南京大理寺天順初召赴京進左少卿天順四年十二月齋宿於胡房一夕暴病卒命所司諭祭茂持身廉慎斷獄詳明蓋無媿所職云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六十

大理寺右少卿劉公慶行狀 馬中錫

公諱慶字本善姓劉氏世爲保定新城人高祖守一
任元爲太常博士曾祖世用元保安州判官祖子欽
父普安永樂間隨王師征討有功朝廷報之以官不
受歎曰吾世業儒以詩書起家安事兜鍪爲也遂棄
歸田里教公讀書公沉毅淵默重信少許可不肯脂
韋世俗少游學河間旣成瀛鄭之士斂手避其數賞
其鋒遂以易舉正統丁卯鄉薦卒業成均調選授河
南道監察御史持斧行郡國威聲四震汙吏解綬於
范滂貴戚斂手於鮑恢有未足多者成化改元兩廣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五十五
弗請廷議須命文武兼備御史大司馬白公主遂以
公名奏請以行比至廣賊鋒甚銳稀突永奔衆嬰城
自守蓋自元戎以至偏裨莫知計所從出公爲之出
奇決勝進三軍而諭之勗以溫言責以大義倡勇敢
禁擄掠民間一絲一粟不敢手輒觸而矢石交下亦
不敢輕有動移公曰士用命可以戰矣翌日元戎整
兵而出號令嚴肅部伍齊整器械鮮明賊望風而遁
兩旬間大功遂成公之力居多焉班師之日行李蕭
然以赤子視潢池以文事飭武備戒責介以張皇分
將士之甘苦懷卻殺詩書儒將之風而不僱馬援惹

新明珠之謫朝廷嘉之陞大理寺右寺丞資子益厚
歲丙申陞右少卿成化己亥九月二日以足疾卒年
五十有八嗚呼公之聞望德業孚於公卿間種種可
述而平廣賊一事尤奇偉撫劔戟門挽弓革車者視
書生以爲易與觀公之行而於稽其類書生果可易
乎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五十五

董大理怡傳

黃佐

董大理名怡字世良上海人也其先居汴宋南渡初徙家吳會里世多隱君子至父綸仕為御史公初領鄉薦入太學為司成林文安所知歷事承運庫手書進呈揭帖孝宗見其字類沈慶欲官之中書左右諭上意公辭乃已弘治丙辰擢進士授工部主事分司徐州洪約束漕舟公私稱便滿考改刑部歷員外郎郎中明習律例有族子二人同毆殺叔母公謂法當叙服制重輕司寇不從擬以同罪果為大理所反始悔不用公言乙丑九月奉勅錄囚浙江平反死

蘇徵錄

卷之六十八

李四

獄六十餘人減釋徒流以下數十人無不明慎人人感泣至有圖像奉之者事竣還朝時逆瑾干政凡復命者必往謁既不往又無所賂遺大拂其意乃據公踰限罰米二百石餉邊正德戊辰吏部以歷俸十年已上練達刑名晉大理寺丞又明年庚午始遷右少卿時中外多故公兩署篆叅駁明當會審大獄折以片言具得其情吳僉事廷舉被瑾逮繫止坐以枉道陶給事中詣劾瑾請戊肅州家人至都黨禁方嚴公獨周旋其間卒獲保全他多類是凡事涉危疑以身當之以是受知閔莊懿許襄毅二公獨深以奏

理意奪俸者屢矣會瑾敗言官謝訥論康修撰黨瑾

因及公狼謂驟遷由是落職癸酉七月始上疏畧曰臣本東海編民材質庸劣遭遇先帝明聖列官郎署臣待罪工部者三年刑部者八年陛下俯從廷議拔臣於淹滯之中擢官大理恩數踰分然祖宗用人者在令甲如臣循資遷轉者蓋常有之而言者以為驟方逆瑾憑寵肆虐時罰米奪俸回話待罪挫辱百至而言者以為賁緣臣寔寃之臣身為法官既不能誅討元惡又不能乞身求退罪深責薄放歸田里臣復何言但禮進義退人臣之節不可不明乞勅

蘇徵錄

卷之六十八

李五

銓曹敷臣推舉事由明臣心迹以禮致仕俾臣素節得白於後世即死無憾矣事下吏部不報辛巳四月今上即位覃恩詔以章服閒居歲有薦辟皆辭不行居常娛情書史意興所到輒發為歌詩客至惟以觴奕為樂不復問人間事嘉靖丁亥八月九日卒年七十有四予范南雍公子宜陽來受業具狀及太宰王峯先生所撰墓碑泣請曰先公浮沉常調晚始一奮人方謂淹也而乃以驟去一斥不復齋志以沒門下覈其事而傳之俾托於不朽予於是大書其事云夫國史考見行失傳信異代乃不盡然予在史館閱

康
他
所
小
異
有
之

見謝給諫彈事會呂涇野至問對山何如人曰
正當人也致孝於親且篤交誼嘗拯空同於死獄然
性度高邁倜傥面斥人短坐是致怨比在留都晤馬
谿田爲今言空同下獄時瑾欲殺之急乃書片紙出
曰對山救我家人往告康康卽上馬馳至瑾門閣不
爲通嗔曰我天下魁人也汝公乃我鄉里瑾素聞康
名冀一見不可得聞之卽攝衣迎康康遽上坐瑾留
飲康談笑睨瑾曰自古三秦豪傑有幾瑾愕然曰請
先生教之康曰昔桓溫問王猛三秦豪傑何以不至
猛捫髭而談世務三秦豪傑舍猛而誰何溫聞若此
獻敬錄 卷之十八 六十六
哉瑾面發赤疑其譏已因問曰於今三秦豪傑有幾
康默然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銓衡進賢退不
肖今則有密勿親信秉大鈞者意指瑾也瑾轉發喜
色因復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無謂王猛在前而
吾不識康曰公何謬稱海也此一人乃今之李白海
何能爲役瑾因問之則曰海不敢道海不敢道昔曹
操憎禰衡假手黃祖殺之奸雄小智也李白醉使高
力士脫鞵可謂輕傲力士力士脫鞵而不辭容物大
度也瑾俯首思曰先生豈謂李夢陽邪此人罪當誅
康卽起辭出曰海不敢道者此也瑾謝曰敬聞命矣

明日卽發出之其後空同反嫉害對山知者至爲中
山狼傳刺空同然對山未嘗讎空同也由是觀之黨
邪非邪大理之冤可類推已論曰先王慎罰不聞株
連諺有之曰弋必有鈹縑必有匹給諫儔大理於康
子以其倫也予聞谿田言慙寔於耳而宜陽述大理
孝行縷縷且又天性卞急坦直無他腸絕與康類當
逆瑾毒薦紳大理必有陰救人不及知者乃得齊名
青史稱康董焉辟諸日月相煥耀於無窮嗟乎偉矣

卷之十八 六十七

大理寺左少卿半憲羅公輅墓表 呂 枬

公諱輅字質甫姓羅氏號半憲應天江寧縣人廣東布政司左叅議諱麟者之子也其先浙之秀水人曾大父文中以間右賓京師因籍江寧云大父景伊以參議公貴贈工部員外郎大母沈氏贈宜人參議公配魏氏贈恭人二室王氏寔生公者也以公貴封太孺人贈恭人伯兄載仲兄輿舉人皆魏恭人出公生而穎悟過人博覽載籍輒能誦說爲文頃刻數千言立就年二十一舉應天鄉試高等明年戊辰與予同舉進士尋授中書舍人已巳之秋冊封益王世子中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六十八

道正使遽卒命專節以往比至藩邸諸所舉錯中禮度緩事過家省拜二人時參議公春秋高公戀戀不能去因兼程復命已日上疏懇乞就養得改南大理寺評事至家三日父無疾而逝人以爲獲奉終爲公幸云癸酉起復仍補前官已卯擢江西袁州府知府督重學校申教茂士均定民賦創立團保悉去勾攝之擾嚴禁萍鄉之訟繕亭舍以振委候書鄉訓以化里社或積穀以修城或汰差而教樂於是都御史王公守仁疏其才猷優於治劇乃改贛州贛當閩廣湖相要衝數患蒙盜公曰民無附止奚而不盜爾乃

革冗費刊除雜差寢兩司之防夫輟各衙門之執事票銀不充私用社學復舉前規贛中食鹽多出兩廣私販所販之人歲餽郡吏故不能禁公奏計總制歲取其利以濟軍務遂以爲制贛郡帖然於是都御史盛公應期言江西劇郡莫若南昌又疏改守南昌至郡七月間太孺人疾遂棄官西歸連疏乞休稽遲再歲銓部憐其志亦不爲咎嘉靖丙戌復補南康郡瀕彭蠡乃創作巨堰水溢舟人堰以避風濤水落則泊堰下而民居亦賴以安其地省雇夫之銀革牙茶之弊親訊罪犯吏不能行其奸禁止寫丁冊不能隱其弊紡績農桑男婦雙課信牌定期鄉縣不擾尤深有益於南康者也已丑擢江西按察副使整飭饒撫兵備越七月思母復上休疏未報還家五月而太孺人以壽終得無憾焉壬辰起復補四川按察副使整飭建昌兵備未至移山東甫三月擢順天府丞明年癸巳改大理少卿甲午晉宗室與撫臣構隙上命公往勘公正國法而體人情復令人皆稱平於是廷臣益多公之才兩舉節鎮上尉不可無公因留之嗚呼乃至於長逝哉其歿也少傅大學士任丘李公哭甚哀戶部尚書梁公材太僕少卿王公以旅御

君少南皆以里人治殮如禮計間 上諭祭九
卿臺省咸祭奠而公之兄載適至自家乃遷柩還南
公生成化丁未五月十一日春秋四十有九

狀徵錄

卷之六十八

七

大理寺左少卿商公爲正墓志銘 陶望齡作

隆萬間吾越有材臣二人曰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環
洲吳公大理寺左少卿燕陽商公二公者皆氣軒而
幹挺膽謀而敢決授之權任皆能批煩決率捍社稷
制萬里其用足以見矣而人謂之屯施焉商公諱爲
正字尚德少有雋聲然屢試不利舉隆慶辛未進士
時年四十四矣由刑部主事簡爲江西道監察御史
居三月出按山東已更福建督學畿內遷大理寺寺
丞進右少卿攝卿事侍講經筵充廷試讀卷官尋改
爲左從始仕至官九列幾十歲珥筆持斧備歷榮要
人謂公材固足致之不謂驟也性敏捷強記多所討
覽言之皆有條貫自爲諸生時固已然及解褐見官
長時輿論事輒爲言往代云何與今時制沿改云何
肇畫詳允如宿吏老宦聞者驚服既處憲職所條奏
咸中體要於是執政者稱曰商侍御總鎮材也然卒
以少卿罷歸公按齊魯治用嚴按閭以寬皆有聲績
故事御史更中差滿始專按部而公以部郎新資爲
之諸藩臬大吏意不謂輒能或匿端試質疑事及見
折斷咸相顧失色齊俗多故豪猾相連結長短吏民
號曰窩訪張仁者其魁也吏固稔知之畏其黨不敢

發公捕得笞殺之一部皆誓稱商公博虎時膠萊河役起作者清麟渾中蠱生於股人情駭然環噪首議者欲爲變公馳往慰定之會奉詔按驗公上言所穿處石盡水出且汲且挑工力甚費就令渠成而麻灣海倉渾河各數十里潮激爲溝深不盈尺朝濬夕淤卽別開一道行且復然恐徒糜財力終無所就又言倡議大臣乃心存國計願勿以事成毀傷任事者心疏奏役罷論者稱其有體居山東吏民畏憚如威靈轟然各在其首及至閩則盡剗鉅角爲簡易民得日入懇事往往參問盡得吏奸良民間曲折狀然持重

獻徵錄

卷之十八

七

史山館

未嘗妄發也福寧衛將暴於軍軍縛之縣旂閉門爲亂變聞公命亟持檄收衛將以來令不幸而見殺則亂成收之是紆衆忿而奪其禍柄也已而果解戍卒以倭俘百獻公公視狀難曰夫遇敵合關至移時卒無寸創是爲生倭者耶訊囚固海商其一人解行騰則途券具在驗之而信悉縱遣之工斧石得古像也而養之衆頗集有司謂爲亂也當大辟者數十人公以妖言律坐一人而已龐公尚鵬之接浙江也更均徑爲條鞭法至是撫閩公謂此善法宜通行閩中然閩中巨家率搖惑賴公力持乃決民歌思並祠祀之

爲龐父商母焉時海寇未靖公疏言緣邊兵寡而民有成藉遠方者常苦勾補賚送請自今軍丁當解送者就補鄰並庶爲兩利疏上報可而先是按山東時言縣佐楊果趙蛟雖胥吏有長民材詔從之以蛟果爲知縣仕者三途並進與改戍事皆著爲令通行天下初予從商公暨前禮部尚書羅公一甫春坊諭德張公子蓋同事俞南石先生講業臥龍山中商公最長博識能古文皆兄弟事之至是同官京師三人居詞曹而公以臺憲督學畿內爲儒者宗皆用經術任職人聞而榮之公老膠庠文事優裕所擢士多至

獻徵錄

卷之十八

七

顯名者已從御史久次擢大理方授節鉞而竟罷去當江陵都政地亟材見公明練善持議論意重之以爲異日可大任數稱之於朝然知其雅正未嘗以私屬也公亦自力於職事務遠形跡及江陵敗諸事者幸以黨附狀見指獨公無絲毫然公與人言輒口張公實知我人亦覆用是重焉公父明州先生諱廷試舉嘉靖辛丑進士仕至陝西行太僕寺卿直亮善文章有官譽允用守黃州著聞母陳淑人公罷歸先生年八十八淑人八十有六矣鄉人稱之曰大理福人也榮官以厚親於終旣罷喪願治花木有別業

士城山躬理條蔓驅蠹蝸怡然樂之時舉其腕歎曰
此捕虜手而從事蠲蠹乎予罷禮部歸從公修樓居
會酌酒望山恍然臥龍之游予甫出而公遽逝悲夫
公嘗言其先世自汴徙岷宋學士苟新兄弟四人至
顯官名其鄉曰繼錦入明有勝三教授者徙會稽樊
江村數傳及彪彪生澄澄生公澤有二子長任某府
推官璉次卽太僕少後其姑謝故公生於謝氏而璉
有子舉鄉進士公孫周祚復以禮部第三人知邵武
所謂繼錦者又在茲乎公生於丁亥卒於壬寅年七
十六

歐徵錄

卷之六

七

大理寺丞鄒瑾傳作公瑾

鄒瑾江西吉安永豐人洪武中嘗官蜀之重慶後薄
游巴渝間與金華王紳相遇于渝紳甚稱其志大才
敏議論磊落忠義可嘉與俱至成都成都士皆願交
焉尋以薦至京建文中爲大理寺丞靖難師入都城
瑾自殺詔夷瑾族或曰瑾不屈見戮

歐徵錄

卷之六

七

大理寺丞劉端王高傳

劉端王高皆江西南昌人同建文二年進士同以刑科給事中遷大理丞靖難後坐縱方孝孺息樹陰皆剿鼻死或曰高爲刑部郎中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七

大理寺左寺丞彭與明傳

彭與明江西萬安人洪武中由貢入太學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初陞湖廣按察僉事尋陞大理右寺丞與明廉勤律已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北師起擇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爲衆所推遂出淮西至靈璧會何福戰敗與明被執、文皇縱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冕棄官變姓名遁去越數年來歸窮餒憔悴殆不可識詢其故飲泣不言明日竟遁至死不復返不知所終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七

弘治元年五月己卯予友大理寺丞孫君廷珍卒于家又明年始聞其訃嗟乎廷珍少予六歲乃先予死耶子聞君自謫所歸以功名負初心豈意伯陽之術探端索緒將來以長生然而卒亦死耶嗟乎廷珍進而學儒既不得於人退而學仙又不得於天其命也邪噫命非人力所能移亦非道術所能延于君見之矣君諱珂廷珍其字也登之福山人曾祖志學祖彥斌皆不仕父遇河南布政使君自幼侍布政公官京師稍長隨之官徽州所至交其賢豪其所見聞日以獻教錄

卷之六

七

增益然自負甚大出言肆辯恒欲蓋座人歲丁卯以禮經領山東鄉薦辛未試禮部不中或勸之卒業太學君曰人有恒言中科中進士作官作御史吾非此寧老庵不仕也甲戌再試果登進士第擢廣西道監察御史兩按山西及浙江皆適歲災比君監其事宿弊頓革行部一尚威嚴凜然人不敢犯所至伸冤抑除姦豪其在山西除大峪杜文翥尤為奇偉文翥武斷其邑中人號欄街虎集羣不逞為羽翼持有司短長而魚肉其善柔有觸之者操兵刃弦弓矢肆其毒無敢誰何邑令嘗因徵租杖里正適病死諸虎昇屍

寅令公座殿令幾死令移文上司輒為所遏不得達君聞之怒將以計禽之為彼所先覺走愬于朝君被逮至京歷數其惡以聞諸虎盡請戍邊而一邑民害以除列邑聞風搖手相戒莫敢犯君兩從太將出師紀功次先荆襄後建州皆著奇勳而在荆襄尤為人所謂道自昔軍功難於得實若勝而通賞之則勇怯不分專以首虜為第則戰方亟又何暇持首報君謀製皂旗一每戰必躬蒞陣後於馬上持之使獲功者望旗來獻賊而與左右瞻望必恭校得實然後紀之權貨不得以勢取富豪不得以賄進軍中咸謂自來

卷之六

七

紀功者所未有也君前後所與共事者總戎則朱保國永趙武靖輔督軍則白司馬主李都憲兼皆信重君君有所建白設置無不開納而一時平賊定亂之功君所裨益者居多初大軍追千斤劉至南漳保國適患疾眾議欲駐兵以待君奮然曰見賊不殺豈得為勇乎乃同守土總兵金牌李巡撫王都憲儉分兵追勦至上原坪軍夜至五營壘已君乃至曰此地在此兵法名為天牢胡可立營儉從營會日暮非徒營時萬一賊來乘之危道也宜速遷精銳亟據高阜方整兵未已賊果至我師有備遂擊走之自是軍中有疑

聖事多以質君千斤劉就擒凱還總戎以下各陞一
級而君止加一級俸衆爲君不平處之恬然其後有
事于建州總戎者聞荆襄之平君預有謀必欲得君
紀功軍中有事輒以咨訪待其一言以決及其功成
衆謂公必大用僅得南京大理寺丞時南京科道橫
甚御史所訊囚至大理不敢平反習以爲常君至據
法平允一毫無所假借會大理屬有張評事者筆屬
吏不服據其非法事君送刑部鞠之御史乃劾君與
張俱調外任君出知潞州蒞任未久鄉人孫達者爲
藩府教授干以事不從構怨于巡按御史御史不直
獻檄錄 卷之六十八
之并許御史與君俱謫戍宣府君在宣府會羅織之
風起有誣君與其同謫者有異謀將藉爲功希進用
朝命中貴勘之事得白特旨賜歸田里君歸至鄉時
布政公休致家居父子日夕相聚處優游田舍間日
與諸弟講明經旨考究古今而其弟三人者俱以家
學戴記領鄉薦而二人者登進士第珪爲給事中琰
中書舍人瓚積進士業以待試一家父子兄弟俱登
甲科海岱之間前此未之有也君自幼精敏通達聞
人有異書百計求之必得而後已皆手自校讐而或
爲之註跋所積多至數百卷經史之外下至陰陽醫

卜之書無所不有然皆詳考而精究之而於兵家尤
所注意恒以謂才不兼文武不足以成大事幸而得
爲御史兩預戰功已微見其端緒矣使用之盡其才
而人不中凡之究其所至必有大過人者然而命止
於斯惜哉

獻檄錄

卷之六十八

全

大理寺左寺丞汪公淵墓志銘

楊麒

公生四歲而失母十二又失父卽勵志學問博覽群書發精于易往從之游歸有得與予同正德庚午鄉薦竟進第進士出知大名縣有聲調沂水沂水經兵燹縣宇殘破公爲之一新土城而易之石會鄰境有提聚衆爲亂公悉捕平之有欲上其事者公力止之鈐司疏公最丙子召拜廣東道監察御史首上四事曰慎選用以重民牧曰嚴考察以汰不職曰時徵賦以便民情曰慎清勾以安軍藉切中時務 武皇

狀徵錄

卷之六

以法都內肅然會 聖駕北還是以有銀牌彩衣革絛之賜尋按河南有守備石堅者世持兵柄有跋扈之漸首劾繩以法乃以勦除強寇功又是以有白金文綺之賜時幸臣江彬勢熾甚馳官挾勒常例於河南有請之帝輒應之者公曰谿壑之欲不可填而厭也有不測請以身受值 今上入繼大統公往迎於新野卽勸 上亟戮大奸以昭公道以快人心蓋指形也禍竟不及而大奸授首矣壬午公還自河南上親大學釋奠先師公倚料儀會 上以文武大臣有明戴功賜爵庶有差公曰 皇上天授諸臣能會

天之功耶乃上疏亟言其不可 上竟以是允諸文

武大臣辭是年公以例得封父如其官母爲孺人及其妻姜氏故事御史再按歷年多者例內補不復差公至是兩考稱最臺中會廣西有猺獠之變方有兵事釋御史往竟又以屬公公至主行剿剿之法擇精道較之機宜一鼓搗桑江十三寨巢穴盡斬其首餘黨悉定乃諭以威信修洛容縣以治之猺獠各感泣爭致材木助役人以爲得其死力云 上嘉其績擢大理寺右寺丞提督兩廣都御史姚公謨奏岑猛之捷謂公按廣西時首發其姦是以又有白金文綺之賜尋轉左寺丞中外方倚大用公會詔獄波及得賜冠帶歸田里公旣以無罪去乃杜門謝賓客居傍築小墅檢方藥修譜系吟咏其中居九年爲嘉靖乙未竟以疾不起

狀徵錄

卷之六

大理寺左寺丞山齋周公鳳鳴墓志銘

顧夢圭

周氏世爲蘇之崑山人公高祖諱璣曾祖諱璠贈南
京刑部尚書妣張氏贈夫人祖諱紹累贈尚書妣李
氏累贈夫人考諱倫官至兩京刑部尚書卒贈太子
少保諡康僖厚德雅望爲三朝名臣妣丘氏繼曾氏
皆贈夫人繼劉氏封宜人公諱鳳鳴字于岐別號山
齋生有異質髫髻能吐奇語志識如老成人年十六
補邑庠生尋應例入太學沉篤自奮研究經籍正德
庚午領應天鄉薦甲戌登進士高第授刑部陝西司
獄數錄

卷之六

公

主事初任監獄卽令吏卒滌枹潔園室時給飯食
囚賴以得所且手錄監獄事宜後悉踵行之自是盜
精法律尚書重其材委專閫部中奏牘輕重可否必
經參酌然後允當而于移疾歸省其祖妣李夫人庚
辰復除本部福建司辛巳秋滿考上上嘉靖癸未遷
本部廣西司署員外郎尋遷本司署郎中奉勅赴江
西勘宸濠逆黨黨衆譁憤無一人枉縱給傳往返秋
毫無撓撫按藩臬咸敬服焉甲申秩滿再上上實
授本司郎中乙酉丁劉宜人憂丁亥服闋復除本部
山東司時公蒞法曹益久解焚割滯如燭照數計諸

司有重獄疑獄悉取裁于公尚書嘉魚李公承勛風
範嚴峻而知公特深以廣東司事最劇所轄錦衣旗
校狡橫難制乃薦公往視篆數日間理積案殆盡貴
勢莫敢逞然公雖以法律從事而宅心仁厚前後遇
大辟囚必反覆求其生易州上巨盜二人一瘦死一
病且殆而誣引者六人公慮二盜死則大人無以自
白乃哺而療之後果獲真盜六人皆得釋其他雪冤
濫者不可殫紀戊子李公擢本兵亟薦公調職方公
于籌邊擇將夙夜究心纖悉皆手自記注人莫敢干
以私總戎叅將以下除目一出輿情翕服都督馬永
廉徵錄

卷之六

公

有將材坐註誤屏廢及廷推邊將公首舉承諸大臣
難之公曰其才不可終廢卽忤時獲譴願以身當之
上嘗命惠安伯提督團營豐城侯協同視事豐城
以侯當先伯奏請改勅下兵部議衆浸無可否公曰
侯先伯者常分也若上所任使則自公以下皆不敢
抗事遂定諸曹諸鎮之建白有關係軍國者李公必
諮詢于公區處悉中機宜一歲中上百餘疏皆出公
手又嘗繪九邊圖以獻欲上知邊隅要害不忘禾
穗攘外之志李公每語人曰職方得周郎吾可坐嘯
矣其相信嚮若此公年勞政蹟屢出人右庚寅春遂

擢大理寺左寺丞值星霜示變應制上疏其議處兵

食日止調操以實內地選禁衛以固邦本足衣糧以

郵邊軍振紀綱以申軍令又曰寬徵收以紓民困清

解納以懲宿奸定經制以格國用致中和以感化機

其議興水利曰復專官以圖責成疏海口以導下流

濬支河以修圩岸處長橋以決壅滯均夫役以便貧

民禁侵占以飭豪右 上皆嘉納公志欲有為于天

下而直道勁節屹然自立京師五年一審錄要囚中

貴銜命至法曹長貳多迎合唯諾而公獨持正論張

少傳汪冢宰當柄並以氣勢凌人公不為屈論事多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不協坐此致憾欲偵伺瑕釁中傷公竟無所得癸巳

秋御史馮恩論劾諸大臣張汪欲傳致之死而公所

擬肆赦詔條復忤其意遂落職以歸居家十有八年

南京大臣及臺諫撫按薦公可大用者六十餘疏而

卿節益堅絕交甯路遂不復徵召渾迥以終其身天

下共惜之

大理寺右寺丞張公鵬墓志銘

大理公諱鵬字鳴南別號漳源晉之汾州人也世業

儒曾祖溥為陝西會寧縣縣丞有遺愛在小民祖顯

國子生以文見知于大司成瓊臺丘公密授圖書以

待士之請國子竟以故封返公因歎而嘉之復以所

著籍遺事贈鵬是可以觀大理之源流矣父好古

累舉不第竟貢太學一時太學之士莫不重其人而

樂與之遊後贈公為江西道監察御史母桂氏為孺

人從子貴也大理之生也蚤有異質在襁褓時贈公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置之膝上口授章句一過輒成誦及歲十五六遂蔚

然有文名寄庵張公嘗以按部至沁見其文而器重

之既而松臯許公柳泉馬公相繼視學皆稱賞其才

因選士之尤者七人入河汾書院而大理實為之冠

嘉靖改元薦山西鄉試旋丁內艱既免喪乃登丙戌

進士授河南府推官是時大理方弱冠明刑慎獄雖

老吏弗及也甫二年撫按交薦者七乃贈公卒于宦

邸大理自奉之薄幾無以為斂郡守范君代備檣柳

始克襄事已而再除浙之衢州府大理年益壯政日

益精雖府政勞辛而立談剖析莫不允當循缺守大

理署郡凡八閱月撫按薦之者猶河南也遂徵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卽上經略七邊封事 上覽而嘉納之十二年按甘肅大理巡歷殆過其境時承平日久武備多弛大理乃大加鼓舞較閱激以忠義自是而軍聲振矣未幾虜犯靖虜安定諸地殘傷者無慮萬餘將領率匿不以聞大理毅然劾其將官劉文而下若干人總兵時陳軍士多不堪其殘貪者大理復奏其狀于 上由是時陳亦獲罪秦民快焉鞏昌土厚而艱于得水大理令鑿井數十以利民用至今便之秦州太昊廟壞大理命有司新其堂宇正其祭器十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全

四年復按山東批答簿書夜分不寐少暇卽課試諸生且於會城立湖南書院選齊魯諸生讀書習業其中旣擇師儒而督教之又從而躬自屢省之丁酉庚子鄉試果多得人論者莫不知其爲大理之門下云先是岱嶽香火爲五嶽最甚至師巫鼓舍身投崖之說大理又立石示禁民始知悛瀕海以東有豪民爲地方梗者悉置之法蓋數年所未有也膠莒之地多逃去所遺荒田數百頃悉命開墾集貧民耕之獲利倍昔若夫正紀綱扶風教節浮費恤窮獨懲貪墨則又有前人所未及者壬寅掌京畿道並掌諸司庶務

大理稽勛莫有遺者十七年 聖母神宮南拊

先皇帝獻陵大理又上疏言大可愛者三時不可行者六事雖未行識者偉之心城舊爲澤水所侵者半大理寓書當路並力葺修後虜入境民賴無虞十九年轉官大理右寺丞會審大辟毅然持正無所迴避上有羊酒之賜朝士榮之蓋履任一年而疾作卽上疏乞歸里遂杜門掃室日事醫藥然大理賦稟素豐碩又積苦公勞者久乃竟莫之起君子以爲壽不稱德位不伸才靡不痛而惜之大理平生博友一世思欲延攬英豪以恢其功業如浚川如涇野如澹泉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全

諸君則又其石交也明興以來汾以進士起家大理一人而已所著有東巡錄桂洲夏公可泉胡公研岡杜公皆以爲得風人之遺意復有諫草及遺文八卷藏于家生于弘治十五年六月卒嘉靖二十四年八月年僅四十又四云

大理寺丞成守節傳

成守節字子安號甘齋公生而穎異器宇冲粹兒時識者謂不凡從從兄孝廉守復讀書求大義不拘拘章句家貧晏如也中嘉靖己酉鄉試癸丑進士授元氏縣尹務興學校翼善良平賦清訟不數月而稱治時大侵鄰境老弱多轉死壯者羣起爲盜公於盜則殲其魁於貧則撫養之繼以公事入其疆民有隨車泣下曰是生我父母耶以高第擢監察御史視蘆溝劾部使不職繼巡宣大按武弁奸賊按江西疏軍輸改折之弊分宜敗公以天日自誓不少旁及丁卯大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九十一

比則慨然負以人事君之義至如匡時弊廣循良清選法議考課諸疏爲臺省推服而禁奢侈正紀綱糾貪引廉務實斥僞皆設施之大者在江西病甚乞予告歸尋起爲河南道改京畿陞大理丞隆慶四年時當熱審多所平反人方謂公之德當有厚報乃暴卒於官元氏祀于名宦本州入鄉賢祀之

大理寺左寺正嚴公本傳

李詡

嚴公名本字志道號蒿菴其先居蘇之崑山巴城里生再期 歲出就嘉定戚氏姑家從素室祁先生學既冠授父命饒居常之江陰邑城北遂占籍焉舌耕筆耨得粟布躬負歸養父甚樂之張載菴庸黃友古常齒德望一邑咸爲忘年友題寓舍曰君子齋父病歸侍藥克謹暨沒哀毀治喪斥釋道教一本朱子家禮服除益自礪取經書及史籍朱批黑勘期在躬行以傳後裔復以歷代刑書惟在刑統傳霖雖括韻語然辭約義博註者弗一週哀諸家言附以己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九十二

見著刑統賦輯義四卷藏以俟時永樂癸巳 太宗命廷臣五品以上洎郡邑各舉所知以安養軍民吏部郎中何君澄薦以堪職風憲江陰令李君進復以材宜牧民舉明年徵至南京 仁宗在青宮監國事命吏部尚書蹇公義試理人策一篇復舉律疑數條爲問隨問敷答同試者皆授郡邑職獨拜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時掌部侍郎張公本介潔自持鮮有富意疑獄多俾訊之安慶鄉民七人夜漁于河竊民舟米軍衛邀功抵以強切重辟一訊知其寃改以杖徒政多類是辛丑歲上命尚書宋公禮伐木于西蜀與

輔行選既至保恤軍民事獨先集烏蒙蠻號拜于強
循難化一夕驚疑被甲負弩羣至東皆懼獨挺身
諭以朝廷威德蠻遂帖服自朱公而下悉以為弗及
仁廟嗣統徵還大理卿虞公謙刑部尚書金公純同
日論薦即授承德郎大理寺左寺正時法曹斷獄多
以知情故縱及大不敬為擬特爭之曰我朝定律除
逆叛數條外餘無故縱之文況不敬情罪輕重弗一
庸可槩入重比以失聖朝明慎庶獄意平虞公聽之
遂為駁正迄今遵守厥歷既深清介孚于遠近勅命
贈父俊如其官母妻俱安人賜白金十兩寶鈔

廉集錄

卷之六十八

七

二百錠歸營焚黃之禮妻郭歿于南京官舍弗再娶
十三人吳文恪公時為監察御史授小傳係節文少嘗好琵琶受先君之
教而絕之亦嘗為酒所困戚友古黃先生之教而改
焉及讀程子制外安內之箴頓然而悟因推類以通
其餘故鄭衛之樂不使經耳靡麗之色不使近目親
友張宴而聲妓佐酒必毅然起避固挽之亦不留凡
宴享之際以禮酬酢而已思宣聖鬼神敬遠之訓故
巫覡禱祠之事絕口不道過他人女婦之寺觀廟宇
者必颺言斥其非或以招怨誦止之則曰吾以名教
為重奚恤人言海隅詩歸言傳後有告儀真簿與吏密書

麻萬斤已誣服窮其冤覆勘麻數不虧特昭雪之徽
州民有室女無夫而娠舅氏詰責之女懼解衣木際
而逸女之母訴弟逼女溺死杖徒駁以屍未獲冷檢
尋後于隣邑得其女蓋與人私通以逃始正其罪追
還徙者翰林修撰張洪著傳有御史陳旭子與鄉人同飲于
肆俱為邏者所獲蓋鄉人前為盜劫人事覺而逃餘
黨七人已棄市鄉人既就繫懼拷誣引御史子同盜
且分之賊案具而鄉人死御史子無以自明謬以其
母簪珥為贓公閱案見前七人招服未嘗有御史子
及召事主驗所入贓非其物疑而問之其子號痛稱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七

冤公將直之同列皆謂成獄久不可改公曰御史子
有冤而不得白執法者能無慙乎乃獨署其案聞于
朝而釋之其在大理時良鄉民有失馬疑其隣盜之
執告于縣縣丞亦以為可疑因拷訊過重而死法司
坐丞決罰不如法當徒而又坐告者以絞公曰因公
殺人罪不當矣告者因疑而訴豈可坐以誣告致死
哉所擬則似丞與告者各殺一人矣遂駁正而活告
者之死有某衛指揮畜交趾蠻童既長為娶目為養
子後指揮戲其婦不從事覺法司罪以強姦子婦公
駁之曰養子非所生而姦且未成比于內亂有問矣

覆議得減死從流莒州有屯卒奪民田爲其所訟得罪于按察司卒讐之而無以逞夜盜民家驢以歸民搜索得之卒反以民爲誣賴擒送千戶孫恭所千戶與卒于親民被禁勘至司死法司坐千戶以因公徒罪公曰殺以止殺千戶得生則死者啣冤遂正其故勘之罪山東人皆快之蘇州衛卒十餘人駕舟運餉泊河西務夜劫客其中一人爲事主所殺餘黨惡事覺無以自飾見隣舟有押解人帶兵仗防囚而行者因謬指押解人劫商財謂其侶往救而被殺擒告于官皆誣服覽其牘疑之曰押解人與囚同舟借使爲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九十四

失而見遠也悲留且謝過笑曰吾欲就儒者談耳口不與人知竣事去懷金者乃顯言其事時督辦後期者例罰工作志道不忍急責民或曰獨不慮罰工乎曰吾已辦矣蓋先寓書其子鬻田爲工作費後監察御史尹崇高太平還語予繼數遇太平士人語加悉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書傳後嘗承工部文移發南直隸夫匹郡縣具匹名爲籍吏胥緣爲奸匿貲賄者他人不之察志道閱舊版盡摘戶之匠者發之郡邑不能容其奸既發吏不卽遣以稽限例當拘役子姓憂惶曰貧奈何曰牽馬鬻諸市曰不足齋齋鬻其田曰柰老何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九十五

大理寺寺副致仕王公教墓志銘

丘濬

公諱敬字惟瞻考諱弼以公貴贈大理寺左評事妣畢氏贈孺人世以藝田爲業至公始以儒發身甫冠補邑庠弟子員屢以書經應京闈試輒不偶尋爲有司勸駕膺貢薦部爲太學生時四明陳先生爲南廊祭酒學規嚴甚諸生往往有不堪者公獨安然謂衆曰師道不可不嚴禮當如是也公容止端莊陳先生一見於衆人中卽表異之諸生有不率教者輒謂之盍視王某乎一時聲譽翕然六館間歷政省部銓試居優等授大理寺左評事尋陞左寺副凡內外法司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存六

大小獄來獻者公盡心推究必盡人情合法意常誦虞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評獄之要無出此數語矣獄有當公評者輒以數語存諸心亦往往以是語諸同列會承天門穴朝集廷臣議肆赦公條上二事于其長其一謂律營兵逃者以闕度論罪景泰初徵民壯入衛逃者輒遣戍邊太重其一謂律毆殺正軍旣抵其人罪又以其家一人代伍今法司不分戲殺誤殺輒與毆殺同科非律意乞以三事載之詔條頒天下從之至今以爲比公在廷評中特爲寬恕未嘗曲法徇

人亦未嘗法外入人罪爲寺副滿一考卽上章乞休致時年六十五也家居足不履城市惟歲望開稱賀鄉飲一至縣治日課子孫樹藝自給優游鄉閭二十一年如一日也自是無疾而卒春秋八十四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存六

大理寺右寺副東臺李公承芳行狀

弟李承箕

吾兄資稟高生九月以筮畫灰上作土地兩字見蒼蠅溺糞洞中以杖拯之人問之曰此其地也使其在盤盂則捷之矣方九歲伯父酒豪公常坐之膝上謂之曰鄉人孔御史每愛誦衣紫腰金拜彩年今驗矣兄能如是乎對曰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兒愛此耳當是時年十四聞者異之稍長遊邑庠先生長者見所行與言愛且敬之有麻刺僧進貢經弟魚數十人晝夜坐宿縣廳勒索銀米縣官不敢誰獻徵錄 卷之六

何召諸生諭之麻刺僧持刀挺亂擊諸生皆逸兄被執欲使歸其主僧兄曰以外夷而侮華夏之官托進貢而冒公家無益之費糜餽外勒要官錢違法固如是乎麻刺僧懼即去之提學副使蒲陽嚴公詮者性嚴明諸生異其卷曰楊文定公解學士不足多也欲使教諸司子弟兄曰不可吾不能以科舉文字爲人師者不樂惡先儒註脚以爲破裂聖經聞者皆歎之矣其言曰大詩書者吾道之迹而已矣必得知道者以爲之師於是而授人以詩書則詩書於人庶乎其有益也使徒事詩書亦未焉耳古之時此

學校也後世亦此學校也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學者爲君子今之學者爲小人也豈學校之罪哉予觀近代以來害天下之心者莫甚於學官害天不之士習者莫甚於科舉率天下士類爲惡而無所紀極者莫甚於學官必將天下學官一切廢去之惟天下之守令擇天下有道德之人以爲之於郡邑之內求老師宿儒而爲之一鄉之善士則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則師其一國凡士子之所習者六德六行六藝以立其本經書以擴其用而經書則惟原文而已至於力役田畝及錢穀兵甲律令之屬皆

獻徵錄

卷之六

九

一一寃極之而可施之實用焉守令各詣其所會之地卑躬盡禮而訪問之其道成德就者則舉之夫舉而用不用則在執天下之政者之貴也然士之道成德就者用則行之不用則藏之亦不可以在外者爲欣戚也有司惟知舉賢才士惟知守道實惟兩得之他非所計由郡邑而達之國由國而達之天下斯可矣年三十有七領鄉薦四十一年登進士西涯先生謂之曰子蓋與錢與謙諱問老徐先生乎兄對曰吾恐張師德見薄於王旦矣廷試榜出與謙及弟兄列名同進士出身拜大理評事三年陞寺副慙然曰

不能救人之死生才不能識時之變正身不能應時之俯仰負此官矣言曰當世之達官理得而勢順勢順則事從官則事一世之達官迹徇而理窒理窒而事逆無怪其官之難矣勢同而理同理達而官易易今則然也評曰之士今之所伍諫官也則可評也事可言也評事之職也今之刑罰也不中時事之得失亦多矣三年之淹亦何所為事之難為也謂評難為若昌黎所謂丞之難為也夫心與事一則二則難專則成難則敗理固然矣舉官者人也策事者官也官不負人人常負其官獻徵錄卷之十八

修出歸我李氏予甚愧兄能先事覺微也辛酉之冬十月太孺人卒兄徒步經營葬事冒寒多饑苦竟以枯羸不起為壬戌五月二十二日距其生景泰庚午才五十有三兄性達見人有饑寒色多少盡與已之帶索啜水無毫髮後日計較也成化十四年十五年湖廣既澇復旱餓死道路者相枕藉乃作為歌謠數十首當道聞之大發賑貸存活頗多二十三年及弘治元年大旱自貸邑人穀百餘斛以贍族人不能還既而其人適以輸歲辦物料之京兄一一償之兄名承芳字茂卿別號東崙居士十七世祖名璠自南獻徵錄卷之十八

唐時居嘉魚五世祖名名遠仕元為譚史曾祖名煥洪武間舉西蜀鹽課大使祖善教諭叙瑛咸以叙父官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祖母熊氏祖母童氏俱贈太淑人父阜號鳴賓不仕以兄官贈大理評事母鄧氏封太孺人娶同邑古氏封孺人

大理寺左評事贈太常寺丞林君公黼墓志銘

崔 桐

正德己卯林公以諫南巡被杖卒後十八年公子逢春奉礪江鄭秋官憲狀來乞銘予曰嗟乎吾於公爲同年同進諫被杖公往矣而吾苟存銘其當爲之憶昔南巡詔下先日廷臣諫者已詔廷跪矣公欲諫或爲公危之公曰吾知諫無益默然其能安平疎入詔獄三日廷杖倍於先諫者公竟以不勝辛嗚呼痛哉公體素羸時寓公署旁所憚憚與一奴俱奴且辱疾不能職役使若宜隱忍也而奮然爲之既杖昇歸以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百二

公署不宜殯殯於同鄉鄭秋官潯澳所秋官時亦被杖爲力疾治喪事京師人無弗哀公者歎息曰忠臣忠臣嗚呼時諫者百餘人而在公爲尤難其不敢諫者出門羞澀擁面京城小兒或掄擲之視公爲何如哉公諱公黼字質夫號石峰少從同里方伯鄭公學既學於大學士上蔡李公雅愛靜修嘗閉處一室端然誦習飲食不關其家人者二年故其學精通經傳子史考及訓詁韻切聲韻諸書至於軒素醫家術靡不探析公性至孝友居父母喪哀毀蔬粥三年庭步未嘗遠凡筵事其二兄甚謹蕭牆之內怡如也中

正德丁丑進士明年授大理寺左評事僅數月遇中
程平又明年卒公平居啗啖言若不出口而其體六
事遇大變確然不可拔如此謂非學問之功孝友之
推耶卒二年 今上即位遣官諭祭贈太常寺丞錄
其子逢春爲國子生有司祠之鄉賢又割廢寺田若
千畝以蒸嘗公公之先世居福唐道山坊既有諱全
者始徙居長樂之僊山至公凡七世矣曾祖惠祖福
皆不仕父節領鄉薦教諭於潛嘉定二學終岐府伴
讀贈太常寺丞母陳氏有淑行贈安人配徐氏封安
人皆以公死忠故得推恩男一人即逢春公成化丙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百三

申九月生卒正德己卯四月得年四十四

大理寺左寺左評事贈太常寺寺丞石峰林公

墓表

張 岳

正德己卯春正月辛亥武皇將南幸中外洶洶危疑
廷臣交章諫 上怒責先諫者跪外廷待五日罪止
來者勿敢諫丙辰行人司奏繼上 上愈怒羣梓去
下詔獄翌日大理寺聞寺繼之又翌日工部屬三人
又繼之 上讀奏怒如行人司加甚命鎖項械手足
暴廷中五日復繫詔獄待後命是時余備數行人司
同年長樂林君質夫爲大理評事質夫長余十歲

素癯槩械出入神氣閒靜無異時從山人對者

四月壬申杖于獄又越五日丁丑杖闕下獄夫兩臂無完肉流血漬街砌竟杖息微微弗續昇至同年刑部主事鄭君與聚舍遂絕就殮焉余時臥瘡不能視質夫之殮而親見其死狀為之伏枕流涕累日之夏六月余謫南京國子監學正便道省視乃攜質夫喪偕行至延平付其子逢春歸葬質夫為人忠孝沉默心事瑩明無一不可質諸鬼神其事親居家孝友恭儉與人信詳刑謹細不以一字苟喜怒於人可謂賢者當質夫未死時士大夫知質夫者大率謂其清修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四

雅飭為善人而已及其勇於赴義臨死生而志不離氣不衰然後知其浩然有烈丈夫之風非止世所謂善人也黃後峰伯固於質夫分素淺在獄中熟察其所為私謂余曰吾取友幾徧天下乃近遺質夫蓋將委心焉然質夫死未幾伯固亦死天於賢者氣數何如也今天子即位贈質夫太常寺丞遣官諭祭錄送春入太學授光祿署丞轉九江府推官陞署正逢春嘗以墓表屬余久之未能作甲辰冬余撫江西逢春由九江將之光祿任謁余別復申前請嗚呼同春大昨諫者百數人械繫詔獄者三十七人死者上

己卯至今二十七年械繫所存二十六人

各以其生質受之莫非天之道也於天乎奚尤質夫之全歸與逢春之成立皆可以自信而無憾矣故書以授逢春使歸刻之石以示後世之欲知質夫者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八

獻徵錄

卷之六十八

懷德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九目錄

南京大理寺

卿

湯宗

龔永吉

夏時正

宋欽

吳道宏

章格

傅習

林茂達

孟洋

李顯

王湘

少卿

獻徵錄 卷之六十九目錄

呂升

黃輦

評事

夏鍬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九

南京大理寺

卿

南京大理寺卿湯宗傳

湯宗字正傳浙江平陽縣人初由太學生擢河南按察僉事改北平後陞山東按察使坐事左遷刑部郎中永樂初擢蘇州知府時郡內連遭水患細民流離通租百餘萬石無所出宗不忍迫促諭富民出米代輸富民知其能愛民皆從其令不三月逋負悉完又坐事左遷知祿州用右春坊大學士黃淮薦召還授大理寺丞時外夷貢使病死使者從人謂醫殺之獄成宗閱牘嘆曰夷人於醫素無仇怨寧有故殺之理卒辨其誣明年河南水患民多流徙仁宗皇帝在東宮命宗往賑之比還命署戶部主事未幾坐累繫獄者十餘年仁宗蒞祚復大理丞俄進左少卿陞南京大理寺卿上嗣位命清理戎籍于山東時天久不雨宗極陳民間饑饉疲困之狀即日召還勅有司免租稅蠲徭役罷不急之務宣德二年正月卒年六十有三計闡遺官賜祭命有司治葬

南京大理寺卿龔永吉傳

龔永吉字天民父泰以都給事中苑建本之難語具忠節錄永吉領鄉薦宣德丙午授職方主事清慎有聲嘗扈駕征樂安正統改元丙辰春二月陞武選郎中秋九月被誣謫戍平涼二年丁巳春二月北虜犯邊兵部尚書王公薦公可用詔驛騎取之時副總兵都督趙公安兵部侍郎柴公車將兵出涼州以公爲佐軍執馘而還公之籌策居多夏六月復任當在平涼時母傳沒於家逾三年公弗及守制既還乞終喪不許九年甲子詔靖遠伯王公驥討麓川緬甸丙獻徵錄卷之六十九
一 曼山
經延綏寧夏莊涼甘肅等處以公爲佐奏功凱旋十四年已巳復詔靖遠伯將兵往麓川緬甸孟養等處征剿苗蠻經畫一委於公運籌決勝參贊惟勤班師行賞冬十月擢大理少卿天順改元春三月陞兵部右侍郎夏六月改南京禮部秋八月改南京大理寺卿時有冤獄休寧縣土豪孫志靜謀殺鄉民項仕和而奪其妻事覺賄執獄者脫其罪都察院送寺審錄公疑而置之及晚歸過太平堤忽一鵝止肩輿下問之弗去公指謂鵝曰若自冤可隨我至門及至則鵝不見矣公曰此非項仕和之冤耶翌日閱案果疑

影回會都御史蕭公維禎差官往覈其實孫志靜謀也成化乙酉冬十二月上疏乞骸得允乃買舟東歸琴書之外無餘物公平生厚於待人薄於奉已倦倦以保民愛君爲心永嘉章恭毅公嘗題其墓有生既無慚死亦何愧之語憶可謂名言也已

南京大理寺卿夏公時正墓志銘

王鑒

成化庚寅南京大理寺卿夏公致仕歸仁和後二十有九年爲弘治己未卒於家春秋八十有八其子雞澤教諭某來請銘曰公命也不得辭公諱時正字季爵夏姓公生有異質讀書日記千言登乙丑進士第五人授刑部河南司主事進郎中命理福建等處重獄時上杭民饑盜且起不及以聞亟發倉賑給人比漢汲黯天順初進大理寺丞以母老乞致仕不許請近地便養改南京大理進少卿成化初改太常已又進南京大理寺卿被命巡視江西黜貪濁者二百二獻徵錄 卷之六十九 四 曼山館

十餘人革濫徭理東監放免無名之稅十餘萬石勸民出粟七十餘萬賑饑民二十三萬戶修築南昌城堤城賴復完長河洞民叛服不常公單車詣巢穴曉以威德遂感泣歸順復甌時弊二十事以聞當道有不悅者遂上章乞去得報遂行歸杭僦屋城陰之得勝里左右經史日以著述爲事藩司爲建西湖書院於孤山復建和靖巢居閣以居公故冢宰華亭錢公作海內耆英會公其一也夏氏世爲隴右人唐上杜國封濟國公諱魯才始遷潮東慈溪之德門鄉諱千秋者始遷定海考諱誠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始

遷杭州仁和之三峰公娶沈氏封夫人所著有餘編藁二十五卷太常志十卷三禮儀略舉要各十卷漢衣考十卷杭州志六十三卷禹貢詳節一卷蓋晚而好春秋曰聖經微旨諸儒亂之也乃爲春秋辯疑未脫藁而卒

獻徵錄

卷之六十九

五

曼山館

南京大理寺卿宋欽傳

實錄

南京大理寺卿宋欽字克敬陝西乾州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大理寺評事歷陞福建按察司僉事四川副使征大壩賊有功受金織衣銀牌之賜轉河南按察使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陞南京大理寺卿累覲乞致仕許之加資政大夫弘治十二年七月卒贈刑部尚書賜祭葬如例欽居官以廉慎稱精于法比其乞休貶九十餘上始終之際有可觀者

欽傳

卷之六十九

六 吳山

大理寺卿吳道宏傳

實錄

吳道宏字文傳四川宜賓縣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南京太常寺博士上疏論東南事併劾大臣之不職者選按監察御史巡按襄荊等府時荆襄流民復聚爲患議者多欲驅逐道宏言流民樂彼沃土逐之復來不如因而撫集順且有功于是建議行都司衛府州縣以安集軍民而籍其流散者特陞大理寺右少卿撫治其地以憂去服闋改南京大理寺右少卿尋陞木寺卿弘治三年言者論其庸碌因自乞致仕十五年九月卒賜祭葬如例

欽傳

卷之六十九

七 吳山

南京大理寺卿章公格墓志銘

公姓章氏諱格字韶鳳別號戒菴其先浙之樂清人
宋文簡公得象之裔高祖興達始遷蘇之常熟曾祖
日敬隱德弗耀祖煥文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
唐氏贈淑人考孟端仕爲監察御史直聲聞天下贈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唐氏贈淑人公少承家教治
毛詩攻舉業日與諸昆仲自相切磋年十九領正統
甲子應天府鄉薦二十六登景泰辛未進士歷南京
工部主事南京刑部郎中廣東按察司副使雲南按
察使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南京光祿寺卿南京大
獻徵錄 卷之六十九 八 曼山輯
理寺卿凡七轉其爲刑部也當塗貧民三十餘人竊
官廬新所司以強劫論公改從輕典惡少吳虎素爲
民害公實諸重法其爲副使起視海道也琉球國人
貿易隣境風飄至香山武臣欲盡戮之以爲功公爲
之辯奏還其貨而遣之其爲按察使也請立王忠文
公祠歲時致祭撫強夷變爲弄俾邊方寧謐其爲布
政使也擒上杭叛賊之渠魁滅漳泉賊歛之繁重其
爲光祿寺也除內臣擅派之物料其爲大理也平反
刑獄不可殫述凡所歷在在有聲績此特其槩耳公
爲人心地坦夷性度寬厚不爲崖岸斷絕之行以沾

譽釣名而人皆知其爲仁人君子平生未嘗言人短
失處寮友開心見誠人以是咸愛敬之晚年致政閑
居不與家事恒登山泛水以自適蓋徜徉林下者將
十年公始終福順可謂備矣生干宣德丙午七月四
日終于弘治乙丑七月七日年八十 朝廷命翰林
爲文諭祭工部遣官管殯

卷之六十九

九

曼山輯

南京大理寺卿傅公習墓志銘

嚴

嵩

公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滇南既被命改南京大理卿當行矣尋聞武定上首倡亂抄掠諸部圍逼會城勢張甚公曰吾可諉而去乎是時公已被疾乃力疾巡城發部兵討賊賊尋破僞詔嘉獎有白金綺幣寶鏹之錫公經理條畫起居無時既行至鎮遠則疾甚弗起嘉靖戊子五月二十一日也年六十有七計聞詔有司營葬事遣官諭祭如制公少刻苦爲學家貧寄食京師以羽林戎籍補順天府學生領京闈鄉薦丙辰登進士授大理評事詳辭不私遷寺副構獻徵錄 卷之六十九 十一 曼山館遷寺正奉命竄囚于河南再泣湖廣多所平反通瑾擅政嘗欲脫人下罪公持弗可瑾怒中以他事建公繫詔獄謫浙江布政司理問已而復建至京禍出巨測或勸可庸免者公委順守正一無所移人咸危然然公居官素防檢密無可招撫瑾終莫能害也擢山西按察僉事陝西兵備副使調廣西右江有平賊力進俸一級陞貴州叅政按察使廣西右布政使雲南左布政使拜都憲即撫其地公所爲政拊罷察之氓按貪暴之吏前後數任皆在邇方勞効畢著比及丙召而公弗祿矣公諱習字本學姓傅氏南昌進賢人

曾祖諱原益仕爲廣西太平知府祖諱德威父諱明冒以公初命贈爲大理評事嗚呼公起諸生徒步宦學屢踐艱棘終以樹立顯庸千時庶幾堅忍果毅致遠受大者夫乃論次行事而銘之

獻徵錄

卷之六十九

十一

南京大理寺卿林公茂達傳 柯維祺

茂達字孚可號翠庭烏山人殿元環姪孫淮安同知思承之子母黃廖異人手授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八字寤而生既長入庠習文務去陳言顧諟場屋餘二紀弘治壬戌登進士授行人拜監察御史出巡畿甸文武無狀吏或輟或參置諸辟所部肅然凡持論存大體耻承宰相旨以譏美官擢湖廣按察副使不為勢力撓法擢貴州左叅政往鎮西鄙西人以寧擒討群寇有勞錫賚甚渥諸夷鈔幣迤西烏撒通城堡戒官屬周為之備夷技溪以湯城人則因上流鑿石為泊地中行二堤可賊人利沒號林公井夷大驚弗敢逼尋擢雲南按察使以繼母憂去嘉靖壬午補四川連擢左右布政使遷揭致一石率費二石輸者恒至蕩產則計諸遠近費多寡融派混徵分倉粟解省以官民庸弗困解京歲需例有火耗舊為州縣苛解者建繫以矩則出餘金以代案宿弊而嚴禁之民庶民類此丙戌再疏引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仕已丑復起南京大理寺卿懇疏以請允之明年踰八十有司奉明堂禮成詔備禮存月米海內僅有也茂達歷官廉白儉約在

二僕從家居凡十五年甘貧自守與耆舊為逸老名聲覽吟詠為樂所積俸餘作祖祠作特恩祠田增數畝僅僅給家粟衣食舊廬狹隘莫之能拓與兄茂春同居老彌篤與人言無矯飾或施恩於人未嘗令知即其素履蓋符寤生之夢云享年八十六卒

藏錄 卷之六十九

十三 吳山館

南京大理寺卿信陽孟公洋墓志銘

嚴嵩

公生於河南年二十二舉進士爲行人時公之內翁
何子仲默方有俊名與友李獻吉王十衡崔子鍾田
動甫及公日切劇爲文章揚摧風雅以相振發酒食
會聚婆娑酣嬉以相樂時稱才子已而公選入內
臺爲御史即抗疏論劾當道大臣用是詔下獄謫
桂林學教授天下又皆高公之節而諸子者亦各以
氣節自著不獨才也公由桂林稍遷汶上知縣嘉興
府同知擢湖廣按察僉事持憲專決恥唯恭遜意
小拂即日挈舟徑歸引疾致仕嘉靖更化錄閒廢諸
職徵錄卷之六十九 十四 吳山館
乃起公山東僉事陞布政參議陝西參政拜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尋改督儲南京公居南京
一日聞太夫人居家疾劇即解印馳歸或以職守難
之日吾安能顧此耶會改公督理河道命下值郊恩
馳封躬捧冠帔至家踰四旬太夫人乃殂時論公孝
感所致云嗚呼士平居學問談理迨至居官臨事擇
利害爲趨舍惴惴恒患失之惟公所履歷侃直自途
邁往弗回志節可槩見所謂篤信好學者非耶假令
公履高位當大事其不爲懼怯委備狗時也必矣是
歲三月公服闋拜南京大理寺卿衆謂駸駸柄用

到官甫五十日遽疾遂不起則豈非命也夫其前悲
已公諱洋字望之姓孟氏生成化癸卯五月二十三
日卒嘉靖甲午七月二十五日年五十有二公坦易
諒直與人交無謂色無詭辭居官務大體所至聲色
不動如初畢者平生俸入以義散俱盡死之日無以
爲歛方屬疾即以後事屬都憲顧公華玉及通政若
公懋易二公者日往問其終也視其歛焉顧公述狀
而屬嵩爲銘

嚴徵錄

卷之六十九

十五

吳山館

南京大理寺卿李公顯墓志銘 費家

嘉靖甲辰五月二十有六日南京大理寺卿李公卒
公諱顯字崇綱別號臺南少穎異奮志于學不遑晝
夜叔祖太守大奇之謂其父筠軒翁曰此佳兒也甫
冠克邑庠生舉正德丁卯鄉薦戊辰進士已巳出宰
閩縣惠政覃敷當道以良吏薦壬申擢雲南道監察
御史乙亥出按貴州會苗夷弗靖總憲欲加兵勦之
寇益大肆侵暴且藩臬諸司屢垂憲度事久弗集公
具疏劾之乃隨山築道直抵夷穴據險下擊夷皆授
首於是大行賞罰冒功夙弊剷刈殆盡邊幅之衆賴
之以安捷聞 上賜絲幣既復命攝兩道篆仍參駁
諸奏稿戊寅復按廣東因取道抵家值筠軒公病亟
乃日親藥餌遂至不起辛巳服闋補任仍分理二道
事癸未擢知淮安府繼遭太夫人喪公兩經大變喪
葬皆庀丙戌補贛州擒龍南安遠諸寇以功調蘇州
益力民務歲歉民艱色者如焚溺切身設法賑濟民
獲其休已丑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兵脩辰沅二郡蘇
之寮采及諸耆舊咸醵金爲贖公悉卻之辰沅遠蒙
洞庭人恃險爲寇公練兵餞伏待警而發久之畏威
遠遁人安利涉矣癸巳遷山東左叅政河堤崩決

按諸臣將鳩工集事公協謀効力卒底于成 帝嘉
其能俱荷上賞甲午轉河南按察使時寇賊剽掠公
勞來安輯誅止渠魁餘釋弗治復有金幣之賜丙申
擢雲南右布政使丁酉改貴州左布政使公以其地
密邇夷落不可法繩也恒以恩懷之有犯者薄示以
罰而民用丕變焉戊戌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
軍務巡撫南贛諸郡公嘗守南贛民幸其來也蔽野
庭之會有安南之役公運籌設備卒致來格荷鏑
之賜壬寅陞南京大理寺卿將戒行適贛之頑民糾
衆竊發曰舍此弗戢雷殛熾矣乃會兵遠擊踰年始
平積勞成疾久不能興遂上疏乞休獲命而歸退居
固守不爲物累考訂家禮創立書塾教育子弟而於
鄰里之窮乏者每購助之人方望其仕報再振竟以
壽終悲夫公生於成化己亥六月二十八日得年六
十有六

南京大理寺卿王公湘墓表 千直行

諱湘字大清居近六逸之跡自號竹陽其先萊之
平度人國初以士伍西徙隸濟寧衛世有隱德至父
諱信施仁累善日益有間初室於李舉漢及滄再室
劉舉公及江清公狀貌魁碩弱不好弄未冠補博士
弟子與季洧同時聲相埒也嘉靖乙卯借計吏上乙
丑舉進士改爲翰林吉士時館選久停首膺茂簡睿
人榮之隆慶改元解館爲山西道監察御史姜夫人
卒於邸乞假得以喪歸期而逆宋夫人宋夫人者故
中丞鉅野宋公滄孫也禮成詣闕還報奉命巡視內
獻徵錄 卷之六十九 十八 吳山館

藏條列五事痛革敝習及設官吏平權量如十庫法
禁帑肅然出按貴州調畫機宜振紀布惠蠻夷惴服
無何請急歸省歸而丁母夫人艱萬曆癸酉服闋北
上塗遇海上運舟漂損過當衛士冤號疏請亟罷海
運專用漕輓以息民勞有詔如御史議遣按順天時
罷兩關使者以公兼攝公身行障塞繩以三尺如其
故使大將以下奉約惟謹御史按畿內滿歲輒更程
書迫急獄囚久繫不時報遣多庾死者公爲先期核
請論出二百餘人三輔無冤乙亥內察署河南道始
相有所風執弗從以是見嚙推視南畿學政從中沮

止改按江西旌陞陝西按察使妖徒李一真
行劫吏莫能制公授按察使巡撫浙江布政司參政
分守金衢沐元與諸將多義烏少年多去本業
應募從軍公命長吏加意拊安遇有召募應以浮民
毋發問左壬午杭營之變衢兵聞風將謀不誡公登
壇集衆示以軍法士股弁迄無敢譁是年遷本省按
察使旌改山西至則懼湖廣布政使期年轉左
上遣中貴人從司寇即治江陵公爲藩長主議請毋
以故相波及全楚司寇從之籍其兒產以報無所株
連中貴欲復遼國公請大集吏民問便宜狀皆謂不
獻徵錄 卷之六十九 十九 吳山館

可因據其議以復中貴弗能奪也此兩事有大造於
楚楚人德公而公爲故相所抑及全其孥世尤多公
長者每歲餽帑恩稅裁開狹相貸宗人常祿給發以
時毋使積法郡邑輸賦令官解自親衡石完庫無與
焉文書上下應時給發或不越宿稽核賦法哀益盈
縮撤其要領者之圖籍以爲永式故事採木之後內
金於司受而出買弊端益多公度郡邑遠近令以便
宜召買司受其成不問出入費省而逮及他所裁損
歲可鉅萬秋浦奏績策書褒美贈大父宣父信皆左
布政使大奴唐母劉皆夫人明元配有今號

五年遷南京太僕寺卿抵滁值歲不稔出秩金糴穀
俾賑滁人賴之未幾陞南京大理寺卿亭平爰書一
以律文從事無所唯阿嘉興陸公時爲司寇亟稱服
之嘗與一要人有卻遂構煩言上知公忠慎有詔
廷尉第歸今且召用矣公在位幾三十年奉法守官
誠心體國端方慎重事無妄發故所至皆有績効去
而見思平生恬靜簡朴無所芬華外夷中介不工俯
仰當塗故舊請問踈闊歸日與昆弟親戚釀社歡飲
使車及門輒匿不見亦無報書識者嚴之居家敦倫
樹軌內行甚修子弟遵其矩度一門雍睦動有禮法
獻徵錄 卷之六十九 五十一
與鄉人處坦夷謙冲不作貴倨聞軍民疾苦輒爲言
吏或不使知煢獨無告時有施舍里人頌義焉病而
群禱於祠沒而悲嘆其得人如此生嘉靖戊子十一
月卒萬曆癸巳二月得年六十有六嗟夫士品之滑
久矣王公閹修寶賈矚然不滓朝無違言鄉有遺思
斯不謂老成恪亮有先進之風者與

大理寺左少卿呂升傳

實錄

大理寺左少卿呂升浙江山陰人由舉人授溧陽教
諭陞江西按察僉事坐事降官與纂修永樂大典復
爲僉事歷山西福建考滿陞大理寺少卿升少卿
慎爲僉事時所至以興學爲務能激揚士類爲少卿
用法公平至宣德八年八月以老疾奏乞致仕從之
仍命給驛還鄉

獻徵錄

卷之六十九

五十一

見前

南京大理寺右寺丞贈大理左少卿黃公鞏傳

哀 表

黃鞏字伯固福建莆田人弘治乙丑進士授德安府推官部使者交薦之以考績留爲刑部主事堂官皆遣子就學令掌一部奏牘尚書何鑑轉兵部奏調鞏爲兵部主事倚任尤專正德甲戌進員外郎克會試同考官得馬理等三十餘人皆知名士歷車駕職方二司郎中以母喪去服除時 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或謂鞏勿出鞏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鳴夷馬鞏自許何愚蓋已有志殉國矣補武選司郎中

獻徵錄

卷之六十九

二十二

易山館

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游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勸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執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之夫天下烏得而不亂哉伏望 陛下廣開言路以作士氣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管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 陛下近日常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怪事 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庚虞子榮

獻徵錄

卷之六十九

三十五

易山館

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崇宗廟社稷何夫
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
陛下而以公事陛下自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
下之臣也伏望即日罷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
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
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稱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
可得者切爲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
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游于觀于佚
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
也陛下始時遊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
輒微錄卷之六十九 二十 晏山
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
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寓縣驟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
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
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
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望妻子避去流離奔踣
怨而不敢言即今徐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
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支况又重以蹙之其
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
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
陛下斯時悔之晚矣伏望陛下深惟律事之非

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
官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
伍斥不御之女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
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其五曰去小人嘗聞自古小
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
人兼弄威權貪國富貴者寔繁有徒至于首開邊事
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
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
庸流兇狼傲謏無入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
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
以腹心付以提督守管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
遘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
唾罵皆欲食彬之內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
綱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
戒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
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况于無本
其何以安洪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
稷之托茫然無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此必危
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士布滿左右獨不能豫

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左也伏望 陛下早及是時將群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勳戚及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名以進疏入自分必死為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寘之死乃下詔獄廷說五日杖百餘除名陸竟死羣體極修羸幸得甦以詩遺其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萬死不悔

獻徵錄

卷之六十九

三十六

吳山館

南京大理寺評事夏公猷墓志銘 楊循吉
粵惟我國家成弘間 二聖臨朝重離繼照一時人才彙興笙鏞治化而赤城先生奮起浙右海內莫不尊崇而稱道之不啻丹鳳之鳴岐陽也蓋其為人忠信樂易有文而寡慾其於事見義必為務盡其力自非力竭不止遂以贊聞然而官不過七品且自入官多家居僅守遺田無一增產竟以嘉靖十六年春二月朔考終于里第壽八十三至停喪總幃閱八稔未克葬侍郎沃洲呂公為舉其喪事俾愚書之以益勵風化按狀先生字德樹天台人也曾祖進隱耕不仕祖旦封文林郎監察御史祖妣丁氏封太孺人父墳景泰辛未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年未五十由巡撫四川勇退隱居時稱名臣毋廬氏封孺人都憲登科之五年為歲乙亥先生生於京邸從幼篤志於學自專經史無不觀好為古文詞上追秦漢由是著聲多士中都憲之將歸也先生方弱冠即推易象消息為詩馳獻以滿盈為戒都憲欣然遂成其志父子相期不於富貴而於道德類然也都憲歸五年卒先生不欲乞恩求葬祭鄉人在都下代為請命而喪事已畢例得官給白金七百兩供祭

獻徵錄

卷之六十九

三十七

吳山館

秀族衆方駭其所爲丙午途由邑庠生中浙江
 鄉榜明年丁未試南宮復中試賜同進士出身未幾
 詔放歸家限滿未赴孝廟四年歲在辛亥先生起
 赴闕上疏乞近郡教授家宰王端毅惜不與遂落洛
 不與衆伍會王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鵬姜
 綰給事中方向等以論列大臣言直得罪皆左降降
 外任先生抗章論救并劾大臣言直得罪皆左降降
 無所得居月餘釋送銓曹謝病歸十四年庚申復起
 赴選時虜寇邊孔棘九重宵旰先生在路自台歷杭
 由三吳渡江及淮經齊魯至輦下數千里間見百姓
 賦徵錄卷之六十九
 流離科差繁重自司莫之郎以爲茲惟邦本虜患邇
 在其次乃備緘其狀以疏進冀上罷不急下寬條
 愛元氣以爲宗社無疆之休衷情懇切語至觸冒無
 顧慮章雖不省而平居經濟宏才亦因是可槩見亦
 不以其言對否介意久之當受職時當軸者忌先生
 剛鯁不欲置近要途除南京大理寺評事以疎處之
 先生亦輒就職居歲餘守備內臣遺例准受民詞即
 論奏落其權軍民皆嘆服十六年壬戌以母老無人
 侍側告歸乞終養詎許之又二年爲正德改元先生
 自歸家後早暮庭幃承顏奉甘旨無違志毋以壽終

除乃始寄興物外山泉琴酒與友偕樂然絕口不
 談時事皇上龍飛振作宇宙大起天下隱約而用
 之先生以老辭

賦徵錄卷之六十九終

賦徵錄卷之六十九

王

吳山

